

# 魯迅譯文集

—

月 界 旅 行

地 底 旅 行

域 外 小 說 集

工 人 綏 惠 略 夫

現 代 小 說 譯 丛

現 代 日 本 小 說 集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年 · 北 京

# 鲁迅译文集

## 第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 朝内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 00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1048 字数 343,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 11/16 插页 2

195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定价 (3) 2.75 元

## 出版說明

这次出版的《魯迅譯文集》是魯迅翻譯的外國作品的結集，它相當於1938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二十卷集《魯迅全集》的後十卷。因為新版的《魯迅全集》不收譯文，原來編在魯迅雜文集里的譯文（如《二心集》、《集外集》、《集外集拾遺》里的一些譯文），我們都編入這部《譯文集》中，又新收入現在搜集到的、以前未經結集的全部譯文。此外，魯迅所作關於他自己的譯文的文章及附記等，我們也都收集了作為《附錄》，印在相關的每卷後面。但二十卷集《魯迅全集》原有的《藥用植物》一種，因系自然科學方面的專書，所以本版沒有收入。

從1908年出版《月界旅行》到1936年出版《壞孩子和別的奇聞》的三十多年間，除另星的譯文不計外，魯迅翻譯的單行本共有三十種。這些譯文，現在看來，其中有一些已經失去了譯者介紹它們時所具有的作用和意義；或者甚至變成有害的東西了。如厨川白村的文艺論文、鶴見祐輔的隨筆、阿爾志跋綏夫的小說，以及收入《文艺政策》一書中的某些發言紀錄等；我們只把它們作為一種供給研究者參考的資料，僅編入這部《譯文集》中，不另單獨出版。

《魯迅譯文集》分為如下十卷：

AAC51/01

第一卷：《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域外小說集》、  
《工人綏惠路夫》、《現代小說譯丛》、《現代日本  
小說集》。

第二卷：《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話集》、《桃  
色的云》。

第三卷：《苦悶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思想·  
山水·人物》。

第四卷：《小約翰》、《小彼得》、《表》、《俄羅斯的童  
話》、《坏孩子和別的奇聞》。

第五卷：《近代美术史潮論》、《壁下譯丛》、《現代新  
兴文学的諸問題》。

第六卷：《艺术論》（卢那卡尔斯基作）、《文艺与批  
評》、《文艺政策》、《艺术論》（蒲力汗諾夫作）。

第七卷：《十月》、《毁灭》。

第八卷：《堅琴》、《一天的工作》、《山民牧唱》。

第九卷：《死魂灵》。

第十卷：《譯丛补》。

本版中全部譯文，这次都依照过去各种版本，同时并參  
照最初发表的杂志和报纸，經過了一番校勘：凡有印錯的字  
或标点而为我们所发现的，都已經加以改正。又，对于譯  
文，除原有的小注外，我們一般不再加注釋，只在发现小注  
有錯誤的时候，我們才另加案語，附于原注之下。这些校勘  
和案語也一定还有不妥和錯誤的地方，我們迫切地期待着  
讀者和研究者們的指教和幫助。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八年四月



## 第一卷說明

本卷包括《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域外小說集》、《工人綏惠略夫》、《現代小說譯丛》和《現代日本小說集》。

《月界旅行》是法国凡尔納所作的小說，根据日本井上勤譯本重譯，1903年由日本东京进化社出版，署“中国教育普及社譯印”，印刷者为野口安治，印刷所为日本东京翔鸞社。

《地底旅行》也是凡尔納所作的小說，署“之江索士譯演”，1906年南京启新書局发行，印刷者为榎木邦信，印刷所为日本东京井木活版所。

《域外小說集》是世界短篇小說的选集，初版計二册，分别于1909年8月及7月出版，署“会稽周氏兄弟纂譯”，周树人发行，由上海广昌隆綢庄寄售，印刷者为长谷川辰二郎，印刷所为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第一册原收小說七篇，署“树人”譯者二篇（《謾》和《獸》）；第二册原收小說九篇，署“树人”譯者一篇（《四日》）。1921年又有改版本，合訂1册，上海群益書社出版，由魯迅用周作人名义改写新序一篇。此改版本后归上海中华書局发行。

《工人綏惠略夫》是俄国阿尔志跋綏夫所作的中篇小

設，1921年譯成，初版在1922年5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列為《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1927年6月改由上海北新書  
局出版，列為《未名叢刊》之一。

《現代小說譯叢》也是世界短篇小說的選集，原收小說  
30篇，系魯迅、周作人、周建人合譯，魯迅所譯者計九篇，初  
版在1922年5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列為《世界叢書》  
之一。

《現代日本小說集》原收小說80篇，系魯迅、周作人合  
譯，魯迅所譯者計11篇，初版在1928年6月由上海商務印  
書館出版，列為《世界叢書》之一。

在1938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和魯迅全集出  
版社出版的二十卷集《魯迅全集》中，以上六種書曾一同編  
入第十一卷。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八年四月



阿尔志跋绥夫肖像

## 第一卷目录

### 月界旅行

辨言	8
第一回 悲太平會員怀旧	破寥寂社长貽書..... 6
第二回 搜新地奇想惊天	登演坛雄譚震俗.....11
第三回 巴比堪列炬游諸市	观象台寄簡論天文.....16
第四回 喻星使麦氏頒飞丸	廢螺旋社长定巨炮.....22
第五回 聞決議兩州爭地	遲反对一士懸金.....29
第六回 覓石丘联騎入山	鼓洪爐飞鉄成瀑.....36
第七回 祝成功地府暢華筵	訪同志舵樓遇畸士.....48
第八回 溫素互和調劑人生	天行就降改夏地軸.....50
第九回 俠男兒演坛奏凱	老社长入海逢仇.....58
第十回 空山覓友游子断魂	森林无人兩雄決斗.....65
第十一回 羨逍遙游麦公含憤	試震动力栗鼠蒙殃.....72
第十二回 新实验勇士服气	大創造巨鑒窺天.....77
第十三回 防蠻族亞电鎗武器	迎远客明月照飞丸.....82
第十四回 縱龍辨汽扇驅云	报佳音彈丸达月.....89

## 地底旅行

第一回	奇書照眼九地路通	流光逼人尺波電謝……	97
第二回	割愛情揮手上征途	教冒險登高吓遊子…	102
第三回	助探險壯士識途	紓貧辛荒村駐馬……	106
第四回	拚生命奮身入火口	擇中道聯步向地心…	110
第五回	假光明造物欺人	大徹幸靈泉醫渴……	113
第六回	亞蘿士痛哭無人乡	勇梗斯力造渡津筏…	118
第七回	泛巨海垂釣获盲魚	入戰場飛波現古兽…	123
第八回	大聲出水浮屿拟龙	怪火搏人荒天掣电…	127
第九回	擲磁針磧間呵造化	拾匕首碣上識英雄…	131
第十回	埋爆藥再辟亞仑洞	遇旋渦共墮焦熱獄…	135
第十一回	乘熱潮入火出火	墮樂土舍生得生……	139
第十二回	返故乡新說服羣儒	悟至理偉功归怪火…	143

## 域外小說集

序言……………	149
略例……………	150
謾(俄國安特來夫作)……………	152
默(俄國安特來夫作)……………	160
四日(俄國迦爾洵作)……………	171
雜識……………	184

## 工人綏惠略夫

譯了《工人綏惠略夫》之后·····	187
工人綏惠略夫·····	193

## 現代小說譯丛

黯澹的煙霧里(俄国 安特来夫作)·····	313
書籍(俄国 安特来夫作)·····	333
連翹(俄国 契里珂夫作)·····	339
省会(俄国 契里珂夫作)·····	344
幸福(俄国 阿尔志跋綏夫作)·····	361
医生(俄国 阿尔志跋綏夫作)·····	371
战争中的威尔珂(勃尔格利亚 跋佐夫作)·····	396
瘋姑娘(芬蘭 明那·亢德作)·····	413
父亲在亚美利加(芬蘭 亚勒吉阿作)·····	426

## 現代日本小說集

挂幅(夏目漱石作)·····	435
克萊喀先生(夏目漱石作)·····	438
游戏(森鷗外作)·····	446
沈默之塔(森鷗外作)·····	462
与幼小者(有島武郎作)·····	472
阿末的死(有島武郎作)·····	486
峡谷的夜(江口渙作)·····	513
三浦右卫門的最后(菊池寛作)·····	533
复仇的話(菊池寛作)·····	543

鼻子(芥川龙之介作)..... 555

罗生門(芥川龙之介作)..... 563

## 附录

## 附 录

《域外小說集》序..... 581

《三浦右卫門的最后》译后附記..... 584

# 月界旅行

美国 培伦· 著



• 案应为法国凡尔纳。——编者。

## 科学 小說 月界旅行辨言

在昔人智未辟，天然擅权，积山长波，皆足为阻。递有剡木剡木之智，乃胎交通；而桨而帆，日益衍进。惟遙望重洋，水天相接，則犹魄悸体栗，謝不敏也。既而驅鉄使汽，車艦风馳，人治日张，天行自遜，五州同室，交貽文明，以成今日之世界。然造化不仁，限制是乐，山水之險，虽失其力，复有吸力空气，束縛群生，使难越雷池一步，以与諸星球人类相交际。沈淪黑獄，耳塞目朦，變以相欺，日頌至德，斯固造物所乐，而人类所遭者矣。然人类者，有希望进步之生物也，故其一部分，略得光明，犹不知鑒，发大希望，思斥吸力，胜空气，冷然神行，无有障碍。若培倫氏，实以其尚武之精神，写此希望之进化者也。凡事以理想为因，实行为果，既蒔厥种，乃亦有秋。尔后殖民星球，旅行月界，虽販夫稚子，必然夷然視之，习不为詫。据理以推，有固然也。如是，則虽地球之大同可期，而星球之战祸又起。嗚呼！琼孙之“福地”，弥尔之“乐园”，遍覓全球，竟成幻想；冥冥黃族，可以兴矣。

培倫者，**查**查理士，美国碩儒也<sup>①</sup>。学术既覃，理想复富。默揣世界将来之进步，独抒奇想，托之說部。經以科

學，緯以人情。离合悲欢，談故涉險，均綜錯其中。間雜譏彈，亦復譚言微中。十九世紀時之說月界者，允以是為巨擘矣。然圖比事屬詞，必洽學理，非徒據山川動植，侈為詭辯者比。故當開闢大圖之際，或不免微露遁辭，人智有涯，天則甚奧，無如何也。至小說家積習，多借女性之魔力，以增讀者之美感，此書獨借三雄，自成組織，絕无一女子廁足其間，而仍光輝陸离，不感寂寞，尤為超俗。

蓋臚陳科學，常人厭之，閱不終篇，輒欲睡去，強人所難，勢必然矣。惟假小說之能力，被伏羲之衣冠，則虽析理譚玄，亦能浸淫腦筋，不生厭倦。彼纖兒俗子，《山海經》、《三國志》諸書，未嘗夢見，而亦能津津然識長股奇肱之域，道周郎，葛亮之名者，實《鏡花緣》及《三國演義》之賜也。故掇取學理，去庄而諧，使讀者觸目會心，不勞思索，則必能于不知不覺間，獲一斑之智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勢力之偉，有如此者！我國說部，若言情談故刺時志怪者，架棟汗牛，而独于科學小說，乃如麟角。智識荒隘，此實一端。故苟欲彌今日譯界之缺點，導中國人群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

《月界旅行》原書，為日本井上勤氏譯本，凡二十八章，例若素記。今截長補短，得十四回。初擬譯以俗語，恐逸讀者之思索，然純用俗語，嫌冗繁，因參用文言，以省篇幅。其措辭无味，不适于我國人者，刪易少許。體言龐

① 案應為法國小說家儒勒·凡爾納 (Jules Verne, 1828—1905)。——編者。

之譏，知難幸免。書名原屬“自地球至月球在九十七小时二十分間”意，今亦簡略之曰《月界旅行》。

癸卯新秋，譯者譚于日本古江戸之旅舍。

## 第一回

悲太平會員怀旧      破寥寂社长賒書

凡讀过世界地理同历史的，都晓得有个亚美利加的地方。至于亚美利加独立战争一事，連孩子也晓得是惊天动地；应该时时記得，永远不忘的。今且不說，单說那独立战争时，合众国中，有一个麦烈兰国，其首府名曰拔尔祿摩，是个有名街市。真是行人接踵，車馬如云。这府中有一所会社，壮大是不消說，一見他国旗高挑，随风飞舞，就令人起一种肃然致敬的光景。原来是时洲年战斗，人心恟恟，商者捐資財，操舟者奔舟楫，无不竭力尽心考究兵事。那在坡茵兵学校的，更觉热心如熾。这个說我为大将，那个說我做少将。此外一切，真是視而不見，听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的了。尔后，卻許多兵器彈藥，金資人命，遂占全胜，脫了奴隶的羈絆，造成一个烈烈轰轰的合众国。諸君若問他得胜原因，卻并无他故；古人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美国也不外自造兵器，十分精工，不比不惜重資，卻去买外国废錢，当作枪炮的；所以愈造愈精，一日千里，連英、法諸强国极大鋼炮，与他相比，也同僬僥国人遇着龙伯一般，免不得相形見绌了。此

时說来，似乎过于夸大。其实美国人烟术，天下聞名。犹如伊大利人之于音乐，德国人之于心理学一般。既已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他偏又聚精会神，日求进步。所以連欧洲新发明的“安脱仑格”“排利造”“波留”等有名大炮，也不免要退避三舍了。……諸君，你想！偌大一个地球，为什么独有美国炮术，精妙一至于此呢？前文說那拔尔祛摩府中，不是有一座壮大无匹，花旗招飏的会社嗎？这便是制造枪炮的所在。当初設立时，并不托官紳势力，也不借富商巨資；单是一个大炮发明家，同一个鑄鉄师，商量既定，又招一个鐵手，立下这枪炮会社的基础，行过开社的仪式。不料未及一月，就有尽力社員一千八百三十三人，同志社員三万五千六十五人。当下立定条約，說是万一新发明大炮难以成功，則須別出心裁，制造別种嶄新利器。至于手枪短銃等細小物件，卻并不介意，惟有专心致志鑄造大炮，便是这会社的宗旨。到后来会社中社員，越聚越多，也有大将，也有少将，一切将校，无所不有。若把这会社社員題名簿一翻，不是写着战死，就是注着陣亡；即偶有几个生还，亦复残缺不完，疮痍遍体；有扶着拐杖的，有用木头假造手足的，有用树胶补着面頰的，有用銀嵌着脑蓋骨的，有用白金鑲着鼻子的，蹣跚来往，宛然一座废人会館。从前有名政治家卑得剌兒曾說道：“把枪炮会社中人四个合在一处，沒一完全臂膊；六个合在一处，沒一双滿足的腿。”可想見这些社員情形了！虽然，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他們虽五体不全，而雄心未死，常撫着彈創刀痕，

恨不得再到戰場，將最新大炮對敵軍一試。晉人陶淵明先生有詩道：

精衛銜微木， 將以填蒼海；  
形天舞干戚， 猛志固常在。

象是說這會社同社員的精神一樣。那曉得世事循環，戰爭早畢，大炮炸彈，盡成無用長物。當初殺人成阜的沙場，也都變了桑麻如林的沃壤。老幼熙熙，歡聲載道。只有槍炮會社社員，却象解館先生，十分煩悶。雖是只管製造，想發明空前絕後的大炮，無奈不能實地試驗，只好徒托空言罷了。加之會社零落，堂室荒蕪，新聞紙堆累几上，霉菌氤氳，竟無一人過問。可憐從前車馬絡繹，議論囂囂的所在，竟變做荒涼寂寞的地方。回想當初，硝煙慘淡，鎗雨紛飛的情形，不是做梦，還遇得着么？人說可喜的是天下太平，四海無事，那曉得上馬殺賊的壯士，却着实傷心呢！……一日天晚，有一會員叫做漢佗的，走進自己的休息所，把木鑲的假腿向火爐上一烘，說道：“目下時勢，豈不怪極了嗎！我輩竟無一事可為，豈不是一可悲嘆的世界嗎！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够有霹靂似的炮聲，給我暢暢快快的听一听呢？”旁邊坐着的毕尔排，本來極其洒落，把斷腕一伸，連忙答道：“如此快事，那里還有呢！雖然遇着過愉快時候，誰料半途中竟把戰爭中止了。從前的大將，仍然去做商賈；彈丸的倉庫，竟堆了棉花。唉，將來亞美利加炮術，怕還絕迹的了。”有名的麦思敦，把樹膠作的頭蓋骨且搔且說道：“是的，此刻時勢太平，已非研究炮

术学的时候，所以我想造一种叫做臼炮的，今日已制成雏形，此炮一出，倒可以一变将来战争模样。”汉伦忽然记起麦思敦新发明的第一回就打死三百七十三人的大炮，忙问道：“当真吗？”麦思敦道：“决非虚言。然须加一层工夫精神，故尚未成就。目下亚美利加景况，百姓悠然，只想过太平日子，然而人口非常增多，有的说恐怕又要闹事了。”大佐白伦彼理道：“这些事，总是为欧罗巴洲近时国体上的争论罢了。”麦思敦道：“不错不错！我所希望，大约终有用处，而且又有益于欧罗巴洲。”毕尔斯排大声道：“你们做甚乱梦！研究炮术，却想欧洲人用么？”大佐白伦彼理答道：“我想给欧洲人用，比不用却好些。”麦思敦道：“不错。然而已后不去尽力研究他，亦无不可。”大佐白伦彼理道：“为什么呢？”麦思敦道：“想欧罗巴的进步，却同亚美利加人思想相反，他不从兵卒渐渐升等，是不能做大将的。不是自造铁炮，是不能打的。”汉伦正拿着小刀，在那里削椅子的靠手，一面说道：“可笑得很！要是这般，我们只好种烟草榨鲸油了。”麦思敦发恨道：“那是什么话呢！难道以后就没有改良火器的事情吗？就没有试验我们火器的好机会吗？难道我们的炮火，辉映空中的时候，竟会没有吗？同大西洋外面国度的国际上纷争，就永远绝迹了吗？或者法国人把我们的汽船撞沉了，或者英国人不同我们商量，把两三人缢杀了，这宗事情，就会没有吗？……倘若我新发明的臼炮，竟没实地试验的好机会，惟有诀别诸君，葬身于爱洱噶尼沙的平野罢了。”众人齐声答道：“果然如此，



則我們亦當奉陪。”大家無情無緒，沒精打彩的圍了一會，不覺夜深，於是各人告別回房，各自安寢不表。到了次日，忽見有個郵信夫進來，手上拿着書信，放下自去。社員連忙拆開看時，只見上寫道：

本月五日集會時，欲議一古今未有之奇事。謹乞同盟諸君子貴臨，勿遲是幸！

十月三日，看于拔爾社稷。 槍炮會社社長巴比堪，社員看畢，沒一個曉得這啞謎兒，惟有面面相覷。那性急的，恨不能立刻就到初五，一聽社長的報告。正是：

壯士不甘空歲月， 秋鴻何事下庭除。

究竟為着甚事，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回

### 搜新地奇想惊天 登演坛雄譚震俗

却說社員接了書信以后，光阴迅速，不覺初五。好容易挨到八点鐘，天色也黑了，連忙整理衣冠，跑到紐翁思开尔街第二十一号枪炮会社。一进大門，便見滿地是人，黑潮似的四处汹涌。原来住在拔尔祛摩的社員，多已先到，外加赶熱鬧的百姓，把个极大会社，滿滿的塞个鉄紧，尙且源源而来。沒坐处的是不消說，連沒立处的也不知多少，有的立在边室，有的立在廊下，乱推乱挤，各自爭先，要听古今未有的奇事。美国人民本来是用“自治體”養育出来的，所以把人乱推，还說这是自由的弊病，是不免的了。至于“自由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的公理，那里能个个明白呢！会堂里面，单是尽力社員，同着同志社員，整齊的坐着，一排一排，如精兵布陣一般，井井有条，一丝不乱。其余不論是外国人，是做官的，一概不能进內，只好也混在百姓里边，伸着頸子，順势乱涌罢了。惟有身材高大的，却討便宜，看得見里面情景，說是諸般裝飾，无不光采夺目，壮丽惊人。上边列着大炮，下面排着臼炮，古今火器，不知有几千万样，罗列滿屋。照着汽灯，越显

得光芒万丈，閃閃逼人。正中設一張社長坐的椅子，是照三十四寸臼炮台的样式做的，脚下有四个輪子，可以前后左右随意轉动。前面是“愷兒乃德”爐式的鉄鑲六足几，几上放着玻璃墨汁壺，壁上挂着新式最大自鳴鐘。两边分坐着四名監事，靜悄悄的只待社長的報告。……這社長，年紀不過四旬，是美洲人，幼年販買木材，獲了巨利，到獨立戰爭時，當了一個炮兵長，極有盛名。且發明許多兵器，虽是細小事情，也精心考究，不肯輕易放過，所以遠近聞名，无不佩服的。等了許久，那壁上挂的大自鳴鐘，忽然当当的打了八下，社長象被發條彈机彈起來似的，肅然起立。眾人看得分明：是戴着黑緣帽冠，穿着黑呢禮服，身材魁偉，相貌莊嚴。對台下大眾行過禮，把手按在几上，默然停了一會，便朗朗的說道：

“我最勇敢的同盟社員諸君！你看世上久已承平，我們遂變了無用的長物。戰爭久已絕迹，我們遂至事業荒蕪，不能進步。若是兵器有用，果然是我們的好機會。然而看現在的事情同形勢，那里還有非常之事呢！唉，我們大炮震動天地的时候，在几年之后，是不能預料的了。所以我想，與其相守無期的機會，空拋貴重的光陰，反不如研磨精神，奮勵志力，做件在太平世界上能占个好地位的事業。……以前几月間，我曾把全副精神，注在一个大目的上，常常以心問心道：十九世紀的文明世界，還沒時有这样大事業嗎？炮術極其精微的时候，還做不成这大事業嗎？此后細

心研究推算，遂晓得这各国都做不成的大事业，是可以成功，而且确凿有据的。今日奉邀諸君者，就是报告此事。且此事不但有益于現今諸人，連枪炮会社的将来，都大有利益。倘若事竟成功，量这全世界也要震动呢！……”

刚才說毕，社員同听众象加一层气力似的，滿堂动搖起来。社长把袂冠整一整，又向天指了一指，慢慢說道：

“我最勇敢的同盟社員諸君！請观这蒼穹上，不是一輪月嗎？今晚演說，就为着这‘夜之女王’可做一番大事业的緣故。这大事业是什么呢？請諸君勿必惊疑，就是搜索这众人还没知道的月界，要同哥倫波发見我邦一般。然而做这大事业，断不是一人独力可以成功的，所以报告諸君，想諸君协力贊助，精查这秘密世界，把我合众三十六联邦版图中，加个月界給大家看。（拍手）从前日夜焦心苦虑，把那月界的重量，以及周围、直径、組織、运动，連那距离同占有位置，都算得明明白白，画了一幅太阴图，其精密完全，虽不能胜于地图，却还不亚于他呢。关系月界的事情，現在虽大都明白，然而自古迄今，还没見有从我地球到那月界开条通路的事业。（大喝采）只有理想上想着探檢月界的，却也不少。今日約略述給諸君听一听：当初一千七百年时，有个叫飞勃力的，常常說肉眼看見月界的居民。再往前說，則一千六百四十九年，有法国人波端，曾做过一册《西班牙大胆者公

石力子氏月界旅行》。同时又有個陪兒格拉也是法國人，也做一冊叫什麼《法國成功月界旅行》的。後來有部《多數世界》，著者就是法國風耐兒，極有盛名，說‘地球之外尚有許多世界。’到一千八百三十五年，有一本小冊子出版，講的是‘有個約翰哈沙，于天文學上，算得極其致密。在喜望峰頭，立一個大望遠鏡，鏡里照着火，因為裝置極精，遂把月的距離縮成了八十碼，里面情形，看得十分清楚：有許多河馬進出的大洞，有黃金色笹緣似的東西圍着山麓的青山，有角如象牙的羊，有渾身白色的鹿，而且有人兩腋生着肉翅，宛如一只蝙蝠。’著者就是我國洛克先生。他的書到是銷流甚廣的。還有一書說：‘古時有個排爾，坐着盛滿淡氣的气球，過了十九點鐘，遂到月界。’著者也是美國人，那有名的亞波就是了。（大喝采）然總不過紙上的理論，不能確信。至于今日報告諸君的，却是實地研究，真要对月界開一條通路。五六年前，普國有個算術家，說要研究大學術，到了西伯利亞平原，用光綫反射的性質，造了一幅算學圖，內中也有同‘弦之平方’相關的道理，就是法國人叫做‘愛斯勃力其’的。這算術家曾說道：‘聰明人看了這算圖，是沒有不解的。倘要同月界開條通路，不能不依這道理。至于交通之後，对月界居民說話，新造一種字母，也甚容易。’那算術家話雖如此，總沒實行。从紀元到今日，連同月界結個定約的也沒見過。到今日，月界交

通的事情，我美国人实地研究的结果，同勇往直前的精神，应该自信，是不消说的了。至于到月界的方法，极其简便，确实决没有差误，这便是想对诸君商榷的一大要点。（喝采舞蹈）五六年来，炮术进步的迅速，是诸君所熟知的，不消细说。若讲大略，则大炮的抵抗力，同火药的弹推力，没有限量的道理，已经确凿明白，所以据这原理，用装置精巧的弹丸，能否到达月界的问题，自然因此而起了。”

社长说完，听众都呆着出神，静悄悄的景象，象有人一般。过一会，渐渐解过演说意思，不觉又霹靂似的拍手喝采起来，把好大会堂，震得四壁飒飒乱动。社长再要往下说，连一字也听不清楚了。过了半点钟，才觉稍稍镇静，只听得社长又说道：

“諸君少安，給我說完罷。我于此事，常自問自答，精細研鑽，才晓得把彈丸用第一速力每秒走一万二千碼的時候，可以射入月界，是确实無疑的。我最勇敢的同盟社員諸君！鄙意便是要試做這一番極大事業，所以特來報告，諸君以為何如呢？”

社長還沒說完，那眾人歡喜情形，早已不可名狀，呼的，叫的，笑的，吼的，驚聲噪噪，如十萬軍聲，如夜半怒濤，就是堂中陳列的大炮，一齊發射，也不至此。正是：

莫問廣寒在何處， 據壇雄辯已驚神！

要知以後情形，且待下回分解。

### 第三回

#### 巴比堪列炬游諸市 現象台寄簡論天文

却說社長坐在听众之間，睜着眼看他們狂呼亂叫，再想說話，站起身來，众人那里還理會得。也有打拍呼鐘，想鎮定大众；無如大众呼声，却高過鐘聲几倍，竟全然不覺，反跑上來，围着社長，稱譽贊美，不勝其煩。當下依美國通例，社員列成行伍，點着松明，到各街市巡行了一遍。住在麥烈蘭的外國人，都交口稱譽，叫喊不止，直有除却華盛頓，便算巴比堪的樣子。加之天又澄趣，長空一碧，星斗燦然，當中懸着一輪明月，光輝閃閃，照着社長，格外分明。众人仰看這燦爛圓滿的月華，愈覺精神百倍，那臨時抱佛腳，買望遠鏡的，更不知其數。聽說福爾街望遠鏡店。就因此獲了巨利的。到了半夜，仍是十分熱鬧，扰扰攘攘，引动了街市人民，不論是學者，是巨商，是学生；下至車夫担夫，个个踊躍万分，贊嘆這震鑠古今的事業。凡是住在岸上的，則在埠頭；住在船上的，則在船塢，都舉杯歡飲，空罐如山。那歡笑聲音，宛如四面楚歌，鼙鼓不歇。社長在如瘋如狂的大众里面，拉的，推的，抬的，象不倒翁一般，和着贊嘆聲音，四处亂轉。到兩點鐘，才覺漸漸平靜，远处來的外國人，也坐着火車各自散

去。社长忙了一夜，然正在欢喜，也不觉得辛苦，归家去了。到第二日，众人議論，愈加紛紛不一，原来美国人的性質，最是坚定，听了巴比壩的报告，不但沒一人惊怪，却都說确实无疑，必可成功的。当初拿坡仑道：“因字典中有‘不能成’三字，人都受欺，其实地球上那里有不能成的事呢！”美国人人佩服这话，所以不論什么事，亚美利加人民，是从不大惊小怪的。报告传将开去，自然是个个欢喜。五百种新聞杂志，都执笔批評，也有据形体上立說的，也有以气象学为主的，也有从政治上发議的，也有从政治上立論归到开化的，有的道：“月界竟同我地球一般，样样完全嗎？有同地球相似的空气嗎？发見月界之后，就該移住嗎？”并說：“月界既屬美国，則欧洲国权，不能平均，恐生事端”的，亦复不少。可惜这本书里，载不尽那些名言伟論，沒奈何只好割爱了。此外有蕯斯东的博物学社，亚尔白尼的学术社，紐約的地理国志社，飞拉特非亚的理学社，华盛顿的斯密敦社，都从邮局紛紛寄信，祝賀枪炮会社的大事业。还有釀合金資，補助一切費用的，也不知多少。社长的名誉，真如旭日初升一般，竟个个贊美崇拜起来。五六日之后，拔尔祛摩有座英商开的戏园，造一本戏，暗中含着譏刺的意思。大众說他毀損社长，几乎把戏园打得落花流水。英商沒奈何，謝过众人，改了关目，却奉承起来，倒获了大利。这是細事，按下不表。……却說社长归家之后，真是食不下咽，寢不安席，沒昼沒夜，总是計劃着月界旅行一件事业。屡次招集同盟社員，議了又議，解释了許多疑問。若是天文上的关系，商酌清



楚，然后再把器械决定，这大試驗，就算毫无缺陷了。当下大家議妥，連夜修書，把关着天文上的疑問，写在里面，寄到沫置克誰夫府的侃勃烈其天象台，求他帮助解决。这府是从前联邦合众的第一处，最有名的，而且好本領的天文家，多在此处。庞多氏决定彗星的星云，克拉克发見雪留星的卫星，曾得了大名誉，他們所用至精极微的望远镜，也都是这天文台制造的。接到枪炮会社書信之后，自然是大家欢喜，极力贊成。不到三日，巴比堪家中，就接得回函，一切疑問，都解释了。回函道：

本月六日，获貴社来書，辱詢一切，即日招集同人，互相討論，折衷众言，拟为答議，并撮其要旨，作約言五則，附諸簡末，以俟采择。我侃勃烈其天象台同人，于天文理論上之关系，既經剖析，并为美国人民，祝此伟业！

第一問曰：弹丸能否进入月界？ 答議曰：若令弹丸每秒具一万二千碼之第一速力，則必能达其目的，盖离地上升，則吸力递减，与距离成逆比例。——即距离三尺，則較一尺时，其吸力必减少九倍。故弹丸重量，亦因之減輕。迨月球与地球之吸力两相平均，則成零点。其处即弹丸飞路之五十二分中之四十七分也。是时弹丸全失其重量，既越零点，則仅受月界吸力，必向月界而下堕矣。由理論观之，自必成功无疑，既如上述；然亦不能不关于所用之机械力。

第二問曰：月与地球之精密距离凡几何？ 答議曰：

月之环行我地球也，其軌道非真圓而橢圓，地适居橢圓軌道之中，故太阴周迴地球，其距离远近不相等。天文家有謂“胚利其”（意即月球运行时与地球最近之处）或“爱薄其”（意即月球运行时与地球最远之处）者即此。其最远最近两距离差之浩大，有为思虑所难及者，据近来确算，月地距离，最远則二十四万七千五百五十二英里，最近則二十一万八千六百五十七英里，两距离之差，凡二万八千八百九十五英里，即多于全距离之九分之一也。故应以最近最远，为計算之根。

第三問曰：具第一速力之弹丸，令达月界，需几何时？

又应何时放射，則可达月界之一点？ 答議曰：若令弹丸一秒时恒具一万二千碼之第一速力，則惟九小时，即达月界。然第一速力，必至减小，故达月与地两吸力之平均点，需时三十万秒即八十三时二十分。再由此点直达月界，需时五万秒，即十三时五十三分二十秒也。故若对瞄准之一点，放射弹丸，应于太阴未到前之九十七时十三分二十秒。

第四問曰：月球行至最适于弹丸到达处，应在何时？

答議曰：解答第三疑問外，有尤要者，即择月与地距离最近之时刻，及经过天心之时刻是也。届是时，其距离可减去等于地球半径长率。（即

三千九百十九英里) 彈丸直达月界之飛路，仅余二十一萬四千九百七十六英里而已。然月至地球最近處，虽月必一次，而又同時。适經天心則甚鮮，非歷多年，不能遇之，是事當以選同時适遇右二事為第一義。所幸者機會适至，來年十二月四日夜半，月球正為“胚利其”，即至地球最近處而又同時适經天心。

第五問曰：放射彈丸時所用大炮，應瞄准天之何一點？

答議曰：來年适遇良机，既如上述，則大炮自應瞄准其處之天心。故若置大炮，令成垂綫，則臨放射時彈丸可速离地球吸力之觸點，然因月球到达發炮處之天心，故其處以在超过月球傾斜之緯度為良，即零度及北緯或南緯二十八度間是也。否則彈丸必須斜射，為起業一大妨害。

第六問曰：彈丸發射時，月悬天之何處？ 答議曰：

當彈丸飛行天际時，月亦每日進行十三度十分三十五秒故与天心相距，凡四倍于每日進行之度数，共五十二度四十分二十秒是即彈丸達月，及月球進行相等之時刻也。然因地球運轉，而彈丸進路，遂不得不复生差异，其差由地球十六半徑即月之軌道推之，凡十一度，此十一度中，應加右之五十二度四十分二十秒。（令分秒数进位，則几近六十四度。）故彈丸放射時，發炮處之垂綫，應令与月球半徑成六十四度角。

約言：(一)置炮地应在零度及北緯或南緯二十八度間。(二)大炮发射时，应以天心为目的，而瞄准之。(三)放射弹丸，应令每秒具一万二千碼之第一速力。(四)放射弹丸，应在来年十二月朔日午后十时四十四秒。(五)弹丸发射后四日，当达月界，即十二月四日夜半，恰經天心之时也。

拔尔祛摩枪炮会社社长巴比堪君閣下：

天象台职员总代理侃勃烈其天象台司长培兒斐斯頓首。

众人讀过来書，于天文上的疑問，都不覺渙然冰釋，自然是称誉不迭的。各种学术杂志上，也登載殆遍，并加上許多批評議論的話，引动了世人注目，又都紛紛贊美起来。正是：

天人决战，人定胜天。人鉴不远，天将何言！

天文上的疑問，都已解释，那星械却如何商量呢？下回再說。

## 第四回

### 喻星使麦氏领飞丸 废螺旋社长定巨炮

却說社长接到天象臺回書的次日，正是初八，便擺設盛宴，招集尽力社員，都到立柏勃力康街第三号巴比堪的本宅，开一大会，决定大炮弹丸硝藥三大要件。当下依投票选举法，选于学术上有大智識者四人，担当各种事务。少刻检票看时，最多数的是社长巴比堪，大将穆尔刚，少将亞芬斯东，那盛名鼎鼎的社員麦思敦，是不消說，一定有分的，而且是个监事之职。四人也不推辞，都慨然应允了。社长先說道：“諸君！我們今日，应把炮术学来决这最紧要的問題，第一次会合时，于論定所用器械为第一步的意見，已經都无异议的。然而再三思索，却不如先議弹丸，后議大炮的妥当。因为大炮大小，是不能不依着弹丸做的。”大众还未答应，麦思敦慌忙起立，大声說道：“兄弟尙有一言，社长說先議弹丸，鄙意亦复如是。为什么呢？这回到月界的弹丸，是同派遣的使节一般，倘若內中不学无术，便是外貌庄严，也不免受外人嘲罵。所以据兄弟的意思，应以修身为第一义。外形果然要壮丽精工，內中也應該坚强縝密。諸君以为何如呢？那創造星辰的是造

化，創造彈丸的是我們，造化常以電氣光綫風簫等之迅速自負；我們不該以彈丸速率捷于奔馬或汽車數百倍自負嗎？況且駕着一秒時走七英里的新制彈丸。向月界進發，是何等名譽呢！諸君！怕那月界居民，不用大禮迎我地球的使節嗎？”這雄辯家講完，稍覺疲乏，返身歸坐，把机上擺的鹽肉，又一片吃了。社長道：“我們已說過頌詞，該研究實事了。”大眾一面吃肉，一面都應個“是。”社長又道：“此刻應議者，是用什麼法子，可以使彈丸一秒時有一萬二千碼的速力。故從古迄今，經驗過的速力，不可不詳細說明。此事是要勞穆爾剛君了。”大將穆爾剛答道：“此事兄弟頗知一二，當從前戰爭時，曾任炮術試驗職員，所以至今也還記得。那達路權連氏百磅炮放射以後，經過五千碼距離，尚有每秒五百碼的第一速力，還有浩特曼哥倫比亞炮，用半噸彈丸，每秒速力八百碼，也達六英里的距離。這等結果，究竟非英國巨炮‘安脫倫格’‘排利造’所及的。”麥思敦嘆息道：“唉，這樣彈丸，加上這樣速力，就是我發明的臼炮，也未免破裂的了。”社長徐徐答道：“是定破裂的。然而我們這事業，八百碼的速力，未免過小，還該增加二十倍呢。要議增加二十倍速力的方法，就先要注意，同這大速力比例適當的彈丸大小，應該如何。至于半噸重的小彈丸，于我們的事業，毫無用處，諒諸君都知道的。”少將亞芬斯東問道：“何故呢？”麥思敦代答道：“何故嗎，便是以彈丸之巨大，令月界居民驚惧的意思。”社長道：“還有一層不能不用巨大彈丸的緣故，從我

地球启行，直达月界，旅路甚遙，所以我們不可不时时了望的。”大将穆尔刚，少将亚芬斯东大惊，齐声問道：“这是怎講呢？”社长道：“弹丸向月界进发的时候，若不能从地球上察看，則这回的大試驗，如何曉得成功与否呢？”少将亚芬斯东忙应道：“然則君的意见，是要造古今无比的巨大弹丸了？”社长道：“否，否！听我說完罢。目下視学上的机械，竟已非常精巧，有一种望远鏡，可以把視物放大六千倍，月地的距离，縮近至四十英里了。故此距离之内，观察六十尺平面物体，是毫无困难的。惟不把望远鏡的視力增加，而物体又比六十尺較小，則仅借着月球的极弱光线，却不能看这小物体了。”大将穆尔刚道：“是的。然則閣下要如何呢？难道就要制造直径六十尺的弹丸嗎？”社长摇摇头。穆尔刚又說道：“然則閣下的卓見，是要增加月球的光线力嗎？”社长道：“君言甚是！这光线薄弱，全因空气浓厚的緣故，所以把蔽塞光线线路的空气弄稀薄了，那月光自然而然的增加起来。再把望远鏡裝置在最高的山頂，一定可以成功的。兄弟意見，就是如此。”少将問道：“如此說来，要用放大几倍的望远鏡呢？”社长道：“若用放大四万八千倍的机械，則月球可以縮到五英里之近，此时有直径不小于九尺的物体，必能看見的。”麦恩敦道：“然則我們大試驗时用的弹丸，其直径不必大于九尺了。”少将亚芬斯东接口道：“請諸君想一想，这直径九尺的弹丸，該有若干重量呢？”社长道：“我的亲友！且莫講弹丸的重量，讓我把古人的奇事說一說罢。然鄙意并不以为炮术

之学，今不如古，无非因中世时古人做的事业，頗可惊奇，却象今人远不及的样子。約略說来，似非无益的。从前一千四百五十三年，慕哈默德二世，围孔泰諾波兒的时候，曾用过重量一千九百磅的石弹丸。又在叫馬尔佗的地方的沁胎耳木砦时，放射的弹丸，重量直有二千五百磅。你說奇不奇呢！至于兄弟亲見的，則有安脫仑格炮，放射过五百磅的弹丸。洛特曼炮，也放射过半吨的弹丸。若察古推今，观炮术上的进步，目下就造比慕哈默德二世的石弹丸，并洛特曼炮弹大十倍的，也不至十分为难罢。”少将連連称“是。”又問道：“制造弹丸，用什么金屬呢？”大将道：“自然是熔鉄了。”少将道：“弹丸的重量，同容量，有比例的这直径九尺的鉄丸，岂非要有非常的重量么？”大将道：“那是实丸了。这回用的是空丸，不至于此。”少将道：“这弹丸侧面該厚多少呢？”大将答道：“直径一百八英寸的弹丸，常例不过二尺。”社长也答道：“我們此回用的弹丸，并非攻石砦击鉄艦者可比。只要厚度胜得过空气压力就好了。此刻的問題，是制一直径九尺的中空鉄丸，而不能重于二万磅。其側該厚多少，請麦君确实推算，說給我們听罢。”麦思敦道：“不过二寸有余。”少将听了，滿心惊疑，忙問道：“够么？”社长道：“必不够的。”少将双眉一蹙，睜着眼道：“怎好呢？只得把他种金屬来代熔鉄了。”大将道：“銅■？”麦思敦只是摇头，說道：“还重，还重！”少将急甚，正想开口，社长道：“莫妙于用鋁。”大将少将及麦思敦，齐声問道：“真用鋁么？”社长道：“这个金屬，有■之



色澤，金之堅剛，輕如玻璃，粘如精鉄，易熔如銅一般，輕于鉄者三倍。这样看来，我們大事业上，用他制造彈丸，最是恰当的。”少將道：“社長，这种金屬，不是很貴么？”社長道：“初发見時，果然很貴，此時也不过每磅九圓，并非我們力所不及的。”大將道：“然則彈丸的重量多少呢？”社長道：“前經算定，凡徑一百八英寸，厚十二英寸之彈丸，如用鉄制，应重六万七千四百四十磅，如用鋁制，只有一万九千二百五十磅了。至于价值呢，大約十七万三千五百圓之譜。兄弟都已算定，不过用去这回大事业資本的九牛一毛，諸君可不必疑慮的。”三位社員，齐答道：“君言极是。就此决定用鋁一事。此外一切，明日再議罢。”說毕，大家行过礼，退会出来，早已紅日沈山，烟烟四起了。按下不表。……再說次日，社員又紛紛聚会。凡欧美人最重要的是時刻，第一天約定，从不失信的，所以不一会兒，便都齐集。社長便道：“同盟諸君！今日且不論別的，单把从大炮制造法至长短，及物質重量等項，先行决定。然製造大炮，虽說只要无比的巨大就好，不知其間却有許多难处，要望諸君指教了。此次应議的，是令重量二万磅的空丸，每秒有一万二千碼的第一速力，該用如何方法便是？还有同彈丸相关的三力，不能不先行說明：一，硝藥之激发力；二，地球之吸力；三，空气之抵抗力是也。这三力中，空气抵力，无甚妨碍，包地球面的空气，不过厚四十英里，若有上次所說一般速力的彈丸，不消五秒時，就能飞过空气圈，这抵抗力是微乎其微的。

至于吸力呢，从前已说过，弹丸重量，与去地距离为逆比例，渐渐减轻，譬如有一件物体，全不加力而落于地面，则一秒时，落下五尺；然照离地渐高，落下渐慢的公理推去，则离地二十五万七千五百四十二英里时，（即月与地之距离），那堕落尺度，自然大减，竟同不动一般了。所以使硝药力胜得地球吸力，则我们的鸿业，必得成功，毫无疑问的。”少将道：“这却有点难处。”社长道：“诚然诚然！这激发力，同大炮的长短及硝药力相关，所以应把大炮的大小长短论定。虽是古来大炮，总没越过二十五尺，我们却不必修此为例。况且大炮短小，则弹丸在空气中飞路加长，故总以非常长大为妙。”少将应道：“然则应长几许呢？寻常大炮之长率，约弹丸直径的二十倍，或二十五倍；其重量是二百三十五倍，或二百四十倍。”麦思敦大声道：“不够！”少将道：“据这比例，则直径九尺，重二万磅的弹丸，其炮该长二百二十五尺，重七百二十万磅。”麦思敦又大声道：“可笑得很，这是手枪了！”社长也笑道：“正是呢。我的愚见，就再加上三倍，造个九尺长的，还恐未足。”少将道：“把如此巨炮，用车转运的方法，阁下似未虑及？”麦思敦道：“真可谓奇想天开了。”社长道：“并无方法，然而想在炮身上加许多铁轮，埋在地里，用大石或漆灰装置坚固，至于铸造大炮时，该精细穿成一直线炮孔，弹丸同炮孔之间，教他间不容发，则火药向槽边的激发力，便可变为前进力了。”少将道：“炮膛中不用螺旋线么？”社长道：“此次所用弹丸，不比战争，惟有第一速力，

最为妥善。从螺旋炮中出来的弹丸，不是比沒螺旋炮中出来的慢多么？”少将点头称“是。”此时已議論許久，大众都觉飢餓，只得停会，各人用膳。不一刻，漸漸归坐，重新議論起来。社长道：“鑄炮的金屬，不可不有最大粘力，及强坚易熔等質，該用什么呢？”少将答道：“必須如此，然因为数过巨，反觉难于选择了。”大将穆尔刚道：“有种最好的混合金屬，是用銅百分，錫十二分，黃銅六分合成的。”社长道：“这种金屬，虽极合用，无奈价值过貴，不若用熔鉄罢。价值既廉，熔鑄又易，就用沙模也鑄造得。不但經濟上簡便，并省却許多工夫。听說从前围阿兰陀的时候，用鉄制大炮，二十分时，放射一千次，還沒一絲破損：如此看来，这熔鉄是最适当的。”社长一面說着，一面对麦思敦道：“厚六尺，穿过直径九尺炮孔的鉄炮，該重多少，請算一算罢，麦思敦君！”麦思敦毫不躊躇，即刻答道：“六万八千四十吨，其价每磅二錢，共二百五十一万七百另一圓，”众人听了，大惊失色，都目不轉睛的瞞着社长。社长会意，便道：“昨日已对諸君說了，这数百万元資本金，都在兄弟手中，可以不必过虑。”社員始各安心，約定会期，忻然散去。次日再把硝藥决定，就算圓滿功德。那月界居民，免不得要——

吳質不眠倚桂树， 泉明无計重桃源。

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回

### 開決議兩州爭地 逞反对一士悬金

前回說過，彈丸大小，及大炮長短，不費兩日工夫，都已議定，所缺的只有硝藥問題了。世人都想先曉得決議如何，熱心探問的，不知多少。然而不曉得火藥的道理，就是坐在傍聽席上，也不免頭緒毫無，味如嚼蠟，不若趁此時尚未開議，先把火藥起原，說給諸君听听，這火藥起原，有說是上古時支那人發明的，有說是千四百年時，僧侶修華之發明的，然都是後來臆說，不足憑信。惟從前希臘國曾用過硝石與硫黃和合的烟火，却是史上確據，箇箇可信的。此外還有一層緊要的，就是火藥之機械力，凡火藥一里得，(量名)計重二十一磅，燃燒起來，便變成氣質四百里得。這氣質又受二千四百度熱力的振動，質點忽然膨脹，變了四千里得。如此看來，火藥的容量，可以驟然增至四千倍，所以把炮孔閉住的時候，這里边激發力之強大，就可不言而喻了。是日會議，首先發論的，是少將亞芬斯東。少將在獨立戰爭時，曾當火藥製造廠主任之職，故關於火藥的理法，無所不知。他說道：“余先把經驗過的事業，略舉一二，做個計算的基礎罷。如舊制二十四磅彈丸，是用火藥百

六十一磅发射的。”社长大叫道：“确实么？”少将道：“实是如此。还有安脱仑格的八百磅弹丸，只用了七百五十磅火药；洛特曼哥仑比亚炮，用千六百另一磅火药，把半吨弹丸，射至六英里之遙，这皆是亲身实践，确凿无悞的。”大将在旁，也帮着說毫无差悞。少将又道：“如此看来，这火药容量，明明不依弹丸重量而增加的。据二十四磅弹丸，用百六十一磅火药算来，半吨弹丸，該用三千三百三十一磅火药，然而只用千六百另一磅，不是鉄証么！”麦思敦怔怔的看着少将道：“亚芬斯东君！把閣下說的道理，扩而充之，則具无上重量的弹丸，定然用不着火药了。”少将忍不住又气又笑，大声說道：“麦先生，如此紧要的时候，你还摆弄人么！我在独立战争时，实是試驗过的，最巨大炮所用火药，只要弹丸重量的十分之一，便能奏效了。”大将道：“其实如是。然我的意見……”少将不等說完，便接着說道：“还該用大粒火药，因顆粒稍大，則堆积起来，空处便多，易于发火。”大将道：“只是損害大炮，未必有甚益处。”少将道：“果然不免有些損害，然而此次事业，只要发火迅速就佳，所以还可用得。”麦思敦道：“不若多設火門，以便几处同时发火。”少将道：“鑄造时必然为难，还是用大粒火药的好。那洛特曼氏哥仑比亚炮用的火药，顆粒有栗子般大小，单是从鉄鍋中烧干的柳炭制成的，質既坚固，又有光澤，內含輕气淡气很多，发火亦易，虽炮膛略有損伤，然炮口倒决不会破裂的。”是日社长并沒多說，只是默默的坐着，靜听大众議論，听到此处，突然問道：“究

竟用多少火藥呢？”三个社員正談得高兴，忽然来个不及料的問題，都面面相覷，不能立时答应。大将想了良久，才說道：“二十万磅。”少将也接口道：“五十万磅。”麦思敦大声道：“該用八十万磅。”三人挨次說完，便默然不語，社长慢慢說道：“諸君！据‘大炮抵力实无限量’这句原理，直可吓煞麦君，并証明麦君推算，未免过于懦弱。我想所用火藥，該八十万磅的二倍才是。”麦思敦大喊道：“一百六十万磅么？”社长道：“是的！火藥百六十万磅，其容量凡二万立方尺。我們所造大炮的炮膛，不过五万四千立方尺，装上火藥，炮膛便所余无几，不能有很强的激发力加到彈丸了，所以大炮若无半英里之长，是断断不行的！”大将道：“这怎好呢！”社长道：“惟有存其力而减其量之一法而已。”大将道：“果然妙法，然怎能够呢？”社长答道：“把这巨大容量减至四分之一，亦非难事。凡一物含有多种原質者，世上极稀，是尽人知道的；然而棉花却内含許多原質，若浸入冷硝强水时，便生出难熔，易烧，爆发等性，这是紀元千八百三十二年頃，法国化学家勃辣工拿氏发明的，名曰‘奇录特因。’到千八百四十二年，舍密家司空培英氏始用之战争，那叫‘福录奇兒’的，就是此物了。（‘福录奇兒’譯言‘棉花火藥’）至于制法，倒也頗为簡便，惟将干淨棉花，浸入硝强水內，繼十五分鐘后，尽行取出，用冷水洗淨，緩緩晾乾，就能应用了。”大将道：“果然簡便得很！”社长又道：“这种火藥，无潮湿之患，大炮装藥后，不能即刻放射的，用之最佳。且遇着一百七十度的热度，便立时

发火，其燃烧之容易，直同点火于寻常火藥一般。”少将拍手道：“好，好！可惜……”麦思敦連忙道：“勿愁价貴！”少将便不言語了。社长道：“用寻常火藥，百六十万磅，若代以棉花火藥四百万磅，就尽够了。每棉花五百磅，可压成二十七立方尺，所以四万磅棉花装入哥仑比亚炮时，不出百八十尺以上，■彈丸的地位，便綽有余裕了。”此时麦思敦早已如飞的离座起立，手舞足蹈起来，鬧得大众都难靜坐。幸而會議既毕，便趁势閉会，漸漸散去。于是三大要件，都已决定，所余者只有置炮的所在，未曾議妥。据侃勃烈其天象台回書道，大炮应向天心放射，而月球非緯度之零度与二十八度間，則不經天心，所以議决鑄造哥仑比亚巨炮該在地球上什么所在的問題，亦頗紧要。到了十月二十日，社长重复騰出工夫，招集社員，拿着一册合众国地图，且■且說道：“諸君，我們起业的所在，該在合众国版图中，是不消再說的。幸而我合众国正亘北緯二十八度，請■看这頁地图，这狄克石与弗罗理賓南方全■是最好的。”社长說完，大众多半同意，立时就决定在两处之中，任择一处，行鑄造巨炮的事业。原来二十八度的緯綫，乃是橫截美国海岸的弗罗理賓半島中央，入墨西哥灣，于爱耳白漠，米斯西比，路衣雪那，恰成弓状，沿狄克石而成角度，橫断梭諸拉，加利福尔尼，以迄于太平洋。这弗罗理賓南部，并无繁华城市，只有几个小寨，是为防■流土人之攻击而設的。其中的天波地方，原野荒蕪，人烟寥落，是好个兴行工业的所在。狄克石却并不然，人口很多，■华的城

邑，亦复不少，只有緯度，甚为相合。这日枪炮会社的決議，传揚出来，不料惹得两处人民，起了极烈的爭竞，各举代表人，連夜赶进拔尔祛摩府，把会社团团围着，甲道請到我們这里去；乙道該到我們这里来；互相竞争，两不相下，甚至执着兵器，横行街市。会社社員，怕鬧出事来，都怀憂惧，幸而两处人民，把竞争場都移到新聞紙上，紐約府的《海拉德》及《芝立宾》新聞，是左祖狄克石人民的；《泰晤士》及《亚美利坚立日》是都帮着重弗罗理賓的人說話。这边狄克石人联合二十六邦，还自負着产物精良；那边弗罗理賓人，也与十二国同盟，常說沙地平曠，宜于鑄炮，在新聞紙上，揭載数日，終沒分出勝負，看看竟要械斗起来。亏得調数队民兵，到来弹压，才覺漸漸平靜。社长百忙中忽遇如此風潮，也不免束手无策。加之各种書信，雨点似的递来，把書室里面，堆成一座小阜，这也是两处人民寄来，內中无非都夸奖本地风光，要請他兴鑄炮的事业。社长沒奈何，又招集同志，細細推敲。而社員的意見，都不相同，仍然不能結局。社长独自想去想来，决意择弗罗理賓同天波間地方。那晓得狄克石人听了，个个暴躁如雷，强迫会社社員，定要改变这番決議。幸而社长的口才生得好，設法慰諭劝解，好容易才慰解轉来，都点头应允，坐着一点鐘走三十英里的临时汽車，回狄克石去了。如此万苦千辛，才把天文，机械，地理三个大疑問，漸次决定。美国人民，都不胜之喜，無論民家，旅店，茗館，酒楼，所議論傳說的，不是月界旅行的大事业，便是社长巴比倫的言論行为，个个



磨拳擦掌，巴不得立时匍的一声，看这颗大弹丸向月界如飞而去，便好拍手大叫，把多日的盼望热情，向长空吐个爽快罄尽。話虽如此，这热情象怒涛般的人民中，終不免有主张反对者，羣杂在內。此等人或生性拘迂，或心怀嫉妒，某詩說什么，“高峰突出諸山妒，”这是在在皆是的。即如社长巴比堪，學問淵深，是不消說，便是月界旅行的問題，也算得剖析詳明，毫無疑竇了。誰料正在殫心竭力，慘憺經營的時候，忽然跳出一个人来，拚命攻击，竟說得一文不值。你道懊恼不懊恼呢！若是个庸碌无能的，僅加几千万倍，也无妨害；无奈这人，正是美国的碩儒，社长的敌手，家居飞拉特非亚，名曰臬科尔，学术精深，性情勇敢，草成数十篇駁論，揭在各种新聞紙上，痛說社长不明炮术的原理。可惜的是过于激烈些了，所以反对起来，未免不留余地，有一篇駁論的大略道：“任何物体，有令其速力每秒得万二千碼之法耶？即具此速力矣，而若干重量之弹丸，必不能越我地球之气界。設更进而謂有与以如此速力之方法，則最尔一弹丸，宁能支百六十万磅火藥所生气質之压力乎？借曰能支亦必不能敌气質之大热度。其出哥仑比亚炮口时，必将溶解变形，飞鉄成雨，灼灼然噴薄于观者之头矣！”云云，可喜的是社长連日甚忙，接了駁論，并不理会。若在平日，定要爭辯起来，或竟两下会面，則两人性質，都是一样激烈，鬧出不測来，都不能料的。然而臬科尔却仍不干休，又把論鋒一轉，說什么“会社之大业，危险与否姑勿言；而近地居民，必因是而不可名狀之巨害。且若不幸而弹丸不入

月界，復墮地球，則地球雖不至于破裂，而世界人民，因是而蒙如何之巨災，實有難于逆料者。故抑制因遊戲而殃及全球人民之事業，不得謂非我政府之義務也！”等語，絮絮滔滔，說個不了。幸而還只臬科爾一人，此外并沒有人隨聲附和，倒省却會社社員，四处作書辯解的許多氣力。臬科爾沒法，竟開列五條用金贈賽的條約，登在《渠起蒙德》新聞紙上，說若不應其言，便把這項巨資輸與槍炮會社，那金額是：

第一金一千圓 會社大業之切要資本未經籌定。

第二金二千圓 鑄造九百尺大炮不能告成。

第三金三千圓 哥倫比亞炮內之棉花火藥，因彈丸重量而爆發。

第四金四千圓 哥倫比亞炮于第一次放射時，忽然破裂。

第五金五千圓 彈丸不能升至六英里以上，發射後經數秒時而墮落。

共計懸了一萬五千圓的巨額彩金，要同會社決個勝負。若是沒學問的頑固起來，倒不打緊，惟有那有學問的頑固起來，就頑固得不可救藥，這臬科爾就是個鐵証了。登報的次日，槍炮會社社員，便修一封解辯駁論的書信，交郵局帶去。這封書信，給臬科爾收將起來，作者未曾寓目，故而不能將全文錄出，給諸君一閱；惟听說是毫宛周詳，言簡意盡的。正是：

啾啾螻蛄，寧知春秋！惟大哲士，乃逍遙游。

要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 六 回

### 覓石丘联騎入山 鼓洪鑪飞鉄成瀑

然而資本一事，却果甚煩難。若豫算起来，如鑄炮，建厂，造藥等，約需五百万弗左右。忆从前南北战争时，因用值一千弗的弹丸，已声动全世界耳目。此番工业，却加上五千倍，真非一家一国所能独立措办的了。那晓得社长却早成竹在胸，豫先已草就一张募启，說道：探月大举，实于世界万国，均有鴻益，且亦諸国应尽之义务，不可旁觀云云。交邮局分寄亚，欧，非各处，并在拔尔祛摩設一所募金总局，此外分局，更难枚举。果然不到三日，美国各地捐金，已滿三百万圓之譜，尚有从各国寄来，絡繹不絕。那各国是：

俄罗斯	三十六万八千七百三十三罗卜
法兰西	一百二十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佛郎
奥地利	二十一万六千勿罗林
瑞典瑞威	五万二千弗
日耳曼	二十五万打兒
土耳其	百三十七万二千六百四十比斯

多

白耳义	五十一万三千佛郎
丁抹	九千求卡
意大利	二十万黎兒
葡萄牙西班牙等	若干
总计	五百四十万六千六百七十五弗

刹时間募集了如許重金，会社事业，早已十分巩固。至十月二十日，便为紐約府司泼灵商会，訂定合同，社长巴比堪同司泼灵制造局长飞孙，各捺了印章。交換毕，就将設置望远鏡的費用，交給侃勃烈其天象台；制造鉛彈，托了亚尔白尼的布拉維商会；自己却偕麦思敦，亞芬斯东并司泼灵制造局副长，向弗罗理賓进发。翌日，四人到紐絨林地方，換坐丹必哥汽船，刹时鼓輪前进，回顧路衣雪那海岸的絕景，漸覺依微，同殘烟而消失了。不滿三日，已越四百八十英里，遙見弗罗理賓海岸，宛如一发，青出波濤間，旅客皆拍手称快。少頃泊岸，四人魚貫而登。細察地形，頗見平坦，草木不繁，沿岸有一帶細流，海老牡蠣，繁殖甚伙。迨至十月二十二日，午后七时，船入三多港，四人上陆，天波居民，来迎者几三千人，延入弗兰克林旅館。社长道：“我們无暇閑居，明日黎明，就要搜檢地势的。”众人答应。第二日清晨，果有弗罗理賓騎兵一队，軍装执銃，特立門外，一則保护社长，一則导引路途。社长等四人，跨馬居中。有一少年道：“此处是有‘奢米諾兒’的。”社长不解。少年又道：“这就是漂泊平原的蛮夷，劫物杀人，无所

不至。我們五十人，便为此而来的。”麦思敦不信道：“未必有罢。”少年道：“实是有的。”社长忙道：“諸君高誼，可感之至！然从前虽有，今日已无，亦不可料。”諸人談笑之間，不觉已过爱耳非亚河畔，再策馬向东而进。……这弗罗理寶地方，本为雷翁所发見，初名摆■弗罗理寶，以高燥得名，行进数里，■見地質膏腴，綠畴万頃，欣欣草木，均有迎人欲笑之状。其他烟叶木棉，蕃椒松杉等，森然成林，极目一碧。社长大喜，回首說道：“非如此地形，断不能作置炮場的。”麦思敦道：“因与月球相近么？”社长道：“否，否！君不知土地高燥，則兴业更宜。若不然，掘一深坑时，水忽涌出，就难办了。”麦思敦点头称是。到午前十时，不觉又行了十二英里，深林郁郁，不見日光，更有密柑，无花果，橄欖，杏，甘蕉，佛手柑等，幽香縷縷，随微风扑鼻。树下幽禽成队，婉轉飞鳴。麦思敦及亚芬斯东两人，对此天然美景，不觉点头太息，疑入仙源，勒馬不复前进。无奈社长无心眺望，只促趲行，只得加上一鞭，又过了許多沼澤。社长忽大声道：“幸而我們已到松林了。”亚芬斯东道：“怕就是野蛮的巢穴呢。”說还未毕，果見野蛮一大队，奇形怪状，执刀馳来。然見社长等无加害之意，又有騎兵保护，也就呼嘯一声，四下散去了。又前进一里余，已到一岩石高原，草木不生，日光如火，而地勢却甚高燥。社长勒馬問道：“此地何名？”弗罗理寶人答道：“司通雪尔。”（譯言石丘）社长默然下馬，取測量器械，細測置炮場所。諸人肃然正列，寂无微声。少頃，社长道：“此地高于海面千

八百尺，約北緯二十七度七分，華盛頓子午綫約西徑五度余也。岩石既多，又無草木，宛然造化預造，以供我們試驗之用似的。”大眾听了，都歡喜無量，拍手贊嘆，欣欣然歸了天波。此外有許多社員工人，尙留住在司通雪爾，預備興工諸事。機械師馬起孫，坐丹必哥汽船，運造器械工人，由紐絨林進發，過了八日，到三多港，工人都帶妻孥，象遷居似的，萬分雜沓；外加工作用的器械等，直到五六日後，方才搬運完畢。十一月初旬，社長亦到，築一條十五英里長的鐵路，以聯絡司通雪爾與天波兩地消息。又在石丘周圍，建造鐵屋，外圍鐵欄，竟同一座小都府無異了。準備完後，又把地質調查多次，遂定于十一月四日開工。是日招集工人，聚立一處，社長演說道：“招集諸君，到此荒僻地方的意思，想諸君早已了然，不必再說。須說明的，是此番工業，最小也應鑄直徑九尺厚六尺的巨炮，故其周圍，當鑄厚一丈九尺五寸的石壁，據此算來，則大坑直徑應寬六十尺，深九百尺。而此工業，復必須在八個月告成，即每日應鑿二千立方尺也。還祈諸君努力！”說畢，作禮而退。至午前八時，遂各開工。工人凡五十名，每三小時，換班一次。起手六英尺，純是黑泥；次二尺，都是細沙，質甚純淨，可作鑄造模型；其下為一種粘土，頗與英國白堊相類；深約四尺，再下便是堅土，須興鑿石工業了。如是逐日作工，頃刻不息，到翌年的六月初十，居然共成。四周均砌石塊，底面是排着三十尺長的木材，比社長預約時期，反早了二十日。社長社員，及機械師馬起

孙，見竣工之速，都喜出望外，夸奖不已。……再說这八个月間，一边凿坑，一边便連日运鉄。以前第三回會議时，应用熔鉄一事，已經社长决定，此鉄粘質最多，用石炭融解后，比他种金屬更好。所以大炮汽机及制書机等，凡要极大抵抗力者，大都用此。然鉄質融解后，原質不能不变，若要他复原，必須再融一次。故这回用的鉄質，系先拣极佳鉄矿，在司泼灵制鉄厂大反射爐內融化，再加石炭，并含水矽养，添助最高热度，且分离杂质，便成了純淨的熔鉄，于是鑄成长条，共重一亿三千六百万磅。厂主早在紐約府檢选船舶，共借得體質堅牢，容积千吨的六十八只，装满熔鉄。第五月三日，便由紐約一齐开輪，但見黑烟卷水，白浪掀天，电吼雷鳴一般，破万里浪而去。本月十日，已溯三多港，直至天波的港湾，也不納稅，安然上陆，漸漸运至置炮場近地。这大坑四边，已設立大反射爐一千二百座，每座相隔三尺，各容熔鉄十四万磅，距坑六百碼，算計周围，共长两英里，爐式系不等边平行方形，上有橢圓承坐，全用不融青石砌成，以便焚烧石炭；下置熔鉄，底面傾斜三十五度，可以令已融的熔鉄汇过寬筒，注入坑內……。却說大坑凿成的次日，社长便令在中心筑造圓柱，系用粘土細沙两种混合后，再用切短蘘草，驛入搅匀，便能格外堅固。高凡九百尺，对径九尺，与炮孔粗細相同，离坑边六尺，亦与炮身的厚薄相等。周围繞着数十个鉄輪，系在坑边的鉄紐，令圓柱悬挂当中，毫无偏倚。到六月八日，圓柱也告成功，遂議定次日鑄鉄。王思敦忽問社长道：

“鑄造大炮，豈不是大禮么？”社長道：“自然是大禮，然不能算公眾的。”麥思敦又問道：“鑄炮之日，聽說君想閉柵，不准外人參觀，可是真的？”社長道：“真的。我想鑄造哥倫比亞炮時，雖沒危險，然工業却甚精密。眾庶雜沓，狠不相宜。發射時也是如此。”社長話雖如是，其實此番工業，真有萬分危險，若眾人喧嘩起來，惹出大禍，也未可料的。所以終以不許參觀，使工人得運動自由，不誤工作為妙。到鑄炮日期，果然除會社社員外，不許外人闖入，那委員中最有力的是：

畢爾斯排      漢陀      大佐白倫彼理      少將亞  
芬斯東      大將穆爾剛

當時麥思敦居先，導引諸人，察看器械庫，工作局諸處，迨把千二百座反射爐——看完，諸人早已目眩神疲，不能再走了。此時各爐中，已分裝熔鐵十一萬四千磅，將鐵條縱橫排列，令火焰易入空隙，熱力更猛，又因鐵汁入坑，非在同時不可，另備信炮一尊，以傳号令。倘信炮鳴時，便把這千二百座反射爐的漏孔，同時拽開，使爐中鐵汁，齊注坑內。諸事準備已完，大眾权且休息。到次日黎明，各爐一齊舉火，上有千二百支煙筒，下有六萬八千噸石炭，只見齊吐濃煙，剎時間已如黑絨天幕，把太陽光線，遮得一絲不露了。加以爐內熱力無量，直冲空際，鳴聲如雷，火光炯灼，又有通風機械，招集天風，增加勢力，吹得呼呼作響。爐中熔鐵，便沸滾起來，漸與空中的氧氣化合。此時工人，都已揮汗如雨，喘息不已，還站在遠處的



各委員，也都头晕眼花，热不能耐，眼巴巴的只望信炮一声，当服清凉良剂。然而铁质虽融，其中尚含有许多杂质，必待分离以后，方能注入。好不容易才听得自鸣钟鏗鏘的打了十二下，信炮忽响，硝烟一缕，直上太空，千二百座反射爐中的铁汁，登时齐由笕筒奔出，如尼格拉大瀑布一般，明晃晃直落在九百尺深的坑内。声如巨雷，土地震动，刹时间黑烟卷地而起，直上霄汉，把近地草木，都摧残零落，如遭飓风。复从炮心圆柱中逼出一股水气，酿成浓云，恰如夏时顽云蔽天，暴雨将至情景。各委员虽然胆识有余，无所恐惧，然而不知不觉的皮肤上生起粟来，颤动不止。还有弗罗理曼近地几个野蛮，都疑火山喷火，吓得漫山遍野，奔避不迭。正是：

心血为爐熔黑铁，雄风和雨暗青林。

要知鑄造哥仑比亚巨炮否成功，且待下回再說。

## 第七回

### 祝成功地府暢華筵 訪同志能獲遇畸士

前回雖說過鑄造大炮的盛況，然而畢竟能否成功，却非經許多時日後，不能確定。諸社員各執己見，推測將來，有說可以成功的，有說不能成功的，囂囂然連日不息，然總之都是空譚，毫沒証據的。過了旬余，烟焰未息，宛如極大圓柱，屹立地面，其柱端直接着云脚，隨風蕩漾。而地面又因受了鐵汁的热力，漸漸發熱，在二百尺之中，不能駐足，社員如熱鑊上螞蟻一般，只在四傍團團亂轉，近不得一步。至第八個月，十日，麥思敦心中，大不耐煩起來，高叫道：“從今日至十二月間，只有四個月了，我們的大業，怎生是好呢！”社長听了，默然不答。諸社員也沒主意，都看着社長舉動，雖然不言，却并無憂悶之色，仿佛可保成功似的，方才把心放下。此時地面热力，已日減一日，從二百尺減至百五十尺，又減至百尺。到八月十五日，黑烟也漸淡薄，三四日後，僅吐一縷輕烟，浮游空際而已。社長大喜，于八月二十二日，招集了同盟社員及機械師等，走至大坑左近，热力已消，按地上鐵塊，亦不覺熱。社長仰天嘆道：“嗚呼，上帝佑我，把巨炮鑄成了！上帝佑我，把

巨炮鑄成了！”即命再興工業，將炮內圓柱取去，并把炮膛磨光。然而內部泥沙，經熱力激壓後，非常牢固，雖有齒孔鑽，鶴嘴鋤等件，都是矯健撼大樹，勁不得分寸。後來借了機器的力量，才將泥沙漸漸掘出，迨至九月三日，居然十分清淨。社長又加添工資，以獎勵工作，命磨光炮膛。俗諺說：“有錢使得鬼推磨，”工人等見加多工資，自然盡力去做，不到四周間，已磨得象一間鏡室，四壁晶瑩。竟不待十二月，已見偉大無敵，一望胆寒的巨炮，功行圓滿了。其時諸會員，不知不覺的滿面笑容，手舞足蹈。而麥思敦更是忻喜欲狂，忽躍忽踊，仰視蒼蒼的昊天，俯瞰杳杳的地窟，一失腳，跌入炮孔中去了。——這炮孔深九百尺，跌下去時，不消說是血肉橫飛，都成齏粉。麥思敦未立奇功，先成怨鬼，你道可悲不可悲呢！然幸而白倫彼理正立身傍，連忙揪住衣襟，提起來擲于地上。麥思敦本是口不絕聲，專好戲弄人的，至此時也只喊一聲“阿呀，”默然睡倒了。眾人見他如此，都跑過來，扶起麥思敦，賀再生之喜。有的嘲笑他道：“君如先到地獄旅行，把口上生成的巨炮一發，便可震破鬼族的耳膜，將來我輩死后，不但閻羅耳聾，不能得一正當的判斷，便是對舊鬼談天，恐也不能夠了。”說畢大笑。不表大家歡喜，且說此時有一最失意的，就是那主張鑄炮不成的梟科爾老先生。十月十六日，照條約上第一二兩條，把彩金三千弗，交給社長。人說他從此染病臥床，多日不出。然條約五條中，尚有三條，合計十三千金，未決勝負，此時雖輸去三千，那三條尚不知鹿死誰手，又何

必憂憤至此呢！不知臬科爾的意思，却并非在金錢上着想，實因鑄炮之成否，與一生的名譽有關，今見自己議論齟齬，又羞又憤，不覺成疾。凡世上好名之人，每每如是，無足怪的。……至九月二十三日以後，社長令開丘外柵門，許眾人進內游覽。柵門開處，有許多老幼男女，早已蜂涌而來，把偌大石丘，滿滿的占了個無立錐之地。而天波市至石丘間一帶地方，就復車馬絡繹，喧囂不可名狀。亦可想見美國人民熱心的景況了。然各人熱心，却非從大炮成後而起的，當初鑄造時，各處人民，來看鑄鉄景象的，不知多少；無奈社長堅閉柵門，不容進內，眾人涌擠柵外，但見黑霧濛濛，上沖天末，急得象索乳的小兒一般，亂啼亂跳，呼着社長的名字罵道：“我們最公平的美國人民中，為甚有如此不公平的事呢！”眾人齊聲吶喊，幾乎有推翻柵門，沖進巨丘之意。社員皆栗栗危懼，恐肇大禍，然社長却毫不動心，把華盛頓獨立戰爭時，在硝煙彈雨中，指揮大軍的手段，施展出來，惟督責作工，此外諸事，均付之不聞不見，倒也平安無事的過去了。後來社長見大眾熱心欲狂，仿佛有僅入石丘，尚未滿意，苟能一游炮膛，則雖死無憾的情況，於是開放柵門以後，再造許多大籠，上連繩索，用滑車下垂炮底，收放均用汽機，運轉不費人工，另寫許多告白，粘貼柵外道：“欲進炮內游覽者，每人收資五弗。”那邊告白還未貼完，這邊汽機已不暇應接。不到兩月，已收入五十萬金。會社中又得了許多補助。據此看來，倘大炮發射時，不知更要加多幾億萬倍。有人說：若到是時，歐洲

各国人民，必当群集海峡，（謂天波）而欧洲忽成曠土，以致美国地租，非常騰貴云云。虽系过言，亦非无理的。二十五日之夜，社长創議在炮底开一落成祝宴，以电气为鑑，光彩灿然，照彻四壁。中置大桌，上复絨毡，社长巴比堪，社員麦思敦，少将亚芬斯东，大将穆尔刚，大佐白倫彼理，及社員等十余人，均坐籠中，徐徐垂下。少頃，支那的花枝瓷，法国的葡萄酒，皆由地面上直送至九百尺之下，罗列滿座。社长等相視大笑，拍掌称奇。酒至半酣，漸漸喧笑起来，有歌的，有叫的，有抛燕餅的，有擲酒杯的，到后来竟个个行步踉蹌，口里不知說些什么，惟聞囂囂然的声音，充滿炮內。从此点反应彼点，或由此处传达彼处，忽出炮口，宛如平空起了霹靂，在地面上的听了，都拍手呐喊，欢声震天；挟着地底里的声音，轟轟不絕，刹時間把一座石丘，竟变成大歌海了。社长等听得分明，也十分欢喜。那麦思敦更觉气色傲然，或飲或食，或踊忽歌，大有“此間乐不思蜀”之意。直至曙色蒼然，方才散会。从此諸事告成，只待发射弹丸一事。然众人經此两月，恰如雲十星霜，焦急欲死。諸新聞館，各派訪事員数名，探听消息，凡一举一动，无不詳細登載，众人爭先購讀，新聞館因此致富的，頗为不少云。……至九月三十日午后，社长处得一电报，系經過白隆西亚与紐芬兰間海底电綫，又过亚美利加大洲綫直达天波的。社长拆开看时，唇忽发白，两目昏花，象十分惊疑模样。那电报道：

“圓椎形弹丸，可改作正圓形。余将駕以探月

界，故今日已乘阿兰陀汽船，由此启行。九月三十日四时，由巴黎发。 密佉尔亚电”

电报如此，亦甚平常，社长为甚惊疑至此呢？不知以前由邮局寄来信件中，如此者正复不少，然无非都是嘲笑会社的事业罢了。此番却用电报告知，有十分郑重之意。难道世界上，竟有这许多视生命如土芥的大人物么？于是招集社员，把电报朗诵一遍，问道：“诸君以为何如？”诸社员想了好一会，有的说是嘲笑，有的说是滑稽，惟麦思敦默然不語，待众人說毕，忽大声道：“諸君意見，虽紛紛不同，然亚电氏的志气，亦可大极了。”諸社員都不能答，只得悻悻的散去。且不說社員怀疑，便是近地居民，也私有許多議論，沒到半日工夫，密佉尔亚电的声名，已传遍亚美利加全国了。然有无其人，則尚是一个哑謎兒，不能猜破。每日寻社长問消息的，不知其数；后来竟象观剧一般，拥挤不开。其中有人伸着頸子問道：“亚电氏从法国启行了么？”社长在宅內应道：“尚未分明。”那人又回道：“我們是为探听确信而来的。”社长道：“到那时便知确信了。”然而众人尚不肯散，糾纏不休。又問什么改变弹形，什么亚电的电报，社长被纏不过，只得整冠出門，帶領众人，到了电报分局，发一电給烈伯布兒的貨物保險会社社員道，

汽船阿兰陀，何日由歐洲启行？其旅客中，

有法国人名密佉尔亚电者否？

发电后，社长等便坐在局中。不到两点鐘，果然得了回电，上写道：

汽船阿兰陀，于十月二十日由烈伯布兒开行，  
向天波市进发。查該船旅客名氏簿中，有一法国  
人，名密佉尔亚电者。

接到回电后，大众才放心散去。社长胸中的疑团，也  
剎时雪消冰释，連忙发信至布拉維商会，命把制造弹丸一  
事，暫停数日，待亚电到后，再作商量。至十月二十日午  
前，遙望海面，果有淡烟一缕，在若隱若現之間；未及正  
午，已見一艘巨大汽船，檣头錦旗，随风飘动，直入三多  
港，惟留下一道黑烟，蜿蜒天半，其行如矢，忽过赫耳波  
罗湾而去。将到天波市，輪动漸緩，少頃已至碼頭，刚要  
抛錨时，早有无數小舟，团团围住，爭先跳上汽船，招攬生  
活。其中沒命第一个的跳上的，便是社长巴比堪。未到上  
面，即放声大叫道：“亚电君！亚电君！亚电君何在？”連  
叫数声，竟无应者。社长心慌，跑至舵樓边，竭力大叫，  
忽聞舵樓上有长嘯声，且答道：“余在此耳！”擡头看时，  
則其人年約四十，体格魁梧，头圓額广，黃发垂肩，如獅  
子鬣状，鬚赤紅色，縱橫兩頰間，眼圓而銳，惟略如近  
視，在樓上或左或右，运动不止，忽而自嚙指甲，忽与傍  
人談笑，其气力之活泼，真一探撿月界的好身手也。社长  
忙登舵樓，远远的喊道：“今日見君，实僥幸之至！”那人也  
跑过来，握一握手。社长正欲述自己意見，并問亚电来  
意，不防天波居民，竟海潮般的涌到面前，围住亚电，乱  
叫狂呼，虽听不清講些什么，大約是贊美的意思。亚电及  
社长两人，挤在当中，連气也喘不得一口。好容易才分开众

人。步入亚电房內，关上門，喘息一会，亚电先問道：“閣下就是巴比堪君么？”社长答应。亚电又道：“好好！君无恙乎？”社长道：“幸无恙！君真决意往月世界去么？”亚电笑道：“如素无坚强不屈之志，那有远来此地之理呢！”社长道：“君此次远行，妻子等竟沒留难么？”亚电道：“沒有沒有。我电报到后，君已把弹丸改革否？”社长道：“此事必当与君斟酌，故得来电以后，望君如大旱之云霓。今幸君至，想必早有卓見了！”亚电道：“余幸逢君，与此伟业，得旅行月界的机緣，岂非无上幸福么！故于弹丸一事，久經思索，頗有所得的。”社长見亚电临危不惊，談笑自若，真有俠男兒的气魄，心中已十分敬服，便道：“余知君必有高見。”两人宛如久别的良朋，各訴抱負，娓娓不倦。亚电又道：“余此來頗有許多鄙見，欲向大众一談，如君以为无妨，乞明日招集亚美利加全国人民，开一大会；余将開說意見，对付駁論，以破众人之惑，乞君为我謀之！”社长点头称善。即出房告了大众，都拍手大喜，欢声如雷。麦思敦怪声怪气的大叫道：“嗚呼！不料今日，竟遇着絕世俠男兒了！把我們去比較这种勇敢歐人，怕还不及一弱女子呢。”此时社长又安慰一番，并劝众人散去。遂复回至亚电房中，講了許多閑話，方才握手作別。那船上自鳴鐘，正当当的打了十二下。正是：

幸逢宾主皆傾盖，独悟天人一振衣。

要知第二日盛会的情形，亚电的雄辯，須听下回分解。



## 第 八 回

### 溫素互和調劑人生 天行就降改良地軸

却說汽船到着的翌日，便是大會。社長怕來听者好丑不齊，有妨亞電演說，想只准有學問的，入場辯論，其餘一概屏絕。無奈人心汹汹，比火焰還烈，要是防止他，真比遏尼格拉大瀑布還難几倍。社長設法，只得揀一快大平原，約距天波市一里，想張許多帆布，遮蓋日光，不料次日黎明，大平原上已無容足之地，那里還能張什么帆布呢！社長商議道：“你看此等人，太陽未出的時候，我們去張帆布，他便連說‘不要不要，’好象我們多事似的。到了上午，却要翻轉面來，罵我們不周到哩！”果然，一到上午，日光漸烈，眾人焦熱不堪，便一齊責罵社長，其聲如雷，轟轟地不絕。其人數不下三十余萬，在前面的，尙能觀听一切，其餘則只听得喧嘩的聲音，看着无数的帽頂，宛如落在大旋渦中，轉來轉去，頭暈耳鳴，却連那演壇的形勢也看不見一點。少頃，忽然大眾向兩面閃開，讓出一條大路，那邊纔行來的，便是亞電。右有社長巴比堪，左是社員麥思敦，各著礼服，映着日光光綫，繽紛四射，奪人目睛。三人徐上演壇，舉目一望，但見无量黑帽，簇拥如

波。亞電虽十分欢喜，却如平日一般，略无仓皇之色。此时大众散发欢声，贊美其志。亞電忙脫帽鞠躬作礼，又举手向下一按，是表明請众人鎮靜之意，便操英語說道：

“諸君不厭炎天，辱臨茲地，余实荣幸无量！余既非雄辯者流，又未常以博物家名于世，何敢在博聞多識的諸彥之前，搖唇弄舌耶！然窃聞吾友巴比堪氏所言，知諸君頗不以余为不足共語，故不揣冒瀆，謹呈片言，以應諸君子熱望之盛情于万一。倘言語之間，偶有紕謬，尚乞勿罪！……諸君若聞余言，必以为不辨難易的大愚公，出現于世。然以余觀之，則駕彈丸，作月界旅行的事業，征之理論实际，皆属成功。不見人事進化的法則么？其初为步行，繼而以人力挽輕車，繼而易之以馬，遂有迅速的汽車，橫行于世界；据此推之，当必有以彈为車之一日。及尔时，則諸惑星与地球上通信之法，甚易处置了。然諸君至此，必曰奈彈丸之速力何？而余則以为如此速力，一无足畏，請觀彼众星的速力，岂非远胜彈丸速力么？又此地球之載吾人以运行于太阳之周圍也，实速于彈丸三倍，而与他惑星相較，則宛如老人策杖徐步，与駿馬之馳驅，其差异为何如？……”

說至此，有人大呼道：“惑星的速力，将来是增加抑是减却呢？”亞電道：

“其速力漸漸减却的。……諸君！或人腦小如芥，禁錮于地球之內，遂謂除此一块土外，必難轉移他处，

真是偏执已极了！此等人物，在今日虽呐呐誹議，而至将来，必如从烈伯布兒至紐約一般，有迅速、容易、安全三事，以得有彼月界于惑星及他众星之自由。”

大众寂然无声，倾听法国侠男兒的雄辯。至此忽現惊异之色，如疑亚电之好为大言，故造奇語者。亚电早知其意，面含微笑，从容說道：

“諸君頗有疑虑之意么？假令余言皆虛，則所疑固非无理。然諸君曷不試算以临时汽車从地球至月球之日数乎？不过三百日耳。两球間之距离，不过地球周围之九倍耳。毫无可异者在，乃已如听《天方夜譚》，駭怪至此！設有人欲向太阳二十七亿二千余万里而运转的奈布青星以旅行，則君等将何如？且以爱克依斯星距我数千万里之距离，想象地球与月球之距离，則君等又将何如？噫，近若比邻，而妄人乃曰何星与地球之距离凡几許，地球与太阳之距离凡几許，頻說天体各个之距离，岂非背理之至么？……余就太阳系思之，此太阳系者，系坚固之实質体，組織之众惑星，皆互相密接，所謂存在其間之空間，仅如金，銀，銅，鉛等至微极細的空間而已。故彼等所謂何星与地球之距离几何，太阳与何星之距离几何者，果何为乎？其間无真距离之可言也。諸君其思之否？諸君其思之否？”

語声未絕，忽有大呼者道：“道星与地球間，无空間之存在耶！”則发思教也。亚电正想着下文演說，不备防忽地

霹靂般的大聲，直冲耳膜，大吃一惊，几乎从演坛落下，幸而連忙扶住，方免于难。若一跌落演坛，則身重傷，是不消說；便是喋喋辯論的无空間說，也可借从演坛落至地面的实有空間，而大悟徹底了。听众口虽不言，而眉目間却显出嘲笑的样子。亚电知道人有嘲我之志，整一整衣，泰然說道：

“听众諸君，适所論地球与月球之距离，惟一細事，殊无足深思者。总之：不越二十年，我地球上人民之半，必能旅行月中，一新耳目。所憾余孤陋乏識，不能解釋此极大問題，深用自愧！今乃屢蒙垂問，余不覺忻喜欲狂，遂至失仪，有瀆諸君，罪誠无赦矣。諸君若有其罪，而再賜以問难，則余必竭所識以对諸君。”

演說者既表明解釋疑問之意，社长見他勇气凜凜，力敌万人，十分敬愛，想把實驗上的疑問，提出几条，互相問难，以鼓其气，便肅然起立，先述发明之事，令亚电注意，才說道：“我所交之良友乎，君以为月世界及他惑星中，必有人类栖住的么？”亚电微笑答道：

“社长閣下，蒙君不弃，垂詢極大疑問，余幸何如！抑此疑問，虽布留佗，瑞典，巴格波兒等諸碩儒，犹不能究其蘊奧，况不学无术如余者乎！然仅就余所見言之，則当从穷理学者之說，以下見解，即由‘宇宙間廣物无形’一語想来，則彼世界必可供人类之栖居；既能栖居，則所栖居当必有人类。”

社长道：“此疑問未經確定，亦不能援引定理，惟由个人思之，自不能不生月球及惑星中，能否栖居之間耳。故余之判斷，則窃以为月球及惑星，乃人类可居之处也。”亚电道：“余意亦复如是。”两人問难之間，坛下众人，也各紛紜議論，甲发論，乙駁击，丙折衷，声如鼎沸，而其多数，則皆执月界及惑星中无可居人类之理。其說道：“若人类欲栖居他世界中，則天授的性質，必当随惑星与太陽的距离而大行变革，否則或为大热力所炙，或为大寒威所虐，断无生存之理的。”亚电答道：

“余适与社长言，未及細听諸君之說，敢謝諸君，并乞少令会场靜肃，余将表明反对之意見矣。盖余实将主张，彼世界适于人类之說，以攪破諸君之迷梦者也！余虽非穷理家，然亦略通其义。穷理家云，接近太陽的諸惑星，皆各含少許溫素，其溫素于軌道上回轉之际，与远离太陽諸惑星的溫素，因运轉之力，互相均和，得热力平均，以成适于有机体如吾人者可栖居的温度。設余真为穷理学者，余将曰：造化于地球上动物中，示特別生活状态之例甚多，如魚，如水陆两栖类，其理均难索解。如栖居海中的一种动物，居极深之水底，受与五十或六十气压相等的海水压力，而身体毫无破碎之患。又如栖居水中的一种微虫，于温度全无所感，或在蒸騰如沸的温泉中，或在固結如石的冰海下，象魚一般，游泳自得。彼造化制造动物，令之生活的方法，千彙万状，固非无理，而为吾人德

智所能測者，僅可屈指數耳。然謂因惑星中熱力，而動物遂難栖居，則余雖不敏，敢獨排眾議，力斥其誣者也。但余為化學者，余將曰：世有稱雷石者，地球外物也，若分析之，其物質中，含炭素少許，據拉姆來排夫氏之精細試驗，知其根源為有機體，且有生命之動物也。使余為神學者，余將曰：信聖保羅言，則神之救援人类的至愛，不僅在此地球，無量世界，無不普遍。然不幸而余非神學者，非化學者，非物理學者，復非論理學家，不能知造化調和宇宙間物之大法，而惟想象于冥冥之中而已。以是于月世界及仙惑星中，適否人類栖居之問題，遂難解決。以不能解決故，余所以汲汲以求之者也！”

右演說才畢，大眾已發聲狂吼，轟然震天，悉兩軍交戰，殺人如麻的時候，也未必有此壯觀。其中有幾個反對的，高聲駁擊，却被眾人的聲音遮斷，亞電并沒聽到一句。其后叫聲漸歇，那反對的也就不語了。亞電見無人出來反對，便又慢慢的說道：

“听众諸君，余以淺識，不足釋社長之問，只就所見者略言一二而已。然余今所發言者，非謂惑星中能否栖居人類之問題，尚乞垂听之！……余将对固守惑星非人類可居之僻說者，略抒所見。夫諸君以細小之精神，指地球為至良無上的世界，豈不悞大背于理的么？即如諸君所熟知的，地球衛星，只有一個，而裘辟陀、烏拉紐、撒達恩、那布青等星的衛星，却有數個，

那有劣于地球之理呢？抑此地球，因其軌道之平面二軸的傾向，而生晝夜長短之差，以苦吾人；又因其傾向，而生四季之差，以苦吾人。吾人屈居的不幸之地球面，時而烈寒，時而酷暑。約言之：即交冬令，則僵凍欲死；入夏季，則頭腦如灼。其尤不幸者，若骨節痛，若咳嗽，若氣喘，若癩，病種萬狀，以苦吾人，甚至有苦不欲生，以早入鬼錄為快者。而如裘辟陀星等的平面則不然，回轉之際，傾斜萬端，設有居民，則必因各帶氣候，終年相同，而得無垠之樂康，以消歲月。至其氣候，此處常春，而卉木明媚；彼處恒夏，而炎陽逼人；甲部分則落葉瑟瑟，時打庭除；乙部分則積雪皚皚，永封谿谷。故裘辟陀星之居民，喜春陽者至春地，宜夏景者適熱帶，好霜氣者居秋地，愛冬日者之寒帶，各從所好，以養其生，豈非極大的幸福么！諸君試思余言，即可知裘辟陀星實优于地球遠甚，而栖居其中的人類，與吾輩不幸之人類較，其才智體力，必當優勝之理，也就毫無疑義了。今于他事，姑不措問，吾人若欲如裘辟陀星一般，達于圓滿之域，則不可缺者惟一事，即令回轉之地軸，軌道上之傾斜減少而已。”

此時只听得大呼一聲，宛如夏日白雨之先，起個霹靂，其中有人道：

“若吾人人力所及，盡協力發明一大機械，以改良地軸回轉的方法何如！”

說还未了，贊叹的声音，又如雷动。发言者为誰？則名轟美国的大滑稽家麦思敦也。凡美国人性質，假使果略有改良地輻法的理，他必凝无量功夫，造調理地球的巨大杠杆，扛举地球，改良方向，所惜者吾人尙未发見此理，虽长于机械学如美国人，亦只得付之无可如何而已。噫！正是：

天則不仁，四时攸异；官譚改良，聊且快意！

此次大演說，究竟如何情形，如何結果，下回再表。



## 第九回

俠男兒演壇奏凱 老社長人海逢仇

却說麥思敦說了一句笑話，又鬧了許久，才覺漸漸鎮定。有人說道：“雄辯的演說者乎，聞君所言，已明白許多想象之說了。乞說入本旨，把月界旅行的疑問，實地上研究一研究罷。”其人說完，漸擠近演壇，睜眼看着亞電，見並沒有回答，又高聲說道：“我等來此，非欲議論地球，我等不是因議月界旅行一事而來的么？”眾視其人，則軀干短小，髮如羚羊，即美國所謂“哥依聾”也。目灼灼直視壇上，眾人挨擠，都置不問。亞電听了大喜道：“君言甚善！此時議論，已入歧路，以後當談月界之事。”說未畢，即有人喊道：“君言地球的衛星，适于人類之栖居，果如此，則人類必全無氣息而后可，蓋月球之表面，實無如空氣等小分子之物質也。余以此告君者，系發于慈意，且以警……”亞電把頭一搖，赤發散亂，大有爭斗之態。既而以銳利的眼光，直睨其人，厲聲道：“汝言月球全無空氣，惟假定之說耳。至其真實，則誰敢任之？”答道：“達于學術的人任之。”亞電道：“真么？”那人道：“真的。”亞電昂頭笑道：“噫，閣下，余素愛學者，然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偽學者，却深惡之。請君勿復言！”

又有人問道：“君知偽學者為何狀乎？”亞電曰：“余固知之，如我法蘭西以學士自命的先生，乃謂由算術上言，鳥無能飛翔空中之理。又有自許超倫軼群的大人物，乃謂由論理上言，魚無游泳水中之能。嗚呼！此種人物，非狂而何！余實不欲與言，且亦不足與言。”亞電才說完，有人大聲叫道：“汝學不懂，乃敢論人不學么！”其語勢大含輕薄之意。亞電亦大聲答道：“余素不學，一無所知；然此身却有敵泰山當北海之勇！”那人道：“然則暴虎馮河之勇而已，非愚即狂。”亞電听了，肅然正色道：“听众諸君，余此來非爭學者之微名，苟月界旅行的事業告成，即我事已畢，其他細故，何必喋喋為！”社長及同盟社員，都注目亞電，見其挺身以敵万众，協助鴻業，略無畏蕙之概，嘆賞不迭。所慮者亞電既是外國人，与众人毫不相諗，今又論議一變，將成爭斗，或有險象，也未可知。心中頗懷疑懼。少頃，听得又有人反對道：“演說先生，據余所知，足証月球周圍，全無空氣之說者甚多。即偶有之，亦必為地球吸力所吸，而被奪于地球。且余尚將引証他說以……”亞電忙道：“可盡君所有，一言之！”反對者道：“如君所知，光綫為氣體所橫截，則直的光綫，必屈折而變方向，故于有星從月后行來時，注視月球，則自星發射的光綫，皆直過月球平面的緣端，毫無屈折變向之狀。若有空氣，何至有如此現象呢？”亞電微笑道：“君言殊似有理，即真修學術之徒，恐亦未免結舌。而余則大不為然。因其系牽強附會之說也。君頗似辯士，請為余略言月中有无火山之事。”其人答道：“有是有的，然今已不噴火了。”

亚电道：“然則火山惟一時噴火，而今則僅留遺迹耶？”答道：“然而此不足為空氣存在之証。”亚电道：“若惟偏于理論，恐遂無決定之時。今更進一步，略論實驗上的事罷。紀元千七百十五年，有著名天文学士路比及哈羅二人，察看五月三日的月蝕，于月球中發見奇异的火光，兩學士遂確定為月球中由空氣而生之電火。”反對者道：“那兩人視察時，以地球上從水氣發生之現象，誤為月球之現象，當時即知其非，大受哂笑，這是經他學士所証明的。”亚电答道：“余猶有說。千七百八十七年時，哈沙氏于月球之表面，發見無數光點，天下咸知之，君輩乃不知么？”那人道：“知之。然君于實論未下注釋，余今為注釋之：蓋因哈沙氏發見之光點，遂謂可推論月球不應缺乏空氣之理，余未有聞也。且波亞及埋讀夫，豈非研究月球的專門名家么？此兩人均主月球無氣之說，而其說則若合符節的。”此時大眾靜听二人討論，愈出愈奇，精神發揚，四處亂涌，如大海的波瀾一般。雖默不一語，而自有一種奔騰澎湃的聲音，瀰漫壇下。少頃，亚电又說道：“余請更進一步論之。若著名之法國天文家羅色陀氏，于紀元千八百六十年七月十八日月蝕時，明見新月尖處至凹部間，有橫截月球面空氣的太陽光綫屈折形狀，不是個鉄証么！閣下還有何說？”那人不能再駁，默然退去。不復有人再來反對。此時亚电恰如大將凱還一般，兵士的歡聲，洋洋盈耳，亚电也喜色滿面，徐徐說道：“諸君，今雖有非議月球表面空氣存在說者，全屬謬想，無足與辯。然彼世界的空氣，較為稀薄，則容或有之。”有人問道：“設空氣

稀薄，如君所言，則大山之巔，必无空气，人将何以登山巔呢？”亚电微笑道：“实然。空气在山間之平地，其高不过四五百尺而已。”那人又道：“恐有时竟与全无相等，故至月世界时，不可不准备此事，君以为何如？”亚电道：“先生所言，甚合于理。然空气虽薄，必足养人，設忽遇变故，空气竟非常稀薄，則余有一节俭之法，即除特別不可缺时外，全不呼吸是也。”說至此，众人大笑，亚电不能再說，待了許久，笑声才歇，又說道：“諸君于余所言，既无异議，則于月球間空气存在說，諒必亦无疑义了。如此則月球表面，又必有水；若果有水，实余之极大幸福也。且反对諸君……余犹有說，吾輩所見者，仅月球之一面而已。此面既有少許空气，則不能見之一面，必含空气更多。”有人忙問道：“这是什么理呢？”亚电道：“其理么？月球受地球吸力之作用，成鵝卵形，我等所見者，为卵形之尖頂。据荷然氏之測算，則重力中心，应在我們不能見的他半球，故那一半月球，必有更多之水与空气。”亚电說完，頗有人疑为架空想象之說者。亚电道：“此乃純粹的理論，而发源于机械之定則者。那有可容攻击之理呢！然而我等在可生活的月世界中，能否保全生命的問題，却还要質之听众諸君子。”此时三十余万的听众，忽发贊叹之声，远近相和，虽有几个反对的理論駁击，而如失水的魚一般，只見他唇腮开闔，声音則并无一絲，传入亚电之耳，那反对的，便着急起来，极力大叫不已。当时激恼了众人，把許多人推出場外，口里喊道：“赶出这些反对的狂人！赶出这些狂人！！”反对的且行且說道：“演

說的先生，不欲聞余二三疑問么？”亞電招手道：“汝說汝說，余甚好之！”反對的得了亞電的許可，才立住脚，喘吁吁的說道：“君何故不留意至此耶！駕圓椎彈丸而至月界，噫，不幸哉！……發射之際，因反動力而有粉身碎骨之禍……君以為何如？”亞電笑道：“我的反對先生，所言亦非無理，然余思美國人以剛強不撓的精神任事，必有免此奇險的良法。君其勿疑！”那人又道：“彈丸飛過空氣時，飛力極速，不至發生大熱力么？”亞電道：“不然不然！彈丸極厚，且我等當疾飛以出空氣之外。”那人道：“食物呢？”亞電道：“余以算術測定，貯足支十二個月之量，而旅行時，只得四日，惟用其少許而已。”那人問道：“彈丸中空氣不慮缺乏么？”亞電道：“余以化學之法製造之。”那人又道：“彈丸能恰落在月球之上么？”亞電道：“落于月球中，与落于地球上相較，其力只六分之一耳。故彈丸重量，較在地球時，必減輕六分之一。”反對論者略想一想，又道：“然以余所見，當彈丸墮落時，因重力所激，君的軀體，至如圓玻璃于石上一般，紛紛四散而不可見……今假令凡諸危難，諸阻碍，均有趨避之法，如君豫想，駕大彈丸，安然以達月中，其後將用何方法，再歸地球呢？”亞電道：“余固無再歸地球之志。”眾人听了，驟不解亞電之意，愕然噤不發語。有几个反對的，趁着空閑，便說：“什么？如此則于學術，仍無裨益；如此則与槁死無殊！”其中一人大呼道：“君輩言太過，待我問之。”亞電厉声道：“誰復敢与亞電言者！”有人答道：“欲与君言者，系以人為誕妄不足

取，以事为虚偽不能成，而不学无識之一人也。”社长静观亚电与众人討論，容貌肃然，大有不顧一切之概。至此时，忽見发語的是个社員，便忍不住立起身来，想分开众人，走下去把那人的言語禁止。不料才近众人，已被扣留，一齐举手，把社长擎起，又把亚电擎起，发声呐喊，以表揚两人的名誉。众人爭来擎举，杂踏不可言状，其中虽有許多反对的，只是张开两臂，防为他人推倒不迭，那里还有工夫再为駁击。但見万头攢动之間，社长并亚电两人，夹着呐喊声音，忽在此处，忽在彼处，搖动运轉之状，宛如狂涛无际的海中，浮着一叶，倏起倏落，見之魂悸！两人乘着有足的船，一刹那时，已到天波地方。天波居民，又有擎举两人，表揚荣誉之意。亚电晓得了，忙逃入弗兰克林旅館，觉疲劳已极，亟拣一处最好臥室，倒头便睡。惟有社长仍在众人之間，挤来挤去，見还有反对的，遂大声喊道：“有反对会社的大业者，請随我来！来！！”說还未了，已有一人，直跟着社长向捷温司福尔碼頭而去。其地甚为寥寂，絕无行人。社长立住問道：“君是誰？”其人答道：“余臬科尔也。”社长大声道：“余欲見君，已非一日，今乃相遇于此，何幸如之！”臬科尔道：“余亦如是，故来見君。”社长道：“君曾侮我。”臬科尔道：“然。”社长道：“余将举輕侮三条件以問君，君能答乎！”臬科尔道：“請立时能答否耶？”社长道：“否否！余欲与君言者，乃重大事，不可令外人知，故当秘密一切，不可不择一寥寂之地，互相決議。去天波市一二里許，有大森林，名

曰斯憺撓森林，汝知之否？”臬科尔道：“余夙知之。”社长道：“乞君于明日入森林中待我。……君如与余同意，则余亦来覓君。……且勿忘携汝之旋条枪。”臬科尔道：“汝亦勿忘携汝之旋条枪。”两人谈毕，约期而别。唉，诸君，这一回，有分教：

硝藥影中灰大业， 暗云堆里泣雄魂。

要知明日在斯憺撓森林，两人演出什么惨剧，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回

### 空山覓友游子斷魂 森林無人兩雄決斗

却說亞電進了菲蘭克林旅館，因過於疲勞，食卒就睡，耳鳴頭眩，如置身大彈丸中一般，拥着重衣，不數分時，已沉沉入夢。便是雷鳴地震，也不能把銅象似的睡漢，攪醒過來。未几東方漸明，日光熹微，早映窗幔，只听得有人打門，大喊道：“有大事，君何不開門！何不開門！！”然在門外的，虽似十分惶急，而在門內的，却仍冥然罔覺，只是鼾声雷動。大呼數回，才答应了一声。此時門外諸人，已不耐煩起來，嘩哪一响，窗戶大開，窗上玻璃，也如胡蝶亂舞。亞電大驚，坐起看時，乃許多槍炮會社同盟社員，爭从窗口紛紛跳入房內。第一個便是麥思敦，不待亞電開口，便滿房亂跳，大喊道：“我們的社長，昨晚竟被辱于万众之前，侮之者誰，便是那个梟科尔。故社長已與彼約定在斯慨撓大森林中決一死戰。此是社長自己告我的。若不幸戰敗，則會社的大業，不要成了水泡么？唉，危！危險！！我等該阻止才是。然一人獨力，那能遏社長決斗之志呢！余想此事，惟亞電君。除了亞電君，他人不能！”亞電听麥思敦之言，默不一語，至此忽从床上跃起，



不到数秒鐘，已穿好衣服，开了門，同着麦思敦，如飞的出了旅館，径奔那大森林而去。行了一刻，麦思敦把臬科尔如何反对，如何写信辯論，如何悬金賭賽，如何与社长相争的顛末，細細告知亚电。亚电忽发顛声，道：“唉，愚哉！唉，何其愚哉！若已决鬪，嗚呼！……将如何，将如何！故我等不可緩行，宜急走！急走！！”讀者須知美国风俗，这决斗之事，殊可怕的。如两人私論不合时，便約定所在，或用手枪，或用利刃，互决勝負，不死不休。視当日社长与臬科尔定約情形，不消說是枪声响处，这鬪如跳虎的两雄，必有一人要告別的了。亚电等两人，大踏步飞跑，过荒野，攀危岩，过稻田，早已朝露沾衣，砾石破履。又有不識路的樵夫，把砍倒的大木，积滿路口，費尽气力，才甸了过去。远远見一白发樵夫，在那里伐木，麦思敦飞跑上前，大声問道：“樵夫，汝見提旋旋枪的人么？——即我的朋友枪炮会社社长巴比堪氏也。”然而一个山内樵夫，晓得什么社长，靜着眼不知所对。亚电忙說道：“是象猎夫的人。”樵夫笑道：“你們寻这象猎夫的人么？此人在一点鐘前，早已过去了。”麦思敦聞言，顏色驟变，叹道：“既在一点鐘前，則我等已迟了。”亚电問道：“你听得枪声么？”麦思敦道：“还没有。”亚电即握着麦思敦的手，連說“快走，”拔步奔入灌木林中。此地有杉、枫、秋立布、橄欖、櫟等树，其他嘉卉异草，更难枚举，枝柯交錯，密叶如織，咫尺不能辨。两人恐致失散，攙着手，分开积棘，才于前进，两耳听着枪声，两目看着前路。有几处似有人

迹，■巴比堪曾从此经过，而細心检查，却連足迹也寻不出一个。又行二三百步后，枳棘更多，树枝更密，太阳光线，不能透入，几与昏夜无异。两人沒奈何，立住脚，麦思敦发失望的声音說道：“余此时实已不知所为。”亚电道：“我等已至此，若决斗时，枪声必当传入我耳。此时未有所聞，似可无虑。”亚电虽如此說，殊不知社长的性質，乃是見危不怖，遇剛則茹，既已約定时期，那有不来之理呢。况枪声传播，常随风向，或既經放射，而两人未曾听得，亦理所恒有的。麦思敦愈想愈怕，■声道：“我想……我等到此过迟，彼等必已决斗了，君以为然否？”亚电不答，只■前行。繼而知徒行无益，两人思得一法，相約各放声大呼。麦思敦呼社长的姓名，亚电呼着臬科尔。无奈喊破喉嚨，終无应者。只見山鳥惊飞，鹿子暗遁而已。此时跋涉森林，已及大半，而社长及臬科尔的影子，也不可得。两人大为失望，頗有言归之意。亚电忽遙指远处大呼道：“麦思敦君，那不是人么？”麦思敦望了良久，答道：“象是人……那是人么？然彼不动，其傍又无象旋条枪的东西，那是做什么的呢？”亚电本差近視，遂問道：“你亦認不清么？”麦思敦道：“哦，我看清楚了，他亦遙望我等，彼……彼臬科尔也。”亚电大声道：“臬科尔么？”其声似酸楚不堪者。停一会，又道：“余当至彼处，定其真偽。”乃急行五六十步，定神一觀，噫，果是臬科尔，其傍有■株秋立布树，蛛网縱横，纏住一个小鳥，振翼悲鳴，而一大蜘蛛，伸长足捉之，不得逃遁。臬科尔置旋条枪在地，折树

枝击蜘蛛，以救小鳥，且破其网，小鳥遂欣然飞去。臬科尔目送之，色甚愉快。回首忽見亚电，愕然道：“君以何事，乃深入此大森林中？”亚电道：“余欲防君杀我社长，且阻社长害君，故来此耳。”臬科尔道：“社长何在？余亟欲見之，然已寻覓二時間，終不能得。”亚电道：“君若真覓社长，必无不得之理。然未知是未曾寻覓，抑真覓之不得歟？使社长尚存于世，則必无不得之理的。”臬科尔大声道：“巴比塔氏与余，不死其一，必难結局，故大竞争是万不能免的。”亚电愕然良久，說道：“汝何意？噫，汝何意！汝真可謂猛烈如野馬了！”臬科尔道：“余已有战鬪之意矣。”麦思敦上前大声道：“臬科尔君，余为社长的良友，而社长亦善爱余，君若杀人之心，不能自抑，則請杀麦思敦以代社长！”臬科尔忽拾起身旁旋条枪，搖手道：“君毋戏言！”亚电道：“我友麦思敦，决无戏言，余能力保其杀身代友之志，决出于血誠。然余在此，决不令社长或麦思敦的生命，丧汝鎗丸之下，余将在君及社长之前，敬呈一言。”臬科尔似欲即聞其言，忙問道：“君欲言者何事耶？与何事有关系者耶？”亚电答道：“姑待之，姑待之。非在社长的目前，余不言。”臬科尔道：“然則請与余共覓社长何如？”于是亚电及麦思敦，跟着臬科尔，复入森林，往来寻覓。所遇者无非是枯木孤藤，奇岩怪石，而社长則連影子也不可見。麦思敦忽向臬科尔說：“我想社长尚在，必无难遇之理，莫不是君……与社长，既决鬪了么？”亚电亦甚心疑，迫着臬科尔要索还社长。臬科尔力白其誣，且辯且

走，不覺又行了二三百步。麦思敦忽举手一指道：“好了！”两人攔头看时，見四五十步外，仿佛有人倚着大石，坚坐不动。麦思敦又道：“看！看呀！！那是人……那不是社长么？”三人大喜，飞奔而前，果是巴比堪氏，坐在石上。亚电大呼道：“巴比堪君！巴比堪君！！”喊了数声，社长并不答应，也不回头。只見他手执铅笔，在手帖上繪画地图，傍边倚着旋条枪，也沒装藥，仿佛把决斗的事已經忘却了一般。亚电大踏步上前，径握其腕。社长愕然惊起，默不一語。亚电大呼道：“余发見我的良友了。噫，社长，君在此何为耶？”社长欣然道：“余方計畫一大事业，故思虑不遑他及。”亚电道：“何为？”社长答道：“我等月界旅行的彈丸，体裁甚大，故震动亦大，不可不設法减却之。余所謂大事业者即此。”亚电看了臬科尔一眼，答道：“当真么？”社长也忽举首，見麦思敦在傍，便道：“麦思敦君，汝何故亦来此？我等岂无用水以防震动之妙法乎？”亚电道：“君忘臬科尔君之事乎？”說毕，即招臬科尔至自己身傍，社长满面笑容，大呼道：“臬科尔君，請恕我罪！余已忘夙約矣。然于战斗之事，則早已准备。”亚电忙闖入两人中間，仰天說道：“余謝天帝的仁惠，不使两勇者早相会合！”又回顧左右，說道：“巴比堪君，……臬科尔君乎！君輩非地球上人所謂学者耶？天地間之理，无一不可解者。今君等必欲以鉄丸破脑骨，果何心歟！若如此，則地球上又失两大学者，君等經不自哀，乃不为我地球上惜耶？”亚电說至此，暗視两人，均含微笑，无求斗决死之态，殊出意外。暗想不若

設法解勸，以弭兩人的勇氣，遂微笑說道：“我良友之諸君，此番會社企圖之事業，徒以議論從事，殊屬誤解。而于此誤解之事，又精細復，豈非誤解中的誤解么？不若勿再喋喋，听余一言。”臬科尔勃然变色，目道：“君以議論決事件之是非为无益，而余則殊有所見，亟欲吐之。今君既有言，其速言，毋撓余說。其速言！”亚电道：“我友巴比堪氏所測，駕彈丸达月界之說，必可信，必無疑的。”社长道：“余固謂然。而臬科尔君乃謂发射以后，不能直达月界，而再墮落于地球，竟与余意見大异。”臬科尔道：“吾決其必不能达月界，必再墮落于地球。”亚电道：“君所思者，任君思之，余无臧否之意，亦毫无屈人就己之心。虽然，余有一言，……君盍与余等共駕彈丸，以至月世界乎！則墮落与否，得証矣。”麦思敦大喊道：“君何言！君何言耶！”社长及臬科尔两勇者，于不留意間，驟聞麦思敦大叫，均吃一惊，默然良久。盖社长欲先待臬科尔如何发言，而臬科尔又欲先觀社长有如何的意見，我待你，你待我，遂张目相持，良久不語。亚电道：“空談成敗，終不如實驗为优。故彈丸震動等疑問，此时可不必提。其大小諸事，亦不必慮。”社长大呼道：“誠然！事以實驗为优，余亦作如是想。”亚电听了，拍手踊跃，忻然說道：“唉，可賀！可喜！此实勇敢之言。嗚呼，我良友之諸君，以此一言，遂得大事业的結局，豈不可喜！可賀么！”正是：

賴有蓮花舌， 仇消笑聞。 独怜麦壯士，  
从此慘朱顏。

社长与臬科尔的深仇，既已消释，又去了一重障碍了。至于以后情形，则且待下回再議。

## 第十一回

羨逍遙游麥公含憤 試震動力栗鼠蒙殃

却說美國人民，初听得社長與臬科爾決鬥之事，甚為惊惶。繼知因亞電與麥思敦的調和，已得結局，都不勝忻喜，連在遠處的，也各派代表，以申祝賀之意。亞電所居旅館門外，忽如繁華的都市一般，甲去乙來，丙歸丁至，每日不知有幾千萬。亞電不但無休息之時，即兩手亦握得麻木不仁，全失知覺。而諸代表人，又因他是探險月界的偉男兒，常欲略談數語，以為榮幸紀念，故門外固來往如潮，而旅館中也几至無立錫之地。其他諸方人民，宴招請的，更不計其數。即全身毛發，悉化小亞電，也不遑應接。此外尚有許多人民，要亞電周游美國，令全國人等，皆得一面，且擬送數百萬圓的旅費。亞電左右為難，只得一切謝絕，而眾人崇拜仰望的熱情，比火還烈，不得已購買照相，以解飢渴，不論大小，求索一空，各處照相店，終日汲汲，只晒亞電的照相，尙覺不足。至于他人照相，自然是概行停止的了。還有一種可笑的畫師，毫不知亞電的相貌如何，憑任自己的猜度，隨手亂塗，口索高價，而買者也不辨真偽，隨手買去。這些崇拜亞電的，不但男子

而已，就是女子，亦不知多少。更有各地貧民，难覓生計者，千百为群，要与亚电同往月球，待发财以后，再归地上，每日围着旅館，如大軍攻孤城一般，喧囂之状，不能笔述。后亞电再三撫慰，且許可了，才紛紛散去。亚电向社长道：“愚民之愚，一至于此哉！……君想月球与我地球上人民的疾病，有关系否？”社长道：“余想月球关系疾病这些話，皆誕妄不足信的。”亚电道：“讀古时史乘，頗有实迹，而余則殊不謂然。若举其一二，則如千六百九十三年时，传染病流行甚厉，人均罹病者，多在月食既的时候。又如碩儒培根，虽身体素强健无疾，而每逢月蝕时，常气息仄仄欲絕。千三百九十九年时，查理第六世，有时因月之盈亏而发狂疾。又据歌尔氏的实証，知凡因癩发狂者，当新月及滿月之际，必发病两次，其所据极确。又由热病或睡行症，（謂睡眠中忽起而行者）及其他人类諸病观之，蓋月球与我人类的身体，皆确有可惊的感覚的。”社长笑道：“然其理不可解！”亚电亦笑道：“此疑問惟可借古时某学者答人之言解之，即，‘传说以奇而不足信’是也。”亚电既于大会时，解释一切，諸凡障碍，都已除去，得稍閑暇，遂赴聽教处，以慰众人之望。且帶領諸友，游覽各地，递至炮口旁，无不如进无間地獄一般，战栗却退。亚电則上睨蒼天，下窺炮底，欣喜无限。暫且按下。再說麦思言社长等三人，旅行月界的日期将近，不胜欣羨，想了数日，定欲同行，遂将其希望之意，告知社长。社长因旅行人数，既經決定，不能再行增加，甚欲拒絕，



又怕麦思敦悲愤，挫了勇气。乃把弹丸狭小，难容四人同居之理告之。麦思敦不能答，快快退出，想去想来，越觉壮志勃勃，不能自制，面訪亚电，請代往月界，并乞在社长处为之轉圜，且說了許多自己往月界时，有如何利益的話。亚电欣然答道：“余之老友，余所信者，将为君一身計，或触諱忌，乞勿見責！……君何不自查身体，可是个完全无缺的？身体不完者，不惟难适如月世界等的异国而已，即在地球上，可能自由运动么？以后請勿再望月界旅行了。”麦思敦听毕，甚觉悲楚，問道：“因余身体不完，遂为不适于居月世界的人物么？”亚电道：“实于月世界中极不相宜的，余之老友，如略言其理，則此次月界旅行，乃我地球上第一次派遣的使节，如有肢体不完者，厕足其間，不能不曰非我地球上的大耻辱。君不以为辱么？能对月界居民恬然无愧么？若在大醵会中，追談往事，必变快乐之情，为酸辛之思，非汗我地球使节的重任么！若說起斲肝損脑的原因，則我地球上人，恶如猛兽，互相搏噬之事，必当吐露，岂不惹彼等的嗤笑么！且我地球，足容人千亿，而月界中不过一亿而已。我偌大的地球上人民，乃为細小的月球中人民所嗤笑，誠一大耻辱事，請君熟思之！”麦思敦聞言，甚不愉快，勉强說道：“君所言者，均非无理。然达月球而后，重力一震，都成粉末，則余之残缺的賤軀，与君之完全的貴体，恐未必有什么差別了。君以为何如？”亚电即答道：“君言亦是。然我等已得确算，达月界时，必与我从法国来美国时无异的。”麦思敦默然不能答，遂握手

而別。……且說以前種種試驗，頗獲良果，社長亦甚安心。惟彈丸發射時震動力的強弱如何，則因未經試驗，故難確定。社長忽思得良法，以試其事，乃從賓酒哥拉（弗羅理賓之一港）造兵所，借了一尊三十八英寸的臼炮，令許多雇工，運至羅奪堤上。其裝置系炮口向外，正對海面，彈丸飛出後，即墮入水中，可免破裂之患。蓋試驗目的，非欲觀墮落的模樣，只要看發射後的震動力如何而已。此時已先造成圓錐形彈丸，內部空虛，用彈力最強的極良的鋼鐵，編成網形，恰與鐵制鳥巢無異。覓貓一匹，并把麥思敦平日愛養的小栗鼠強奪了來，一同閉置彈內，以驗發射之後，兩小兽有無震死或暈眩的情狀。局鍵既固，便與百六十磅硝藥，裝入臼炮。少頃，只听得社長高呼“放射”一聲，那彈丸已以極大速力，飛行天半，其飛路成浩大無邊的弓形，高達千尺以上，而墮落于海。麥思敦立在烟焰之中，仰天嘆道：“良機一失，不可再逢。彈丸狹小，不能容我，遺憾何極！唉，鼠栗鼠，你比我侥幸多了！”社長閉言，心頗不忍，然亦無法慰借，默然揮棹泊海邊的小艇，齊向彈丸落處而進。社長等四人，亦乘舟在後，該艇中共有善于泅水者數十人，手持繩索，剎時跳入海中，覓得彈丸。其上本有小穴，即用繩索系住，牽上甲板，計從發射至今，不過五分鐘而已。然彈丸發射後一震動，開之甚難，費盡氣力，才開了鉄鍵，把貓引出。四人仔細看時，則身上虽微有擦傷，而活潑仍無異平日，且舔嘴咂舌，向麥思敦叫了一聲，大有驕傲之意。四人大喜道：“駕彈丸以

凌太空，已得佳征，可喜可喜！”然再覓麦思敦的栗鼠，則已不翼而飞，毫不見影。社长疑甚，細察彈丸內面，微見血痕，始悟此猫在旅行时，已將共患难的良朋果了枵腹，却装着不干我事的模样，欣然归来了。麦思敦素爱栗鼠如性命，今为猫所食，悲憤不堪，定要与栗鼠复仇。社长等三人大笑，力劝方罢。自此猫安然归来以后，那些說不成功的，或危險的人，都如反舌无声，杜門不出。社长本来尙疑震动之力，有害身体，至此亦渙然冰释，毫不留痕。过了两日，忽从合众国大統領处派来了一个专使，以表祝賀之意。又援那著名的輝軼式之例，許亚电用“亚美利加合众国府民”的名号，以示宠异。正是：

俠士热心據宇宙， 明君折节礼英雄。

从此月界旅行的难問題，都已解釋。只待时日一到，便可東装首途。若要知后事如何，下回再續。

## 第十二回

### 新实验勇士服气 大创造巨釜窥天

前回虽說諸事既毕，只待日期。然而尚有弹丸，未曾告竣。此物自接到亚电的电报后，已命停工。迨亚电到了，商酌多日，始差一专使，馳至布拉維商会，重令制造，故至十一月二日，乃得告成。从东方铁道輸运，十一月十日，到了石丘。社长巴比堪及臬科尔亚电三人，便去細心查檢，原来这弹丸的周围，皆貯清水，其深三尺，里面塞以圓形水板，令水不漏，且能自由运行于弹丸之中。旅客居住的地方，宛如水上木筏，下有直立的厚木板，以备分开水力。当发射时，全部之水，因受了震动力，都从下部逆流而入上部，汇集于漏水管中，此管口有木塞，安置甚固，頗难脫落，然因流水压迫之力极大，故木塞忽脫，水即如瀑布一般，由管口噴出，噴尽以后，旅客必受弹丸的强迴旋运动，微覺暈眩。然出炮口时的第一大迴旋运动，則因水之流动杀其势，已无大患。加之弹丸上部，遍张最良厚革，并釘鋼鉄弹条，漏水管即在此弹条下面，故豫防第一大迴旋运动之法，已尽全力，若尙不能防，則非发明一假作精神的妙法，别无他术了。弹丸上部，有一小穴，用純

鉛为門，可以开闔，内面固以螺旋；如至月界，則旅客可由此門出入，以休长途之疲劳，探异地之胜迹。至于飞行时察看太空的，則另有四个金屬制的天窗，上下各二，嵌着极厚玻璃，引入光綫，且用电气生火，以御严寒。真是千緒万端，无不周备。所虑者，只有弹丸中空气新陈交謝之法，尙未筹定而已。社长于此一事，絞尽脑力，屢废寢食，才得一綫光明，研究之末，遂获善法。盖地球上空气的成分，每百分中为养气二十一与淡气七十九分所和合，人类呼吸一次，則收养气百分之五，而代以吐出之炭养二，此炭养二即由体上热力，及血液元氣之沸騰而生。故人若居弹丸中，密閉諸戶，經新旧空气交謝之作用，則若干时后，空气中的养气，全被吸尽，剩下許多炭养二，充滿空中，人类遂至悶絕。防御此患，惟有二法：一，用新鮮养气，以补充消耗的养气；二，将人类呼出的炭养二，設法消散。行此二法，亦不甚难只用鉀养綠养二，及鉀养二物而已。鉀养綠养者，为化学中藥品之一，屬乎盐类，形如水晶，加热至四百度，則变为鉀綠，而放散其所含的养气，布滿空中。用二十八磅鉀养綠养五，可生养气七磅，即法国量二千四百里得，旅行者二十四時間的呼吸，已綽有余裕了。鉀养者，亦屬化学藥品，其性与炭养二有极大亲和力，故置之瓶中，屢搖动，則漸与空气中的炭养二化合，变了鉀养炭养二，而弹内空气，常得清淨。据此理論想来，則兼用二法，一能令腐敗空气，复归清洁；一能生新鮮养气，保养人間。然天下事多据理論，极少实验，笔舌間虽

娓娓可听，而实际时終无成效者，亦頗不慙。故社长发明之法，虽似美善，而不用人类試驗，則到底不能确信。麦思敦道：“此实验也不肯讓我去么？我想在弹丸中必可保一周間之生活。”諸社員夙服其勇敢，不忍拒絕，遂購了許多藥品及食物，置之彈中。麦思敦于十一月十二日午前六时，別了諸友，并約定二十日午前六时出外，得意揚揚的鑽入彈中去了。是后石丘之上，不聞麦思敦大談狂笑的声音，十分寂寞。社員于无聊之时，常常忆及，且恐有不測，愈难安心，每日往来弹丸之旁，倾听消息，佇立良久，聞麦思敦吟詩声，嚶嚶然透出彈外，始知此老无恙，歡喜而去云。……前回曾說會社开了基金局，报告以后，天下万国，无不响应，一刹時間，已得了巨大金額，足敷會社之用，遂將基金局鎖閉。社长于去年十月二十日，將金資若干，交給侃勃烈其天象台，托制巨鑒一架，可以見月球表面上直径九尺之物体者。此时虽光綫之学，已極蘊奧，机械学亦达高度，而世界上有名的巨大望远鏡，有浩大視力者，却只两个，一为哈沙氏所造，其高三丈六尺，有直径四尺六英寸的目鏡，視力强度，可放大物体至六千倍。二为罗德洛慈氏所有，在爱兰的伦翁派克地方，管长四丈八尺，目鏡直径六尺，視力六千四百倍，重量十二吨半，其巨大及重量，虽足惊人，而放大物体之力，則仅六千余倍，故大如月球，亦惟可縮近至三十九英里以內。若非极长，或直径六十尺的物体，仍不能見。今旅行的弹丸，仅直径九尺，长一丈五尺而已，故不可不將月球縮近致五英

里以內，即放大物体致四万八千倍也。侃勃烈其天象台，招集了会员，大与論議，或深研原理，或覃思方法，遂决定望远镜之管，应长二百八十尺，内容新式反射鏡，目鏡直径，应寬一丈六尺。繪了图形，开工制造，此鏡在地球上，虽已巨大无匹，而較之先年天文学家美克从思想造出的一万尺望远镜，則不免小如微尘了。第二步应研究的，便是置鏡的所在，天象台職員，意見頗不相同，因此甚費爭論。盖装制巨鏡，不可不择一最高的山巔，而合众国中，高山极少，最著名者仅两道山脉，川王及米斯西比两大河，流貫其間，在东者名曰阿白喇丁山，最高处为紐汉北西亚，凡五千六百尺，殊不足副高山之称；在西者曰落机之高岳，山脉連亘，岩石嵯峨，有一望千里之概。山脉由麦改兰海峡发端，蜿蜒迴环于南亚美利加的西方海岸，其名称或一变而为安提司，或一轉而成可昔雷拉，其他各部分，异名甚多；进而橫截巴拿馬地峡，貫通全部北亚美利加，直达北冰洋而止。虽高不过一万七百余尺，然美国本无高山，不得不推落机为第一，遂决定于此山脉中，拣一最高所在，装置巨鏡。先运应用器械，及派人夫，致密梭里的輪庇克山巔，始把望远镜諸物，設法搬运。数万工人，过沙漠，穿深林，千辛万苦，屡折不回，未到十二月，这伟大无比的望远镜，已登积雪不化的山巔，高聳于太空无际之里了。忆从前有美国机械师自夸道：“与我任何重量，令置任何高处，无不如意。”聞者皆以为妄，嗤之以鼻。自此大工业告成，世人始知其不謬。而美国人之长于机械学，

亦于是可略見一斑了。然总計制造搬运諸費，却用去了四十万圓以上，此款則前回已經說明，是由社長豫先交付的。……望遠鏡裝置既畢，各天文視察職員的心脏，自然是怦怦鼓動，急欲一觀天界之奇景。盖据我等想来，則用視力四万八千倍的巨鏡，窺察月球，不惟其放大形象，当出吾人想象之外，即其表面的动，植，都，邑，湖，海的眞况，亦必历历可数，会萃鏡中。那些天文大家，虽比我等聪明，然何常不作是想呢！那晓得窺看之后，竟大失望。除了古人据学理所发明者之外，仍屬愉悦迷离，不能确定，所見者惟火山残滓，累累如陵，略能辨其性質而已。然将在天的极点处之数万星辰，測定直径，則不能不曰此鏡之伟績。又天象台職員克拉克，审定了一种星云，亦为罗德洛慈氏的望遠鏡所不能見的。正是：

譚天騁衍原非妄， 机械終难窺慧觀。

这望遠鏡，毕竟能否看出月球上的弹丸，須待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防蜚族亚电論武器 迎远客明月照飞丸

却說光阴如电，又届初冬。实验日期，愈觉逼近。各社員的心魂，早已飞向九天，作环游月界之想。独有臬科尔依然頑固如昔，坚說不能成功。他說道：“哥仑比亚炮中装入引火棉四十万磅，重量如此，燃烧必易，况又加弹丸压力，則引火棉必要生火，酿成奇祸的。”然社长則已思慮周詳，毫無疑竇，一任臬科尔終日唠叨，总是屹然不动，亲自指揮工头，教授搬运之法。其法系将引火棉分成小份，装入小箱，封緘严密，始从天波运至丘下；又有数百工人，由推行铁道，轉运炮旁，再用起重器械，吊入炮底。盖引火棉的性質，最易发火，若用汽械，不免有磨擦之患，終不如人工之佳。当搬运时，工业場二英里內，禁絕烟火；后又因太阳光耀，頗觉酷烈，恐光綫激射，酿了巨祸，遂索性在夜中作工，并仿桑格凌夫之法，借真空中发光的光綫，直照炮底，先用火藥小包，排列引火棉下，火藥包間，各有金屬絲聯絡，以通放射时发火的电气。到十一月二十八日，那八百个火藥小包，竟安然运入哥仑比亚炮底，近村人民，得知其事，又漸漸蜎集，愈聚愈多，

竟欲入內觀覽。社長不允，令人堅閉柵門，尽力防禦，而大眾狂呼亂叫，騷擾不休。社長无可奈何，暗想把火藥包給眾人一看，或可稍慰他們的渴望，遂吩咐工人，把引火棉箱排列柵內，以瞞眾目。而自己同麥思敦兩人，往來巡行，防眾人誤將吸殘煙草，擲入柵里。此時來觀者，已增至三十萬左右，麥思敦便有千目千手，也无異一個蚊子，想負起毘拉圖，（在埃及之金字塔）終日飛跑，不遑應接，遂大聲喊道：“諸君切勿吸煙，防生奇禍！”然狂瀾似的大眾，那里听得一分，依旧雪茄如林，吹煙成霧，宛如英京倫敦市的炊煙，曩然罩住了石丘一帶。麥思敦見眾人置之不理，怒不可遏，跳出柵門，拔了小刀，隨手亂揮，如汽車上的車輪一般，滾入人海，把所有卷煙草，不論在口的，拿在手的，都搶過來，熄了火拋在一邊，剎時間已成了一座小阜。眾人見這位老夫子生氣，便都虛心讓步，漸漸鎮定了。及至裝完火藥，果然毫沒差池。臬科爾的豫言，又成了一件失敗的話柄，按下不表。……却說月界旅行時，還有一件不可不慮的，便是食物及器具。設月界中也如地球上一般，有屠牛的，有造面包的，有釀葡萄酒的，則虽孑身獨往，亦不愁凍餒。無奈自古以來，終未得一確信。若稍有疏忽，豈非歷來的勞苦，都成了泡影么？亞屯便寫一張應用物件的目錄，同社長商量數次，拣最要緊的，陸續購辦。不到幾日，把彈丸室內，已堆積得无容足之地，社長遂將必不可缺的物件，拣了許多，其余一概取去，零碎物件，則封入箱內。即驗溫器，風雨表，望遠鏡

等，路上要緊的物品，也裝入機械箱中，不令露出。又買幾張波亞及穆埃雷繪的月世界地圖，以備參考差異，及訂正謬誤。此圖測量極密，月中的山岳平原，危峰大海，及噴火口等的廣狹大小，位置名稱；并自月球東方的雷普涅子及德弗兒飛山，至北極的木勒拂力科山諸地方，無不記載詳盡，有条不紊。另購旋鎗并獵槍各兩支，連許多彈丸硝藥，一併排列室內。亞電笑道：“到月界時，如有人類，與我等無異，則遇不速之客，必來款待，或贈美酒，或貽佳果；善言論者抵掌而談，問地球一切事；好奇者設醺，或歌或舞，極人生之歡，則適合我等之希望，榮幸何極。若不然，如入印度內地一般，或蠻人跳梁，舉兵來襲，碎裂我等，以充飢腸；又或猛禽怪獸，充滿酒地，磨牙舞爪，饕餮如泉，則我等將用何法防禦呢？”社長問道：“君想月界中必有此種野蠻居住的么？”亞電道：“余亦推測而已。至其實情，古無知者。然昔賢有言曰，‘專心于足者不厥，’余亦用此為金杖，以豫防不測耳。”社長道：“然據余所見，則月界中當無此種惡物，讀古書可知。”亞電大驚道：“所謂古書者，何書耶？”社長笑道：“無非小說之類耳。然書中謂月界之山岳，無巨莽森林，難容猛獸，則極可信。余即由此臆度的。”亞電道：“君以臆測之故，遽不設備，豈非大錯么！余等此番旅行，實非為一身計，故不可不再返故國，以報告全地球人民。若被食于野蠻猛獸，不是勞而無功，徒留笑柄么！”社長點首道：“甚是甚是。余已無可言，此后惟听君之指揮。”亞電道：“君言几寤杀我！余實不甚解旅行一切

事，不能不求助于君。”社长道：“余固有助君之志。”亚电道：“余想防御器机，万不可缺，即鹤嘴锄，铁棍，大斧，手枪等是也。其他冬夏衣服，亦应完备。……又余等虽深恶蛇属，或虎，狮，豺，象等；而无牛，马，犬，羊诸家畜，则甚难生存，还该携去数匹才是。”社长大笑道：“我良友亚电君乎！余前虽言听君指挥，今实不复能忍矣。君不知旅行弹丸的大小，与古时‘爱克船’无异么？不知‘爱克船’的幅员，却大于我等的旅行弹丸么？那有可携如许物品之理呢！不如让我选择罢。”亚电回想前言，也自失笑，遂托社长选择。社长于不急之物，尽行除去，加上臬科尔的爱犬，并纽芬兰种犬各一匹，又小树数株，种子数十包，以备在月界中辟地蒔植。亚电又道：“此种子必与月球的土性不宜，非另带地球上肥土不可。且数株灌木，应防其槁，须加土于根，缠以绳索才妙。”社长依言，安排妥洽。又买菜，汁，盐，肉，酒类等，足支一年之食物，均纳弹中，便将弹丸运上石丘，举起鹤颈称，吊入炮内。诸社员握手咽唾，恐酿巨灾，而渐入炮膛，毫无障碍。不一时，已达炮底，社长仰天呼了一声“上帝”，臬科尔却坐在远处出神，亚电跑过去笑说道：“君的赌金，又输去了。余要拿去赠月世界国王的。”诸社员轰然大笑。臬科尔看了亚电一眼，默不言言。亚电又对熟识的友人道：“余虽拜别诸公，而至月界，然并非诀绝的。诸公切勿视余为天人，余且拟报告月界的真态。”麦思敦笑道：“不必愁，不必愁！余是断不肯以君为着羽衣之天人的。”社员又大笑不已。连臬科尔也不觉失笑，

豪豪的走过来了。……却說实验日期，越加切近，一轉瞬間，已過十二月朔日的良宵。当夜十点鐘四十分四十六秒时，月球冉冉，正过天心，并最与地球相近，若错过机会，則会社的大試驗，便不能不待至十八年以后了。是日天色蔚藍，日光閃灼，不待黎明，石丘近傍，已来了无数观客。連天波市也車馬如云，十分熱鬧。平原一带，有张天幕的，有建高楼的，有营小屋的，荒凉寂寞的所在，竟变了一大都府，各国人民，无不駢集，所操語言，若英，若法，若俄，若德，千差万別，不可究詳，一片平原，竟与一个小地球无別。美国人則更不消說，自然农罢耕耘，商废貿易，不論貴賤、老幼、男女，皆忻喜欲狂。弗罗理賓地方，扰扰攘攘，宛如鼎沸。迨近发射时期，众人頗觉惶惧，那胆小的，不免战栗。私語漸絕，寂如无人。未几时限愈逼，人更不安，有逃遁之状，忽然搖动起来，如怒涛噬岸一般，汹汹然令人駭絕。又少刻，自鳴鐘打了七下。众人举首看时，則明月一輪，冉冉而上，大千世界，驟放光明，便是直径尺余的金刚石，亦难比其价值。喝采之声，忽如雷动。此时柵門之內，倏見有許多同盟社員，排了行列，万足一步，直行向前；其后便是三个旅行的勇士，容貌庄肅，举止雍容，头戴礼冠，身披礼服，魚貫而出。并有欧洲各国派来的天象台職員，警卫于后。社长巴比堪，左右奔馳，指揮行列，臬科尔負手于背，昂然徐行。亚电着新制旅衣，喜色可掬，向麦思敦道：“余将远行，与君离別。君若能以地球上新事相告，忻幸何如！”麦思敦道：“余固欲

以异聞奇事告君，然苦无良法耳。”亚电道：“君不見世界上进化之状态么？必因人类以此事为不可为，而其事遂不能成；苟尽力为之，必无不成之理。即如此番旅行，当初誰不疑虑，虽以大学者自命如臬科尔先生，亦尽力反对，不留余地。幸社长不顧輿論，勇往直前，始有今日。君若待余启行以后，运用奇想，一切旁觀者言，均視為狂吠，毫不措意，惟潜思壹志，研究通信之良法，則到底必获成功。余于故国政府之变革，以及人民之进步等事，終有一日可以洞悉的。”时臬科尔正立亚电背后，聞历数其失，且含譏刺，■不可遏，遽迈步上前，大声道：“亚电君！……今所言者，固皆余之过失，然非君所应訕笑者也。君因将远行，乃大笑罵我，以損我之荣誉耶！”說毕■掌磨拳，頗有爭鬪之势。麦思敦急握其腕，怒目道：“君以私憤，遂想妨害大业么？然則为我等之大敌。我等之大敌，即闖地球人类之大敌也！为人类公敌者，天下虽大，不能容其身，君将如何？”臬科尔不能答，含怒走开。此时自鳴鐘已报十点，发射之期，切迫万分。炮旁起重机的鉄索，搖蕩有声，豫备将三个勇士，垂入炮底。社員皆肃然正列，寂靜无嘩。麦思敦虽稟性刚强，从不屈挠，三岁以后，未曾哭泣一次，至此时也免不得两行老泪，沾湿衣衿，拭泪向社长道：“尙可从容，君不偕余同去么？”社长大声答道：“我老友麦思敦君乎！余实不能伴汝。不但弹丸狭小而已，君已頽齡，难受辛苦，不如居此地球，靜候余等的报告罢！”麦思敦不能再說，含泪而退。旅行三勇士，遂訣別了朋友，垂入弹中，

关上鋁門，將螺旋捻緊。一輪璧月，漸近中天，天地無聲，萬眾屏息，只听得机械師馬起孫大呼道：

“三十五秒——三十六秒——三十七秒——三十八秒——三十九秒——四十秒——放射！”

轟的一聲，天柱折，地維缺，無數的旁觀者，如颶風摧稻穗一般，東倒西歪，七顛八倒，有目不能見，有耳不能聞，那里還有如許閑工夫，來看彈丸的進路。咄！

咄爾旁觀，倉皇遍野；而彼三俠，冷然善也！

要知放射以後，這彈丸能否直達月球，不墮地上，且待下回再表。

## 第十四回

縱詭辯汽扇驅云 報佳音彈丸達月

却說旅行彈丸发射时，烈火如柱，矗立天外，宛如火龙张爪，蜿蜒上升，少頃蓬勃四散，照耀弗罗理賓地方，成一火焰世界。凡在三百英里以內，虽在深夜，而微虫蠕动，亦历历可見。致其震动之力，实为千古未有之大地震，而弗罗理賓适为震域之中心。由硝藥所生之气体，以极大势力，震动空气，空中忽生人造之大暴风，数千万观客，不論何人，均被吹倒，纏横滿地，臥不能起。其中的麦思敦，生来是胆大包身，不惧艰险，因欲細看彈丸进路，独立在一百五十碼以內，誰料一发之后，竟如弩箭离弦一般，直擲出至百二十尺之外，头晕气絕，冥然如死，良久始醒，撫着腰大叫道：“唉，余痛甚！唉，余痛甚！亚电君！巴比堪君！臬科尔君！君等已向月界启行了么？君等在地球时均与余善，而独于月界行竟不我許，余虽年老，然較之懦弱青年，却胜万倍，今居然擲余于百尺以外，苦痛欲死，何无情至此耶！”麦思敦大声疾呼，竟无应者。巨大彈丸，已飞行于太空万里之上了。其他众观客，因刹时之間，大受震动，惊怖气絕者，不計其数。少頃漸



漸蘇生，有撫腰的，有包頭的，有賴手的，因此耳聾者，亦約有三千左右，宛如大戰以後一般，狼狽情形，不能言喻。靜了一刻，呼痛之聲，忽然大震，其音與彈丸發射時，竟不相上下。眾人一面呼痛，一面昂首，想看彈丸的進路。豈知太空冥冥，一碧無際，那有彈丸的片影？仰首問天，天無耳目口舌，寂然不答，只得裹傷扶杖，慢慢回家，除靜候翰庇克山望遠鏡視察者的報告外，別無希望了。此視察者，為侃勃烈其天象台司長，名曰培兒斐斯，既通天文，又精測算，旁理之學，更入蘊奧，為地球上第一天象名家，故托其視察彈丸，誠屬妥當已極的。所惜者發射以後，天氣驟變，黑雲滿空，宛如泼墨，加以二十萬磅的引火棉，皆化細灰，和入空氣，雖略一呼吸，亦不免大害于衛生。翌日更甚，煙霧蔽天，白日失色，雖咫尺亦不能辨。此黑煙漸散漸遠，竟達落机山巔，視察者空對着大望遠鏡，束手癡坐，不能窺見一絲彈丸的影子。麥思敦終日提心吊胆，坐立不安，到第二日清晨，已不可耐，便騎了馬，跑至望遠鏡建設處，見過司長，嘆道：“俗語說勞而無功，而余則勞而得禍，余自製造大炮，以迄研究彈丸，无不尽心竭力者，實出于旅行月界之熱誠而已。豈料社長不仁，竟不許偕往，且擲之百二十尺以外，仅免于死。因是腰脊受傷，昔獨立戰爭時击傷之腦骨，今復破損，真是不幸之至了！”司長笑道：“君今年高齡几何了？”麥思敦道：“只六十八歲耳。”司長大笑道：“如此，則當以善保余生為第一義，何必侈想旅行呢！”麥思敦憤然

作色，怒目道：“这是什么話呢！凡人类者，苟手足自由，运动无滞，則应为世界謀利益，为己身謀利益，肉体可灰，精神不懈，乃成一人類之資格。君不知此理么？”司长道：“誠然！然人类之孳孳汲汲，不遑宁处者，虽曰为世界謀公益，亦半为营菴裘計耳。故壯而逸居，老而劳动者，不能謂之智。君固嬰鑠，然已无劳动理，社长不令同行，殊非无意的。”麦思敦道：“此事是非，今且勿論，人已仆地，何必再来覓杖呢。然不达余志，則甚有遺憾耳。”司长蹙額道：“麦思敦君乎，黑云蔽天，虽昼亦晦，余等揮霍巨資以制造之望远鏡，竟无微效，計自放射至今，已越三日，而太空間仍罩着无边的黑天幕。今日午后，社长等三人当达月界，故不可不視察其結果，报告全球；而天色仍如是，奈何？”麦思敦想了一会，說道：“沒有消散黑云的良法么？”司长道：“作汽械巨扇，立空际，鼓动烈风，或可消散于万里之外。”麦思敦拍手道：“妙极，妙极！其大若干？”司长答道：“直径应大二千四百尺。”麦思敦愕然良久，大呼道：“司长先生，天下有造如此巨扇之法的么？余不信。”司长笑道：“君言誤矣！以此与月界旅行相較，其难易何止天渊。月界旅行，今已告成，則区区汽扇，岂有不能制造之理！然至今日方才提議，則殊与获盜而后綯繩无异，君視為《天方夜譚》之詭論可耳！”麦思敦笑道：“余亦姑妄听之耳，并非信以为真的。”司长道：“总之，黑云不散，則难見彈丸；不見彈丸，則此望远鏡便为贅物。奈何奈何！”麦思敦道：“余等惟待其消散而已，那里有他法呢……”計自

十二月四日至六日，美洲虽烟霧濛天，不辨咫尺，而歐洲則晴空如洗，無微瑕。哈沙，德洛慈，福柯路得三大天象台，皆了望月球，不舍昼夜，無奈視力太弱，不能达极远之处，只得束手长叹罢了。至初七早晨，忽見旭日半輪，隱跃天末，司长及麦思敦两人，喜出望外，急至客堂商議夜間視察之法，岂知不到午后，黑云如磐，又堆滿了空际。麦思敦不禁焦急，只是对着司长連呼“奈何！”司长亦握手頓足，无法可施。麦思敦道：“噫，徒憂无益，不如小飲为佳！”司长道：“余亦喜飲酒，与君对酌何如？”两人遂行过望远鏡旁，进了新筑室內，司长呼使丁取出許多酒类，問道：“葡萄，白兰地，香宾皆有，君生平好飲那一种的？”麦思敦道：“从汝所好。”司长点头，醺一盞葡萄酒，遞給麦思敦，又自斟了一盞，且談且飲，不覺尽醉。初八九两日，依然浓云密布，不能視察。司长及麦思敦两人，醉而醒，醒而歌，醒而飲，醒而醉，終日膏騰，不知朝夕。至初十日，麦思敦宿醒甫解，即忆及彈丸之事，大叫道：“天尚未晴，天帝何妨余之甚耶！彼三个勇士，不惜身命，冒險旅行，冀補助学术于万一，天帝岂可不眷佑之？然胡为使地球上人，不能知其所在耶！”司长醒来，推窗一望，亦默然无言，仰天长叹。幸十一日午后，烈风驟起，乱卷暗云，遙望长天，宛如斑錦。入夜，已空明如洗，不复有微云一点，渣滓太清，于是彈丸进路，遂得发見，自亚美利加全洲，以至歐洲諸国，均用电报通知，他人私信，因此阻止者，不知多少。司长即致一書于侃勃烈其天象台道：

邇日天色黯淡，浓云連綿，虽有巨鑒，不能远瞩，問天不語，引領成勞，如何如何！昨晚賴风伯之威，頑魔始退，并借麦思敦氏臂助，乃发見由司通雪尔地方哥仑比亚炮所发射弹丸之进路，再三思索，知因发射稍迟，遂与月球相左，所幸者距离非遙，必能受吸力而落于月界，然复非立时墮落，当随月球迴轉之速力，以环游月世界一周。侃勃烈其天象台職員諸君閣下：十二月十二日。 培兒斐斯。

此时天下万国，既得电报，諸新聞杂志，皆細述顛末，作論祝賀。麦思敦欣喜过望，向司长雀跃不止。且說道：“嗚呼伟业，今已告成，彼等三人，正游月界；若余者，虽近若地球，亦未尝环游一次，对彼等大人物，能不羨煞妒煞么！”司长道：“余亦甚羨之，然只得以老自解嘲耳。”麦思敦若无所聞，又說道：“此时余之三良友，推窗憑眺，奇景殊物，来会目下，巴比堪氏必詳記于手帖，将以报告余等，故余等宜靜俟之。”司长道：“然，余亦惟靜俟巴比堪氏之报告而已。”



# 地底旅行

英国 威男\* 著

- 案应为法国凡尔登。——编者。

## 第一回

寄書照眼九地路通 流光逼人尺波電謝

溯學術初胎，文明肇辟以來，那歐洲人士，皆瀝血剖心，殫神竭智，與天為戰，無有已時；漸而得萬彙之秘機，窺宇宙之大法，人間品位，日以益尊。所惜天下地上，人類所居，而地球內部情形，却至今猶聚訟盈庭，究不知誰非誰是。從前有個學者工石力子，曾說：“地球中心，全為液體。”一般學子，翕然從之。迨波靈氏出，竟駁去不留余地，其說道：“設地球中心，是沸熱的液體，則其強大之力必將膨脹，地壳難免有破裂之患。猶氣罐然，蒸汽既達極度，則訇然作聲，忽至龜坼。然我等所居的地球，為甚至今還是完全的呢？”波氏之說出，這班隨聲附和的學士先生，也只得閉口攢眉，逡巡退去了。今且不說，單說地壳厚薄，仍然是學說紛紜，莫衷一是。有的說是十萬尺，有的說是三十七萬尺，有的說是十六萬尺，而有名的英國碩儒迦布庚，則說是自百七十至二百十五萬尺。唉，好了好了，不必說了！理想難憑，貴在實行。終至假電氣之光輝，探地府之秘密者，其勢有不容已者歟。

却說開明之歐土中，有技術秀出，學問淵深，大為歐、



美人士所欽仰之國曰德意志。鴻儒碩士，蔚若牛毛。而中有一畸人焉，名亞薩士，幼即居其叔父列曼家，研究矿山及測地之學。列曼為博物學士，甚有盛名，礦物，地質兩科，尤為生平得意之學，故常屏絕家事，蟄居書齋，几上羅列着無數光怪陸離的金石，旁日比較研究，視為至樂。且年逾五十，體力不衰，骨格魁梧，精神矍鑠，兩鬚斑白，双眸炯炯有光。其明敏活潑的性質，便是青年，也不免要讓他幾步。一日，獨居書齋，涉獵古籍，不知有何得意，忽然大笑幾聲，如蟹螯似的四處亂跳。亞薩士正從對面走來，見如此情形，不覺驚甚。忙問傍邊的灶下婢道：“叔父何故如是？”灶下婢手答道：“不知，主人沒吃午餐，并命晚餐亦不必备；停了片刻，便跳躍起來，說是不吃飯的高興了。”亞薩士越加驚疑，暗想此必發狂無疑，惟呼洛因來，或可稍解其煩悶。仰首吐息，涉想方殷。不圖列曼學士早經瞥見，大聲叫道：“亞薩士！亞薩士！來來！”亞薩士聞言，連忙入室，列曼命他坐下。徐說道：“余頃讀拉丁奇書，知衣蘭岬島的斯捺弗黎山，有最高峰曰斯愷忒列。每年七月頃，噴火以後，其巔留一巨穴。余歡喜無量，不覺雀躍，余覃思大念，欲旅行地底者久矣。今幸獲新知，可償夙願，故決計一行，汝將如何？行乎抑居乎？”這亞薩士，本有獻身學術的犧牲之志，今聞列曼言，也不覺手舞足蹈，不待說完，便拍手大呼道：“贊成！贊成！願從願從！”列曼笑道：“事不深思，便呼贊成，迨欲實行，必至畏縮，爾須再三思維，不可如是草率。若一聞創論，想也不

想，即滿口答应，到后来却躊躇不进，是要貽笑于大方的。”亚蘿士子細一想，果然有点危险。然丈夫作事，宁惧艰危？为学术的牺牲，固当尔尔。便把决心之故，告知了列曼，起身辞出。万端感想，倏涌心头，意大地中心，必有无穷嶮巇，或遇酷热，熔石为河；或遭严寒，坚冰成陆，怕比风灾鬼难之域，更当艰辛万倍哩！唉！行路难，行路难！想去想来，那明月丽光，已耀屋脊。只見洛因已从門外款款而入，黛眼波澄，蜷发金灿，微笑問道：“君气色大恶，遮莫有煩惱么？”亚蘿士道：“洛因洛因！长为别矣，不及黄泉，不能相見。这人間界，是卿的領分了！”洛因見亚蘿士如醉如狂，口裏語，愕然道：“君何故吓妾，今願速聞其詳。”亚蘿士道：“我憂吾叔父狂耳。”洛因道：“狂？妾今晨殊不見有狂态。”亚蘿士道：“真的！君試与譚，便知狂态。”洛因道：“究因何事呢？”亞蘿士雙眸灼灼，促其速答。亚蘿士便从虾蟆似的跳跃說起，自头至尾，細細講了一遍。洛因且听且思，不觉乐甚，反安慰亚蘿士道：“叔父安排，必无錯誤，君可勿憂。”并說了許多閑話，从容而去。

原来这洛因，是列曼的亲戚。生得蕙心兰質，楚楚可怜，与亚蘿士极相契合。然洛因虽是女子，却具有冒險的精神，敌天的豪气。所以得知此番地底旅行，却比亚蘿士更为欢喜。而亚蘿士，則自洛因去后，敛心抑气，徘徊房中，久之久之。洛因含笑入室，两道視線，直射亚蘿士之面，說道：“妾适聆叔父之言，极有义理，决无不虞，且

知君当时极力赞成，今为甚背地里如此为难呢？噫！行矣男兒！亞薩士君！”雄赳赳的說了几句，返身归房去了。亞薩士轉想，果然不錯，大丈夫不当如是么？便制定心猿，展衾就睡，无奈三尸作怪，梦中不是見熔岩噴溢的火山，便是遇怪石嵯峨的深谷，徬徨四顧，寂无一人，危哉危哉，悲声成嘍，及大呼出險，醒来才知是自己的声音。探首望玻璃窗，已有初日的美丽光綫，閃閃然作紅薔薇色了。

亞薩士急推衾披衣，推窗一望，見已有許多人夫，蚂蚁似的盘旋中庭。列曼屹立其間，指揮收拾行李。亞薩士失声道：“呀，迟了，这位老叔父，不知又要唠叨多少話哩！”便匆匆出房，这列老先生，果然大有嘲笑之色。冷笑道：“哼！爾真勤极，睡至此时，爾是做什么的呢？此刻不是十点鐘么？”亞薩士漫应道：“是十点鐘了，然叔父为甚匆促至是呢？”列曼道：“爾还不晓得么？我等是明天要动身的！”亞薩士聞言，惊其过速，問了一句，“为甚明天就要动身？”而列老先生又发起恨来了，他說道：“我等是优游卒岁的人么？爾怕死么？如此推托，爾惜別么？同那洛因，有长图大念的人，是可以惜別的么？”列曼絮絮叨叨，說个不了。亞薩士沒法，只得装着悠然的样子，强辯道：“我是一无所惧的，有誰說我是怕事的，諒未必有罢。我的意思，不过以为从容办事，才能完善，后面又沒催促的，何必象逃难一般汲汲如是呢。”列曼道：“沒有催促的么？这光阴不是么？”亞薩士还說道：“今日是五月廿九，

至六月杪，尚有……”列曼道：“倘开口便說尚有，这‘尚有’两字，便足为倘是懦夫之証了！須知我等往衣兰岬島，是遙遠道，与赴巴黎不同。倘以为同往巴黎一样么？若非我昨日終日奔馳，倘連那从可奔哈侃至雷加惠克（衣兰岬之首府）的汽船，只在每月廿二展輪一次的事情，還沒晓得呢！”亚蘿士不能辯，期期答道：“原来如此，我却未曾留神。”列曼又道：“若待廿二，惟恐后时。我等須早往可奔哈侃才是。”此时一切行李，如繩梯，卷索，火繩，鉄鍵，鉄柄的木棍，鉄錘等，都已停妥。重复細心調查了几遍，装入行篋中。把螺旋捻紧，只待翌日启行。亚蘿士也神气发皇，奋力理事。盖自趋絕地，壯士或为逡巡，然死迫目前，懦夫亦能强項。亚蘿士之奇迅雄毅，一变故态者，如是乎？抑非如是乎？

青年亚蘿士，于一刹那頃，大悟彻底，舍身决志，以赴冥冥不測之黄泉。洛因亦来，百方慰借，亚蘿士为之奋然生踏天踔地之概。时长夜迢迢，更漏淅淅，雄风凛凛，私語切切，残月上窗，万籁俱絕，而亚蘿士眠矣，而洛因去矣。不知何时，忽聞有彈窗以呼者曰：“亚蘿士君！亚蘿士君！”亚蘿士心中一跳，跃然而起。

## 第二回

### 割爱情挥手上征途 教冒险登高吓游子

却說亞薩士夢中听得叫声，吓了一跳，幸而子淵听去，是平日常来惊梦的洛因，在外扣門說道：“亞薩士君，再不起来，又要討叔父的罵了。”亞薩士連声称是。急忙起床，洗盥毕，已是朝暈时候。走进食堂，見叔父列曼，笑容可掬的，已吃得腹笥便便，还拿乳羔炙鷄，张着口大啖不止。瞥見亞薩士进来，招手命坐，滿口含着食物，含糊問道：“備一切事都預備了沒有？”亞薩士答道：“都妥当了，我本来沒有豫备的事。”列曼拍手笑道：“好好！既如此，儘快吃朝餐，那驛馬已在門外等久了！”遂回过首向洛因道：“亞薩士远行，儘要寂寞了，然我望爾善自摄卫，与时相宜。”洛因微笑道：“这自然，多謝叔父。”列曼点点头，又对灶下婢說了許多看守門戶的要領，侍着洛因的規矩。才說完，便把两目直注在亞薩士吃飯的口上，呆呆立着。亞薩士虽才半飽，然沒奈何也只得投匕而起。列曼口里囁道：“走罢走罢！”便蹣跚的先自出去。亞薩士見叔父先行，便来同洛因握了一握手。洛因还說什麼前途保重努力加餐这些話。亞薩士却說不出一句話来，装着笑容，

返身便走，上了馬車，在列曼对面坐下。馭者加上一鞭，黃尘拥輪，去如激箭。亞薩士眼中，惟仿佛見亭亭倩影，遙望車尘；而馬車一轉，正被列曼遮着，暗忖道：“予欲望洛兮，叔父蔽之……”然馬車已抵迦修刺士汽車驛了。兩人即換坐駟車中，未几汽笛一声，車动蠕蠕，既而如风行电掣一般，自驛間馳出。亞薩士检点过行李，列曼从怀中取出一封紹介信，說道：“这是我故乡刚勃迦府的駐扎領事丁抹国的芬烈謙然氏写的。”便要讀給亞薩士听，什么“有博物学士列曼君。”又是什么“有地底旅行之大志。”亞薩士虽随口答应，其实并没听得半分。只見四围景色，都如过眼烟云；一带高原，候在駟車之后，不多时竟到吉雲海岸了。

列曼学士說一声“我覓汽船去！”早已执杖下車。亞薩士招呼行李毕，急到船塢。見这老叔父，已面紅耳赤，在汽船上乱跳，口里說道：“其实可恨，偏們总欢喜待，岂非浪費光阴么？我看偏們待到什么时候！”原来这艘汽船，必待夜中方能出发，非靜候九時間，不能启行。他性質本来褊急，越想越气，所以寻着船长，又在那里大加教訓了。船长却悠然答道：“閣下何必着急如是呢？荒村景色，处处宜人，■杖寻幽，岂不大佳么？”亞薩士亦在旁笑道：“終日奔馳，独未探得此事，此刻有什么法子呢？”列曼沒法，只得走到平原，瞻眺风景。但見茅屋参差，远林如薺；晚禾黃处，小鳥欢鳴；乳羊成群，牧童偷睡。亞薩士亦为之心曠神怡，大賞旅行的佳趣。漸而晚山爭赭，暮

譚蒼然，兩人便入村中，飲了幾瓶啤酒，徐步登舟，已將夜半。少頃，汽船埃雷，已吐烟排浪，向哥逐爾廬進發。翌日十點鐘，到了可奔哈侃府郭外。遂舍舟登陸，在芬尼士旅亭解了行李，小憩片時，列曼呼使僕問道：“此地的北方博物館何在？”使僕答道：“此去不遠。”列曼遂偕亞薩士出門，向博物館而行。此博物館，雖基礎不寬，構造甚質，然經于事湯珊氏多年辛苦經營，故北方的名產古物，無不蒐羅薈萃。每年觀客，實繁有徒。湯珊聞二人來游，歡喜不迭，待遇極為優渥。列曼將調查往衣蘭岬汽船的出發日期一事托了湯珊。湯珊道：“六月二日，恰有丁抹國的華利吉獵艦，向雷加惠克府進發。”列曼大喜，謝了湯珊。又拉亞薩士同去拜會艦長，說明來意。艦長拔倫道：“二君可于禮拜五午前七時來此。”列曼也不再責他待時，唯唯作別，歸了旅館，豫計行期，尙距數日。二人旅居大都，雖名勝，還不至十分寂寞。惟亞薩士雖歷覽雄都，終不免時生遐想，望伊人今天一方；挑灯偶語，聯袂游行，都如昨夢，不可得矣！亞薩士方支頤馳思，恍若有亡，而好事的叔父，却偏惠然肯來，早立其側，問道：“亞薩士！爾想甚么？想上這譚樓一游么？我陪你去。”一面說，一面向空中亂指，亞薩士連忙答道：“不是不是，我登高時，要昏眩的。”列曼笑道：“暈眩這種事情，都不能習慣么？不行不行。”亞薩士还不肯，無奈列曼苦勸不已，只得懶懶的同到譚樓，但見古壁圖云，飛臺入漢，真好個所在。列曼令門守開了門，偕亞薩士拾級而上，其中冷氣森然，昏不見

掌。亞薩士已渾身寒栗，不能復耐，行了几百級，目眩头晕，几欲仆地。大叫道：“我不上去了。”列曼怒叱道：“你如此懦弱，是个支那学校請安装烟科学学生的胚子！能旅行地底的么？”亞薩士不得已，捶着列曼衣襟，战战兢兢，竭力向上，不一时，竟达纒頂，开眸一望，則飞云如瀑，御风而馳，輕帆疑鷗，浮游波际。瑞士的海岸，正返照入两目之中，其景色之高尙伟大，为生平未曾夢見。約一时后，乃徐步下楼。亞薩士才覺筋骨爽然，如释重負。然年齡方幼，未涉征途，受了一点鐘的冒险教育，不免又生游子天涯之感。幸而得了一个朋友，是法国人，漸相契合。或探古迹，或游梨園，拿这人作了拄杖，始免羈旅之苦。盖丁抹梨園，华丽甲天下，优人之尊，世无其匹，有入大学兼修数种学科而卒业者，有出入宮禁，王公大臣爭来交驩，愿为其义子从僕而不可得者云。



### 第三回

#### 助探險壯士識途 紓貧辛荒村駐馬

前回說亞薩士自得了法國朋友觀劇探幽，頗免羈旅之苦。然華年易逝，不覺又過几時，行期益迫，溫珊氏便送了三封紹介書，一致雷加惠克府長官，一致大教正，一致府尹，囑其善為招待。至初二日清晨，將所有行李，均搬入華利吉猎艦內，艦長引兩人進了船室，虽小仅容膝，然种种裝飾，却精美絕倫，頗堪娛目。少頃，汽笛礚礚然鳴了几聲，飛沫激舷，暈烟如綆，已向茫漠海原間駛去。亞薩士登高远眺，极目无垠，白云在天，波靜成縠，景色伟大，嗒焉若忘。然偶入船室，則即聞老叔父猗猗然的声音，促膝相对，愈无聊賴。好容易过了两周間，已抵哈恤呵图港口，哈恤呵图者，衣兰岬首府雷加惠克之郊外也。其北有峰，上凌天末，积雪皚皚，縹以游云；列曼望見之大喜，指謂亞薩士道：“此即火山斯捺勿黎！斯捺勿黎也！汝盍視之。”亞薩士那有如許工夫，来看火山，只管招呼行李，舍舟上陆。又把三封紹介書，交了邮局，諸人知之，皆大欢迎，款待优渥。其中雷加惠克府的博物博士弗力克孙，与亞薩士尤契。博士善希腊丁語，負盛名，好宾客；而亞薩士則

寂寞寡儔。殆将匝月，略一踴躍，老叔父輒呵責随之。今不意得博士，一見如故，羈思为春，天涯游子，可知也。

雷加惠克府者，为火山脉地，以繁庶称。彼都人士，熙熙有古风。纪元八百六十一年頃，有海盗曰那独治者，漂流至此，遂率从卒与土蛮战，歼之。葺藩檻樓，以启山林，渐而占有全島，名之曰衣兰岬。今之尽力以教島民开文化为己任者，即弗力克孙博士。风土习俗，知之最深。列曼及亚蘿士就之請益者，日必涉数時間。一日，列曼乘間劝道：“君能从我作地底游乎？”弗力克孙悵然道：“固所愿也。无奈土人留余，逆之恐不利。”列曼道：“君隱遁于未辟之区，余深为君惜。”弗力克孙微笑不答，荐一猎师为两人作导者。列曼称謝而別。次日，果有一壮士，气象威猛，自称猎夫梗斯，踵門求見。亚蘿士見其仪表非凡，欢喜不迭，忙出来应接。无奈这人操着丁抹語言，亚蘿士毫不能解，面面相覷，默然无言；只得請出老叔父来，咕咕咧咧的講了良久，才知雷加惠克府中，虽有水路，却无舟楫。欲至火山左近，必須陆行。此时送行之人，已拥挤了滿屋，列曼也不暇应酬，只管拚挡一切，检了各种器械，及磁石，显微鏡，輕便电光燈等，并六个月的食物，装入馬車，与諸人作过別，跨馬登程。梗斯徒步向前，登山越岭，如履平地。然衣兰岬种的健馬，也不劣于梗斯。无论积雪暴风，危岩峻坂，都无畏怖。三人两騎，如离弦的弩箭一般，蹴衰草，踰藪澤，沿寂寞之海岸，入阴郁之森

林，漸與叫懷黎吉留的寺院相近。終日，大覺疲勞。然衣蘭岬地方，與歐洲大都不同。每逢六七月間，則杲杲皎烏，終夜不沒。故雖近午後七時，仍如白晝。惟烈風砭骨，漸覺肌膚生粟而已。少時，抵一古村，向民家借了宿。村中民情淳樸，古道猶存。款客者雖无非蔬食菜羹，而其意却十分周摯。小兒繞，馴不避人。女子行觴，嫣然勸客。亞士睹此情景，疑入桃源，歡喜無量。嘆道：“文明之歐洲，此風墜地久矣！”翌日，列曼報以金，拒不受。三人遂勤道謝，策馬趨行。

列曼等一行三人，行夜宿，看看漸近火山，走路也十分艱苦，沮洳沒體，荊棘鉤衣，人馬皆為勞瘁；然都勇猛前進，不萌退心。又數日，竟到所謂四無人踪，惟石岩巖的所在。但見幽泉暗流，鳴禽巧囀。許多火石岩，更為奇絕；有似鬼怪的，有似美人的，有似勁植的，有似刀斧的。怪章質，栩栩欲生。凡諸草木，諸金石，無不殊特珍奇，震心目。列曼顧四面，不暇究詳。口里說着什麼：“偉哉夫造化！”大有流連忘返之狀。既而懷黎吉留寺院已在目前。寺中住持，衣垢衣，履敝烏，扶杖出迓，蓋此寺中僧侶，皆或獵或佃，自食其力；與自稱持齋念佛之混帳行子不同，故衣履亦不遑修飾。然其性行却皆堅苦清白，邇于神人。道氣盎然，現乎其面。昔衣蘭岬島有詩人曰大羅克遜者，曾幽栖于此。有詩云：“我生七十年，未离乞者相。”力田自食，冲淡無為。至一千八百二十一年，溘然蛻化。四邻居民，亦均有遺世獨立之概。其地之高尙可

知。亞蘿士等三人，即駐馬于此寺。雇了几箇土人，令搬着行李，向火山口进发。途中列曼与梗斯两人，縱論火山諸事，漸涉危險。列曼笑問道：“君能从我游乎？”梗斯大笑道：“上穷碧落下黄泉，吾犹不惧！况区区火山口乎？吾往矣！”亞蘿士突然問道：“叔父不怕失道么？此地險甚。”列曼道：“胡說！倘随我走！不必怕的！”亞蘿士默然，极目所見，除草木鹿豕外，几无別物，忧惧殊甚。只得又問道：“火山噴火之前，是呈如何征候，須問明土人才是。”列曼怒叱道：“倘平日的學問都忘了么？不信我的話么？我已說過，不会錯的。”两人且語且行，已至一峽。火山飛灰，漫山皆是。余气勃勃，蒸成白云。列曼道：“这不是已經噴火过的憑据么？决无危險的！”亞蘿士口虽应是，心中終难释然。迨夜息旅館中，忧思过深，展見噩夢，大呼而醒者數次。此六月二十三日事也。

## 第 四 回

### 拚生命奮身入火口 擇中道聯步向地心

这斯捺勿火山，高五千仞，戴雪負云，每逢噴火时，照耀四方，虽深夜亦如白昼。亞薩士及列曼两人，跟着梗斯，才于前进，路細如綆，不能容足。亞薩士至此，始将物理及測地学之原則，參照所見，获益甚多。又觀地質，知衣兰岬島往古必潛海底，火力郁盤，一激而上，遂为陆地。更不知經几何的人治天行，乃成此境。点首太息，徘徊不前。此时路道大难，危险无匹。凝結的火石，光滑如玻璃一般，不能托足。二人口里呼着“滑！滑！”連爬带走，紧随梗斯，不肯稍退。无奈越高越滑，列曼一不留心，忽向下滾。幸而所持鉄杖，鉤住了火石階級，始免墜至山脚之禍。到三點鐘时，已抵三千二百仞的高处。冷气如冰，面目欲裂。亞薩士血色已失，寸步难移。連列曼的老好汉，也气喘不止，身如負重，大呼道：“梗斯！梗斯！暫且歇息罢！”梗斯向前指道：“將到絕頂了，略耐一刻，快走罢！”列曼无法，只得捶着梗斯拄着杖，佝偻再走。忽見尘埃石块，乘着旋风，如大鉄柱一般，当面扑到。梗斯大驚，忙麾两人躲在山窠里面，才能避出；旋风已蓬蓬然向

前飞去。梗斯道：“这是常有的，倘若躲避不迭，我等亦不免化成齏粉。”亚蘿士聞言，心甚惊惧，翻計行程，約須五個時間，始达絕頂，■虎难下，暗自担忧。加之空气漸稀，呼吸亦迫，宛如失水的魚，張着口喘息不已。幸而夜間十二点鐘，竟至火口左近，向下一望，仅見浮云。足底的太陽，青光熒熒，不能普照。觀其阴森慘憺的情形，几疑非复人間世界。梗斯取出面包，各飽餐了一頓，臥地歇息。岩石之冷，冰人欲殞。片刻后，又向南方进发。偶瞰下界，邃谷如盂，大河如絲，而广厦重樓，則已不可复辨。列曼遙指西方道：“此格林兰角島也。”亚蘿士擡头看时，果見西方仿佛有若云点者，閃閃天际。惊問道：“这就是格林兰角島么？”列曼道：“正是。然与此处仅距三十五万尺而已。”亚蘿士再取望遠鏡細視，大喜道：“果然！果然！我連在水边游泳的白熊，都看見了。”列曼指一高峰，从前曾由此■过者，問梗斯道：“此峰何名？”梗斯端詳了一会，答道：“名曰斯愷忒烈者，即此是也。”

是时，斯捺勿黎火山，已在目前。光澤瑩然，形如复釜。周围直径凡五千尺，深約二万方尺。探首俯視，杳如黃泉。梗斯从囊中取出繩索，系在兩人腰間，叫道：“小心！小心！！”竟引入杳杳冥冥的黑獄之內。到十二点鐘，已达中央，偶一舉首，惟見青天一規，蔚藍澄寂，寒星炯炯，微生芒角而已。洞中复分三岔，直径約各百“跌得”，深淺不知，昼夜莫辨。列曼站在中央的岩石上，放声大呼，四壁■应。亚蘿士■聞之，疑其墜入深坑之內，■呼救命，战栗不知所为。列曼冷笑道：“我好好的在此，偏喊救做

甚？”亞蘿士才覺放心，急走近列曼身傍，兩手在列曼頭上亂摸。列曼笑道：“我說在此，爾還不相信么？然梗斯如何了？”梗斯忽冷然答道：“我倦欲眠，略紓辛苦，君等盍亦少安乎？”亞蘿士，列曼兩人，便也摸索至梗斯身邊，曲肱而臥。然洞穴之中，風聲如嘯。輾轉終夜，難入睡多。迨第二日，忽遇霖雨，淅淅不止，直至廿八日晌午，始見赫赫日光，射入洞穴之內。列曼忻然指着中央一穴，大喊道：“此即達地球中央之道也。亞蘿士乎，梗斯乎，其從我來！”於是兩人亦摸索而行，到了洞口，測其直徑，約百“跌得”，周圍三百“跌得”，僂身一窺，深杳不知所屆，毛髮為之悚然。亞蘿士戰戰兢兢，捉着梗斯的手腕，暗自悔恨道：“余當初偶登譙樓，便生厭惡，早知如此，倒不如多登幾次的好了。”列曼忽說道：“爾們各把行李分開，負在背上，然後下降。”亞蘿士道：“若糧食諸物，則我能背負的。然衣服，繩索，梯子，將如何處置呢？”列曼道：“把他摔下去，就是了。”亞蘿士大驚道：“摔下去么？”列曼見他又發呆問，便大喊道：“這何足為奇？爾何必如此大驚小怪呢！你看，你看！”遂命梗斯，將粗重物件，都摔下洞去，剎時而盡。惟留下輕便的傢伙、糧食，分作三包，各負于背。梗斯在前，列曼及亞蘿士後繼，徐徐走入深奧。雖有電光燈，然發光如豆，僅足照見方寸，仍是黑黢黢的，不辨路徑高低。漸走至百“跌得”的所在，則■氣蕭森，豎人毛髮，土石崩墜，■率有聲，嶮巖不可言狀。約半點鐘，忽听得梗斯大呼道：“不要進來！諸君不要進來！！”

## 第五回

假光明造物欺人 大微幸灵泉医渴

却說亞薩士及列曼聞梗斯之言，慌忙立住，梗斯道：“呵！偏看前面是甚么东西？莫是妖魔窟么？”两人定睛看时，果見远处，仿佛有光，閃閃作怪。列曼大声道：“莫慌，决不要紧的。明日一看，便知底細。”亞薩士亦大声道：“不是出路么？”列曼道：“或者有之，亦难豫料。今日姑休息于此。清晨再走罢。”梗斯遂取出食物，罗列地下，三人围坐而食。食毕就睡不表。次日醒来，越觉前途似有一线光明，照破黑暗世界。面目衣服，依稀可辨。心中皆甚愉快。列曼途中安慰亞薩士道：“偏看幽寂如此，在家乡刚勃迦时，遇得着如此佳境么？”亞薩士答道：“幽寂果然幽寂，然未免有凄凉的样子。”列曼道：“偏怕么？以后不許再說这宗議論，前路正长，不可自伤銳气的！”亞薩士道：“叔父，偏开口便說前路，究竟这前路何时能到？何时才息呢？”列曼傲然道：“据理講来，这洞穴之底，必与海面平行。故能探見蘊奥，便可邂逅了。”列曼左手提着电燈，右手执杖，且行且語，已出了一道长廊，大笑道：“所謂出路，居然到了。”亞薩士大失所望，狂叫道：“唉！所見光明，乃即此物耶？原来前面



石壁間，排列着許多天然結晶的石片，棱角修整，如加琢磨；光怪陸離，互相掩映，宛然七宝装成的世界。加以映着电光，愈显得十色五花，繽紛奪目。三人賞觀良久，复向前行，踏着从岩上墮落的礫土，足下苏苏有声，疑行秋徑。到夜間五點鐘，檢一地方，預備安息。穴中虽空气頗稀，不够呼吸，然时有微风吹拂，披襟当之，倒觉滿身愉快。于不知不觉間，入了睡乡。次日臨行，亞薩士取出水囊，飲了几掬。忽然埋怨道，“我久已說過，多帶些水來，而叔父偏說地中必有石泉，不消携去。今我們已走了这許多日子，可有一滴石泉看見么？此番便不燒死，也一定要渴死的了。”列曼道：“不消着急，偏怕沒水吃么？囊中的水，飲用五日，尚綽綽有余。那时更行向前，石泉不知多少，諒偏还吃他不尽哩！”亞薩士道：“向前？前面难道与后面不同？未必有罢！”列曼道：“再进深处时，觉温度漸增，必遇泉水。倘若沒有，偏回去就是了。”亞薩士見列曼发怒，不敢再說，却曲而行；盖尔时已在深六千“跌得”之处矣。

至七月二日，忽遇十字隧道，三人毫不犹疑，仍向前进。其地既无微光，又甚狹窄，亞薩士大惧，問道：“毕竟往那一方走，才是？”列曼不答，折而东行，两人只得跟着。或佝僂，或匍匐，难易莫择，艰辛万状。盖地中旅行，既无先导，复无把握，不同在地面上，有地圖罗盘，指示方向，只憑着列曼指揮，向前乱撞。倘偶然大意，不消說是难免有性命之忧。然梗斯是个猎夫，不晓得忧深虑远，惟亞薩士思前想后，步步生愁，将四面石壁，端詳

了一会，对列曼道：“观此洞穴的两傍岩石，大有渐近地面之状了。”列曼道：“倘莫乱想！我们极难的地方，已经过了不知多少，便是渐近地面，有何可怕呢？”亚瑟士大声道：“真的！真的！我们此刻走路，不是象登山一般么？”列曼怒叱道：“胡说！”亚瑟士争道：“胡说？是山！一定是山！”列曼置之不理，纵身飞跑。亚瑟士没法，也只得拼命疾走。忽见电灯的光，返照稍薄，知岩石之质，已与前者不同。便大叫道：“啊！地球第二变革时代的岩石到了。”列曼道：“你又来胡说！”亚瑟士道：“我是在此考察学问！你莫听错了！”便提起电灯，照着岩上的石灰沙土，给列曼看。列曼默然。亚瑟士暗想道：“你也有闭口的时分的么？然终日说话不止，又觉口乾，便向列曼要水。”列曼道：“囊中已无滴水，待前面觉得时再饮罢！”亚瑟士不語。过了半日，大叫道：“口又渴，足又痠，不能走了！”列曼大怒道：“你故意紆滞，想回去么？已走了这许多路，能回去的么？”便来搀着亚瑟士的手，挽之前行。亚瑟士且走且说道：“昔哥仑波之探亚美利加也，在舟中合掌誓神，以慰愤懣不平之麦多罗士曰：‘汝姑忍之，若三日后不遇新洲，则誓归故国。’今我亦誓于神，告我叔父曰：‘若一日之后，尚无泉水，我也只得回去的。’”列曼应道：“甚好！甚好！若再无泉水，我亦偕汝言归！汝姑忍之！”此时疾行如飞，又进了一条隧道，久之久之，仍不见有泉水的形迹，连强项的列曼，也只得可叹一口气，翻身卧倒，束手待毙了。三人张着口，渴不能耐，喉痛欲裂。亚瑟士伏在列曼身边，喘息不止。梗斯则

四处乱鑽，尋覓泉水，忽然不知所往。今也兩人希望已旁，焦渴欲死。殭臥飲泣，慘不可言！倏見梗斯从对面跑来，尽平生之力，大喊道：“域顛！域顛！！”列曼聞之，一跃而起，曳着亞蘿士，沒命的飞奔。原来“域顛”为衣兰岬島方言，即“水”的意思。所以列曼聞之，如得神托一般，欢喜无尽。忙問道：“在那里！？”梗斯向前乱指，遂随之行。約二千“跌得”，已听得淙淙然的声音，料不在远。列曼大喜，■手道：“此正石泉也！”亞蘿士至此，神色稍定，声嘶道：“流水么？”列曼撫其背，答道：“正是！正是！”然覓了良久，終不見石泉的所在。子細听时，却在后面，越走越远，水声越微。三人十分忧悶，只得返身回来。梗斯靜听片时，忽从腰間取出鑿錐，向石壁击去。亞蘿士大驚道：“危险！危险！■凿开石壁，积水涌出，我們不要■死的么？”列曼道：“不妨！不妨！……泉伏石中，我竟未曾想到，真昏■极了！”梗斯神色从容，穿了两“跌得”，已达泉脉。飞泉如弩箭一般，直向外射。亞蘿士急用手去掬，忽大叫一声，退了几步，滑倒在地。列曼大驚道：“为何？为何？”亞蘿士呻吟道：“痛甚，这水是沸的！”列曼回头看时，則水中蒸气，已向上冒，裊裊如霧，瀰漫穴中。梗斯取出器具，接了泉水，■在地上，尙未冷透。亞蘿士已爬过来，牛飲而尽。三人又另飲了数盃。列曼道：“此鉄矿泉也。故臭味如此！”梗斯又将水囊装满，就近搬了土石，把孔塞住。然流水已湯湯遍地，复从穴間滲出不止。三人至此，始复人色，惘然久之。列曼道：“此水任其自然就下之

性，不必理会。亦无什么危险。我们权息于此，待明日再走罢！”于是检了一处乾燥地面，一同休息。是日过于疲劳，一卧倒便都酣然睡去，虽水声潺潺，不复能惊梦寐了。

## 第 六 回

### 亞薩士痛哭無人鄉 勇梗斯力造渡津筏

却說翌日醒來，都忘苦渴。亞薩士銳氣勃勃，勇健如常，奮然在前，掉臂而進，且放聲高歌，震得兩傍石壁，皆嗡嗡作響。自勵道：“以后再不可却退了！”至八點鐘，這一道長廊，仍然迂迴紆曲，如臥長蛇。惟覺偏向東南，非一直綫。溢出的泉水，亦洶洶下流，不舍晝夜，若追踪逐迹者然。列曼道：“水必就下，迄于地心。我等隨之行，終有達地底之一日。”三人曉行夜宿，不覺到了十二，仿佛已至雷加惠克東南方三十“迷霧”的所在。迨十七日，又下降了七“迷霧”。大約自斯捺勿黎火山直起，已在五十“迷霧”之下。亞薩士想及此，忽然拍手大笑。列曼在后，問道：“爾笑什麼？”亞薩士道：“我既居衣蘭岬島之直下矣，怎么不笑呢！”列曼道：“正是！正是！爾的話，一毫不錯。”便取出磁針、測量器、寒溫表等，將遠近縱橫，寒溫方角，細細檢查了一遍。說道：“我們已過喀蘭特岬，不消几時，即可在大海之下矣。”亞薩士道：“正是！我們將到大海之下了。我們頭上，必有悲風颭水，怒浪拂天，鯨鯢嘯吟，鰐魚蠕動的情景。旅客一嘆，舟子再泣，誠足

忧愁，不可說也。他等岂知乃有忘人間世而生活于地球里之我輩哉！”三人跟着流水，又向前行。出长廊，經洞穴，遇崎嶇之险道，攀峻嶒之危岩。轉瞬之間，已将半月。虽然辛苦，然以較从前，則还算平安无事。一日，亞薩士居前，进了一个洞穴。岩石磊落，危险无倫。偶不措意，忽跌倒于地，所提电燈，正碰在一块尖角石上，嘩啷一声，碎为微尘。亞薩士躺了半日，爬得起来，列曼已不知所往。只得竭力大叫，摸索而行。不料这个洞穴，竟是一条死路。愈走愈狭，難容身。四壁闐然，不聞人語。想列曼等两人，已从他道走远了，亞薩士身上又痛，心里又愁，路径又暗，一步一跌的出了洞穴，仍然不見有一点燈光。暗想追着流泉，或能相見。然无奈电燈既熄，流水无声，不知往那里走才是。一时万虑攪摸心头，忽目眩耳鳴，伏地不能起。忽覺身上冷汗沾衣，用手一摸，嗅之微有血腥，知皮肤已受擦伤。然窘急之余，竟不覺十分疼痛，定神細想，悲不自胜。恨列曼，罵梗斯，忆洛因，大声道：“汝以謂我尚旅行地底乎？吾死久矣！”說毕，泪如雨下。停一会，只得又站起来，大叫道：“叔父！梗斯！”仿佛似有应者。然側耳細听，則无非四壁反应的声音，如嘲如怒而已。亞薩士沒法，按定了心神，匍匐而前，大呼不輟。耳畔忽有声道：“亞薩士！……”子細听去，却又寂然！又忽見前途似有一点火光，熒熒如豆。自思道：“莫不是我目中的幻覺么？”擡眼注視，果然还在。只听得又呼道：“亞薩士！亞薩士！”亞薩士至此，真如赤子得乳一般，止了

哭，拚命向鍾光跑去。果然見列曼提鍾迎來，大喊道：“吾亞薩士，汝在此乎？”亞薩士忙搶上前，追着列曼，又啜泣不已。列曼坐在地上，喘息道：“我疲甚，汝其告我！”亞薩士遂將失散情形，一一告知列曼。列曼也有淒愴之色。自責道：“我過矣！我當初聞爾叫喚，疑爾在後搗嬌，故置之不理，放步前行。孰料汝竟狼狽至是哉！嗚呼！我過矣！遲了良久，爾竟不來，倚耳壁間，亦不聞聲息，我乃返身搜尋，不期相遇于是，此我之過也！苦汝甚矣！”握着手，惘然不知所為。時適梗斯踵至，看見亞薩士，便說了一聲：“搗特台。”（譯言佳日）亞薩士道：“唉，梗斯，此時何時？今日何日乎？”列曼道：“汝憊甚矣！前面地方，較此稍好，再走几步，略為休息罷！這些話，明日再譚。”于是列曼及梗斯兩人，挽着亞薩士彳亍前行，到一處寬闊地方，一同坐下。亞薩士又問道：“今日究竟何日呢？”列曼道：“今日八月十一日矣！”亞薩士點頭，閉目靜息，似聞有波濤涵涌，沖激斷岸之聲。心中大疑，暗想道：“真耶夢耶？抑我腦病耶？”開眸看時，則又見有一道光綫，與日光相似，不覺又甚驚疑。正擬定睛細看，則列曼已從對面過來，在旁邊坐下，拿着一塊面包，遞給亞薩士道：“爾且吃此，善養精神。我們明日要泛海了！”亞薩士瞠然道：“明日泛海？海在那里？船在那里？”列曼笑道：“海么？名曰列曼海。”亞薩士問道：“列曼海？這海難道是叔父的么？”列曼徐徐答道：“發見此海，乃由我始，故名列曼，以志不忘。”亞薩士大喜，慌忙吃了面包，一跃而

起，向前急行。不半日，其地忽然开豁，别有一天。苔菌繁生，青林欲滴。出了树林，已见大海如镜，微波鳞鳞。三人相视，喜色可掬。在海岸边，~~經~~植物，则奇草珍木，交互枝柯，多为世間有名植物学家所未經梦见。入夜，露宿海边。一夜无話。次日，亚薩士健康已复，游步荒磯。列曼劝道：“此海水与地中海无异，設能游泳，頗益身体，汝盍为之！”亚薩士依言解衣入海，沐了浴起来，则梗斯已炊晨餐，罗列岸上，三人共食，觉芬芳甘美，与平日不同。食毕，梗斯收拾了器具，持斧自去。亚薩士及列曼两人，談論了許多湖水成因的道理，及推测这大海之广狭，造船之方法。不一会，梗斯汗流满面，飞跑回来，向前指道：“造船的树木，已砍来了。”两人忙走去看，树形甚奇。列曼道：“此是什么树木？”梗斯道：“这就是生在海底的樅松及其他之針叶树，正可以造船的。”便拿起斧来，或削或砍，无异一个大匠。至第二日，居然告成。亚薩士取出极韧的繩索，編了一艘大筏。长十“跌得”，宽五“跌得”，列曼见了，不胜欢喜。擇八月十四日晨，拖筏下海。上面立一支桅樁，挂着衣服，权作风帆之用。三人上了筏，列曼道：“把此港立一佳名才是。”亚薩士忙答道：“名洛因港何如？”列曼看了亚薩士一眼，拍手笑道：“好极！好极！以后呼作洛因港就是了。”梗斯取起木篙，推筏离岸。此地空气稠密，压力大增。加以西北风，飘飘吹来，风帆饱孕，早已放乎中流，直指彼岸。列曼道：“如此速率，二十四時間，可行三十‘迷黎’。登陆之期，当不在远。”亚薩士危



坐筏首，仰視晴昊，俯听波声，欢喜不尽。遂又拍手高歌起来，其歌道：

“进兮，进兮，伟丈夫！日居月諸浩迁徂！曷弗大嘯上征途，努力不为天所奴！瀝血奮斗紅模糊，迅雷震首，我心惊栗乎？迷阳棘足，我行却曲乎？战天而敗神不痛，意气須学撒但鏖！吁嗟乎！尔曹胡为彷徨而踟蹰！嗚呼！”（撒但与天帝战，不胜，遁于九地，覩見弥兒敦《失乐园》。）

## 第七回

### 泛巨海垂釣獲盲魚 入戰場飛波現古兽

却說三人从洛因港解纜后，好风相送，一刹时已前进了許多路途。遙望洛因港，青如一发，隱約波間，~~而~~竟不可辨。惟茫茫海原，与天相接，其中有一筏与三人而已。至八月十六日，西北风起，筏行更疾，知离岸已約三十“塞黎”。加之晴空如洗，大海不波，其愉快誠不可言喻。梗斯乐甚，自語道：“这海中有魚沒有？”便取出一支釣竿，用一粒面包作餌，垂入波間。少頃，向上一提，竟得小魚一尾，泼刺筏面。列曼惊喜道：“魚么？”亚薩士道：“此即‘阿蓄蟄兒’魚也。”两人子細看时，却又不然。其头頗圓，其口无齿。鰭虽尙大，而尾則无。博物学家皆列之“阿蓄蟄兒”族中，实非真的“阿蓄蟄兒”魚也。此魚生于荒古，种类甚卑，又无双目。列曼指着魚头，說道：“此佛帖力魚之屬耳。”亚薩士道：“正是！正是！合众国侃达吉州地下洞穴中的盲魚，真可謂无独有偶了。”列曼道：“不然，此种盲魚，与地球上者异。即如澳国西南部卡拉紐賴州的地下洞穴中，栖有鯢魚之一種，曰‘布罗鳩士’，亦为盲魚，~~然~~去其外皮，則內仍有发育不完之双目。試抉而檢察之，知其幼

时之构造，本与他种脊椎动物中之鱼类无殊。特水晶体欠缺，及网膜之色素层不全而已。盖此鱼在荒古时，本具炯眼，后因栖居黑暗世界，视官无所为用，发育乃停。遗传久之，遂成此相。而此佛帖力鱼，则原与此种不同。”亚萨士点首受教，随问梗斯要了钓竿，一连钓了许多。大地之中，竟获海味以充庖厨，三人不胜忻喜。波路壮阔，彼岸难望，不觉又是几日。所见生物，类皆珍奇瑰怪，不可究详。亚萨士本好博物之学，际此几忘饥渴。尤奇者为飞鼯，象蝙蝠一般，生着两扇肉翅，颈修似蛇，喙利于鸟，齿如锯，凡六十四枚，足有锐爪，可以升木，若登陆时，则以前足步行。各国动物学家，尚无定论。有说是属鸟类的，有说是属蝙蝠类的，有说是属水陆并栖的飞族的。许多硕学鸿儒，终不能下一明确的见解。亚萨士见了，又惊又喜，忙绘成图形，不免又同列曼讨论一番。议论虽皆新颖可听，借此间不暇细表。

到了十七日，仍是弥望汪洋，毫无陆影。亚萨士久居海中，渐觉快快。列曼亦有不乐之色。取出望远镜，向四方眺望了良久。忽把望远镜向额上一推，问道：“你想什么？”亚萨士道：“我没有想。”列曼道：“否！否！你颇有不乐之色！必定又动乡思了！你虽晓得筏行虽速，海路甚远，不能性急的。”说罢，面有怒色。亚萨士暗想，不知他有何不悦，却来拿我出气？遂索性返问道：“当离岸时，叔父说至地底不过三十‘密黎’，今已经了两倍的路，……”列曼大声道：“走这小海，如在雪中作滑冰之戏一般，又何

必怕呢！”亚薩士只得低头不語。过了一日，也与往时无异，惟觉清风徐来，心地为爽。亚薩士忍不住又問道：“这海的大小，莫与地中海、波罗的海差不多么？”列曼点头。取出一条繩索，系了鉄錐，垂入海面，意欲測其深率。孰料二百“尋”，（度名）还不見底，想收回索子时，則如釘入海底一般，牢不可拔。遂呼梗斯相助，用尽气力，才收了上来。梗斯一看，向列曼咕咕呱呱說了許多話。亚薩士虽不解衣兰岬方言，然察言觀色，料知必有怪异。忙搶鉄錐看时，則上有齿痕一排，历历可辨。大惊道：“怪极！”梗斯随又取长衣当作风帆，疾行前进。亚薩士暗忖道：“蓋倫敦博物院所藏开辟前巨兽之遺骸，复生于今日，則或有如許魔力。此種动物，灭迹已久，莫非刚勃迦府博物館所藏三十‘跌得’大守宮一类的东西么？抑是潜伏海底的鱐魚呢？”越想越怕，两目直注海面，不敢稍瞬。然至二十日，仍无变怪之事。三人頗为安心。是晚，波涛不兴，海面如鏡，木筏悠悠进发，竟漸顯闊起来。飘风倏起，杂以微腥。梗斯远眺良久，忽向前一指，亚薩士忙举头一望，乃是两箇黑青似的怪物。失声道：“啊！大海豚！”列曼道：“不是！不是！这是极大的海栖守宮。……”亚薩士大喊道：“也不是。……这鱐魚！妖怪！”三人至是，不免心慌，再定睛細看，則一如牛头，一似蛇首，巨眼裂腮，露着白巉巉的尖齿，灿如列刃。那牛头上，忽噴出两道海水，若水晶柱一般，直射空际，还墜海面，澎湃有声。亚薩士已吓得面如土色。忙叫道：“脱帆！脱帆！”梗斯搖手，仿佛說是

听天由命的意思。亚薩士发恨道：“天是靠不住的！快自己設法罢！”然此时木筏，已趁着順风，愈走愈近。列曼忽道：“这两兽爭斗起来了。”亚薩士道：“这来附和的，不是許多海龟、蜥蜴么？”梗斯道：“海兽实止两匹，此外惟激浪而已。”列曼不語，取出望远镜看了一会，說道：“原来这就是往日在殭石中所見的魚鼈与蛇頸鼈两物。地球表面，虽久絕迹，而不意尚生活于无人之乡。我輩眼福，誠非淺鮮。”說时迟，那时快，木筏又前进了不少。两箇怪物，分明如槍，魚鼈长约百余“跌得”，运动敏捷，遍身浴血，目如鏡。■着荒浪，莽猛不可言状。蛇頸■則身被豎鱗，把三十“跌得”的长頸，伸出水面。张开血盆巨口，奋力激战。颯波如山，直击筏舷，搖搖欲复。列曼及亚薩士取了枪，■好弹药，瞄准两箇怪物，以备不虞。少頃，两兽似已困憊，略一游泳，便悠然而逝。三人始喘过气来。停不一会，只見一条长頸，复伸出水面，向四围鶚顧。列曼忙取枪时，却又鑽入波里，杳不可見，惟聞动水激筏，淙淙作声而已。

## 第 八 回

### 大声出水浮屿拟龙 怪火搏人荒天掣电

木筏箭激，忽脱战场。到八月二十二日，气候甚热，风力益加，每点鐘竟能走至三“迷黎”半。时近正午，酷暑如居热带中。水天而外，不复有物。三人正诧异间，忽闻的一声，把听觉最敏的亚萨士吓了一跳，便大嚷起来。梗斯忙升木樯，向四方眺望了良久。俯首说道：“没有……没有东西！”列曼道：“这不过波浪冲激暗礁而已，何足惊怪！”梗斯又仔细察看，仍无所见，始都放了心。约过三时，仍是闻的一声，宛如喷瀑。亚萨士道：“这一定是瀑布了。”列曼摇头道：“未必，未必。”亚萨士还疑讶不止，木筏又进了二三“迷黎”。其声愈强，砰响不绝，暗想道：“天上耶？抑海底耶？”然仰视晴空，则一碧无垠，浮云都拭。俯察大海，则细波如縠，更无旋涡。大讶道：“毕竟从何处来的呢？”列曼不语，正欲取出望远镜，则梗斯已攀上樯头，昂首远眺。忽大叫道：“不好！龙！龙头在那边吸水了。”亚萨士忙道：“快转舵避难罢！”列曼冷笑道：“又来胡说。地球上有什么龙的么？”坚执不允。亚萨士纠缠不已，才把舵稍横，又前进了两“迷黎”左右。时已薄暮，天色空。只听

得大声轟然，較前更厉。三人忙向前看时，則正是一个怪物，形如浮島，长千“賽寻”，其色黑黝，遍身窈凸，头上噴沫成柱，上接太空。往昔听取的，便是这噴水的声息。亚薩士大惊道：“快回轉罢！快回轉罢！”列曼尙未答应，梗斯忽笑道：“哈！哈！原来是座浮島，却来装着怪相吓人！”列曼問道：“龙头呢？”梗斯道：“就是噴火的所在，名叫‘噤舌’的家伙了。”列曼聞言，覷着亚薩士，拍手大笑。亚薩士不免慚愧。自恨道：“人說劍胆琴心，我为何偏生着老胆。以此搗事，每陷巨謬，奈何！奈何！”想至此，又怕叔父嘲笑，愈觉刺促不安。幸而列曼也不再提及。漸行漸近，果然分明是座浮島，吐火赫然。列曼命停了筏，三人登島巡游。梗斯不肯，只扶着长篙鵠立筏上，忻然在那里眺望。两人便跨上垂岩，循着花刚岩石前进，足下沙石疏松，著履欲陷。少頃，見前有瀾水，蒸气升騰。亚薩士即取寒暑表，插入水中，知其热度，在百六十以上，游覽既遍，甚为忻喜。便名此浮島，曰亚薩士屿。徐步回筏，則梗斯已豫备妥洽。离岸首途，翻出南岸，順风駛去。此时高洛因港既二百七十“霜黎”。衣兰岬島既六百二十“密黎”。一筏三人，正居英吉利之下。至八月二十三日，新发見的亚薩士屿，已隱見筏后。未几，水气冥蒙，阴云黯澹。那特为性命的电光鎗，已如浓霧里的秋螢，惨然失色。愈进愈暗，种种奇云，更不可縷述。或如乱縑，或如积絮。亚薩士道：“此暴风之朕也。从速准备！”說还未了，盲风驟来，大霧垂空，酿成电气。引着三人，毛发为之森立。至十时，黑云如幕，昏

不見掌。亞薩士急問道：“恁好呢？”列曼口虽不言，心中也不免着急。命梗斯停了筏，泛泛波間。四面凄然，天地閑寂。亞薩士忍不住又大叫道：“叔父！快卸帆罢！”列曼怒道：“莫慌！便触着岩石，筏沈了，能算什么？”說时迟，那时速，遙望天南，也生暗色，云奔风吼，白雨乱飞。三人如不倒翁一般，只在筏上乱滚。亞薩士怕极，匍匐而行。正摸着列曼。列曼故意道：“如此风景，好看极了！”亞薩士沒法，定睛側觀梗斯，則黑暗丛中，橫篙屹立。暴风吹面，虬髯蓬飞，其勇猛奇詭之形，宛若与魚鼈蛇頸同时代的怪物。是时，风雨益剧，帆布紧张，木筏摇摇，几有乘风飞去之势。亞薩士只是叫卸帆，列曼只是不肯。刹那間，电光煜然，飞舞空际。繼而雷鳴轟隆，霞電竞落。那波涛便如丘陵一般，或起或伏。亞薩士已目瞽神昏，力抱筏檣，不敢稍动，幸此日却尙无事。至二十五六日，险恶仍不逊从前，雷电行天，波涛过筏。三人耳膜垂破，眼目比矇。便想講話，亦惟两頤翕张，更听不到片言半語。亞薩士覺得石笔，写了一篇，劝列曼卸帆。列曼知拗不过，始点一点头。方欲告知梗斯，則訇然一声，如鳴万炮。声中一团怪火，色带青白，向列曼劈面飞来。列曼只叫得一声：“阿哟！”已蒲伏梗斯足下！梗斯独岸然不惧，睜着怪眼，觀定火球。只見这火球晃了几晃，又向梗斯射去。此时連梗斯也不能不惊，倒退了几步，跌倒筏上。待亞薩士喃喃呼天，則火球已不知何往。但覺空中淡气充塞，呼吸皆艰。意欲起身，而宛若吃了蒙汗藥一般，手足竟不能自主。亞薩士大詫道：“阿哟！怪物禁住我



了！……”列曼道：“笨伯，这不是电气的作为么？”亚薩士想了一会，果然有理，才得安心。迨二十七日，风雨尚不休止，一叶木筏，无翼而飞，莫知所届。三人也只得拚了性命，束手任之。惟风声雨声中，仿佛似有岩石当波，砰磕震耳。子細推算，大約既踰英吉利达法兰西的地下了。所憾者，眼前暗黑，彼岸难望。除了与筏沈浮，直想不到一万全的方法。亚薩士身軟神昏，似睡非睡，恍惚觉木筏正触着岸边，偶不留神，遽翻身落水。待呼救时，则海水湯湯入口，苦悶不可名言。幸梗斯頗善于泅水，忙跳入海中，抓住衣領，只一提，已提到筏間。避开了浪狂涛，覓得一平易的所在，停了筏，抱亚薩士登岸，令静臥列曼身傍，默然相对。梗斯又上木筏，攫取什物。列曼不忍坐視，也來相挈。兩人同在筏上，忽一个涛头，扑着海岸，那筏被浪一激，直向后退，刹時間离岸已远，人影模糊，不复可辨。亚薩士独臥沙上，欲起无力，欲叫无音，只瞪着双睛，自覩就死。掙扎了好一会，才放声哭叫道：“叔父！”

## 第九回

### 擲破針磧間呵造化 拾七首碣上識英雄

却說烈雨盲風，相繼者三晝夜。亞薩士體力微弱，竟墜海中，才得蘇生，又遭大難，不免五內寸裂，悲極亡音。朦朧間，覺有人撫肩道：“亞薩士，你說甚？”睜眼看時，原來仍臥沙上。叔父列曼踞坐于旁，慨然道：“爾道甚？見了噩夢么？”亞薩士定一定神，始如釋了重負。揩去冷汗，放眼四覷，則天色虽尚不放晴，而風雨却較前稍杀。梗斯取出石炭，煮些食物，勸亞薩士加餐。然三日三夜，不得安息的亞薩士，那里飲得半滴。只是唉声叹气，閉目不言。至第二日，仿佛天地五行，都商量妥協似的，云雨全收，暴風亦止。三人頗喜，氣力漸增。亞薩士自語道：“前日暴風，竟不肯吹此處，到剛勃迦地底，可謂不近人情了！”列曼听得，忙問道：“昨晚睡得着么？”亞薩士道：“正是，叔父亦如此。”列曼道：“我較平日更佳！”亞薩士不語，停一会，忍不住又囁囁問道：“叔父，還要旅行么？”列曼道：“早得很哩！走到地心，便告畢了。”亞薩士道：“究竟什麼時候，才回去呢？……”說了半句，列曼道：“爾莫再說這宗話了。不到地底極點，能回去的么？”亞薩士不能再問，改口道：“果如此，則应先修

繕了木筏。還有食物，也不可先先檢點的。”列曼道：“汝言誠然！梗斯于此種事情，頗能注意，我們去檢點一遍就是。”兩人遂徐徐起立，且說且行，不數百步，見梗斯已拖筏上陸，執着斧，補好了數處。許多物品，都挨次排列，有条不紊。列曼感極，走上前握着梗斯的手，說了許多致謝的話。梗斯只略點頭，運斤自若。列曼歷檢什物，損失頗多。幸最緊要的火藥與磁針等，却均無恙。亞薩士問道：“食物呢？”梗斯道：“尚有魚、肉、面包、酒類。四個月余，還吃不尽哩！”列曼大喜道：“好極！好極！待我到過地底，然後回家，還可招親戚故舊，~~個個~~這不可多得的珍物哩！不是么？亞薩士？”說畢鼓掌大笑。亞薩士暗忖道：“此老倔強猶昔，大約是抵死不變的。”便隨口問道：“我們離亞薩士島既七十‘密黎’，離衣蘭岬島該有六百‘密黎’了？”列曼道：“可恨這暴风雨，阻了我的行程。然走过的路，大略如此。我想列曼海，廣必有六百‘密黎’上下，同地中海大小相仿佛的。”亞薩士道：“叔父，我們可就在地中海的底下么？”列曼道：“或正如是。”亞薩士又道：“据此算來，離雷加惠克已九百‘密黎’了。”列曼張着口，半晌不答。良久，才說道：“據實說，則我們是否在地中海或土耳其抑蘭蘭秋克海下，即我也莫名其妙了。烈風暴雨時，磁針變了方向，叫我有什么方法呢？”亞薩士道：“三晝夜間，風力雖強，方向却似不甚變換。必在洛因港的東南，一看磁針便明白了。”列曼稱是不迭。忙取出磁針，注視長久，忽瞠目結舌，只看着亞薩士不發一言。亞薩士急問道：“何如？”列曼道：“偏來！偏來！跑過去看

时，則尖端已不指南方，变了北向。”两人都大惊异，把磁針着實搖了一遍，放在地上，待其靜定，仍指南方。亞薩士只是发楞，列曼却垂头默想。少頃，神色大变，仰首道：“我們竟不得不归原路么？”說至此，又俯首不語，左思右想，終莫得其故。憤火驟熾，把磁針一擲，大叫道：“天地五行，共設奸謀，宁能伤我！我惟鼓我的勇，何难克天！从此照直繞进行，怕他作甚！天人决战，就在此时了！”又叹了一口气，突然起立說道：“天地五行，我与爾战一合罢！亞薩士，爾应晓得，竞名好胜，惟人界为然。我悬衣为帆，联木作筏，横行此杳不可測之黃泉；天地害我，五行阻我，叫我有什麼方法呢！”亞薩士見他如醉如癡，不知所对，搭趣着說道：“久居于此，終非长策，总以前进为是。”列曼蹙着双眉，略一首肯，遽大踏步去寻梗斯，則木筏已修理整齐，拖入海南。一切什物，都搬运上筏，只待启行。列曼也不言語，呼了亞薩士，同到岸边。梗斯本来是祇听列曼命令的，即跳上筏，执了篙，鵠立以俟。时西北风起，空气澄清，呼吸爽然，較前数日有天壤之别。列曼忽揮手道：“明天走罢！明天走罢！”亞薩士惊疑道：“这又何故呢？”列曼笑道：“我平日只信天运，遂得大祸。今日偏不走，要調查了这沿岸的形势，才得安心！权在此地宿一夜罢！”于是梗斯又跳上岸，系了筏，列曼等两人，徐步沙磧間，采了許多鱗介、草木，亞薩士靠走方將，忽見短刀一柄，不觉称异。拾起看时，則土花陆离，似已废弃多日，急跑去告知了列曼。列曼亦大惊。想了良久，忽道：“定是爾瞒着我，从家里带来的。”亞

薩士道：“如果是我的，此時又何必來對叔父說呢。”列曼道：“然則必是梗斯的了。衣蘭岬島人好帶短刃，不知如何遺落于此，呼來一問，便知端的！”遂即呼梗斯至，取刃示之。梗斯搖首道：“不是！不是！敝處除士人而外，不能帶刀，如我有此物，還來給君撐筏么？”列曼愈疑。以手拍額，遂恍然道：“此必有先我至此者！亞薩士，我們去搜索一過，何如？”亞薩士連聲應諾，踰巖降谷，各處搜尋，不見有類乎人迹的所在。比至對面岸角，始得一穴，與平常不同，壁皆花剛，（石名）深不可測。兩人交口稱異，沒命的趕至洞口。……奇哉！奇哉！壁上竟挂着一方石造的扁額。石液浸漬，古色斑斕。亞薩士拭了双目，仔細看時，原來其上勒有文字，而且是三百年前的文字。遂高聲讀道：“亞倫……薩力壽山！”

## 第十回

### 埋爆藥再辟亞全洞 遇旋渦共墮焦熱獄

啊……亞全薩力礪山！諸君知道歐洲古時的事迹么？世傳往昔有個英雄，曾旅行地底者，便是這刻在石上的亞全。可憐列曼舍命奇身，旅行多日，從此無量辛苦，都付逝波，只留下給我做小說的話柄。諸君，偏想傷心不傷心呢？他摩挲老眼，凝視久之。終失聲大叫道：“這就是亞全開的隧道么！”亞薩士笑道：“容或有之。”又向身旁一指道：“叔父，偏看，還有他的遺迹在這裡呢！”於是手舞足蹈，向前便跑。列曼忙趕上前，一把抓住衣襟，一面伸着手招呼梗斯，命撐筏到了岸角，亞薩士忻然道：“幸而到了這裡，否則不知怎樣哩！不但亞全遺迹莫得而知，恐還出不了地底呢！”又跳了几跳，向四方亂指道：“此後到瑞典，至俄羅斯西伯利亞，又至亞非利加，更到那裡，到那裡，……一直至地底。”列曼看着亞薩士，也不答應，只是點頭。時梗斯已登了岸，亞薩士得空，復欲向洞中鑽去，仍被列曼牽住。亞薩士大呼道：“壯士一去不復還，墮了筏罷！”列曼急禁止道：“且慢！且慢！先把石壁查察一過才是。”遂系了筏，走近洞旁，審視良久，知廣約五“跌得”，望之窅然。其深則不可知。

惟推究形状，却确是一条隧道。三人放开胆，沿一直线进行，不数丈，便是石块礧礧，闭塞前途。先把向前飞跑的亚萨士头上凿了一个栗暴。亚萨士连声呼痛，回身便奔。列曼举起电灯，向前照去，则土花蔓碧，石骨撑青，更不见有可容一肢半节的微隙。列曼道：“石块么？”亚萨士一手抚头，一手摸壁，答道：“不是！不是！崩解的土石罢了。屡易星霜，自然如此。唉！刚勃迦，我竟与尔不能再一相见么？”列曼在后，擎着电灯，焦急道：“说甚梦话，快用凿罢！”亚萨士道：“这宗器械，能济甚事？唉！刚勃迦！”列曼道：“莫慌！我用炸药！……”亚萨士惊道：“炸药？”列曼道：“轰去土石，便可进行。除了炸药，有方法么？”即招了梗斯，命他按法装置，加上引绳，至夜半已告完成。亚萨士上前道：“叔父，尔上筏去罢，待我来引火。”列曼答一声“危险”，便伸手抱亚萨士，拖入筏间。梗斯用力一撑，离岸已逾十丈。三人六目，齐注穴中。只听得轟然一声，爆药暴发；砂飞石走，激水成涡，海底污泥，都如黑云一般，盘旋上冒，余势捲筏，竟飞出丈余。三人以手抱樯，不敢稍动。一个电灯也匍的一声，乘势飞入海中去了。亚萨士尚欲有言，无奈水火战声，如奔万马。即叫破声带，也属枉然。说时迟，那时速，爆药裂处，忽生巨穴。穴中旋涡，奔跃如爆，其力极伟。看看已将木筏，引入涡中，三人惧甚，各握着手，以防坠水。目花耳聋，神魂飘摇，但觉两腋生风，飞涛沾发。一叶木筏，已以一点钟三十“密秒”的速率，飞渡盘涡，向穴中射去。亚萨士叫道：“亚全的……！”

亞全的……！”少時略定，伸手摸時，則電燈是不消說，即器械餵糧，也都孝敬了海若，所幸者，溫度表及針猶依然嵌在木版。亞薩士知失了食物，不勝担忧。兩頭翕張了好一會，仍默不一語。梗斯摸出火種，造了篝火，然如幽林螢火，雖有若无，微光熒然，微照筏首。列曼等握手匍伏，不知所為。既而亞薩士道：“叔父，食物呢？”列曼回頭瞧了梗斯一眼，梗斯搖首道：“完了！完了！”列曼大驚道：“沒有了嗎？”梗斯道：“只有乾肉了。”列曼頗為沮喪，默默不言。未越一點鐘，三人皆飢，遂取余剩乾肉，各食少許。咀嚼未畢，炎燭漸增。汗出如漿，呼吸迫甚。亞薩士大呼道：“溺死，燒死，抑是餓死，必不免的了！”列曼支頤冥想，閉目不答，良久，才道：“我只能束手待死，那留下的乾肉，索性也吃了罷。”亞薩士便分成三份，一分遞給梗斯，一分與了列曼，自己則智腸欲裂，不得沾唇。惟梗斯沈勇如常，脫了帽，滿舀海水，交與兩人。亞薩士靜坐少刻，忽嘆道：“這是最後的食物了！”便把乾肉拋入口中，拚命咽下。時愈進愈熱，如居焚室。剛勇若列曼，也不覺潛然流淚。三人脫了外衣，又脫了褲，又脫了衬衣，仍是白汗如珠，滾滾入海。亞薩士躍起道：“啊！死了！我們到了礦物熔解的所在哩！”列曼且喘且說道：“豈有此理！”亞薩士道：“豈有此理！倘說是那里呢？叔父！”一面說，一面伸手向石壁上去摩，忽呀的一聲，指上早受了火創。忙縮回手，浸入海水，豈知海水亦熱如沸油。又是呀的一聲，忙把兩指啣入口中，呼痛不止。耳中又听得爆藥



应声，传入穴底，隆隆不绝，若旋轳。加以石壁震动，土石交飞，蒸汽郁在上面，凝成水滴，霏霏而下。一枚磁针，也发了狂，或左或右，飞舞自如，指无定向。亚萨士道：“死了！叔父！地震哩！”列曼道：“不是。”亚萨士道：“叔父，倘没留心，真是地震了！”列曼微笑道：“这是喷火。”亚萨士大惊道：“阿，焦热地狱！”列曼道：“岂不甚好么？”亚萨士道：“好？”他看列曼举动，颇似泰然，极少仓皇之状，大惑不能解，他想久之，才遣詰道：“叔父，什么甚好？我们卷入火焰，化为死灰，好么？”列曼向眼边上射出眼光，注定亚萨士，大声说道：“唉！亚萨士！偏竟不知，欲归故乡，舍是……尚有方法么？”

## 第十一回

### 乘热潮入火出火 堕乐土舍生得生

却說三人一筏，剎时已趁着漩涡，直入叫喚大地獄。血液內凝，烈焰外熾，焦热苦悶，不可名言。亞薩士如死如生，忽覺化为死灰，散布六合。忽覺随了木筏，飞升九天。恍惚自思道：“这是北方么？还是衣兰岬的地下呢？还是愷噶兒火山的下面呢？西边隔亚美利加西岸五百‘密黎’，有火山山脉。至于东方，則緯八十度处，亦有央曼島的爱士克火山。可怜这筏，不知向那边的火山去寻死哩！”想了一会，便又惘然。至翌朝，覺身体震蕩更甚，掙起来向下一瞷，則木筏早已离海，惟見下皆立石，烟焰赫然，傍有略闊的两条隧道，色如泼墨，蒸汽盘旋，火光如金蛇，下照幽谷。亞薩士惊极，只叫得一声：“叔父！”列曼泰然道：“这又何足为奇呢！火山噴火的时候，硫黃并燃，青光明灭，是常有的。”亞薩士道：“我固知道，然这烟焰如此利害，万一卷了筏，……”列曼道：“决不至此，倘放心罢！”两人問答未終，火焰竟較前稍杀。惟筏下浓厚物質，溜滾如潮，寒腰計已升至百度。列曼道：“啊！”亞薩士忙道：“怎了？”列曼道：“筏停了！”亞薩士道：“噴火歇了么？”列曼笑道：“哈！

哈！正是！正是！我等也歇了。”亞薩士再定神看時，則灰石亂飛，輕于蛺蝶。游烟縹緲，夭矯若神龍。亞薩士又大嚷道：“叔父！叔父！又上去了！”列曼道：“偏嚷作甚？偏直想歇在這里么？”不過兩分時，卻又停止。列曼便從懷里掏出時表，看定指針，自語道：“再有十分。”亞薩士道：“每過十分，停止一次么？”列曼點頭道：“正是！這火山噴火，是間歇的。故我等亦略得休憩。”話未畢，忽然如弩箭离弦一般，又向上直射。亞薩士深恐墮落，竭力抱定木筏，目眩頭暈，如登雲霧。那木筏忽止忽行，也不知幾次。只在朦朧間，覺四體不仁，喉舌欲裂。時而聞雷音大震，時而見石液狂飛，几疑有牛首阿旁，將扇煽火，火化无量蛇舌，围着木筏。伸縮吓人。而面目奇醜的梗斯，却犹隱見于烟火盘旋之中，齒髮目圓，如怒如笑。尔時亞薩士，怀无量恐怖苦悶，也不暇顧列曼，也不能看梗斯，双目复瞑，昏瞶罔覺。不知何時，忽聞有獅子吼，天地震蕩，兩耳亦自嗡嗡作聲。欲待掙扎，却又如被夢壓，動不得分寸。少頃，又覺有人把左臂一提，才得苏醒，睜目看時，梗斯正屹立身旁。列曼欲立又伏，口中大嚷道：“這是那里！這是那里！！”亞薩士重定了神，張目四顧，知已僵仆山間。不遠有一巨穴，便點首會意，叫道：“我等噴出火口了，這是衣蘭岬么？”梗斯笑道：“不是，不是。”亞薩士道：“不是么？”隨聲仰首，則当初戴雪耀光的高山，更不可見。但有烈日光綫，直射巖岩，地居地表，不能辨識。亞薩士沈思良久，忽道：“必不是地底了！然又不是衣蘭岬央曼島么？還是息毕哈侃呢？”列

曼道：“总之不是衣兰岬。”亚薩士道：“央曼島么？”列曼道：“也不然。倘看这火山，非与北方終年負雪，由花剛石所成立者不同么？啊！亚薩士，倘看，……倘留心，……”便向上一指，亚薩士的眼光，即随着列曼指尖，直向上射。但見絕頂的巨穴，每隔十五分时，輒火光赫然，火石烟灰，蓬蓬上舞。亚薩士忆及前事，张口結舌，不知所云。三人靜坐良久，气力稍复，始放眼观察这火山的形势。原来此山層如复釜，高約三百“賽寻”，山麓郁蒼，有“阿黎夫卡”、“佛額”、葡萄諸植物，交柯結叶，實与沍寒的北方不同。数里以外，有湖水湛然，远树森森，如排青薺，仿佛是一座島屿一般。再望东方，則飞臺參差，居然一大都会。后面有小船隴，奇形殊状的船舶，泛泛碧波間，檣棹成林，帆动疑蜨。再向远处望去，又有无数小屿浅渚，鏘然似蚁垤。西惟大海，一碧无垠；水天相接处，露出一座漏斗形的火山，时吐烟霧。北方則仅見沙渚一弯，輕帆几叶而已。亚薩士喜极，頓忘劳苦，乱跑乱嚷道：“这毕竟是什么所在！乐土！乐土！不是梦么？！”列曼、梗斯，皆不知所对。亚薩士又独自跑了一箇圈子，才見梗斯开口道：“我虽不知是甚么地方，然炎热异常，震蕩不息，想必不是善地。走罢！走罢！免得給飞来的灰石打死了！”亚薩士也不理会，又张着两手，跑了出去。远眺許久，忽見列曼等两人，已徐步下山。沒奈何，也只得追踪而往。回思前事，不异梦游。四面景色，皆平生所未曾夢見。自忖道：“入黃泉隔天日之我，为甚忽到如此乐土呢！？”且走且想，越想越奇。不

一会，大声说道：“是亚细亚！已越过印度海岸马拉斯儿岛之下了！我等此时，不是正与在欧洲本国的同胞足迹相对么？”列曼愕然，只说得一句：“磁针！”亚萨士忙应道：“磁针么？……磁针么？据磁针，是明明向北去的！”列曼道：“今日何故却到了热带呢？那箇磁针竟如此捉弄人么？”亚萨士侧着头，默然不答。列曼又道：“此地难道是北极！”亚萨士大惊道：“北极？不然……然是北极，到也未可料的。”

## 第十二回

### 返故乡新說服群儒 悟至理伟功归怪火

且說一行且語且走，到了一片大平原，心神定后，漸覺勞瘁，漸覺炎熱，漸覺飢渴，便都停住足，草臥了兩小時，始向前進。未几，見远远里有一處村落，前臨清溪，翠竹白沙，明瑟如畫。林中石榴燦血，葡萄垂房。三人見了，都垂涎千丈。忙摘取紅果實，欲啖一飽；其傍恰巧是玲瓏樹蔭，潺湲清泉，遂又脫帽解衣，濯了手足。亞離士一昂首，驟見前面林中，显出一个童子，失声叹道：“童子何幸，居此乐郊！仙乎！仙乎！”子細看时，却又不然。但見他垢面敝衣，不异乞丐。张皇四顧，有惊异之状。列曼笑道：“我等远来，容仪不飾，此地必无如是莽男子，惹人惊詫，亦理所应有的。”童子探望未久，返身欲行。梗斯忙大踏步上前，捉住衣袖。列曼等也都走去，先用德國語問道：“这山叫甚么名字？”連問数次，童子不答。惟目不轉睛的看定列曼，把头乱搖。列曼道：“是了，这必不是我德国的地方，我德国境界中是没有火山的。”便又操英語問道：“倘晓得这火山的名字么？”童子仍是搖首，默然无言。亞離士道：“叔父，他是哑子。”列曼微笑，仿佛对着童子，卖弄

博物學似的，又咕咕唧唧聽了幾句伊大利語。童子那里理會，又照例把頭搖了兩搖。到此時，任爾博物大博士，也只得搔首攢眉，施不出別的本領。列曼悶極，伸手一推，大喊道：“爾真不懂么？”童子也順勢一掙，只說一句：“色輪不離！”便跑入“阿黎夫卡”林中去了。亞薩士大驚道：“色輪不離么？”列曼也大驚道：“啊！色輪不離……這青灰色山東邊的，就是額拉布山么？在南方天末的，就是亞支拿山么？”原來這色輪不離，即古昔口碑所說極奇怪的圖力斯几群島之一。昔有英雄，名雅耳者，曾鎖風伯海若于此，傳頌至今，几于无人不知的。三人听得“色輪不離”四字，便想起古事，忻喜不勝，口中亂嚷。沒命的向山下奔去。伊大利人見了，疑从九幽地獄飛出來的魔鬼，便也大嚷起來。惟几个胆大的，却围着觀看，列曼恐來加害，忙用伊大利語說道：“我等遭風，漂流至此，別无他故的。諸君不必驚怪！”众人始漸散去，三人依旧趨行。列曼垂着首，只說：“磁針！磁針！”反復不已。亞薩士也明知磁針作怪，致今日不北而南，然以莫明其理，便不敢言語。兩小時后，已過了村寨，漸近聖威碼頭，購辦衣冠，休憩兩日；即雇了一叶扁舟，到希拿地方。至九月十三，乘着法國郵船朴陸爾，三日後。抵馬耳塞上陸，二十日晚，已歸剛勃迦。洛因聞聲，出門相迎，倒依然容色頗丰，腰圍不減。行過禮，自然休憩片刻，再說地底情形。豈知這旅行地底的奇事，早已傳遍了遠近，一剎時，親戚故旧，未知已知，都蜂擁而至。即漠不相識的，亦一若向列曼點一點頭，便大有

榮譽也者。足恭卑色，纏繞不休。列曼也不一一理會，只擇情不可却的，自去酬酢。又張了几日大醺，以報戚友之情。且留住梗斯，做箇見證。草了几篇論說，痛斥地底劇熱之說，縷述身歷目擊諸事，以証其前言之不誣。許多學者，都贊嘆不迭。雖有几个反對的，翻這種事迹，又似有理，又似無理，象小說一般，殊難深信。然不過如九牛一毛，既沒人見信，又沒人雷同。數日後，也只得索性隨着眾人，拍手大贊。眾人甚喜，說他頗識時務。反對者既獲美名，也就閉口不語了。于是有許多人說：“列曼是偉人。”又說：“是空前的豪傑！”其他奇士，英雄，冒險家等徽號，尚不一而足。德意志人，也从此都把兩顆眼球，移上額角。說什麼惟我德人，是環游地底的始祖！榮光赫赫，全球皆知！把索士譯著的微勞，磁針變向的奇事，都瞞下不說。惟博士列曼，雖負着鼎鼎盛名，終覺于心有些未愜。每日祇是磁針磁針的自語不止，一日，亞薩士走入書齋，偶在礦物堆中，檢得一物，大驚道：“便是這磁針……方向何嘗誤呢！”列曼熟視良久，笑道：“是了！那時的磁針，必發狂無疑。”亞薩士也笑道：“是了，我等過列曼海時，不是遇着風怪火么？那團怪火，吸着鐵器，直奔筏中，磁針方向，便在此時變的。”列曼鼓掌大笑道：“正是！正是！……噫！我知之矣！……偉哉電力！”





# 域外小說集



## 序 言

《域外小說集》為書，詞致朴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录至申慎，逐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使有士卓特，不為常俗所囿，必將犁然有當于心，按邦國時期，籀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則此虽大濤之微瀾與，而性解思惟，實寓于此。中國譯界，亦由是無迟莫之感矣。

己酉正月十五日。

## 略 例

- 一 集中所录，以近世小品为多，后当渐及十九世紀以前名作。又以近世文潮，北歐最盛，故采譯自有偏至。惟墨卷既多，則以次及南歐暨東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实。
- 一 裝釘均从新式，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故虽翻閱数次絕无汙染。前后篇首尾，各不相啣，他日能觀其邦國古今之別，类聚成書。且紙之四周，皆极广博，故訂定时亦不病隘陋。
- 一 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节者，緣音譯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同响；任情刪易，即为不重。故宁拂戾时人，遂徙具足耳。地名无他奥誼。人名則德，法，意，英，美諸國，大氏二言，首名次氏。俄三言，首本名，次父名加子誼，次氏。二人相呼，多举上二名，曰某之子某，而不举其氏。匈牙利独先氏后名，大同華土，第近时倣法他國，間亦逆施。
- 一 ！表大声，？表問难，近已习見，不俟詮釋。此他有虛綫以表語不尽，或語中輟。有直綫以表略停頓，或在句之上下，則为用同于括弧。如“名門之兒 懂——一年十

四五耳——亦至”者，犹云名門之兒懂亦至；而兒懂之年，乃十四五也。

- 一 文中典故，間以括弧注其下。此他不关鴻旨者，則与著者小传及未譯原文等，并录卷末杂識中。讀时幸檢視之。

## 謾

俄国 安特来夫

吾曰，“汝謾耳！吾知汝謾。”

曰，“汝何事狂呼，必使人聞之耶？”

此亦謾也。吾固未狂呼，特作低語，低極聳聳然，執其手，而此含毒之字曰謾者，乃尙鳴如短蛇。

女復次曰，“吾愛君，汝宜信我。此言未足信汝耶？”遂吻我。顧吾欲牽之就抱，則又逝矣。其逝出薄暗迴廊間，有盛宴將已，吾亦从之行。是地何地，吾又安知者。惟以女祈吾蒞止，則遂來，觀彼舞偶如何婆娑至終夜。众不顧我，亦弗交言，吾离其群，独煢然坐室隅，与乐工次。巨角之口，正当吾坐，自是中发滯声，而每二分时，輒有作野唳者曰，呵——呵——呵！

白云馥郁，时复近我，則彼人也。吾不知胡以能辟隆众目，来貢媚于吾一人。顧一刹那間，乃覺其肩与吾倚。一刹那間，吾下其目，乃見頸色皎洁，露素衣华縫中。上其目，乃見輔頰，其白如象齿，发亦盛制。計惟天神，屈膝幽壙之上，为見忘于世之人悲者，始有之也。吾又視其目，

則美大而靖，憬于流光，目睛蔚藍，抱黑瞳子。方吾相度時，其為黑常爾，為深邃不可徹常爾。特能視者又止一時，恐且不逾吾心一躍。惟所感至悠之久，至大之力，皆不前經。吾為之恟慄痛苦，似全生命自化微光，見攝于眸子，以至喪我，——空虛無力，几死矣。而彼人復去，運吾生俱行。偕一偉美傲岸者舞，吾因得審諦其軀殼，凡履之形，膊之廣，以至鬚髮迴旋同一之狀皆悉。時是人忽目我，初不經意，而几迫吾入于壁。吾受目，亦自平坦无有，若室壁也。

众漸灭火，吾始進就之曰，“時至矣，請導君歸。”女愕然曰，“第吾偕斯人往耳。”隨指一高華美麗，目不瞬及吾輩者相示。次入虛室，乃復吻我。吾僂語曰，“汝謾耳。”而女對曰，“今日尙當相見，君其訪我矣。”

及吾就歸路時，碧色霜晨，已見屋山之背，而全衢止二生物，其一御者，一我也。御者坐而沈思，首前屈，吾坐其后，亦垂首至匈。御者自有其思，吾亦自有，而吾輩所過長衢垣后，睡者百千，又莫不自具所思，自見所夢。吾方思彼人，思彼人謾，復思吾死，時則若崇垣之浴曙色者，實已前見吾死，故其森然鵲立有如此也。吾殊不識御者何思，亦不識睡垣陰者何夢，而吾何思何夢，人亦弗能知。時大道，既長且直，晨光登于屋脊，万物未動，其色皓然，有冷云馥郁，忽來近我，接耳則聞啾作滯聲曰，呵——呵——呵！



## 二

彼人竟弗至，吾期虛矣，暮色降自旻天，而吾殊弗知如何自昏入夕，夕復入夜，一切特如一遙夜，思之聖然。吾惟運期人之步，反復往來，第又不敢近吾歛所居，仅往來相對地而止。每當面進，目必注琉璃小窗，退則又延佇反顧者屢。雪華如鍼，因刺吾面，而鍼復銛冷且長，深入心曲，以愆期之嘆患苦惱，來傷吾心。寒風起于白朔，徑趣玄南，拂負冰屋山，則攪雪沙俱下，亂打人首；復扑路次虛燈，燈方有黃焰煢煢，負寒而伏。傷哉焰也！黎明而死耳。以是則得吾怜，念彼乃必以孤生留此道上，況吾亦且去矣。居孤虛凜冽中，顫未已，而雪華互逐，正滿天下也。

吾待彼矣，而彼乃弗至，時思孤焰與我，殆有甚彷彿者，獨吾燈未虛已耳。前此往來大道，已見行人。往往竊起吾后，過吾前，狀巨且黯，次忽沒入白色大宅之隅，旋滅如影。而隔次行人復見，益益密邇，終又入緋色寒空而隱。人悉重裹，弗辨其形，且寂然，甚與吾肖。意往來者十余人，蓋无不類我矣。皆有待，皆寒凍，皆寂然，又方深思，悲哀而悶。

吾待彼矣，而彼乃弗至！

吾不知陷苦惱中，胡為不泣且呼也！

吾不知胡以時復大樂，破顏而笑，指則拳曲如鷹爪，中執一小者，毒者，鳴者，——厥狀如蛇，——謾也。謾婉

疑夺手出，进嚙吾心，以此嚙之毒，而吾首遂眩。嗟夫，一切謾耳！——

既往方在，方在将来之界域混矣。时劫之識，如吾未生，与吾生方始，其在我同然，无不似吾常生，或未生，或常生既者。——盖吾未生与吾生方始时，彼实已君我。而思之尤殊异者，乃以彼为有■与質，有始与終。然不也，彼安有名，彼特常謾，彼特常令人待而弗至耳。吾不知吾何忽■顏而唉，时雪鏃方刺吾心，接耳則有唉作滯声者，曰，呵——呵——呵！

逮吾张目，乃見巨室明窗出青赤舌作微語曰，“汝見誰矣。当汝孤行期待惆悵时中，彼方在是，妖冶謾訕，与伟美丈夫之侮汝者語。使汝能疾入杀之，則甚善，緣汝所杀，特謾而已。”吾力握匕首，莞尔答曰，“諾，誓杀之。”而窗愀■目我，又愀然言曰，“汝弗能杀，盖汝手中匕首，謾亦犹佻胸也。”时吾影已失，独小■焰尙战栗于冽寒断望中，与吾并留道上。寺鐘忽动，声泣且顫。雪华方狂踊，則排之直度皓气。吾計其数，乃哑然，鐘凡十五击，盖萧寺已古，鐘亦如之，其指时虽誠，击乃恒妄，每迫守伺者疾登，急掣其■之槌止之。嗟此耆艾战栗悲凉之音，自且制于严霜，抑又为誰謾者？如是徒謾，不甚愚且慘耶！

未击已，宅門随辟，有华美者降阶，吾仅見其背，■立■之，此騷蹇之状，昨已視之审矣。吾又識其步，視昨益輕，且有胜态。因念昔者自出此門，步亦常尔 盖凡有男子，使方自善謾女子之唇，得其歇嘆，則步之为状皆然

矣。

### 三

吾切齒迫之曰，“語我誠！”而面目依然如冰雪，惊揚其眉，顧盼亦復幽■不可彻，曰，“吾尝謾耶？”彼知吾不能示之謾，則仅以一言，——以一新謾，——摧吾覃思弘构，俾无才遺。吾固期之，彼亦終尔。其外淵敷誠色，而內乃暗然，曰，“吾愛君，——吾悉屬汝，非耶？”

吾居蓬在市外，大野被雪，迸瞰幽窗，环野皆■雪，此外亦惟黯黯屹立，茂密无声。野乃自发清光，如死人面目之在深夜。——巨室盛■，一烛方然，其紅焰中，死野又投以碧采。吾曰，“求誠良苦，苟知此，吾其死矣。顧亦何伤，死良胜于罔■。今在汝拥抱歇■中，独觉謾存，……吾且見諸汝眸子，……幸語我誠，則吾亦从此別矣。”顧■默然，目眈眈直貫吾心，斯裂吾神魂，第以探奇之心視我。吾乃呼曰，“答之，不者杀汝。”曰，“■杀我，吾生亦太久矣。特汝以迫撈求誠，誤亦甚哉。”吾聞言长跽，握其手，泣祈相感，——并以求誠，■則加手吾頂曰，“可怜哉！”吾曰，“幸柔汝心，吾但欲知誠耳。”遂視其額，思此薄壁之后，誠乃攸居，因不觉作异念，頓欲披其头顱，俾得見誠于此。而跃然隱■次者，心房也，——又安得以此爪裂其■，俾一覩人心何状。时紅焰突发悲光，下然及跋，四壁漸入暗中，寂漠悲凉，怖人欲絕。

女低語曰，“可怜哉！”

黃焰忽轉作青赤光，一閃而滅，全室豁然。吾已不見彼人顏色，特覺有纖手觸肤，遂亦并忘其設。吾闔目，去想萬生，只覺其手，而手乃誠甚。在幽靖中，獨聞私語悵然曰，“君拥我，吾甚怖也。”——次復幽靖，次私語悵然又繼之，——曰，“君求誠耶？願我豈知誠？吾豈自不欲知誠耶？幸护我，吾甚怖也。”逮吾張目，而微黯已蒼皇萬眾，漸集垣上，繼乃自匿于屋角。有巨物作死色，臨窗來窺，似死人二目，冷如堅冰，來相踪迹。吾輩乃战栗互抱，女則低語曰，“吁，吾甚怖也。”

#### 四

吾杀彼矣。吾既杀彼，且目击其殭死，当窗横陈，白野外曜，則加足尸上，唉屑屑然。

咄，此唉豈狂人耶！吾所为唉，以匈臆朗然，呼吸頓适，且中心闔彻，臺之嚙吾心者亦墜耳。吾乃屈身临彼人之上，观其目，此巨而憬于流光者，时已洞辟，既大且浊，状如蜡人，吾能以指开闔之，罔不生怖。盖此幽黑瞳子中，已无复药叉，司謾訑疑忌，且啜吾血者寓之矣。比人牵我行，吾复失唉，众遂恟惧，多半瑟退去，或则先来相吓，願其目一与吾目大欢喜光遇，輒又变色止立，足若丁于大地者。

曰，“狂人也！”吾知众作是言，盖自謂已解幽隱之半，而一人独不然。其人肥壮和易，頰如渥丹，乃以他辞目我。願此辞也，則沈我九渊，目亦弗覩光曜矣。曰，“此可怜人

也！”言时至有情，不为恶諛，盖吾已前言之，是人固肥壮而和易者耳。

曰，“此可怜人也！”

吾呼曰，“否否，汝不当以是名我！”吾不知胡为狂呼，则自缘不欲令斯人悵悵耳。而众鹹生之謂吾狂者，乃又大怖而叫，吾視之喑然。

迨众牵吾出陈尸之室，吾即述得此肥壮和易人，斷斷作大声曰，“吾实福人！唯唯，福人也！”

而此鹹甚……

## 五

吾幼尝見動物苑中，致碍构思之力，且梗塞吾思久。此豹甚异他兽，状不惘然，或聚目睨观者，特往来两隅間，由此涉彼，行迹反复相同，合于数术。肋黄金色，每行必触檻闌之一，不及他闌，其首下銳，頰而行，目不旁睽。檻前聚观者，或談或笑，而豹往来自如，視众人蔑尔。众对此阴沈不可救之生象，哂者二三，其大半状乃甚虔，色甚闕，喟然径行，次复反顧而叹，若已悟世所謂自由人，**四**有类于桎兽者。迨吾长而讀書，且聞人言无穷之事，則陡念此豹，似无穷暨其苦恼，吾已蚤識之矣。

而今者已亦往来石柙中，弗殊此豹矣。吾行且思，……行两隅間，由此涉彼，思路至促，所思亦苦不能申，似大千世界，已仔吾肩，而世界又止成于一字，是字伟大慘

苦，謾其音也。时則匍匐出四隅，蜿蜒繞我魂魄，鱗甲灿烂，已为巴蛇。巴蛇嚙我，又糾結如鉄环，吾大痛而呼，則出吾口者，乃复与蛇鳴酷肖，似吾营卫中已滿蛇血矣。曰“謾耳。”

吾行且思，足次繡色之地，俄乃化为深渊，其底不可极，吾足若蹈虛，身亦越烟霧昏冥，出于天外。每作一息，則深处徐起反响，聞之栗然。响既徐且嘶，似本历劫相传，而每一刹那，輒留其力少許于烟霧質点中者。吾知其物固如迅风，能摧大木，顧入吾耳，乃不过一低語，曰“謾耳。”

低語怒我，頓足叱之曰，“詎复有謾，吾杀之矣。”言已疾退，答不入吾耳，而答仍徐出深渊中，曰“謾耳。”

嗟夫，吾誤矣！吾杀女子，而使謾乃弗死。吁，使未以祈求訊鞠，黏誠火于汝心，則慎毋杀女子矣！吾往来柙之两隅，由此涉彼，反复思且行。

## 六

彼人之判分誠謾也，幽闇而怖人，然吾亦将从之，得諸天魔坐前，长跪哀之曰，“幸語我誠也！”

嗟夫，惟是亦謾，其地独幽暗耳。劫波与无穷之空虛，欠申于斯，而謾不在此，誠无所在也。謾乃永存，謾实不死。大气阿屯，无不含謾。当吾一吸，則鳴而疾入，斯裂吾伺。嗟乎，特人耳，而欲求誠，抑何愚矣！伤哉！

援我！咄，援我来！

## 默

俄国 安特来夫

### 一

五月之夜，仓屋和鸣枝上，月光皎然，牧师伊革那支时则居治事之室。其妇趋进，色至惨苦，持小镜，手腕战动，比近其夫，乃引手触肩际，呜咽言曰，“阿父，盍往视威洛吉伽矣！”

伊革那支不顧，惟张目上越目镜，疾视久之。妇断望，退坐于榻，徐曰，“汝二人……忍哉！”其语至末辞，声乃甚异，颜色亦益惨苦，似以表父女忍心何似者。牧师微笑，渐起闔書，去目镜，收之匣内，入思颇深，黑髯丰厚，星星如杂银丝，垂匈次作波状，应息而动。已忽曰，“诺，然则行矣。”其妇亦疾起，惶惴语曰，“汝盖知彼何如者，阿父，汝幸勿酷也。”

威罗楼居。木阶至不宽博，曲为弓形，且受伊革那支足音，声作厉响。伊革那支体本修伟，因必屡頽以避抵，而阿尔迦·斯提班诺夫那妻衣拂其面，则辄复复立，色至不平，盖已知今日之来，将不获善果如前此矣。

威罗祖其臂，引一手复目，一则陈素衾之上，漫问

曰，“何也？”神气萧索，状亦漠然。母呼之曰，“威洛吉伽，……”顾忽呜咽而止。父则曰，“威罗，”言次力柔其声曰，“告汝父母，汝今何如矣？”

威罗默然。

父复曰，“威罗，今其语我，詎尔母及我，尙弗足见信于汝耶？汝试念之，孰则亲过我二人者？抑乃以爱汝未挚耶？汝其信我年齿阅历，直陈母隐，……则爱思将立平。盍视尔母，其困顿亦已甚矣。”时母呼曰，“威洛吉伽，……”而伊革那支仍曰，“而我……”时声微战，似有物突然欲出者，曰，“而我岂亦能堪者。汝有殷憂，顧憂何事，则乃父不之知，此当乎？”

威罗默然。

伊革那支轻拂其髻，用意至密，似恐不意中为指所乱者。既乃曰，“汝逆吾意，自詣圣彼得堡，乃怨吾譴責太甚耶？汝不顺之子，或者以不畀汝多金，抑緣吾不喜汝，遂悵悵耶？汝胡乃默然者？吾知之矣，以汝圣彼得堡，……”伊革那支神思中，时仿佛见一博大不祥之市，飞灾生客，充实其间，而威罗又以是获疾，以是绝声，则立萌憎念，且又烈怒其女，盖以女终日湛默，而其默又至坚定也。

威罗恚曰，“彼得堡何干我者。”已乃阖其目曰，“不如睡耳，此何干我者，时晏矣。”母啜泣曰，“威洛吉伽毋懣我，……”威罗似不能忍，叹曰，“嗟夫，母氏！”伊革那支就坐，微笑曰，“汝终无言耶？”威罗略举其身以自理，曰，“父，父盖知我尝爱父母，顾今兹已矣，不如归睡耳！……”



吾亦且睡，逮明晨或至后日，会当有时言之。”

牧师厥起，撞几几触于壁，掣妇手曰，“去之！”妇尚延佇，曰，“威洛吉伽！”伊革那支遮之曰，“去之，詔汝！彼忘明神，吾儕其能救耶。”遂力牵之出，妇故迟其步，低語曰，“汝耳！父师，凡事悉起于汝，汝当自結此公案耳。嗟我苦人！”言已泪下，目几无見，临梯屢蹶，如临深渊。

次日，伊革那支即不理其女，而女亦若弗知，时或独眠，时或漫步，俱如往日，惟时必取帨拭其目，似是中滿以尘埃者。其母性本乐易，嗜笑善諧，今遇默人，則大戚，左右不知所可。威罗平时好游眺，越七日，亦出游步如常，——顧其归也，——乃不以生返，已自投铁軌之上，輾車轢之，碎矣。

伊革那支自治葬礼，妇則弗临，当死耗达其家，駭震几絕，手足劲直，舌强不能声。比伽蓝鐘动时，方挺然臥于暗室，第聞人陸續出寺，且作輓歌，欲举手作十字，而臂不之应，又迸力欲呼曰，“威罗別矣！”而舌亦重滯如凝鉛。使人見其状，必謂妇方偃息，否者盖入睡也。时观者大集寺中，伊革那支職者强半，莫不伤威罗夭折，第見牧师无悲色，則憮然。众咸弗望牧师，以其人少矜恕，憎罪人，而礼拜者来，則虽赤貧亦力汲其潤，殊不自憎。故人聞变大悅，竟欲觀其凌夷，亦俾自悟二恶，为牧师酷，为父凶，緣此罪障，乃不能自保其骨肉。众目聚囑，而伊革那支之立屹然，时盖絕不为女悲，特力护神甫威棱，使勿失墜已耳。

木工凱爾舍諾夫曰，“鉄牧師也！”是人蓋嘗為制画櫥，直五羅布而不获僦者。特伊革那支之立，則仍屹■，先就壠上，次過市而歸家。比達其婦室外，始微屈，然此亦以戶低，惧撞其首耳。入室發燧，見婦乃駭絕。其狀靖謐无方，憂苦皆退，二目无泪，寂然默然，体則委頓无力，陈胡床之上。伊革那支進詢之曰，“若无恙耶？”而声亦寂然类其目。■撫額际，乃湿且寒，婦亦弗动，似絕不覺牧師之相■者。比引手去，則无动又如故，惟二目厉张，是中更无人感。伊革那支漸怖而栗，曰，“吾归吾室矣。”

伊革那支入客室，見全室整洁，弗殊平时，几衣純白。卓立如死人临斂。呼其婢曰，“那思秦婆，”則自覺声在虛室中，至复獷厉。窗外悬烏籠，闌檻已启，其中虛矣。因复微呼曰，“那思秦婆，烏安在？”婢哀毀，鼻已赤如蘆葩，嚔嚔对曰，“自……自然去矣！”伊革那支蹙額曰，“胡为縱之？”婢复泣失声，掣韞角拭其目，咽泪曰，“此性命，……此女士性命，……何可留耶！”

伊革那支聞言瞿然，念此黃色小禽，終日伸首嚔鳴者，殆信威羅性命矣。假此鳥尙存，則威羅殆不云死。因大憤，厉声叱曰，“去矣汝！”婢仓皇未得戶，乃又繼之曰，“白癡人！”

## 二

威羅既葬，閨宅默然，而其狀复非寂，盖寂者止于无声，此則居者能言，■不声而口閉，默也。伊革那支如是思

惟，每入閨，遇婦二目，目光艰苦，乃似大气俄化流鉛，来注其背，——又若开魔罗曲譜，叶中尚留故声，或視画像之得自圣彼得堡者，亦复如是。

伊革那支視象有常法，必先审輔頰，受光皓然，特頰际乃見微痕，与魔之威罗尸者密合，此殊弗知其故。使車輪踐面而过，頗当糜矣，魔骸乃无損，殆必值移尸去軌，伤于犂尖，或偶創于指爪耳。伊革那支审諦久久，意漸怖，急越頰观其目，乃黑而美，睫毛甚长，投影至于頰际，映著目睛，光益炯炯。目匡似見黑緣，色至悲凉，且画师多能，施之殊采，凡目光所向地，輒作澄明薄膜間之，似夏日輕尘，集于琴台，以潤榉木之曜。伊革那支欲去象弗視，而幽默之語，乃息息相从，其默又至昭明，几于入听。伊革那支际此，亦自信幽默为物，自能聞之矣。

每日晨禱已，伊革那支輒入客室，先眺虛籠，次及室中器具，乃据胡床而坐，閉目止息，諦听默然。时所聞至异，虛籠之默，微而柔，滿以苦痛，中复有久絕之吟寓之。其妇之默，乃度壁微至，冰重如鉛，且絕幽怪，虽在长夏，入耳亦凜然如中寒。若其悠久如坟，■密如死，則其女之默也。第默亦若自苦，进力欲轉他声，顧暗有机括之力，阻其轉化，乃漸牽掣如絲縷，終至顫动且鳴，鳴低而晰，——伊革那支知有声将至，乃悅且怖，引手据胡床之背，屏息俟之。已而聞声益邇，顧忽复中絕，全宅默然。

伊革那支■怒曰，“音！”遂漸■起立，則度窗見大

道，滿負日光，其平如砥，每石均作圓形。并有馬厰石垣，渾沌无戶牖，屋角立一御者，不動如石人。是人矗立奚為，又烏能解，意者道絕行客，殆已久矣。

### 三

伊革那支他適時，頗多言議，如語法師，或對眾述其勤作義務，亦時就識者，博塞以游。願一返故家，乃若永日必絕其聲息者，蓋當長夜不眠，方思大故，而不能與家人言，思蓋曰威羅何由死也。

伊革那支殊不悟時節已晏，尙欲尋釋因緣，且冀解其隱悶。深夜耿耿，每念往日自與其婦立威羅榻前，謂之曰，“語我！”特幻想所造，乃與成事迥殊，見兩目朗然，不同畫象，威羅歡笑起立，進而陳辭。——願其辭云何，似此无言之辭，能解大悶，且復密邇，使傾耳屏息，恍忽愈益昭明，惟又迢遠不可究極。伊革那支舉被敲之手出空中，揮而問曰，“威羅乎？”然答之則幽默也。

一夕，伊革那支往視其婦，弗入閤已且七日矣，時乃就坐床頭，思柔其目光，令勿冰重乃曰，“阿母，吾欲與汝談威羅，聞之乎？”

婦目默然。伊革那支揚其聲，使益威嚴，如語自儻者狀，曰，“吾知之，汝蓋謂威羅之死，皆出我手。願吾豈愛之不若汝耶？汝想詭矣！——吾严厉，實未嘗妨彼，彼不繼行其欲耶？逮其視吾呵責如无物，吾又不立弃威權，自俛其背乎？……然汝何如者，汝不嘗痛哭呼籲之乎？微

吾罪者，泣且无已，而威罗不悛，吾何当独任其罪。且吾又不屡面明神，詔之謙，教之愛耶？”言次疾窺婦目，又急避之曰，“使不以苦惱相告，吾何能為？命之與？——吾命之矣。哀之與？——吾亦哀之矣。將必屈膝求婢子，哀号如媼耶？其心！吾烏知其心何蘊？忍耳冷耳！”伊革那支遂举手击其膝曰，“是人无愛，然也。人謂我奈何？……誠专制耳。願汝乃号泣不惜自屈，彼終愛汝未？”

伊革那支忽失咲而无声曰，“愛也，何以慰汝？則死耳！其死慘凶，輕如飛羽，……死于糞土，猶犬豕也，人踉以足！”

伊革那支声漸低，……

曰“吾自愧，——行途中自愧，——立祭坛前自愧，——面明神自愧，——有女賤且忍！虽入泉下，猶將追而詛之！”

伊革那支言已視其婦，已厥死矣，历时許方苏。比苏，而目旋默，聞其言或耆嘗聞，人莫能測也。

是日之夜，——显煦宁靖，七月之夜也。伊革那支惧惊其妇及侍者睡，乃以趾点梯而升，入威罗之室。小窗自威罗逝后，即严扃不启，全室黯显，烈日貫鉄叶屋山，长日照临，入夜留炎熛之气，人迹永絕，則顯气殊异燭散，逼于太空，室壁家具，久而朽敗，亦有气蒸蒸涌出。月色度窗，投文至地，且以余光朗照室隅。臥榻雅素，上遺小大二枕，阴森欲动。伊革那支启窗，外气随辟而入，清新芬馥，来自近郊水次，且挟菩提树华香。远有歌声，似出艇内。伊革那支徒跣白衣，状如鬼物，行就威罗榻旁，长跽

于地，投首枕上，引手向空而拥，曩日女首所在处也。如是久久，既而歌声顿辍，顾牧师伏如故，长发越肩分披，蔓延及枕。少顷，月易其軌，小楼就昏，伊革那支始昂其首，随作微語，声至雄渾，更罔不知之爱，如对所生，曰，“威罗吾女！威罗，——汝知否此誼云何？吾女吾女！吾血吾生！……汝老父，■首胎背，……”言次，两肩忽战，全身随之而动，发声甚柔，若詔孺子，曰，“汝老父祈汝，……唯，威洛吉伽祈汝矣！——彼且泣，彼前此未尝泣也。孺子，汝有忧，忧亦属我，否否，且甚也。”伊革那支时搖其首，曰，“且甚也。威洛吉伽，吾老矣，死則奚惧。然汝，……使汝自知荏弱娇小者，汝念之耶？幼时伤指見血，泣失声矣。孺子，汝爱我，吾深知之。汝实爱我。第語之！語我，胡为自苦？吾将以此手去其忧，此尙强也，威罗，此手！”

伊革那支遂起，复曰，“言之！”随张目視四壁，伸其手，而小楼寂漠，远聞汽笛有声。伊革那支目益厉张，自顧身外，似見形残厉鬼。■■徐起。■举柴瘠之手自按其头。及門，尙微語曰，“言之！”而为之对者，又独——幽默也。

#### 四

一日，午食早已，伊革那支趋赴墓場，威罗葬后，此其初次矣。其地炎热靖謐，杳无人踪，虽夏日如在月夜。牧师欲挺身徐行，肃然四顧，自意弗异往时，而不知二足已屨，风度亦变，須髯皓白，如被严霜。墓場前道路修坦，渐

高如坡坂，其端墓門，幽黑有光，若張巨口，四周則白齒抱之。威羅葬于杪端，至是已無沙砾。伊革那支旁皇隆路中，左右悉為丘壠，遍長薔苔，久不得出。其間時見斷碑，綠華瑣駁，或坏檻廢石，半埋土中，如見抑于幽怨。內則有威羅新坟，短草就黃，外圍嫩綠，榛槎依楓樹而立，胡桃柯干，交于墓頂，新葉蒙茸。伊革那支坐鄰坟，吐息四顧，上見昊天，淨無云氣，日輪如如不動，乃初覺在幽宅中。每當風定，萬籟輟聲，則寂漠滿其地。其寂至莫可比方，此刹那間，并起幽默，默似遠涉幽宅之垣，且踰垣直至市集，終于目睛，是目則澄碧無聲，永靖于默。伊革那支聳其肩，運目至威羅墓上，觀糾結之草久久。草蔓衍遍地，遙盡于負雪之野，似無暇更被異域者。時乃觀之而疑，思地下不六尺，乃為威羅所宅，四周縹緲，莫可執持，則俄有假托執迷，于勾臆。蓋往嘗謂縱有物沒深遠無窮中，願得之實不在遠，殊不知誠乃無有，且亦將終無有也。爾時陡有所念，似倘作一言，此言已冲唇且發，或作一動，則威羅將离墓起立，頰長妙好，一如生時，即四鄰陳死人，方以堅冷之默感人者，亦將由是言動，辭其幽宅。伊革那支乃去廣綠黑冠，自撫其發，微呼曰，“威羅！”

言已，俱入人耳，則起登坟顚，越十字架外望，見絕無生人，于是復揚其音曰，“威羅！”

此牧師伊革那支垂老之聲也。其聲乾涸，如求如籲，異哉！祈求之切如是而無應也。曰，“威羅！”

時聲朗而定矣。此默，恍忽有應者出于淵深，若可

辨。伊革那支复四顧屈其身，傾耳至于草际，曰，“羅答我！”則有泉下之寒，貫耳而入，囁几为之坚凝。威羅則默，其默无穷，益怖益闕。伊革那支力举其首，面失色如死人，覺幽默顫动，顫气随之，如恐怖之海，忽生波涛，幽默偕其寒波，滔滔来襲，越頂而过，发皆蕩漾，更击匈次，則碎作呻吟之声。伊革那支眙目愕顧，五体栗然，漸迸力伸背而起，自肅其状，俾勿震越。又拂冠及膝际，以去沙尘，交臂三作十字，徐行而去。顧幽宅乃突呈异状，道亦絕矣。

伊革那支自哂曰，“誤矣！”遂止歧路間。顧不能竣，未一秒时，即复左折，默迫之耳。默出自碧色壙中，十字架亦各嘘气，地怀殭蛻，孔孔均吐幽波。伊革那支行益急，左右奔馳，越墓攬于闌檻，鉄制华环，刺手見血，法服亦斯裂如鶉衣，第心中則止存一念，曰覓去路耳。

伊革那支尽其心力，跳跃往来，久乃益疾，长发散乱法服之上，而去路終不在前。其时状至怖人，张口窒息，色如狂醒，厉于幽鬼。終乃奋力一跃，突出墓場。其地有伽藍，垣下見一老人，方擗榻假寐，状似远方行脚，旁有二妇，齟齬互爭。比归家，閨中鐙光已曜，牧师不及易衣冠而入，风尘零落，即踣其妇足下曰，“阿母，……阿尔迦，恕我！”言次潸泣曰，“吾且狂矣！”遂撞首于几，泣至哀厉，如未尝泣者之泣也。

迨举首，伊革那支盖信异事将見矣。妇且有語，恕其前愆。因曰，“吾妇！”——則伸首就之，相其二目，而是中



怨有怨憤，兩復無有。婦殆已恕其罪，寄之同情與？顧目  
乃一无所示，寂然默然耳。……而此荒涼蕭瑟之家，則幽  
默主之矣。

## 四 日

俄国 迦尔洵

吾輩趨經大野，銃丸雨集有声，树枝为动，复入棘林，宛延而进，吾今茲犹記之也。射益烈，天垂时起赤光，隱見无定处。什陀洛夫者，少年軍人，第一中队屬也，——时吾自念，彼胡为妄入此战綫耶？——陡仆于地，默不声，张目厉視吾面，血溢于口如涌泉。是誠然，吾今犹記之确也。且又記之，当大野尽处，丛棘之中，吾乃見……彼。彼巨而壮，突厥人也。願吾直奔之，虽吾且磨乎。有声霍然，似有物尔許大，飞經吾側而去，耳为之鳴。吾自念曰，“彼射我矣！”而彼遽大呼，急退走入丛棘。使繞道以出棘林，易易耳，顧惊怖时，乃思慮不能及此，其衣鈎于棘枝。吾一击墮其鎗，次举銃端利矛力刺之，似中其身，似聞呻吟声。吾遽奔而之他。吾軍大呼，——或仆，或射，吾去野入田間时，則亦引机射一二矣。

俄复大呼，其声加厉，吾輩皆疾走。■此不能曰吾輩，当曰我軍也。所以者何，緣吾独止于此耳。异哉！惟尤异者，乃覺一切頓失，如一切呐喊，一切銃声，■不寂然。吾无所聞，第見少許蒼蒼者，殆天也，已而即此亦杳

矣。

异境如是，昔未遭遇也。吾似伏地臥，当吾前者，有土一小片，草数茎，为去岁槁干，有蚁緣其一，蠕蠕而行，厥首向下，——目前全世界，如是而已。且能視者又止一目，其一乃有坚物阻之。物盖枝柯，下障吾首，而首又加于枝，状至不适。吾欲动，然又不能。胡为不能耶？而如是者久之。吾第聞阜螽振羽及蜜蠶嚶鳴，舍此更无他事。終而奋力自曳右手，出于身下，乃并两手抵地，思踰而兴。

有銳而速者，——若电光然，——驟彻于全身，自膝至匈，匈而至首，——吾复仆，遂复惘然，遂复无觉。

吾觉矣。乃又胡以見星，見此灿然于勃尔格利亚蔚蓝天宇者耶？詎吾非在穹廡中，且見弃于众者又何耶？时自动其身，乃驟觉剧痛发于足。

然矣，吾伤于战矣！惟創之輕重奈何耶？漸伸手撫痛处，則右足滿以血汙，加左足焉。且手之所触，痛乃加剧，其为痛如——齧肉，綿綿无止，彻于心曲。耳大鳴，首亦岑岑然，知两足皆創矣。第众置我于此者曷故？詎已見敗于突厥耶？吾回念之，初殊恍忽，——乃了然，終知我軍不北。緣吾仆——吾不知此，惟記众趋进，而青色——犹留我目前已耳。——甫田中，在小丘之上。大队长則指之大呼曰，“兒郎，吾輩得此矣！”于是据甫田，然則我軍固

未敗也。——顧眾胡不將我俱去耶？原田坦蕩，无物障其眼界，且敵軍射極烈，傷者當不止吾一人也。盍且舉首一審視乎？今適矣。蓋前此更生，見草莖及到行蚊子時，曾迸力欲起，繼乃仰仆，故今者亦見明星也。

吾欲起而坐地，然兩足皆創，綦難也。勉強久之，漸乃得坐，負痛甚，淚滿于目矣。

臨吾上者，有蒼天一角，天半見一巨星，灿灿作光，益以小星三四。四周何有，為闌為高，此棘丛也。吾臥棘林中，眾遺我矣！

時覺毛髮森然皆立。雖然，吾負傷于田，今何緣在丛薄中耶？意者受丸而后，因痛失神，遂自狂走入此与？惟今且不能少動其身，昔何能奔逸而至，乃思之殊不可解。是殆初仅一創，比至，始復受其一耳。

地面处处生白，朗而微紅，巨星之光漸闌，小者皆隱，月上矣。嗟夫，倘在故鄉，其佳勝當何如！……

有異聲至吾耳際，如人呻吟。誠然，此呻吟聲也！豈不遠有傷人見弃，其足糜爛，抑銃丸入于腹耶？唯，否否！其聲至邇，而吾側復无他人。汝！嗚呼，天乎！此我之呻吟也！吾之微吟，吾之哀鳴也！豈痛劇乃至于此乎？然，痛固也，惟吾腦若籠于霧，若壓以鉛，故遂亦无覺。今良不如寐耳，寐哉寐哉！……第使終古不复覺者奈何！然此亦何惧為？

吾就臥，則月色蒼涼，朗照四近，相距不五步，有巨物橫陳，然而黑，月光所照，处处爛有光輝，殆衣結或

兵刃也。此其死骸，抑伤人耶？

皆同耳！吾則且寐，……

否否，此何能者？吾軍未去，逐突厥矣。今方守伺于此，然胡为无人語声或篝火爆列声耶？必吾疲既极，不之聞耳，吾軍乃实在是在是。

曰，“援我！援我！”其声且嘶，突吾匍而出。願无人声为之对，仅有反响发于夜气，其他寂然，独蛩吟如故，及滿月在天，凄然临我已耳。

使臥者而为伤人，当聞吾声而覺矣，然則尸也！特不知其为火伴，抑突厥人耳。咄，为仇为友；在今茲不啻同耶。……而吾浮肿之目，时已滙合于瞑臥矣。

吾虽早覺，然尙靖臥，闔其目，吾殊不欲张也。目虽闔，日光犹穿眶而入，比启，則受刺不可堪矣。且臥而不动，于我亦良适。……昨日——吾思殆昨日也，——負伤，至今一日已过，第二日且繼之——吾当死矣。凡事皆同，不如弗动胜。人当弗动其身，尤善則弗动其嘴，然不可得也，記念思惟，交錯于內，此亦至暫矣，不久將終，仅留数行字于新报中曰，“吾軍損失极夥，伤者若干。一年志願兵伊凡諾夫战死。”否，不然，报纸且不举氏姓，第約略言之曰死者——一人已耳。兵一人，犹彼犬也。

时吾神思中，則全图昭然皆見，盖昔日事矣。——所謂昔者不止此，在吾一生中，当吾足未見創前，皆昔日事矣。——吾尝見众聚于市，遂延佇审视之，众乃默立，目

注一白色物，方流血哀鳴，狀至可閱，小犬也，轢于車輪，已垂死如吾今日。乃忽有執事者排眾入，提其領，提之他去，眾則亦鳥獸散。今者孰提我去諸此乎？嗟夫，野死而已！……人生亦奇觚哉！……昔之日，——即小犬遘禍之日也，——吾生多福，消搖以游，為狀如酩酊，第此亦有所由然也。——嗟汝古歎！其毋苦我，且趣高我矣！——昔日之福，今日之苦，……苦固不可逃，特願不見窘于怀旧，與往日相仇比耳。嗚呼，忧乎忧乎！汝困人良甚于創哉！

今熱矣，日乃如炙也。吾啟目，見同此从薄，同此高天，特在昼耳，而鄰人亦依然在是。突厥人，尸也！軀體又何偉哉！吾識之，斯人耳！……

見杀于我者，今橫吾前。吾杀之何為者耶？

斯人浴血死，定命又何必驅而致之此乎？且何人哉？彼殆亦——如我——有老母與？每當夕日西匿，則出坐茅屋之前，翹首朔方，以望其愛子，其心血，其凭依與奉養者之來歸也！

而吾何如者？皆同耳！……然吾甚羨之，斯人幸哉！其耳無聞，其傷無痛，不銜哀，不苦澀，……利矛直貫其心，……在是，——穴在戎衣，大而動然，四周滿以碧血，——此吾業也！

然此豈亦吾願與？當吾出征，不懷惡念，亦無戕人之心，惟知吾當以匈臑為飛丸之臬，則遂出而受射已耳。

而今又何如者？咄，愚人愚人！然哀哉此弗羅！——

斯人盖衣埃及戎衣者，——不較我尤无罪耶？有人令之，則如青魚入筌，以汽船送之君士但丁堡，为俄罗斯，为勃尔格利亚，两未有所前聞也。人复令之行，則遂行，使其不尔，則亦難矣，甚或有巴伐之銃，引火射其匈矣。于是苦辛悠远，自君士但丁堡从軍以至卢司曲克，我軍进攻，彼則守御，比見吾曹健兒，虽当英国特制之底波地馬梯尼銃，亦坦然径前，乃始恟惧思退走。此瞬息中，又不图突来一小丈夫，平日仅揮黑拳，击之可踏耳，而今乃举利矛刺其心。則是人究何罪耶？

杀斯人者我，然吾亦何罪乎？吾何罪？……嗟乃苦我至于此耶？嗟也，人亦知嗟之为事奈何耶？虽昔日过羅馬尼亚时，酷热至四十度，日行五十威尔斯忒，其嗟不若此也。吁，安得有人至乎！

天乎！彼人軍持中不有水耶？惟必就而取之，不知痛当如何耳。

咄，同也，吾进矣。

吾匍匐前，曳足于后，两手失力，才足动垂僵之軀。尸距我不及二克拉式伦，而自吾視之，乃多，——不然，非多也，劳于十二威尔斯忒也。嗚亦当勉之，咽且奮矣，如发烈火，故即失水且死耳。虽然，万一……

吾匍匐前，二足为地所泥，每动輒作大痛，为之号叫，为之呻吟，而匍匐前不止。今終至矣，軍持在斯，……其中有水，——水若干，似且越軍持之半也。猗，水足用矣！——以至于死。

吾曰，“施主，汝救我矣！……”則以肘支体，解其軍持，重心失，遂仆。吾面适触救主之匈，尸气已扑鼻矣。

吾得水狂飲之，水虽温，然尙不腐，且甚多也，可支数日。吾昔讀生理易解，記書中有言曰，“人苟飲水，則虽无食亦能活踰七日以上。”次复举事实为証，謂尝有人絕粒图自杀，■久之不死，即以不廢飲也云。

咄，复次奈何？使更活五日——六日者，其后奈何？吾軍已行，勃尔格利亚人亦遯，左近又非达道，終亦死而已矣。惟二昼夜瀕死之苦，今則易以七日，殆不如自殊胜耳。邻人之側，有銃在地，頗似英倫良品，仅劳一举手，——諸事毕矣。且銃丸亦■累滿地，似当日用未尽也。

要而論之，吾宁自决，抑且——待耶？何也？待救，抑待死与？且待，待突厥来，更褫吾足負伤之革耶？則良不如自……

不然，人何当自失其勇气，在理宜力图活以至終也。有見我者，吾即得救矣。吾骨或无損，受治当瘥，于是乃复見故步，复見吾母，复見瑪薩，……

嗟，幸毋令彼知实事矣！幸告之曰即死。假使知其实，知吾受殊苦历二日三日以至四日者，……

吾目忽眩，邻右之游，膂力悉竭矣。复有异气，色亦漸益黝然，……明日及又明日，更将如何？吾亦姑臥此，今无力，不能移也。且容少休，乃返故处，幸适有风，吹奇痰悉他向矣。

吾罢极而臥，日照吾手及头，又无物足以作障。使其



頃刻入夜，則——吾自思——似已第二夜矣。

思緒忽亂，——遂復入忘。

吾寐久之。比覺，日已夕矣，見一切如故，足傷依然作劇痛，鄰人龐然僵臥，亦復如前。

欲弗念是人，不可得也。何者？吾奔愛絕歎，跋涉遠道，陵凍饑，忍炎熱，終則陷于巨苦，——乃僅為戕殺斯人來耶？戕殺斯人而外，吾又嘗有微利于戰事耶？

殺人，殺人者，……顧誰耶？

我也！

念吾自決志從征時，吾母及瑪薩泣皆甚哀，顧不相沮。吾則眩于幻想，弗觀其泪，亦未嘗知，——今乃知之，——將有憂患之加于眷屬也。

然念之奚益，往事不可追矣。

當是時，有故旧數人，其為狀亦至異耳。眾皆曰，“愚物，徒是扰攘，自且弗知後事，究何為者？”——然此何言？一則曰愛國，再則曰英雄，而此口乃亦能作如是語乎？在彼輩目中，吾非英雄與愛國者又何物？雖然，此固耳，而吾則——愚物也！

吾于是至契錫納夫，眾以革囊及此他武具相授，從軍而行。眾可千人，中之出自志——如我——者僅三四。他乃不然，假能免其役，皆願過返故鄉者也，然仍力前，不遜自覺之吾輩，徒步至千威爾斯忒，臨敵而戰無懾，吾輩或且勝也。倘放之歸，固當投兵立散，惟今則服其義

务不荒。

晨风徐来，棘枝摇动，惊睡鸟出林而飞，明星亦隐，天宇已见晓色，白云如毛羽，斐然蔽之，昏黄渐去大地，吾之第三日至矣。……将何以名？谓之生，抑谓之死乎？

第三日，……将更历若干日耶？谅不多矣。吾罢极，恐不能离此尸而去，且不久将类之，不相恶矣。

吾每日当三饮，——朝，午，夕也。

太阳已出，黑色棘枝，纵横分划巨轮，视之朱股如人血。今日者，天气其将酷热矣。

吾之邻人，——今日汝当如何？汝已怖人甚矣！

诚然，彼滋怖人也。毛发濯脱，其肤本黑，今则由苍而转黄，面目臃肿，至耳后肤革皆列，蛆蠕蠕行罅隙中，足絨行膝，脰肉浮起成巨泡，见于两端钩结之处，全体膨亨若山丘。更历一日，乃将如何耶？

傍之臥，抑何可堪者，虽必出死力，吾亦迁矣。特不知能动否耳？吾固能自动其手，能启军持，能饮水，特未谕运我重滞不动之体则何如？不也。姑试之，令动极微，閱一时而得半步与。

迁徙既始，終朝方已，足創固剧痛，然亦何有于我耶！吾尔时已不記常人感觉作何状，漸习于痛矣。閱一朝，乃迁地不及二克拉式伦，已至故处，昂首吐吸，将得新气以舒心神者暫耳。离厪尸不六步也。风向忽变，挟异质正扑吾鼻，其质至强，吸之欲噎，虚胃亦作蠕攀且痛，五内

如絞矣。而臭腐之氣，則續續扑鼻無已時。

方術已窮，吾遂泣。

時困頓達于極地，乃頽然臥，識几亡，忽焉——此豈神守已亂，耳有妄聞耶？似聞……不然，否，誠也！——人語聲也。馬蹄聲，人語聲。吾微号，顧力自制，万一其人為突厥，則將奈何？恐所遭慘苦，即就報紙誦之，亦毛發立矣。彼輩將生剝人膚，傷足則烙之以火，……善，且不止此，彼輩長于此道，未可測也。——然則見杀于彼，殆不如野死胜乎。願使來者而為我軍，嗟汝鬼棘，何事繁生若崇垣者，吾目不能透棘有所見也。僅得一处，在枝柯間若小窗，能就之少窺外狀，遠見平隰，其地似有小川，記戰前曾飲之，誠然，亦有石片，橫亘水之兩岸如小橋，來者殆當過此也。——而人聲默矣。眾操何國語言，不能辨，詎吾耳亦已聵耶？天乎，使來者果為我軍，……則吾呼号于此，眾當能在橋上聞之，此良較見俘于黎什珂，見俘于巴希喀支克优也。胡以不聞蹄聲耶？不能忍矣。時尸氣虽惡，已不之知。

忽而行人見橋上，珂薩克也。戎衣色青，赤條在袴，持矛，數可五十。率之行者乘駿馬，為黑髯軍官，眾方渡，即据鞍反顧，大聲呼曰，“疾走！”

吾亦呼曰，“且止且止！嗟乎，援我來，兄弟！”顧馬蹄佩劍聲及珂薩克朗語，皆高出吾聲之上，——眾不我聞也。

吁，吾遂失力而伏，以面親土，嗚咽繼之。軍持仆，是中之水，——吾性命，吾援救，吾延生之藥，乃忽外

流。比扶之起，則所余已不及半盞，地面乾涸，此他悉為所吸矣。

是舉既空，吾已不復能振，惟微合其目，奄然僵臥耳。且风向屢變，時或颺清新之氣，時或依然以腐穢來。鄰人為狀，今日亦益凶，不能盡以楮墨。吾偶啟目微睨之，乃慄然。面肉已消，脫骨而去，槁骸露齒，吾虽多見鬻屍，或制人体為标本，顧未覩凶厉怖人有如此也。骸著戎服，衣結作光烂然，令吾震懼，心乃作是念曰，“所謂戰事，——此耳，其象在是！”

酷熱不少減，面與手皆且灼矣，乃飲余水盡之，初苦澀，僅欲飲其一滴，殊不圖一吸盡之也。嗟夫，珂薩克自過吾旁，又胡不止之。縱為突厥，亦勝于此，彼苦我不过一二小時耳，今則輾轉呻吟，特不知當歷几日也。嗚呼吾母，使其知此，殆將自縊皓發，抵首于墻，以詛吾誕生之日，——且為此始作戰鬥以苦人群之全世界訊也。

然汝與瑪薩，又胡能知吾之慘死耶？別矣吾母，別矣吾愛吾妻！嗟夫，此苦何可言者！有物填吾膺，……又復此小犬也。忍哉執事人，就墻撞其首，投之坐屯，犬未死，故受楚毒至一日。願吾之慘苦甚于犬，受楚毒者已三日矣，詰朝而為——四日，于是至五日，至六日。……死！汝安在？越來前，越來前，越攬我矣！

願死乃不來，亦不攬我。吾惟臥烈日之下，咽乾且坼，而水無余滴，尸臭則瀰漫空氣中，彼肉全盡矣，有無量數蛆，蠕蠕而墜，動滿地，既食鄰人盡，僅余槁骨戎衣，——

期以次及于我，而吾之为状，于是如前人！

白昼既去，深夜繼之，亦复如是。比夜闌而东方作，亦复如是。又空过一日矣。……

棘枝动摇，有声如私語，右謂我曰，“汝死矣，死矣，死矣！”左則应之曰，“不复相見也，不复相見也，不复相見也！”

側有声曰，“伏藏于此，又何能見耶？”

吾忽归我，乃見二碧瞳，自棘枝內瞰，此雅各来夫，吾軍之伍长也。曰，“將鋤来，此間犹有两人，其一，盖火伴也。”

曰，“毋以鋤来，亦勿挫我，吾生也。”吾心欲号，而唇吻乾涸，仅自其間扁微叹而已。

雅各来夫惊叫曰，“嗟乎！彼誠生，伊凡謂夫也。兒郎，彼生也。速召医者！”

可十五分时，似有水注入吾唇，复有勃兰地酒及他物，次乃冥然。

籃輿徐动，其动爽神，吾似覺矣，而旋暈。創伤既裹，痛苦皆失，四肢舒泰，至不可言。……

“止！降！卫者交代！举輿！走！”

施令者彼得·伊凡涅支，为摄卫队护視长，身肩长而瘠，和易善人也。虽昇輿者四人，体悉伟碩，而吾視其人，乃先見其肩，次見疏髯，漸乃見首。微呼之曰，“彼得·伊凡涅支。”曰，“何也？小友，”則屈身临我。吾曰，“医何

言？頃刻死耶？彼得·伊凡涅支。”曰，“此何言，伊凡諾夫，——虽然，……汝安得死，汝骨皆无損，此幸事也。动脉亦无故。惟汝何能自活至三日，汝何所食耶？”吾曰，“无之。”曰，“然則何所飲？”吾曰，“得突厥人軍持，彼得·伊凡涅支。今茲不能言，尔后……”曰，“諾，神相汝，小友，盍且寐矣。”

又复入寐，入忘。……

覺乃在医院中，医及护視者繼而立。此外更見名医，为圣彼得堡大学主講，旧識其面，則俛而临吾足次，血滿其手，似有所为。少頃，乃顧我言曰，“神則右汝，少年，汝生矣。吾輩仅取汝一足，然此特——小事耳。今能言耶？”

今能言矣。遂具告之，如上所記。

## 杂 識

### 安特来夫

安特来夫生于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初作《默》一篇，遂有名；为俄国当世文人之著者。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所作小品甚多，长篇有《赤咲》一卷，記俄日战争事，列国竞传譯之。

### 迦尔洵

迦尔洵 V. Garshin 生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俄土之役，尝投軍为兵，負伤而返，作《四日》及《走卒伊凡諾夫日記》。氏悲世至深，遂狂易，久之始愈，有《絳华》一篇，即自記其状。晚岁为文，尤哀而伤。今譯其一，文情皆异，迥殊凡作也。八十五年忽自投閣下，遂死，年止三十<sup>①</sup>。

《四日》者，俄与突厥之战，迦尔洵在軍，負伤而返，此即記当时情状者也。氏深恶战争而不能救，則以身赴之。观所作《孱头》一篇，可見其意。“弗罗”，突厥人僭埃及农夫如是，語源出阿剌伯，此云耕田者。“巴该”，突厥官名，犹此土之总督。尔时英助突厥，故文中云，“虽当英国特制之庇波地或馬梯尼銃……”

---

• 案《安特来夫》1則，原載第1册；《迦尔洵》1則，第1节原載第1册，第2节原載第2册。——編者。

① 案迦尔洵卒于1888，年三十三。——編者。

# 工人綏惠略夫

俄国 M. 阿尔志跋綏夫 著





## 譯了《工人綏惠略夫》之后

阿尔志跋綏夫(M. Artsybashev)在一八七八年生于南俄的一个小都市；据系祖和氏姓是鞑靼人，但在他血管里夹流着俄，法，乔治亚(Georgia)，波兰的血液。他的父亲是退职军官；他的母亲是有名的波兰革命者珂修支珂(Kosciusko)的曾孙女，他三岁时便死去了，只将肺結核留給他做遗产。他因此常常生病，一九〇五年这病终于证实，沒有全愈的希望了。

阿尔志跋綏夫少年时，进了一个乡下的中学一直到五年級；自己說，全不知道在那里做些甚么事。他从小喜欢繪画，便决計进了哈理珂夫(Kharkov)繪画学校，这时候是十六岁。其时他很穷，住在污秽的屋角里而且挨餓，又缺錢去买最要緊的东西：顏料和麻布。他因为生計，便給小日报画些漫画，做点短論文和滑稽小說，这是他做文章的开头。

在繪画学校一年之后，阿尔志跋綏夫便到彼得堡，最初二年，做一个地方事务官的書記。一九〇一年，做了他第一篇的小說《都瑪罗夫》(Pasha Tumarov)，是显示俄国中学的黑暗的；此外又做了两篇短篇小說。这时他被密罗

留唏夫(Miroljubov)賞識了，請他做他的杂志的副編輯，这事于他的生涯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终于成了文人。

一九〇四年阿尔志跋綏夫又发表几篇短篇小说，如《旗手戈罗波夫》，《狂人》，《妻》，《蘭兌之死》等，而最末的一篇使他有名。一九〇五年发生革命了，他也许多时候专做他的事：无治的个人主义(Anarchistische Individualismus)的說教。他做成若干小說，都是驅使那革命的心理和典型做材料的；他自己以为最好的是《朝影》和《血迹》。这时候，他便得了文字之祸，受了死刑的判决，但俄国官宪，比欧洲文明国虽然黑暗，比亚洲文明国却文明多了，不久他們知道自己的錯誤，阿尔志跋綏夫无罪了。

此后，他便将那发生問題的有名的《賽宁》(Sanin)出了版。这小說的成就，还在做革命的故事之前，但此时才印成一本书籍。这書的中心思想，自然也是无治的个人主义或可以說个人的无治主义。賽宁的言行全表明人生的目的只在于获得个人的幸福与欢娛，此外生活上的欲求，全是虛伪。他对他的朋友說：

“你說对于立宪的煩悶，比对于你自己生活的意义和趣味尤其多。我却不信。你的煩悶，并不在立宪問題，只在你自己的生活不能使你有趣罢了。我这样想。倘說不然，便是說誑。又告訴你，你的煩悶也不是因为生活的不滿，只因为我的妹子理陀不爱你，这是真的。”

他的煩悶既不在于政治，便怎样呢？賽宁說：

“我只知道一件事，我不願生活于我有苦痛。所以應該滿足了自然的欲求。”

賽宁这样实做了。

这所謂自然的欲求，是专指肉体的欲，于是阿尔志跋綏夫得了性欲描写的作家这一个称号，許多批評家也同声攻击起来了。

批評家的攻击，是以为他这書誘惑青年。而阿尔志跋綏夫的解辯，則以为“这一种典型，在純粹的形态上虽然还新鮮而且希有，但这精神却寄宿在新俄国的各个新的，勇的，强的代表者之中。”

批評家以为一本《賽宁》，教俄国青年向墮落里走，其实是武断的。詩人的感觉，本来比寻常更其銳敏，所以阿尔志跋綏夫早在社会里觉到这一种傾向，做出《賽宁》来。人都知道，十九世紀末的俄国，思潮最为勃兴，中心是个人主义；这思潮渐渐酿成社会运动，終于現出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約一年，这运动慢慢平靜下去，俄国青年的性欲运动却显著起来了；但性欲本是生物的本能，所以便在社会运动时期，自然也参互在里面，只是失意之后社会运动熄了迹，这便格外显露罢了。阿尔志跋綏夫是詩人，所以在一九〇五年之前，已經写出一个以性欲为第一义的典型人物来。

这一种傾向，虽然可以說是人性的趋势，但总不免便是頹唐。賽宁的議論，也不过一个敗績的頹唐的强者的不

圓滿的辯解。阿尔志跋綏夫也知道，賽宁只是現代人的一面，于是又写出一个別一面的綏惠略夫来，而更为重要。他写給德国人毕拉特(A. Billard)的信里面說，

“这故事，是显示着我的世界觀的要素和 我的最重要的觀念。”

阿尔志跋綏夫是主觀的作家，所以賽宁和綏惠略夫的意見，便是他自己的意見。这些意見，在本書第一，四，五，九，十，十四章里說得很分明。

人是生物，生命便是第一义，改革者为了許多不幸者們，“将一生最寶貴的去做牺牲，”“为了共同事业跑到死里去，”只剩了一个綏惠略夫了。而綏惠略夫也只是偷活在追躡里，包围过来的便是灭亡，这苦楚，不但与幸福者全不相通，便是与所謂“不幸者們”也全不相通，他們反帮了追躡者来加迫害，欣幸他的死亡，而“在別一方面，也正如幸福者一般的糟蹋生活”。

綏惠略夫在这无路可走的境遇里，不能不寻出一条可走的道路来；他想了，对人的声明是第一章里和亞拉借夫的閑談，自心的交爭是第十章里和梦幻的黑鉄匠的辯論。他根据着“道義”，不得不对于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发生反抗，而且对于不幸者們也和对于幸福者一样的宣战了。

于是便成就了綏惠略夫对于社会的复仇。

阿尔志跋綏夫是俄国新兴文学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流派是写实主义，表現之深刻，在儕輩中称为达到了极致。但我們在本書里，可以看出微微的传奇派色采来。这

看他寄給毕拉特的信也明白：

“真的，我的长发是很强的受了托尔斯泰的影响，我虽然没有贊同他的‘勿抗恶’的主意。他只是艺术家这一面使我佩服，而且我也不能从我的作品的外形上，避去他的影响，陀思妥夫斯奇（Dostojevski）和契訶夫（Tshekhov）也差不多是一样的事。雪俄（Victor Hugo）和翟提（Goethe）也常在我眼前。这五个姓氏便是我的先生和我的文学的导师的姓氏。

“我們这里时时有人說，我是受了尼采（Nietzsche）的影响的。这在我很詫异，极简单的理由，便是我并没有讀过尼采。……于我更相近，更了解的是思諦納尔（Max Stirner）。 ”

然而綏惠略夫却确乎显出尼采式的强者的色彩来。他用了力量和意志的全副，終身战争，就是用了炸弹和手枪，反抗而且淪灭（Untergehen）。

阿尔志跋綏夫是厌世主义的作家，在思想黯淡的时节，做了这一本被絕望所包围的书。亚拉借夫說是“憤激”，他不承認。但看这書中的人物，伟大如綏惠略夫和亚拉借夫——他虽然不能坚持无抵抗主义，但終于为爱牺牲了，——不消說了；便是其余的小人物，借此衬出不可救藥的社会的，也仍然时时露出人性来，这流露，便是于无意中愈显出俄国人民的伟大。我們試在本国一搜索，恐怕除了帐幔后的老男女和小販商人以外，很不容易見到別的人物；俄国有了，而阿尔志跋綏夫还感慨，所以这或者仍然是

一部“憤激”的書。

这一篇，是从 S. Bugow und A. Billard 同譯的《革命的故事》(Revolution-geschichten) 里譯出的，除了几处不得已的地方，几乎是逐字譯。我本来还没有翻譯这書的力量，幸而得了我的朋友齐宗颐君給我許多指点和修正，这才居然脫稿了，我很感謝。

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五日記。

## 工人綏惠略夫

正当那时候，有人在那里，将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和他們的祭物，搀杂在一处的事，告訴耶穌。

耶穌回答說：你們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么？

我告訴你們：不是，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一至三。

楼梯上面，当黄昏时候，从地下室一直到屋頂上，滿包了黑暗不透明的烟霧；梯盘上的窗戶，都消融在暗地里了。这时候，在一所住宅的前面，正有一个人拉那門轎。

粘粘的，用破烂蜡布包封着的門后边，旧銅便憤然的抽咽起来，許多时沒有肯靜；他的細細的死下去的哼声，宛然是一匹絆在蜘蛛网上的蒼蠅，还在不住的訴說他悲慘的运命。

沒有人到来；这人直挺挺的立着，正象一支桩。他的模样，在昏暗中間，越显得十分黑。一匹瘦猫，隱隱的溜下闌干来的，也不送給他一些注意，他立的有这样靜。他



总該有些古怪：如果是好好的快活的人，怀着坦然的心的，便不至于这样的立着。

楼梯上靜而且冷了，在荒凉的昏暗里，起上一种霉气味的烟来；这时从地窖子到屋頂室都填滿了脏的，病的，肚餓的和烂醉的人們的大杂居宅里发散的恶臭。越到上头，烟气便塞的越密，自己造成异样的黑影，忽然也便会浓厚到正象是一个人形。

远远地响着馬車的輪声，鬧着街道电車的鈴声；从无底的坑的深处——从院子里——挤出急迫的苦恼的人声；但在上面却是死而且靜。忽听得下面的房門合上了，轟的一声，楼梯口发了抖，应声便一直传到全宅。脚步声响了。人听得，似乎有人往上走，到梯盘又驟然轉了弯，便一步跨过兩級的走。待到脚步声已經走上最末的梯盘，在阴暗地里，就是嵌着窗戶的所在，溜过一个黑影的时候，那站在門前的人，便向着他轉动过去了。

“誰在那里呵，”来人不由的发一声喊，是吃惊不小的声音。

站在門前的人便鋒利直截的問道，“这里有房子出租么？你也許知道？”

“哦！房子？……我委实不知道……我想，該有的。你拉鈴就是！”

“我已經拉了。”

“阿，在我們这里是應該格外的拉的。你看，这样！”

他抓住門鈴，用全力的一拉。鈴并不先行顫动，便立

刻发一声喊，却又忽地停止了，宛然一个装着蚕豆的馬口铁筒，滚下阶梯去，就被墙壁挡住了似的。于是有些声响；从微开的門縫里，在黃色灯光的光綫中，現出一个老女人的花白的头来。

“瑪克希摩跋 (Maksimova)，这里有人問你的房子呢。”上来的人告訴說，是一个瘦而且长的大学生。他先向那空气又酸又湿，仿佛浴場的龕龕的前房一般的廊下的那边走。他也不再听老女人說什么，一径走过了堆着行李和挂着帳幔，那后面有什么正在蠢动的廊下，躲进他自己的屋子里去了。他放下物件，穿着暢开領口沒有带子的紅色的农家衣的时候，才又想到新来的客人，便問那老女人，恰恰捧着煮沸的撒摩跋尔<sup>①</sup>进来的，說：

“这个，瑪克希摩跋，你的房子租去了么？”

“租去了，謝上帝，舍尔該·伊凡諾微支 (Sergei Ivanovitsh)，六个卢布租去了。我想，倒是一个安静的客人。”

“怎見得呢？”

那老女人用白滯的将要失明的眼睛看定他，兜起了干枯的薄嘴唇說：

“六十五年以來，舍尔該·伊凡諾微支，我活在世界上，什么人都見過了。看的眼睛都要瞎了，”伊苦恼的插嘴，又做了一个不平的手势。

---

① Samovar. 俄国特有的一种茶具。金屬制，可以生火煮茶。——譯者注。

大学生不由的看着伊的眼睛，想要說些話，却仍复咽住了，待伊走后，他便去敲着隔壁的門，叫道：

“喂，邻舍的先生，你可愿意喝一杯迁居的茶么，怎样？”

“很好，”一个鋒利的声音回答說。

“那就請你这边来。”

大学生坐在桌旁，斟出两杯淡茶，拖近糖壺，向門口轉过臉去。

进来了一个适中身材，瘦削的，极頂金色头发的青年。他这模样，引起人一种特别的印象，仿佛他不住的故意的总想使自己伸高，却要将头縮在肩胛里。

“尼古拉·綏惠略夫 (Nikolai Shevyrjov),”他用了剛健的分明說。

“亚拉借夫 (Aladjev),”主人答应着，喜孜孜的微笑，去握他客人的手。

他全是农家风：帶点拙笨的客气而且握的比通常更长久。这以外，看他弯弯的强壮的背，削下的肩头，长臂膊，闊大的手，以及长鼻准的側臉，仿佛圣象似的，长着菲薄的下鬚和剪圓的头发，正象普式珂夫 (Pskov) 或諾夫戈洛 (Novgorod) 的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年，或者是一个木匠。他用了帶鈍滯的喉音，响的极真切，但也很和气的說：

“好极，你請坐，我們喝茶，并且閑談罢。”

綏惠略夫就了坐，他的举动又敏捷又坚定，但他的态

度总还是板滞而且孤峭。

他的浅黑的钢铁色的眼睛，冷冰冰的不可测度的看。即使自己十分豁达的人，第一次走到毫不相知的处所，总不免带些拘谨的新鲜，但在他却并无这痕迹。亚拉借夫一面看，一面想，觉得这綏惠略夫对于自己，以及对于藏在他秘密的精神的深处的特种东西，决不会无端的不忠实的。

——这小子倒有趣哩，他想。

但问道，“这个，你是——怎的呢？才到的么？”

“不错——今天刚从赫勒辛福斯（Helsingfors）来的。”

“你的行李在那里呢？”

“行李我是全没有。只有……这样，一个枕头，一条被，一两本书。”

亚拉借夫听到末后这句话，便格外注意而且高兴的看着客人。

“还有……如果我可以问……你本是什么职业呢？”

“你自然可以问……我是工人，是金属旋盘工。这一来，为的是寻点事。先前的工厂忽然关闭了。”

“那便是——无业了？”

“是的，”綏惠略夫回答说，在他声音上，带着异样的含混。

“目下所多的是无业，”亚拉借夫关心的说，“目下在你是艰难的时候了。”

綏惠略夫漠然答道，“什么时候总艰难，”他又用了警

告的声口，补足說，“不久便是那些人也要艰难，那些目下还■松的。”

亚拉借夫很觉新奇似的看着他。

——呀呀呀！他想，这小子也未必怎样干净。事情須得探出底細来。嘴脸也頗可疑呵。——

綏惠略夫对于主人的使了伶俐的农家式眼光，瞥到他脸上的一种特別表情，显然是已經觉得了，便低下头去看着杯子。

“……你是大学生呵。也有些甚么著作么？”他很快的說。

亚拉借夫微微的紅了脸。

“你何以这样想？就是我有著作的事？”

綏惠略夫毫不介意的微笑起来，而且这微笑，比他在故意的姿态时候，愉快得多了。

“这不难，”他解释說，“你壁上有文人的肖像，壁厨里是許多書，桌上是草稿，桌下是揉掉和撕掉的紙。人就知道了。”

亚拉借夫也失笑，但更加注意的看住他的眼睛。

亚拉借夫的眼色有些狡猾，然而終究脫不了农家式，可以看出他想弄狡猾来，“不錯，对的……但是你，据我看来，是一位善于观察的人。”

綏惠略夫不开口。

亚拉借夫点起一枝大的紙烟，从烟气中，非常注意的研究这生客。

綏惠略夫端端正正坐着，并且不住的迴轉着拇指。在他外觀上，总带些十分特別的什么，使他和常見的許多相貌，显出不同。亞拉借夫的聰明的农家眼睛，又立刻发見了这特点：是不可測的隱微与深藏的熟慮的一串。还有全身的岩石般的不动，与虽然很微細却很迅速的拇指迴轉之間的对照，他也觉察了。而且他越加留心，也就越加銳利的覺得疑惑，对于这生客的无意識的交感与本能的尊敬，早已深深的潜伏在他的精神里面了。

他装作因为烟气似的眯一眯眼，又隨便似的說，但口气却带着双关：

“探索的本領真是一种难得的才能呵……”

綏惠略夫沒有便答，只是拇指轉的更快了。看他模样，仿佛全不想要答話，但沉默一刻之后，他忽然擡起头，冷冷的看定了亞拉借夫，微歪着嘴唇說：

“我懂得你了。”

“怎的？”亞拉借夫不覺慌張起来。

“你費了力气，想盘查出，我是否一个偵探……不是的，請你放心罢。为什么……我強要同你談天，而且也并非自己来到你这里的。”

“呵呀，这是說那里話呢。”亞拉借夫着忙的插嘴，却已經紫漲了臉。

綏惠略夫又微笑，決然的，他的面龐在微笑时候，全然換了样，很温和，而且几乎娇柔了。

“不，怎么不然……这情形很明白……但假使我果真

是偵探，我从你的詰問上，早已知道你何以害怕的底細了。”

亞拉借夫不知所措的看了他許多時，於是摸着頸頸，笑吟吟的做了一個無可如何的手勢。

“哪，你有理。是我錯的。不用再爭了罷……你自己知道，今天是怎么樣的……但我並沒有瞞。”

“我說是怕，你說的却是瞞。你總還藏着些什麼。”

綏惠賂夫微笑了。

亞拉借夫張着眼睛只是想。

“唔……”他拖長了聲音說。“然而，你不要見氣，你可以成就一個出色的偵探，一個應用心理學的。”

“能罷，”綏惠賂夫正色的答話，但分明帶了些懊惱。“你著作些什麼呢？”他又發問，也顯然竭力的要使談話轉過方向來。

亞拉借夫紅了臉，仿佛就被人在現犯當場捉住的一般。“是的——不錯……我也才開手。兩種小說已經印刷了……這關係，人也還稱贊他。”他低下眼睛又裝出毫不介意模樣，添上了結末的話，但在他聲音上，不知不覺的滿帶着穉氣的得意的喜歡。

“我知道。我已經讀過了。先前沒有想到，現在記起你的名字來了。你寫的是農民生活。我記得的。”

主客都沈默了一會。綏惠賂夫屹然不動的注視着茶杯，並且很快的，僅能看出的，轉動他擱在膝上的手的拇指。亞拉借夫很興奮。他極有探听綏惠賂夫對於他的小說

以为何如的意思。他自己十分相信，这并非为着已有教育的讀者而作，却直接为了工人和农民做的。他张开几次口，但终于没有决心。他于是点起一枝紙烟，輪一輪眼，很注意的看着火，但当他将吸之先，却用了做出来的不介意問道：

“这个，我的东西，能中你的意么？”

“怎么不中意，”綏惠略夫說，“这写得十分有力……很有趣！”

亞拉借夫紅了臉，而且终于不能按住，教自己不露出孩子气的笑影来。

“只是你将人們过于理想化了，”綏惠略夫加添說。

亞拉借夫热心的問道，“这怎講呢？”

“倘若我没有錯，你是从这一个立脚点出发的，就是只要有健全的理性与明白的判断力，便不会有一个恶人。就是单是表面上的可以去掉的环境，妨害着人的为善。我不信这事。人是从天性便可恶的。正反对，倒是不利的环境决不可少，因为借此可以造出一两个……但只是极少的……好人。”

亞拉借夫很气恼。这正是他的伤处；他一切将来的著作的根柢都在这上面，而且他又坚固又简单，并不搜求証据，只相信自己的理想，宛然那农民的对于上帝似的。

他叫道，“你說什么？”

綏惠略夫用鉄一般的鎮定回答說，“我这样想。我是一个工人，知道的很清楚。”



在他声音里，颤抖着竭力捺住的，伤心的苦楚，这忽然使亚拉借夫发了不忍的心了。

“你大约过的是很艰难的生活……所以使你这样愤激了，但你不能相信你的主意。这是，还请你见恕，要成为憎恶人类的！”

“我不惧惮这话，”他冷冷的答：“我实在憎恶人类，但你所谓什么愤激的，我却称作经验。”

“什么经验呢？”

“看真理，就是人类要竭力掩蔽的。”

“人类如果都一样，何必又要掩蔽他？而且你对于真理，又怎么解释呢？”

“真理应该抹煞，以便这一部份人能够依靠别一部份人而生活。这是最通常的丑恶……真理是，人的一切欲望，全不过猛兽本能。”

“你说甚么，一切！”亚拉借夫愤然叫喊说，“爱也是，自己牺牲也是，同情也是？”

“我不信那些事。那些只是一个盖子，借此遮掩丑恶，以及抑制那能使各种生活为难的掠夺本能的罢了。人的理想的产物，并不是人的天性……是练就的东西！……倘使爱——当然不是男女的爱——同情与无我，在我们真是天稟，正如掠夺的动力一般，我们现在便该有基督教的共和制占了资本主义的位置，饱汉也不会旁观，看那肚饿的人怎样死，也不该有主人和奴僕，因为大家都互相牺牲，大家都平等了。然而我们还没有。”

亚拉借夫激昂的跳起身，运着沈重的脚步，仿佛跨过了掘起的土块，跟在鋤犁后面似的，只在屋子里轉。

“在人类里面存着两样原素——用了我們的神秘論者的話來說，那便是神的和魔的，进步便只是这两样原素的战争，并不如你……”

“我想，倘使这两样原素，各取了純粹的形状，以相等的分量含在人类的天性中，人生便不会有現在这样可厌……决不这样了……这只是生存竞争所发明的警句，正如发明了汽机电话和医术一般。”

“也好……就是了……然而人类究竟有他的心灵能受影响的資質——你何以不信这原素对于猛兽本能的最后的胜利呢？用理想貫徹人生，固然迟緩，然而确实的，而且一到他得了胜，使人类的权利全都平等的时候……”

“永不会有这等事，——” 亞略夫冷冷的答：“生活也就跟着这进步以相等的分量复杂起来了……生存竞争是一条定律，他不会比生存更早的收場。”

“你也不信生活状态的改良么？”

“革新是——信的，但改良——却不。”

“这又怎么說呢？”

“人的幸不幸，并不因为有善或恶加在他的身上，却因为他生来带着感受苦恼或欢喜的机能。假使石器时代的人能在梦中看見我們的世界，他們会以为是地上的天国。而我們現在正活在他們的梦中，即使并没有比他們更加不幸，却也不过如此……我不信黄金时代。”

“哪，你可知道，”亚拉借夫禁不住栗然的說，“这实在是恶魔一般的不信仰哩，請你寬恕，我却不能拟議你自己真是这样想……”

“可惜，——”綏惠略夫冷冷的微笑。

“哪，多謝，这实在可怕。”

“我也并不說这是好的。”

亚拉借夫沒有話，并且用正直的同情注視着对手。此时他知道那眼光的明亮与冷峭的来由，可怕的鎮靜的来由了。在这人的精神里，所有的不外乎黑暗与荒凉。或者还有剧烈的煩惱与报复，但只剩着非人格的报复罢了。

綏惠略夫又急急的轉着拇指，一面想，一面站起身。

“再見，”他說，“我为了旅行还很倦……我也从沒有說話到这么多……”

亚拉借夫沈思着，对他握了手。但綏惠略夫刚開門，他又慌忙問道：

“唉，你說罢……你真是工人么？”

綏惠略夫微笑。“这还有什么詫异呢？自然的。”

他便走出，随手紧紧的轉上了門的關鍵。

亚拉借夫还只是在房里面往来，悶悶的吸着紙烟，思想不断的爭斗着。現在，他的对手已經沈默了，便仿佛覺得他自己的辯論无可攻难；又漸漸入了梦。未来的生活立刻結成一个恍惚的然而光明的幻景，在他面前涌現起来了。

在他眼前，涌出原野森林和村落的一望无边的形象，惨淡，悲凉而且困穷，一群伟大坚忍的人民，便在这无边

中，靜靜的藏着單純的，未來的正當的生活的真理。

亞拉借夫要寫出些極有力量的事，將那由偉大的內部的理想所結束的，瀰滿着力量與真理的全圖，凡有什麼使他苦惱和喜歡的，都悉數的傾注。他的頭髮了熱，眼里涌出淚來；這事似乎已在目前而且可以把握了。但他的“沒有力量”這一個震動的意識，又超過了他的精神。

“我怎麼會這樣了。”

他苦苦的嘆息，又退一步想，寬解自己的心：

“好，是了，即使不是我，也有別人。我就做我的事！”

他暫時還在房裏面站着，惘惘的擡起濕潤的眼睛來，注視在托爾斯泰的肖像，那正在牆上銳利的透徹的回看着他的。

他於是在蒙着報紙的寫字桌上擱下紙煙和燈，欠伸了身體，就了坐。

他坐的很久久，幾乎要到早晨，不停的寫去。

他充滿了愛與熱情的描寫，農民們，怎樣的為了他的確信而受刑，死，質樸，無言，不因此做出一點英雄舉動，不等候震蕩心神的讚美歌，一齊而且沈靜，仿佛明白了什麼事，為別人所未經知道似的。紙煙的煙氣慢慢積成濃雲，繞着燈上升，消失在昏暗里。全宅中一切都沈默，只有黑夜從窗戶窺探進來。人大約很不容易想到，這死一般的黑暗單是假象，有些地方的房屋和屋頂後面的大道上却照耀着幾千活火，盤旋過許多匆忙的饒舌的行人，飯店大

开，舞蹈场上闪着袒露的肩膀，戏园里唱着美音；大家谈天，爱恋，生存竞争，生存享乐与死亡。

墙壁后面，在坚硬的卧榻上，挺然的躺着綏惠略夫，他的冷峭圆睁的眼睛带着不挠的表情在黑暗里警动。

## 二

綏惠略夫房里唯一的窗門正对着一堵墙壁，上面是一条灰色的天空，被煤污的几个烟囱划了界。这房有一副特别的情形：因为只是完全的空壁，所以显得格外的明亮和寒冷，地板上看不出微尘，桌上没有书籍，即使里面并无綏惠略夫，那随随便便的并不靠了窗口或桌子，却坐在通到邻室的闔着的門前的在那里，人就不见得相信，在这里有誰居住了。

挺直的不动的只用手指輕輕的敲着膝头，綏惠略夫背向着門，坐在自己放定的唯一的椅子上。他的眼睛毫无关心的看，仿佛只是机械的在那里研究卧床的位置，但便是仅能觉察的举动，每一声他都感应，人就知道，他对于这家里一切的事，无不十分留心的听着了。他先听得，亞拉借夫怎样喝茶，于是往外走；他又繼續下去，倾听远地的声音，就是給他以微弱模糊的，在他周围所活动的那些微淡的生活的报告。

他背向坐着的門后面，住着——这是綏惠略夫早知道了——一个盛年的質朴的而且略略耳聋的縫女。他所以猜到的，就在伊的鲜活的声音，縫紉机的靜靜的响动，老主

妇对伊譴責时候的母亲模样的口吻，以及伊用了柔順的，动人的无靠的声音不住的发問道“怎样呢？”

远到廊下，帳幔的后边，两个老人■在破烂布片的山里面，正如腐肉里的蛆虫，又总在■絮的低声說些話。这老人們■窃的密談，似乎攪起一种不安的事件似的，討厭的在寂靜中作响。

有一回，房主妇来到綏惠略夫这里，是一个瘦削的老女人，长着一双昏暗的，无光的眼睛。綏惠略夫給伊房租，伊将錢看了許多时，又伸出干枯的指头来■索。

“瞞了……”伊用了悲哀的安靜說。后来綏惠略夫听到，伊如何送錢給縫女看，以及那縫女发出銀一般清脆的高声，也如一切■人不知道別人容易听到的一样，回答說，

“这对的，对的，瑪克■摩跋！”

綏惠略夫这样的坐了三小时，位置也一回沒有变换，只是他的手指却愈动愈快了。他小心的庄重的大約有一个目的，領略着这一切毫无顏色的声音，这就是沒有言語的穷乏与可怜的生活。

于是他急忙站起身，穿上外套出去了。

### 三

綏惠略夫立在工厂的院子里，从嵌着鉄格子的大■口向机器房里■看。

那地方，在内部，呼呼的軋軋的响。連着玻璃窗也微

微的顫動。周圍的窗口雖然也的確向里面射進許多光去，但在空院里，上面是又高又爽的自由的天，因此做成這印象，仿佛內部是永久的昏暗所統轄了。人看見，鏽鏈怎樣的鬼物似的上上下下的爬，蓄力輪怎樣的風潮一般，然而似乎不出聲的往來的飛，以及無窮的革帶只是向暗地里走去。一切都回旋，輾轉，忽遽，只是幾乎見不到人。間或在烏黑的冷光的怪物中間，看到一個蒼白的人臉，長着死尸一般眼睛，但即刻又消失在充滿着喧囂與搖動的昏暗里了。這可怕的喧囂似乎一刻一刻的強盛起來，但又只是一樣的沈重和單調。塵封的窗玻璃又使一切都成為失了聲色的東西，平坦而且灰白，宛然影在一個大電影的布幕上。

緊靠着窗邊，在用了強直的敏捷而走動着的杠杆，圓輪，以及干棒背景上，一個鋼鐵做的小小的精巧的希奇東西，用了衝擊的急速的運動，換着一個黃銅盤子極猛的旋轉着，從他鋒利的鐵牙齒里，落下金閃閃的細屑來。

在那東西上面，搖動着一個彎曲的人脊梁；兩只污染的大手這邊那邊的動。

這搖動又整齊又單調，而且很惹眼的順着那小機器的運動。

便在這希奇東西上，注定了梭羅夫的注意的眼光。正是象這樣的一個旋盤，在這後面，他曾經滿抱了不能達到的希望，工作過來，在這後面，他一日復一日的，從早到晚，站立過五個長年了。只站着，無論是健康或是疾病，悲哀或是喜歡，被愛或是惱着他的精神牽引他去的那

一个可怕的思想。

倘使此时有誰看見羅惠略夫的眼睛，他就要对于那特别的表情覺得惊异：这已經不象平常一样，明亮而且冷峭了；里面却閃出真实的柔和的悲哀，其間又极銳利的炎上了无可和解的铁一般的憎恶。这时他的嘴唇也顫动了，但不知道，——是微笑呢，还是不出声的对自己說些什么呢？

他这样的站了許多时，便突然换过方向，仿佛奉了号令似的，用了稳实的脚步走去了。

“帐房在那里呢？”他問在路上遇到的第一个工人。

“那边。第二个門，”工人回答說，并且站住了。“报名么？誰都不收了。”他又一半同情一半快意的补足了話而且微笑，同时在他菲薄的青嘴唇下，露出黑人一般白的又闊大又貧相的牙齿来。

羅惠略夫正注視在他的脸上，似乎要說：“——早知道了……”他推开門，跨进帐房里。里面已經等候着十来个人，都坐在两个高的白刷的櫥底下。当这明亮的背景之前，人只能看見黑影，在一个光滑的秃头上，閃爍着青灰色的光点，仿佛照着死人的头顱。这些面目模糊的影子一时都轉向羅惠略夫了，但又便沈淪在照旧的坚忍的等候里。羅惠略夫挺直的站在門口。

寂靜了許多时。通向內面的門終于呀的开开了。一个肥胖短脖子的人忽忽的进到帐房里。

“尼珂羅罗夫(Nikophorov)，懲罰簿！”他用了自負的



軒昂的声口命令說。

書記便放下笔，向蓝簿子堆里搜尋起来。这时平坦的影子們，当这工头进来的时候，早經站起了的，便从各方面移动过去，一时都围住他。穿旧的上衣，有洞的小帽，肮脏的鞋，蒼白的臉带着飢餓的眼睛和垂下的骨出的臂膊都出現在光亮里了。

“工头先生！”几个枯燥的声音一齐說。

那胖子又莽撞又忿怒的从書記手里掣过簿子，向他們轉过臉去。

“又来！”他发出不自然的高声說，“外面貼着布告咧！喂！”

“請你容許几句稟告，”一个年老的人略略前进，想緩和这工头的口风。

“还稟告什么！沒有工作——完了。沒有事……便是我們也就要停工。明白的很！”

暂时之間众人都沒有話，似乎縮縮起来了。但那老人又流着眼泪，吐出发抖的声音說，

“我們也知道……自然的，倘若沒有工作……那有这許多工作呢。可是支持不住了……我們餓死……但只要我們能够向技师普斯多复多夫(Pustovojtov)說……这位先生前回应許过我們，查查看的……可不……”

他的发光的飢餓的眼睛充滿了求懇和忧虑，注視着工头。

“不行！”这人忽然暴怒起来，打断了他的話。

“菲陀尔·凯罗微支(Fiodor Karlovitsh)……”老人还是执意的求恳，仿佛没有听到似的。

“我对你们说过一百回了，”工头发出一很带德国腔调的声音说，这是先前所没有听到过的，但却不很响；“技师管不着这些事！”

“但是这位先生……”

“这人现在并不在工厂里，”德国人遮住了他的话，转过身去。

“怎会呢，这位先生的马车现停在门外哩……”一堆人里面的一个注意说。

工头忽然转向这面；脸上现出阴忍的愤懑来。

“那么……停着就是！这于你们更好咧！”他嘲笑的说，并且又向门走近一步去了。

“菲陀尔·凯罗微支！”老人赶忙叫喊，又显出一种举动，仿佛要跟着他走去一般。

德国人将眼光注在老人的脸上一刹时，说在他的脸上，或者不如说在秃头上。

“总之你……”他缓缓的快意似的说，“用不着到这里来。你算什么工人呢？”

“菲陀尔·凯罗微支，”老人绝望的叫道，“你开恩罢……便是我……我却也总是好好的做过的呵。”

“早是这样，现在也这样，”工头用了做作出来的安闲说，“已经老了，兄弟，静养的时候了……最好不要再来，无谓了！”

他捏住了門的把手。

“你开恩罢，我是……”

然而房門合上了，老人的話只撞在黃色的类似嘲笑  
的牆壁上，返应过来，老人站住，撑开了臂膊只向周围看，  
仿佛他想說：

“哪，好……这怎么办呢？”

忽而全班都胡乱盖上帽子，向外走去。

但他們又并不走散，却象一群家畜似的，都头向着里  
挤在門口，大約多数是再也沒有目的，教他能往那里走，  
只是无可措手的迷迷惑惑的惘惘的看他自己的脚，一个人  
点起一枝紙烟来，別人的眼光便都很留意的跟着他看。这  
揉損了的紙烟許久沒有吸成。

“你不要正站在风头上，”一个个人和气的注意說。

“唉……算了……”那吸烟的突然发喊，用了全力将紙  
烟向牆壁摔去，于是站着，似乎自己再不知道怎样才是。

“喂，怎么办呢……我是三天沒有吃了……”一个蒼白  
顏色的少年喃喃的說，又无端的微笑，仿佛等着对于这  
說了的滑稽降下喝采来。

“第四天也沒得吃哩！”那一个想吸紙烟的，毫不为奇  
的回报說。

这时从別的門口里，用着高雅的快步走出了个絕頂  
金色头发的紳士，一口翘起的茂密的鬍鬚。他一出現，一  
堆的工人就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动摇，他們神經兴奋的瑟  
瑟起来了，前走了两三步重复站住，只有那老人拉下帽子，

露出他骯髒的禿頭。技師的莊嚴的臉上便浮出淡淡的陰影來。他仿佛想要說話，但只是兩肩一聳，很氣忿的向上看，就怒吼道：

“斯退方(Stefan)！這邊！又見鬼！……”

帶子上有一個時表的胖馬夫便將馬帶到門口，技師急忙敏捷的跳上馬車的踏台，便坐在吱吱發響的皮墊上。深黃色的快馬只一竄，便走動了，明晃晃的鬃毛發着閃光，膠皮輪旋了一個軟軟的半圓，於是馬車就輕輕的出了工廠的大門。那車還在亮光下閃爍一回，便不見了。

工人們也各各走散了。

綏惠略夫走得最後。他兩手都插在衣袋里。勁了身，將頭仰的很高，急急的向街的那边走。

在秋天的水一般清澄的日光里，這大都會比平常愈顯得污穢與寒冷。直如箭的潮濕的街道都罩在帶青的煙霧底下，一直那邊，是人，馬，房屋與路燈都融成一片混濁的深藍，象浮在空中一般，鬼怪似的閃着海軍部鐘樓的細煙的金色的尖頂。

#### 四

地窖子的飯店里，是綏惠略夫吃午餐的地方，喧嚷起來了，淡巴菰煙，汗和餅餌的蒸氣的混合物，團成一種浓厚的粘氣，人們都宛然在煙瘴里面似的消沒在這中間。

綏惠略夫坐在窗下，窗前は成串的人腿來來往往的走，他將肘彎豎在油透的桌布上，隨便看着鄰室，淡巴菰

烟里正有一些黑影，围住了摇摆的弹子台在那里动摇。枯裂的失声，大声的笑和骂詈，都从那边响亮过来。邻近的桌旁坐着一伙快活的鞋工。他们里面的一人，是瘦削的少年长着一副很不自爱的相貌，耳朵上带着耳环的，正在揶揄一个老实的农夫，竭力的想窥别人的趣，农夫却将无思无虑的有趣的眼看着他嘴唇。少年哄他，热心的骗，愉快到嚙唾，有时连自己也忍不住了，便非常得意的拍着膝盖，回过来向大说，声音里满带着喜欢：

“这可真是一个馱子呵，弟兄们！我没有底的诳他，我没有底的诳他呵，他都信了！……他实在都相信呢，弟兄们！”

农夫惶窘似的微笑，做一个摆开的手势，转过脸去了，但那带耳环的少年又将胸脯靠着桌子，大张了嘴，重新得意洋洋的诳起来：

“起初，我住在班沙(Pensa)的时候……”

农夫一悚，便又伸出脖子来，将眼光极驯良的移在说话的人的唇上。

店门不绝的开合，同时也不绝的加添了新客和烟霭，那些詛骂的声音，从外面来的，从扶梯那边来的都已经可以听到了。

黄昏只是深，烟霭只是密，低的顶篷底下的喧嚣是沈重的塞着。喧嚣，臭味，烟气，人和詛骂都纠缠成了大山压着一般的污秽的一团，人早不能从中——分清了。

在綏惠路夫坐定的这桌子旁边，不一刻就坐下个瘦的长脖颈的人来，生得一副极暗色极紧张的脸。他外观始

終是非常之兴奋。他忽而将头支在手上，忽而徧看周围或者連全身都向各处旋轉过去，又在所有的衣袋里摸索，但寻不出什么东西来。他几次的看着綏惠略夫似乎想說話，然而沒有敢，綏惠略夫早覺得了，却只是冷冷的看，并不招呼他。終于，当那个带耳环的少年用了特別的奇警的想头，引工人們发出雷一般哄笑以及使那輕信的农夫陷入沒法的窘况的时候，这长頸子的人便轉向綏惠略夫，拘謹的微笑着，指那少年說：

“这大約也是游行者<sup>①</sup>罢！”

“是的……”綏惠略夫不甚願意似的回答說。

长頸子的轉过身来，仿佛他只是等着这一点，便正对了他，并且带着一种相貌，象要落在水里似的，說：

“朋友，你也是我輩中的，是……一个工人？”

“是的，”綏惠略夫依然极短的答。

长頸的人全身痙攣起来了。

“你听呵，我想請求你……我才三天呢，自从我到这都会以来……你可知道，我怎样可以寻点事做呢……我是铁匠……怎样？”

他的眼睛恳求的看定綏惠略夫，他的脸仍旧留着先前一样的紧张模样。

綏惠略夫沈默了一会。

“我不知道，”他对答說：“我自己也沒有事做。寻不出

---

① 一种流浪的人民，游行全国，随地作工覓食。

工作……市面萧条。这都会里现有一两万无业的人哩……”

紧张着脸的人注视綏惠略夫，半开着他的嘴。于是他的脸变化了，渐渐苍白起来，瘫痪起来，忽地现出纯朴的无法的绝望的表情了。他将脊梁靠在椅背上，没有希望的摊一摊手。

“你怎么到这里来？”綏惠略夫突然发出質問，几乎是生气了。“你竟没有先想到，这里都正在饿倒么？你还是在原地方好。”

这人又将手一摊。

“这不行……上了黑簿子<sup>①</sup>我才停了工作的……我在哪里还做什么呢？”

“什么缘故？”綏惠略夫毫不介意的问。

“这样的。同盟罢工了。我是被伙伴选出的代表……那时倒也没有敢照规则办，现在可是，到了平乱之后，他们却又想起来了。哪，——出去！”

“你在哪里做工呢？”

“在矿山里……当一个铁匠。”

“你不是代表么？……那么，你的伙伴怎不为你号召呢？”

綏惠略夫用了非常特别的峻烈的声音追问着，但一面又注意的向旁边倾听那带耳环的少年的新谎话。

---

① 认为犯罪的人的名单。

铁匠诧异似的看着綏惠略夫。

“号召能有什么用呢！……开到了三連的兵，又架起一台机关枪……这就完了！”

“你預先沒有料到，这事会这样的收場么？……”

“这是……我們就期望着将来……暂时的事我自然也料到。”

“那么你又何以合在一起呢？”

“这是……——怎的——何以么？伙伴推举了我……”

“你用不着承認，”綏惠略夫回答說，那冷淡的眼光却愈加向着旁边。

“唔，那算什么！……倘使大家懂起来，那就怎样呢？”

“但大家不——都給机关枪鎮住了么？”

“这又該作別論的……送死，——沒有这么简单。人們都有家眷，女人，孩子。”

“你沒有結婚罢？”

铁匠一聳，低下眼光去，摸着前額低声回答說，

“有母亲……”

他便住了口，向屋角里看，他此刻大約也正听那带耳环的輕薄少年了，

“于是技师想要将他的女兒給我做老婆，我可是謝絕了。”

“这为什么緣——故呢？”农夫同情的問，但已經有些疑心，又将好奇的眼光注在少年的唇上。

“就为这个，我的爱，就为了我是工人，是下等人，



伊是闊人哪。自然，我也喜欢伊的，——很喜欢，——可是这样，终于沒有要。辞行的时候，伊自己送給我香宾酒，还说：‘我非常尊敬你，耶里赛尔·伊凡尼支(Jelisar Ivanitsh)，要永远挂念你哩。’哪，于是……伊送我一個金戒指……再好沒有的。”

“后来？”农夫愈加靠近身子去。

“唔，还有什么呢？这戒指我现在还在，……五个卢布押在質庫里了。我现在恰巧精光，将来我总要贖出他，帶上他……这該的，——何消說得，是一个表記哩！”

“講些什么給你們罢，孩子們！”少年忽然轉了向，完全变换了声音对別的旁听的人說，“我在班沙，在一个英国人的工厂里做工，招牌是摩理思<sup>①</sup>兄弟。这才象样呢，弟兄們！沒有罰，害病不扣錢，工人們住的是石造房子帶家具……唔，簡直是，我好象进了天国了……这老英国人自己是，对人总是称您，总是拉手，簡直一个朋友……不象我們这里似的，不的，这可以說，将人的生活給了工人了，而且……”

“哪，胡說够了，”农夫忽然发了怒，一摆手做出一个醒悟的手势。“只乱談，連自己也不知道說什么……我笨驢，还听着……”

“有上帝在，这是真的！”少年用了誠实的确信立誓

---

① William Morris (1834—96)，英国有名的文人，主张劳动的艺术化，曾經创办摩理思公司又開設圣乔治工舍，实行共产生活，沒有成。这里所說，大約只是隱射他的两件事。

說。

“唉，你——你！”农夫愈加气忿了。“說大話。——吓，鬼！”

他憤憤的起立，走到屋角，被侮似的獨自咀嚼着，在那里捏一枝紙烟。

铁匠极速的向綏惠略夫弯过身来，对他低声說：

“是六月里离的家……恐怕老年人已經餓死了……”他的黑色的脸痙攣起来了。“是的，如果一定，寻不到工作，还有什么別的呢……从桥上到水里……”他将肘弯豎在桌上，手指都埋进蓬松的头发中間。

“呆气。”

“別的还有什么呢？”铁匠暂时搔起头。“餓死么，怎样？”

綏惠略夫平靜的恶意的微笑。

“人說，淹死的死最是怕人。倒毙在飢餓里也許較好罢……”

铁匠在黑脸上大睁着眼睛，向綏惠略夫只是疑問的看。

“你投下水里去，会有什么表示出来呢？……减少一个飢餓的人，他們倒反好……”

“那怎么样呢？”

“你还是寻工作去，如果你不能翻出更好的事来。”綏惠略夫推开說。铁匠現出了絕望的神情。

“我寻了六个月了……什么地方都不肯收，因为我是

一个‘关系政治的！’……在火房子里过夜，时常整三天沒有食吃……即使我現在真得到工作，我也怕再沒有力气了。前天我去募化，我已經到了这地步了。”

“什么？”

“这很明白……討飯，沒有別的……走过了一个太太，我就求乞了……”

“伊給了甚么呢？”

“沒有。說，伊沒有零碎錢……”

綏惠略夫將手擱在桌上，又用指头敲打起来了。鐵匠又热心又失望的看着这旋轉的神經性的运动。周围是哄笑，喧嚷与詛咒，弹子房里响着弹子相撞的鈍声，有一个，确是打坏了，发出一种声音，象汽車走在远地里似的，在枱布面上滾。带耳环的少年也移到弹子房里去了，人从那边听到他得意的声音。窗下也照旧，人腿往来的走。人觉得，在这窗边故意来往的，只是同一的这些人；过去仍复回来，在房角后站立一会，于是又跑过去了。

“就是了，但你为了这故事至少也赢得一点东西罢？”綏惠略夫問。

“确的！”铁匠大声說。

在他的黑的失望的脸上，显出一副閃电的变化来；眼睛发了光，昂起头，先前的紧张的表情，瀰瀰在瘦长的全身的姿态上了。

“我們是，你知道，在矿山做事的。那委实是毫无智識的群众呵。固然也沒有別的法。整日里，从早晨五点到晚

上八点都在地底下的。在間跑到屋子里，吃，睡……到四点钟又早吹着起床的叫子了。灰尘，潮湿，伤风，又常常是爆发……我們的矿里爆发过两回，一回死了十八个人，又一回是二百八十二个……监狱里面似的生活……倘将一个矿工送往西伯利亚去，他要觉得那边好到百倍哩！不消說得，这些人們也是愚蠢而且麻木要到絕頂。只有在我們这板棚的工人——有教育的——是一个有知識的团体。一切都有組織。我們也是开首的唯一的主动的人……这不是容易的事呵。角角落落都有偵探。极微末的小事也都报给技师，伊凡諾夫(Ivanov)，彼得罗夫(Petrov)以及别的某人，全都相信不得。这之后，二十四小时之内，就——开除了……鼓劲是非常之难……但我們终于在我們的板棚里活动了。”

铁匠很有精神的軒昂的微笑。

人就可以領会了，他在这所謂“活动”上費去了多少人間以上的劳力，当他才能目觀那第一次成功的时候，他经历了多少的危难，苦痛和忧愁。

綏惠略夫留心的看他。

“我們都編到了；規定了工人的代理法，集合权，居住問題，改良了病院，赶走了老霉的医生……那是一匹畜生……我們設起圖書館来，将我輩中的一个放在里面。”

“因此枪毙了許多人罢？”綏惠略夫外觀上很漠然的插口說。

“不，那时倒也通过去了……兵是在的，但人还没有教开枪。那时还有些惧憚呢……到后来，总是……”

铁匠做一个失望的手势，轩昂的表情渐渐从他瘦的黑脸上消去了。

“照例的，黑百人团<sup>①</sup>进来了……起了分裂了，于是监督这边，一觉察到一切全都分崩，便立刻利用了这机会放手做……我们的代表们都逐出了委员部，他们的位置上都摆上黑百人团和工头，委员部的同人下了狱，图书馆解散了……”

“他们却只是静静的眯着眼看么？”

“我们当代表的几乎全下了狱。”

“不是说代表，是工人们自己……你们所运动起来的那些人？”

“哦……我先前说过，坑口前面架起了机关枪。”

“阿。是的……机关枪……”綏惠略夫用模胡的表情拖长了他的声音。

铁匠沉默了一会，他的脸更加瘁斃了。

“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只有上帝明白罢了，什么都做出来，皮鞭，枪毙，强奸女人……最苦的是委员部的同人……我还算好，因为我是归在第一批里拘留起来的……别人被捕便不是这样了……我们的图书管理员被一个可薩克兵系在马鞍上，飞跑着猎进城去，两条臂膊是反绑的，倘他站住，他的臂膊便要扭断。他跌在泥淖里，又在地面上拖……后面又驰着一个别的可薩克兵，用矛尽

---

① 即那时自称为“真正俄人团体”的团员，常助政府压迫改革者。

刺，逼他走！这豺狼！……許多人哭了，見他这模样的时候……”

“哦，原来，哭了！”綏惠略夫复述的說。

在他冰冷的声音里，响出一种莽猛的无可調和的輕蔑来。他的脸虽然照常一般平稳，他的指头敲着桌面却愈快了。

铁匠分明省悟了，因为他的眼睛发了光。

“是的，哭了……而且还要哭下去……但在眼泪里是混着血的。”

他舉起手来，将黑的手指一旋轉。他的脸全僵住了，似乎他的精神在阴惨的潮昂里紧张起来了。

綏惠略夫冷冷的微笑。

“你們將你們的血泪估得太賤了。”他輕蔑的擲开說。

“無論貴呢賤呢，报仇是不会干休的！”铁匠用了岩石一般的，几乎发狂似的確信回答。

“这不会干休么？……什么时候呢？……倘若你們真的倒毙了？”

铁匠吃惊的看着綏惠略夫的眼，在生着一对閃閃的空想的眼睛的，瘦損的黑脸上，現出劇烈的交战的痕迹来。不少时候，他們眼对眼的看。綏惠略夫沒有动。铁匠低下眼去，他的瘦长身子松懈了，将头支在手上，执意的答道：

“且即使……在比較上我的生命也有什么价值呢……”

“不，沒有价值！”綏惠略夫苛刻的截住了話，立起身

来。

铁匠急忙抬头，还想說些話，但又便低下去了。

“哈，这成了醉死鬼了！”有人在旁边的桌上叫喚說，又噴出酩酊的粗獷的笑声。

綏惠略夫立了片时，沈思着，动着嘴唇，然而沒有說，只是微微的苦笑，高仰着头走出門外去了。

黑铁匠沒有抬起脸来。

## 五

广的，直的眼界径展开去，寒冷的天空罩在上头，一直到蔚蓝的远地里，眼力所到的处所，只見得黯暗的斑斕的泼刺的人山忙着前进，聚集，拥挤和相撞，被馬車的无尽的长列与市街电車的鐵道截作两堆，沒有一刻显得他們的增多或是减少。

房屋都华美，商品展露窗是寬大而且有光，市街电車的柱子与街灯都又淡雅又优美。便是这天空底下的空气与日光也显得格外澄明。呼吸比在空地里更觉得輕快，血液也活潑潑地在脉管里奔流。

在綏惠略夫的前面，后面以及两旁，滿塞着无穷的人鏈子带着很活潑的，正过佳节似的相貌。各方面都发出笑声，語声，絲綢摩擦声，而在所有糾結起来的喧嚣上面，又浮出了街道电車的鈴号，与輕輕的，忽而水波似的軒举了，却又低下去的馬車的輪声。

綏惠略夫将手埋在衣袋里，高仰了他的头。

他面前踱着一个胖大的紳士，斜戴了帽子，玫瑰色的折迭的頸子上，橫着柔輓的保养得法的皺襞。他的步調又穩当又輕捷，带着淺色手套的手里揮着一枝散步的手杖。

摆在短短的玫瑰頸子上的頭顱毫無顧忌的向各处回旋，看到女人便尤其兴会淋漓的賞鑒。大約是，他該是剛才吃过午餐，于是来吸些新鮮空气，使他滿足的兴味更加得到愉快，并且飽看标致女人的臉，藉此扒擯他因为吃飯而兴奋的神經。

綏惠略夫許多时沒有覺到他，但那玫瑰頸子执意的摆在他眼前而且那享福的頸子的皺紋又只是每一步懶懶的顫動。于是他的沈重的严酷的眼光終于釘住他了。

綏惠略夫的眼光里，忽然現出一种严重的冥頑的思想来；■在这頸子的后面走。一群女人遮了綏惠略夫的路，他虽然全是机械的，却急忙閃开，撞了一个軍官，但仍然走，也不理会那大声的罵着“昏东西”，只是跟定了玫瑰色的頸子，■緩的，固执的，不舍的。

在他明亮的眼睛里，异样的險惡的表情愈加紧张起来了；一种决不寬容的力，透彻到极分明的欄在中間了。

倘使玫瑰頸子的胖紳士迴过臉来，看見这冰冷的眼光，料他便要鑽进人丛，挤在他們活的壩子里，并且絕望的現出苦相呼救了。

綏惠略夫的思想用了发狂一般的速度在熾热的腦里回旋，愈回旋范围便愈狹隘了，終于将非常沈重的憤怒集中在玫瑰色的頸子上，有如百磅巨石压着人的頭顱。設若有



人，想用言語說出這思想的核子來，便該是這意思。

“——你走……走罷！……但你要曉得，如果有怎么一個幸福者，飽滿者，在我面前走，我說：他這■滿，這幸福，這活着，就只因為我允准！……這瞬間我也許計算，那就只給你再有二秒，一秒，半秒鐘的活……各人都■有生存的神聖權利這種可憐的話柄，在我面前現在早不能成立了！我便是你的生命的主人！……誰也不知道這日子和時刻，其時我的忍耐達了極點，於是我不來，為的是要將你們全班，凡有在你們一生中壓制我們，從我們搶去了美和愛和太陽，將我們咒禁在永遠一無慰藉的勞動奴隸里的這些人，全都處治！我也許正在你這裏要拒絕了生活和享受的允准……我伸出手來——從你的玫瑰色的頭顱里便迸出鮮血和腦漿，撲通的倒在馬路上！……我便是我的靈魂的唯一的法官與執行者……各個人的生命■在我的權力底下，我能將他摔在塵土與泥濘里，我要做就做！……你要曉得，並且說給全世界！……這是我的話。”

可怖的暴怒抓住了■惠略夫，一剎時一切東西在他眼里都消失了，只剩下玫瑰色的人頸子象發光的一點模樣，固執的在白茫茫的朦朧中間，——在衣袋里，■擊的手指緊緊抓着的，是冰冷的手槍柄的感覺，相對的是玫瑰色的活動的一點。……

紳士只在前面走，揮着手杖；■挺拔的雪白的衣領上，天真爛漫的抖着玫瑰色的皺紋。

■惠略夫跨上一個急步，勃然地昂了頭，似乎要向空

中发出狂暴的愤怒与复仇的叫喊。……

但他同时又忽然站住了。

从他菲薄的紧闭的嘴唇里，泄出奇妙的微笑来，他的手指展开了，突然转了向，他往回走了。

轻浮的斜戴的帽底下有着玫瑰色颈子的绅士，挥动手杖，从帽檐下偷看着标致的女人，还是走，不一会便消失在喧嚷匆忙的人丛的中间。

綏惠略夫斜走过街道，这时几乎要撞到市街电车的车轮底下去了，自己却并没有觉得，就沈没在一处冷静的小巷中，是通到他空虚的屋子的道路，仿佛一个凶险的影子似的，从昏暗里出现，又在昏暗里消灭了。他的眼睛是照常的平静和明朗。

## 六

人在楼梯上已经听到绝望的女人的叫声，当綏惠略夫经过昏暗的廊下时候，看见一间房子开着门，在这房里他早晨就听得孩子啼哭了。他虽然过的快，却已瞥见了臥床和箱櫥，上面积着一堆破衣服，半裸体的两个小孩并坐在床沿上，悬空挂着腿而且现出吃惊的神情；一个七岁左右的女孩儿靠着桌子，一个高大的瘦女人用双手将纷乱稀疏的头发从脸上分拨开来。

“我们怎么办才好呢？你可曾想过没有，你这呆子，你这零落的！”伊绝望的睁开嘴的喊。

綏惠略夫并不迟留，便进了自己的住房，脱去外套，

坐在床沿上。他留心听着。

那女人仍旧大叫，伊的病的悲痛的叫声响彻了全家，极象一个将淹死的人的求救。伊虽然詛咒，罵詈，責备，但其間并不夹着一些特別的憎恶。这只是絕頂的无法的絕望的悲鳴。

“我們帶了孩子那里去呢？路上去么？求乞么？还是我卖了自己，对咧，給你的孩子們买面包呢？你怎么不开口？……你是怎么想来？……我們現在到那里去呢？”

伊的声調愈喊愈高，肺癆的吹笛似的可怕的声音，也凄然的迸出了。

“唉唉，他們什么不說呢！……这革命党！……反抗起来！……你有什么权利，竟反抗起来，如果你只靠着同情才得保住！……你本来是什么？胜过你的人尚且忍耐着过活……不能忍耐么？即使有人唾了你的脸，你也該默着……你要記得。你有五张挨饿的嘴坐在家里呵！我恳求你，这高尚。你能怎样高尚呢，你这乞丐！你該要的是面包不是高尚……真的，你看，一个教員对着长官不总是低头么！……呆子，蠢物，零落的！”

女人的声音断續而且喘鳴了，直至发出苦恼的内脏迸裂般的咳嗽来。伊喉嚨，嘶哑，咳唾，并且完全气厥，伊仿佛为死所苦的狗子似的呻吟。

“瑪申加(Mashenka)，你應該畏憚上帝，”一个可怜的挫折的声音才能听到的喃喃的說，而对于这无端的辱罵，温和的无法的意識的与絕望的眼泪，也一并响在中間。

——“……我实在沒有別法了……我是一个人呵，不是一条狗……”

女人噴出尖利的笑来。

“你是怎么的一个人呵！……你正是一条狗！你将小狗散在世界上了，就应该緘默一点忍耐一点，……倘你是人，我們就不会住在这洞里，而且三天只吃一囫了……我也用不着赤了脚滿处跑，洗別人的破烂布了！人……你模样倒是的！你和你的人真該詛咒呵！……我們餓了一年半了，待到我用我的眼泪求到一个位置，在別人脚跟下纏繞着走，象一个乞婆！……你先前实在显了你的义勇了……救了俄国了……因此自己就要倒毙在飢餓的圈里了！……看这伟人罢！……呵，上帝呵，我初次見你的日子，該得詛咒呵！……废物！”

“瑪申加，畏憚上帝罢！”从伊的暴躁的叫喚里，发出一个希望的男子的声音。“那时我还有別的法子么？大家都去……大家都指望……我想到，这……”

“你正應該想到！應該！……別人許沒有肚餓的人口背在他們的脊梁上……你有什么权利，为了別人去冒险呢？你可曾問过我們？你可曾問过孩子們，他們可愿意为了你的俄国去餓死么？你問了他們沒有？……”

“这是我意料不到的……我也确切象众人一样，愿意一个更好的生活……为你們，为你……”

“更好的生活！”女人完全歇斯迭里状态的大叫起来，“你还有什么夢見更好的生活的权利呢。你已經不能更坏

了，我們就要到村子里去乞食了！我呢……我又肺病……”

暴发的，裂帛似的咳嗽噎住了伊的訴說。一两分間，人只能听到喘鳴，于是伊用了极可怜的气厥的低音說，但在全家都可以听得分明。

“你看……我就要死了……”

“瑪申加！”男人发喊說，而在他微弱的叫喚里，含着无限的末路的悲哀，悔，爱，連惠略夫百不介意的脸也抽成痙攣的苦相了。

“什么瑪申加！”女人得胜似的，用了不幸的人的苛酷，叫喊，說：“你得早一点叫‘瑪申加！’……我現在是怎么一个瑪申加了，——我是死尸了……你懂么，一个死尸！……”

“娘！”忽然有孩子的声音說。“不要这么說，娘！……”

“可不要哭呵……体上帝的意思！”男人叫喊說。“怎么了——怎么——怎么——我却不能……人对着我……当面說：畜生，呆子——怎——不要哭了……体上帝的意思算了罢！……我……我上吊罢了……这……比……”

“哈，上吊！”女人非常明了，几乎冷靜的說：“你上吊，我們該怎么办呢？……我是上吊不成……你上吊，这里的都餓到倒毙么？理苏契加(Lisotshika)站到納夫斯奇(Nevskij)路上去，怎样？……好，你上吊罢，你上吊罢！但你要知道，便是套在圈索上时，我也还要詛咒你！……”

一种希罕的鈍实的声响，象头顱打在壁上似的，传到

綏惠略夫的耳中。

“算了，算了罢！”女人急切的叫喊，径奔向他。“算了，算了，略沙(Liosha)！……”

断續的，听得瘧的掙扎声音，一把椅子倒下了。男人喘着气，在叫喊与喘息之間，透出人脑壳撞着墻壁的激烈沈实的声响。

“略沙，略申加(Lioshenka)，算了罢，算了！”女人尖利的叫，人陡然听到一种新的鈍音，象头顱正磕在軟的东西上。大約伊将手肘在伊男人的头和墻壁中間了，以致他在歇斯迭里的发作状态中，便撞在伊这里。

孩子們突然啼哭起来了。最先大概是重大的女孩子，接着便是两个孩子一齐哭，那挂着脚坐在床沿上的。

“略沙，略申加！……”女人发热似的喃喃說：“罢了，罢了……饒恕我……罢了！……好，沒有事，……什么事都沒有……我們看看就是……自然的……你那有別的法子呢，人太蠢悔了你……略申加！……”

伊訴苦似的断續的呜咽起来了。

綏惠略夫向那边伸长了頸子，在他蒼白色的臉上，現出悲痛的痙攣来。

那里是寂靜了。人只还听得，有誰正在无助的悲戚的啼嘘，但又分別不清，是大人或是孩子。

昏昏到了，在他青蒼的，飄飄的挂在空中的蛛网一般的微光里，这啼嘘更显得当不住的迫压与伤心。

于是連这也沉靜了。

在长廊下，帐幔后面又听到夹着咳嗽的交談的低語，两个細小的声音，时時間断，仿佛怕誰暗地里听得似的，窃窃的說，一半惊惧，一半消沈，其中綏賂夫仅能懂得的是：“不肯低头么，吓？……对着官員放肆了……官員說这人是呆子……吓？……人就不能卑下些？……沒有卑下……吓？……說呵，对着官員……胡鬧……对着他的恩人……吓？”

綏賂夫的指头在膝盖上愈打愈快了。門口响起尖利的鈴声。老人們寂靜了。沒有人去开门。鈴又发了响。人听得帐幔后面热心的低語着，这人催促那人，那人又不肯。門鈴第三次发响了。

于是帐幔这边，有搖摆的脚步声从廊下拖曳过去。

“怎样沒有人开门？都睡了么，怎的？”刚开门，亞拉借夫便問。

他大踏步走过廊下，开了他住房的門，用愉快的温和的嗓音叫道：

“瑪克希摩跋！……給我撒摩跋尔，好么？”

这很异样，在这迫塞的苦悶的沈默里，听到这乐天的声音。他沒有得到一句回答。亞拉借夫将头伸出廊下去，大声：

“伊凡·菲陀舍支(Ivan Fedossjetsh)，瑪克希摩跋沒有在家么？”

一个恭敬的粘滯的声音从帐幔后面答应出来：

“瑪克希摩跋出去一会，舍尔該·伊凡諾微支，同阿

尔迦·伊凡諾夫那(Olga Ivanovna)到教堂里去了。”

“哦——，”亚拉借夫沈思的說，“那你可否替我，伊凡·菲陀舍支，安排起撒摩波尔米呢？”

“就来，”老人非常順从的答应，赤了脚拖着 橡皮鞋，曳到厨下去了。

亚拉借夫自己唱着些什么，打一个呵欠，便来敲綏惠略夫的門。

“邻人，你在做什么？”他大声問。他大概有些倦怠，要同誰說些閑話了。

綏惠略夫沈默着。

亚拉借夫等候一会，便又高声欠伸，并且摊开了毯片、寂靜了許多时。在厨房里，听得撒摩波尔管子的馬口鉄顫动声响，以及水的煮沸的声音，随后便嗅到了燃烧的木片的气息。

其时老婆子也从帳幔背后爬出，怕敢似的望着教員这房間。那边是无声的，沈重的絕望流布开来，瀰漫了全宅。亚拉借夫大約也稍稍觉着这情形了；因为他时时不安的轉动，立起了許多回，而且似乎叹息。有东西貫通了空气，压住一切了。老婆子爬进厨下，茶杯便格格的响，随将茶具搬到亚拉借夫的房里。

“怎么要你劳駕呢，瑪利亚·菲陀舍夫那 (Marja Fedossjevna)？”亚拉借夫温和的但又懶懶的說。

“这算什么，舍尔該·伊凡諾微支，我甚么时候都可以給你当差，这那里是你自己該做的事呢，”婆子急急回



話，略帶些嘲歌的口吻。伊站在門口，用了細小的諂媚的眼光只看着亞拉借夫。

“有什麼事了？”亞拉借夫問，他已經悟到，伊想有什麼話說了；他又大聲的欠伸一回。

老婆子立刻走近，才能聽出的絮絮說。

“我們的教員被人撤了差使了……”

伊惴惴的說，但同时很帶幾分喜歡。說出之後，又惶恐似的向亞拉借夫只是看。

“你說什麼！這甚么緣故呢？”亞拉借夫非常關心的問。

老婆子更加走近，

“對上司胡鬧了……上司就只是說了一兩句話，他們却——並不卑下些，反而胡鬧了……”

“唉……可惜！”亞拉借夫憤懣的說。“他們現在怎麼辦呢？他們實在是全無所有，——全然！”

“對咧，舍爾該·伊凡諾微支，窮到精光！”伊大得意似的點着老的打鬍的小頭。

“昨日瑪克希摩跋才告訴我，他們兩個月沒有付伊房租了……”亞拉借夫沈思着說。

“不付房租，不付……”

“一件壞事情！”亞拉借夫嘆息。“完全完結了。”

“已經完結了，舍爾該·伊凡諾微支，已經完結了……怎會不完結……他應該豫先想，安靜些，人也許饒恕他了……上帝要這樣……他們却是……高傲；還要說——我們是高尙的……這就滾出了……他該彎腰才對呢……”

“如果被人正冲着脸辱罵了，他怎能弯腰呵，”亚拉惜夫一面想着些事，一面憤憤的說。

“呵呀小爹！小百姓……什么叫侮辱……應該打熬的。百事僵好……百事便都照常……这却不行……”

“人也不能百事都忍耐呵……”

“能的，小爹，永久能的……小百姓應該都忍耐。我是，年青时候，在亚拉克洵(Araksin)伯爵家里做一个使女……亚拉克洵伯爵你一定知道罢？”

“恶鬼知道他！”

老婆子大吃一惊；伊仿佛受了侮辱了。

“怎么恶鬼……伯爵自己是在元老院的，单是房子，他在莫斯科和毕台尔<sup>①</sup>就有一两……”

“哦，就是了……以后怎样呢？下去？”

“喏，慈善的大小姐这里一只手镯不見了……便疑心在我身上。伯爵动了气，他們有一种脾气，是性急的，他們便在我脸上打了三个嘴巴，断掉了两枚牙齿……倘是别人呢，大約就要去告状了，我却打熬着，——你想是怎么的呢，舍尔該·伊凡諾微支？那手镯却是第大人，尼古拉·伊革那譚微支(Nikolai Ignatjevitsh)伯爵拿去了……非常之好逛，拿了镯子去了。待到事情全都明白，伯爵便亲自給我一百卢布。……”

老婆子愉快到几乎喉嚨，而且在伊完全打皱的脸上溢

---

① Piter, 彼得堡的通称。

出得胜的微笑来。

“倘使我那时不打熬，我就得不到伯爵的赏了……見證除了伊凡·菲陀舍支，他那时在他們那里做僕役，沒有別的人。伊凡·菲陀舍支又是对于伯爵不能說什么……”

“怎么不能呢？”亚拉借夫懼然的問說。

“但是我想，怎能对着伯爵？……”

“哪，你曾說，他是你的未婚夫呵？”

“唔，怎么呢，未婚夫？……”老婆子非常惊愕了。“他是我的未婚夫，但对了那样的貴人去出头，那里行呢？他不过一个小的。我想，最好，——我打熬着。——后来——还是我不錯……”

“呸！”亚拉借夫气忿忿的睡弃着，轉过身子去了。

老婆子只是懼恐的向他看，从伊的小眼睛里，立刻涌出恐怖的眼泪来。

其时老人正从房門口側着身子，将撒摩跋尔搬到房里。他将这安在桌上，担心的向他女人这边看，又看了背坐的亚拉借夫，便去拉他女人的袖口。

老婆子吃惊的回看他。两人的态度都显出十分恭順的表情，一前一后的蹙出廊下，不一会他們的断續的慌忙的絮語便又从帳幔后面发作了。

亚拉借夫斟上茶，正在坐下要喝的时候，廊下響起了鈴声。

一个男人声音簡短的問道，“亚拉借夫在么？”

出去开門的老人，赶忙答应說，“在家，先生，請……”

一陣風暴似的腳步響聲，便敲亞拉借夫的門。

“進來，”亞拉借夫大聲說。

房里面走進一個短小的黑的小男人，老鷹臉戴着一副圓的眼鏡，很顯得怕人。

“阿！”亞拉借夫引長了聲音說，從他語氣里，便听出他對於這訪問不甚歡迎，多半却是困窘。

“好日子。”

“好日子……你要茶么？”

“什麼茶，——鬼才要！”小男人大不喜歡的說。

他謹慎的脫下外套，摸出一個用舊張包的極密又用綫索捆着的物件來。

“怎麼這個？”亞拉借夫快快的問道。

小男人將物件在桌上放得平穩，四面都用書籍小心圍住了，使他不會掉在地面上。亞拉借夫担心的看着。

“很簡單，……他們幾乎拿住我的領子了……費盡力量才跑脫的。鬼肯給這類東西尋一處地方！我拿到你這裡來了，你懂么……還有這件……”他迅速的伸手到衣袋里，扯出一個包裹來，也放在桌子上。“明天早晨我取去……”

亞拉借夫不開口。

“看來這紳士是涵容不住似的！”小男人用隨便的却又帶些輕蔑的口吻說。“這一點小惠你也確可以做罷。你目下正安全哩。”

亞拉借夫站起身，臉上現出了交戰的感情在房里面走。

“你現在完全是一個穩和派，理想派，快要成了托爾

斯泰派了！”老鷹臉的人仿佛从口袋里傾瀉出來似的說出他的話來，一瞬間也沒有靜。

“你空費氣力的，想苦惱我，維克多爾(Viktor)，”亞拉借夫用了從悲傷而來的氣忿說，“這東西我收着——自然是……明早為止……但你应该理解……”

“你收下？”小男人迅速的問，——“這是第一要緊事，此外全聽你的便，我們用不着紛爭。”

“但是，我們總得弄個明白呵！”亞拉借夫確乎的回報說，漸漸的紅漲起來。他的眼睛發了光。

“何以？”那人用了做作出來的冷淡模樣說，又倦怠似的回過臉去。

“便為這，”亞拉借夫憤激的說道，“因為我們是多年的朋友，而現在……”

“阿，算了罷……記着這樣的細事，有甚麼用呢？”

亞拉借夫愈加窘的臉紅，沈悶的憤怒的呼吸。

“在你也許是細事……我却不以為然……你以此自負也可以……這在我并非細事，我願意你至少總有一日理解我……我們彼此便明白……”

“你知道，在我原是永不……”小男人外觀上优柔的說，他的射人的眼睛在眼鏡底下飛速的一瞬，“但如果你一定願意呢……”

“是的，我一定願意！”

那人兩肩一聳，暫時又坐下了，似乎他準備着一切的犧牲。

亞拉借夫看見這么樣，按住了憤怒，再用勉強的平穩往下說：

“第一是我之所以離開你們的，並不因為怕，或是……這你都完全知道，維克多爾，你至少也得公平一點才是！”

“沒有人這樣想的，”老鷹臉的人輕輕的驕上說。

“總之我之所以和你們離開，原因就只在我的見解從根本上非常明白的改變了，現在，即使不從理想上說，單就幾個戰爭的方法而言……我曉得……”

“唉唉，愛的上帝呵！”小男人突然直跳起來，“你就此饒了我罷……我們知道……你曉得……我們知道……曉得……人不能從暴力得到自由，人應該教育國民以及這樣那樣……我們知道……”

這話從他嘴里奔迸出來，彷彿是，堵住了許多時候，現在却一時放出似的。他自己也在屋子裡旋風般往來，他的鷹臉向各處顧盼，圓眼鏡也閃閃的發光，又揮動他帶着要攫拿的鷹爪的兩手。

亞拉借夫立在房的中央，竟尋不出一些機會來，可以插上一句話。他不被理解的事，在他是無從測想了，第一是在這人，很久的和他生活過，愛他，信他，不理解他了。但他一刻一刻的分明感得，在他們之間已經生出了不能通過的界限，所有言辭在這裡便都滑跌下來了。

他們多少離奇呵，先前不久他們還很接近，似乎要互印精赤的心的，忽然用了疏遠的言談相對，這只因為亞

拉借夫明白，無論用了什么名义去做，杀人毕竟不外乎杀人罢了。只有爱，只有无限的忍耐，人类在许多世纪的经过中一步一步的彼此实践过来的这两件，才能够将原始的战争，就是强权与压制，从历史上驅除。与这伟大的亘几千年的事业一相比較，那一点金属与炸藥，从一个憤激豪的手腕里撞擲出来，在两寸見方的地面上灑一些鮮血，以及喚醒那战争精神复仇精神的大队之类，怎能做得清楚呢？亞拉借夫悶悶的叹息，他的强壮的两手悲痛的交叉起来。

“是的，怎么办……我自己看来，我們不会理解的了，”他忧郁的說，走向桌旁，低着头坐下。

“不消說我們是不能理解的了，”那人迅速的同意說，“这也多事了，还来費些唇舌……”

亞拉借夫响他的指节而且默着。

小男人迟疑的站立片时，看着亞拉借夫的脸。于是他忽而奮迅起来，又立刻是暴风雨的举动。

“无论如何这东西明早为止总可以存在你这里罢？”他逼紧的問。

“唉，上帝呵……”亞拉借夫悲痛的答說：“这全然一样……我以为……第二层的事……这里或是那里，都一样……关于我的并不在此……”

“那么……很好……到那时——再見……我明早再来……”

小男人突然抓起帽子，伸出尖瘦的手来。

亞拉借夫慢慢的伸出他的手。

这人无意中紧紧握住了。圓的眼鏡玻璃里仿佛显出沈思的神情。但在同一瞬間他不只將亞拉借夫的手放下，簡直是摔去了，他說：

“我未必自己來……別的誰聖……口號是……‘伊凡·伊凡諾微支’。”

“好……”亞拉借夫答說，沒有仰起頭。

“那就再見！”

小男人將帽子罩上他的圓的鷹頭，闖到門口。他在門口忽然站住。

“這可惜！”他用了异样的声音說，在他閃閃的眼鏡玻璃下，他的小而銳利的眼睛也潤濕淒涼了。但他立刻自制，點一點頭跳出門外。他在那地方回看帳幔，又瞥着各個房門，吸一口氣，眼鏡一閃，在樓梯上消失了。

亞拉借夫靠了桌子默默的坐着。

## 七

黃昏時候，瑪克希摩跋和做針黹的姑娘阿倫加(Olenka) 從教堂回來了。伊沾帶着熏陸香的微香，夢一般的虔敬還浮在伊們的臉上。

阿倫加沒有除去頭巾，却只搭在肩頭，就桌子前非常恍忽的坐着；伊的青白的細瘦的兩手落在膝上。瑪克希摩跋也站的同樣沈靜，但忽而嘆息，似乎定了神，動手除下伊沈重的土耳其的斑紋的罩布。伊的臉照常的忧愁而且



干枯。伊熱視阿倫加，又自言自語似的說：

“人應該再修飾些……”

“甚么？”姑娘吃驚的問，抬起明朗的眼睛向着老女人，忽然又泛出无力的微紅來。

“修飾，好孩子，我說……”瑪克希摩跋提高了聲音。  
“華希里·斯台派諾微支(Vassilij Stepanovitsh)已經設定，七點光景要來的。你裝飾起來罷。好么？”

“今天？”阿倫加用了无助的惶恐大聲說，立刻又變作青白顏色，仿佛一切生命驟然離開了伊的身體，只留在睜着的充滿了憂愁和羞耻的眼睛的中間。

“又什么呢？不是今天，便是明天。又何必多……運命是逃不出的，別的機會不能就有。象你这样的人市里多着呢……上帝不知道是怎样一件寶貝。”

阿倫加的臂膊直抖到滿帶針傷的指尖。伊用了泪汪汪的眼睛祈求的向着老女人看。

“瑪克希摩跋……這還是明天好……我……我頭痛呢，瑪克希摩跋！”

在伊天真的聲音上，响亮出无路的惶悚与动人的哀訴，竟使坐在門后面的暗屋子里的綏惠略夫，也轉过头來，用心靜听起来了。

瑪克希摩跋沈默一会。

“唉你，我的可怜的人呵！”伊歎口氣說。“你将来做什么……我知道……”

“甚么等着你呢！”伊正要說，但又吞住了，只是仍复

說：

“你甚么也不能做！”

“瑪克希摩跋，”阿倫加用了顫抖的聲音說，祈禱似的合了掌，“我……我还是做工的好……”

“会合伙做許多工！……”瑪克希摩跋帶了劇烈的憤懣說，“你那里有用呢？……比你漂亮的也上街呢……你却又聋又痴……不必有一点小事情也就会完結了。还是听我好，决不会坏的。倘使我死了或者全瞎了眼；……你怎么办呢？”

“那我便到庵里去，瑪克希摩跋。我情願做道姑；庵里多好……多靜……”

忽然間，全不自覺的，阿倫加大張了靈感的眼晴，那眼光沈思的兴致勃然的望着什么处所，远在牆壁的那边，說：

“我願意是一只大的白的飛鳥，向着什么处所远远地……远远地飛！……下面是花，草，上面是天……象在梦里似的！”

瑪克希摩跋嘆氣。

“你这呆子！……庵院簡直不收留你……那里是要存下金錢，或者做粗重工作的。你是怎么一个女工呵！”

老女人做了一個推开的手勢。

“算了，还說甚么……跟华希理·斯台派諾微支去罢。至少你也可以做到你自己的主妇，而且你也許能够幫助我……华希理·斯台派諾微支是，人說，有七千上下放在

銀行里呢。”

“他怕人呢，瑪克希摩跋，”阿倫加喃喃的抖着說，仿佛是尋求饒恕一般，“粗魯，全象一个下等的粗人！”

“你得要一位文雅的紳士么？紳士是不配我們的，阿倫加……他只要是好人，就謝上帝。”

“他全沒有看過書，瑪克希摩跋。我問他：你可喜欢契訶夫<sup>①</sup>么？他回答說：我們做事忙的，沒有工夫弄這玩意兒……”

阿倫加學出一種重濁的粗鹵的喉音。伊學了他便哭；伊的大眼睛里，充滿了大粒的澄明的眼淚，兩只手也又顫抖起來了。

“怎麼呢，他說的有理呵！”瑪克希摩跋叱責的說：這可以看出，伊正在努力，要忿怒起來了。“想一想罷！沒有看書！……誰用得着看書呢？他是經紀人，不是呆東西，象你似的！”

阿倫加止住啼哭，又象遠遠的靈感似的睜開了眼睛。

“唉，瑪克希摩跋，你沒有懂得呢，只是說。世界上唯一的好東西，便是書。契訶夫，譬如說罷！如果你讀了他，——無端的——人就要哭。有這樣的希奇……有這樣的！”

阿倫加將兩個手掌按在兩頰上，搖搖頭。

“唉，你跟着你的書去罷！”老女人惡狠狠的卻又怜惜似

---

① Anton Tshekhov (1860——1904)，俄國有名的短篇小說家。

的接下去說。“可以，这很好，只是不配我們的。你，——我的眼睛一天坏比一天了……昨天我收拾桌子——打碎了一个杯子。一个月里恐怕我就得进穷人院去……你現在又这样，~~象~~我先前这么縫，縫，只是縫——現在我和我的縫……而且我先前并不象你……你这里，你假如做出五个卢布来，从中只得到两个，你还說‘謝上帝！’身上沒有一块破布，又还是……~~害~~！这何苦来呢？”

老婆子輕輕的溜到房里来了。伊的小眼睛担心的又新鮮的映着。

“瑪克希摩跋，这比死还坏哩……他是一个粗人，还要打我的！”阿倫加全然絕望的脫口說。

“~~哪~~，怎么便是打呢！”老女人复述說，又現出先前一样的失望的顏色来。

“什么打，什么就打了？”老婆子在門口喃喃的說：“你，阿尔迦·伊凡諾夫那，你即刻服从就是。”

“甚么？”阿倫加吃惊說。

“你服从就是，我說……”老婆子仍然說道：“他打你一回，两回，就停止了……他們~~都~~这样。他們那里就只要服从。要是这样，你只是靜靜的熬着……他也就不打了，不要紧的！”

阿倫加愕然的对伊只是看，仿佛从黑暗的廊下爬出一个可怕的怪物，現在正走近伊这里来。伊于是裹紧了衣裳，两肩都靠着桌子。但那老婆子却已将伊忘記，轉向瑪克希摩跋去了，伊的小眼睛里閃着狡猾的快意。

“我們的教員又被人撤了差使了！”

“什么？”瑪克希摩跋叫喊說。“怎么撤的？甚么緣故？”

“因為他對上司胡鬧了。官府罵了他，他便胡鬧起來。哪，就趕出他了。這才吓人哩，今天瑪利亞·彼得羅夫那(Marja Petrovna)這撒野呵！”老婆子用了迅速的聲音報告說，幾乎每一句咽一口唾沫，又回頭看一回門口。

瑪克希摩跋無法可做的看伊。

“是的，他們還欠我三個月房租呢。伊自己約定今天，至少也付給一點……現在怎樣呢？”伊迷惑似的喃喃的說。

“現在是付不出了。怎能！現在是他們自己也都得餓肚皮了！”

“但他們怎么想的！以為我白給他們住么？尋到了善女人哩！我連自己也沒有食吃……”

伊沈思一会，忽然急急轉身，走出房去了。阿倫加是幾乎全不明白是甚么事，吃惊的只將眼光跟着伊轉，老婆子惴惴的溜到廊下，就藏在帳幔后面，從那里又立刻響出急速的絮語來。

教員的房正寂靜。孩子們都擠在屋角里，看不見也聽不出聲音。教員和他的妻并坐在窗下；在那異常明亮的地方，分明看見被毫無希望的憂愁所壓倒的兩個頭的影子。

“瑪利亞·彼得羅夫那！”伊按捺着，但又自負如一個大權在握的人一般，從門口叫進去。

教員和他的妻立刻擡起頭來。臉相不甚分明，但舉動是卑下而且屈抑。

“租錢，你約在今天的，我能取么？”老女人还是擰捺的說。

两个黑影动弹了，沒有答。在他們上橫亘了无話可說的人的訴苦与无助的神情。

“既这样……”老女人用了极冷靜的声音說。“那就照說定的办，你們都准备罢。这房子我明天便出租。我这三个月擰失了的那个，放在你們的良心上就是了。自己錯，我这白癡，我相信你。但是我沒有再来合伙的兴致了。都听你們的便！”

教員的頭沒有动，教員却自己站起，慌忙走出門下，他又几乎用了力也将瑪克希摩跋推到外边。

“你看……我正要問問你呢……如果不可以，無論怎样……我正在寻事做呢，我这里已經这边那边的有了各样邀請了……那就……是的……”

他的眼光游移着；羸弱的紅暈在他蒼白的頰上現出斑点来。瑪克希摩跋叹息，做一个拒絕的手势。

“确的，真的——約定的。”教員又赶紧重复說，他的臉只是发紅；他在空中揮着手。“总之，我寻。一时却不行。这你也明白。”

“我不能，先生，”瑪克希摩跋答說；伊略略退开，攤开了两手。“如果只是我的事呢！但特伏耳涅克<sup>①</sup>要闖进門口来的。連我自己也得搬走……我只还靠着你哩。現在却

---

① Dvornik, 这类公役在俄国专处理人家的一切雜事，也管守夜。

这样！”

“瑪克希摩跋！”教員回顧房門，慌忙喃喃的說：“只請你想一想罷！我們往那里去呢？你看，我失了位置了，那就……我本想要今天豫支的，因为我早就拿到了我的薪水……孩子們要鞋，我的女人也要一点东西……你知道的，天气这样冷，伊又咳嗽……現在我連一个戈貝克<sup>①</sup>也沒有了。誰还許我們進門呢？随便那里，都要先付房租，你这里是早就認識我們的……瑪克希摩跋，你处在我的地位，瑪克希摩跋，体上帝的意思！”

“不。我不能……小衫比外衣更其帖身……那就，随你的便，但是……你实在使我难过，但是我也没法办……你有一个位置，你該用牙齿紧紧咬住的。你現在却这样。是你自己錯。”

“对，自然……是我錯的。但是我固然錯了，孩子們却沒……”

“孩子是你的孩子。你正應該为了孩子忍受些。”

“你看，瑪克希摩跋，这是……”

“我看什么呢！”老女人用了出格的粗暴将他打断。“你为什么在我面前卑下。我办不到。这話你應該早在那地方說！”

“但是。瑪克希摩跋！”

忽而在漆黑的門口現出一个披着头发的瘦的女人模样

---

① Kopek, 每一个約合中国錢十文。

来。

“略沙，靠了！”伊歇斯迭里的叫喊說。“这些人們那有一星的同情！他們一总都得詛咒！他們不值你一个小手指，你却在他们們面前卑下！”

“你为甚么咒罵呢？”瑪克希摩跋发怒說。“同情是我們也許比你多……”

“你們有同情么？唉唉，你們是野兽，不是人！有人失了脚，你就对他唠叨……你先給他气苦，就因为后来要摔他到路上去！……他还要对伊分疏！……”伊声音里带着无穷的苦恼和激昂，叫喚說。“你們都从这里滚出去！”

“这所謂，你这‘从这里’是怎么講的？”瑪克希摩跋加强了伊的声音。“我用不着走出我的家去……”

“你們出去！”那病人尖厉支离的叫喊，极悲惨模样的伸出瘦腿来。“你要怎样？是我們搬走罢？你放心，我們走……明早就走，但你先滚出去！”

“瑪申加，”教員悄悄的低声說，“不要这样呵！”

“出去，出去，你們这类被詛咒的东西……你們苦恼我到要死！”女人捏着头发，走进房里面。

男人随伊进去，人还听得，当那病人用了放盡的灭裂的声音尽說的时候，他还在絮絮的講些話；然而听不分明。

瑪克希摩跋默的立了片时，于是将手在空中一摆，自以为錯似的走了。

亚拉借夫，正站在自己房門口的，叫伊：

“瑪克希摩跋，請你进来一会……”



老女人在脸上滿是无法可想的神气，进到他这里。

“請你說，”亞拉借夫躊躇說，露出犹疑的眼光，“这在你一定不能么，~~等~~等几时？……你自己目睹的，这人們到了什么地位了……不是么？”

“上帝在上，我不能……~~我~~因为小气才这样做么？特伏尔涅克給我自己也只是后日的日期！我不付，他就赶出我！……我是全靠~~着~~他們的。”

“但是或者？……”

“你真覺得，我实在沒有同情么？我老了，快要死了……不，舍尔該·伊凡諾微支，伊向我吵鬧的时候，真有如用了尖刀刺我的心哩。但我怎么办呢？我等候了三个月，下了跪恳求特伏尔涅克……你想，这为甚么呢？就因为我覺得可怜。如果人們大家~~沒~~有同情，穷人就会沒有路走……穷餓世界是全仗着同情过活的。但穷人也不能始終全用同情……人究竟應該給自己也留下一点同情来！……并非我沒有慈悲，是生活不知道慈悲！”

亞拉借夫愕然的看着老女人，与伊相对，自己也覺得輕率渺小了。

“是的——总之，舍尔該·伊凡諾微支，一个穷鬼，象我們似的，同情可是很难，比起別人来……有錢人舍掉一个戈貝克——他因此給自己作一个娱乐；要是我給一个戈貝克呢，我就得从嘴里省下一点口粮。因为这口粮，你看，我就立刻会瞎，会再也看不見太阳……那时人們也不会对我有同情，我只倒毙在路上象一条老狗！……人还说

什么沒有慈悲！……人該曉得的！”

老女人嘆一口气。

亞拉借夫无力的垂下了长臂膊，站在伊的面前。

“你听呵，瑪克希摩跋，”他終于游移的說，“倘使我付你一个月……那就怎样呢？……”

“哦……这样！我并非妖怪——真的。——无论怎样，我总对付过去……总有什么法子办……但他們是什么都沒有呢！”

“我办来，瑪克希摩跋，”亞拉借夫喃喃的說，游移的注視着地面。

老女人研究似的看定他，但參不透他脸上的印象。

“你？你自己也沒有呵！”

“但我办去……到一个好朋友这里去借去。今天給他們滿意罢，我就去跑一回，离这里并不远……是的……你也給他們茶和灯火罢，他們那里是……这里是茶，糖，面包，你拿我的去……我去跑一趟来。”

瑪克希摩跋默默的对他说，取了茶和糖，顫着花白的头，出去了。

亞拉借夫在房子中央迟疑的站了片时。他无意中覺到，自己有些拙笨了。但他也不再深究，只是簡單的盘算，什么地方可以极速的弄出錢来。他赶忙的穿上外套，并且抓起帽子，便跑出了寓居；迈开他的长腿，每三級作为一步的跨下去。

## 八

七点光景，小販商人到了。他使他的新橡皮鞋在廊下  
臺階的响了許多时，尽心竭力的擦干了他的紅脸，于是用  
了輕的瑟索的脚步跨进阿倫加的房里来。

那边是瑪克希摩跋已經准备了撒摩爾。一张盘子上  
擱着烧酒和沙定魚。阿倫加靠桌子坐着，僵直的象一枝草  
茎，大的悲痛的眼睛看着門口。

“阿倫加，你看怎样的客人来訪我們了！”瑪克希摩跋  
发出不自然的感动的声音說，是人們將此向孩子說的。小  
販非常小心的进来，仿佛他穿着很高的漆靴在冰上面走。

“好日子，”他說，并且向伊們伸出一只长着极不灵活  
的指头的又大又帶汗的手来。

沈默，不擡眼，阿倫加也向他伸过伊的細瘦蒼白的手  
指去；伊的低着的脸发白了，伊的胸脯，那还是完全閨女  
样的，苦悶的呼吸。

“这很好……你們談罷，說些閑話，我看茶去……”  
瑪克希摩跋用了先前一样的不自然的声音說，便出去了。  
伊随將房門緊的闔上。伊站在厨下，沈思而且叹息。在  
伊干枯的瞎脸上，現出先前一样的阴郁的近乎迫胁的同情。

阿倫加靠桌子坐着；伊的手安在桌面上，姿勢的曲繞  
又优美又鋒利，正如白石琢成一般。小販坐在伊对面，他  
將他巨大的面袋似的身子成堆的裝在椅子上。向来他只在  
敝堂里見過阿倫加，或者伊到自己的店里来，但也只是一

瞬間的事。此處他才注意的尋根究底的对伊看，仿佛他要仔細估定一種貨色的價錢。阿倫加覺得他的視線在伊胸脯上，在伊的脚和臂膊上；伊的蒼白的臉，又為了忧愁和羞耻熾熱起來了。

伊是纖長而且嬌嫩，這很難相信，伊的脆薄的身体可以侍奉那強烈的兽性的機能。小販的眼睛里籠上了混濁的潤澤，而且他忽然渾身漲大，似乎他更其大也更其胖了。

“你愛做些什麼事呢？”他用細聲問，費了力才擠出肥胖的喉嚨來。“我沒有打擾么，怎樣？”

“什麼？”阿倫加吃驚的反問，一面又暫時擡起了祈求的眼睛。

“看哪，……伊的確是的！”小販想。“哪——這更好！一個標致的姑娘！”

他又對那身体，那柔軟的嬌嫩的一直到瘦的兩腿。在薄衣裳下看得分明的，又行了從新的檢查。

“我問：你愛用什麼散悶呢？”

“我？不用什麼……”阿倫加惶窘的對付，這時伊全身上都感得，伊被這無耻的細小的眼睛剝下衣服而且舔過了。

小販商人自足的微笑。

“什麼叫——不用什麼！標致的姑娘兒所要的是，散悶！這事我總不能相信，請你不要生氣，一個這樣出色的姑娘象你似的却整天的在作工上毀了眼睛。你的眼兒是全是為此創造的！”

阿倫加又對他擡起伊那大的明亮的眼睛來。伊忽然發生了天真的思想，以為他對伊懷着同情。伊又確信，他當真是一個好的，正經的人了。

“我，你看……讀書……”伊怯怯的微笑。

“呵呀，什麼，什麼是……書！……這樣，如果我們能夠和你再熟識一點，你就會允許我……譬如——上戲園！這該有趣得多了，比那蹲在書背後！”

阿倫加不知不覺的活潑起來了。在伊已經回到本來的蒼白色的臉上，漲起了一種新的微紅。

“阿，不的，你怎能這麼說。有許多很好的書……那麼，譬如契訶夫……我，如果我讀一點契訶夫，我常常哭……在他書里是一切的人都這麼可憐，這麼值得同情……”

小販听着，斜側了狹腦壳和渾眼睛的頭。他於是細細的想。

“似乎都真是這樣不幸罷……”他用了甜膩的聲音說：“也有幸福的……固然，誰如果沒有食吃呢……但是如果一個人……就拿我說……”

他將椅子接近了阿倫加，陵着伊的膝髁說了一大篇話。他的舉動也顯露起來了。但阿倫加又復天真的做夢似的，溼了眼睛說：

“阿，不的，人們是全都不幸……便是那些自以為幸福的人，其實也是不幸。我想做看護婦去，為的是幫助一切不幸的人……或者道姑……”

“哪，怎么~~是~~道姑！”小販用双关的意思将伊打断，这意思在他的頑鈍里直是怖人。“难道世界上男人会太少么！”

阿倫加看着他，沒有懂。在全生涯中，耳聾給伊挡住了这类的言辞，伊沒有懂得。伊的眼睛很平靜的看，那两眼是完全的澄明。

“呵，不的……你說什么！”伊舒散着說，“做道姑是很好的……我有一回去訪我的姑母，住了两个礼拜，在伏罗納司(Voronesh)……在庵院里，我的姑母是道姑……很老了……沉默了十四年了……一个得道的！……那地方真好！~~聖~~堂里是这样靜——靜呵，蜡烛点着……人唱的这样美……你不懂也不知道，是在地上呢还到了天国了。或者你在墙壁前面走。庵院是造在山上的，下面是河，后面是田野。人望去很远——很远！草地上鬧着鵝兒，燕子是这样的轉着叫。我在那里是春天，庵院里~~灑~~开着苹果花呢……时常有这么好，連呼吸也平靜下去了。时常，我仿佛是，我从山上离开了，鳥似的飞去——远远的——远远的！”

阿倫加的声音因为感动有些发抖；靜的眼泪，含在大的明亮的眼中，嘴唇也顫动。伊~~象~~一个白衣的道姑。

小販听着，他嘴唇微微拖下，肥而且紅的顎子上的头又复公牛似的側向一边了。

“哼，”他說：“这是，何消說得，理想……实地生活却是……漂亮的姑娘~~是~~沒有庵堂也能寻到伊的快活！”

他嘻嘻的笑，又向着阿倫加挑逗的弄眼。伊沒有覺得，只是直視着蒼空，仿佛伊真看見廣遠的田野和■藍的天，■大的河流和白的庵壁。

瑪克希摩跋端了■摩跋爾進來了。小販呢，完全酥化了而且出汗，宛然是搽了油。

“我愛這個，如果姑娘們有着好看的身段，你一般的，阿爾迦·伊凡諾夫娜……女人怎麼有一個完，仿佛是，一切你都可以用指頭捏住，還有下邊呢，你恕我放肆，是這麼圓……”

末後的話在他是突然脫口的，他本來要說些別的話，因此紅漲了臉，呼吸也頓挫了。他又不知不覺的伸出手來，但看見瑪克希摩跋走進，便又縮了回去。于是他作態的揩那額上的油汗。

他和瑪克希摩跋喝燒酒，吃沙定魚並且說俏皮話，說那所有閨女們都梦想着庵院的事。

“但是伊結了婚，那男人才老了或者不中用了，伊便替他，如此說，就掘坟。”

“自然！”老女人不自然的奉承的回答。“在你呢，華希理·斯台派諾微支，人却不能這麼說呵……你還能使每人都流汗呢。”

小販大笑起來，此後便用了顯明的矜裒的眼光對着阿倫加看。

“對了！這我能，用不着夸口承認的！我的老婆是不用抱怨的。我的先妻，許多回還發惱！你这公牛，你这不

会饱满的你，伊常常說！”

他还只是笑而且牢牢的■着阿倫加。

在他的視線底下，那姑娘的蒼白的臉只是低下而又低下，而這畜生的滿足的得勝的笑則是怕人。

當小販走出，以及有些興會的瑪克希■送他出去的時候，阿倫加忽然嗚咽起來了。伊哭的很久久。伊的金發的頭放在膝上，伊的軟的肩膀發了抖，垂下的鬚髮象絨器一般動搖。到處還都是沙定魚，濕皮膚和汗的氣味。空氣是沉墊墊的，這女子的模樣愈顯得非常之么小與脆弱了。

## 九

亞拉借夫回家來了。當阿倫加進到他房裏的時候，他正坐在桌旁寫。全房都散滿了■巴■的煙。

伊怯怯的一無聲息的進來，同平常一樣。同平常一樣，輕輕的一拉亞拉借夫的大的柔和的手，也就坐在桌旁，伊的臉落在暗中，只有一雙蒼白的手被燈火分明的照着。

“這個，你做什么來呢，阿爾迦·伊凡諾夫那？”亞拉借夫在眼光和聲音里都帶了謹慎的友情說。

阿倫加沉默着。

“你讀了我的■沒有呢？”亞拉借夫又問。“中你的意么？”

“是的。”這句話毫不響亮的出了阿倫加的口唇，於是又沉默，伊的兩手無力的安在膝上。



“哪，这好哩！”亚拉借夫說。“我这里又替你办好了出色的东西了。那人物正象你，又可爱又文靜，进了庵，全象你企慕着的。”

阿倫加两肩一耸，似乎伊受了寒。

“我不到庵里去了，”伊才能听取的說；伊的嘴唇很顫动，連亚拉借夫也警觉了。

“哪，謝上帝，”亚拉借夫該諧的說，而且看定这姑娘的脸。“这又为甚么呢？”

阿倫加看着地面：“我要嫁了……”伊几乎不能听到的回答。

“嫁？意外的事！——誰呢？”亚拉借夫大声的反問。他脸上显出憂鬱。

“华希理·斯台派諾微支……那在我們房子里开店的……”

“这人？”亚拉借夫更其詫异的問；同情和违願的恼相都露在脸上了。但他又立刻回复过来，竭力的恳切的說：

“哪，什么——这也好的……願你幸福……”

阿倫加沉默着。伊微微的动着指头，只向地上看。伊沉思着些事，亚拉借夫却悲痛的看伊，而且在思想中，架起那动物一样的小販来，对比这柔弱的优美的女性。一个压迫的感觉——同情，违意，嫉妒——再不能离开他的灵魂了。

阿倫加无意識的动弹了。伊显然要說什么，然而沒有竟說。伊的嘴唇发了抖，伊的胸口非常費力的呼吸，死人

似的青白色一刻一刻的加到伊的俯着的脸上来了。一种异样的激昂袭着了亚拉借夫。他觉得有一个一刹那将要到来，这刹那，在他自己还没有分明，已将他的灵魂因为恐怖与喜欢与傲岸而摇动了。

“你要说什么呢？”他用了颤抖的声音问。

阿倫加沉默着，然而很不安，似乎想要飞往什么地方，却又不敢往那里去。一瞬间伊抬起头来，亚拉借夫正遇到伊的大的，有所质问的祈求的眼光。他们眼对眼的看了一分时，在那姑娘的眼中横着显明的恐怖。

但亚拉借夫寻不出一句言词，没有主张，自己也怀疑而且畏惧。

阿倫加的嘴唇抖得更甚了。在伊的苦痛中伊想要扭捻伊纖柔的两手，然而没有做，只是忽然的立了起来。

“那里去呢？你坐着罢！”亚拉借夫苍皇的说，但也不由的站起了。

阿倫加对他站着，仍然还没有话，单是垂着的两手的十指，微弱的才能觉察的抖着罢了。

“你坐下……”亚拉借夫重复着，他一面又觉得他没有适当的话，终于惶惑起来。

“不……我要去了……”

“再见……”

亚拉借夫无法的摊开手。

“你今天多少古怪呵！”他激动的说。

阿倫加还等候。伊略略动弹。有一个可怖的战斗，震

撼拘攣了伊的極弱的全身。伊再擡起非常之大的凝視的眼一看亞拉借夫，便突然回轉身，向門口走去。

“你不帶這書去么？”亞拉借夫機械的問。

阿倫加站住。“不用了——從此。”伊從嘴唇間泄露出來，很勉強的說，也便開了門。

但在門口伊又站住一回，許多時只是想，低了頭。伊多半是哭了。至少也已經亞拉借夫看見，伊的肩膀抖着了。但他的頭空虛了，他並沒有說話。

阿倫加出去了。

亞拉借夫已經明白，這是永久的去，伊本也能永久的停留的。他在驚懼的激昂里又感了難以名狀的心的迫壓，直立在房子的中央。他看出，這女兒是抱了垂死的悲痛，所以來求救于他而且也有些明白了，伊從他等候着怎樣的言語。

門上起了短短的敲聲。

“進來！”亞拉借夫歡喜的大聲說，他相信，阿倫加又來了。

房門一開，走進了綏惠略夫。

亞拉借夫沒有就知道却是他。

“我可以和你說話么？”綏惠略夫冷冷的問，几乎是官樣。

“呵，是你！……請請！……”亞拉借夫殷勤的回答。——“你請坐！”

“我這來只是一分時。幾句話……”綏惠略夫說，他便

到桌边，在阿倫加先前坐过的位置上，就了坐。

“你要紙烟么？”

“我不吸。請你說，你替教員將錢付給瑪克希摩跋了么？”綏惠略夫急速的問，似乎這問題算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亞拉借夫惶惑起來，紅了臉。

“確的……就只是暫時的……待到他們怎樣好一點了為止……”

綏惠略夫用了檢查的眼光看定亞拉借夫。

“你想救一切的苦人和餓人么——一切的？”他問。

“不的，”亞拉借夫錯愕的答，“我沒有想到這事……我單是給，因為這機遇……”

“是，對的……但是誰將什麼給那些人呢，那近旁並沒有人，象你一流的。那樣的很多哩！”綏惠略夫沈痛的說。

“這個，這事是用不着思索的，”亞拉借夫聳一聳肩：“人應該救助，倘使能夠，這就夠了……也就謝上帝了！”

“好。你可知道，為甚么那姑娘到你這裡來的？”綏惠略夫鋒利的說去，仿佛他要取得口供，却並不聽什麼答話。他正對面的釘住了亞拉借夫的臉，用了洞察的明亮的眼睛。

亞拉借夫又紅了臉。他漸漸氣忿起來了。奇特的聲調與奇特的質問呵！

“我不知道，”他游移的說。

“伊来到你这里，因为伊爱你……因为伊有着纯洁的澄澈的灵魂，这就是你将伊唤醒转来的……现在，伊要堕落了，伊到你这里，为的是要寻求正当的东西，就是你教给伊爱的。你能够说给伊什么呢？……没有……你，这梦想家，理想家，你要明白，你将怎样的非人间的苦恼种在伊这里了。你**■**不怕，伊在婚姻的喜悅的床上，在这凶暴淫縱的肉块下面，会当詛咒那向伊絮說些幸福生活的黄金似的好梦的你們哪。你看——这是可怕的！”

綏惠略夫最后的話，是用了非常异样的凄厉的神情大声說，用了这样不可解的力量，至于亚拉借夫觉得脊梁上起了寒栗了。

“可怕的是，使死骸站立起来，給他能看見自己的腐烂……可怕的是，在人的灵魂中造出些纯洁的宝贵的东西，却只用了这个来細**■**他的苦恼，銳敏他的忧愁……”綏惠略夫接續說。看去似乎是凉血的，但还带着无穷的苦痛的迹象。

“你誤会了……”亚拉借夫錯乱的，还只对于“因为伊爱你”这一句話，喃喃的答。

“不的，我知道……我整天在我的暗屋子里坐……人在那里一切都听到……是这样的。”

亚拉借夫默然，下頰压着胸口。

綏惠略夫站起身来。

“你們无休无息梦想着人类将来的幸**■**……你們可曾知道，你們可曾当真明白，你們走到这将来，是應該**■**

过多少鮮血的洪流呢……你們誣■那些人們……你們教他們夢想些什么，是他們永永不会身历的东西……只使他們活着，給猪子做了食料……这猪，是在这里得意到呻吟而且喉鳴，就因为他的牺牲有这样嫩，这样美，應了这样难堪的苦恼！……你們可曾知道，多少不幸的人們，就是你們所誣騙的，沒有死也沒有杀人，却只向着上帝哀啼，等候些什么，因为在他們再沒有别的审判者，也沒有正理了……”

綏惠略夫的声音只增出难当的力量来。亞拉借夫直跳起来了，自己並沒有覺得。长着冷峭眼睛的古怪的淡黃色的臉相，仿佛一座大山似的压住了他。

“你們还不明白么，即使你們所有将来的梦，一切都自当真出現了，但与所有这些优美的姑娘們，以及受餓的‘被侮辱的和被損害的’人們的泪海称量起来，还是不能平衡的……对于在刺刀以及你們的高超的人道說教的保护之下，凡在地上的曾是善，正是善，会是善的，全都打倒的事，他們那气脈的憎惡的記憶还是消不去的！……你們这里，他們寻不出审判者和复仇的人！”

“你說的是什么意思呢，”亞拉借夫吃吃的說。

綏惠略夫沒有便答。

“你来，”他說，并且走出房去。

亞拉借夫受了催眠术似的跟着他。

全家都睡覺了。■下是昏暗而且寂靜，在渾濁的病的空气里，呼吸也覺得艰难。綏惠略夫开了自己的房門，招呼亞拉借夫，进到里面。

“你听！”綏惠略夫輕輕的，却非常強迫的說。

亞拉借夫側着耳朵听，最初是除了他自己的心脏的鼓动以外，一无所聞。在昏暗中辨不出事物。只有模糊的綏惠略夫这两眼在暗地里閃閃的生光。

但亞拉借夫忽然听出一种异样的微細的声音了。有誰哭着。一种幽靜的，捺住的，絕望的悲啼，利刃一般的貫通了寂靜。这中間含着許多难堪的痛苦。是說不出的苦惱，无希望的企念，气厥的投地的哀鳴。

“阿倫加在这里哭！”亞拉借夫明白了，但現在他又分辨得，并非一个声音了，却是两个，那在这里哭着的……黑暗复压着，在他耳朵里响的好象是沈痛的鐘声，而且仿佛不止两个了，却是三个……十二个，一千个声音，周围的全黑暗似乎一同啼哭起来了，他錯愕的問道：

“这是什么？”

然而綏惠略夫沒有答，他突然粗莽的抓住了亞拉借夫的手。

“你出来……”他急速的說，向过道走去。

在黑暗和不可捉摸的哭声之后，进到点灯的屋子里，覺得很是明亮簡洁了，綏惠略夫才放下亞拉借夫的手来，鋒利的看定他眼睛，問說：

“你听到了么？……我是不能听了！你們将那黄金时代，豫約給他們的后人，但你們却別有什么給这些人們呢？……你們……将来的人間界的豫言者，……当得詛咒哩！”

“你容我說……你呢？你又給什么呢，这样問人的

你？”亞拉借夫憤憤的捏了碩大的农夫手，叫喊說。

“我？”綏惠略夫的聲音里大半帶着揶揄了。

“正是，你……給我這問題的你——這古怪的……你有怎樣的權利，用這樣聲調說話呢？”

“我——不給。我大概只是記起他們將忘却的事，記憶起來……是的，而且這——還不够哩！”

“這是什麼事！你說甚么？”亞拉借夫帶着突發的不安，追問說。

綏惠略夫注視着亞拉借夫。他就不意的微笑起來，似乎他對於這追問的稚氣覺得惊奇，於是慢慢的走向門口。

“那裏去？你停一會！”亞拉借夫叫喊說。

綏惠略夫回過臉來，和氣的點一點頭，便出去了。

“但是……你……你簡直是發狂了！”亞拉借夫在迷惘的憤懣中，大聲說。

他相信聽到，綏惠略夫失了笑。然而房門合上鍵了。

暫時之間，亞拉借夫惘惘的立在自己的屋子里。他頭痛了，顫顫跳動起來，心臟亂撞得象一個病人，不整而且頻數。他機械的放開眼光去，偏看他房中，他的堆滿了書籍和紙張的桌子，掛在牆上的畫圖，突然間一種病的說不出的嫌惡的發作，從他頭頂上一直震蕩到腳跟來。各思想，各工作，便是將來的日子，他也頂的憎厭了。一個願望捉住了他，願有一雙巨掌抓住這全世界，高高的一搖蕩，一切星，人，思想，事業，都尘埃似的散在空中。

“大約這真算最好哩！”



他走到臥床，將臉靠在枕上，毫不动彈的躺着。

在黑暗中，他的合着的眼的周圍，現出一個分明的臉，長着一雙大的，有所尋問，又有所哭泣的眼睛，漂過他面前了。於是又有誰來到近旁，漆黑的，怪異的，發着動物的笑聲，而且消去了光明喜悅的人生的夢想。

## 十

這是夜間了，全家都睡着。沒有声响從外面進來，一切都是死一般靜而且凝成■淡的靖定。只有無形的黑暗默默的遍歷各房，視察睡人的臉。綏惠略夫的房裡，那開着的窗戶在朦朧青色中，微發亮。

綏惠略夫忽而驚醒起來，睜開眼。

有人傍他站着。他抬起頭來。

就當他前面，在床的後頭，站着，兩隻手掩了臉，一個女性的形象。有些非常的秘密橫在伊優美的隱約的輪廓里。還在從這半已遺忘的形狀叫回記憶之前，綏惠略夫已經認識了伊，由一種奇異的內部的感触，這感触便貫透他的腦髓而且抽搐了他的心臟：這是那女人，是他曾經愛過而已經去了的，去的地方，如他所想，又是再不歸來的所在了。

“理莎(Lisa)！”綏惠略夫即刻叫喚說，極惊奇又極恐怖，那時他仿佛覺得，心要拉到胸膛之外去了。

這形象先前一樣站着，用手掩了臉；伊只是隱約的在煙霧里，那煙霧是在他眼前的波浪里浮沉。

“理莎！你那里来的？……你怎么了？……”綏惠略夫还是絕望的叫。

他觉得他的叫喚响彻了全家。但綏惠略夫忽而悟出了这事：伊来，是因为伊豫知了一切，而且用了超人間的爱——比死更强的爱——要在他一生中的这末一夜，为他哭泣的。

“理莎，不要哭！”綏惠略夫央求說，他虽然也感得，这言語并无功效，伊不答話也不能答話，因为伊在实际并不生存：“看哪，我願意这样了，这是我一生的梦想，从你死了的这一日以来的……为这压住我的憎恶，那是唯一的出路呵！……这不是計算，也不是理論，这是我自己……你知道罢！”

他向伊癡癡的伸出手去，只是抓着空中。

伊往后退，两手沒有离开伊悲凉的垂着的脸来。而且在不意中，伊向一旁溜去了，伊絕无声息象一个阴影似的移过他头的前边，消失在由他看去正是黑暗的屋角里。然而他还还有少許时光，可以辨認那深黑的粗衣，这衣，便是他末次見伊的时候穿着的，纖細的手指和头发，也还是先前一样的可爱的款式。

綏惠略夫赤着脚，慌忙跳到冰冷的地上。

沒有人，也不会有人。窗間的青色微微发亮，在那蛛网一般顫动的微光中，屋子的冷壁冷冷的看着。他走近窗去。他的对面立着又高又广的墻垣。这上面是蒼白色的夜的天空，象烏黑的有力的臂膀似的，向他伸着几支鉄的烟

突。

——“一个幻觉！”綏惠略夫想；他又觉得，他的心跳得怎样的沉重；有很大的一团塞上喉嚨来。

他走向房門，去摸，似乎他对于他的悟性，都不相信了。

——“我病了……我也許还要发狂……人对这应奮斗。我发狂了！我的全部思想岂只是有病的脑的产物么！”

忽然之間，冷冷的不出声的笑着，他用了稳实的脚步走到床边，并且躺下。在他自己，仿佛是全沒有合上眼睛，仍如先前一般，看着微微透亮的窗戶，冷的白牆壁和黑暗的房門。但其时有誰用了沒有响的單調的声音对他說：

“你的憎恶，你的狂乱的計劃，也仍不外乎你所誓的这广大的，牺牲一切的爱……”

“这并不是真的！”綏惠略夫用了非常的努力反对轉去，像有一个过度的重負压在胸上似的。“这不是爱……我不要爱！……”

那誰却只是固执的單調的繼續說，用了仿佛从綏惠略夫头盖里发出的声音：

“是的，这是真的……你是尽了你天职的全力爱着人类，你不能忍受那恶，不正，苦痛的大众，于是你的明亮的感情，对于最后的胜利，对于你所供献的各个可怕的牺牲的真理，都有确信的感动，昏暗而且生病了……你憎，就因为你心里有太多的爱！而且你的憎恶，便只是你的最高的

牺牲！……因为再沒有更高的爱，可以比得有一个入将他自己的灵魂……并非生命，却将灵魂給他的切近的人了！……你記得这个么？你記得么？”

这声音活泼起来了，但已經不象最初，从他头盖里面发出，却在近旁什么地方了。又生疏又活泼，而且真有誰和他說。綏惠略夫驟然辨認出来，在他臥榻的后头，昏暗中間仅能識別的，坐着一个人。隱約的显得一个瘦削的側脸，弯曲的背，又长又細的頸子。

綏惠略夫睜大了眼睛，一躬身起来坐着。

“誰在这里？”

那模糊的形象沒有动……在一瞬間，綏惠略夫覺得——这使他异常的高兴的輕松——他只是瞥見了一个偶然的阴影，并不在床沿上，却分明更远，紧靠在門旁罢了。黑暗迷人；近的显得远而远的却近。便是房子也放大了又复縮小，并且用他的冰冷的窗戶迫压他，仿佛一座高山。黑暗也默默的，似乎为要側耳来听，弯了腰盘据着。

綏惠略夫想要起来点灯，但在他动作之前他先覺得被一个沈重的身躯压住了他的盖被，而且实在有誰坐在他臥榻的后头。怕要发狂这一个細致的，閃过的思想，穿透了他的脑里了。

“但誰在这里？……甚么事？”他費力的說。

那人默着。

“誰放你进来的？”他又輕輕的叫喚。

那人綏緩回过头来，在微弱的昏黃中，綏惠略夫看見

黑瘦的脸，带着两个黑窟窿，在那在黑暗里辨不分明的眼睛的地方。

“誰么？”应出一个诧异而近于嘲笑的声音。“你自己！”

“你怎么說誰？”綏惠略夫叫喊說，其时他觉得发狂的恐怖只是从下方涌上头来。“我不准人进来！”

“可是你自己……”夜的来客回答說。

綏惠略夫沈默着，用了他閃閃的眼光迷惘的注在这奇怪的影子上。

“你究竟为甚么这样诧异呢？”来客加添說，現在是用了显然的嘲笑了。

“呵……这又只是一个幻觉……我真應該振刷才是！”綏惠略夫忽然想到，微笑起来。

但是这恐怖忽而被那憤激，几乎是憎恶，所驅逐了。这形象，对他冷靜的坐着的，似乎在实际上，并非专出于他生病的脑，他不快到了絕端。綏惠略夫在天然的反感的盆涌中，咬住了牙关，并且說：

“好，随便罢。■本只是一——呆气！你要怎样？”

他相信，幽灵不来答应了；他便快意的等着，然而幽灵却用了全无音响的，但又非常清楚的語調說出话来：

“沒有別的。我們只将会話再講下去……你應該將你的思想說个分明。”

“你停止罢。我沒有什麼應該，而且什么时候都可以去掉你，”綏惠略夫傲岸的■，其时他又万分惊惶，覺到他正与幽灵周旋，仿佛他对于幽魂的存在要相信了。不知

什么的一种权力支使着他，使他反背了他的意志做出言語。

“你究竟是誰？”綏惠略夫侮慢的問，他覺得，他的挪揄反中了他自己了。

“你当真不認識我么？”

“哦是了！”綏惠略夫突然記憶上來，這細頸子和黑臉是屬於誰的了。“你就是鐵匠，我在茶店里和他說話的……”

“你停止，在梦里还装假罢，”客人懊惱的說，“我并非鐵匠，正如你并非綏惠略夫，你吩咐我通名么，我的大学生多凱略夫(Tokarjov)先生？……”

“不必……已經知道……我記得了……”綏惠略夫勉力的答。

他並沒有記得名姓和形容，但当他忽然知道那在黑暗中到他这里来的，并不是一个人，簡直是一面鏡子和自己的形象在里面，他便安靜起來了。

这时恐怖完全消灭了，他只覺得异常的疲勞，以及想要擺脫那重負的一个制不住的願望。

“我要和你說一回最後的話……大概总也是全然无用的……你想罢！……你要知道你的策略的可怕……你是回到非常的錯誤上去了，憎惡却是引导‘愛’的事实呵……你，多凱略夫！”

綏惠略夫兜上了嘴唇微微的笑。

“你还只是說这事！我不想到愛，……我不要听这个……我只有憎！为什么，我應該愛你們人類呢？因为他

們猪一般的互相吞噬，或者因為他們有這樣不幸，怯弱，昏迷，自己千千万萬的听人赶到桌子底下去，給那凶殘的棍徒們來嚼吃他們的肉么？我不願意愛他們，我憎惡他們，他們壓制我一生之久，凡是我所愛，凡是我所信的，都奪了我的去了……我報仇……你都明白了罷！……我對於你們不幸者，倘他們還沒有非常慘苦或者還沒有自己殞滅的時候，在別一方面也正如幸福者一般的糟蹋生活的，一樣的報仇……我不能活下去，但我死也記憶着，他們入了迷，只要對於解放那先入之見很有胆略和理解的，他們便奉作第一等的權威……我要指示你們，有一種權力，比愛更強——就是拼命的，不解的，究竟的憎……已經够了……”

“但是你要想——一個人做甚麼呢？”客人駁詰的問。

綏惠略夫奇怪的笑了一笑。

“第一，凡是我一個人所不能做的我便簡直不做。還有第二，你相信，將來就只是我一個么？……我們便等候……等候！”

綏惠略夫用了確信的堅定的聲調，將這末后的話連說幾回。他的眼睛非常專注的鋒利的在黑暗里看，似乎他看見正如他一般的人們的一列，已經決絕了人間，在他的足跡上不屈不撓的前進。

“上帝呵！在這五年中你的思想走了怎樣的彎曲呵，自從你還是青年充滿着勇氣和確信，進到工廠以來，那時是對於最後的勝利滿抱着熱烈的自信的……你失了這勇氣了，乏力了！”

“我們不說這些罷，”綏惠略夫不高興的說。“你還不如告訴我……我那時並不是一個人——我們是許多人……他們都那里去了？”

“他們都為了共同事業跑到死里去了！”客人肅然的回答說。

“連理莎？”綏惠略夫緩聲的問。

“是的……連伊。”

“但你知道——我剛才正見到伊了……伊哭……然而這只是一個狂亂的幻覺，沒有關係的。你可知道，將一生中最寶貴的去作犧牲，是甚麼意義呢……一個天工，這樣的嬌嫩和脆弱，使我常常擔心，怕看見伊受着一點極小的粗暴的——卻委棄在死里，污秽的絞索里，絞架里，絞刑吏的嘲弄里……你知道這意義么？……不知道！那我……我知道了！”

綏惠略夫聲音里帶着嗚咽，說出這話來。

“你不要這樣憤激，愛的，”客人很關心的說。“這委實可怕呵……但怎麼辦呢！……沒有犧牲做不成事……而且犧牲愈大，那意義也便愈純潔愈神聖了……”

“哦？”綏惠略夫異樣的問。

“你相信罷！……犧牲，犧牲！……將‘百牛’<sup>①</sup>獻給人類，而且我們的全歷史也只是不斷的屠戮罷了……但進步是不虛的。從那邊，從光明的將來里，已經向我們伸出感

---

① Hekatombe, 古希臘祭神所用的大犧牲。



謝和祝福的手來，這手便是幸福的和自由的人間界的，是我們的孩子我們的事業的！我的上帝呵！我們這短促可憐的生涯，對於建築在我們死骸上的這偉大的將來，能算什么呢……”

“呸，多麼討厭！你豈不怕，你的莊嚴的將來太有尸氣么？”綏惠略夫問，又衝出短短的笑來。

——我和自己爭！壞够了！他想。

“你豈不知道，”客人往下說，仿佛他沒有聽到抗議似的。“我們為要突進向前，怎樣的在一步一步的挖通那‘惡’的多年的大勢呢……而你真還能疑惑這真理的飄旋么？你記起來了罷，對於惡的戰鬥是不能用惡的……”

綏惠略夫沈默而且听着。他仿佛覺得，正在一所大教堂中，站在許多群眾的最後排列里，遠遠地聽到一個說教的依蘇忒教徒的嚴肅甘美的聲音。

“是了，還有我們自己呢？……我們，將凡是我們所有的最寶貴的東西——生命和幸福——全都舍了的，我們又怎樣呢？”他低聲的問。

“我們就當作肥料，肥沃那地土的……這地土，從這裡便迸出新生活的萌芽來！”

“然而又有誰來，將這些喝我們的血，樂我們的痛苦，樂着在我們……照你說，便是在肥料上，跳舞的這些，加以報復呢？……”綏惠略夫尤其低聲的問，用了非常異樣的聲調。

“這和我們什麼相干呢……歷史，或者如果你願意，

便是上帝会来处治他們的！”

綏惠略夫大瑟着捏住他的喉头。

“哈，这就完了么？……这就完了么？……”

于是他忽而銳利的獐野的叫喊起来：

“你誑！你是教士……黑教士……依穌忒教士！你来，就为要欺騙我！我扼死你！”

他叫喊，他自己的身体因为憤怒和嫌恶发着抖，搖动这人的喉嚨。他将客人向墙壁只一推，至于那头在壁灰上撞出一种鈍声，而且挤紧了又长又細的頸子。于是他觉得，似乎亮起一道光，似乎有誰刺了他的心，他便醒了。

他的心在胸膛里撞击，仿佛要跳裂了。眼前旋轉着紅的和金色的圈，他全身都流滿了热的粘汗。他仰面躺着，盖被一直裹到頸边，并且看着他空屋里蒼白色的晨光，戴着暗黑的一堆衣服的椅子和現在已經向明的窗門，但不如重的固执的重担这一种感觉还只是留在他脚上。

綏惠略夫努了力，坐起身。

在他脚上放着他的外套，是从床栏上滑下来的。

“沒有別的！”他冷冷的微笑，又想躺下了，但突然停住而且直坐起来。

## 十一

在下面的什么地方，住宅里面，■听得小心的步声。

他高仰了头，輕輕的迅速的坐起。有誰走上楼梯来，愈来愈近了，用■沈重的靴子极謹慎的踏着石級。

綏惠略夫坐在床上屏息的听。

有誰站在大門外边，似乎也正在屏息的听。靜了許多时；綏惠略夫終於相信，以为只是他胸部的血脉的跳动了。一切都平靜，但有黑暗在他眼前輕輕地彷徨。

“只是自己疑心罢了，”綏惠略夫放了心将头靠在枕上的时候，他想。

然而这一刹那間他睜大了眼睛，仿佛被誰摔出了臥榻似的，忽而赤着脚站在冰冷的地面上，在房子的中央。从鈍滯的寂靜里，透出一个小小的，仅能听到的声音：是鐘的发响，便又沈默了。有人极謹慎的想弄开住宅的門。綏惠略夫象影子一般动作，整理起东西来。他恰在穿靴的时候，他又听到一种新的响声。他凝了神，几件衣服提在手里，更加屏息的听去；于是他便更加迅速的穿了衣裳。此刻又添上几个人，用心的冒着，走上楼梯来了。

“这是他們！”

綏惠略夫游移的立了片时，便急速的穿起外套，戴上帽子，开了房門向廊下望去。

一个閃电似的想象通过他脑里了；他記得，他昨日走到厨房里喝水的时候，曾在窗間很近的看見邻家的火牆；那窗門也沒有两层的格子。用了迅捷的举动，閑靜的象一匹猫，繞过了行李和帳幔，他向着廊下，在重浊的空气里直溜过去。到轉角处，那两个老人睡着的所在，他又站住了一瞬时。帳后的低微的鼾声忽然停止了。綏惠略夫挺然的立着，而且屏息的听；于是又輕輕走去，开了厨房的門立

定了。厨房里已经很明。有些不分明的什么器具在灶上发光，一个冷定了的撒摩拔尔立在桌子上象是瞌睡。一匹猫从灶面跳到地上，竖起尾巴向綏惠略夫念着呼卢，跑走了。满是冷熄了的煤烟和酸湯气息。綏惠略夫走近窗前，向外面凝神的看出去。

从昏浊的尘封的玻璃里，仅能看见一点东西；只有一道云閃的通明以及一座挺直的灰色的墙垣一直通到深处。

他周围一看，便輕輕的想要除下窗上的横門来。窗門微微作响，开开了，一道寒冷新鮮的空气注在他的脸上。他探出身子去向底下看。

一直下面，雪白的閃着石路；这显出这印象，似乎在地面有一个险恶的深渊。冷与死的喘息，从那里直冲到他这里来。在火牆的灰色綫的上边，展开着单調的早晨的天空；他的无限的空虚，吐納着自由与寒冷。

綏惠略夫回头向着窗中留神的听。

这瞬間騷然的响出鈴声来，仿佛活的一般而且促着警醒，于是全世界的寂靜和睡眠似乎都因此动摇了。

綏惠略夫小心的敏捷的攀上了窗門的铁叶，向下边閃閃的石路这可怕的深渊里只一瞥，便直跳下去——这一刹时他觉着一种感觉，是自己的身体在空气里，在深渊上的可怕的落下，悬空，脆弱，沈重……于是那冷的石造的火牆便很重的撞着了他的胸脯。

在非常的紧张里，痠曲了的手指紧紧的抓住了弓形的铁叶，那铁是鑄在墙上的，因为重量，便戛戛的响而且

弯折下来了。两脚癱瘓的滑在墙上，膝盖支拄着仍然止不住的向下划。綏惠略夫觉得他的身体意外的沉重了。他蜷屈起来，象一匹墜下的猫，当他使出最后的死力，两只手紧捏住弯折的邊緣。松了，便又紧紧捏住，将一只肘膊支在铁叶上面的时候，他已經閉了眼睛。他于是又抽搐的蜷屈着，两脚抓着墙壁，将那肘膊支起自己来，便又用另一只手扳到那边，用前胸移上了屋頂。

不少时光，他一半失神的躺在又冷又湿的铁叶上，只在他跳跃的心头觉得剧痛；一个可怕的落下的直覺，也仍然留在他肢节的中間。

从院子里起上一种喧嘩来；这便催起了他。有誰說話，在什么地方远远的，在那深处。

綏惠略夫匍匐着，在斜面上緩緩的滑到屋頂窗的左近。

那地方，是斜面屋頂的那一面，他从这上头看見一所陌生的巨宅，关闭的窗戶的排列，枯树的頂，以及平坦的綠的草場。一个黑的小人兒，看去好似一个滑稽的扁平的小虫，从头部已生出脚来的一般，在这家里的白的石頭上走。他的一叠連的脚步，响得可笑的分明。

綏惠略夫溜过了屋脊，再向周围一看，便消失在龐大的尘封的屋頂門的黑暗里了。

天空冷冷的向下看。屋頂和烟突的大海远展开去，在这后面，地平綫的极边，远海显出青蓝，当早晨的阳光中，已經徐徐的轉成青白了。

## 十二

亞拉借夫被尖利的鈴聲，那宛然就在他房里發響的似的，驚覺了。他照例的先取紙煙，但這瞬間又有什么壓住了他的心，他去摸火柴的時候，便仰著頭屏息的聽。瑪克希摩跋在伊房里動彈了。人聽得，伊怎樣呵欠，裙子的響聲，又撞在什麼東西上，於是赤著腳，沿著門簾去了，

“誰在那里呢？”亞拉借夫聽到伊的渴睡的不高興的聲音。

“電報么？<sup>①</sup>給誰的電報？”瑪克希摩跋問。

大約伊得了答話的，然而很低，至於辨別不得。

亞拉借夫急忙仰上而且坐起身。

“那里！”這象電光一般的穿過他的腦中，各種想象和觀念合成的一個旋渦在他頭里面旋轉。那小包裹和藥片，老鷹臉的小男人留在他這裡的，忽然現在他眼前而且長成一個怖人的巨物了。他幾乎想要叫喊，教人不必要去開門；他跳起，便奔到廊下——但已經確切的分明，聽得抽開門門的鐵的響聲，以及沈重的，穿著鐵釘底的長靴的，許多人們的腳的悄悄的踏步了。

這回似乎全世界都已覺醒過來，並且閃出了可怖的奪目的顏色，叫喚和呼哨的聲音。

只穿了小衫，又長，又瘦，長着碩大的手脚，亞拉借

---

① 電報：是俄國警察要執行家宅搜索，在夜間叩門，對於房主人詢問時候的一句常用的回答。

夫霍曼的在屋子里盘旋起来了。屋子里忽而一切都明亮。片时之前，他相信，还是全藏在昏暗里的；然而现在照着破晓的青白微光了，一切都分明得：桌子戴着未完的著作，上面是纸烟，靴子在床底下，图象在墙上。一切都这样简单，稔熟，这样平常而且可爱。

“但你们要到谁这里去呢？”惴惴的问着玛克希，跛的发抖的声音。

他们回答什么，没有听到，单是那老女人发出一声短的叫喊，将手只一拍。沈重的脚步声的毯子便立刻在廊下腾沸起来。

亚拉借夫闩向门口，自己也没有计算是什么缘故，只是轻轻的锁了门。

于是他跳到桌旁，拿起包裹，在他似乎是十万磅重的石头，他暂时捏在手中，便又拿着这奔到窗下。

“——炸掉——都一样……”他想，站在开着的半窗面前，从这里进来柔软的新鲜的风，迎面的吹着。“——都一样——后来可以否认的……”

他的错乱的思想如同发热一般的回旋，他将包裹攀出了眺望窗，炸弹便暂时挂在这院子的四层楼的深渊上。亚拉借夫几乎已经要放手了，在突然又有一个别的思想闪出他脑里的时候；这思想是非常恐惧而且无法，亚拉借夫竟至于象负伤的野兽似的呻吟起来了。

“我怎么办呢……这纸片……姓名住址？他们一定在院子里检齐的！……烧么？……没有工夫了……”

“那就这样的……为要救出别人，毀了自己么？……但是，我已經对他們說过！我恳求过他們，他們應該給我安穩才对……現在他們还有什么权利，可以仰仗我呢！……”

全家都醒了，什么地方有孩子啼哭了，有誰吃了惊；有的叹着气。在邻室里，那綏略夫所住的，有大声的說話，家具的翻倒，罵人。

“的确逃走了；还有什么……許是逃到邻室去了罢，大人……这里是一个大学生……鬼捉的——将枪拿在旁边罢，撒但，我們不要伤人！”冰冷的，憤怒的声音拥到亚拉借夫这里来了。

忽然有人叩他的門。是一种很穩当而且規矩的叩法，以致亚拉借夫隔了关着的門也似乎看見这叩門的人来；是一个和气的懂事的警官，带着圓滑的派头和无所假借的洞察的眼。

他于是一跳，竭力的使沒有响。离开了窗門，将炸弹擱在桌上，重行拿起，险要擱下去了，却又塞在褥子的底下。他又更向下面推，于是便站着，无力的挂下了长的强壮的臂膊。在房門上又敲着了。

“劳你駕，你只要开一下就是了！”叫着一个沒有听到过的声音，柔媚的但又非常凶险的响。

亚拉借夫沒有答。对于这类人們的，和母乳一同吸进去的旧日的憎恶，以及全生涯中发达起来的憎恶，汨沒了他了。他自己也說不出决心的緣由来，便向那漆黑的爐門，跪了下去，这里面向他吹出一陣冷灰的气息。他非常迅速



的拉断了捆着包裹的繩索，將紙片便撕。鉄門的火爐冥冥  
有声，紙片声也似乎传遍全家了。

“你开罢，否則我們要砸門了！”一个冷酷的气忿的声  
音叫喚說。

現在确乎已經有許多人站在門前；而且忽然用全力的  
敲打起来了。

“他們走了先着哩！”这思想透过了亚拉借夫的脑中。  
于是他宛然看見了一切的，凡那运命和性命，全系在他可  
能將紙片消灭与否的人們；还是献出他們呢或者竟牺牲了  
自己呢。全部的大事业，这里面包含着几百个少壮純洁的  
灵魂的，光明的奋不顾身的大事业，忽地現在他眼前，他  
在灵魂里，仿佛看見十多个熟識的面貌，正对他滿抱了希  
望。他自己覺得渺小而輕微了。

“現在，怎么好呢？”从他灵魂的深处，涌上一种温暖  
的声音来，充滿着热泪和激动。“即使这样……宁可我……”

人們拥挤在門外，簡直不象是人，却是一群野兽了。

“总得开！这是甚么！你遵照，”那声音威吓說。

亚拉借夫突然发出猝猛的冷酷的憤怒来。他有这心  
願，對他們要咆哮，歌唱，呼哨，要送給他們以秽恶的暴  
戾的罵声。

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的有一柄沈重的手枪在他手里  
了。大約他从桌上取那紙片的时候，他也就抓起这东西  
来。

“你遵照！……呸！什么，砸門罢！推！”

“鬼捉你們，我用過你們的娘！<sup>①</sup>”亞拉借夫轉臉向了房門，發狂似的咆哮說；一面將那紙張，雖然也只是出于本能的，却還在不住的攔成碎片。

房門忽然發了聲，一條黑的闊大的裂縫裂開在白的門板上了。木屑墜落下來，鑰匙鏗鏘的落在地上。許多聲音怒吼起來了，一個黑影，他前面先閃着一個槍柄的，從裂縫里徑擠進來。

亞拉借夫開槍。

黃的短的电光只一閃，有人狂叫着，沈墊墊的向后倒在廊下了。

“捉住他！捉住他！開槍！”許多聲音咆哮說。

亞拉借夫用脚尖蹲着，蓬亂的頭髮，只一件小衫，他的眼發狂似的晃耀，伸開他長臂膊，向房門的裂縫里一槍又一槍的放。他再不知道什麼，也再不感到什麼了，除了那慘野的原始的憤恨與震顫的憎惡，這種非人間的憎惡，便是用在踏殺毒物，歼滅仇敵，絞殺犧牲的。忽然從房門這烏黑的裂縫里對他開了槍。火爐的小門戛的一聲關上了，又從釘子上掉落一面圖象來，牆上便飛下了白色的屑粉。

亞拉借夫跳在旁邊，貼着牆壁，迂迴着，這樣的挨到門口去。射擊的彈火似乎也打在他臉上了，但是，一跳到了門，他僅從裂縫中伸出手槍，對着人身只兩發，那身體

---

① 俄國平常的婦人的話。

几乎要触着兵器了。

一声喊震得他耳聋。射击停止了，有人发出裂帛似的难辨的呻吟。

“噯哈！”亚拉借夫在意外的娱乐里大叫起来，全身是洋溢的喜欢，准备了，无限的射击和杀戮。

“且住！他拒捕……到别的屋子里去罢……”许多声音叫喊说。

亚拉借夫竭尽全力抓住一个沉重的衣橱，移来塞了打破的门。于是他闖回爐边，将撕碎的揉掉的紙片点了火。火便高高兴兴的延烧起来，用了浮动的颤抖的焰光照着这损坏的糜烂的屋子。

亚拉借夫将背脊靠在屋角里，四顧他的周围。

这其間，已經完全明亮了。他原来的愉快的屋子显得特别的悲凉。灯盞跌倒了躺在油洼中間；托尔斯泰的肖像歪挂着，穿过了一颗弹丸；壁粉的白屑积在屋角里，青烟升起他繞繚的一縷，正逸出那摧破的窗門。

亚拉借夫仿佛覺到，他許是发了狂，这并非真实的事。在昨日，在一二小时之前，他还坐在写字桌前写，而且他平时环境的各件，書，图象，紙，也都活泼泼地繞在他的周围的。說不出的悲痛，装满着結末的凄苦的眼泪，穿透他的灵魂了。他注視他的桌子，他的書……于是絕望的搔着头发。他所有将来的生活，可以极有兴味，又远大又光明，充滿着可爱的工作，可愛的人們，充滿着难以形容的兴奋的，愉快的日子与爱的生活，掠过了他的眼前。这生

活，是應該到來而不會到來了。

“死，”絕望的聲音在他這裡模糊的說。

“為什麼呢？出了什麼事呢？只是一件胡塗的偶然的事！……”他還有工夫想。

沈重的打擊的急霰從鄰室落在門上了。有一件重的東西拖到廊下。於是又忽然發出射擊，灰塵從頂篷上搖落下來，門的碎片打着亞拉借夫的脸，脸上便立刻流滿了血。

“噯，哦！”他用了異樣的死滅的鎮靜說，“……要是這樣罷！……”

暢快的，復仇的憎惡，無可按捺的沖上他的咽喉來了，他嘶啞的嚷出了不知怎樣的一句話，便只一跃，貓似的跳到床邊，向炸彈伸着手。

“開槍！這邊！”有人叫喊，仿佛是，便在他的耳邊。

亞拉借夫沒有聽到槍聲。有什麼在他眼前眩目的燒着了，全屋子便都不知所往的飛向一旁，亞拉借夫很重的仰倒在地上。

立刻寂靜了，是緊張的可怕的寂靜。

臉色青白的憲兵向房裏面飄。手里捏着槍。

青煙升作繞繚的一縷，還只是逸出打破的窗門去，這背後映着東上的陽光，亞拉借夫倒在他房子中央，臉向着上面，撒開了臂膊，挺着僵了的長腿的膝蓋。他的慘淡的鼻子，烏青而且血漉漉的，正向頂篷看。他的頭旁，在地面上迸流着一點黑色的東西。

### 十三

綏惠略夫提高了外套的領，兩手深埋在衣袋中間，在明亮的街道上走。所有路角上都有賣日報的人售賣報紙，大聲的嚷，似乎是揚他的貨色。

“『何跋耶(Mokhovaja)的慘劇呀！同無政府黨人的開槍呀！』”

綏惠略夫買了一張報，到益加德林(Yekaterin)公園里坐定，看那詳細的報告，其時正喧鬧着環繞遊戲的孩子們的聲音。

“從窗間逃走之無政府黨人，僭農民尼古拉·耶戈洛夫(Nikolaj Yegorov)綏惠略夫出名之護照而生活者，據警察之探明，實即官廳訪拿已久之由烈夫(Yurejv)大學生來阿尼特·尼古拉微支(Leonid Nikolajevitsh)多凱略夫也。彼已經判決死刑，在由法庭赴監獄之途中，乘監押官之隙而逸去，對於彼之逮捕，業已定有方略矣。”

綏惠略夫的脸完全冷靜。只是看到那地方，那訪事員利用了許多惊叹符号(!)，使出夸大的悲劇筆法，描寫那尋到亞拉借夫的尸首的地方，綏惠略夫的眼睛有些痙攣，這似乎是苦惱的同情，也許是狂亂的憤怒。

他于是起立，從蠕動着的孩子群上頭瞥出隨便的眼光去，便走出了公園。

他經過了異樣的緊張。有一種韌性的不能抵抗的東西只引他“到那邊去。”他自己很明白，所有的遭遇都已說明

了，他要被特伏耳涅克識而且擒拿。他夹在不措意的憧憧往来的大众中間，已經覺得有一只无形的手，慢慢的无可引避的向他套下一个死的圈子来。这显然是，他早已不能离开这都会，也不能闖出这街道了；况且他既然肚飢，又冷得寒战如一匹无主的狗。但这捉狗一般的穷追的感得，却呼起他的嘲笑和犛悍来。

“都一样，”他想，其时他机械的而且外貌上很鎮靜的向前看。他又仰着头緩緩走去，一个不可解的迫压，便是憤怒和絕望和同情集合起来的，引他到那里去了。

远远的早見到在熟識的房子旁边有一大堆烏黑的激动的群集，又有两个騎馬警察的暗黑形相，突出在一群好奇的人的头上面。

緩緩略夫混入群众里，这群众都拥在大門左右立着，又挤滿了对面的石路，要听人們怎么說。

大多数只是默默的等候，也竭力向那宅子里探头，这里面是密排着警察的黑形相和灰色外套的区长。車道上停着一輛赤十字会的馬車，那通紅的苦痛的象征，正在不著語言而証明这里演过了可怕的悲剧。

一个画匠伙計，头上戴一頂塗滿了白和綠顏色的帽子，正在一堆人里面說些話；大家便奔向他，从背脊和肩膀縫里，伸上那因为好奇而发亮的脸来。

“那是这样，想要擒拿一个人，那正在察訪的，那人却不消說早已跑走了。哪，这才是搜查屋子，但是那一个，那不相干的，放了枪……打死两个人，一个宪兵穿通了肚

子……哪，这样子，所有住戶便都退出，开起枪来了……”

“但是那一个人于这事有什么关系呢？”一个很象样的胖紳士綿密的問，那模样，仿佛他受有恢复秩序的委托，而且这小工也应该严加詳細的审問似的。

那画匠伙計，非常有兴，自己很觉得，他是通达情形的人物了，便大快活的从这边轉到那边，格外赶快的說下去。

“那一个与这事是不相干的……在他这里，听說，寻出了一个炸弹……”

“你怎么說——搜出了炸弹——还不相干？你胡說，胡說小子！”

“正不是胡說！但是，早說过，他本来沒有被搜，警察并不知道他，到后来才明白的。”

“借問你，这是一个何等样人呢？”一位太太大声的駭杂說。

“哦，我不知道，”那伙計悵然的答。

伊那插画过的眼睛因为好奇发了光，温柔的面庞轉了蒼白了。

“那便簡直是誤杀了？”

“正是哩，現在才曉得了……怎样的錯。”講演者將两手一摊，并且放出眼光去，帶了一副似乎这事件于他很有兴味的神情，微笑着逼看那些听講人的臉。

“但这实在怕人呵！”这太太大声的說，也向周围看，仿佛訪求贊成的人。

“哪，你知道……在他这里也发现了一个炸弹，”一个少年军官通知说，略看着这标致女人，微笑着。“这总是扫荡一回丁！”

那太太的黑眼珠立刻瞥到他，但人不能知道，在他们中间是甚么一种表象：献媚呢或是反对呢。

“是的，然而总还是怕人哩！”伊说。

綏惠略夫默默地听着，他那冰冷的明亮的眼睛只是慢慢的几乎不能分辨的从这一个脸上移到别个的看。而且他愈是四处看，便愈加紧闭了他的嘴唇，他深藏在衣袋里的手的指头也愈加颤抖起来了。

“很好，他们枪毙了他！别人也可以小心些，竟成了时风了，放炸弹。”

“鬼知道，……这太过，”有人紧接着綏惠略夫的肩头低声说。

他急忙转过脸去，看见了一双年青的眼睛，正含着激昂与轻蔑向那众人看；一个青年的姑娘立在他后面。

“然而这样最好，”和伊同伴的一个大学生回答说。

“你说什么！”

“那么，他倒是绞死好么？”大学生苦恼的说，低下了眼光。

綏惠略夫注意的向他看。

但是这瞬间，当那大学生觉到这注意的时候，他也已经自己省悟了，他一触那姑娘的臂膊并且说：

“我们走罢，玛卢莎 (Marusja)……我们何必在这里



呢。”

“搬他来了，搬他来了！”人堆里发出这呼声；全体便起了动摇，都向大门拥挤过去。

最先现出警察的头来，其中有两人去了帽，其次是一个宪兵的秃头，他们抬着一件东西，不能辨别是什么；只在布袱底下露着长的褐色的头发，当着微风徐徐的动摇，以及一点又高又瘦的前额。

“爱也是，自己牺牲也是，同情也是！”綏惠略夫在耳朵里响着亚拉借夫的激昂的喉音，他脸上便发出刹那间的痉挛来。

人堆遮蔽了死尸，人只看见，搬运病人车的绿车顶怎样在那停着的地方动，摇摆着，缓慢的前行，和他那可怜的赤十字怎样在乌黑的路人中间，一高一低的起伏。

众人渐渐走散了。

只有一小堆还留着。那画匠伙计还只是讲，划着臂膊，道上空虚起来，马车也又通行了，人们走过，都用了不知所以的好奇心向门口看。

綏惠略夫叹了一口气，但即刻忍住，两只手深埋在衣袋里，用了稳当的步调往前走。沈重的思想仿佛一条无穷的黑线，穿透了他的头颅。

他想，在那一回，当他所爱的那女人；被绞的时候，或是他知己的谁，去就那自愿牺牲的死的时候，也没有人嚷出苦痛和恐怖来，也没有人离开了他自己的营业。人们并不互相关联，来分担那些可怕的可悲的消息。照旧的是

走着街道電車，照旧的店鋪都开着，照旧的如在鏡中，盛服的女人悠悠的散步，庄严的有事的男人坐車經過了。他那被凄慘和■望的无声的叫喚抽作一团的心，已給碎裂了的那可怕的苦痛，全沒有相关的人。

他这沈重的思想似乎使他和外界都隔■了，但他練就的能够細听的耳朵却覺着一种异样的足音，只是跟他走。

在那房子前面的人丛里，綏■略夫早覺到有詭譎的严酷的眼光，躲在別人的背脊后面，正对着他看。他回顧几次，却并不能覺■出什么来。他到处只看見同是單調的紧张的生脸。然而他那异样的感觉却是强■起来了；他的心隱隱的紛乱的跳。

大路的尽头是一条大河，碧綠的水波，上面罩着汽船的烟，尖利的汽笛声一直响到远处。远去，在那一岸，包在烟云似的灰白里的，是房屋，園圃，工厂的烟通；这些上面沈垫垫的横亘着一縷烏黑的安靜的煤烟，污染了高朗的天空的边际。

綏惠略夫略一思索，便向桥轉了弯，他无意的向周围看。

两只眼睛吓人的釘着他的脸。一个通■胡鬚的男人，高領子和端严的高帽子的，几乎正踏着他的脚跟。他們眼光相遇的一瞬息間，在可怕的彼此的理会里，他們都冰一般冷了。但这只是暂时的事，綏惠略夫■轉过脸去，仿佛无事似的，依旧向前走，高帽子男人急急忙忙的赶上他，毫不停留，径自前去了。

一切事都經過得迅速而且依稀，綏惠略夫的初意，以為他自己想錯了。但他的心鈍滯的跳，似乎要警告他。他忽然看見前面有一个警察的黑形象，非常从容的用白手套擦着鼻子。高帽子男人安詳的一直走，一步也不緩的，追上了那警察。仿佛他正在办一件忙迫的事。但那警察却一聲，垂下手去，詫异的看他，又蒼皇的向周围看。

綏惠略夫立刻实行，又神速又精細，仿佛他早經想到似的，轉过身去，混在迎面走来的一队泥水匠里，又向埠头轉了弯。远地里橫着夏公园和通到一无草木的战神場<sup>①</sup>的路。他用了电光般迅捷的分明来估計了距离，他看来，夏公园是走不到的了；但埠头却开展坦平，仿佛一片沙漠。在来来往往的人們的大群中間，他也仍然是无可隱蔽而且孤单，宛然在荒涼的雪野上。

“現在，怎么办呢？……都是一样……”他想，冷淡的站在芬兰公司的船桥面前，汽船正叫着开行的汽笛。一个机器的精确运动似的，几乎没有盘算，綏惠略夫直躍上那动搖的跳板去，只一跃便上了汽船的艙面，混入了那些正在忙着向黄色椅上寻坐位的，各色人們的中間。他这才轉向后面看。

頗远的地方，在船桥的进口，他看見三个人形相，仿佛与全世界上隔絕了的一般。

这是一个偵探，一个警察和一个兵騎着馬。他們互相

---

① 在彼得堡中央的大操場。

商量，臉對着汽船，而且無意識的在那里來回的走動。十分確凿的綏惠略夫識得他們那游移的緣故了；他們不知道，到汽船開走為止，是否還有追上的時間，所以他們無端的忽而向前，忽而向後的奔走。但當那警察終於定下決心，一手按着佩刀，向綏惠略夫走進一兩步來的時候，汽船却剛剛發一聲叫，喘息着，風凜凜的離開了船橋。那兵便突然撥轉馬頭，用了全速步從那地方馳出船橋去，同時偵探和警員也都向別方面跑去了。

“打電話……報告分署的！”綏惠略夫想，似乎早有人對他豫告的一般。

于是他又迅速而且精密的，一個機器似的跳上艙舷，只一瞥估定了船橋和船身之間的短距離，往下便跳。幾個人吓得發喊，但他竟到了船橋，一滑，幾乎掉下水里去了，然而還保住，跑過跳板，轉身向夏公園這面走。

他走愈快了，其時他也用了全力的防止，不使成為飛跑。但這樣也已經惹眼，許多人詫异的對他看。一種很可怕的力量難以忍受的衝着他的脊梁。他想要回頭去看，又不敢竟看。他覺得，他仿佛已經被擒，仿佛四面八方都向他伸出許多的手來了。

美觀的高牆，樹木，黃葉和花壇，貴婦人，軍官和孩子，全是夢境似的飛過了他的面前；並不轉入公園，綏惠略夫這時已經是飛奔了，來到丰檀加<sup>①</sup>上面那險峻艱難的

---

<sup>①</sup> Fontanka 是舊得堡的小河，在涅跋(Neva)附近。

浮桥上。他隱約看見小艇子平頂篷，彎着腰的农夫，擎了长杆子攪些什么，隱隱的远地里还現出道路和人家；他已經不能自制那狂乱的压迫了，徑奔下桥去。一个在值的警察，魁梧的紅脸东西长着花白鬍子的，向他喊些什么話，但綏惠略夫已經隱在馬車的那边，当面看見一个詫异着的女人臉，头上戴一頂异乎寻常的亮藍帽子，仍是竄，繞出了兩輛別的馬車，来到一条空巷里。

此时听得在远处有許多声音的叫喊，但他并不回头去看，只是跑，自己全然不知所以的，进了第一个开着的大門。他到一个院子里，四面高得象矿洞一般的，一个保姆和两个孩子戴着亮藍帽，正和他当头遇見。

“你怎么这样跑，疯子似的！险些闖倒了孩子！”保姆大声說，但綏惠略夫赶快的，沒有答話，飞跑过去，進了別的門，类乎一个污秽潮湿的地窖似的，到了第二个院子里。

他以为听得，那保姆怎样的嚷：

“这一个門便是他跑进去的……这一个！”

許多窗戶和門現出在他眼前了；几个陌生臉的人都立定了将眼光跟住他看。到处都荒凉而且明亮象一片沙漠；一切都拒絕他好象一个仇人。

他站住向后面看。在黑暗的門框間，他分明看見一群人，是追着他过了第一个院子的，很象一幅图画，最先跑着的是一个胖警察穿了黑外套，这时絆住他的腿；綏惠略夫自己相信，知道他怎样的一面走，一面又用手枪瞄定了

他。但这也只是一刹那的事，仿佛一个幻视罢了；第二刹那他便瞥见旁边有一个别的门，由此通到侧屋，他便喘着，胸间带着剧痛，进去了。

一个面生的人，看来是全没有用意的对他走来的，站住了，向各处看，刚从綏惠略夫的肩膀上射出视线去，那脸便忽然变了野兽似的凶相，伸开臂膊，拦住了去路。

“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一会儿！”他叫唤说，几乎是高兴似的。

“放走！”綏惠略夫声音的答，“与你甚么相干！”

“唉不的……你等一等！……帮忙呵！”他忽地咆哮起来，抓住了綏惠略夫。

“拿住他！”后面大叫，助着威。

一瞬息间，綏惠略夫凝视着这黑鬍子和无意识的狂怒的眼睛的生脸，于是他便在这脸上，用了死力挥给他一个拳头。

“呃！……”这男人发一声很短的悲鸣，滚在一旁如一个装满了的口袋。

“拿——拿住他！”喊声满了空际，警笛的悠扬的翻响，鑽到耳朵里来。

然而綏惠略夫轉了弯，在昏暗的墙壁上，他瞥见一个明亮的大门，这便通到街上。那些人们的黑形相便都从那门奔进出去了。

## 十四

四近都凄凉到象是怖人的冢地。嗅着是潮湿的粘土和碎砖的气息；在惠略夫蜷伏着的隅角里的，百余年的尘埃似的气味，也混在这中间。

两小时之前他便站在这里了。在一所正要改修的屋角里，碎料堆子的后边。这地方，是颓败的墙垣和霉黄的土块，伤口一般开着的，华美的旧痕还未全消的所在，还挂着高贵的古壁衣的残片，金彩和雕纹的装饰的零星。这里住过那别样的，往昔的装饰的人。在这一室里，或是还睡过娇情的豪华的贵女，遍身裹着花缎与麻绸，——这是美与享用的大观了，这只能在剥削那吸血餐尸的黑土的制度，那多年的似乎不可动摇的制度这一片地面上，才能够发荣滋长起来。但现在却给新主人的贪婪的手所破坏了，而在浅蓝色的屋角间，又漆黑的站着一个捏了手枪的野蛮的人，后面衬着黯淡的描金的百合。

綏惠略夫进到这里，是在他迷茫了追迹的人们之后，穿出一所木院，又攀过了一重板墙。他当初很担心，这藏身地不能安稳，因为不住人的建筑里，人大概首先会来搜寻的；远走么，他已经乏了力，于是就这样停下了。许多时他只能声嘶的呼吸，又用那松懈的手痉挛的捏着手枪，准备定，对大众的第一个就放，只要是出现到这颓败的门的破口来的。他耳朵里还响着喊声。许多脚的踏步，在白石阶级的陈迹上沈重的腾跳过去。他的胸脯发了吹哨样的

声音起落着，他的眼睛閃閃的野到如一匹穷追垂死的狼。但是分，时，都經過了，一切都空虚而且寂靜了，只有嗡嗡的杂音，間或从街头送到他这里。

綏惠略夫早不能想了；四面什么情形，也几乎不能懂得了。他只是自然的等候着黄昏，而且常常要合眼，极頂的衰弱，使他全身不灵，又发生难当的战栗，他已經不能振作了。他合上眼睛，便看見街上的群众，人脸浮出，人手向他伸来。又有人射击他两回；但这事几乎并没有鑄在他記憶上，也許是想象罢了。一个别的印象非常怖人，却于他总是忘怀不得。当他在或死或生的追逐里，凡所遇見的一切，个个都是仇仇，沒有一人肯隱匿他，阻住追捕的人，或者至少也讓給他一条路。倘沒有脸上現出暴怒，倘沒有挡住去路而且伸手要捉住他，那就确凿还只是无关心或好奇的人，不过观看那猎取人类罢了。

对于这些事的回忆，是最鋒利的，而且烧着他的灵魂，較之記起那追捕的人的脸来，尤为苦痛，他于那些人們是全不加什么想象的了。这只是非人格而且盲从，跟在他后面如一群練就的猎狗。

綏惠略夫不再追究了，离死亡有怎样的近和得救的希望又怎样的微；他单是想，他能否竟做到他的伟大的計画，这計画，便是他挟了很多的憎和爱，規画出来的。他記起一个漂亮的軍官，从鞘里拔出刀来，几乎要劈，他記起一个威严的老紳士，伸出他散步的手杖，想拦住他，他記起了各种別的事而且因为憤怒与輕蔑，全身都发抖了。他早



沒有出路了。他自己知道，他到了尽头了，其时那些人們便只要活在安閑中，靜候着日報的記事里，登出他这徐徐的死灭来。

时候过去了，他心脏的痉挛的鼓动渐渐和緩下来，胸間停止了喘鳴，拗捩的两手也在疲劳里自行松散了。这仿佛是他将一样东西紧张到了絕頂，忽而断了，他的思想和感情也正是这样的一时弛解，象一条断的弦。他忽然安靜了，这沈重的寂灭的安靜，只有人已經有絞索套在頸上，早不是神力或人力所能救得的时候，才会到来。他是完全的无关心了，倘使追捕的人在这一刻里欢呼着直闖进来，他一定不会做出什么反抗了。

他的身体衰弱了。白的烟霧繞着他升騰起来，包住他仿佛一件尸衣，給他隔开了全世界。輕微的鈴声在他耳朵里响，他只还有一个心願：合了眼，連头都浸在黑暗，寂靜，不动的中間。

“我睡不得！”他自己說，但那沈沈的烟霧，莫可抵禦的拥住了他的腦，一切便都从他意識上消去了，这其間他时时睜着眼睛入了几分时的睡。

他也时时惊覺轉来，記起一切的事，发抖，鋒利的看了周围，于是又假寐。其时他也覺得，那潮土的湿味，怎样的冰进他的身中。

紧接他眼前，盘着蔷薇式雕飾的蜿蜒的花样；这使他苦恼至于非常。他也好几次看得分明，知道这不过是碎白石的一块，还能显出怎样的一个植物的花紋。但这植物又

被烟靄包籠；他便生长起来，浮动起来，成了怖人的形象，忽而长，忽而闊，或者又散成一个阴森的人头的形迹来。

然而綏惠略夫究竟大約是睡着了；因为他张开那自以为只合了一瞬間的眼睛来的时候，四面已都是深蓝的夜色了。夜色攀上了頹敗的牆垣，蟠在角落里，从空虛的屋子的門間向外看。阴影无声的动搖，仿備是昔日的居人的精灵，那曾在这里爱恋，煩惱，享用，而且在他不幸的难逃的时节死去的，重行出現了。

綏惠略夫似乎遇到可怕的一击，醒了睡。有一样非常的事出現了：他瞬息間全不明白，他在那里，他是如何；狂热的大欢喜的侵袭，主宰了他，他的心仿佛是一个容易破碎的，脆的玻璃的器皿了。

他記起一个强烈的幻景来。这是幻觉呢，是半已遺忘的記憶，还是他的錯乱的脑做了梦呢？……

“这是什么？我見了什么了？”他愕然的自己問。

“是可怖的东西，重要的东西，这东西，是全生命都从此开端，象滴水之在大海似的……那只是什么呢？……我應該記憶……應該記憶……”

他脑上似乎罩上了一张鉄幕。那后面还閃着未曾見過的光明，响着声音。又有許多面貌的模糊的輪廓，是可以識得的，但总不能喚回記憶来而且只使他难堪的苦惱。

他做了梦，夢見他爬上壁立的悬崖去，是一个被追的，零落的，渺小的男人。人的大群象烏黑的怒涛的涛头

一般紧逼上来，要捉住他，撕碎他；向他伸出万千的手，抓住他的脚，他的衣裾，剥下他的衣服；然而他却愈爬愈高远了。他们都留在一直底下，不很看得分明了，独有他立在眩人的高处，天风吹绕着他的头。再高，在山崖的绝顶，他看见两个黑色的形象，凝视着全世界，独在不可测的青空。他觉得，在他们这里便藏着他全生涯的谜，而且他也一切便要明白和理解了：他为什么要爬到这可怕的寂寞的高处来，为什么那黑色的波涛，准备着，为要毁灭了他，这样愤怒的追赶。这形象远远地如在梦中，但他生长起来接近起来了。梭惠路夫用了惊人的速率飞向他们。大秘密的接近，这于他便要揭开，他的心充满了无量的狂喜了。

“人说，人当失掉了他的理解力之先，他就感着这无可比方的大安乐，我知道的！”梭惠路夫想，而且感得，一切都是梦。但他不能离开这梦，他使了超人的努力，要把握住他，要看他的涯际：峥嵘的在高处的山崖，远远的黄金色的太阳，沈在深渊里的无际的远方，浮在烟靄中的，远处的金闪闪的都市的景色，远海的青苍。还有两个可怖的形象下临着全世界。

一个是寂寞的立着，两手又在胸前，骨出的手指抓在皮肉中间。晴空的风搅着他蓬飞的头发。眼是合的，嘴唇是紧闭的，但在他精妙的颓败的筋肉线上，现出逾量的狂喜来，而那细瘦的埋在胸中的指头发着抖。他只是一条弦，周围的空气都在这上面发了颤，因为精魂的可怖的震

张而起震动了。

在半环的平坦处的边上，■着别的一个形象：丰腴，裸露而且淫縱的，在坚硬的石上帖着伊华美的身躯，一个隆起的，精赤的，无耻的身躯挺着情越的胸脯，悬空的呼吸。忍了笑宛轉伊玫瑰色的身体，在玫瑰的双膝全不含羞的张在石上的，白的圓的两腿之間，天风吹拂着纖毛。伊的两手紧握了崖边；伊的一直底下是日光中的晃耀的平野。

“我是世界的恶！”在紧张的寂靜中，伊的声音說，——“是生命的誘惑，是在黑暗的恐怖的欢娛中的地，是将永久的苦恼付給一切生物的恶！你成了人了，■的精神呵！我看見你的思想，而且看見你在将来里，見到多少苦悶和比死还苦的无謂的努力呵！你苦恼着！……而且人們要将你釘上十字架去，因为我比你更其美，更其明白。在这一瞬間，全世界沒有留意中，可要揭曉了：我是世界的恶！你想要成人，为的是要用了他們的話和他們說……我的成人，就因为要对你战争。和他們說去罢，但我总要将他們引到我这里来，教他們昏迷在我这两膝的■上，而且将你，你这奇特的，不明白的禁欲■，送到死亡里去！……在这一瞬間是我們两个都能死的……推我下去！灭了世界的恶，你做去罢，因为你这来，是为了救世，你要独自統治世界的……推我下去罢！”

那裸体毫无愧色的移到深渊的旁边。黑发直垂的挂下峭壁去，两手离了崖边，又垂下一条玫瑰色的腿，圓的胸脯下临着无地，輾輳的动摇。全体都因为兴奋发了抖，只

等候开首的一推，便沈沒在埋伏的深处。

“推我下去！你就独自留着了！推我下去！你就永远祝福了！你这来，是为了救世的！……你躊躇什么呢？看哪——我下去了！”

孤寂者的嘴唇忽然动弹了。帖在唇上的短鬚顫抖着，他又睜开了眼睛。

两眼是冷靜明亮而且眺着远方，似乎这透彻的眼光通过了虛空和永久。

“世上的一切幸福和一切欢乐我以为都不是有罪的行为！在我这里恶不能得胜！离开我罢，恶魔！”

悬崖間的小男人的灵魂被恐怖抓住了，他用了絕望和憤怒和苦痛的咆哮，大叫起来，伸了孱弱的手：

“你錯了……錯了……錯了……”

他想要到他那里，想要消灭他那不祥的言辞，尽了全力向他喊。但这可怜的人声只是徒然的灭在空中，达不到絕頂。孱弱的人手滑下石壁来。他用了超人的努力，想要支持住，然而岩石是冰冷，不动而且堅頑，于是这渺小的张开四肢的身体轉着圓圈直墜向深渊里……

可怕的“死”的恐怖，烧着了他的精神；~~羅~~惠路夫醒了。

黑暗鎖住周围，而且守着大秘密。

“我見了什么？……是死么？……不是么？……我就要死或者就要发狂么？……那是什么呢，——是什么呢！”

他仿佛觉得，只要一些努力，用了最后的掙扎，他便

一切都知。不确实的言語在他的腦里迴旋。這言語長成起來，接近起來，分明起來了……他的全靈魂緊張起來……然而忽然一切都消失了。

綏惠略夫蒼白而且驚懼，用那發抖的羸弱的腿站立起來，兩手扶着牆壁。

“我要發狂了……我支持不住了！”他想，含着失敗的微笑；又大聲說，用了異常的淒厲的聲音：

“如果已經到了盡頭呵！”

一聲響震動了空房的四壁，綏惠略夫清醒了。

掉下的手槍，從地面上又捏在他摸索的手里。

冰冷的鋼的接觸，使他爽神，他震悚了，聚起所有的力量，展伸了全身。依然是挺拔，沈着而且冷靜。

“我應該去了！……絞架，發狂，或生活，這是否一樣的事！或遲或早……”

他疲倦的四顧，將手槍塞在衣袋中間，跨下那模糊的白石的階級去。

他已經走到門口，望見街上燈火的紅光了，他突然立定，掏出手槍來。在出口處，當了他的路，站着一個長的黑影。在黑暗中，那擡着胸膛的兩手，紛亂的頭髮和蒼白的臉，全都看不分明，只是祈求似的向他。

“誰在這裡！”綏惠略夫叫喊說；他又立刻失笑了。

只是一枝簡單的木桩，帶着一些亂麻的屑片，在黑暗和他的慌亂時候，成了一個凜然的殉教者的形象了。

他走近這東西，輕蔑的將他用腳踢在一旁，便跨出院

子里去。

几个砖堆，木材和石灰片，看去凄凉的象是墓场。修屋的围墙的出口正是大开，外面闪着街石的依稀的白色。綏惠略夫横过院子，极小心的向外望。

正对大门，只离一两步远，在空虚的街上屹立着三个人的形相。那是警察，肩膀上搁着枪。

綏惠略夫一跳向后，将自己帖在墙上。

警察并没有觉得。他们低声的谈论，但綏惠略夫能够听出话来：

“这有什么意思呢，无端的使人成一个残废的人……这是你对的……”

綏惠略夫的心大跳起来了，但他的思想依旧非常之锐利。他用了没有声音的举动，抽身退回，跑出木料堆的后面，轻轻跳上围墙，又向着材料场，那他曾走过一次的，跳了下去。

旁边高高的堆着木片；还有木料和潮湿气息。空虚的看守屋的窗中全都昏暗，一切寂静而且平安。开着的门外便是大路，溜过行人的黑色的轮廓，得得的响着马蹄；斜对面照耀着一家店舖的通黄的灯火。

“我现在如果能够走到街上，我便混入人丛里去。我再穿出芬兰铁路的停车场，沿着铁轨走到国界去……”<sup>①</sup>这极迅速的闪过了他的脑中。“我们还要大举战斗哩，”他

---

① 从彼得堡步行出去，几小时便可以到芬兰界。

傲岸的对那看不见的仇敌说，于是决然的走出了大门。

街上的灯火，喧嚷，动摇，闹得他耳聋了。他前进了一二步，又忽然反跳回来。各各地点，巷口和路弯，都站着一样的黑的警察肩着枪，那刺刀在夜色里闪闪的发亮。

“包围了，”綏惠略夫省悟过来，抱着一种无关紧要的绝望的感觉。

在明晃晃的大道上终于不被觉察，是不能设想的。一切都已到了尽头，但他在发狂似的倔强中，不肯便就降服。其时他自己明明知道，人会看出他来，他却横过了街道，几乎在四面袭来的警察的手底下，跑到那地方去了。

## 十五

漆黑的天空，映着万千灯火的夜红，挂在都市上。步道上头，每个路角上虽然都点着眩眼的街灯，但与内部满着火海似的大戏园比较起来，街路却象是昏暗的甬道。各方面都发出马夫的悠扬的呼声；大众仿佛流水一般，从夜色里泻向非常明亮的进口去。在乌黑的人丛里，涌出了綏惠略夫，消失了，又出现在空寂的地方，而且鳐鱼似的蜿蜒着尽走。他被那追蹑的人跟定了，从四面兜围上来，他虽然时常似乎脱逃，也不过一种最后的昏瞽的狂暴的游戏罢了。

正在戏园进口的前面合了围。径向着喧嚷和拥挤里奔来的戏园督察宪兵们，都冲进正在惊愕的人堆里去，众人是全不知道什么事。只有几个大学生，知道的，这在做甚



么，虽然无补，却想弄大了■扰，救出这被追的非常的人来。

“你进戏园去！”

出于自然的依了这年青的声音，綏惠略夫夹入人丛，挤进大戏园去了。

他上楼梯的第一級上撞了一个人。身穿金紅制服的戏园工役想要拦住他，但被一双犷野的眼睛的眼光弹了回去，又給一群别的人們挤在旁边了。綏惠略夫竟走到一条狭窄的廊下来；■过了衣服室，紅衣工役，盛装的太太們前面，跳进一間空的边厢里，这地方全■着天鵝絨而且摆满了鑲金的交椅。他几乎无意識的关了門，又抵上一把安乐椅，便垂下手去。这就是尽头了。

人听得，有人怎样的在廊下发了不自然的兴奋的声音叫：

“上了楼厢了！……我看見他的！上了楼厢！那边，那边。”

有人想要开門，但这瞬間忽然熄了灯，微微■有声的开了幕，現出一座亮到夺目的碧綠的花园，和一群人都■梦幻似的，金的，紅的，明蓝的服飾。

以后接連着什么，便是狂暴狠■的仿佛一陣■风。

最初是綏惠略夫除了一片头顱和坐位的大海，沈浮在烟霧中間，和几处昏暗的地方以外，辨不出甚么来。他也沒有便悟，他是在戏园里，戏剧已經开場，以及这奇特的姿态，在舞台上跑来跑去而且动着两手的，是演戏的伶人。

他帶着很可怕的驚惶，被迫的狼似的向各處看。一切事，凡是這日里所經歷的：奔逃，追趕，瀕死的危機，逼近的無可逃的死，竟全不相通于這興致勃勃的瞻仰的頭顱，袒露的肩頭，夢幻一般的裝飾和雜色的光輝的大海。

他起了猝野的思想快要狂亂了，這裡的事竟是真事，對於這些，正是他無可訴說的愁慘，和他的苦惱的全般。就是這樣，沒事似的開了幕，就是這樣的樂隊長揮着兩隻手，就是這樣的走出圓裙紅圍腰的歌女來，撐開了臂膊，張口便唱——輕微，美妙，嚴肅，如在宮殿中。

人正在搜尋他，立刻要尋到他，拿住他，到天明便絞了，在這裡却只是一時中止之後，一切便又安靜如常，音樂又開奏了，含笑的人們又復儼然的振作了精神，許多頭顱低垂下去，響着妖艷的聲調，在感動中抖着袒露的蒼白的女人的肩頭，於是起了雷一般的喝采。

一剎那間，有一種東西在綏惠略夫的烈火似的腦里長得非常之大了，而且緊張起來，但即刻迸斷了。於是猝野的披着紛亂的頭髮，帶着不乾淨的凶險的臉和閃閃的眼睛，綏惠略夫倚向廂房外面，愜愜的伸着手，便直接的開槍，並不瞄準，射到平安的毫沒有料到的頭顱的海里去。

答詞是一陣可怖的悲號。高亢的樂音忽地歇絕了，大眾驚跳起來。同時響着異樣的槍聲和許多聲音的震耳的叫喚。綏惠略夫瞥見了許多回顧的驚怖到幾乎發狂的臉，於是又抱了不可想象的愉快，從新的開槍，但這次却有了計算，瞄着密集的大眾的中央了。

射击的不絕的音响压倒了狂野的喊声。从勃朗宁(Browning)的平滑的枪膛里奔电似的射向坐位的排列上，人头上，在狼狽的恐怖中蜷曲着的脊梁上，逃走的人的腿上，这叫喚的混沌中，也透出女人的歇斯迭里的銳叫来。一个胖紳士嵌在紧接厢房的路上，野兽似的发了稀薄的裂帛似的怪声呻吟着。人們在門里面互相抵排，裝飾的花穀和天鵝絨都撕成碎片了，修飾的娇嫩的女人們倒在地上，而且用了拳头任意的乱打，不問是臉，是頸子或是脊梁。

但超出了一切，超出一切的响着，是綏惠略夫的勃朗宁枪的不断的連珠，他抱了凉血的残暴的欢喜，施行复仇了，为了那許多他自己时常遇見的，損害，苦恼，和被毀的生活。

門外来了突击，撞破了門，綏惠略夫被抓住了，摔在地面上。

他打敗了，被沃珂罗陀契尼<sup>①</sup>的手枪逼到迴廊的角上的时光，他便站定，而他眼睛里耀着不可移易的胜利的确信。

从远处，从大房間和廊下，迸出雪崩似的声响来。凡眼光所及的地方，都蠢动着人堆，个个失了人样子。

人撞过一个胖紳士去，鮮血淋漓的礼服的衣角扫着地面；一个明蓝打扮的女人，伊的白蜡似的脸垂在胸前，支着肩膀，扶出去了；在伊蓬乱的紅金色髻子的鬚曲中間，

---

① Okolodotshinij，最下級的警察官。

挂着一朵折了茎的雪白的百合。

綏惠略夫从那些正指着他胸膛的烏黑的枪膛上头，从憤怒的人脸上头，射出眼光，去看这折了的百合花，看这从优美的享用而长成的女性胸脯的緞子似的皮肤里，流出来的鮮血。

人叱咤他，人搖他的肩头，但他的眼睛只是坚定而且冷靜，而且含了不可捉摸的神情径向前面看，似乎他注視着一种別人决不能見的东西。



# 現代小說譯叢



## 黯澹的烟靄里

俄国 安特来夫

### 一

他到家已經四星期了，四星期以来，恐怖与不安便主宰了这家宅。凡是說話以及做事，大家都竭力的想要全照平常，也并未覺得，他們講話的慘淡的响，他們眼睛的負疚的张皇的看，而且一見他的房，便大抵背轉臉去了。但在这家里的別的处所，他們却不自然的大声的走，且又不自然的大声喧笑起来。只是倘若經過那几乎整天的从里面鎖着，仿佛这后面并无生物一般的白的門，他們便放緩脚步，弯了全身，似乎豫料着可怕的一击模样，惴惴的避向旁边去了。即使早已經过，已用了全脚踏地，但他們的行步还极輕低，仿佛只踏着脚尖在那里偷走。

人向来沒有叫过他的名字，却只简单的称一个“他”，大家整日的愚念他，所以給了不定的称呼当作本名，也从沒有人問是誰氏。人又覺得，也如指一切別人似的，这样的称呼他，未免太狎昵而且簡慢了；然而“他”这一个字，却很能够将由他的高大阴沈的相貌所給与的恐怖，又完全又鋒利的显现出来。只有住在樓上的老祖母，是叫他古略



的；但是伊也感到了主宰全家的不幸的埋伏和紧张的情形，伊常常落些泪。有一回，伊問使女凱却說，为什么小姐长久不弹鋼琴了。凱却单是詫异的看伊，全不答話，临走时摇摇头，——显出分明的表示来，伊对于这种問題是不对付的。

他的回来是在十一月的一个灰色的早晨，除了彼得已經到中学校去，大家正在家里围着呈餐的食桌的时光。屋外很寒冷，低垂的灰色云团下雨点来，虽然有着闊大的窗，屋子里也昏暗，有几間并且点上灯火了。

他的拉鈴是响亮而且威严，連亚历山大·安敦諾微支自己也战栗。他想，这是一个重要的宾客来訪問了，于是他緩緩的迎将出去，在他丰满庄重的脸上含着和气的微笑。但这微笑立即消失了，当他在大門的半暗中瞥見一个可怜而且污秽的服飾的人的时候，这人的面前站着使女，蒼皇的聖拦住他的前行。他大概是从車站走来的，只坐了几小段的櫓，因为他那短小古旧的外衣已經沾湿，褲的下半也濺污了，宛然是泥水做就的圓筒。他的声音又枯裂又粗毛，想因为受湿和中寒罢，否則便是长途中守着长久的沈默的緣故了。

“你为什么不答話？我問，亚历山大·安敦諾微支·巴尔素珂夫可在家，”那來客再三的問。

然而亚历山大要替使女回話了。他并不走到大門，只是望出去，半向着客人；他以为这无非是无数請托者之中的一个罢了，便冷淡的說道：“你到这里来什么事？”

“你不認識我么？”這闖入者嘲笑似的問，然而聲音有些發抖了。“我便是尼古拉，說起我的父名來是亞歷山特羅微支。”

“怎樣的……尼古拉？”亞歷山大退後一步問。

但詰問時，他已經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怎樣的尼古拉了。即刻消失了威嚴，剛死似的可怕的衰老的蒼白色便上了他的臉；兩手按着胸前，噓一口氣。接着便忽然的伸開這手，抱住了尼古拉的头，老年的灰白的胡鬚，觸着溫潤的烏黑的短髭，那衰退的久不接吻的嘴唇，也尋得了他兒子的年青的鮮活的嘴唇，很熱愛的接吻。

“且慢，父親，我先得換衣服，”尼古拉柔和的說。

“你釋放了么？”那父親問，渾身發着抖。

“唉，可笑！”尼古拉將父親送在一旁，陰郁的嚴厲的說。“這算得什麼呢？釋放！”

他們走進食堂去，巴爾索珂夫先生對於含着非常的情愛的自己的慌張，也覺得有些慚愧了。然而團聚的歡喜，中了毒似的在他心臟里奔騰，而且要尋出路；七年以來不知所往的兒子的再會，使他的態度活潑而且喜歡，他的舉動忽略而且狼狽了。當尼古拉立在他妹子面前，搓着凍僵的手，問道：“這位小姐該是我的妹子了——可是么？”的時候，他不由的發出真心的微笑來。

尼那，一個蒼白消瘦的十七歲的姑娘，就在桌旁站起身，靦腆似的用指頭弄着桌面，那大的吃驚的眼看着伊的哥哥。伊記得，這是尼古拉，這是比伊的父親還記得分明

的，但是伊不知道現在应当怎么办。待到尼古拉用握手来代接吻时，伊便将用力的一握去回答他，而且同时——弯一弯膝髁！

“还有，这是大学生索特来·雅各罗微支先生，彼得的家庭教师，”亚历山大又介绍道。

“彼得？”尼古拉诧异了，“已經上了学么？——呵，这么！”

其次又介绍到一个尖脸的女人，伊正在斟茶，单叫作安那·伊凡諾夫那。于是大家都新奇似的看他，他也正在四顧房中，看一切是否还是七年以前的模样。

他有些古怪，是捉摸不定的。高大的精悍的身躯，头的高傲的姿势，銳利的射人的眼睛在突出的险峻的眉毛下，教人想起一匹雄鹰。蓬松的乱发上潮潮着粗野和自由；沈着敏捷的举动，宛然是伸出爪牙来的猛兽的颤动的壮美。那手，倘有所求，也便要确实牢固的攫取似的。他仿佛全不理睬自己地位的不稳，只是平靜深邃的遍看各人的眼睛，即使他眼里浮出喜色来，人也觉得这里面藏着什么秘密和危机，如見那正施蛊惑的猛兽的眼。他的言語是严重而且簡單；他并不管自己怎么說——仿佛这已不是那不知不觉的陷了迷霧和虛伪的人語的声音，却就是思想本身发着响。在这样人物的灵魂上，是不能有悔恨之情的位置的。

然而，假如他是一匹鹰，他的羽翼却显得因为战斗很受了伤損，他——算是胜利者——这才出了重围。証明的

是他的衣裳，带着露宿的痕迹，污秽，不称他的身躯，而且在这衣裳上又留着一点难解的掠夺的不安的处所，能使穿着美服的人们发生一种漠然的恐怖的心情。而且每瞬间——那强壮的全身，因为特别的心忧发着莫名其妙的战栗，于身体似乎缩小了，头发都野兽似的直竖起来，那眼光又快又野的向着在坐的人们都一瞥。他饮食的很贪婪，仿佛一个饥渴多时，或者久未吃饱的人，所以要在瞬息之间，捲尽桌上的一切了。食完，他说：“这很好，”便嘲弄似的摩一摩肚。他复取了父亲的雪茄，取过大学生的纸烟来，——他自己从来没有纸烟，——于是命令道：“談談罷！”

尼那便說。伊說，剛在女學校畢了業，在校里是怎樣的情形。伊最初怯怯的說，但是說了几回，便容易的記出所有滑稽的言語來，很滿足的講下去了。伊不甚了然，尼古拉可曾听着；他微笑，然而并不定在說得滑稽的時分，而且始終用了他那浮腫的眼睛四顧着房屋里。他有时又打斷了講說，問出全不相干的話來。

“你買這畫要多少錢？”例如他忽然去問那默着的，而且含着一点嘲笑的父亲。

“二千卢布，”安那沒有开过口，这时很惜錢似的回答了，又惴惴的一看亚历山大的臉。

“記不清楚了！”

父子都微笑。这微笑中，很帶些拘謹，亚历山大已經不再慌張，變了不甚大方的嚴緊了。

“事务怎么了？”尼古拉仍然简短的問他的父亲。

“做着。”

“买了一所意大利式的新房子，三层楼的，还有一所工場，”安那几乎低語一般的說。在巴尔索珂夫之前，伊本抱着战兢的尊敬，但又熬不住要說出财产来，因为伊日夜忘不掉的是伊的小积蓄——伊有五百五十六个卢布存在銀行里——和这大宗錢財的比較。

“唔，尼那，講下去，”尼古拉說。

然而尼那倦怠了。伊肋肋上又复刺痛起来，端正的坐着，很瘦弱，蒼白，几乎透了明，但却是异样的动人的美女，象一朵要萎的花。伊发出一种微香，使人联想到黃叶的秋和美丽的死。胆怯的面龐的大学生目不轉睛的对伊看，似乎尼那頰上的紅色消褪下去时，他的臉色也蒼白起来了。他是一个医学生，而且对于尼那又傾注着初恋的虔敬。

这时来了菲諾干——那老仆。他的相貌出現于推开的門，如一个初升的月：很圓，紅而且光。菲諾干是到浴堂去的；他汽浴之后喝了一点酒，刚回家，听得使女說，他曾經一同騎着馬游戏过的那小主人已經回来了。不知道因为醉是因为爱，他歔歔的哭！他扯直了燕尾服，洒香了秃头——他的主人也这样做的——便兢兢业业的走向食堂去。他在門外站了片时，于是仿佛恭迎巡撫似的装着恭敬的吹胀的脸，出現在尼古拉的面前。

“菲諾盖式加！”尼古拉高兴的叫，他声音有些孩子似

的了。

“小主人！”菲諾干大声的叫，冲翻椅子，奔向尼古拉。他想要先在尼古拉肩上去接吻，<sup>①</sup>然而这面却給他一个用力的握手，他看了軍令似的一倒退，再用一握去回礼，重到要生痛了。他自己想，他不是仆人，却是尼古拉的朋友，而且很高兴給大家看出了这資格来。然而照老規矩，他总得在肩上一接吻！……

“而且还是喝！”尼古拉聞到酒气，对于菲諾干照旧的脾气，吃惊而且高兴的說。

“真的么？”家主也威严的夹着說。

菲諾干否認的摇摇头，温順的倒退几步，斜过眼光去，寻門口。然而他走过头了，便撞在牆壁上，于是摸索着到了門口，也頗費去不少的时光。菲諾干到得大門，立了片时，感动的看着尼古拉握过的手，然后仿佛是一件貴重的东西一般，极小心謹慎的带进下房去了。他各处都很自尊；但在这瞬間，他的右手是全体中最尊貴的部分。

这一天巴尔素珂夫先生不赴事务所，午膳之后，許是多喝了葡萄酒罢，他心情頗是柔軟而且暢快了。他挽了尼古拉的腰，領到藏書室，点起一支雪茄，和作一回長談，便和善的說道：“那个、現在講罢，你先在那里，你在做什么？”

尼古拉沒有便答。那异样的心忧的震动又通过了他的

---

① 俄国仆役对于主人，只能在肩头接吻。

全身，眼睛向門口射出无意的神速的一瞥去，只有声音却还是沈靜而且真誠。

“不，父亲。我懇請你，不提我的經歷的話罷。”

“我看見你有外国的錢币；——你到过外国了么？”

“是的，”尼古拉簡短的答。“然而我懇請你，父亲，就此够了。”

亚历山大皺了眉头，从軟榻上站立来。他外衣下面負着手，往来的踱；于是他問，并不看着兒子：

“你还是先前一样么？”

“就是这样。你呢，父亲？”

“就是这样。去罢，我事务多！”

尼古拉一出房外，巴尔索珂夫便合了門，走近火爐，默默的，然而用力的敲那光亮洁白的爐台的砖块，于是用手巾拭淨了手上的白堊，坐下去办事了。在他脸上，又盖滿了令人想起死尸来的，可怕的青蒼……

和祖母的会見，並沒有目覩的人，但他显着阴沈的脸相走出伊房外来，也似乎微微有些感动。当尼古拉关上他住房的白門之后，大家都暂时覺得舒暢了。从这一瞬間起，他便不再算作客人，而且从此又发生了异样的不安和忧虑，这驟然蔓延开去，立即充滿了全家。似乎有誰混进了家里来，永远盘据着，那是一个猜不透的危險的人，比路人更其全不相知，比伏着盜賊更可怕。只有菲諾干一人沒有覺得，因为为了非常之欢喜他还有些酩酊，睡在厨子的床中；在睡眠中，他也还保着他那有价值的人格的尊貴的

觀瞻，右手略略的离开着身体。

在客厅里，尼那低声的說給大学生听，七年以前是怎樣的情形。那时候，尼古拉和別的学生因为一件事，被工业学校斥退了，靠着父亲的聯絡，他才免了可怕的刑罰。激烈的互相爭論中，易于发恼的亚历山大便打了他，这一夜他即离了家，直到現在才回来了。那两人，講的和听的，搖着头，放低了声息，而且为慰勉尼那起見，大学生取过伊的手来，給伊撫摩着……

## 二

尼古拉从不攪扰人。他自己少說話；他也不願傾听別人的話，帶着一種尊大的淡漠，仿佛人要和他怎么說，他早經知道的了。当別人說話的中途，他也会走了开去，脸上显出这神色，似乎他傾听着什么辽远的，只有他能够听到的东西。他不嘲笑人也不詰責人，但倘若他走出了那几乎整日伏在里面的圖書室，到各处去徘徊，忽而到妹子那里，又忽而到僕役或大学生那里的时候，在他的所有踪迹上便散布了寒冷，使各人发生自省的心情，似乎他們做下了一点坏事情，并且是犯罪的事，而且就要审判和惩治了。

他現在服飾都很好了；但便是穿着华美的衣裝，他与房屋的豪華的裝飾也毫不融和，却孤另另的有一点生疏，有一点敌意。假使陈設在房屋里的一切貴重的物件都能感覺和說話，那么，倘他走近这些去，或者因为他那特別的好奇心，从中取下一件来看的时候，他們定將訴苦，說



这可忧愁得要死了。他向来没有墜落过一件东西，全是照旧的放存原位上，但倘使他的手一触那美丽的雕塑，这雕塑在他走后便立即失了精神，全无价值的站着。成为艺术品的灵魂，全消在他的掌中，这就单剩了并无神魂的一块青銅或粘土了。

有一回，他走到尼那那里，正是伊学画的时间；伊从什么一幅图画中，很工的摹下一个乞丐的形象。

“画下去。尼那！我不来搅乱你，”他説着，便靠伊坐在低的躺椅上。尼那怯怯的微笑着，又临摹一些时，画笔上■了錯誤的顏色。于是伊放下画笔来，説：

“我也疲倦了。你看这好么？”

“是的，好。你也弹得一手好鋼琴。”

这冰冷的夸奖很損毀了敏感的尼那的心情。伊想要批評似的側了头，注視着自己的画，叹息説：

“可怜的乞丐！他使我很伤心！你呢？”

“我也这样。”

“我是两个貧民救济所的會員，事务非常之多！”伊热心的説。

“你們在那里做些什么事？”尼古拉冷淡的問。

尼那于是説，开初很詳，后来簡略，終于停止了。尼古拉默默的翻着尼那的集册，上面保存着伊的朋友和相識者的詩文。

“我还想听講义去；然而爹爹不許我。”尼那忽然説，伊似乎想探出他的注意的門徑来。

“这是好事情。唔——那么？”

“爹爹不許。但是我总要貫徹我的意志的。”

尼古拉出去了。尼那的心里覺得悲痛而且空虛。伊推開集冊，淒涼的看着剛畫的圖象，這似乎是很討厭，全無用的惡作了；伊鎮不住感情的憤張，便抓起畫筆來，用青顏色橫橫直直的又在畫布上，至使那乞丐不見了半个的頭顱。從尼古拉和伊握手的第一日起，伊對他便即親愛了，然而他從來沒有和伊接一回吻。倘使他和伊接吻，尼那便將對他披示那小小的、然而已苦惱不堪的全心，在這心中，正如伊自己寫在日記上似的，忽而是愉快的小鳥的清歌，忽而是烏鴉的狂噪。而且連日記也將交給他了，這上面便寫着伊如何自以為無用于人以及伊有怎樣的不幸。

他想，伊只要有伊的繪畫，伊的音樂，伊的會員便滿足了。然而這是他的大誤，伊是用不着繪畫，用不着音樂，也用不着會員的。

倘他旁觀着彼得到大學生那里受課的時候，他却笑了，因為這笑，彼得嫌恨他。彼得反而很高的豎起膝髁來，至于連椅子幾乎要向后倒，輕蔑的睨着眼，他雖然明知道萬不可做，却用指頭挖着鼻孔，而且當了大學生的面說出無禮的話來。這家庭教師的麻臉上通紅而且流汗了，他幾乎要哭，待彼得走后，又訴苦說，他是全不願意學習的。

“我真不解；彼得竟全不想學。我真不解，他將來怎樣……先一會，使女來告訴，他對伊說些荒唐話。”

“他会成一个废物罢了，”尼古拉并不显出怎样明白的表示，断定了他兄弟的将来。

“人用尽了气力，为他用尽了气力，为他费了心神，有什么用处呢？”家庭教师一想起不是打杀彼得，便得自己鑽进地洞里的，許多屈辱和慚愧的时候，便几乎要哭的說。

“你不管他就是了。”

“然而我应当教导他呵！”大学生很惊疑的叫道。

“那么，你教导他就是，照人家所托付的那样！”

大学生竭力的还想发些議論，尼古拉却不顧了。尼那和安特来·雅各罗微支也曾研究多回，想闡明尼古拉的真相，但归結只是一个空想的图景，連他們自己也发笑起来。但两人一走开；他們却又以他們的失笑为奇，覺得他們那空想的推测又近于真实。于是他們怀着恐惧和热烈的好奇心，专等候尼古拉的出現，而且笑着，以为今天終于到了这日子，可以解决那煩难的問題了。尼古拉出現了，然而这謎的解决的辽远，今日却也如昨日一般。

特別的陆离，又不象真实的是僕役室里的猜测。而菲諾干站在所有論客的先头。他喝了一点酒，他的幻想便非常之精采而汗漫了。連他自己也觉得吃惊而且疑竇。

“他是——一个强盜！”他有一回說，他那通紅的脸，便怕得蒼白起来。

“哪，哪，……就是强盜么？”厨子不信的說，但惴惴的看着房門。

“是专搶富翁的，”菲諾干接着訂正說。——当尼古拉

还是孩子时候，曾經說過，他听得，有着这一种强盜的。

“他何必搶人呢，父亲这里就有这許多錢，他自己还数不清。”馬夫說，这是一个很精細的人物。

“三个工厂，四所房屋，天天結股票。”安那低語着，伊的积蓄，到現在已經加上四卢布，弄到五百六十卢布了。

然而菲諾干的假定也就推翻了。安那将尼古拉帶來的一切，仔細的搜檢了一番，除了一点小衫，却毫沒有別样的物件。但正因为小衫之外沒有別的，便愈加不安而且詭秘了。倘使他皮包里藏着手枪，子弹，刺刀，則他大約就要算是一个强盜。本体一定，大家倒可以安靜，可以輕松；因为最可怕是莫过于不知什么职业的人，那容貌态度，样样迥异寻常，单是听，自己却不說，只对大家看，用了劊子手的眼光。于是这不安增长起来，終于变了迷信的恐怖，寒冷的水波似的瀰漫了全家了。

有一次，洩漏了尼古拉和他父亲之間的几句话；但这并不消散家中的恐怖，却相反，使可怕的謎和疑惧的思想的空气更加浓厚了。

“你曾經說，你厌恶我們的一切生活法。”那父亲說，每个音都說得很分明；“你現在也还厌恶么？”

一样是緩緩的，而且明白的說出尼古拉的誠实的答話来：“是的，我厌恶这些，——从根柢里到最頂上！我厌恶这些，也不懂这些。”

“你可曾发見了更好的沒有？”

“是的，我已經发見了。”尼古拉确乎的答。

“留在我們这里罢！”

“这是无从想起的，父亲——你自己知道。”

“尼古拉！”亚历山大忿然的叫。暫時間紧张的沈默之后，尼古拉低声的悲哀的回答道：“你永是这模样，父亲——又暴躁，又好心。”

这股实的人家临近了圣诞节，也显得凄愴而且无欢。現有一个，那思想和感情都不与家族相关联，阴沈的磐石似的悬在大家的头上，不独夺去了期望着的愉快的祭日的特征，并且連那意义也消灭了。这似乎尼古拉自己也明白，他怎样的苦恼着他人，他便不很走出他的房外去——然而不看見他，却更其觉得他格外的可怕了。

圣诞节前几天，巴尔塞珂夫这里不期的来了若干的宾客。尼古拉向来不会那些无涉的人，也仍然不去相見了。他和衣躺在自己的床上，倾听着音乐的声音，这受了厚墙的渾融，柔軟調勻的传送过来，宛如清淨声的远地里的歌頌；而且这声音又极柔和的在他耳朵边响，仿佛便是空气本身的歌謳。尼古拉倾听着，他的孩子时候的远隔的时代，便涌現上他的心头来，那时他还小，他的母亲也还在；……那时也是来了客人，他也远远的听着音乐，而且一面做着梦……不是梦形象，也不是梦音响，却梦着別的东西，那形象和音响只是糾結起来，很明而且很美——这东西如一个美丽的唱歌的飘带，閃在天空中……他那时知道这閃閃的是什么；然而他不能对人說，也不能对自己

說；他只是竭力的教自己尽力的醒着——但是睡着了。有一回也如此，并没有人留心，他睡在大門口的客人的皮裘上，至今还分明的記得那蒙茸的刺手的皮毛的气息。而且莫名其妙的恐怖的战栗，冷的針刺似的又通过了他的全身……但这回又奇特的同时有什么柔軟的温暖的東西照着他的臉，有如温和的撫摸的手，來伸展他的愁眉。他的臉全不動，然而平靜，溫良，柔順，仿佛是死人。人判不定他是睡還是醒，是生還是死。人只有一句話可以說：這人安息着……

到了聖誕節的前夜了。在黃昏時，菲諾干走到尼古拉的屋里去。他大概不算醉，洗了臉向着旁邊，眼里閃閃的象是淚。

“祖母教請。”他在門口說。

“什麼？”尼古拉驚疑的問。

菲諾干嘆息，重複說：“祖母教請。”

尼古拉走上樓上，他剛剛跨進門檻，兩條纖細的女兒的臂膊突然抱住他的頭頸了；在他臉上，帖近了一個柔弱的臉，帶着睜大的濕潤的眼睛，一種可憐的聲音含着歎息，低低的說：“哥哥，哥哥！——你為什麼教我們吃苦！親愛的，親愛的哥哥，你和父親和好了罷……也和我……并且留在我們這裡……千萬，千萬，留在我們這裡！”

渺小的瘦弱的全身的震動，在他手上也覺得了，而且這小小的無用的心却如是之偉大，將無限的，苦惱的全世界注入他的心中了。陰郁的皺了眉頭，尼古拉向周圍投了

嗔恚的一瞥，从榻上又向他伸出祖母的手来，苍白枯瘦得可怕，更有一种声音，已经是那一世界的声响似的，枯裂啾啾的呻吟道：“尼古拉！孩子！……”

门槛上哭着菲诺干。他的谨严的态度都失掉了，鼻涕挥在空中，牵动着眉毛和嘴脸，而且他眼泪非常多！——流水似的淌下两颊来，这似乎并不象别人一样，从眼里出来的，而却出在枯皱的头皮上的所有的毛孔。

“我的朋友！尼古林加！”他低声的祈求，也向他伸出捏着冰块似的红手帕的手。

尼古拉孤独的微笑，又轻轻的说。他自己不知道，现在在阴暗的窗眼里，也极难得的落下几滴眼泪来了——于是从昏暗的屋角显在明亮处，是一个男人的花白的发颤的头，这是他的父亲，是他厌恶而且不懂他的生活的。

然而他忽然懂得了。

也和先前的狂瞽的厌恶一样，因为狂瞽的亲爱，他奔向他的父亲，尼那也很感动，三人拥抱着，象是活着的哭着的一团，都以毫无隐蔽的心，发着抖，这瞬息间，融成了一个心和一个灵魂的强有力的存在了。

“他不走了，”老人声嘶的，胜利的叫喊说。“他不走了！”

“我的朋友尼古林加！”菲诺干低声的祈求。

“是啦！是啦！”尼古拉说，然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对着谁。“是啦！是啦！”他反复的说，一面接吻于默默的摩着他的头的老人的手上……

“……是啦！是啦！”他还是反复說，但他已經感到在他的精神上，瀰漫了倔强的奔騰的短的，尖利的“不可”了。

已經入了夜，在这大宅子的全部里，从仆役室以至主人的房屋，都輝煌起愉快的灯光。人人喜孜孜的熱鬧的談笑，那貴重的脆弱的裝飾品也失去了怯怯的忧愁；从高的位置上，慢慢的俯視着齟齬奔走的人間。坦然的恢复了他們的美丽；仿佛是，凡有在这里的一切，无不奉事他們，而且臣伏于他們的美丽似的。

亚历山大，尼古拉和大学生，还都聚在祖母的屋子里；忽而叙說自己的幸福，忽而傾听尼古拉的談論。菲諾干，因为高兴了，又喝了一点酒，走出院子去，要凉快他火热的头；雪花消在他通紅的秃头上，如在热灶上一般，他正在摸，他又吃惊的看着——尼古拉！手上提一个小小的行囊。尼古拉正走出屋角的便門的外面。当他瞥見菲諾干的时候，他也懊恼的吃了惊。

“阿，菲諾干，老动物！”他低声說……“那么，送我到大門。”

“朋友……”菲諾干着了慌，窃窃的說。

“不要声张。我們到那边說去。”

街上完全沒有人，两端都沒在徐徐的靜靜的飞下来的雪花的洁白的大海里。尼古拉忽然当菲諾干面前站住了，用了他那閃閃的突出的眼睛看定他，抬起手来搭在他肩上，而且緩緩的說，仿佛命令一个小兒：“对父亲說去，尼古拉·亚历山特罗微支願他安好，并且告訴他，說他去



了。”

“那里去？”

“单說去了就是，保重罢。”尼古拉叩一下老仆的肩头，便走了。菲諾干省悟，尼古拉对他也沒有說出那里去，于是尽其所有的力量拖住了他的手。

“我不放你！上帝很神圣，我决不放你！”

尼古拉推开他，又詫异的向他看。然而菲諾干拱了两手，如同祷告似的，吐出歔歔的声音，祈恳道：“尼古林加！唯一的朋友！都算了……那里有什么呢？这里有錢，三个工場，四所房屋，我們天天結股票……”他无意識的背誦着老管家女人的成語。

“你說什么？”尼古拉盛額說，大踏步便走。但那佳节模样的穿着全套的燕尾服的菲諾干却受了踐踏一般癱軟了。他嚶吁吁的只是不舍的追。終于抓住了他的手，祷告似的哀求道：“現在，那么，……我也……也帶我去——这怕什么？你——做强盜去么？——好；那就做强盜！”

于是菲諾干做了一个絕望的举动，似乎他已經要决絕了这貴的人間。

尼古拉站住，默默的对着仆人看，而在这眼光里，閃出一点非常可怕的东西，冰冷的酷烈和絕望来，菲諾干的舌头便在运动的中途坚結了，两足都生根似的粘在雪地里。

尼古拉的后影小了下去，隱在莽蒼里了，仿佛消融在夹色的烟霧的中間。再一瞬間，尼古拉便又沒在他先前曾經由此突然而来的，那不可知的，怕人的，黯淡的烟霧里。

寂寞的道路上已不見一个生物了，然而菲諾干还站着看。衣領湿軟了粘在他頸子上；雪片慢慢的消着在他冻冷的秃头上，和眼泪一同流下他寬闊的刮光的兩頰来……

安特来夫(Leonid Andrejev)以一八七一年生于阿萊勒，后来到墨斯科学法律，所过的都是十分困苦的生計。他也做文章，得了戈理奇(Gorky)的推助，漸漸出了名，終于成为二十世紀初俄国有名的著作家。一九一九年大变动的时候，他想离开祖国到美洲去，沒有如意，冻餓而死了。

他有許多短篇和几种戏剧，将十九世紀末俄人的心里的煩悶与生活的暗淡，都描写在这里面。尤其有名的是反对战争的《紅笑》和反对死刑的《七个絞刑的人們》。欧洲大战时，他又有一种有名的长篇《大时代中一个小人物的自白》。

安特来夫的創作里，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纖細，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調和。俄国作家中，沒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創作一般，消融了內面世界与外面表現之差，而現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

这一篇《黯淡的烟靄里》是一九〇〇年作。克罗綏克說，“这篇的主人公大約是革命党。用了分明的字句來說，在俄国的检查上是不許的。这篇故事的价值，在

有許多部分都很高妙的写出一个俄国的革命党来。”但这是俄国的革命党，所以他那坚决猛烈冷靜的态度，从我們中国人的眼睛看起来，未免觉得很异样。

一九二一年九月八日譯者記。

## 書 籍

俄国 霍特来夫

医生在病人的裸露的胸前，安上听诊筒，静心的听——大的，过于扩张的心脏，发出空虚的声音，撞着肋骨，啼哭似的响，吱吱的轧。这是表示活不长久的凶征候，医生“唔”的侧一侧他的头，但口头却这样说，——

“你应该竭力的避开感动的事才好。看起来，你是在做什么容易疲劳的事物的罢？”

“我是文学者，”病人回答说，微笑着。“怎样，危险么？”

医生一耸眉，摊开了两手。

“危险呵，自然说不定因为什么病……然而再十五年二十年是稳当的，这还不够么？”他说着笑话，因为对于文学的敬意，帮病人穿好了小衫。穿好小衫之后，文学者的脸便显出苍白颜色来，看不清他是年青还是很年老了。他的口唇上，却还含着温和的不安的微笑。

“阿，多■之至，”他说。

胆怯似的从医生离开了眼光，他许多时光，用眼睛搜寻着可以安放看资的处所，好容易寻到了——办事桌上的

墨水瓶和筆架之間，正有着合宜的雅避的好地方。就在这地方，他輕輕的放下了旧的褪色的打皺的三卢布的綠紙幣。

“近时似乎沒有印出新的來。”醫生看着綠紙幣，一面想，不知為什麼，淒涼的擡一擡頭。

五分鐘之後，醫生在那里診察其次的病人；文學者却在路上走，對了春天的日光細着眼睛，並且想——為什麼紅毛髮的人，春天走日蔭，夏天却走日下的呢？醫生也是一個紅毛髮的。這人倘若說是五年或十年，那還象，現在却說是二十年——總而言之，我是不久的了。這有些怕人，不不，非常怕人，然而……

他窺向自己的胸中，幸福的微笑。

阿阿，太陽的晃耀呵！這如壯盛者，又如含笑而欲下臨地面者。

## 二

原稿非常厚，那頁數非常多。每頁上，都密密的填滿了細字的行列，這行列，便全是作者的滴滴的精神。他用了瘦得露骨的手，慎重的翻書。紙面的反射，光明似的雪白的映着他的臉。身旁跪着他的妻，輕輕的接吻于他的那一只骨出細瘦的手上，而且啼哭着。

“喂，不要哭了罷，”他懇求說。“何必哭呢，豈不是並沒有要哭的事么？”

“你的心脏，……而且我在世界上要剩了孤身了。剩了孤身，唉唉，上帝呵！”

文學者一手摩着伏在他那膝上的妻的头，并且說，——

“你看！”

眼泪昏了伊的眼力了，原稿的細密的橫列在伊眼睛里，波浪似的动摇，断續，低昂。

“你看！”他重复說。“这是我的心脏！这是和你永远存留的。”

垂死的人想活在自己的著作上，是太可伤心的事了。妻的眼泪更其多，更浓厚了，伊所要的是活的心。一切的人們，——无緣无故的人們，冷淡的人們，沒有愛的人們，这些一切人們无誰何所讀的死書籍，在伊是用不着的。

### 三

書籍交給印刷所了。这名曰《为了不幸的人們》。

排字匠們一帖一帖的拆散原稿来，他們各人单将自己所担任的一部分去排版。拆散的原稿里，常有着半語的中途起首，不成意义的东西。例如“亲愛”这一字，“亲”留在这一个人的手里，“愛”却交在别一个的手里了。然而这完全没有碍。因为他們是决不讓自己所排的文句的。

“这半文不值的女人！这胡里胡塗的字是什么！”一个絮叨着說，因为憤怒和討厭裝了嫌臉，用一手遮着眼睛。手指被鉛色染得烏黑，那年青的臉上也橫着鉛色的影，而且一吐痰唾，这也一样的染着死人似的昏暗的顏色。

別一个排字匠，也是年青的男人，——这里是沒有老人的，——以猿类的敏捷和灵巧，檢出需用的文字来，

便低声的开始了哼曲子，——

唉唉，这是我們的黑的运命么，

在我是鉄的重担呵重担呵！……

以后的句子他知道了。調子也是这人随意的捏造，——是一种单调的，吹嘘秋叶的风的低語似的，无可寄托的声音。

別的人都沈默，或者咳嗽，或者吐出暗色的唾沫。各人的上面，电灯发着光，前面的鉄网栏的那边，模糊的現出停着的机器的昏暗的形象，机器都等候得疲倦了一般伸出他漆黑的手，显一副沈重的煩难的模样，压着土濘青的地面。机器的数目很不少。而充滿着含蓄的精力和隱藏的音响与力量的沈默的黑暗，怯怯的包住了这周围。

#### 四

書籍成了杂色的列，站在書架上，看不見后面的牆壁了。書又堆在地板上，又积在店后的昏暗的两間屋子里，排得无容足之地了。而且迭在其間的人类的思想，在沈默里向外面顫动而且迸流，似乎在書籍的域中，是全不能有真的平安和真的寂靜。

上等似的脸和留了頰鬚的男人立在电话口，和誰恭敬的交談。于是低声的罵了“昏虫！”然后大叫道。——

“密式加！”

走进一个孩子来，他便突然間变了冷酷的厉害的严紧的脸，指斥說：“你要叫几次才好？废料！”

孩子吃了惊，眯着眼，这时霸子的气也平下去了。他并用了手和脚，推出一个书籍的沈重的包来，本想单用手来提，但有点不如意，便摔在原处的地板上。

“拿这个送到雅戈尔·伊凡诺微支那里去。”

孩子用两手去捧包，但那包不听话。

“好好的拿！”那男人大声说。

孩子好容易捧起包来，搬出去了。

## 五

在步道上，密式加挤开了往来的行人。他泥沙似的塞满了雪，被赶到灰色的街心里。沈重的包压在他脊梁上，他踉跄了。马车夫呵斥他。他这时一想那路的远近，便觉得害怕，以为这就要死了。他将沈重的包溜下脊梁来。一面看，一面禁不住啜啜的哭。

“你为什么哭着的？”路过的人问。

密式加呜呜的哭了。群众立刻围上来，走到一个带着腰刀和手枪的性急似的巡警，将密式加和书籍都装在零雇马车上，拉到派出所去了。

“怎么的？”当值的警官从正在写字的簿子上擡来脸来问。

“是背着太大的包裹的。”性急似的巡警回答说，将密式加推到前面去。

警官擎起一只手来，关节格格的响了，其次又擎起了那一只。于是交互的伸直了他登着宽阔的漆长靴的脚。斜



了眼睛，从头到脚看一遍这孩子，他然后发出許多的問題，——

“你甚么人？那里来的？姓名呢？什么事？”

密式加——答应了。

“密式加。百姓。十二岁。主人的差遣。”

警官走着，又复欠伸一回，迈开步，挺着胸脯，走近包裹，喘一口气，然后伸手輕輕的去摸書籍。

“阿呵！”他用了滿足似的口吻說。

包皮的一角已經破損了，警官拔了开来，讀那書名——《为了不幸的人們》。

“那么，你，”他用手指招着密式加說，“讀讀瞧。”

“我認不得字。”

警官笑起来了——

“哈哈！”

走进一个絡腮鬍子的专管护照的人来，烧酒和洋葱的气息噴着密式加，也一样的笑——

“哈哈！”

此后他們便做起案卷来。而密式加在末尾押了一个小小的十字。

这一篇是一九〇一年作，意义很明显，是顏色黯淡的鉛一般的滑稽，二十年之后，才譯成中国語，安特来夫已經死了三年了。

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一日，譯者記。

## 連 翹

俄国 契里珂夫

阿阿，春天一清早，連翹花香得怎样的芬芳呵，当太阳还未赶散那残夜的清凉，从夜的花草上吸尽了露水的时候！

是年青时候的一个早晨。我和一个温文美丽的少女，正在野外散步之后的归途。愉快的小鳥的队伙似的，他們跳出小船，便两个两个的分开，各因为送女人回家去，都在街上紛紛走散了。

太阳才照着街市，那金色的光綫，正閃閃的晃耀在教会的屋頂和十字架以及高的房屋的窗間。道路还靜默而且风凉，人家的窗戶里都垂着帷幔。……那窗后面的人們还都落在沈睡中。……我們的足音在早晨的寂靜里便听得高声的发响……

从密密的攢着鉄釘的长围牆上，沈錮錮的垂着湿潤的，疊开着紫的和白的瑰花的連翹。

阿阿，春天一清早，連翹花香得怎样的非常呵！当你才二十岁，和温文美丽的少女同了道。每一互相瞥視，互相微笑，便喜孜孜的发抖的时候。……

“給我撈一枝那連翹花罷。……”

我們立住了。围墙又高又滑。而且簇着釘。想用手杖鉤下那著花最盛的枝条，終于不如意。下雨一般，在我們上，連翹洒下了香露的珠璣。……

“一枝也可以！……”

“白的？”

“就是，……不不，——紫的！……”

我为了温文美丽的少女，去儘連翹花，將自做了牺牲，爬上围墙去了。我被鏽的釘刺破了手腕，然而我絕不留心；因为我絲毫沒有覺得痛。香气很强烈，我的头便不由的轉向了旁边。露滴从枝头直洒在我脸上，捏着的手杖唧唧的响，少女欣然的微笑着，我在伊头上，香雨似的降下了凌晨的甘露。……我想將凡是著花的連翹，尽折給伊，白的，以及紫的。……

“已經够了！……”

我便勇士一般的跳下围墙来。那高兴快活的含着爱情的眼睛，以沈默的感謝向了我晃耀。

“这給你……做个……記念。……”

伊不說了，而且將紅暈起来的臉藏在連翹里。

“記念！什么的？”

“今朝的散步的記念呵！……連翹的，而且，一清早，这花怎样的香得非常的事。……”伊說着，向我的脸这一面，遞过那潤澤的連翹的花束来。

“你的手怎么了？那血？……”

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的腕上有着渗出鲜血的伤痕。

“痛么？”

“并不，……这也是纪念罢。……”

伊给我一块小小的绢手巾。我用这包了手。于是仿佛为了爱人的名誉的战斗，因而受伤的勇士似的前进了。我们站住，刚要话别的时候，伊讨回手巾去。……

“将这个还了我罢。……”

“不。这存在我这里，……做纪念。……”

我还给伊了，是湿了步的。这手巾不是已经被我的血染得通红了么？……

然而，唉唉，所谓人生这一种卑下的散文，……这常常干涉我们的生活，我们向着辽远的太空的莽苍苍的高处，刚刚作势要飞，正在这瞬间，这便来打断了我们的翅子了。

我在眼睛里，浮着心的弛放和幸福的颜色，捏着那纤细的发抖的少女的手，没有放，以为数秒鐘也好，总想拖延一点离别的时光。我凝视着两颊通红的，一半遮在连翘的花束里的少女的脸；而且仿佛觉得酩酊了。但不知道，这是因为连翘的香气，还因为少女的红色的两颊和娇怯的双眸。……睡得太多的懒洋洋的門丁出来了，而且搔着脑后说，

“唉唉，先生，裤子撕破了，……得缝缝，……这不好……”

我回头向背后看。少女挣出了捏着的手，高声笑着，

跑进院子的里面去了。

“伊逃掉了，这是怎的？喂，管門的，你刚才怎么说？你没有怎么样么？”

門丁委細的說明了理由：

“挂在釘子上了似的！……这不好……”

我一看自己的衣服。于是因为慚愧和屈辱和卑下，脸上仿佛冒出火来……全然，在我那白的連翹花上，似乎被誰唾了一口唾沫。……我向着家，靜靜的在街上走。早晨的祷告的鐘发响了。虽然很少，却已有杂坐馬車在石路上飞跑。大門的探望扉开合着，……現世的生活已經开始了。……

便到現在，我还記得那一个春天的早晨，……攢着鉄釘的围墙，垂下的連翹的盛开的枝条，馥郁的露水的瀑布，掩映在紫的和白的連翹花間的娇怯的少女的脸。……

而且便到現在，在我的耳朵里，也还听得赶走了幻想和春日清晨的香气的，那粗卤的門丁的声音。

阿阿，一清早，連翹怎样的香得非常阿，在太阳还未从連翹上吸尽了露水的时候，而且你才二十岁，一个温文美丽的少女和你并肩而立的时候！

契里珂夫(Evgeni Tshirikov)的名字，在我們心目中还很生疏，但在俄国，却早算一个契訶夫以后的智識階級的代表著作者，全集十七本，已經重印过几次了。

契里珂夫以一八六四年生于凱山，从小住在村落里，朋友都是农夫和穷人的孩兒；后来离乡入中学，将毕业，便已有了革命思想了。所以他著作里，往往描出乡間的黑暗来，也常用革命的背景。他很貧困，最初寄稿于乡下的新聞，到一八八六年，才得发表于大日报，他自己說：这才是他文事行动的开端。

他最擅长于戏剧，很自然，多变化，而紧凑又不下于契珂夫。做从軍記者也有名，集成本子的有《巴尔干战記》和取材于这回欧战的短篇小说《战争的反响》。

他的著作，虽然稍缺深沈的思想，然而率直，生动，清新。他又有善于心理描写之称，不及別人的复杂，而大抵取自实生活，頗富于諷刺和談諧。这篇《連翹》也是一个小标本。

他是艺术家，又是革命家；而他又是民众教导者，这几乎是俄国文人的通有性，可以无须多說了。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日，譯者記。

## 省 会

俄国 契里珂夫

我所坐的那汽船，使我胸中起了剧烈的搏动，駛近我年青时候曾經住过的，一个小小的省会的埠头去了。又温和又幽靜，而且悲凉的夏晚，籠罩了懶懶的搖蕩着的伏尔迦的川水，和沿岸的群山，和远远的隔岸的森林的鬱鬱的景色。甜美的疲劳和說不出的哀感，从这晚，从梦幻似的水面，从雲生在高山上的树林映在川水里的影，从沒到山后去的夕阳，从寂寞的漁夫的艇子，以及从白鷗和远方的汽笛，都吹进我的灵魂中来……自己曾經带了釣魚具，徘徊过，焚过火，捉过蟹的稔熟的处所，已經看得見了。自己常常垂釣的石厓上，也有人在那里釣魚呢。奇怪……而且正坐在自己曾經坐过的处所。我忽然伤心到几乎要哭了。我于是想，自己已經有了白发，有了皺紋，再不会浮标一搖，便怦怦的心动，或如那人一般，魚一上鉤，便跳进水里去捉的了。心脏为了一去不返的生涯而痛楚了……我所期待的是欢喜，但迎迓我的却是悲哀。一轉弯，从伏尔迦的高岸間，又望見了熟識的教会的两个圓形的屋頂，和有着綠色和灰色屋頂的一排的人家……我的眼眶里含了泪……从

那时以来，这省会近于全毁的已有两回了。我们住过的家，还完全的留着么？我于是很想一见我和父母一同住过的，围着碧绿的树篱的老家。父亲已经不在，母亲也不在，便是兄弟也没有一个在这世上了。还是活着似的，记忆浮上眼前来。仿佛不能信他们都已不在这世上。我下了汽船，走过那洼地的小路——那时因为图近，常在这地方走——再过土冈，经过几家的房屋，便望见我家的围墙，……这样的想，……

“母亲，父亲！”

于是从门口的阶沿上，进出了父亲和母亲和弟妹们的满是欢喜的脸来。……

“此刻到的么？”

“正是，此刻到的。……”

汽笛曼声的叫了。汽船画着圆周，缓缓的靠近埠头去。埠头上满是人。为要寻出有否知己的谁，一意的注视着人们的脸。然而没有，并无一个人。奇怪呵，那些人都到那里去了呢？阿，那拿着阳伞的女人，却仿佛有一些相识。不，伊又并不是那伊！倘若那伊，那时候已经二十五，所以现在该有五十上下了，而这人不到三十岁。当那时候，我在这里的时候，伊还是五六岁的孩子，我们决不会相识起来。这五六个年青的姑娘们，……我在这里的时候，伊们一定还没有出世罢。

“先生，要搬行李么？……”

“唔，好好，搬了去。”



沒有遇着什么人。也沒有人送給我心神蕩搖的事件。  
沒有接吻的人，也沒有問道“到了么”的人。單是敵對似的，不能相信似的，而且用了驚訝的好奇心，看着人們罷了。——“那人是怎么的！到誰的家里去？”

“我到誰的家里去么？我不知道。我現在是■的■里都不去。曾■見過年青時候的我的這淒涼蕭索的省會呵，我是■到你這里來的，我們還該大家相識罷。”

我不走那通過洼地的小路，我現在早不必那樣的匆忙，因為已沒有先前似的拖了歡喜的不安的心，等候着我的了。……

“得用一輛馬車，……”

“不行，這鎮里只有兩輛，一輛是剛才廳長坐了去了，還有那一輛呢，不知道今天為什麼沒有來。不要緊，■背去就是。先生是■到那里去的？”

“我么？唔，唔，有旅館罷？”

“那自然是有的！體面得很呢。叫克理摩夫旅館。”

“克理摩夫！那麼，那人還活着么？”

“那人是死掉了，只是雖然死掉，也還是先前那樣叫着罷了。”

“那麼，他的兒子开着么？”

“不是，開的是伊凡諾夫，但是還用着老名字呵。他的兒子也死掉了。”

我跟在鄉下人的後面走，而且想。市鎮呵，你也還完全的活着么？也許還剩下一條狗之類罷？

“先生是从那里下来的？”

“我么？……我是旅客……从彼得堡来的。”

“如果是游覽，先生那里不是好得多么？或者是有些买卖的事情罢？”

“沒有。”

“不錯，講起买卖来，这里只有粉，先生是不見得做那样的生理的。那么，該是，有什么公事罢？”

“也不，单是来看看的。我先前在这里居住过。忽然想起来，要到这里来看看了。……”

“那么，不認識了罢。有了火灾，先前的物事也剩得不多了。”

我們在街上走。我热心的搜尋着熟識的地方。街道都改了新样了。新的人羣并不欣然的迎迓我。

“这条街叫什么名字呢？”

“就叫息木毕尔斯克。”

“息木毕尔斯克！阿阿，真的么？”

“真的。”

在息木毕尔斯克街上，就有祭司长的住家。而且在祭司长这里，說是亲戚，住着一个年青的姑娘。伊名叫賽先加，极簡單的一篇小传奇閃出眼前来了。带着釣魚器具和茶炊的一队嚷嚷的人們，都向水車場这方面去……激在石質的河床上，潺湲作声的小河里，很有許多的鰭魚。紅帕子裹了黄金色的头发，手里捏着釣竿，两脚隱現在草丛中的賽先加的模样，唉唉，真是怎样的美丽呵！我們屹然的

坐着，看着浮标。我們这样的等人来通报，說是“茶已經煮好了”。

这时的茶炊很不肯沸。那茶炊是用了杉球生着火的。我和賽先加早就生起茶炊来。賽先加怕虫，我給伊将虫穿在魚鉤上。唉唉，伊怎样的美丽呵，那賽先加是！……

“又吃去了，……給我再穿上一个新的罢！”

“阿阿，可以，可以。”

我走过去，从背后給伊去穿虫。但是可恶的虫，一直一弯的扭，非常之不听话。賽先加迴轉头来，擡起眼睛从下面看着我。

“快一点罢！”

“这畜生很不肯穿上去呢！”

我坐在伊身边，从旁看着伊的脸，而且想，——

“我此刻倘給伊一个接吻，不知道怎样？……”

我們的眼光相遇了。伊大約猜着了我的罪孽的思想，两颊紅起来。而我也一样。不多久，我穿好了虫，然而不再到自己的釣竿那里去了。我坐在賽先加的近旁，呼吸吹在伊頸頸上。

“那边去罢。你的浮标动着呢。”

“我不去，……去不成！……”

“为什么？”

“不，离开你的身边，是不能的。……”

默着。垂了头默着。不再說到那边去了。

“亚历山特拉·維克德罗夫那！”

“什么？”

“我在想些什么事，你猜一猜。……”

“我不是妖仙呵。你在怎么想，誰也不会知道的！”

“如果你知道了我在怎样想，一定更生气罢。……”

“人家心里想着的事，誰能禁止他呢。……”

“知道我在想着的事么？”

“不知道，什么事？”

“你会生气罢。……”

“請，說出来。……”

“你可曾恋过誰沒有？”

“不，不知道。”

“那么，現在呢？”

“一样的事。”

伊牡丹一般通紅了。

“那么，我却……”

“說罢！”

“我却爱的……”

“爱誰呢？”

“猜一猜看！”

“不知道呵，……”

伊的脸越加通紅，低下头去了。我躺在賽先加很近旁的草上。伊并不向后退。嚼着随手拉来的草，我被那想和賽先加接吻这一个不能制御的心願，不断的煩惱着了。

我吐一口气。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自己判断看。……”

伊的脸又通红了。不管他事情会怎样，……我站起来，弯了身子，和赛先加竟接吻。伊用两手按了脸，没有声张。我再接吻一回，静静的问道：

“Yes呢，还是No呢？”

“Yes！”赛先加才能听到的低声说。

“拿开手去！……看我这边！……”

“不。”

伊还是先前一样的不动弹，……我坐在伊旁边，将头枕在伊膝上。伊的手静静的落在我的头发上了，爱怜的抚摩着。……

“茶炊已经沸了！”

赛先加忽然被叫醒了似的。伊跳起来，径向水车场这方面走。到那里我们又相会，一同喝着茶。但没有互相看；两人也都怕互相看。傍晚回到市上，告别在祭司长的门前，赛先加跨下马车的时候，我才一看伊的脸。伊露着惘惘的不安的神情；伊向我伸出手来，那手发着抖。而且对于我的握手的回答，只是仅能觉得罢了。此后我每日里，渴望着和赛先加的相见，常走过祭司长的住宅的近旁。而且每日每日的，我的爱伊之情，只是热烈起来，然而伊象是沈在水里一般的没有消息了。不多久，我便知道那天的第二日，赛先加便往辛毕尔斯克去。因为得了电报，说伊的父亲亡故了。……

我此后沒有再見賽先加。伊現在那里呢？伊一定嫁了祭司，現正做着祭司夫人罷，……伊不是也已經上了四十岁么？……

“記得有一个叫尼古拉的祭司长，还在么？”

“死掉了。”

“那么，他的住宅呢？”

“烧掉了。你看，那住宅本来在这里，……在那造了专卖局的地方。……”

房屋新了，但大門是石造的，还依旧。我一望那門，仿佛从那門里面，便是現在也要走出年青的美丽的賽先加来，头上裹着紅帕子——到水車場去的时候这模样——紅了臉說：

“你还記得我們在水車場捉鱈魚时的事么？”

专卖局里走出一个乡下人来，在門口站住了，拿酒瓶打在石柱上，要碰落門口的封蜡。……

“懂什么？……这不是你这样胡鬧的地方。……”

“和你有什么相干呢？”

誠然，……二十年前，那賽先加曾經站在这里的事，正不必对这些乡下人說。唉唉，賽先加和我的关系，于他有什么相干呢！

然而教堂也依旧。这周围环繞着繁茂的白楊，那树上有白嘴鳥做着窠，一种喧鬧的叫声，响彻了全市鎮，簡直是市場的商女似的。我只是想，鎮不住伤感的神魂，彻宵祭的鐘发响了。明天是日曜。也仍然是照旧的鐘，照旧的喧

动开去，使人的灵魂上，兴起了逝者不归的哀感，想起那人生实短，万事都在他掌握之中的事来，……而且，又記起了为賽看賽先加，去赴教堂的事来了，……那时候，鐘也是这样响。然而那时候，还未曾看見人生的收場。而且那音响也完全是另外的。

“呵，到了。……”

孤单的在屋子里。死一般寂靜而且闐然。时鐘在昏暗的迴廊下懶懶的报时刻。在水車場和賽先加接吻那時候的事，逃得更辽远了。很无聊。窗外望見餐厅的了台，什么都依旧；連油漆也仍然是黄色，象先前一般。这一定是沒有烧掉罢。这是烧不掉的。

“請进来！”

“对不起，要看一看先生的住居証書呢。”

“阿阿，証書！……这是无限期的旅行护照。無論到什么时候，可以沒有期限的居住下去的。”

“我們这里，現在是非常严紧了。”

“連这里也这么严紧么？”

“对啦。有了革命以后，不帶护照的就不能收留了。”

“那么，連此地也起了这样的革命么？”

掌柜的微微的一笑，招了不高兴似的說——

“那自然是有的！真的革命，什么都定規的做了。……”

“这个，那你說的定規，是怎样的事呢。”

“这就是，照通常一样，……監察官杀掉了，大軍拿着紅旗走，可薩克兵也到了的。……”

他傲然的說，一面裝手勢。

“可薩克來了，……那麼，你們吃打沒有呢？”

“吃打呵，那是打得真凶！”

他仍舊傲然的，很滿足似的說。

“近來呢？”

“現在是平靜了。這一任的厅长很嚴緊，是一個好厅长。”

“那麼，前任呢？”

“前任的送到審判厅里去了。”

“何以？”

“他跟在紅旗後面走啦。……”

全不懂是怎么回事。我搖手。掌櫃的出去了。我暫時坐在窗前，於是走到街上去。這裡有一道架在滿生着蕁麻的谷上的橋梁。那谷底里，蜿蜒着碧綠的小河。那河是稱為勃里斯加的。谷的那一岸的山上，就該有我們住過的房屋了。單是去看也可怕，怕心臟便立刻會抽緊罷。我在橋上站住了。連呼吸也潮濕。從橋的圓干里，去窺探那谷中。這便是我的兄弟和蕁麻打仗的處所。他用木刀劈蕁麻，一個眼光俊利的，瘦削的神經質的男孩子，立時浮到我的記憶上來了。

“摩閣！你在那裡做什麼？”

“打仗。……”

“用膳了，來罷！”

“不行，追趕了敵人之後，會來的！”



这全如昨日的事。现在这少年在那里呢？在这谷里，和荨麻曾作拟战游戏的那少年，难道便是被杀在跋凡戈夫附近的那座棚么？我不信。我吐一口气，低了头前进了。我攀上山，幸而一切都还在。火灾和革命，全没有触着这在我的回忆上极其贵重的地方。看呵，那边是墙！阿阿，连翘又怎样的繁茂呵，连窗门都看不见了。有谁在那里弹钢琴。我站在对面，侧耳的听。是旧的破掉的钢琴。我家也曾有这样的一个的。我仿佛回到青年的时代去，觉得那是母亲弹着钢琴了。我想着昨天在水车场接吻的赛先加的事。弹的是什么呢？阿阿，是了，是先前自己也曾知道的曲调。而且还吹来了那时的风。那是什么曲调呢？阿阿，是了，那是“处女之祈祷”呵！正是！正是……合了眼倾听着。将我和青年时代隔开了的二十年的岁月，渐渐的消失了。似乎我还是大学生，因为暑假回到家里来，团圆的很热闹，在院子里喝了許多果酱的茶。父亲衔着烟卷，坐在已经冷熄了的茶炊旁边看日报。母亲是在弹钢琴。我的竞争者，那神学科的大学生，也恋着赛先加的戈雅扶令斯奇来邀我游泳伏尔伽河去。他也想娶赛先加，常常准备着求婚。他和我来商量；他不信自己的趣味。我们在游泳时候，是专谈些赛先加的事的。他脱下一只长靴来，敲着靴底说：

“结婚的事，可不比买一双靴呵。”

“的确！”

“那么，你以为怎样？……你看来怎样？”

“对誰？”

“阿阿，賽先加呀！”

“我也沒有別的意見在这里。”

“倘教我說，那是美人！什么都供献伊也还嫌少。就在目下开口呢，还等到毕业呢，那一边好，我自也决不定。但怕被別人搶去呵。因为伊是一个非常的美人。……”

他又脫下那一只长靴来，拋在旁边說：

“决定了。明天便求婚。……”

說着，他便从筏子上倒跳在河水里。

他今天也未去游泳，而且說賽先加的事。他竟絕不疑心，昨天在水車場上，他的賽先加已經失掉，不会回来的了。

“喂，游泳去罢！”

“求了婚沒有？”

“不，還沒有。也不是定要这样急急的事。”

“不行的。你以为伊爱你么？”

“伊？”

戈雅扶令斯奇气壮的点头；眨眼，叩我的肩头。

“那裏的賽先加已經是我的了！”

我覺得可笑，也以为可憎。第一，是太唐突了賽先加了。我几乎想将昨天我們已經接了吻，以及賽先加对我說了 Yes 的事說給他。

“你去罢！我不想去游泳。还有賽先加的事，你好好的办，不要过于失敗罢。你已經很自負着！……然而……”

“你說什麼？”

“阿，還是看着罷。”

“看着什麼，倘我得了許可，怎麼樣？”

“胡說！賽先加已經許了我了。……”

“阿阿，這真是干了驚人的事！……”

“走罷！不走，我就會打你的臉呢！”

“阿阿！……這可是不得了！……”

那戈雅扶令斯奇現在那里呢？一定和賽先加結了婚，做到祭司長了罷。而且伊已經告訴了他水車場的事罷？

鋼琴停止了。我也定了神。我又想走進這家里去，一看那里面變換到怎樣的情狀。誰住在這家里，誰彈着鋼琴，而且食堂和客廳和書室又成了什麼模樣了？倘我走進去說，——

“請你給我看一看這家里，我是年青時候住在這裡的人。現在禁不住要一看這家，回到自己的少年時代去。”這却又甚不相宜似的。

我心里很遲疑；幾次走過這家的門前，進了小路，從籬間去望院落。我在这院落里，曾經就樹上吃過堅硬的多汁的果實。母親煮果醬，將泡沫分給兄弟們的，也就在這地方。在這裡，很有許多隱在蓬翹和木莓的叢莽之中的僻靜的處所。我常在這里面，看那心愛的書信，而且想得出了神。

“故國呵！我為了你的幸福，奉獻了我的生命罷。”

現在仿佛覺得那時的我，是這樣一個渺小的無聊的

人。唉唉，生命也就流去了，而你却依然如很远的往昔一般，还是一个渺小的无力的人物。而且你比先前更渺小更无力了。因为你在如今，对于自己的力，已没有先前那样的确信，并且在将来能够目视那幸福的自己的祖国的一种希望，也已消亡了，……记起了谈到革命的旅館掌柜来，……于是也想到了跟在紅旗后面走的那厅长。……

“可怜的厅长呵！你是沒有料到一切事全会这样悲哀的收場的。我也一样，厅长呵，也想不到那一件事竟如此，……所以我和你，現在都到了这样的境地了，你去听审判，我受着警察的看守。……”

我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抱了忧郁和頹唐，回到旅館里。掌柜的端进茶炊来。不多时，他出去了。关上房門之后，他在那里悄悄的窺探情形，側着耳朵听。……

“什么都照旧！只有我不照旧了，……我已經不相信传单，手上也不再染那胶版的蓝墨。……喂，掌柜的，你大可以不必如此了。你疑心我到这省里来，还要再行革命么？……这省里現在是有着非常严紧的厅长的了。”

又是照样的事。大清早，警兵送了——本日前赴警厅——的传票来。

“唉唉，这种传票。我已經厌倦了。然而总比他們到我这里来好。到警察厅去罢，而且会一会那严紧的厅长罢。”

我到了警察厅，引向副厅长的屋里去。我装了和心思相反的不高兴的脸，进去了。

“請，請坐。特地邀了过来，很抱歉。就是想一問，

为了什么目的，到这省里来。……”

“并没有目的。单是想到了，所以来的。只要目所能见的随便什么地方，莫非我没有自由行走的权利的么？”

“是呵，不错的。……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呢？”

“我倒还没有打算到这一件事。”

“过于好事似的，很失礼，请问你，……你不是著作家么？”

“是著作家。不幸而是一箇著作家。……”

“大家见了面，实在很愉快。”

“当真愉快么？”

副厅长惶惑了。

“我本来也是大学生。我和你同在大学里。我在三年级的时候，你已经毕业了。”

“阿阿，原来！”

“是的。吸烟卷么？我也在闹事的一伙里，……就是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大概还记得的罢，我的姓是奔纯斯奇呵！”

“奔纯斯奇么？这有些记得似的。……”

“是的！那时候，我不是打了干事的嘴巴么！”

“那是你么？”

“对了，……那是我！的确是我！”

“你就是！实在认不出了。……”

副厅长惘然的要使我确信他在闹事的那时候，打了干事的嘴巴，而且将现在做着警官的事，完全忘却了。他愈

加活泼起来，詳詳細細的講鬧事。他臉上已沒有近似警官的痕迹，全都变掉了。大学的鬧事，在他一定算是最貴重的回忆罢。……我抱着不能隱藏的好奇心对他看，而且想。你怎么不被警署的看守，却入了警官的一伙呢？他似乎也明白了我的意思了。

“請你不要这样的看我，我只是穿着警官的制服呵。但是这样的东西是无聊的，随便他就是……”

于是他又講起鬧事的事来。有着狗一般的追躡的臉的一个人来窺探了。一定是書記罢。副厅长皺了眉，怒吼說，——

“沒有許可，不要进我的屋里来。我忙得很。”

書記縮回去了。

“唉唉，我們那时候，各样的人都有呵。……”副厅长突然的說。而且他昂奋了似的，在屋子里往来的走。

“唉唉，你实在撕碎了我的心了。……还記得烏略諾夫么？那受了死刑的！我和这人是同級。……”

“总之，为了什么，你叫書到警察厅来的呢，可以告訴我么？”

“阿阿，就为此，……記起了年青时候的，大学生时候的事来，不知道你已经怎么模样，就想和你見一面，……因为我是在大学时代就知道你的，因此……”

“因为要略表敬意罢！”

“你生了气么？請你大加原諒罢！一想到我們的大鬧的事，便禁不住，……况且我也看着你的著作，所以想和

你見見了。”

他忽而沉默了。而且他向着窗門，不動的站着，我站起來咳嗽了，……他迅速的向我這邊看。他的臉很惘然，而唇邊漏着抱歉的微笑。

“我也不能再攀留你了。”他溫和的說，微微的嘆息，略再一想，伸出手來。

“那麼，願上帝賜你幸福！……大概未必再能見面罷，倘若……”

“倘若不再傳到警廳里？”

他失笑了。他於是含着抱歉的微笑說，——

“我們的生命實在短，什麼都和自己一同過去了。”

我出了警察廳。而且許多時，我不能貫穿起自己的思想來。為要防止和撲滅那一切無秩序而設的警官，却回想起自己所做的無秩序的事來以為痛快，而且仿佛淹在水里的人想要抓住草梗似的，很寶貴的保存着這記憶，這委實是不可解的事。或者也如我一樣，因為他也已經白髮滿頭，在人生的長途上，早已失掉了生命之花的緣故罷？

## 幸 福

俄国 阿尔志跋绥夫

自从妓女赛式加霍掉了鼻子，伊的标致的頑皮的臉正象一个腐烂的貝壳以来，伊的生命的一切，凡有伊自己能称为生命的，統統失掉了。

留在伊这里的，只是一种异样的討厭的生存，白天并不給伊光明，变了无穷无尽的夜，夜又变作无穷无尽的苦悶的白天。

餓与冻磨灭伊的羸弱的身体，这上面只还挂着两个打皺的乳房与骨出的手脚，仿佛一匹半死的畜生。伊不得不从大街移到偏僻的地方，而且做起手，将自己献与最醜陋最惹厌的男人了。

一晚上，是下霜的月夜，伊来到一条新街，是秋末才造好的。这街在鉄路后面，已經是市的尽头，一直通到遍地窟窿的荒凉的所在，在这里几乎沒有人家。这地方絕无声响。街灯的列，混着平等靜肃的落在死一般的建筑物上的月光，只是微微的发亮。

黑影，那从地洞里爬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橫在地上，还有电报柱，由电綫連結着，白白的蒙了霜，月神一般閃



燦。空氣是乾燥的，但因為嚴霜，刺得人皮膚燒熱。

這宛然是，在這寒冷之下，全世界都已凝結，而且身上的各圓部都用着燒紅的鐵刺穿。於是身體碎了，皮膚的小片，全從身上離開。從口中呼出的氣，象一片雲，略略升作青色的亮光，便又凝凍了隱去。

賽式加已經第五日沒有生意了。在這以前，伊就被人從伊的舊寓里打出，並且扣下了伊的最末的好看的腰帶。

緩緩的怯怯的動着伊瘦小低彎的形体，在空虛的月下的路邊；伊很覺得，仿佛伊在全世界上已經成了孤身，而且早不能通過這荒涼的境地了。伊的腳凍得一刻一刻的加凶，在索索作響的雪上，每一步都引起伊痛楚，似乎露出了鮮血淋漓的骨路在石頭上行走似的。

走到這慘淡的區處中間，賽式加才悟到了伊的沒意義的生存的恐怖，伊於是哭了。眼淚從伊的發紅的冷定的眼睛里迸出，凝結在暗的爛洞裏面，就是以前安着伊的鼻子的地方。沒有人看見這眼淚，月亮也同先前一樣在大野上亮晶晶的浮着，散布出一樣的明朝的青色的光輝。

沒有人到來。說不出的感情，在伊只是增高增強起來，而且已經達到了這境界，就是以為人們際此，便要陷入野獸的絕望，用了急迫的聲音，狂叫起來。叫徹全原野，叫徹全世界。然而人是默着，只是癱瘓的咬緊了牙關。

賽式加祈禱說：“我願意死，只是死，”但伊忽又沈默了。

這時候，在白色的路上，忽地現出一個男人的黑魃魃

的形象，很快的近前，不久便听到雪野踏实的声音，也看见月亮照在他羔皮领上发闪。

赛式加知道，那是在道路尽头的工厂里的一个仆人。

伊在路旁站定，等候着他，用麻木的手交换的拽着袖口，将头埋在肩膀中间，脚是一上一下的顿着。伊的嘴唇似乎是橡皮做的了，只能牵扯的钝滞的动。伊很怕，怕要说不出一句话来。

“大爷~~~~①，”伊才能听到的低声说。

走来的人路略转过脸来，便又决然的赶快走了。赛式加奋起绝望的勇气，直向前奔，伊跟住他走，一面逼出不自然的亲热的声音劝他说：

“大爷~~~~……你同来，……真的。……好罢，就去……我们去罢。我给你看一件东西，会笑断你的肚肠的。……好，我们去。……总之，一定，我什么都做给你看，……我们去罢，爱的人。……”

过客仍旧只是走，对伊并不给一点什么注意。在他板着的脸上圆睁着眼睛，很不生动，似乎是玻璃做的。

赛式加从他的前面跳到后面，又紧缩了双肩，声音里是钝滞的呻吟，而且冷得只是喘气：

“你不要单看这，大爷~~~~，我现在这样了，……我的身子是乾淨的。……我的住家并不远；我们去罢。……怎？……”

---

① Kava-jier 本是 Kavalier，因为冷了，发不出 l 的音。~~~~~ 是声音的引长。

月亮高高的站在平野上，賽式加的聲音在霧氣的月光中異樣的微弱的響。

“好，我們去罷，”賽式加喘息着又踢絆着說，但還是用了跳步在他前面走。“好，你不願意，……那就求你給兩個格利威涅克<sup>①</sup>就是了。买点面——包，我整一日還沒有吃呢。……你給罷。……好，一個格利威涅克，大爺——……愛的人。……”

他們來到一處極冷靜的地方的時候，那過客默默的和伊走近了。他的異樣的玻璃似的眼睛還是毫無生氣的睜在月光里。

“好，你就只給一個格利威涅克，……我的好大爺——……這在你算什麼呢。”

一個最末的絕望的思想，忽然在伊的腦里想到了。

“我做，什麼你樂意的。……真的，……我給你看這麼一件東西，……我是會想法兒的。……你願意，我揭起衣服來，……便坐在雪里；……我坐五分鐘，……你可以自己瞧着表，……真的，……我只要十戈貝克就坐了。……你真會好笑哩，大爺——”

這過客站住了，他的玻璃樣的眼睛也因為一種感覺而生動起來，他用了短的斷斷的聲音笑了。

賽式加正對他站着，冷得發抖，伊的眼睛緊緊的釘住他手上或臉上，竭力的陪笑。

---

<sup>①</sup> Griwenik 是十戈貝克幣的通稱，一戈貝克值中國十文。

“但你可願意，我却給五卢布，不是十戈貝克么？”过客四顧着說。

賽式加冷得发抖；不信他，也不開口。

“你……听着，……脫光了衣服站在这里。我打你十下。——每一下半卢布，你願意么？”

他不出聲的笑而且发抖。

“这冷呢，”賽式加哀訴似的說，驚訝和餓極和疑惑的恐怖，也神經的痙攣的穿透了伊的全身。

“这算什么，……你因此就賺到五卢布，就因为冷。”

“这也很痛罷，你的打，”賽式加含含糊糊的并且十分苦恼的吞吐着說。

“唔，什么，什么——痛？你只要熬着，你就賺到五卢布。”

这过客往前走去了。

賽式加愈抖愈厉害：

“你……那就給五戈貝克罷。……”

这过客往前走去了。

賽式加攔住他的手，但他掙上来便要打，而且忽然大怒起来，吓得伊倒蹣。

这过客已經走远了兩三步了。

賽式加哀訴的叫道，“大爷~~~~~大爷~~~~~这就是了，大爷~~~~。”

那人站住了，回过身来。

他从齿縫里嚙嚙的說道，“唔。”

賽式加迷迷惑惑的站着。于是伊慢慢的解了身上的結束。伊的冻着的手指，在伊仿佛是別人的了，而且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緣故，伊的眼光总不能离开了那玻璃似的眼睛。

“喂，你……赶快，……有人会来，……”过客从齿縫里不耐煩的說。

寒气四面八方的包围了賽式加的裸体。伊的呼吸要堵住了，似乎有燒得通紅的铁忽然粘着了伊的全身，冰冻的皮肤，都剥裂下来了。

“你快打罢，”賽式加喃喃的說，便自己轉过背来向着男人，伊的牙齿格格的厮打。

伊一絲不挂的站在他面前，这精赤的小小的身体，在月光寒气和夜里的大野中間，皎洁的雪上，显得非常别致。

“喂，”他鳴动着喉嚨喘吁吁的說，“瞧这……要是你能熬，……在这里，五卢布；……要是不能，你叫了，那就到鬼里去！……”

“是了，……你打。……”伊的凄坏的嘴唇喃喃的說，伊全身因为寒冷，都蜷縮起来了。

过客走到身旁便打，突然間举起他細的手杖，使了全力，落在賽式加的瘦削伶仃的脊梁上。刀割似的創伤从伊身上直鑽到脑子里。伊的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成了怕人的痛楚的感觉，合奏着奔流。

“阿，”賽式加的嘴唇里迸出一个短的惊怖的声音来。

伊前走了两三步，用伊的两手痠痛的去按那遭打的处所。

“拿开手，……拿开手！……”他跟在伊后面，喘吁吁的叫喊說。

賽式加抽回膊肘，第二下便忽然的又将一样的难当的痛楚烙着伊了。伊呻吟倒地，两手支撑着。正倒下去时，又在伊裸体上，加上了白热的刀刺似的打扑。伊的裸露的肚子便匍在地面，并且几乎失了知觉的咬着积雪。

“九，”有鈍滯的喉鳴的声音計着数；同时在伊的身体上又飞过了新的閃电，发出一个新的湿的响声。有东西迸裂了，象是冰冻的蕪菁，于是鮮血噴在雪上。賽式加輾轉着象一条蛇，翻过脊梁去，积雪都染了血；伊的洼下的肚皮，在月光底下发亮。正在这一刻，又打着伊左边的胸脯，嘖的破了。

“十，”有人在远地里叫。于是賽式加失了神。

但伊又即刻苏醒过来了。

“喂，起来，你这死尸，拿去，”一个急躁不过的声音叫喊說，“我去了，……唔？”

裸体的賽式加将发抖的手痠痛的爬着地面，踉踉跄跄的想站起身，鮮血順了伊的身子往下滴。伊已經不很觉得寒冷，只在伊所有的肢节里，都有一种未尝经历过的衰弱，不快，苦悶的顫抖，和拉开。

伊惘惘的匍着打过的湿的处所，去穿伊的衣裳。待到伊穿上那冰着的襤褸衣服，很費却許多工夫；伊在月光皎洁的大原野上靜靜的蠢动。

当过客的黑影已经消灭，伊穿好了衣裳之后，伊才摊开伊握着拳头的手来。在血汗的手掌上，金圆象火花一般灿烂。

——五个，伊想，伊便抱了大的轻松的欢喜的感情了。伊迈开发抖的腿向市上走去，金圆在捏紧的手中。衣服擦着伊身体，给伊非常的痛楚。但伊并不理会这件事。伊的全存在已经充满了幸福的感情，……吃，暖，安心和烧酒。不一刻，伊早忘却，伊方才被人毒打了。

——现在好了，不这么冷了——伊喜孜孜的想，向狭路转过弯去，在那里是夜茶馆的明灯，忽然在伊面前辉煌起来了。

阿尔志跋绥夫 (Mikhail Artsybashev) 的履历，有一篇自叙传说得很简明：

“一八七八年生。生地不知道。进爱孚托尔斯克中学校，升到五年级，全不知道在那里教些甚么事。决计要做美术家，进哈尔科夫绘画学校去了。在那地方学了一整年缺一礼拜，便到彼得堡，头两年是做地方事务官的书记。动笔是十六岁的时候，登在乡下的日报上。要说出日报的名目来，却有些惭愧。开首的著作是 V Sljozh，载在 Ruskoje Bagastvo 里。此后做小说直到现在。”

阿尔志跋绥夫虽然没有托尔斯泰 (Tolstoi) 和戈里奇 (Gorkij) 这样伟大，然而却是俄国新兴文学的典型的

代表作家的一人；他的著作，自然不过寫實派，但表現的深刻，到他却算達了極致。使他出名的小說是《蘭兌的死》(Smert Lande)，使他更出名而得種種攻難的小說是《沙寧》(Sanin)。

阿爾志跋綏夫的著作是灰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帶着肉的气息。但我們要知道，他只是如實描出，雖然不免主觀，却並非主張和煽動；他的作风，也並非因為“寫實主義大盛之後，進為唯我，”却只是時代的肖像；我們不要忘記他是描寫現代生活的作家。對於他的《沙寧》的攻難，他寄給比拉爾特的信里，以比先前都介涅夫(Turgenev)的《父與子》，我以為不錯的。攻難者這一流人，滿口是玄想和神闕，高雅固然高雅了，但現實尚且茫然，還說什麼玄想和神闕呢？

阿爾志跋綏夫的本領尤在小品；這一篇也便是出色的純藝術品，毫不多費筆墨，而將“愛憎不相離，不但不離而且相爭的無意識的本能”，渾然寫出，可惜我的譯筆不能傳達罷了。

這一篇，寫雪地上淪落的妓女和色情狂的僕人，幾乎美丑混絕，如看羅丹(Rodin)的雕刻；便以事實而論，也描盡了“不惟所謂幸福者終生胡鬧，便是不幸者們，也在別一方面各糟蹋他們自己的生涯”。套式加標致時候，以肉體供人的娛樂，及至爛了鼻子，只能而且還要以肉體供人殘酷的娛樂，而且路人也並非幸福者，別有將他作為娛樂的資料的人。凡有太飽的



以及餓過的人們，自己一想，至少在精神上，曾否因为生存而取过这类的娱乐与娱乐过路人，只要脑子清楚的，一定会觉得战栗！

現在有几位批評家很說寫實主義可厭了，不厭事實而厭寫出，實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人們每因为偶然見“夜茶館的明灯在面前輝煌”便忘却了雪地上的毒打，这也正是使有血的文人趨向厭世的主我的一种原因。

一九二〇年十月三十日記。

## 医 生

俄国 阿尔志跋綏夫

### 一

和一个沈默寡言的巡警做了伴，医生跨过了潮湿的边路，穿着空虚的街道走。他的高大的模样在这边路上，仿佛反映在破碎的昏暗的镜里一般。围墙后摇着干枯的树枝；大风一阵一阵的吹，冲着铁的屋山，而且将冷的水滴掷到人脸上。倘使他的怒吼停顿下来，那就暂时的寂靜了，人便从远处听得隱隱的，然而十分清楚，忽而单响，忽而連发的枪声。在南边大教堂的黑影后面，交互的起伏着一道微弱的紅色，从下面照着垂下的云；那云在微弱的光綫中，宛然是一条大蟒的紅灰色的蜿蜒的身体。

“在那里放枪呢？”医生探問說，两手深藏在袖子里，又看着自己的脚。

“这我不能知道，”巡警回答說，但医生在他音調上，就覺察出他是知道的，只是不願意說。

“在坡陀耳么？”医生固执的問，其时他已經很嫌惡，几乎下頰要生痛了。

“那地方，我不知道，”巡警用了一样的声音答話。“我

們該加快了。先生。……”

“这被詛咒的蠢物！”医生一面想，一面咬了牙，赶快地走。

风还是一陣一陣的吹；在間断时，还只是听得这一样的远的隱隱的射击。

“但是誰将警厅长<sup>①</sup>打伤了？”医生一面生病似的仔細听着射击，并且追問說。

“被犹太人，大約是那里面的誰，……”巡警用了照样的毫无区别的声音回答；这神情，似乎無論誰伤了誰或者杀了誰，都于他全不相干，而且其时只是固执的想着一件全屬於个人的事务。

“用了什么？”

“用一柄手枪……放了，据说，于是伤了他。”

“这为什么呢？”

“这我不能知道。”

在这单调的簡短的回答里藏着些东西，就是各样詳細的探問，請求，激昂，全都无用的事。

医生的胸脯里，沈重的不平只是升騰上来，几乎塞住了喉嚨。他自己內中推定，那警厅长是被犹太人自卫团<sup>②</sup>的一个团员打伤的，据医生所知道，那哥薩克兵，曾奉了他的命令，射击过他們。

---

① 一省中的最高警察官。

② 当虐杀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民自己組織了一个武装的保护机关，名自卫团。

他眼前浮出一幅图象来，是一群不整齐的人堆，都是沒有好兵器的惊跳起来的气厥的人們，被他們的狂怒的激昂和他們的同情所驅使，奔向市区里去，那地方是在野蛮的非人类的咆哮里，捣毁房屋，撕裂可怜的破衣，弄在污秽里，而且在羈望的恐怖中已經发了狂的人，正受着屠戮。他們闖过去，拿着不完全的兵器，凌乱的去突击那凶徒队，于是整齐的毫不寬容的一齐射击，便径射这人堆；在汙秽的街道上面撒滿了他們的死尸。医生在自己面前看得这图象非常分明，便这样反对起来，至于他以为最好是即时回去，并且对这巡警粗魯的說：

“哪，听他象一条獅子似的倒毙去！……生来是一条狗子便該狗子似的死！”但他又自己制住了。

“我沒有这样做的道理……我是医生，不是法官！”

这根据在他已經觉得不可动摇。他却又从别的思路，增加上去想：

“况且……倒在地上的人，不要去打他！”

这感想，是自己也以为含糊，同时又不願意来承認的感想，激动而且苦恼他。这內心的战争和在光滑的路角上被风的吹着，使他很不容易向前进。

巡警在后面不停的走，而在医生，对于这烏黑的单調的形相的跟随，漸漸耐煩不得了。一种苦恼的冤屈的感情，仿佛无端被人叱責似的，紧紧的釘住了他。

“我想，人可以給我送一匹馬來！”他的声音生病似的发着抖；他对于他这无謂的抗議，自己也覺得奇異。

“馬是都在路上了。在全市里尋醫生，我本想給先生叫一輛馬車，然而他們，這鬼，全都藏起來了。”巡警用了較為活潑的仔細想過的音調說。

“還是趕快罷，先生！……”

## 二

警廳長的住宅面前站着許多巡警和兩個騎馬的哥薩克，鞍上橫着槍。那馬時時搖頭，風將他的尾巴向着一旁吹拂。哥薩克人全不動，似乎他並非活人，却是那馬的沒有靈魂的附加物；……如果馬匹走到街心，也仿佛是，只是他自己的意思，將騎者從這地方駝到別的地方去。巡警們默默的看着走來的醫生，又默默的讓給他路，灰色外套的沃珂羅陀契尼<sup>①</sup>恭恭敬敬的舉手到帽檐。

“你得到了？……一個醫士？……”他問。

“是的，醫士！”巡警得勝似的回答，往前走去，開了通到樓梯的門。

“請，先生！……”

通到前房的門是開着的，……這地方頗暗，但鄰室却點着一盞燈，那光斜射到前房的地上，走出一個胖的區官<sup>②</sup>來；門口還現出許多別的警官和一個漂亮的憲兵官。

“一個醫士？”區官一樣的明晰的問。“得到了么？”

“得到了！”那跑在前面的，灰色外套的沃珂羅陀契尼開

---

① Okolodotshnij是最下級的警官。

② 一個警區的主任。

了門才回答說。

医生不說話，勉强着态度，抱了屈辱的感想，似乎他意外的撞在不愉快的案件中間，不知道如何才能逃脫，他摸弄了許多时的領襟，脫去外套和橡皮鞋，于是又除下眼鏡来，用手帕比平常格外长久的摩挲。

这瞬間他忽然想起了，怎样的当他还在学生时候，为着一件要事必須往一家人家去，而先前不久却因了誤会被入从这里逐出的，而且那羞辱的感情怎样厉害的迫压于他，至使他肢节的每一运动都造成近乎天然的痛楚。这时他无端的咳嗽，皺了眉心，从眼鏡边下放出眼光来，拙笨的踏着地板，走进那明亮的屋里去。

“病人在那里？”他煩惱的問，并不看人；他又努了力，不去注意那些正向他的专等的許多脸。他只看見，宪兵官便正是那一个，是近时来搜查过他的住所的。

“即刻，先生，……請这边，这边，……”区官急口的說，指着路。

迎面忽忽的走出一个苗条的女人，衣裳纏着伊的脚。伊长着漆黑的，哭过的因此显得非常之大的眼睛；伊的柔軟的頸頸全伸在衣領的花边纏条的外面。伊是这样美，至于連医生也吃惊的看了。

“柏拉通·密哈罗微支，医士么？”伊問，用了枯燥的，因为激动而迸散了的聲音。

“医士，医士，安瑪·华希理夫那，……那就，你放心吧，……現在一切都就好了。……現在——我們就使

他站起来！……”区官急口的說，显出莽撞，男子常常对着标致的女人說的，不应有的家庭的亲切来。

伊抓住医生的两手，紧紧的一握，軟軟的，并且說，其时伊大开的两眼正看着他的脸：“体上帝的意志，先生，請你帮助，……你这边来，赶快，……如果你看見他怎样的苦恼！……我的上帝呵，他們将他……打在……肚里了，……先生！”

于是伊欷歔起来，用伊的柔軀的两手掩了脸，也如伊的胸脯一般，在又白又軟的花边鑲条下，露出嫩玫瑰的顏色来。

“安瑪·华希理夫那，你不要这么急！現在，怎样了？”那胖区官擡起了短的两手。

“你鎮靜点，善的太太，……这即刻……”医生也喃喃的說，同情使他軟和了声音。但当說話时，他的眼光落在伊手上；他就記得了，今日一个相識的人怎样对他說：凶徒們撕开了怀孕的犹太女人的肚皮，塞进床垫的翎毛去。

“你为什么不另請一个別人呢？”他很含混的問，還有擡起眼来。

伊詫异的圓睜了眼睛。

“上帝呵，我們請誰去呢？合市里只有你是唯一的俄国的医生，……却不能去請犹太人，……他們現在对他都怀恨，……先生！……”

区官走近一些了；医生懂得这举动。他滿抱着嫌疑一

警周围，却又制住了自己；只是紅了脸，而且憤憤的一映他近視的眼睛。

“唔，好，那就……病人在那里？”

“这边，这边，先生！……”伊慌忙大声說，提起衣裳，赶快的往前走。

“大約你要人帮忙，……”区官急口說。

“我用不着人！”医生截断了話，自己得意着趁这机会的撒些野，跟了警厅长的妻走去了。

他們忽忽的經過了两間昏暗的房屋，大約是食堂和客厅；因为医生以为在昏黃中，看出一张白的桌上摆着还未撤去的茶炊，图画，一张翼翠，虽然漆黑，却在暗地里发光，以及一面鏡。两脚互換的踏着坚硬的研蜡的地板，和柔軟的毛毡；一切东西上都带着不可捉摸的奢华的气味。医生因此又覺得非常苦悶起来，仿佛有一件不愉快的可耻的事的纏繞，使他自己堕落了。

在一个門后面响着在医生是听慣的，單調的，垂死的人的断續的呻吟，这音响却使他輕松了；他立刻明白，他什么应当做，和什么是攔下不得的了。这时他已經自己向前，他首先跨进了病人的屋里去。

这地方很明亮，嗅到撒勒蔑克精 (Salmiakgeist)，沃度仿膜 (Yedform)，和一些更烈的气息；其中透出沈重的深邃的从內部发出的呻吟。慈善的看护妇胸前挂着紅十字站在床边；那褥子上，血汗的罩布挂在一旁，沒有枕，伸开了全身，异样的挺了胸脯壓着的，是警厅长。他的蓝色的



褲子解了鈕扣褪向下邊，小衫高高的捲在胸上，而其間斷續的，非常費力似的，起伏着精光的肚皮。

医生仔細的看定他，并且說：

“姊妹，你給亮，請……”

但醫厅长的妻便自己跳到桌旁去，拿过灯来，很俯向前，似乎駝着一个可怕的重負。这时火焰从下面向伊照着伊眼里含着异样的閃光；如果这从伊丈夫的肚子上移到医生脸上的时候，又显出伊那孩子似的，天真的恐怖的神色。

医生弯下身去，在这眩目的光綫的范围中，于他只剩下发紅的肚皮带着一个暗色的肚臍以及下面的烏黑的毫毛，抖抖的起落。受伤的人的脸正在阴影里，医生是完全忘却了。

“哦，这里……”他机械的对自己說。

那地方，当肋骨弓的尽处，是一个細小的，暗紅色的窟窿。那周围非常整齐，已經有些青肿而且染了玫瑰色的血汙了，这似乎很微細，至于使人全不能相信他的危机，但那苦痛的掙扎，仿佛全身尽了所有的力，都在伤处用劲一般的，却分明說出了这可怕的苦恼和逼近的危險。

“哦，哦，……”医生重复說。

他伸出两个手指去按那伤口的周围，皮肉軟重的跟着下去了，但这上面忽而軒起一道可怕的漣紋来，一种簡單的不象人的狂呼，便在左近什么地方，医生的肘膊底下发喊。

玫瑰色衣服女人手里的灯，到了这模样了，至于医生即刻机械的接住他。他前面看见一个苍白的，可怜的而且极美的脸，于是他的心又起了热烈的同情，伊放下臂膊，无助的挂在身上。

“伊抽紧了！”医生想，——仔细的察看着伊这仓皇的举动。

“慈善的太太，……你不要这样着急。……我们还是出去的好，……在这里没有你的事，”他拘谨的试向伊去劝告，同时又抓住了伊的臂膊。

伊用了粗野的圆睁的眼睛看定他。

“不，不……不用，不用……赶快，先生，赶快……体上帝的意志！”

但医生扶了臂膊只向外边送，伊也从顺的离开了房间。

使女在客厅上点了灯，那柔和的红光，便使弯曲的家具的圆面和画框的昏沈的金色，都从阴暗里显露出来了。门口是区官的紅而且圆的脸，想问不问的往里看，医生将女人几乎勉强的引到这地方，给伊坐到躺椅上去。

“你不要到那边去，……你停在这里！……那边看护妇就够了。我立刻去叫助手<sup>①</sup>来。你太着急了，……你停着，……”

“已经遣人到助手那里去了，”区官答应说。

伊听着，伊的黑而发光的眼并不离开了医生；似乎伊

---

① 是一个診治的助手，所有的训练程度，是经过了国家的考试，可以在乡間代理医生。

有点没有懂。医生刚一动，伊便敏捷的象猫一样，抓住了他的手。

“先生，体上帝的意志，你说实话，……这不危险么？……他要死么？……”

言语间有什么阻碍了伊，最末的话伊努力了力才能含糊的说。

医生愈加悟到，伊正感着怎样的忧愁；他的同情更其强烈了。

“唔，什么，……”他想，是回答他自己的不分明的感情，“各有各的，……这暴行也和那各种别的暴行一样可怕。……在伊自然是只有他在世界上最贵重，纵然有一切的，……而在他便是他的性命最贵重，也如别的人。……我的职务是，救助一切，……不应当……将病人分出有罪和无罪来！……”

“你镇静点，慈善的太太，”他弯了过于高大的瘦身子，柔和的向伊俯视下去，“一切，靠上帝保佑，将要有头绪了。伤是重的，的确，但你们逼我，还是这时候，……真的，这幸而，邀我有这样快，……”他反复的说，使他的话加起斤两来。

虽然一切全未妥当不异从前，他还没有动手，那黑眼睛却柔软了，消失了伊的发热似的闪光；蕴藉而且感荷，伊忽然觉得很软弱，倒在躺椅里了。

“我谢你，先生！……”伊用了深信的嫵媚的调子低声说。

“你去就是，我不再攪扰了。……但如有事，……那边，……你便叫我。先生！”

医生违反了自己的意志，又将眼光瞥到洁白的花边工作的波紋，黑头发，玫瑰色的身体和瑟瑟发响的絹衣上面去。

“怎样的一个壮观的美呵！”他詫异的想。“而又是……女人，……这凶徒的同衾的人！……希奇，上帝在上！……是的，在这光明的世界上都这样！”——一面跨进房去，他轉上了門的旋鎖。先前一样的聞得藥气味，先前一样的在床上籠着苦楚的声嘶的呻吟。善的看护妇不动的坐在旁边，在伊胸前是惹眼的紅十字。

“你听，姊妹，你叫助手去，并且給我取了器具来，此外的我写給他罢，他应该自己給我，……他都知道。……”

“就是，”看护妇从順的說，站起身。“但这已經遣人到各处去了，先生。……”

“你又說去，暂时不要有人来；……受伤的人要安靜。……你止住了他的夫人。……”

医生独自留在受伤的人的床前，他小心的将灯安在几上，近些床，自己便坐在近旁的椅子上。

警厅长永远是不动的躺着。他的脸长着又多又美的鬍子，他的手在指上戴着指环，他的腿登着长統的漆靴，也一样的不动。只有那精光的发紅的肚子，却用了紧张的摆动，异样的难熬的而且受逼似的动弹，筋肉都杂乱无章的抽向一边，似乎他正在枉然費力，想推出一件什么深入在

他里面的作梗的东西来。

每当枉然的费力之后，全身便发一回抖，又从蓬松的紅鬚底下，迸出嘶哑的声音，宛然是不自覺的病中的笑声，也象是极悲痛极恐怖的叹息。

医生知道，他能够怎样做，来助这有机組織对于苦痛的战胜；他第一眼先行看定，这警厅长的苗实的身体虽然重伤，倘其間不生变状，或疗治并不过迟，是担受得住的。他又照例的不耐煩起来了。

他拿过那滿盖着金紅色毫毛的手来，这先前确是很强壮，但现在却橡皮一般軟了，于是便診脉。

这刹时，呻吟停止了。医生忙向受伤的人看，知道他已經苏醒了。

“現在，你觉得怎样？”他問。

警厅长默着。他的肚子还照旧，艰难的高低。眼珠在低垂的眼臉底下昏浊的无生气的看。

医生已經相信他自己是看錯了，但这瞬間鬚子发了抖，一种异样的声音，似乎从身体的最里面的深处发出来的，輕微的而且分明的說：

“痛，……先生，……我要死了，……安瑪在那里呢，……我的妻？”

“你的夫人由我送出去了。因为伊太兴奋。你不会死，沒有的事。并没有这样重。……”医生回答說，安慰着。用了他常对病人說的，用慣的切实的声音。

“痛，……”警厅长更低声的重复說，叹了一口气。

“不要紧，……我們將要一切理出头緒来了。……你只忍耐一点。”医生用了同样的声音回答說。

然而警厅长已經又昏过去了，从金紅色的鬍子底下，連■的进出艰苦的呻吟来。

医生看了表，叹息，站起身，那伤口早經看护妇洗淨了，暂时也沒有事情做。他觉得煩躁的不安。房里面悶而且热，灯火点得太明。他混乱起来了，思想象烟之在风中一般环绕。他走近窗戶；他开了眺望窗<sup>①</sup>，靠着冷玻璃向街上看；那清冷的洁淨的空气，波涛似的从他头上流进房中，吹动他的头发，他觉得舒服了。

街上正寂靜。寂寞的黃色的街灯儼然的无聊的点着，并且照着人家漆黑的窗戶和沈默的招牌。許多屋脊上头，耸着大教堂里昏暗的鐘樓的高輪■；这后面是閃着才能辨■的远远的微紅。

这提起了医生的坡格隆<sup>②</sup>的記憶了；他忽又含糊的失了主見，这正是整日的呕吐似的給他煩惱的事。他从眺望窗伸出头去，側耳的听。确乎沒有听到什么，但随后却风送了单发的远地里的枪声来。

……吧，……啪，……啪，……这隱隱的在空中飘浮，而在这短的鈍的声响中，便跟着悲慘的运命。

“上帝呵，这何时有一个終局！……”医生想。

---

① ■國的窗戶上大抵有一个小半■，可以开闔；那大窗框，在冬天往往用泥堵塞起来，不再动。

② 詳見跋語。

在房后面，对他回答似的发出提高的断续的呻吟。

迫压似的思想透过了医生的脑里了。

“上帝呵。他这里，……他有着怎样一个又美又可爱的妻，他自己多少强壮而且健康，围绕着他是怎样的丰裕的奢华，他还该有怎样的健康而且活泼的孩子；……但他却并不满足这幸福。欢喜这生活，并且宝贵这欢喜；他倒去干这等事！这在他是无须的，属于分外的，可怕的，……他该明白罢。那是造了怎样的孽了。然而虽然……”

寒风更烈的吹着屋脊；床上又发了呻吟。

医生靠着窗边不安的倾听；他以为听得一声喊，但也不能辨别，是否并非他自己的疑心。在他脸上，本已通红而且汗湿的，下起不甚可辨的雨的细节来了。伸开长颈子，他左右的看，在正对面认出一方大的白色的招牌：“鱼栈。”

隐约的有一种东西来到他脑里了，但忽而用了极大的速率充满了他的思想，又从这长成一幅鲜明的眩目的图象来。六七个月以前他应过一个商人的邀请，这人是得了轻的中风症了。

这胖东西躺在安乐椅子上象一匹新剥皮的母猪；他的脸是青的，宛然一个死人；他的呼吸又艰难又嘶哑，他的手脚抽搐了许多回，人就知道，他有怎样的苦闷了。

医生那空用尽了方法，只要是学问所及的事；他不睡而且不倦的整夜的医治，终于使他站起来了。而这一个商

人黑斯科睡涅珂夫在三日之前，曾对着一群破烂而且酩酊，几乎不象人样的人们，在大教堂前，分给他们烧酒和做旗的花布。他那又红又胖的脸兴奋得发亮，又用了他的嘶哑的声音乱说些胡塗話，这就化了这一次的残虐，杀人与强奸。

“那我曾，……倘那时我不曾医好他，”医生想，“现在就許要多活出几十个人，……我做了什么事？……”

他惘惘的离开了窗門，似乎自己要喚起一种记忆来，而却没有。他走到床边，对了厅长脸锋利的看。这很青，衰憊，有許多回，呻吟每一厉害，金红色的鬍子下面便露出白而且闊的牙齿；于是全脸上現了狡猾的，动物的表情。

一个忿怒的嫌恶的大波动忽而冲着医生了，所有环象——这臥室的奢侈的陈設，夫妇床的显然的无耻的并列，和裸露的身子带着他紅肿的皮肤，……都成了难堪的實質的反感了。

“人应该自制，……我没有这权利，沒有依照一己的感情的权利！”他自己在思想中叫喊。“而且，我自然是不走的，不要舍弃了将死的人，”他想，用了假作的切实，分明的决定了表情。

“何以舍他不得？何以！——这却不能。……”

完全的无主失了他的气力了。他从礼服的后袋里很拙的扯出手巾来，那衣縫便不可收拾的开了裂，于是慢慢的接續的在那流着大粒的汗的脸上只是揩。



“呸，鬼！……但这是甚么事，……终于没有人来呢？”他突然暴躁的想，已经忘却，是他自己禁止的了。但他自己又立时觉察，他之所以只指望什么地方有一个来人，便因为想靠一个别的人抱着别的感情，来替代和鼓舞他的固有的“我”。

“那真可怕呵，倘若一个人的神经坏掉了！这被诅咒的时间，”他很绝望，无声的说，徐徐回转身。他的举动又暧昧又游移，仿佛违反了一个别人的意志而行止，而且对于这反抗，又时时刻刻，必须战胜似的。

因为一种什么的原因，又只引他向窗口去了。

他刚向黑暗中一探望，他前面立刻现出一幅临末这几日的纷乱的悲惨的眩目的光景来。一个少年的尸体运到他的医院里来了。缺了脸，人已经不能推测，被害的是怎样的人，只在头颅所变的丑恶的一团，血汗淋漓的质地上，现出那鬃头发的攒簇。随后他又记起一个高等女学生来，是年幼的犹太的闺女，他几乎每天早上，和伊遇见在前往医院的途中，伊是苗条，快乐，以及伊干净的灰色的制服，黑的裙，高鞋，和黑头发围着玫瑰色的额角，在伊都见得很出色。对于这劳倦的医生，从伊姿态上，常常嘘出最初的女性青年的清新的吹息来；他愿意和伊遇见，正如愿意遇见每年中，还瑟缩，然而已经是光明快乐的春天。而伊也被害了。伊的死尸，是医生在这一日里所见的第二个。在一条巷内，一所门窗破碎的熏坏了的房子的近旁，末屑和污秽的破布中间，灰色的潮湿的步道上，他看见一

点特别的鲜明的东西：凶徒們将伊在这房子里强奸了，剥光衣服，从窗洞摔在街石上，在那地方，据医生耳聞，人还拖着伊的一只脚，在泥濘里曳了許久的时光。在伊还未长成的胸脯上，挂着几片黑条，是被石头撕裂的皮肉，烏黑的解散的头发，在汙泥中浆硬了，离头有一呎<sup>①</sup>之长，一条精光的折斷的腿，无力的弯在石縫里。

这才在他合着的眼臉下含了热泪，流出眼鏡边外来了。于是这說不尽的悲慘的光景，带着恶梦似的恐怖，驟然間变了商人墨斯科潘涅珂夫的不成样子的胀大的嘴腫了。生着走血的大眼睛，歪着闊嘴，而周围又鬼怪一般的跳着破烂的，因为烧酒而肿胀的人們的，发狂似的形相。

“不，……这不是人！”忽而外觀上很冷靜，响亮而且坚决的，医生說。

在这恐怖中，那被害的閨女的臉消失了。

蹣跚踉蹌的，又喃喃的自己說些話，医生竭全力支撐起来，离开了窗門，又向警厅长的床这边走，但他刚到房子中央，又火急的轉了向，做一个拒絕的手勢，并不向病人一瞥，便出去了。

“我不能！”他很悲憤的說。

### 三

他在客厅里正撞着墨善的看护妇；他便閃在一旁，讓

---

① Arshin, 俄国尺度名。一呎半的中国二尺余。

給伊的路。這一瞬間，他是在一種異樣的半無意識狀態里了；他後來自己也不能記憶，其時正想些什麼事。看護婦站住，安安靜靜的問他，從下面仰看了他的臉：

“又這人去了。先生，……到諦摩菲雅夫和醫院里。……”

醫生似乎正在傾聽什麼別的東西，向着伊的額上，那白帽子下面露出的一小團毛发的地方，沈思的看；于是他答應說：

“噯，哦，……是了。……”

“你許是要什麼罷？我準備去。……水么？”看護婦又問。

“好，……水！”醫生憤怒的大叫，對於這鶻突和叫喊連自己也驚怖了。這剎那，他的眼光正遇到看護婦的詫異的眼，在伊眼光里，他看出了以為受侮的神情。

他想要說，給一個申明，自己是為着甚麼事。但只是無力的一揮手，穿過客廳出去了。

他走，並不留心的，過了一切的房屋，他覺着警廳長的妻的憂疑恐懼的眼光，那正從躺椅里站起來的，向着自己。但也並不對伊看，走進前房，使用那發抖的手穿起外套來。

伊跟在他後面，向他略伸開了一半露出的，裹着花邊的手臂，不安的問道：

“你要到那里去，先生？什麼事？”

在伊後面，拙笨的伸開了兩手，站着區官，從他頭

上，探着宪兵官的脸。

医生转过身去，是已经穿好了橡皮鞋和外套的了，帽子拿在手里，不知何故的他经过他们的前面，进了食堂，并且说，看着地板，满脸发青：

“我不能，……你另外叫别的人！……”

惑乱的惊怖睁大了伊乌黑的眼睛了。伊合了手。

“先生，你怎么了！我去邀谁呢？……我已经对你说过，……到处……只有你是唯一的……为什么？你自己欠康健么？”

医生吐出不知怎样的一种声气，因为他不能即刻说出话来。

“呜，……不的，……我康健！我完全康健！”他大声说，涌昂起来，全身发着抖。

死人似的青色骤然一律的盖了伊的脸。伊闭了口，注视着他，从这固定的玻璃一般的眼光上，医生忽然知道，伊也懂得他了。

“先生！”宪兵官恫吓的开口，但伊便用手阻止了他。

“你不肯医治我的男人，因为他……”伊低声说，伊只微微的动着发抖的松懈的嘴唇。

“是的，……”医生想要简明的答复，但这话粘在喉咙里没有出来。他只抽动着肩膀和手指。

“请你听！”区官焦躁起来了；但不知何故的仍然吞住，迷惑的向各处看。

沈默了片时。那女人显出失措和无望的表情。紧蹙的

看定了医生的眼睛，医生是执拗的只看着加罩的食桌的桌脚。

“先生！”伊用了紧张的畏葸的哀求說。

医生虽然抬起眼来，但没有答話。他这里正起了一场苦悶的隱藏的战争，对一个垂死的人和伊，在无助的絕望里，舍弃了，这似乎全然不，是犯罪和不法；一走，而且因为这一走便可以分明切实的說，竟是宣告了一个全无抵抗的困苦的人的死刑。

象一个迴旋圈子的可怕的速率似的，他只想寻出一条出路来，而竟沒有。他忽而相信，这是簡單明白的事，进去，医治，慰安，但紧接着觉得这也是簡單明白的事，正應該——走。这的纏繞了别的。

“先生！”伊又用了一样的紧张的哀求說，这时伊很屈向他，张开了臂膊。

医生突然感到了全在这思想串子以外的事，是他因为穿了外套温暖了，倘他走到街上，便会受寒；于是他仿佛觉得，脱下外套来，到了病人那里，而当他面前又看見了这脸，带着金紅色的美觀的鬍鬚和又白又闊的牙齿。

“不，这是不能的！”这通过了他的脑中。

在这思想之前他又恐怖起来了，他眼前又浮出那被杀的少年的打烂的脸的血糊，和高等学校女学生的裸露的腿来，他听得一个相識的人說：“他們撕开了肚子而且塞进床垫的翎毛去，”而一种新的，几乎悶杀人的憤懣，又复抓住他了。他声嘶的叫道：

“我不能！”

于是他向伊略略弯身，做一个拒絕的手勢，轉向門口去，一声全出于意外的着急的大叫又从伊留住了他。

“你不应当这样！……你是有医治的責任的，……我要控訴去，你要后悔的，……柏拉通密哈罗微支！……”

区官宪兵官和两个别的警官都一样的向前房走近一步来。似乎是，他們一伙，由玫瑰色衣服的女人率領着，要挡住他。他蹙了脸回过头去。

女人当面站着，伊的黑眼睛已經睜圓了；伊的纖手癱攣的捏了拳头，对他伸出了全体：

“你不应当！你知道，什么？我要强迫你！……”

“伊凡諾夫！”区官叫喊說，紅着脸。

“噯哈！伊凡諾夫么？”医生說，用了异样的声音，拖长着，将那門的把手，那已經用手捏住了的，放下了。“你恫吓我么？……那么，好！……如果我这样做，自己知道，为什么……我是有医治人的責任的？……誰說的？……如果我嫌恶，我就毫沒有什么責任。……你的男人是野兽，他現在苦恼着，唔。虽然对不起，还是很少。……我医治他？救这人的命，这……你說的是什麼，你懂么？……你倒不自己羞，亏你能說出口，替他哀求。……唉！不能，……不——能！他倒毙去，他倒毙去，狗似的，我連指头也不动。……拘留我！……我們瞧罢。……”

他那低的略帶女性的声音囁着說，他的細小的近視眼得胜而且毫不姑容的发了光。这刹时他尝着甜美的复仇的

感觉，一切道德的苦痛的出路，以及从他全生涯中抢去了欢乐的，气厥的愤怒的出路，是寻到了。他不自觉的奇特的微笑，渐渐高声的咆哮，全不管周围要出什么事。

花边镶条的女人似乎跌倒了；伊这变了可憎的雕塑的脸上，被苍白色扫尽了最后的颜色了。伊无助的踉跄，颤动的动着嘴唇，而且无声的无力的哀求似的，向他伸着手。

“先——先生！”他终于在自己的叫喊里，听出伊的微弱的声音来。

他赶紧住了话，诧异似的向伊看，仿佛他完全忘却了当着伊的面了。

“我……我知道，先生，……”伊涩滞的说。“先生，……他自己有，……先生！……”

医生骤然改变了神情。

“这……这不能算一个辩解，”他吃吃的说。

“我知道，先生，……但这样他就要死。……”

“然而……”医生发话，又复愤恨起来。

伊一面抓住他外套的袖子，打断了他的话。

“是的，是的，先生，……我并不这样想。……我懂……并不这样。……但我爱他。先生，……没有他我就要死。……唔，我也难受的，我……先生，……一切圣灵的名字。在你这里没有一滴的同情么？……我们有孩子！……”伊突然跪下了。

“安瑪·华希理夫那，你做什么！”喊着，径奔向伊，是

区官和宪兵官，但伊推开了他們。

这是非常之意外而且异样，至于医生也踉跄后退了。伊膝行向他，后面拖着发响的玫瑰色的裙裾，而一个华美的弱女子的外表是这样动人，致使医生的精神上，又回来了一切的鋒利的苦痛了。

汗珠成了大粒流在他脸上，手脚都颤动，几乎要破碎了。他暂时之間，覺得他已經不能反抗，自己覺得失了意志，但这时区官来捉住他的袖子，便涨滿了憤恨的可怕的狂涛，將已經准备好了的允許都破裂了，他掣回手，向門口直闖过去。

伊抓住他的袖子，对他叫喊，因为伊未經抓紧，两手落在了地上，不动的倒着，象一个玫瑰色衣服和乱头发的堆。

伊被搀起了，但当医生关门时候，他見伊还在地上；很使他有些难堪；人在他后面奔走，区官叫着兵們，他听得他們的脚步声已經在樓梯下震动。医生渾身抖着，胡乱的抓住了闌干，他急急的，逃走着，用那跨下去的脚尖探着樓梯。他眼前轉着火光的圓圈。一种沈重的散漫的感情压住了他，如一座山之于一顆砂砾。

一九〇五至六年頃，俄国的破裂已經发现了，有权位的人想轉移国民的意向，便煽动他們攻击犹太人或别的民族去，世間称为坡格隆。Pogrom 这一个字，是从 Po (漸漸)和 Gromit (摧灭)合成的，也譯作犹太



人虐杀。这种暴举，那时各地常常实行，非常残酷，全是“非人”的事，直到今年，在庫倫还有恩琴对于犹太人的杀戮，专制俄国那时的“庙謨”，真可謂“遍通四海”的了。

那时的煽动实在非常有力，官僚竭力的唤醒人里面的兽性来，而于其发挥，给他们许多的助力。无教育的俄人，以歼灭犹太人为一生抱負的很多；这原因虽然颇为复杂，而其主因，便只是因为他们是异民族。

阿尔志跋绥夫的这一篇《医生》(Doktor)是一九一〇年印行的《试作》(Etivdy)中之一，那做成的时候自然还在先，驅使的便是坡格隆的事，虽然算不得杰作，却是对于他同胞的非人类行为的一个极猛烈的抗争。

在这短篇里，不特照例的可以看见作者的細微的性欲描写和心理剖析，且又简单明了的写出了对于无抵抗主义的抵抗和爱憎的糾纏来。无抵抗，是作者所反抗的，因为人在天性上不能沒有憎，而这憎，又或根于更广大的爱。因此，阿尔志跋绥夫便仍然不免是托尔斯泰之徒了，而又不免是托尔斯泰主义的反抗者——圓稳的說，便是托尔斯泰主义的調剂者。

人說，俄国人有异常的残忍性和异常的慈悲性；这很奇异，但讓研究国民性的学者来解释罢。我所想的，只在自己这中国，自从杀掉蚩尤以后，兴高采烈的自以为制服异民族的时候也不少了，不知道能否在

平定什么方略等等之外，寻出一篇这样为弱民族主张正义的文章来。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譯者附記。

## 战争中的威尔珂 一件实事

勃尔格利亚 跋佐夫

人取他入营的时候，他藏在草料阁上的乾草里，……年老的父亲往镇里去了，为的是央求官府，不要取威尔珂<sup>①</sup>去，因为他是独养子，没有人能理生计，飼牛和布种的了。

留在家里的只有年老的母亲，是须得打发开那些问起威尔珂的人的。

“巴巴<sup>②</sup>維陀……叫威尔珂来！他应该上镇去，……他是豫备兵，……他须得抗枪，……”克米德<sup>③</sup>对伊說。

“威尔珂没有在家，我的小兒子。<sup>④</sup>”

“母亲維陀！……威尔珂大概是躲了罢？……”通过門旁的豫备兵們問說。

“沒有，小兒子！……我藏他在那里呢？……从前天

---

① Velko, 勃尔格利亚人的名字, 和益尔伏忒与塞尔维亚的 Vuk 相同, 意义是狼。(德文称狼为 Volk 波兰文是 Wilk。)

② Baba, 斯拉夫語, 意义是老人。

③ Kmiet, 意义是村长。

④ 斯拉夫种人相称, 幼的对于老的常是父母或祖父母, 长的便称他为兒子之类, 不必定是亲屬。

起，我便不知道他在那里，……他不是废物！……你們都知道他，……”

但此时来了伊凡摩利希維那，是豫备兵的指揮者。他从头一直武装到脚。人知道他是一个狠毒的人，全村的人們在他面前都发抖。

“祖母！……倘若威尔珂在明天早晨我們开拔之前，还不来入伍，我一捉到他，立刻給他一百棍！……你要記取！……”

“但那是为什么呢！……你們寻到他，就立刻打死我！……他不是一个废物！你不知道么？……”吃惊的母亲維陀喃喃的說，而且挂念着坐在草料閣上的威尔珂。

“用骨櫻树做的棍子一百下！……一下也不能少！……”伊凡重复說，走了。

那威尔珂呢？……他热病似的抖着，从他自己挖在屋頂上的窟窿里，窺探着他。他听到了可怕的摩利希維那的恐吓，而且更加害怕了。

他赶紧溜到頂篷上的一个角落里，爬向乾草，自己埋在这里面一直到預晨。

他这样的等到夜。

第二日一清早他从罅隙間往外看：村的空地上站着一群預备兵，都是他的伙伴，都高兴，都穿制服，而且他們用秋花裝飾着的帽子上，在太阳里耀着小小的金獅子，……他們嘴里衔着黄楊木的小枝条，他們也用这飾了枪口，……

子彈，珍珠一般的排着，交叉在他們的胸前，……而且掛在他們身旁的鐵葉的水瓶，又安排得怎樣好，……太陽反射在這上面！……

寂靜籠罩了全群。豫備兵們成了行列對着他的小屋子走。

伊凡摩利希維那從酒鋪子走近這邊來。他戴一頂帽高得像一條煙囪，這旁邊插一支白羽。

他在隊前面站住，向他們說了几句話，用手做一個信號，……他們便繼續的動作了，一律，整齊，而他在他們的前面。他們之後，在雜色的一大群里，是親屬和朋友，來和他們作別的。

歌是太聲的唱起來了，很響亮。……

威爾珂傾听着，……他聽不飽這甜美的音節，……而且將他的聲調灌滿了全村落，……天空和森林。……

他們走了，……消失了。……

風時時送給他在空中反響的歌的聲調來。

這真是戰爭的一點妙處呵！……

胡德威爾珂的心在胸膛里發了抖，……他向下邊看，……从上到下滿是塵土掛着乾草和蛛網。……圍住他的是渾濁的氣味，黑暗，鼠子弄剩的零星。……有几處，從罅隙間射進些微的太陽光綫來，……所謂儂儂的光亮。……

而那邊……開闊的平野，明朗的天，照耀着純淨的太陽，……溪澗里的流水潺潺的响，鳥雀自由的飛上天空

中，……而他的伙伴向着碧綠的曠野里開步走而且歌唱。……

沒有多想，威爾珂從閣上的四方口溜進房中，在壁上抓了槍，走過牛棚，撫摩了花牛，在那額上的星點上接了吻，不使母親看見的跳過籬笆，便奔向平野去，仿佛有人追趕他似的。

豫備兵們開步走而且歌唱，……他們的刺刀在太陽下電光一般閃爍，……他們的軍旗象張開兩翅的大鳥似的飛揚。……

眾人之前走着伊凡摩利希維那。他時時轉過身來，發些號令，於是又和他的大帽子向前大踏步的走。

威爾珂追到他們的時候，歌沈默了，隊伍解散了，大家叫喊起來，因為威爾珂一光降，各人都得了願意的人了。

“烏瑪利丹……烏瑪利丹！……你怎樣了？……你是怎樣的英雄呵！……你究竟先在那里呢？……”這一部分大聲說。

“烏瑪利丹來了！……”別一部分叫還，——“現在我們不怕什麼了，而且要俘虜蘇丹哩！……”

“開步走！……開步走！……而且高興罷！……開步走！……開步走！……君士但丁堡是我們的！……”

豫備兵們都歡笑而且納罕的看著烏瑪利丹的威爾珂，在他身上有幾處還掛着蛛網。

威爾珂紅了臉，也不作聲。

伊凡摩利希維那微微的笑，但他便即皺了額，鋒利的

叫喊道：“够了，这够了！……你們为什么这样笑？……好，威尔珂！……开步走！……”

豫备兵們又成了行列向前走。

但在他們过第一个土崗以前，人已經将烏瑪利丹的威尔珂改称“少尉”了。

晚上，他們到了菲列波貝尔。

人使他們歇在飢餓之野的新营里。

第二日早晨，兵官来巡邏，听过摩利希維那的报告，去了。

这于威尔珂都适意：有肉的湯，新的兵外套和伙伴，和軍歌和愉快，——一切，只要是心里所希求的。他慣熟了新生活，同化了兵們的习慣和言語，……他早沒有一点再象先前的威尔珂了。

人来点看。

“有！”他尽力的叫，其时挺直象一条弦，而且从从容容的一瞥长官的眼。

別的人戏弄他。

“威尔珂……”伊凡摩利希維那大声說，他已經任为軍官了，——“你将帽上的小獅子綬翻倒了！……野东西！……”

“遵命，您勃拉各罗提。……①”而且威尔珂很尊敬的看一看他的长官。

---

① 到塞尔维亚战争时，就是到俄国軍官的解职时为止，兵們都用俄国式尊称他們的长官，現在是他們只說：中尉，大佐之类。

每瞬間都到來新兵的輸送，是分給豫備兵去教練的。

威爾珂分到了大約十個村人和五個市人。伊凡摩利希維那對於一個市人有些反對而且可怕的苛待他。

他現在尋到報仇的機會了。

“威爾珂！……”他將他的下屬叫到旁邊。

當威爾珂傍他站着的時候，他問，這時他用眼睛睜着站在隊伍里的新兵：“他們服從你？……”

“他們服從，您勃拉各羅提。……”

“你看見那邊的那一個大個兒人么？……”

“我看見他，您勃拉各羅提。……”

“這是一個狗子，……這是，……你懂么？……好好的留心着，……不准他動一動，……倘若他走得壞，給他一腳，……他看得不直，便一掌打在狗嘴上，……不要寬容他，……前面去，給我能看到，……”

“遵命！……”

威爾珂回到他的新兵那里，少尉也背向了市人了。

威爾珂理會不得，何以少尉只吩咐打那大個兒人。村人中卻有幾個是練習的獅兒，按着号令，那大個兒走得最好，少尉大人不是錯認了么？他的頭腦不能捉摸這事，但自從那時以來，不知什麼緣故，他在这大個兒人之前自己覺得慌張了。

晚上，摩利希維那叫他到官房里。

“威爾珂，對那驢子究竟怎樣了？……”

“遵命，您勃拉各羅提。……”



“他那狗嘴肿了么？……”

“一点没有，您勃拉各罗提，他的事做得很合法。……”

少尉瞪了额。

“听着，你是一匹骆驼。明早操练的时候我来，……无论他怎样，你便在我的面前将他大骂，否则鬼捉你！……”

威尔珂悚然的去了。

他觉得，自从那少尉陞迁之后，更加坏了，到末后，……谁知道呢，……这大约是这样的风气。……

次日早晨，少尉到操练这里来，额上带着一道很深的皱。

威尔珂觉得滴下冷汗来。

刚发首先的号令：“一，二！”威尔珂便立刻走向大个儿人，拉住他的制服，喊出钝的，低微的声音来，似乎是出在地底里：“请……您！……”

此外他不能再说了，他单是哀求似的看着大个儿。

几个兵，是市人，不由的微笑起来，当他们看见威尔珂的可怜的地位，他自己不知道，他是在天上还在地上的时候。……

摩利希维那愤然的咬了牙，青了脸，跳向威尔珂并且打在他脸上，至于他鲜血直涌出鼻子来。

这使军官更加暴躁了，他喊道：“威尔珂！……二十四小时的禁锢……没有面包！……”

威尔珂的罰是严重的。

他哭了一整夜，他全走进他的忧愁里了。他記起他的母亲，那伊如果想到他，便在那里歔歔的，……他的父亲，那两脚已經不能做吃重的工作的，……棚里的花牛，那此时正在四顧，看威尔珂来撫摩他与否的，……他想的很久。雄鷄啼到第三回，最初的黎明开始了，暗暗的进了小窗子，……全营立刻醒来，惩罚的期間过去了，他又去操練，……而且又看見野少尉的饒璧的脸了。

不，……他今晚便跑开这里，只要一昏暗，……出什么事，出来就是……

虽然，威尔珂却并不能实行了他的計劃。人将伊凡摩利希維那調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而他的位置上来了一个有理的象人的軍官。

于是威尔珂留着。

第一个軍官即刻看出了威尔珂的能干，他的服从和心的简单来。

有一天，他当着大队之前，因为一件任务的好成績，大声的称赞他。

“好，威尔珂！……你是一个勇敢的汉子。……我希望大家，都象这样的兵士，象你似的。……”

威尔珂仿佛覺得，他有如回了天堂了，从这时起，他就准备定，只要有长官的一个眼色便拚死。这使他活泼起来了，而且他又开始問那伙伴，是否立刻便有对于土耳其人的战争，他有这样的兴致，用他的刺刀刺死几个土

耳其人，他日見其好战了。

“威尔珂……你在战争中真要打死一群土耳其人么？……”他的伙伴恶意的問他說。

“他們的娘要哭他們。……”

“你怎样打死他們呢？……你实在还没有战争过。……”

“什么……我？……”激昂的威尔珂回答說，他走到旁边，紧捏了枪，——看一看，用刺刀向空中便刺。

大家都躲閃，因为这暴怒的威尔珂，是真会将人刺在那刀尖在日光下发閃的刺刀上的。不意中有人拍他的肩膀。

他轉过去。

他面前站着他的长官，而且一半微笑一半严厉的对他看。

威尔珂挺直的站着，羞得沒有話。

“我願意看見你对着真的敌人也有这样勇。……”长官說。

“遵命，您勃拉各罗提。……”

这是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日（旧历，即新历的十五）人将全团运到飢餓之野去，并且排了队，不久，团长骑着馬到来，晓諭大众，說那米兰，那塞尔比亚王，对勃尔格利亚宣告了不合理的战争，以及当晚这全团便向野外进军去对仗，防守祖国的边疆。

为了同塞尔维亚开战而起的，首先的无意识的快乐之后，（普通的高兴是威尔珂也有份的）威尔珂的头里起了大扰乱了。他捉摸不到两件事：第一，塞尔维亚何以倒不向那又坏又非基督教徒的土耳其去出兵呢，此外，是人要到塞尔维亚，渡过海去，不可怕么？……

然而他没有工夫，打听这些事；大家满手都是事，这边那边的跑而且忽忽的集起东西来，因为都要上火车去。

车站上塞满了人，……母亲们哭着和兵们别离，……女儿用树叶环绕他们的帽，……另外的人又用松柏枝插在枪膛上。……单是和他作别的没有人，……没有人诉说，说他出征的事，……热情抓住了他，但没有时候了；他们要归队，音乐演奏起来，大众诀别他们，高叫一声“呼而啦！……①”而且列车走动了。

自两天以来，苏飞亚的旷野，已经被在巍峨的连根震动的密朵式山发出反响来的炮声弄得烦厌的了，……山将他愤怒的头角包在浓云里。……

旧苏飞亚，② 勃尔格利亚的首都，也一样的恐怖，……市街上是纷乱和拥挤，……市街上是哀愁，……而且人心——闷闷的。

---

① Hurra是欢喜或激励的喊声，或者意译作万岁，不甚切合，现在就改为音译。

② Sofia, 勃尔格利亚语的Sredec, 就是罗马的Ulpia Sredea,

白旗綴着紅十字的到处飄揚，市鎮變成一所醫院了，車子載着傷兵不絕的到來，……而且從戰場上又永是傳來暗淡的消息，……大炮聲愈加逼近，愈加怕人，空氣激蕩了，玻璃在窗戶上發着抖。……

蘇飛亞後邊，在斯理夫尼札這方面，大道全被軍人掩得烏黑了，他們來：從羅陀貝爾沼澤的內地，從黑海和白海<sup>①</sup>的沿岸，從多瑙來的這些英雄們。他們將黑夜做成白天，他們一面走一面睡，他們沒有一點食物<sup>②</sup>嘴里，而且這于他們是很適意的！

你聽到么？……他們還唱歌當作大炮的轟聲的答話，雖然他們直到唇邊都濺滿了泥汗，只有他們的槍發着閃，而歡喜卻主宰了他們的心。……他們知道，勃爾格利亞人看他們，談論他們，期待他們什麼事，他們知道，勃爾格利亞人爲他們禱告。

向西方望過去，只見滿路是拿着插上的刺刀的步兵，……鉄的車輪軋軋的响，……他們曳着沈重的大礮和彈藥車，……倘他們一躲閃，困倦的騎兵便將他們濺上了泥汗！……但是如何奇特的騎兵呵！……三個人<sup>③</sup>在一匹馬上，正如拉兌茲奇的兵，當他們馳向式普加去戰爭，幫助民軍的時候似的。<sup>④</sup>

現在斯理夫尼札是第二式普加了，多一個兵一粒

---

① 指Aigaia海。

② 俄土戰爭時，曾在式普加大戰。拉兌茲奇是此時和民軍反抗土軍的人。

彈——便能救得祖國，……我們的英雄們都知道這事，而且上帝所以將鐵一般的力量和不可見的羽翼給他們。……

在一小時之前，斯裡夫尼札后面的全綫上，激起了可怕的戰鬥。三日以來，已經是大炮不住的怒吼，而且千萬的槍彈嘯哨着的了。濃密的青色的煙霧罩着戰場，不肯收斂了去。

敵人的集合的車壘從各方面奔突進來，又到處退了回去。前天他們比我們強三倍，昨天強兩倍，今天是勢力相等了。

戰爭在左翼發作起來了，在中軍，以及在右翼，這是我們的威爾珂就在裏面的。他戰的以一當十，很駭人。

那坟山，勃爾格利亞人從這裡射擊出去的處所，昨天是屬於塞爾比亞人的。經反抗襲擊之後，我們的軍隊將塞爾比亞人從這陣地上逼走了，——敵人退到對面的土岡上，是他在夜間筑了堡壘的地方。……他向我們四面用了火來，又用槍彈的雹來震動比塞爾比亞較低的我們的陣地，……塞爾比亞人是看不見的，……在煙霧里，這邊那邊的出沒着黑帽的尖頂，而剎時都又消滅了。

時間經過了，戰鬥永是繼續着。每瞬間升起塞爾比亞人堡壘的那可怕的火來。

我們的隊伍節省子彈，不再徒然的來開槍，他們等着號令“前進！”以用刺刀去回報那射擊，……其時我們的少年靜听着槍彈的嘯哨，或者那打在地面的鈍滯的聲音。……

我們的大炮一發响，他們便將眼光跟着榴霰彈而且吶喊道：“呼而啦！……”倘若這炮火命中了的時候。

只有威爾珂一個人沒有停止開槍，……他一個人定規的回答敵人，因此大量的槍彈都落在他四近。大半是這事使他發怒，就是從昨天早上起沒有一點食物到過嘴里，……因為這不住的火，麵包是不能運到堡壘的了。威爾珂的臟腑抽得如一條蛇的圓圈。他在牙齒間咒罵而且永是接連的射擊。……

然而——飢餓克服了市鎮。……

威爾珂站起身來，伸直了，並且開手向戰友的背囊里去搜索，看可能發見一片麵包，……他全沒有一回聽到槍彈的噓哨，那永是稠密的落在他四近的。

“你伏在地面上，瑪利丹！……”眾人都嚷，因為吃驚着威爾珂的魯莽。

但威爾珂默着，伸直了，又彎下去，遍摸所有的衣袋，……他終於尋到一片霉了的餅干，于是他站得挺直的咬進去，對抗塞爾比亞人，……一粒槍彈貼近了他的嘴直飛過去，將那餅干帶得很遠了。……

這是塞爾比亞人的一个大錯；他使威爾珂狂怒了；……為懲罰他們起見，他將臂膊擎在空中，並且用了死力叫喊起來道：“呼而啦！……呼而啦！……呼而啦……”

百數顆槍彈攪着這狂怒者呼呼的响……威爾珂不害怕，……“天使保佑無罪者”——諺語說，……戰友相信，威爾珂是發了瘋了，但他們不能反對他，而且躺在地上跟着

威尔珂的号令呐喊道：“呼而啦！……”

队的指挥官惴惴的看着威尔珂的无畏；但这出戏是每瞬间都能变成悲剧的，而威尔珂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兵。……

“威尔珂！……伏在地上！……”军官命令说。

但他似乎聋瞎了，威尔珂只是不住的向塞尔维亚人挥着臂膊而且叫喊：“呼而啦！……呼而啦！……呼而啦！……”

而且躺在地面上的伙伴们学着他的话：“呼而啦！……呼而啦！……呼而啦！……”

希奇！……这愤怒的狂度是传染的，威尔珂的叫喊延烧了众人的心，……几个人起来了，因为要照着威尔珂做，……现在他是真的指挥官了。

排长将额蹙成皱襞，命令的叫道：“乌玛利丹，我命令你，……伏在地上！……大家都伏在地上！……我不愿无益的牺牲！”

“您勃拉各罗提，……”威尔珂第一回说，——“他们逃走了！……呼而啦！……”指挥官起来，用他的望远镜去照看塞尔维亚的阵地。

而且真的，……塞尔维亚人逃走了，……从这喊声“呼而啦”上，他们推想，以为勃尔格利亚人攻进来了。

二十分时之后，勃尔格利亚军占领了高的塞尔维亚的阵地并没有开一回枪。

威尔珂躺在医院里三个月，因为左臂上一个伤，是他在札里勃罗特所受的，左手从此以来于工作便没有用。他



以后还是在战地一般模样，而且永是成了这样的威尔珂烏瑪利丹。伙伴們仍是玩笑的称他“少尉”，虽然他們忘不掉，他便是，在斯理夫尼札占領堡垒的一个人。他也並沒有忘記这件事，他每遇机会便講他战争的回忆。

倘若兵营是兵的学校，战争便是他的高等学校了。而且——事实上——威尔珂知道了領解了許多的事物。只有一件，这简单的农夫不能懂：人为什么和塞尔维亚人打仗呢？

我們的聪明的政治家对于这肤浅的幼稚的問題，立刻給我們一个准备妥帖的回答。……

然而我觉得，正如在我們这里一样，在我們的邻人那里也有百千的简单的农夫正如威尔珂的，直到現在，还不能懂得为了誰，这战争是必要而且不可免呢，因为他們是只用得着及时的太阳和雨澤的。……

简单的头脑！

勃尔格利亚文艺的曙光，是开始在十九世紀的。但他早負着两大害：一是土耳其政府的凶横，一是希腊旧教的錮蔽。直到俄土战争之后，他才現出极迅速的进步来。唯其文学，因为历史的关系，終究帶着专事宣传爱国主义的傾向，詩歌尤甚，所以勃尔格利亚还缺少伟大的詩人。至于散文方面，却已有許多作者，而最显著的是伊凡跋佐夫(Ivan Vazov)。

跋佐夫以一八五〇年生于梭波德，父亲是一个商

人，母亲是在那时很有教育的女子。他十五岁到开罗斐尔(在东罗马尼亚)进学校，二十岁到罗马尼亚学经商去了。但这时候勃尔格利亚的独立运动已经很旺盛，所以他便将全力注到革命事业里去；他又发表了許多爱国的热烈的诗篇。

跋佐夫以一八七二年回到故乡；他的职业很奇特，忽而为学校教师，忽而为铁路员，但终于被土耳其政府逼走了。革命时，他为军事执法长；此后他又与诗人威理式珂夫(Velishkov)編輯一种月刊曰《科学》，终于往俄国，在阿兑塞完成一部小说，就是有名的《匏下》，是描写对土耳其战争的，回国后发表在教育部出版的《文学丛书》中，不久欧洲文明国便几乎都有译本了。

他又做許多短篇小說和戏曲，使巴尔干的美丽，朴野，都涌现于读者的眼前。勃尔格利亚人以他为他們最伟大的文人；一八九五年在苏飞亚举行他文学事业二十五年的祝典；今年又行盛大的祝贺，并且印行紀念邮票七种；因为他正七十周岁了。

跋佐夫不但是革命的文人，也是旧文学的軌道破坏者，也是体裁家(Stilist)，勃尔格利亚文書旧用一种希腊教会的人造文，輕視口語，因此口語便很不完全了，而跋佐夫是鼓吹白話，又善于运用白話的人。托尔斯泰和俄国文学是他的模范。他爱他的故乡，終身記念着，尝在意大利，徘徊橙橘树下，听得一个英国

人叫道：“这是真的乐园！”他答道。“Sire我知道一个更美的乐园！”——他没有一刻忘却巴尔干的蔷薇园，他爱他的国民，尤痛心于勃尔格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兄弟的战争，这一篇《战争中的威尔珂》，也便是这事的悲愤的叫唤。

这一篇，是从札典斯加女士的德译本《勃尔格利亚女子与其他小说》里译出的；所有注解，除了第四第六第九之外，都是德译本的原注。

一九二一年八月二二日记。

## 疯姑娘

芬蘭 明那·亢德

人叫伊“疯姑娘”。伊住在市街尽头的旧坟地后面，因为人那里可以付給較为便宜的房价。伊只能节俭的过活，因为伊的收入只是极微末：休养費二百八十馬克和手工掙来的一点的酬劳。在市街里，每一間每月要付十馬克，伊租伊的小房子只七个，这当然是不好而且住旧的了，火爐是坏的，牆壁是黑的，窗戶也不严密。但伊在这里已經住慣，而且自从伊住了十年之后，也不想再搬动；于伊仿佛是自己的家乡了。

伊沒有一个可以吐露真心的人，然而伊倘若沈思着坐在伊的小房子里，将眼光注定了一样东西，这房子在伊眼睛里便即刻活动起来，和伊談天，使伊安靜。伊現在和別的人們少有往来了。伊覺得躲在这里，伊因此只在不得已时才出外，只要伊的事务一完結，伊便用急步跑了回来，并且随手恨恨的鎖了門，似乎是后面跟着一个仇敌。

人并非历来叫伊“疯姑娘”。伊曾經以伊的名字賽拉雅林出过名，而且有过一时期，这名字是使心脏跳动起来，精神也移到欢喜里。然而这久已过去了。伊現在是一个瘦

削的憔悴的老处女。孩子們，那在街上游戏的，倘看見伊，便害怕，倘伊走過了，却又从后面叫道：“瘋姑娘！瘋姑娘！”先生們走過去，并不对伊看，还有妇女們，是伊給伊們做好了綉花帳幔的，使伊站在門口，而且慈善的点一点头，倘伊收过工錢，深深的行了礼。再沒有人想到，伊也曾經年青过，美丽过的。在那时認識伊的，已經沒有多少，而且即此几个，也在生活的迫压里将这些忘却了。

然而伊自己却記得分明，而且那时的記念品也保存在伊那旧的書架抽屜里。在那里放着伊那时的照相，褪色而且弯曲，至于仅能够看出模樣来。然而却还能看出，伊怎樣的曾經見得穿着伊的优美洁白的舞蹈衣服，并那曼长的螺旋发，露出的臂膊，和花綠的綾衫。伊当这衣服的簇新的华丽时，在伊一生中是可宝贵而且最大成功的日子，穿着过的。伊那时和伊的母亲在腓立特力哈文。一只皇家的船舶巡行市鎮的近旁，一天早晨在哈泰理霍倫下了錨。人說，一个年青的大公在船上，并且想要和他的高貴的随員到陆地来。市鎮里于是发生了活泼的举动。家家飾起旗帜花环和花卉来，夜間又在市政厅的大厅上举行一个舞蹈会。

在这舞蹈会上賽拉得了一个大大的忘不掉的光荣：年青的大公請伊舞蹈而且和伊舞蹈！只舞蹈了一次，只和伊——那夜的愉快是沒有人能够描写。賽拉到現在，倘伊一看照相，还充滿着当时享用过的幸福的光輝。伊当初似乎是昏慣了，但此后不久大公离开宴会，众人都赶忙来祝賀伊的时候，伊的心灌滿了高兴和自負。伊被先生們环

繞着，都称伊为“舞蹈会的女王”，希求伊的爱顧，从此以后，伊便无畧量的統治了男人的心了。

在这“記念品”中，又看見一堆用紅繩子捆着的，从伊的先前的崇拜者們寄来的信札，而且滿是若干平淡若干热烈的恋爱的宣言。但当时伊对于这些現已变黄褪色的信札并不給以伟大的价值，伊只是存起来当作胜利的留痕。他們里面沒有一个能够温暖了伊的心，伊对于写信者至多也不过有一点同情罢了。

“你究竟怎样想呢？”伊的母亲屡次說。“你总須选定一个罢！”

但賽拉惦着大公并且想，“我已經选好了！”伊就是幻想，对于大公生了深刻的印象了。他何以先前只和伊舞蹈呢；这岂不能，他一旦到来而且向伊求婚么？这类的事不是已經常有么？有着怎样的自負，伊便不对他叙述伊的真实的恋爱，只使他看伊的崇拜者的一切的信札，給他証明，伊已經抛掉了几多的劝誘了。

年代过去了；但大公沒有来。賽拉讀些传奇的小說而且等候。伊深相信，倘使大公能够照行他本身的志向，他便来了。然而人自然是阻挠他，所以他等着。賽拉是全不忧愁，虽然伊的母亲已經忍不下去了。母亲实在不知道，伊抱着怎样的大希望，打熬在寂寞里；这希望倘若实现出来，伊才更加欢喜的。

但有一回，母亲說出几句话，这在伊似乎剑尖刺着心坎了，当伊又使一个很有錢很体面的材木商人生了大气，

給母亲一个釘子的时候：“你便会看見了，你要成一个老处女！”

最初，賽拉過分的非笑這句話，但這便使伊懊惱起來；因為伊忽然覺得詫異，近來那些先生們並不專是成群的圍在伊身邊了。這因為這裡鑽出了兩個小丫頭來，人說，那是很秀麗，但據賽拉的意思是不見得的。那還是“全未發育的，半大的雌兒”，沒有體統和規矩。而人以為這秀麗！這是一種不可解的嗜好！倘伊對於這事仔細的想，伊覺得是不至于的。男人們追隨着女孩兒其實只是開玩笑，而伊們因為歎氣却當作真實了；伊對於這些並不怕。但是伊決計，在其次的舞會上伊因此要立起一個赫赫的證據來。為了這目的，伊便定好一件新的，照着最近的時裝雜誌做出來的衣裳，用白絲綢，沒有袖子，前後面深翦截，使可以顯出伊的腴潤的身段。

滿足着而且懷抱着伊的勝利，伊穿過明晃晃的大廳去。那些小女孩們可敢，和伊來比賽么？

還沒有！伊們都逗留在大廳的最遠的屋角里，互相密談，瞥伊一眼，又窃窃的嘻笑，用手掩着嘴，正是在這一種社會生活里沒有閱歷的很年青的女兒所常做的。伊們里面能有一個是“舞蹈會的女王”么？不會有的，只要伊在這裡！

但伊們的嘻笑激刺了伊，伊有這興趣，要對伊們倨傲一回，而這事在舞蹈的開初便提出一個便當的機會了，當伊在圓舞之後走進梳妝室去，整理伊的額發的時候。伊們在這裡站立和饒舌，那時是最適當的。伊直向桌子去，並

且命令的說：“离开鏡子罢，你們小女孩！”

人叫伊們“小女孩”的时候，不会怎样触怒的，这賽拉很知道。但是伊們不能反抗，該当服从，并且給伊讓出一个位置来。在鏡中伊能看見，那些人怎样的歪着嘴而且射給伊憤怒的眼光呵。这在伊都一样；然而伊看見一点別的东西，使伊苦痛起来了；伊看見一个金閃閃的卷发的头，澄蓝的眼睛和一副年少清新的脸——这該便是那个，是人所特別頌揚的那个了。賽拉轉过身去，为要正对着伊看。伊实在不見得丑。在伊这里，对于賽拉确可以发生一个危险的竞争者，因为伊有一点东西是賽拉所不能再有的——最初的青年的魔力。一种忧惧的感情将伊威逼的抓住了，伊再受不住对着这面貌更久的看。伊們为什么站在門口，伊們为什么不讓伊只剩一个人呢？或者伊还应该給伊們一个“釘子”罢。

“这間屋是专为着完全的成人的，”伊說，向伊們轉过背去。

女孩子懂了，便开了門，为的是要出去。但伊們出去时喃喃的說，賽拉听到了这句话：“伊多少大模大样呵，这老处女！”

其时伊追向伊們，閃电一般，而且不及反省，便給那金卷发的一个发响的嘴巴。这瞬間，从聚着許多女士們的邻室中，起了一种惊愕的叫喊。

那金卷发的啼哭了。賽拉推伊出去，跟着关了門。

老处女！她們敢于叫伊老处女！血液涌上伊的头，而



且在伊血管里发沸。痉挛的紧握了伊的手。伊的心劲悸，伊的颤颤，伊的脉突突的跳了。伊从官能里，寻不出一个明白的思想来。在伊耳朵里只是反复的响着这不幸的言语：老处女！

伊无意的走到镜前面。阿，怕人，伊什么模样了！脸色灰白，眼睛圆睁，眼光粗野，颈项紫涨了。这一照又使伊发起反省来。这形相是伊不能回到舞蹈厅里去的。伊试使伊平静下去，喝些水，又在房里面往来的走。伊听到音乐的合奏了。

老处女！伊们对伊不得再是这样叫！伊的最近的求婚者，材木商人，现在在场的。伊赶紧决了意，再喝一杯水，再向镜里看一回伊的象，见得那形相已经回复伊的平常模样了。伊忽忽的从桌上取起伊的扇子来，用快步走进大厅去。那时正奏法兰西，而且伊还没有被邀请。

伊站在厅门口的近旁，用眼光向四处只一溜。这里站着材木商人。霍拉招呼他过来：“我和你舞这法兰西，倘你有这兴致？”伊同时微笑，伊相信，这话是给他一个大大的印象了。

材木商人诚实的鞠躬，然而冷冷的。“可惜我对于这娱乐定该放弃了，我这里已经约好了一位女士！”于是他退回去了。

对偶都排成了。许多先生们仿佛还没有女士，但没有一个到伊这里来。这是什么意思呢？伊满抱了坏的猜疑向各处看。而且的确，现在伊觉得：女人都用了伊的眼光打量伊

并且互相絮絮的說。人分明讀着梳妝室裏的事。但那些先生們也听到了这事么？这在伊，仿佛是絞住了伊的喉嚨了。

人发一个信号，法兰西便开場。伊还是永远站在伊的地位上。伊內中滿怀了忧惧。这能么？伊的确不被邀請么？这类的事在伊是未曾有过的！伊的眼前发了黑，伊仅能够支持了。各样变换的感情在伊这里迴旋，被損的自負，气忿，苦痛，羞辱，最末是顧慮，怕伊的魔力会要永远过去了。这似乎一个重担子擱在伊身上。

当伊看見各对偶穿插的舞出变化多端的动作的时候，伊忽而觉得无力，至于怕要躺下了。女人們的近旁是一把空椅子，伊想走到那边去，但这瞬間又看到了乐祸的眼睛和叵測的微笑。伊縮住了，轉向門口去。伊只得走了，出去空地里！

伊穿上外衣，經過了聖条的长路来到家里，自己并没有知道。待到进了伊的屋子里，这才慢慢的有起意識，能寻出清楚的思想来。伊究竟做了什么呢？不过惩治了一个倔强的女孩子。最先伊們又实在太不識羞了，但伊們自然不肯对人說。为什么大家相信伊們呢？为什么沒有一个人来詢問伊，究竟这事实是怎样的呢？唉，人們統統是这样之坏而且恶呵！

伊哭出来了，而且自己覺得平靜点。伊覺得女人們統在伊的眼前，以及在伊們脸上的这高兴！人嫉妒伊，所以伊們喝着采。但那些向来先承志的，伊的所有的崇拜家，

伊的武士，在那里呢？他們也都是可怜的騙子。但伊要對他們報仇。伊決不再到宴會那里去，假使在街上遇到他們，伊也不看他們了，他們在這晚上還須想！

伊從此留在家里許多時。舞會有了多次了，伊永是等候着，等人來通知，來約會，但是總沒有這宗事。沒有人到伊這里來，倘伊有時遇見了伊的舊相識，他們對伊也異常的冷淡而且拒絕。伊自然也不招呼了。

伊覺得不幸而且寂寞。伊未曾受過，也并不知道，伊須怎樣的救伊的忧愁。母親是從早到晚管理着家務。賽拉不能幫助伊，這在伊覺得干燥，平常，沒風韻！伊還不如坐在伊房裏，做梦而且癡想，或者看些冒險的小說，借此忘却伊的生活的无聊。伊在這中間發見了伊的將來的新希望和新信仰。大公是不來，也可以有一天有一個富足的高貴的旅客，看見伊而且即刻愛上伊的。他們即刻結了婚，而這富翁便攜伊遠走了去，這時市鎮上的少年先生們可就要根本的懊惱了。

伊的避暑庄旁有一個小小的丘樣的土堆，汽船在這前面經過。每逢好天氣，伊便走到那里，白裝束，披着長的卷螺發，頭上戴一頂優美的夏帽子。伊躺在丘上面，用肘彎支撐起來，將衣服安排好許多的襞積，卷螺發的小圈子在肩膀周圍發着光，而且那一隻手，那支着臉的，是耀眼的白。在自己前面伊攤着一本翻開的書；但眼光并不在這里，却狂熱的射在水面上。伊這樣的等着伊的豪富的高貴的新郎，伊的幻想的目的。只要他在船上，他便應該看出

伊在山上的了。他們看見而且感動而且赶到伊这里来，那只是一眨眼間的事。

船舶永远是駛过去，每天，望遠鏡和鏡子正在照看伊；但伊仍然保着原樣，也不敢將眼光太向那边看；他該是狂熱的在水面上远远地浮过去了。然而伊却也看，誰在船上，尤其是怎樣的先生們；因为伊看实在他們中間搜尋着盼望者，豫想者，不識者，在他全生涯中对伊眷爱，崇拜，仰慕的人。

然而日子过去了。伊的热望更加强。伊永是切实的候在山上。星期去的快，夏天消失，秋天近来了。伊早不半躺在那里了，捏了手端正的坐着。眼睛早不止在水面上，却向那边搜索汽船去了。倘这一出現，伊便抱了恐怖和希望迎头的看，一直到近来。伊滿腔恐懼的看那些伊在艙面上寻出来的各旅客。难道他永久不来么？

沒有人来。人都回市鎮去了。冬天携了他的长串的宴会又开首，——这时节，是伊向来滿抱了欢喜的盼望，而且总是給伊新的胜利的。但現在多少各別呵！伊和市鎮的“社会”早沒干系了。現在伊滿裝了憤恚，从外面眺望着这生活和活动；人并不缺少伊，人不願意和伊在一处。而且伊也不願意迁就，無論如何——不能，也不願的！伊尽其所能之多，咒罵那意見有这样坏这样下等的人間，并且为自己僱到一种安穩的封鎖的生活里去。一个孤独的老女人的无欢的日子擺在伊面前，早已无可挽救了。这一天一天的向伊逼进来的，是一件确实的事。在男人們的冷淡的招

呼里，女人們的輕視的眼光里，伊讀出這話來：老處女！而且這話對於伊的效力是蛇咬一般了。

接着這些年只是形成了一長串的無效的希望。伊的生活是沒有采色的淒涼的灰色了。並沒有發生一點事，來打斷這單調，並沒有高興的印象來刷新伊的精神。伊當初是接連的瞞着自己的相信着，後來便不然，因為伊已經不希望了。然而又來了運命的一击，使伊的生活更加悲哀：伊的母親死了，伊的唯一的扶助，伊的最末的朋友。伊沒有一個可以申訴伊的忧患的人，沒有一個為伊擔心，沒有一個問起伊的事。伊啼哭而且悲嘆，伊不願意飲食了。伊咒罵這嫌憎伊驅逐伊的，侮慢那除伊之外，對於一切全都大慈大悲的神明的世界。然而母親躺着，又僵又冷，合着眼睛，死色蓋了臉，沒有聽到伊的哀鳴。

終於是伊的气力耗盡了。伊再也不覺得悲哀或忧患。伊的心，伊的將來，一切啼哭和忧苦之後的伊的腦，是空虛了。伊并無感覺的坐在那里，而且向前看。債主到來，賣去伊的衣裳和器具，伊并不關心了。凡有不稱心的事，都不能惹起伊的注意或憤激來。伊的房屋是荒涼而且空虛，但在伊也全一樣。後來有人對伊說，伊應該搬走了。當初伊沒有懂，人將這說給伊許多回；於是伊大聲的笑了，歇了片時，凝視他們而且又是笑。

自此以後，伊便稱為“瘋姑娘”而且孩子們見伊便害怕。

最初，人給伊在差溜巷里備了一所住屋。伊搬到那邊去，帶着一張床，一張桌子和一個舊書架，這抽屜里放着

打皺的造花，花帶，糖果說明書，伊少年時候的照相和信札，是伊一直後來收集起來並且捆在一處的。

當伊後來搬出市外的時候，伊也帶了這些東西去。在這些的觀覽時，伊僅想到伊一生中短期的歡樂，而且暫時之間，忘却伊現在是一個老處女和“瘋姑娘”。

勃勞羅惠德爾作《在他的詩和他的詩人的影象里的芬蘭》(Finnland im Bilde Seiner Dichtung und Seine Dichter)，分芬蘭文人為用瑞典語與用芬蘭語的兩群，而後一類又分為國民的著作者與藝術的著作者。在藝術的著作者之中，他以明那亢德 (Minna Canth) 為第一人，並且評論說：

“……伊以一八四四年生於單渭福爾，為一個紡紗廠的工頭約翰生 (Gust. Wilh. Johnsson) 的女兒，他是早就自夸他那才得五歲，便已能讀能唱而且能和小風琴的‘神童’的。當伊八歲時，伊的父親在科庇阿設了一所毛絲廠，並且將女兒送在這地方的三級制瑞典語女子學校里。一八六三年伊往齊佛斯吉洛去，就是在這一年才設起男女師範學校的地方，但次年，這‘模範女學生’僅和教師而且著作家亢德 (Joh. Ferd. Canth) 結了婚。這婚姻使伊不幸，因為違反了伊的精力滿滿的意志，來求適應，則伊太有自立的天性；但伊卻由他導到著作事業里，因為他編輯一種報章，伊也須‘幫助’他，但是伊的筆太鋒利，致使伊的男人失去了

他的主筆的位置了。

“两三年后，寻到第二个主筆的位置，伊又有了再治文事的机緣了。由伊住家地方的芬蘭劇場邀請，伊才起了著作剧本的激刺。当伊作《偷盜》才到中塗时，伊的男人死去了，而剩着伊和七个无人过問的小孩。但伊仍然完成了伊的剧本，送到芬蘭劇場去。待到伊因为艰难的生活战争，精神的和體質的都将近于敗亡的时候，伊却从芬蘭文学会得到伊的戏曲的奖賞，又有了开演的通知，这获得大成功，而且列入戏目了。但是伊也不單恃文章作生活，却如伊的父亲曾經有过的一样，开了一个公司。伊一面又弄文学。于伊文学的发达上有显著的影响的是勃兰兌思(Georg Brandes)的书，这使伊也知道了泰因，斯宾塞，弥尔和蒲克勒(Taine, Spencer, Mill, Buckle)的理想。伊现在是单以現代的傾向詩人和社会改革家站在芬蘭文学上了。伊辯护欧洲文明的理想和状态，輸入伊的故乡，且又用了极端急进的見解。伊又加入于为被压制人民的正义，为苦人对于有权者和富人，为妇女和伊的权利对于現今的社会制度，为博爱的真基督教对于以伪善的文句为衣装的官样基督教。在伊創作里，显示着冷靜的明白的判断，确实的奋斗精神和对于感情生活的鋒利而且細致的观察。伊有强盛的构造力，尤其表見于戏曲的意象中，而在伊的小說里，也时时加入戏曲的气息；但在伊缺少真率的艺术眼，伊对一切事物都用那固执的成見的批評。伊是

辯論家，諷刺家，不只是人生觀察者。伊的眼光是狹窄的，這也不特因為伊起於狹窄的景況中，又未經超出這外面而然，實也因為伊的理性的冷靜，知道那感情便太少了。伊缺少心情的暖和，但出色的是伊的識見，因此伊所描寫，是一個小市民範圍內的細小的批評。……”

現在譯出的這一篇，便是勃勞綏惠德爾所述的一個標本。亢德寫這為社會和自己的虛榮所誤的一生的徑路，頗為細微，但幾乎過於深刻了，而又是无可補救的絕望。培因也說，“伊的同性的委曲，真的或想象的，是伊小說的不變的主題；伊不倦於長談那可怜的柔弱的女人在伊的自然的暴君與壓迫者手里所受的苦處。誇張與无希望的悲觀，是這些强有力的，但是悲慘而且不歡的小說的特色。”大抵慘痛熱烈的心聲，若從純藝術的眼光看來，往往有這缺陷；例如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著作，也常使高興的讀者不能看完他的全篇。

一九二一年八月十八日記。



## 父亲在亚美利加

芬蘭 亞勒吉阿

也像許多別的农夫和流寓的人們一樣，跋皇司拉諦密珂忽然想起來了，到“亞美利加”去。這思想，不絕的煩勞他，于是他一冬天，既到正二月時節，全不能將他拋開了。現在這已經不只是時時掛在心上的想頭了，却成了一种苦惱的真心的熱望。他的思想，已經留連于亞美利加的希望之山，而在那地方，訪求着他時時刻刻所訪求的幸福之石了。

他當初全不過自己秘密的想。但有一回，當他的女人悲傷的訴說，說是“窮苦總不會完”的時候，密珂便忍不住說了出來：

“這總有一個完，倘我春天到亞美利加去！”

“你！”女人叫着說，伊的眼便異樣的發了光，這是歡喜呢還是驚愕呢？

這一日伊不再訴苦了。伊待遇伊丈夫，只是用了一种較深的敬畏和較大的留神，過于從前了。

這出行實在定在春天。密珂從仙田莊的抵押，籌到了旅費。

出行的日期愈逼近，那女人也愈忧虑了。但如男人問

道：“你有什么不舒服呢？”伊也不說出特別的緣由來。

出行的日期正到了。女人从早晨便哭，——至于使伊那有病的眼睛再沒有法子好。

“不要这样哭，”过了一会之后，男人說。“倘若上帝給我幸福，我們不至于长久分离的！”

“不是……，但……”

“什么但……”

这在男人，似乎觉得其中藏着一种的疑惑。但当告別的时间以前，女人凄楚的哭着，倒在他怀里，并且吃吃的說：

“不要忘记我，父亲，……要想到孩子們。”

“忘却！你想到那里去了？……你用了你的猜疑，使我直到心的最里面也痛了！”

“不，爱的蜜珂，我不是这意思！但世界是这样坏，……而我一人和三个小的孩子們留在这里，……田庄是为了你的旅費，抵押出去了，……不要生气，父亲，但我的心是这样的塞滿了！”

蜜珂对于这話，几乎要給一句强硬的回答；但在他女人还只是拥抱着的时候，他的心柔軟了。于是他将孩子抱在臂上，接吻他們，——挨次的个个接了吻，此后便是那母亲。……

是的，上帝知道，蜜珂全沒有想到，撇下他們竟有这样的艰难。——只要有人肯来要他工作，他便不再出門去了——不，決不的。

然而現在他必須出門去！

女人哭了整兩日。這是極其楚的恐慌，是各樣忧惧的想象的一个結果，這其間便要發現的。但伊的眼泪为了“道罗”(Dollars)这一个思想，也漸漸的干燥起来。孩子們也想着他，而且在村里說：“父亲寄亞美利加道罗給我們，我們便可以买点什么东西了！”

最初密珂屢次的写信。他也时时寄一点錢。他常說：后来要寄一宗大款，这只是一点小零用。

年月过去了。書信的間隔愈加久长，錢信的間隔也愈加不可靠。时候坏，他不能不换他的工作而且又生病了，他这样写。但其他盼望将来的囑咐，是不絕的。

母亲的面容永是显得忧愁，而面包也永是紧縮起来了。

密珂已經去了五年。从三年多以来，他便沒有写一封信給家里。

春天到了。

燕子又从南方回来了，造伊的巢在跋壘司拉諦的低矮的屋背下。伊每日对着孩子們，講那丰饒的南方的土地，那里是葡萄已熟，圓的美丽的无花果弯曲了树上倔强的枝条。燕子講些什么，孩子們沒有懂；然而他們領会得，这是一点快活的事，即此一点，人就可以欢喜而且拍起他們那瘦的小手来。

“或者这燕子見過父亲？”有一天，中間的孩子質問說，

是一个女兒。

“是的，倘能够知道这个，”最大的說。那最小的一个，是因此才引起他想到父亲，而于此却全不能記起的，問題：

“父亲强壮么？”

“是的，的确，”最大的保証說。

“如果父亲回来，”那中間的又說。

然而人还是永远听不到父亲的事。

野草在茅屋周围渐渐的发綠了，土埂上的小果树丛也着起花来。母亲掘开了石質的屋旁的田地，栽下馬鈴薯去，孩子們都热心的帮伊。夏天将他們青白的两頰染得微紅了，……单是空气里有滋养料的！母亲也觉得心里輕松些，夏季用了精妙的画笔，在他色彩裝飾上描出将来的希望，更为光明一点了。

伊晒出密珂的皮衣，皮襖和衣裳来，都挂在馬鈴薯田的篱柱上，——“倘他回来，他看見，我們并没有忘了他，也不使他的衣裳給虫子蛀坏呢。”

正是这瞬間来了那农人，是借給密珂旅費的：“哪，人还没有听到你們的密珂么？”

那女人不安起来了。否認的回答，不是好主意，而承認也一样的危險：“近时他没有，……”

“这是一个坏人！他没有从他便寄錢来，我就得卖了这草舍和一点田地。这快要不够了。”

“这在女人，似乎心脏都停頓了，而且伊也全不知道，应该怎样的回答。当那农人許可，还等到明年春天的时

候，伊才能够再嘘出一口气来。

秋天到了。

母亲哭的愈多了。伊的按捺的語气，往往当对待孩子的时候，在忍不住的愤激的話里，发表出来。于是他們便自己蹲在爐灶后面的昏黑的角里，而其中的一个偷偷的說道：“倘若父亲永不回到家里来，……”

另一个便說：“回家！一定！倘若他有了別的女人，……”

孩子們不很懂，这是什么意思，倘遇見人們說着这事，說那父亲在外面有了別的女人了，但他們倘看見他們的母亲，泪在眼里永沒有乾，他們便直覺的感得，父亲是很不好很不好，母亲是很艰难，而且他們是很饑餓。……

然而人还是永沒有听到父亲的事！

芬蘭和我們向來很疏遠；但他自從脫離俄國和瑞典的勢力之後，却是一個安靜而進步的國家，文學和藝術也很發達。他們的文學家，有用瑞典語著作的，有用芬蘭語著作的，近來多屬於後者了，這亞勒吉阿(Arkio)便是其一。

亞勒吉阿是他的假名，本名菲蘭兌爾(Alexander Filander)，是一處小地方的商人，沒有受過學校教育，但他用了自修工夫，竟達到很高的程度，在本鄉很受尊重，而且是極有功于青年教育的。

他的小說，于性格及心理描寫都很妙。這却只是

一篇小品 (Skizze)，是从勃劳梭惠德尔所編的《在他的詩和他的詩人的影象里的芬蘭》中譯出的。譯者批評說：亞勒吉阿尤有一种优美的譏諷的談諧，用了深沈的微笑盖在物事上，而在这光中，自然能理會出悲慘来，如小說《父亲在亞美利加》所証明的便是。



# 現代日本小説集





## 挂幅

· 夏目漱石

大刀老人决計在亡妻的三周年忌日为止，一定給整一块石碑。然而靠着兒子的撫腕，才能顧得今朝，此外再不能有一文的积蓄。又是春天了，摆着赴訴一般的脸，对兒子說道，那忌日也正是三月八日哩。便只答道，哦，是呵，再沒有別的話。大刀老人終于决定了卖去祖遺的珍貴的一幅画，拿来做用度。向兒子商量道，好么？兒子便淡漠到令人憤恨的贊成道，这好罢。兒子是在內务省的社寺局里做事的，拿着四十圓的月給。有妻子和两个小孩子，而且对大刀老人还要尽孝养，所以很吃力。假使老人不在，这珍貴的挂幅，也早变了便于融逼的东西了。

这挂幅是一尺見方的絹本，因为有了年月，显着紅黑顏色了。倘挂在暗的屋子里，黯淡到辨不出画着什么东西来。老人則称之为王若水所画的葵花。而且每月两三次，从柜子里取了出来，拂去桐箱上的尘埃，又郑重的取出里面的东西，立刻挂在三尺的墙壁上，于是定睛的看。誠然，定睛的看着时，那紅黑之中，却有瘀血似的頗大的花样。有几处，也还微微的剩着疑是青綠的脫落的癍痕，老人对了

这模糊的唐画的古迹，就忘却了似乎住得太久了的住旧了的人间。有时候，望着挂幅，一面吸烟，或者喝茶。否则单是定睛的看。祖父，这什么，孩子说着走来，想用指头去触了，这才记起了年月似的，老人一面说道动不得，一面静静的起立，便去捲挂幅。于是孩子便问道，祖父，弹子糖呢？说道是了，我买弹子糖去，只是不要淘气罢，嘴里说，手里慢慢的捲好挂幅，装进桐箱，放在柜子里，便到近地散步去了。回来的时候，走到糖店里，买两袋薄荷的弹子糖，分给孩子道，哪，弹子糖。儿子是晚婚的，小孩子只六岁和四岁。

和儿子商量的翌日，老人用包袱包了桐箱，一清早便出门去，到四点钟，又拿着桐箱回来了。孩子们迎到门口，问道，祖父，弹子糖呢？老人什么也不说，进了房，从箱子里取出挂幅来挂在墙上，茫然的只管看。听说走了四五家骨董铺，有说没有落款的，有说画太剥落的，对于这画，竟没有如老人所豫想的致敬尽礼的人。

儿子说，古董店算了罢。老人也道，骨董店是不行的。过了两星期，老人又抱着桐箱出去了。是得了介绍，到儿子的课长先生的朋友那里去给赏鉴。其时也没有买回弹子糖来。儿子刚一回家，便仿佛嗔怪儿子的不德义似的说道，那样没有眼睛的人，怎么能让他呢，在那里的都是废物。儿子苦笑着。

到二月初旬，偶然得了好经手，老人将这一幅卖给一个好事家了。老人便到谷中去，给亡妻定下了体面的石

碑，其余的存在邮局里。此后过了五六天，照常的去散步，但回来却比平常迟了二时间。其时两手抱着两个很大的弹子糖的袋。这是因为卖掉的画，还是放心不下，再去看一回，却见挂在四席半的啜茗室里，那前面插着透明一般的腊梅。老人便在这里受了香茗的招待。这比藏在我这里更放心了，老人对儿子说。儿子回答道，也许如此罢。一连三日，孩子们尽吃着弹子糖。

## 克萊喀先生

夏目漱石

克萊喀(W. J. Craig)先生是燕子似的在四層樓上做窠的。立在階石底下，即使向上看，也望不見窗戶。從下面逐漸走上去，到大腿有些酸起來的時候，這才到了先生的大門。雖說是門，也並非具備着雙扉和屋頂；只在闊不滿三尺的黑門扇上，挂着一個黃銅的敲子罷了。在門前休息一會，用這敲子的下端剝啄剝啄的打着門板，裡面就給來開門。

來給開的總是女人。因為近視眼的緣故罷，戴着眼鏡，不絕的在那里出驚。年紀約略有五十左右了，想來也該早已看慣了世間了，然而也還是只在那里出驚，睜着使人不忍敲門的這麼大的眼睛，說道“請。”

一進門，女的便消失了。於是首先的客房——最初並不以為是客房，毫沒有什麼別的裝飾，就只有兩個窗戶，排着許多書。克萊喀先生便大抵在這裡擺陣。一見我進去，就說道“呀”的伸出手來。因為這是一個來握手罷的照會，所以握是握的，然而從那邊却歷來沒有回握的時候。這邊也不見得高興握，本來大可以廢止的了，然而仍然說道

“呀”，伸出那毛茸茸的皱皮疙瘩的，而且照例的消极的手来。习惯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

这手的所有者，便是担任我的质问的先生。初见面时，问道报酬呢？便说道是呵，一瞥窗外边，一回七先令怎么样，倘太贵，多减些也可以的。于是我定为一回七先令的比例，到月底一齐交，但有时也突然受过先生的催促。说道，君，因为有一点用度，可以付了去么等类的話。自己便从裤子的袋里掏出金币来，也不包裹，说道“哦”的送过去，先生便说着“呀，对不起”的取了去，摊开那照例的消极的手，在掌上略略一看，也就装在裤子的袋里面了。最窘的是先生决不找余款。将余款归入下月分，有时才到其次的星期内，便又说因为要买一点书之类的催促起来。

先生是爱尔兰人，言语很难懂。倘有些焦躁，便有如东京人和萨摩人吵闹时候的这么烦难。而且是很疏忽的焦急家，一到事情麻烦起来，自己便听天由命而只看着先生的脸。

那脸又决不是寻常的。因为是西洋人，鼻子高，然而有阶级，肉太厚。这一点虽然和自己很相象，但这样的鼻子，一见之后，是不会起清爽的好感情的。反之，这些地方却都乱七八糟的总似乎有些野趣。至于鬚髯之类。则实在黑白乱生到令人悲悯。有一回，在培凯斯忒理德(Becker Street) 遇见先生的时候，觉得很象一个忘了鞭子的马夫。

先生穿白小衫和白领子，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始终穿

着花条的绒衫，两脚上是臃肿的半鞋，几乎要伸进暖爐里面去，而且敲着膝头，——这时才見到，先生是在消极的手上戴着金指环的。——有时或不敲而攥着大腿，教給我書。至于看給什么，則自然是不懂。靜听着，便帶到先生所乐意的地方去，决不給再送回来了。而且那乐意的地方，又順着时候的变迁和天气的情形，发生各样的变化。有时候，竟有昨日和今日之間搬了两极的事情。說得坏，那就是胡說八道罢，要評得好，却是給听些文学上的座談。到現在想起来，一回七先令，本来沒有可以得到循規蹈矩的講义的道理，这是先生这一面不錯，觉得不平的我，却胡塗了。况且先生的头，也正如那鬚髯所代表的一般，仿佛有些近于杂乱的情势，所以倒是不去增加报酬，請講更其高超的講义的好，也未可知的。

先生所得意的是詩。讀詩的时候，从臉到肩膀边便阳炎似的振动。——并非誑話，确乎振动了。但是归根究底，却成了并非为我讀，只是一人高吟以自乐的事，所以总而言之，也还是这一面損失。有一次，拿了思温朋(Swinburne)的叫作《罗賽蒙特》(Rosamond)的东西去，先生說給我看一看罢，朗吟了两三行，却忽而将書伏在膝髁上，說道，唉唉，不行不行，思温朋也老得做出这样的詩来了，便叹息起来。自己想到要看思温朋的杰作《亚秦兰多》(Atalanta)便在这时候。

先生以为我是一个小孩子。你知道这样的事么，你懂得那样的事么之类，常常受着无聊不堪的事的質問。刚这

样想，却又突然提出了伟大的问题，飞到同辈的待遇上去了。有一回，当我面前读着渥忒孙(Watson)的诗，问道，这有说是有着象雪黎(Shelley)的地方的人和说全不相象的人，你以为怎样？以为怎样，西洋的诗，在我倘不先诉诸目，然后通过了耳朵，是完全不懂的。于是适宜的敷衍了一下。说这和雪黎是相象呢还是不相象，现在已经忘却了。然而可笑的是，先生那是照例的敲着膝头，说道我也这样想，却惶恐得不可言。

有一日，从窗口伸出头去，俯视着忽忽的走过那辽远的下界的人们，一面说道，你看，走过的人们这么多，那里面，懂诗的可是百个中没有一个，很可怜。总而言之，英吉利人是不会懂诗的国民呵。这一节，就是爱尔兰人了得，高尙得远了。——真能够体会得诗的你和我，不能不说是幸福哩。将自己归入了懂诗的一类里，虽然很多事，但待遇却比较的颇冷淡，我于这先生，看不出一点所谓情投意合的东西来，觉得只是一个全然机械的在那里饶舌的老头子。

然而有过这样的事。因为对于自己所住的客寓很生厌了，就想寄居在这先生的家里看，有一天，照例的课习完毕之后，请托了这一节，先生忽然敲着膝髁，说道，不错，我给你看我的家里房屋，来罢，于是从食堂，从使女室，从边门，带着各处走，全给看遍了。本来不过是四层楼上的一角，自然不广阔。只要两三分时，便已没有可看的地方。先生于是回到原位上，以为要配这样的家，所以什么



处所都住不下，給我回絕了罢，却忽而講起陂尔忒惠德曼 (Walt Whitman) 的事来。先前，惠德曼曾經到自己的家里来，逗留过多少时，——說話非常之快，所以不很懂，大半是惠德曼到这里来似的，——当初，初讀那人的詩的时候，觉得有全不成东西的心情，但讀过几遍，便逐漸有趣起来，終于非常之愛讀了。所以……

借寓的事，全不知道飞到那里去了。我也只得任其自然，哦哦的答应着听。这时候，似乎又講到雪黎和誰的吵鬧的事，說道吵鬧是不好的，因为这两人我都愛，我所愛的两个人吵鬧起来，是很不好的，■提出抗議的話。但無論怎样抗議，在几十年前已經吵鬧过的了，也再没有什么法。

因为先生是疏忽的，所以自己的書籍之类很容易安排錯。倘若寻不見，便很焦急，仿佛起了火灾似的，用了张皇的声音叫那正在厨下的老嫗。于是那老嫗也摆着一副张皇的脸，来到客房里。

“我，我的《威志威斯》(Wordsworth) 放在那里了？”

老嫗依然将那出惊的眼，睜得碟子似的徧看各書架，無論怎样的在出惊，然而很可靠，便即刻寻到《威志威斯》了。于是 Here Sir 的說着，仿佛聊以相窘似的，塞在先生的面前。先生便■夺一般的取过来，一面用两个手指，毕毕剥剥的敲着髒黢的書面，一面便道，君，威志威斯是……的講开场。老嫗显了愈加出惊的眼退到厨下去。先生是二分間三分間的敲着《威志威斯》。而且好容易叫人寻到了的

《威志威斯》。竟終于沒有翻開卷。

先生也時時寄信來。那字是決計看不懂的。文字不過兩三行，原也很有反復熟讀的時間，但無論如何總是決不定。于是斷定為從先生來信，即是有了妨礙，不能授課的事，省去了看信的工夫了。出驚的老嫗偶然也代筆，那就很容易了然。先生是用着便當的書記的。先生對了我，嘆息過自己的字總太劣，很困窘。又說，你這面好得多了。

我很擔心，用這樣的字來起稿，不知道會寫出怎樣的東西來呢。先生是亞覃本《沙士比亞集》(Arden Shakespeare)的出版者。我想，那樣的字，竟也會有變形為活版的資格么？然而先生却坦然的做序文，做札記。不寧惟是，曾經說道看這個罷，給我讀過加在《哈謨列德》(Hamlet)上頭的緒言。第二次去的時候，說道很有趣，先生便囑咐道，你回到日本時，千萬給我介紹介紹這書罷。亞覃本《沙士比亞》集的《哈謨列德》，是自己歸國後在大學講講義時候得了非常的利益的書籍。周到而且扼要，能如那《哈謨列德》的札記的，恐怕未必再有的了。然而在那時，却並沒有覺得這樣好。但對於先生的沙士比亞研究，却是早就驚服的。

在客房里，從門鍵這一边彎過去，有一間六席上下的小小的書齋。先生高高的做窠的地方，據實說，是這四層樓的角落，而那角之又角的處所，便有着在先生是最要緊的寶貝在那里了。——排着十來冊長約一尺五寸闊約一尺的藍面的簿子，先生一有空一有隙，便將寫在紙片上的文

句，鈔入藍面簿子里，仿佛僮客入积蓄那有孔的銅錢一般，将那一点一点的增加起来，作为一生的娱乐。至于这藍面簿子就是《沙翁字典》的原稿，則来此不久便已知道了。听说先生因为要大成这字典，所以抛弃了威尔士(Wales)某大学的文学的講席，騰出每日到不列顛博物館去的工夫来。連大学的講席尚且抛弃，則对于七先令的弟子的草草，正不是无理的事。先生的脑里，是懼此字典，終日終夜槩恒磅礪而已的。

也曾問过先生，已經有了勛密特(Schmidt)的《沙翁字典》了，却还做这样的書么？于是先生便仿佛不禁輕蔑似的，一面說道看这个罢，一面取出自己所有的《勛密特》来給我看。試看时，好个《勛密特》前后两卷一叶也沒有完肤的写得烏黑了。我說着“哦”的吃了惊，只对《勛密特》看。先生其时頗得意。君，倘若做点和《勛密特》一样程度的东西，我也不必这样的費力了。說着，两个手指又一齐毕毕剝剝的敲起烏黑的《勛密特》来。

“究竟，从什么时候起，来敢这样的事的呢？”

先生站起身，到对面的書架上，仿佛寻些什么模样，但又用了照例的焦躁的声音叫道，全尼(Jane)，全尼，我的《道覃》(Dowden)怎么了？老嫗还没有出来，已經在問《道覃》的所在。老嫗又出惊的出来了。而且又照例的Here Sir的相窘一回，退了回去。先生于老嫗的一下并不介怀，肚餓似的翻开書，唔，在这里，道覃将我的姓名明明白白的写在这里；特別的写着研究沙翁的克萊喀氏。这書

是一千八百七十……年的出版，所以我的研究，还在一直以前呢……自己对于先生的忍耐，全然惊服了。顺序便问什么时候才完功。谁知道什么时候呢，是尽做到死的呵，先生说着，将《道覃》放在原处所。

我此后不久便不到先生那里去了。当不去的略略以前，先生曾说，日本的大学里，不要西洋人的教授么？倘我年纪青，也去罢。颇显着无端的感到无常的神色。先生的脸上现出感动，只有这一回。我宽慰说，岂不还年青么？答道那里那里，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什么事，因为已经五十六岁了，便异样的入了。

回到日本之后，约略过了两年，新到的文艺杂志上，载着克萊氏死掉的記事。是沙翁的专门学者的事，不过添写着两三行文字罢了。那时候，我放下杂志想，莫非那字典终于没有完功，竟成了废纸了么？

## 游 戏

森鷗外

木村是官吏。

或一日，也如平日一样，午前六点钟醒过来了。是夏季的初头。外面是早就明亮了的，但使女顾虑着，单不开这一间的雨屏。蚊帐外是小小的燃着的洋灯的光，这独寝的閨，见得很寂寞。

伸出手去，机械的摸那枕边。这是寻时錶。是颇大的一个錶表，有的說，这就是递信省买給車掌的东西。指針也如平日一样，恰恰指着正六点。

“喂，不开屏門么？”

使女一面拭着手，出来开雨屏。外边照旧是灰色的天空中，下着微細的雨，并不热，但是湿漉漉的空气触在脸上。

使女在单衫上，嚙进肉里去的綁了卷袖繩，将雨屏一扇一扇的装进屏箱去。額上沁出汗来了，这上面，紧帖着繚乱的短头发。

心里想：“哦，今天也是一运动便热的日子呵。”从木村的租住屋到电車的停留場为止，有七八町。步行过去

时，即使出門时以为凉，待走到却出汗了。就是想到了这件事。

走出廊下洗着脸，記起今天有須赶紧送給課长的文件的事来。然而課长的到来是在八点半，所以想，八点鐘到衙門就是了。

于是显着頗高兴的快活的脸，看着阴气的灰色的天空。倘給不知道木村的人一看見，便要詫异他有甚有趣，却装着那样的脸的罢。

出来洗脸的时候，使女便赶忙的送了蚊帐，卷起被褥来。走过这处所，开了紙障子，便是書房。

两个書几，拦成九十度角的摆着。这前面鋪着垫子。坐在这里，擱着了火柴，吸一支朝日。①

木村做事，是分为立刻非做不可的事，和得閑才做的事的。将一张几收拾得精空，逢到赶紧要做的事，便拏到这上面去。而且这赶紧要做的事一完結，便将擱在那一张几上的物件，接着拏到这边来。擱着的物件总很多堆积着的。这是照了緩急积起来的，比較的急的便放在最上面。

木村拏起那擱在垫子旁边的《日出新聞》来，摊在空虚的一张几上，翻开第七面。这是文艺栏所在的地方。

将朝日的掉下的灰，吹落在几的那边，一面看。脸上仍然很快活。

---

① 紙烟的名目。

从紙障子的那边，听得拂子和扫帚的声音很剧烈。是使女赶忙的在那里扫臥房。拂子的声音尤厉害，木村也常常发过話，但改了一日，便又照旧了，不用那扎在拂子上的紙条拂，却用柄的一头拂的。木村称这事为“本能的扫除”。鸽子孵卵的时候，用那削圆棱角的白粉笔兌換了鴿卵，也仍然抱着白粉笔。忘了目的，单将手段来实行。不記得为了尘埃而拂，却只是为了拂而拂了。

但这位使女，虽然躬行本能的扫除，躬行“舌战”，然而活泼，也还中用，所以木村是滿足的。舌战云者，是罗曼主义时代的一个小說家所說的話，就是說使女一遇着主人出門，便跑到四近各处去饒舌。

木村看完了什么之后，略略皺一皺眉。大抵无论何时，凡是放下新聞的时候，若不是极 Apathique（漠然）的表情，便是皺一皺眉。这就因为新聞的記載，是成不了毒也做不了藥的东西，或者是木村以为不公平的东西的緣故。既如此，似乎不看也就是了，然而仍然看。看了之后，显出无动于中的神色，或者略略皺一皺眉，便立刻回复了快活的臉。

木村是文学者。

在衙門里，办着麻煩的，沒精打采的，增添补漏的那些事，快要成为秃头了，也历来沒有圖，但在当作文学者这一面，却頗也为世所知的。并没有做什么好著作，而頗也为世所知。且不特为世所知而已。一旦为世所知，做官这一面便变了外放之类，被当作已經死了似的看待，一直到

將成禿頭之後，再回東京，才作為文學者而復活起來。實在是很費手腳的履歷。

倘說木村看了文藝欄，覺得不公平是因為自利，被貶便怒，被褒便喜，那怕是冤枉的罷。不論我的事，人的事，看見稱贊着無聊的東西，糟蹋着有味的東西，所以覺得不公平的。不消說，遇有說着自己的時候，便自然感得更切實。

盧斯福 (Roosevelt) 遍地的走，說着“見得不公平就戰罷”的道理。木村何以不戰呢？其實，木村前半生中，也曾大戰過來的。然而目下正在做官，一發議論，便做不出著作了。自從復活以來，雖然壞，也在做著作，議論之類是不能發的。

這一日的文藝欄上，寫着這樣的事：

“在文藝上有所謂情調。情調是成立於 Situation (情況) 的上面，然而 Indéfinissable (不可言說) 的。登在與木村有關係的雜誌上的作品，無一篇有情調。木村自己的東西也似乎沒有情調。”

約而言之，就是這一點。而且反之，還揭着所謂有情調的文藝的例，但這些也並不是木村一一佩服的東西。這之中，連木村以為體面的作家，不做那樣的文章才好的東西之流，也舉在例子里。

要之寫在那里的話，在木村是不很懂。即便看了“成立於 Situation 之上的情調”這話，也是什麼都不能想清楚的。哲學的書，藝術的書，木村也看得頗不少了，但



看这句话，却是什么都不能想清楚。诚然，在文艺里，也有着要说是 Indéfinissable，便也可以说得似的，有趣的地方的。这能想。然而 Situation 是什么呢？不是自古来的剧曲之类，将人物分配了时候和处所而做成的东西么？这与巴尔 (Hermann Bahr) 以为旧文艺的好处，在急剧，丰富，有变化的行为的紧张这些话，岂不是没有差别么？是单能在这样的东西上成立，在木村是不懂的。

木村也并非自信有如此之强的人，但对于这不懂，却不以为自己的脑力坏。其实倒反为记者想起了颇可惜而且失敬的事。一看那揭着的有情调的作品的例，便想到尤其失敬的事来了。

木村的黧黯的脸，即刻快活起来了。而且因了单身人都整筋的脾气，好好的折了新闻，放在书房的廊下的角落里。这样放着，使女便拿去擦洋灯，有用剩的，就给废纸担。

这写得颇长了，而实际是二三分间的事。吸一支朝日之间的事。

将朝日的烟蒂抛在当作灰盘用的石决明亮里，木村同时仿佛想到了什么似的，独自笑着，一捧就捧着积在旁边几上的十几本 Manuscripts (原稿) 似的东西，搬到衣橱上去了。

这是日出新闻社所托付的应募剧本。

日出新闻社出了赏，募集剧本的时候，木村是选者。木村有着连呼吸也运不过来的事务，没有看应募剧本的工

夫。要匀出这样的工夫来，除了用那吸烟的休憩时间之外再没有别的法。

在吸烟休憩时候，是誰也不願意做不愉快的事的。应募剧本之流，看了觉得有趣的，是十之中說不定是否有一。

而竟答应了看卷者，是受了托，勉勉强强的答应下来的。

木村常常被《日出新聞》的第三面上說坏話。无论什么时候，总是用“木村先生一派的风俗坏乱”这一句話的。有一回，因为有一个劇場，要演西洋的誰所做的戏剧，用了木村的譯本的时候，也写着这照例的坏話。要說起这是怎樣的剧本来，却不但是在 Censure (检閱) 严到可笑的柏林和維也納，都准印成書本去发行，連在劇場扮演，也毫不为奇的，頗为甜熟的剧本罢了。

然而这是三面記者所写的事。木村不明白新聞社里的事情，新聞社的艺术上的意見，沒有普及到第三面也并不見怪的。

現在看見的却两样。在文艺栏，即使有着个人的署名，然而并不加什么案語，便已登載的議論，則也如政治的社說一般，便当作該社的文艺观来看待，也就无所不可罢。在这里，說木村所做的东西沒有情調，木村参与选择的杂志上所载的作品也沒有情調，那就是說木村是不懂文艺的了。何以教不懂文艺的人，来选剧本的呢？倘若沒有情調的剧本入了选，又怎么好呢？这样做法，对得起应募的作者么？作者那边固然对不起，而于这边也对不起的，木村想。

木村是被称为坏的意义这一面的 Dilettante(游戏于艺术的人)的，以此即使不落这样的难，来看并不有趣的东西，也还可以过活。总而言之，廓清这一大堆的事，是敬谢不敏了，这样想着，所以搬到衣橱上去的。

写起来长了，然而这是一秒间的事。

隔壁的屋子里，本能的扫除的声音停止了，纸障子打开了。搬出饭来了。

木村用那混着芋头的酱汤来吃早饭。

吃完饭，喝一杯茶，脊梁上便沁出汗来。夏天究竟是夏天哪，木村想。

木村换上洋服，将一个整包的朝日塞在衣袋里，走向大门去。这里已经摆着饭包和洋伞，靴子也准备好了。

木村撑了伞，蒙蒙的出去了。到停留场去的路，是一条店铺櫛比的狭路，经过的时候，店主人要打招呼的店是大抵有一定的几家的。这里便留心着走。这四近，对木村怀着好意来打招呼之类的也有，冷淡的装着不相干的脸的也有，至于抱着敌对的感想的人，却仿佛没有似的。

于是木村先推察这些招呼的人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第一，他们确乎想，做小说的人是一种古怪人。以为古怪人的时候，立刻又觉得是可怜的人，所以来给一点 Protégé(惠顾)的。这在招呼的表情上可以看得出。木村对于这事，并不以为可憎，但不消说，自然也不觉得多谢。

正如邻近的人的态度一样，木村这人，在社交上也不很有什么对头。也只有当作呆子看，来表点好意的人，和

全然冷淡，置之不理的人罢了。

加以在文坛上，又时时被驅除。

木村想，只要人們肯置之不理，这就好了。虽说置之不理惟有著作却要准他做做的。心里想，不要看錯了东西，便破口罵倒等等就好，倘有和自己有着相同的感的人，那就运气了。这是在心的很深很深的地方这样想。

到停留場的路走了一半的时候，从横街里走出一个叫作小川的人来了。这人也在同衙門里办事，每三回里大約总有一回遇在路上的。

“自以为今天早一点，却又和你遇着了。”小川說，偏了伞子，并着走。

“这样的么，……”

“平常不是总是你先到么。想着些什么似的。想着大作的趣向罢。”

木村每听到这样的话，便感着被搔了痒的心情。但仍旧摆着照例的快活的脸，不开口。

“近来，翻了一翻《太阳》，里面有些說你在衙門里的秩序的生活和艺术的生活，是正相矛盾，到底調和不得的这类話。見了么？”

“見过了。說的是坏乱风俗的艺术和官吏服务規則，并无調和的方法这等意思罢。”

“原来，是有着风俗坏乱这类字面的。我却沒有这样的去解释。单当作艺术和官吏了。政治之流，倘尽着現状这样下去，是一时的东西，艺术是永远的东西呵。政治是一

国的东西，艺术是人类的东西呵。”小川是衙門里的饒舌家，木村始終觉得討厭的，但努力不教露出这顏色。他仿佛老病复发似的，响亮起来了。“然而，你看着卢斯福在各处講演的演說罢。假使依了此公所說的来做，政治也就不是一时的东西了。不单是一国的东西了。再将这事高尙一点，政治便成为大艺术哩。我想，这和你們的理想倒許是一致的，怎样？”

木村以为很胡塗；极要緊一皺眉了，却熬着。

这之間，到了停留場。因为是末站，所以早出晚归，便正須坐在滿座的車子上。两人在紅柱子下，并撐了伞立候着，走过二輛車，好容易才挤上了。

两人都挽在皮帶上。小川似乎饒舌还没有够。

“喂，我的艺术观如何？”

“我是不去想这些事的。”木村懶懶的答。

“怎样想，才动笔的呢？”

“并不怎样想。要做的时候便做。可以說，仿佛和要吃的时候便吃差不多罢。”

“本能么？”

“也并非本能。”

“何以？”

“意識了做的。”

“哼。”小川显了异样的臉色，不知道怎么想去了，从此直到下电車，沒有再开口。

和小川分了手，木村走到自己的房屋面前，将帽挂在

帽架上，插了傘。挂着的帽子還只有二三頂。

門开着，挂着竹簾。經過了穿着白制服的听差的旁边，走到自己的桌前去。先到的人也還沒有出手來辦公，在那里搖扇子。也有交換“早上好”的。也有默默的用下頰打招呼的。所有的臉都是蒼白的沒有元氣的臉。這也無怪，每一月里沒有一個不生一回病的。不生的，只有木村。

木村從貼着“特別案卷”的鐵條的，熏旧的書架上，取出翻潮的文件來，在桌子上堆了兩大堆。低的一堆，是天天辦去的东西，那上面，有一套拖着舌头似的，貼着紅籤的文件。這就是今天必須交給課長的要緊的事情。高的一堆，是隨時慢慢辦去便成的公事。除了本分的分任事務之外，因為要訂正字句，從別的局所里，也有文件送到木村這里來。那些东西，倘有并不緊急的，便也歸在這里面。

取出了文件，坐在椅子上，木村便摸出那照例的軍掌的表來看。到八點還差十分。等課長到來為止，還有四十分。

木村翻開那高的一堆的上面的文件來，看了一回，便用糊板上的漿糊，帖上紙條，在這里写上些什么去。紙條是許多張的用紙捻子穿着，挂在桌子旁边的。在衙門里，称之为附箋。

木村泰然的坐着，蠟燭的辦公，這其間，那臉始終很快活。這樣的時辰的木村的心情，是頗有些難于說明的。這人不論做什么事，總抱着孩子正在遊戲一般的心情。同是遊戲，有有的趣，也有無聊的。這辦事，却是以為無聊

的这一类。衙門的公事，并不是笑談。那是政府的大机关的一个小齒輪，自己在迴旋的事，是分明自觉着的。自觉着，而办着这些事的心情，却象游戏一般。脸上之所以快活者，便是这心情的发现。

办完一件事，就吸一支朝日。这时候，木村的空想也往往胡鬧起来。心里想，所谓分业者，在抽了下午茶的人，也就成了很无聊的事了。然而并没有觉得不平。虽然这样，却又并不怀着以此为己的命运，类乎 Fataliste（运命論者）的思想。也常想，这样的事务，歇了怎样呢。于是便想到歇了以后的事。假定就目前的景况，在洋灯下写，从早到晚的著作起来罢。这人在著作时候，也想着孩子正在鬧心愛的游戏似的心情的。这并非說沒有苦处。無論做什么 Sport（玩耍），都要翻过障碍。也未尝不知道艺术是并非笑談。拏在自己手上的工具，倘交給巨匠名家的手里，能造出震惊世界的作品的事，是自觉着的。然而一面自觉，一面却怀着游戏的心情。庚勃多（Gambetta）的兵，有一次教突击而气馁了，庚勃多說吹喇叭罢，但是进击的譜沒有吹，却吹了 Réveil（起床）的譜。意大利人站在生死的界上，也还有游戏的心情。总而言之，在木村，無論做什么都是游戏。同是游戏，心愛的有圖的这一种，比无聊的好，是一定不易的。但倘若从早到晚专做这一种，許要觉得单調而生厌罢。現在的无聊的事务，却也还有破这单調的功能。

歇了这事务之后，要破那著作生活的单調，该怎么办

呢？这是有社交，有旅行。然而都要錢的。既不願用旁觀別人釣魚一般的態度，到交際社會去；要做了戈理基（Gorki）那樣的 Vagabondage（放浪）覺得愉快，倘沒有俄國人這樣的遺傳，又仿佛到底不行似的。於是想，也許仍然是做官好罷。而這樣想來，也並沒有起什麼別的絕望似的苦痛的感想。

有時候，空想愈加放縱起來了，見了戰爭的夢，假設着想，喇叭吹着進擊的譜，望了高揭的旗，快跑，這可是爽快呵。木村雖然沒有生過病，然而身材小，又瘦削，不被選去做徵兵，因此未曾上過陣。但聽人說過，雖曰壯烈的進擊，其實有時也或躲在土袋後面爬上去的，這時記起來了。於是減少了若干的興味。便是自己，倘使身臨其境，也不辭藏身土袋之後而爬的。然而所謂壯烈呀爽快呀之類的想像稀薄了。其次又設想，即使能夠出戰，也許入輜重隊，專使搬東西。便是自己，倘教站在車前就拉罷，站在車後便推罷。然而與壯烈以及爽快，却愈見其辽遠了。

有時候，見着航海的夢。倘凌了屋一般的波濤，渡了大洋，好愉快罷。在地極的冰上，插起國旗來，也愉快罷，這樣空洞的想。然而這些事也有分業的，說不定專使你去燒鍋爐的火，這麼一想，Enthousiasme（熱誠）的夢便驚醒了。

木村辦完了一件事，將這一起案卷，推向桌子的對面，從高的一堆上又取下一套案卷來。先前的是半紙的格子紙，這回的是紫綫的西洋紙了。密密的帖在手掌上，宛然是和



竹竿一同捏着了蝸牛的心情。

这时为止，已經兩次的走出五六个同僚来，不知什么时候桌子早都坐滿了。搖过八点的鈴，暂时之后，課长出来了。

木村当課长还未坐下的时候，便拿了帖着紅箋的文件过去了，略远的站着，看課长慢慢的从 Portefeuille (护書) 里取出文件来，揭开硯匣的盖子，磨墨。磨完了墨之后，偶然似的轉向这边来了。是比起木村来，約小三四岁的一个年青的法学博士，在眼鼻紧湊，沒有余地，敏捷似的脸上，戴着金边的眼鏡。

“昨天囑咐的文件……”說了一半話，送上文件去。課长接了，大略的看完，說道，“这就好。”

木村觉着卸了重担似的心情，回到自己的位子上。一回通不过的文件，第二回便很不容易直截了当的通过。三回四回的教改正。这之間，那边也种种的想，便和最先所說的話有些两样起来。于是終于成为无法可施。所以一回通过便喜欢了。

回到位子上一看，茶已擺着了。八点到地的时候一杯，午后办公时候三点前后一杯，是即使不开口，听差也会送来的。是单有顏色，并无味道的茶。喝完之后，碗底里沈着許多滓。

木村喝了茶，照旧靜然的坐着，不歇的颯颯的办事。低的一堆的文件的办理，只要間或拿出簿子来一参照，都如飞的妥帖了。办妥的东西，加了檢印，使听差送到該送

的地方去。文件里面，也有直送给课长那里的。

这期间又送来新文件。红墨的立刻办，别的便归入同一堆中；电报大抵照红墨的一样办。

正在办事，骤然热起来了，一瞥对面的窗，早上看见灰色的天空的处所，已经纠缠着带墨的暗色的云了。

看那些同僚的脸，都显着非常疲乏的颜色，大抵下颚弛缓挂下了，脸相看去便似乎长了一些了。屋子里潮湿的空气，浓厚起来，觉得压着头脑。即使没有现在这样特别的热的时候，办公时间略开头，从厕所回来，一进廊下，那坏的烟草的气息和汗的气味，也使人有要噁的心情。虽然如此，比起到了冬天，燃着暖爐，关上门户的时候来，夏天的此时又要算好得多了。

木村看了同僚的脸，略略皱一皱眉，但立刻又变了快活的脸，动手办公事。

过了片时，动了雷，下起大雨来了，雨点打着窗户，发出可怕的声音。屋里的人都放下事务向窗户看。木村右邻的一个叫山田的人说：

“正觉得闷热，到底下了暴雨了。”

“是啊，”木村向右边转过快活的照例的脸去说。

山田一见这脸，仿佛突然想到了似的，低声说道：

“他固然是迅速的办着事，但从旁看来，不知怎的总仿佛觉得在那里开玩笑似的。”

“那有这样的事呢。”木村恬然的答。

木村被人这么说，已经不知多少次了。说这人的表情，

言語，舉動，都催促別人■出這樣的話，也無所不可的。在衙門里，先代的課長也說是欠懇切，很厭惡。文壇上，則批評家以為不認真，正在貶斥他。娶過一回妻，不幸而走散了，平生因為什麼機會衝突起來的時候，說道“你只在那里愚弄我”，便是那細君的非難的大宗。

木村的心情，是無所謂認真認假的，但因為對於一切事的“遊戲”的心情，致使并非哪拉(Nora)的細君，也感到被當作傀儡，當作玩物的不愉快了。

在木村呢，這遊戲的心情是“被給與的事實”。和木村往還的一個青年文士曾經說，“先生是欠缺着現代人的緊要的性質的。這是 Nervosité (神經質)呵。”然而木村也似乎并不格外覺得不幸。大雨之後，接着小雨，但也沒有什麼很涼。

一到十一點半，住在遠處的人便進了食堂吃飯去。木村是辦事辦到放午炮，於是一個人再吃飯的。

兩三個同僚走向食堂的時候，電話的鈴響起來了。听差去听了几句話，說道“請候一候”便走到木村這裡來。

“日出■開社的人，■要請說几句話。”

木村走到電話機那里。

“喂，我是木村，什麼事呢？”

“木村先生么？勞了■，對不起的很了。就是那應■的劇本呵，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看了呢。”

“是呵。近來忙，還不能立刻就看呢。”

“哦。”怎麼說才好，■時想着似的。“那就再領教罷。

拜托拜托。”

“再見。”

“再見。”

微笑的影，掠过木村的臉上了。而且心里想，那剧本，一时未必走下衣橱来哩。倘是先前的木村，就会說些“那是决定不看了”之类的话，在电话上吵嘴。现在是温和得多了，但他的微笑中，却有若干的 Bosheit（恶意）在里面。然而这样的些少的恶意，也未必能成为尼采主义的现代人罢。

午炮响了。都拿出表来对。木村也拿出照例的車掌的表来对。同僚早已收拾了案卷，一下子退出去了。木村只和听差剩了两人，慢慢的将案卷收在書架里，进食堂去，慢慢的吃了飯，于是坐上了汗臭的滿員的电車。

## 沈默之塔

森園外

高的塔壁在蒼昏的天空里。

聚在塔上的烏鴉，想飛了卻又停着，而且聒耳的叫着。

离开了烏鴉隊，仿佛憎厌那烏鴉的舉動似的，兩三匹海鷗發出斷續的啼聲，在塔旁忽遠忽近的飛舞。

乏力似的馬，沈重似的拖了車，來到塔下面。有什麼東西卸了下來，運進塔里去了。

一輛車才走，一輛車又來，因為運進塔里去的貨色很不少。

我站在海岸上看情形。晚潮又鈍又響的，辟拍辟拍的打着海岸的石壁。從市上到塔來，從塔下到市里去的車，走過我面前。什麼車上，都有一個戴着一頂帽檐彎下的，軟的灰色帽的男人，坐在馬夫台上，帶了俯視的體勢。

懶洋洋的走去的馬蹄聲，和軋着小石子鈍滯的發響的車輪聲，聽來很單調。

我站在海岸上，一直到這塔象是用灰色畫在灰色的中間。

走进电灯照得通明的旅館的大厅里，我看见一个穿大方紋羽紗衣褲的男人，交叉了长腿，睡覺似的躺在安乐椅子上，正看着新聞。这令人以为从柳敬助的画里取下了服飾一般的男子，昨天便在这大厅上，已經見過一回的了。

“有什么有趣的事么？”我声张說。

連捧着新聞的两手的位置也沒有換，那长腿只是懶懶的，将眼睛只一斜。“Nothing at all!” 与其說对于我的声张，倒不如說是对新聞发了不平的口調。但不一刻便补足了話：“說是椰瓢里装着炸藥的，又有了两三个了。”

“革命党罢。”

我拖过大理石桌子上的火柴来，点起烟卷，坐在椅子上。

因为暂时之前，长腿已在桌子上放下了新聞，装着无聊的脸，我便又兜搭說：

“去看了有一座古怪的塔的地方来了。”

“Malabar hill ① 罢。”

“那是甚么塔呢？”

“是沈默之塔。”

“用車子运进塔里去的，是甚么呢？”

“是死尸。”

“怎样的死尸？”

“ Parsi ② 族的死尸。”

① 馬刺巴岡，馬刺巴是地名，在印度。

“怎的会死得这样多，莫非流行着什么霍乱吐瀉之類么？”

“是杀掉的。說又杀了二三十，現載在新聞上哩。”

“誰杀的呢？”

“一伙里自己杀的。”

“何以？”

“是杀掉那看危險書籍的东西。”

“怎样的書？”

“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書。”

“真是奇怪的配合呵。”

“自然主义的書和社会主义的書是各別の呵。”

“哦，总是不很懂。也知道書的名目么？”

“——写着呢。”长腿拿起放在桌上的新聞来，摊开了送到我面前。

我拿了新聞看。长腿装着无聊的脸，坐在安乐椅子上。

立刻引了我眼睛的“派希族的血腥的爭斗”这一个标题的記事，却还算是客観的記着的。

派希族的少壯者是学洋文的，漸漸有些能看洋書了。英文最通行。法文和德文也略懂了。在少壯者之間，发生了新文艺。这大抵是小說；这小說，从作者的嘴里，从作者的朋友的嘴里，都用了自然主义这一个名目去鼓吹。和Zola (左拉)用了Le roman expérimental (《实验的小說》)所发表的自然主义，虽然不能說是相同，却也不能說是不相

---

② 派希是一种拜火教徒。

同。总而言之：是要脱去因袭，复归自然的这一种文艺上的运动。

所谓自然主义小说的内容上，惹了人眼的，是在将所有因袭，消极的否定，而积极的并没有什么建设的事。将这思想的方面，简括说来，便是怀疑即修行，虚无是成道。从这方向看出去，则凡有讲些积极的事的，便是过时的呆子，即不默，也该是说谎的东西。

其次，惹了人眼的，就在竭力描写冲动生活而尤在性欲生活的事。这倒也没有西洋近来的著作的色彩这么浓。可以说：只是将从前有些顾忌的事，不很顾忌的写了出来罢了。

自然主义的小说，就惹眼的处所而言，便是先以这两样特色现于世间；叫道：自己所说的是新思想，是现代思想，说这事的自己是新人，是现代人。

这时候，这样的小说间有禁止的了。那主意，便说是那样的消极的思想是紊乱安宁秩序的，那样的冲动生活的叙述是败坏风俗的。

恰在这时候，这地方发生了革命党的运动，便在带着椰雷炸弹的人们里，发觉了夹着一点派希族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事。于是就在这 Propagande par le fait（为这事实的枢机传道所）的一伙就缚的时候，也便将凡是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之类有缘，以至似乎有缘的出版物，都归在社会主义书籍这一个符牒之下，当作紊乱安宁秩序的东西，给禁止了。



这时禁止的出版物中，夹着些小说。而这其实是用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做的，和自然主义的作品全不相同。

但从这时候起，却成了小说里面含有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事。

这模样，扑灭自然主义的火既乘着扑灭社会主义的风，而同时自然主义这一边所禁止的出版物的范围，反逐渐扩大起来，已经不但是小说了，剧本也禁止，抒情诗也禁止，论文也禁止，俄国书的译本也禁止。

于是要在凡用文字写成的一切东西里，搜出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来。一说是文人，是文艺家，便被人看着脸想，不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么，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么？

文艺的世界成为疑惧的世界了。

这时候，派希族的或人便发明了“危险的洋书”这句话。

危险的洋书媒介了自然主义，危险的洋书媒介了社会主义。翻译的人是贩卖那照样的危险品的，创作的人是学了西洋人，制造那冒充洋货的危险品的。

紊乱那安宁秩序的思想，是危险的洋书所传的思想。败坏风俗的思想，也是危险的洋书所传的思想。

危险的洋书渡过海来，是 Angra Mainyu<sup>①</sup> 所做的事。

杀却那读洋书的东西！

---

① 拜火教里的恶神。

因为这主意，派希族里便学了 Pogrom<sup>①</sup> 的样。而沈默之塔的上面，乌鸦于是乎排了筵宴了。

新聞上也登着杀掉的人的略传，誰讀了什么，誰譯了什么，列举着“危险的洋書”的書名。我一看这个，吃了惊了。

爱看 Saint-Simon (圣西蒙) 一流人的書的，或者譯了 Marx (馬克思) 的《資本論》的，便作为社会主义者論，介绍了 Bakunin (巴枯宁)，Kropotkin (克鲁巴金) 的，便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論，虽然因为看的和譯的未必便遵奉那主义，所以难于立刻教人首肯，但也还不能說沒有受着嫌疑的理由。

倘使譯了 Casanova (凱薩諾跋) 和 Louvet de Courvay (寇韦) 的書，便被說是敗坏了风俗，即使那些書里面含有文明史上的价值，也还可以說未免缺一点顧忌罢。

但所謂危险的洋書者，又并不是指这类东西。

在俄罗斯文学里，何以討厭 Tolstoi (托尔斯泰) 的几篇文章呢，便因为无政府党用了《我的信仰》和《我的懺悔》去作主义的宣传，所以也可以說沒有錯。至于小說和剧本，則無論在世界上那一国里，却还没有以为格外可虑的东西。这事即以危險論了。在《战争与和平》里，說是战争得胜，并非伟大的大将和伟大的謀謀所战胜，却是勇猛的兵卒給打胜的，做这种观念的基础的个人主义，也是危險的事。这

---

① 俄国内部将要分裂的时候，政府想出方法来，煽动国民去仇杀异民族和异教徒，以轉移他們的注意，世間謂之波格羅。Po 是逐漸，Gromit 是破壞。

样穿凿下去，便觉得老伯爵的吃素，也因为乡下得不到好牛肉；对于伯爵几十年继续下来的原始生活，也要用猜疑的眼睛去看了。

Dostojevski (陀思妥夫斯奇) 在《罪与罚》里，写出一个以为无益于社会的贪心的老婆子，不必给伊有钱，所以杀却了的主人公来，是不尊重所有权；也危险的。况且那人的著作，不过是羊癫病的昏话。Gorki (戈理奇) 只做些羡慕放浪生活的东西，蹂躏了社会的秩序，也危险的。况且实生活上，也加在社会党里呵。Artzibashev (阿尔志跋绥夫) 崇拜着个人主义的始祖 Stirner (思谛纳尔)，又做了许多用革命家来做主人公的小说，也危险的。况且因为肺病毁了身体连精神都异样了。

在法兰西和比利时文学里，Maupassant (莫泊桑) 的著作，是正如托尔斯泰所谓以毒制毒的批评，毫没有何为而作的主意，无理想，无道德的。再没有比胡乱开枪更加危险的事。那人终于因为追蹑妄想而自杀了。Maeterlinck (梅迭林克) 做了《Monna Vanna》一类的奸通剧，很危险呵。

意大利文学里，D'Annunzio (但农智阿) 在小说或剧本上，都用了色彩浓厚的笔墨，广阔的写出性欲生活来。《死的市》里，甚至于说到兄妹间的恋爱。如果这还不危险，世间便未必有危险的东西了罢。

北欧文学里，Ibsen (易勃生) 将个人主义做在著作中，甚而至于说国家是我的敌。Strindberg (斯忒林培克) 曾叙述过一位伯爵家的小姐和伊的父亲房里的小使通情，暗害

平民主义战胜贵族主义的意思。在先前，斯忒林培克本来屡次被人疑心他当真发了狂，现在又有些古怪起来了，都危险的。

在英国文学，只要一看称为Wilde (淮尔特) 的代表著作的《Dorian Gray》，便知道人类的根性多少可怕。可以说是将秘密的罪恶教人的教科书，未必再有这样危险的东西了罢。作者因为男色案件成为刑余之人，正是适如其分的事。Shaw (萧) 同情于《恶魔的弟子》这样的废物，来当作剧本的主人公，还不危险么？而况他也做社会主义的议论哩。

在德国文学呢，Hauptmann (好普德曼) 著一本《织工》，教他们袭击厂主的家去。Wedekind (惠兑庚特) 著了《春的觉醒》将私通教给中学生了。样样都是非常之危险。

派希族的虐杀者之所以以洋书为危险者，大概便是这样的情形。

从派希族的眼睛看来，凡是在世界上的文艺，只要略有点价值的，只要并不万分平庸的，便无不是危险的东西。

这是无足怪的。

艺术的价值，是在破坏因素这一点。在因袭的圈子里彷徨的作品，是平凡作品。用因袭的眼睛来看艺术，所有艺术便都见得危险。

艺术是从上面的思量，进到那躲在底下的冲劲里去的。绘画要用没有移行的颜色，音乐要在 Chromatique (音

色)这一面求变化，文艺也一样，要用文章现出印象来。进到冲动生活里去，是当然的事。一遇到冲动生活里，性欲的冲动便也不得不出現了。

因为艺术的性質是这样，所以称为艺术的，尤其是称为天才的人，大抵在实世間不能营那有秩序的生活。如 Goethe(歌德)，虽然小，做过一国的总理，下至 Disraeli(迭式来黎)組織起內閣来，行过帝国主义的政治之类，是例外的；多数却都要发过激的言論，有不检的举动。George Sand(珊特)和Eugène Sue(修)，虽然和Leroux(勒卢)合在一起，宣传过共产主义，Freiligrath, Herwegh, Gutzkow(弗烈烈克拉德，海克，谷珂)三个人，虽然和馬克思合在一起，在社会主义的杂志上做过文章，但文艺史家并不觉得有損于作品的价值。

便是学問，也一样。

学問也破坏了因循向前走。被一国度一时代的风尚一掣肘，学問就死了。

便在学問上，心理学也是从思量到意志，从意志到冲动，从冲动到以下的心的作用里，漸次深透的穿掘进去。而因此使倫理生变化，使形而上学生变化。Schopenhauer(勛本华)是称为冲动哲学也可以。正如从那里出了系統家的Hartmann(哈德曼)和Wundt(鴻特)一般，也从那里出了用Aphorismen(警句)著書的Nietzsche(尼采)。是从看不出所謂发展的勛本华的彼岸哲学里，生了說超人的尼采的此岸哲学了。

所謂學者這一種東西，除了少年時代便廢人似的馴良過活的哈德曼，和老在大學教授的位置上的鴻特之外，勸本華是決絕了母親，對於政府所信任的大學教授說過壞話的東西。既不是孝子，也不是順民；尼采是頭腦有些異樣的人，終於發了狂，也是明明白白的事實。

倘若以藝術為危險，便該以學問為更危險。哈德曼傾倒於 Hegel（赫格爾）的極左黨而且繼承無政府主義的恩諦納爾的銳利的論法著了無意識哲學的迷惘的三期。尼采說的“神死了”，只要一想恩諦納爾的“神便是鬼”，便也不能不說舊。這與超人這一個結論，也不一樣的。

無論是藝術，是學問，從派希圖的因襲的眼睛看來，以為危險也無足怪。為什麼呢？無論那一個國度，那一個時期，走着新的路的人背後一定有反動者的一伙觀着眼的。而且到了或一個機會，便起來加迫害。只有那口實，却因了國度和時代有變化。危險的洋書也不過一個口實罷了。

馬刺巴岡的沈默之塔的上頭，烏鴉的唱工正酣暢哩。

## 与幼小者

有島武郎

你們长大起来，养育到成了一个成人的时候——那时候，你們的爸爸可还活着，那固然是說不定的事——想来总会有展开了父亲的遺書来看的机会的罢。到那时候，这小小的一篇記載，也就出現在你們的眼前了。时光是駸駸的馳过去。为你們之父的我，那时怎样的映在你們的眼里，这是无从推测的。恐怕也如我在現在，嗤笑怜悯那过去的时代一般，你們或者也要嗤笑怜悯我的陈腐的心情。我为你們計，惟願其如此。你們倘不是毫不顧忌的将我做了踏台，超过了我，进到高的远的地方去，那是錯的。然而我想。有怎样的深愛你們的人，現在这世上，或曾在这世上的一个事实，于你們却永远是必要的。当你們看着这篇文章，憫笑我的思想的未變而且頑固之間，我以为，我們的愛，倘不温暖你們，慰惜，勉勵你們，使你們的心中，尝着人生的可能性，是决不至于的。所以我对着你們，写下这篇文章来。

你們在去年，永久的失掉了一个的，只有一个的亲娘。你們是生来不久，便被夺去了生命上最紧要的养分了。你

們的人生，即此就暗淡。在近来，有一个杂志社來說，教写一点“我的母亲”这一种小小的感想的时候，我毫不經心的写道，“自己的幸福，是在母亲从头便是一人，現在也活着，”便算事了。而我的万年笔将停未停之际，我便想起了你們。我的心仿佛做了什么恶事似的痛楚了。然而事实是事实。这一点，我是幸福的。你們是不幸的。是再沒有恢复的路的不幸。阿阿，不幸的人們呵。

从夜里三时起，开始了緩慢的陣痛，不安瀰滿了家中，从現在想起来，已經 是七年前的事了。那是非常的大风雪，便在北海道，也是不常遇到的极厉害的大风雪的一天。和市街离开的河边上的孤屋，要飞去似的动摇，吹来粘在窗玻璃上的粉雪，又重迭的遮住了本已包在綿云中間的阳光，那夜的黑暗，便什么时候，都不退出屋里去。在电灯已熄的薄暗里，裹着白的东西的你們的母亲，是昏瞽似的呻吟着苦痛。我教一个学生和一个使女帮着忙，生起火来，沸起水来，又派出人去。待产婆被雪下得白白的扑了进来的时候，合家的人便不由的都寬一口气，觉得安堵了。但到了午間，到了午后，还不見生产的模样，在产婆和看护妇的脸上，一看见只有我看見的担心的顏色，我便完全慌张了。不能躲在書斋里，专等候結果了。我走进产房去，当了紧紧的捏住产妇的两手的脚色。每起一回陣痛，产婆便叱責似的督促着产妇，想給从速的完功。然而暫时的苦痛之后，产妇又便入了熟睡，竟至于打着鼾，平平稳稳的似乎什么都忘却了。产婆和随后赶到的医生，只是面面相覷的吐着



气。医生每遇見昏睡，仿佛便在那里想用什么非常的手段一般。

到下午，門外的大风雪逐漸平靜起来，泄出了浓厚的雪云間的薄日的光輝，且来和积在窗間的雪偷偷的嬉戏了。然而在房里面的人們，却愈包在沈重的不安的云片里。医生是医生，产婆是产婆，我是我，各被各人的不安抓住了。这之中，似乎全不觉到什么危害的，是只有身临着最可怕的深渊的产妇和胎兒。两个生命，都昏昏的睡到死里去。

大概恰在三时的時候，——起了产气以后的第十二时——在微夕的日光中，起了这是最后的激烈的陣痛了。宛然用肉眼看着噩梦一般，产妇圓睜了眼，并无目的的看定了一处地方，与其說苦楚，还不如說吓人的皺了脸。而且将我的上身拉向自己的胸前，两手在背上挠乱的抱紧了。那力量，覺得倘使我沒有和产妇一样的着力，那产妇的臂膊便会挤破了我的胸脯。在这里的人們的心，不由的全都吃紧起来，医生和产婆都忘了地方似的，用大声勉励着产妇。

驟然間感着了产妇的握力的寬松，我抬起脸来看。产婆的膝边仰天的躺着一个沒有血色的嬰兒。产婆象打球一般的拍着那胸膛，一面連說道葡萄酒葡萄酒。看护妇将这拿来了。产婆用了脸和言語，教将酒倒在脸盆里。盆里的湯便和剧烈的芳香同时变了血一样的顏色。嬰兒被浸在这里面了。暂时之后，便破了不容呼吸的紧张的沈默，很細的响出了低微的啼声。

广大的天地之間，一个母亲和一个兒子，在这一刹那中忽而出現了。

那时候，新的母亲看着我，軟弱的微笑。我一見这，便无端的滿眼滲出泪来。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表現这事給你們看。說是我的生命的全体，从我的眼里挤出了泪，也許还可以适当罢。从这时候起，生活的諸相便都在眼前改变了。

你們之中，最先的見了人世之光者，是这样的見了人世之光的。第二个和第三个也如此。即使生产有难易之差，然而在給与父母的不可思議的印象上却没有变。

这样子，年青的夫妇便陸續的成了你們三个的父母了。

我在那时节，心里面有着太多的問題。而始終碌碌，从沒有做着一件自己近于“滿足”的事。無論什么事，全要独自咬实了看，是我生来的性質，所以表面上虽然过着很普通的生活，而我的心却又苦悶于动不劲便驟然涌出的不安。有时悔結婚。有时嫌惡你們的誕育。为什么不待自己的生活的旗色分外鮮明之后，再来結婚的呢？为什么情愿将因为有妻，所以不能不拖在后面的几个重量，系在腰間的呢？为什么不可不将两人肉欲的結果，当作天賜的东西一般看待呢？耗費在建立家園上的努力和精力，自己不是可以用在別的地方的么？

我因为自己的心的扰乱，常使你們的母亲因而啼哭，因而凄凉。而且对付你們也沒有理。一听到你們稍为执拗的哭泣或是歪纏的声音，我便总要做些什么殘虐的事才罢

手。倘在对着原稿紙的时候，你們的母亲若有一件些小的家務的商量，或者你們有什么啼哭的喧鬧，我便不由的拍案站立起来。而且虽然明知道事后会感着难堪的寂寞，但对于你們也仍然加以严厉的責罰，或激烈的言辞。

然而运命来懲罰我这任意和瞋昧的时候竟到了。無論如何，总不能將你們任意保姆，每夜里，使你們三个睡在自己的枕边和左右，通夜的使一个安眠，給一个热牛乳，給一个解小溲，自己没有熟睡的工夫，用尽了爱的限量的你們的母亲，是发了四十一度的可怕的热而躺倒了。这时的吃惊固然也不小，但当来診的两个医生异口同声的說有結核的征候的时节，我只是无端的变了青蒼。检痰的結果，是給医生們的鉴定加了証。而留下了四岁和三岁和两岁的你們，在十月杪的凄清的秋日里，母亲是成了一个不能不进病院的人了。

我做完日里的事，便飞速的回家。于是領了你們的一个或两个，急急的往病院去。我一住在那街上，便来做事的一个勤愚的門徒的老嫗，在那里照应病室里的事情。那老嫗一見你們的模样，便暗暗的拭着眼泪了。你們一在床上看見了母亲，立刻要奔去，要纏住。而还没有給伊知道是結核症的你們的母亲，也仿佛拥抱宝贝似的，要将你們聚到自己的胸前去。我便不能不随宜的支梧着，使你們不太近伊的床前。正尽着忠义，却从周围的人受了极端的誤解，而又在万不可辯解的情况中，在这般情况中的人所尝的心緒，我也尝过了許多回。虽然如此，我却早沒有憤怒

的勇气了。待到象拉开一般的将你们远离了母亲，同她归途的时候，大抵街灯的光已很淡淡的照着道路。进了门口，只有雇工看着家。他们虽有两三人却并不给留在家里的婴儿换一换衬布。不舒服似的啼哭着的婴儿的胯下，往往是湿漉漉的。

你们是出奇的不亲近别人的孩子。好容易使你们睡去了，我才走进书斋去做些调查的工夫。身体疲乏了，精神却昂扬着。待到调查完毕，正要就床的十一时前后的时候，已经成了神经过敏的你们，便做了夜梦之类，惊慌着醒来了。一到黎明，你们中的一个便哭着要吃奶。我被这一惊起，便到早晨不能再闭上眼睛。吃过早饭，我红了眼，抱着中间有了硬核一般的头，走向办事的地方去。

在北国里，眼见得冬天要逼近了。有一天，我到病院去，你们的母亲坐在床上正眺着窗外，但是一见我，便说道想要及早的退了院。说是看见窗外的枫树已经那样觉得凄凉了。诚然，当入院之初，燃烧似的饰在枝头的叶，已是雕零到不留一片，花坛上的菊也为寒霜所损，未到萎落的时候便已萎落了。我暗想，即此每天给你们看这凄凉的情状，也就是不相宜的。然而母亲的真的心思其实不在此，是在一刻也忍不住再离开了你们。

终于到了退院的那一天，却是一个下着雪子，呼呼的吼着寒风的坏日子，我因此想劝伊暂时消停，事务一完，便跑到病院去。然而病房已经空虚了，先前说过的老嫗在屋角上，草草的摆当着讨得的東西，以及垫子和茶具。慌

忙回家看，你們早聚在母亲的身边，高兴的嚷着了。我一見这，也不由的鑒了泪。

不知不覺之間，我們已成了不可分离的东西了。親子五人在逐步逼紧的寒冷之前，宛然是縮小起来以护自身的杂草的根株一般，大家互相紧挨，互分着温暖。但是北国的寒冷，却冷到我們四个的温度，也无济于事了。我于是和一个病人以及天真烂漫的你們，虽然劳頓，却不得不旅雁似的逃向南边去。

离背了誕生而且长育了你們三个人的土地，上了旅行的长途，那是初雪紛紛的下得不佳的一夜里的事。忘不掉的几个容顏，从昏暗的車站的月台上很對我們惜別。阴郁的輕津海峡的海色已在后面了。直跟到东京为止的一个學生，抱着你們中間的最小的一個，母亲似的通夜沒有歇。要記載起这样的事来，是无限量的。总而言之，我們是幸而一无灾祸，过了两天的忧郁的旅行之后，竟到了晚秋的东京了。

和先居住居的地方不一样，东京有許多亲戚和兄弟，都為我們表了很深的同情。这于我不知道添多少的力量呵。不多时，你們的母亲便住在K海岸的租来的一所狭小的別墅里，我便住在邻近的旅館里，由此日日去招呼。一时之間是病势見得非常之輕减了。你們和母亲和我，至于可以走到海岸的沙丘上，当看太阳，很儘快經過二三時間了。

运命是什么意思，給我这样的小康，那可不知道。然

而他是不問有怎樣的事，要做的事總非做完不可的。這年已近年底的時候，你們的母亲因為大意受了寒，從此日見其沈重了。而且你們中的一個，又突然發了原因不明的高熱。我不忍將這生病的事通知母亲去。病兒是病兒，又不肯暫時放开我。你們的母亲卻來責備我的疏遠了。我於是躺倒了。只得和病兒并了枕，為了迄今未曾親歷過的高熱而呻吟了。我的職業么？我的職業是離開我已經有千里之遠了。但是我早經不悔恨。為了你們，要戰鬥到最後才歇的一種熱意，比病熱還要旺盛的燒着我的胸中。

正月間便到了悲劇的絕頂。你們的母亲已經到非知道自己的病的真相不可的窘地了。給做了這難腳色的醫生回去之後，見過你們的母亲的脸的我的記憶，一生中總要鞭策我罷。顯着蒼白的清朗的脸色，仍然靠在枕上，母亲是使那微笑，說出冷靜的覺悟來，靜靜的看着我。在這上面，混合着對於死的 *Resignation*（覺悟）和對於你們的強韌的執着。這竟有些陰慘了。我被襲于惘惘之情，不由的低了眼。

終於到了移進H海岸的病院這一天。你們的母亲決心很堅，倘不全愈，那便死也不和你們再相見。穿好了未必再穿——而實際竟沒有穿——的好衣服，走出屋來的母亲，在內外的母亲們的眼前，潛然的痛哭了。雖是女人，但氣象超拔而強健的你們的母亲，即使只有和我兩人的時候，也可以說是從來沒有給看過一回哭相，然而這時的淚，却拭了還只是奔流下來。那熱淚，是惟你們的崇高的

所有物。这在現今是乾涸了。成了橫亘太空的一縷云气么，变了溪壑川流的水的一滴么，成了大海的泡沫之一么，或者又装在想不到的人的泪堂里面么，那是不知道。然而那热泪，总之是惟你們的崇高的所有物了。

一到停着自动車的处所，你們之中正在热病的善后的一个，因为不能站，被使女背負着——一个是得得的走着——最小的孩子，是祖父母怕母亲过于伤心了，沒有領到这里来——出来送母亲了。你們的天真烂漫的詫异的眼睛，只向了大的自动車看。你們的母亲是凄然的看着这情形。待到自动車一动弹，你們听了使女的話，軍人似的一举手。母亲笑着略略的点头。你們未必料到，母亲是从这一瞬間以后，便要永久的离开你們的罢。不幸的人們呵。

从此以后，直到你們的母亲停止了最后的呼吸为止的一年零七个月中，在我們之間，都奋斗着剧烈的爭战。母亲是为了对于死要取高的态度，对于你們要留下最大的爱，对于我要得适中的理解；我是为了要从病魔救出你們的母亲，要勇敢的在双肩上担起了逼着自己的运命；你們是为了要从不可思議的运命里解放出自己来，要将自己嵌进与本身不相称的境遇里去，而爭战了。說是战到血淋漓了也可以。我和母亲和你們，受着弹丸，受着刀伤。倒了又起，起了又倒的多少回呵。

你們到了六岁和五岁和四岁这一年的八月二日，死终于杀到了。死压倒了一切。而死救助了一切了。

你們的母亲の遺書中，最崇高的部分，是給与你們的

一节，倘有看这文章的时候，最好是同时一看母亲的遺書。母亲是流着血泪，而死也不和你們相見的決心終于沒有变。这也并不是单因为怕有病菌傳染給你們。却因为怕将残酷的死的模样，示給你們的清白的心，使你們的一生增加了暗淡，怕在你們应当逐日生长起来的灵魂上，留下一些較大的伤痕。使幼兒知道死，是不但无益，反而有害的。但愿葬式的时候，教使女帶着，过一天愉快的日子。你們的母亲这样写。又有詩句道：

“思子的亲的心是太阳的光普照諸世間似的广大。”

母亲亡故的时候，你們正在信州的山上。我的叔父，那来信甚而至于說，倘不給送母亲的臨終，怕要成一生的恨事罢，但我却硬托了他，不使你們从山中回到家里，对于这我，你們有时或者以为残酷，也未可知的。現在是十一时半了。写这文章的屋子的邻室里，并了枕靠着你們。你們还幼小。倘你們到了我一般的年紀，对于我所做的事，就是母亲想要使我来做的事，总会到觉得高贵的时候罢。

我自此以来，是走着怎样的路呢？因了你們的母亲之死，我撞見了自己可以活下去的大路了。我知道了只要爱护着自己，不要錯誤的走着这一条路便可以了。我曾在一篇創作里，描写过一个决計将妻子作为牺牲的男人的事。在事实上，你們的母亲是給我做了牺牲了。象我这样的不知道使用現成的力量的人，是沒有的。我的周围的人們是只知道将我当作一个小心的，魯鈍的，不能做事的，可怜的男人；却沒有一个肯試使我貫徹了我的小心和魯鈍和无



能力来看。这一端，你們的母亲可是成就了我。我在自己的孱弱里，感到力量了。我在不能做事处寻到了事情，在不能大胆处寻到了大胆，在不銳敏处寻到了銳敏。換句話說，就是我銳敏的看透了自己的魯鈍，大胆的認得了自己的小心，用劳役来体驗自己的无能力。我以为用了这力，便可以鞭策自己，生发别样的。你們倘或有眺望我的过去的时候，也該会知道我也并非徒然的生活，而替我欢喜的罢。

雨之类只是下，悒郁的情况涨滿了家中的日子，动不动，你們中的一个便默默的走进我的書斋来。而且只叫一声爹爹，就靠在我的膝上，啜泣的哭起来了。唉唉，有什么要从你們的天真烂熯的眼睛里要求眼泪呢？不幸的人們呵。再沒有比看見你們倒在无端的悲哀里的时候，更覺得人世的凄涼了。也沒有比看見你們活泼的向我說过早上的套語，于是跑到母亲的照象面前，快活的叫道“亲娘，早上好？”的时候，更是猛然的直穿透我的心底里的时候了。我在这时，便悚然的在目前看見了无劫的世界。

世上的人們以为我的这述怀是呆气，是可以无疑的。因为所謂悼亡，不过是多到无处不有的事件中的一件。要将这样的事当作一宗要件，世人也还没有如此之閑空。这是确凿如此的。但虽然如此，我不必說，便是你們，也会逐漸的到了覺得母亲的死，是一件什么也替代不来的悲哀和缺憾的事的时候。世人說是不关心，这不必引以为耻的。这并不是可耻的事。我們在人間常有的事件中間，也可以深澀的触着人生的寂寞。細小的事，并非細小的事。

大的事，也不是大的事。这只在一个心。

要之，你們是見之慘然的人生的萌芽呵。無論哭着，無論笑着，無論高興，無論淒涼，看守着你們的父親的心，总是异常的伤痛。

然而这悲哀于你們和我有怎样的強力，怕你們还未必知道罢。我們是蒙了这損失的庇蔭，向生活又深入了一段落了。我們的根，向大地伸进了多少了。有不深入人生，至于生活人生以上者，是灾祸呵。

同时，我們又不可只浸在自己的悲哀里。自从你們的母亲亡故之后，金錢的累却得了自由了。要服的藥品什么都能服，要吃的食物什么都能吃。我們是从偶然的社会組織的結果，享乐了这并非特权的特权了。你們中的有一个，虽然模糊，还該記得U氏一家的样子罢。那从亡故的夫人患了結核的U氏，一面有着理智的性情，一面却相信天理教，想靠了祈祷来治病苦，我一想他那心情，便情不自禁起来了。藥物有效呢还是祈祷有效呢，这可不知道。然而U氏是很願意服医生的藥的，但是不能够。U氏每天便血，还到官衙里来。从始終裹着手帕的喉嚨中，只能发出嘶哑的声气。一劳作，病情要加重，这是分明知道的。分明知道着，而U氏却靠了祈祷，为維持老母和两个孩子的生活起見，奋然的竭力的劳作。待到病势沈重之后，出了仅少的錢，計定了的古賀液的注射，又因为乡下医生的大意，出了靜脉，引起了剧烈的发热。于是U氏剩下了无資产的老母和孩子，因此死去了。那些人們便住在我們的

邻家。这是怎样的一个运命的播弄呢。你们一想到母亲的死，也应该同时记起U氏。而且应该设法，来填平这可怕的壕沟。我以为你们的母亲的死，便够使你们的爱扩张到这地步了，所以我敢说。

人世很凄凉。我们可以单是这样说了就算么？你们和我，都如尝血的兽一般，尝了腥了。去罢，而且为了要从凄凉中救出我们的周围，而做事去罢。我爱过你们了，并且永远爱你们。这并非因为想从你们得到为父的报酬，所以这样说。我对于能给我爱你们的你们，唯一的要求，只在收受了我的感谢罢了。养育到你们成了一个成人的时候，我也许已经死亡；也许还在拚命的做事；也许衰老到全无用处了。然而无论在那一种情形，你们所不可不助的，却并不是我。你们的清新的力，是万不可为垂暮的我辈之流所拖累的。最好是象那吃尽了斃掉的亲，贮起力量来的狮子一般，使劲的奋然的掉开了我，进向人生去。

现在是时表过了夜半，正指着一点十五分。在阒然的寂静了的夜之沈默中，这屋子里，只是微微的听得你们的平和的呼吸。我的眼前，是照相前面放着叔母折来赠给母亲的蔷薇花。因此想起来的，是我给照这照相的时候。那时候，你们之中年纪最大的一个，还宿在母亲的胎中。母亲的心是始终恼着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不可思议的希望和恐怖。那时的母亲是尤其美。说是仿效那希腊的母孺，在屋子里装饰着很好的肖像。其中有米纳尔伐的，有瞿提的和克灵威尔的，有那丁格尔女士的。对于那娃娃脾气的野

心，那时的我是只用了輕度的嘲笑的心来看，但現在一想，是无论如何，总不能单以一笑置之的。我說起要給你們的母亲去照相，便极意的加了修飾，穿了最好的好衣服，走进我樓上的書齋来。我詫异的看着那模样。母亲冷清清的笑着我說：生产是女人的临陣，或生佳兒或是死，必居其一的，所以用临終的装束。——那时我也不由的失笑了。然而在今，是这也不能笑。

深夜的沈默使我严肃起来。至于觉得我的前面，圍着書桌便坐着你們的母亲似的了。母亲的爱，如這書所說的一定拥护着你們。好好的睡着罢。將你們听盡了所謂不可思議的时这一种东西的作用，而好好的睡着罢。而且到明日，便比昨日更长大更賢良的跳出眠床来。我对于做完我的职务的事，总尽全力的罢。即使我的一生怎样的失敗，又縱使我不能克服怎样的苦感，然而你們在我的足迹上寻不出什么不純的东西来这一点事，是要做的，一定做的。你們不能不从我的斃掉的地方，从新跨出步去。然而什么方向，怎样走法，那是虽然隱約，你們可以从我的足迹上探究出来罢。

幼小者呵，將不幸而又幸福的你們的父母的祝福帶在胸中，上人世的行旅去。前途是辽远的，而且也昏暗。但是不要怕。在无畏者的面前就有路。

去罢，奋然的，幼小者呵。

## 阿末的死

有島武郎

阿末在这一晌，也說不出从誰学得的，常常說起“萧条”这一句話来了。

“总因为生意太萧条了，哥哥也为难呢。况且从四月到九月里，还接連下了四回葬。”

阿末对伙伴用了这样的口吻說。以十四岁的小女孩的口吻而論，虽然还太小，但一看那伊假面似的坦平的，而且中間稍稍窈进去的脸，从旁听到的人便不由的微笑起来了。

“萧条”这話的意思，在阿末自然是不很懂。只是四近的人只要一見面，便这样的做話柄，于是阿末便也以为說这样的事，是合于时宜的了。不消說，在近来，連勤勤恳恳的做着手艺的大哥鶴吉的脸上，也浮出了不愉快的暗淡的影子，这有时到了吃过晚飯之后，也还是粘着沒有消除。有时也看見专在水槽边做事的母亲将鉄喰（魚名）的皮骨放在旁边，以为这是給黑兒吃的了，却又似乎忽然轉了念，也将这煮到一鍋里去。在这些时候，阿末便不知怎的总感到一种凄凉的，从后面有什么东西追逼上来似的心情。但虽

如此，將這些事和“蕭條”分明的聯結起來的痛苦，却還未必便會覺到的。

阿末的家里，從四月起，接着死去的人里面，第一個走路的是久病的父親。半身不遂有一年半，只躺在床上，在一個小小的理髮店的家計上，却是担不起的重負。固然很願意他長生，但年紀也是年紀了，那模樣，也得不到安穩，說到照料，本來就不周到，給他這樣的活下去，那倒是受罪了，這些話，大哥總對着每一個主顧說，幾乎是一種說慣的應酬話了。很固執，又尊大，在全家里一向任性的習慣，病後更其增進起來，終日無所不用其發怒，最小的兄弟叫作阿哲的這類人，有一回當着父親的面，照樣的述了母親的恨話，囁弄道：“噢，討人厭的爸爸。”病人一聽到，便忘卻了病痛，在床上直跳起來。這粗暴的性氣，終於傳布了全家，過的是互相疾視的日子了。但父親一亡故，家里便如放寬了楔子。先前很願意怎樣的決計給他歌絕了的，使人不得安心的喘息的聲音，一到真沒有，阿末又覺得若有所失了，想再給父親搔一回背了。地上虽然是融雪的壞道路，但晴朗的天空，却溫和得爽神，幾個風箏在各處很象嵌着窗戶一般的一天的午後，父親的死骸便擡出小小的店面外去了。

其次亡故的是第二個哥哥。那是一個連歪纏也不會的，精神和體質上都沒有氣力的十九歲的少年，這哥哥在家的時候和不在家的時候，在阿末，幾乎是無從分辨的。游玩得太長久了，準備着被數說，一面跨進房里去的時

僕，誰和誰在家里，怎样的坐着，尤其是眼見似的料得分明，独有这一位哥哥，是否也在內，却是說不定的。而且这一位哥哥便在家，也并无什么損益。有誰一響聲，便似乎就是自己的事似的，这哥哥立刻站起来，躲得不見了。他患了脚气病，約略二周間，生着連眼睛也塞住了的水肿，在誰也沒有知道之間，起了心脏麻痺死掉了。那么瘦弱的哥哥，却这样胖大的死掉，在阿末頗覺得有些滑稽。而且阿末很坦然，从第二日起，便又到处去說照例的“萧条”去了。这是在北海道也算少有的梅雨似的长雨，蕭蕭的微涼的只是下个不住的六月中旬的事。

## 二

八月也过了一半的时节，暑气忽而袭到北地了。阿末的店面里，居然也有些熱鬧起来。早上一清早，隔壁的浴堂敲打那湯槽的栓子的声音，也响得很干脆，搖动了人們的柔懶的夜梦。写着“晴天交手五日”的东京角觥的招帖，那繪画的醒目，从阿末起，全惊聳了四近所有的少年少女的小眼睛。从札幌座是分来了菊五郎<sup>①</sup>班的广告，活动影戏的招帖也帖滿了店头，沒有空牆壁了。从父亲故去以来，大哥是尽了大哥的张罗，来改換店面的模样。而阿末以为非常得意的是店門改塗了蓝色，玻璃罩上通紅的写着“鶴床”<sup>②</sup>的門灯，也挂在招牌前面了。加以又装了电灯，阿

① 尾上菊五郎是明治时代有名的俳優之一人。

② 日本的理发店多称床，犹如中国的多称館。

末所最为讨厌的擦灯这一种职务，也烟尘似的消得没有影。那替代便是从今年起，加了一样所谓浆洗<sup>①</sup>的新事情，阿末早高兴着眼前的变化，并不问浆洗是怎么一回事。

“家里是装了电灯哩。这很明亮，也用不着收拾的。”阿末这样子，在娃兒們中，小題大做的各处說。

在阿末的眼睛里，自从父亲一去世，驟然間見得那哥哥能干了一。一想到油漆店面的，装上电灯的都是哥哥，阿末便总觉很可靠。将嫁了近地的木匠已經有了可愛的两岁的孩子了的，最大的大姊做来送給他的羽緞的袖繩，紧紧的束起来，大哥是动着結实的短小的身体，只是動動晃晃的做。和弟兄都不象，肥得圓圓的十二岁的阿末的小兄弟力三，伶俐的穿着高屐齿的屐子，給客人去浮皮，分头发。一到夏天，主顧也逐漸的多起来了。在夜間，店面也总是很熱鬧，笑的声音，下象棋的声音，一直到深更。那大哥是什么地方都不象理发师，而用了生涩的态度去对主顧。但这却使主顧反欢喜。

在这样光彩的一家子里，終日躲在里面的只有一个母亲。和亡夫分手以前，嘴里沒有嘮叨过一句話，只是不住的做，病人有了翻煩的使喚的时候，也只沈默着，咄嗟的給他办好了，但男人却似乎不高兴这模样，仿佛还不如受那后来病死了的兒子这些人的招呼。或者这女人因为什么地方有着冷的处所罢，对于怀着温情的人，总是亲近暖爐一般，似乎极願意去亲近。肥得圓圓的力三最鍾爱，阿末是

① 将布帛之类洗过，加了浆糊，帖在板上晾干，他們謂之浆物。



其次的寶貝。那两个哥哥之类，只受着疏远的待遇罢了。

父亲一亡故，母亲的状态便很变化，連阿末也分明的觉察了。到现在为止，无论什么事，都不很将心事给人知道的坚定的人，忽然成了多事的唠叨者輕躁者，爱憎漸漸的剧烈起来了。那誦詞长子鶴吉的情形，連阿末也看不过去。阿末虽然被宠爱，比較起来却要不喜欢母亲的，有时从伊有些歪纏，母亲便烈火一般发怒，曾經有过抓起火筷，一径追到店面外边的事。阿末赶快跑开，到别处去玩耍，无思无虑的消磨了时光回来的时候，大哥已經在店門外等着了。吃飯房里，母亲还在委屈的哭。但这已不是对着阿末，却只是恨恨的說些伊大哥尙未理好家計，已經专在想娶老婆之类的事了。刚以为如此，阿末一回来，忽而又变了討好似的眼光，虽然便要吃夜飯，却叫了在店头的力三和伊肩下的跛脚的哲，請他們去吃不知先前藏在那里的美味的煎餅了。

虽然这模样，这一家却还算是被四邻羡慕的人家。大家都說，鶴吉既馴良，又耐做，現就会从后街店将翅子伸到前街去的。鶴吉也实在全不管人們的背地里的坏話和揶揄，只是勤勤恳恳的做。

### 三

八月三十一日是第二回的天长节，因为在先是諒闇，沒有行庆祝，所以鶴吉便歇了一天工。而且将久不理会的家中的大扫除，动手做去了。在平时，只要說是鶴吉要做

的事，便出奇的拗执起来的母亲，今天却也热心的劳动。阿末和力三也都一半有趣的，趁着早凉，勤快的去帮忙。收拾■上时候，每每忽然寻出沒有见过的或是久已忘却了的东西来，阿末和力三便满身尘埃的向角角落落里去寻觅。

“噲，看哪，末兒，有了这样的画本哩。”

“那是、我的。力三、正不知道那里去了，还我罢。”

“什么，”力三一面說，頑皮似的給伊看着闊。阿末忽而在櫥角上取出滿是灰尘的三个玻璃瓶来了。大的一个瓶子里，盛着通明的水，别一个大瓶和小瓶里是白■一般的白粉。阿末便揭开■着白粉的大■的盖子来。■装着将那里面的东西撮到嘴里去，一面說：

“力三，看这个罢。頑皮孩子是沒分的。”

正說着，哥哥的鶴吉突然在背后叫出异常之尖的声音来了：

“干什么，阿末胡■东西，要吃这样的东西……真吃了沒有？”

因这非常的威势，阿末便吐了实，說不过是假装。

“那小瓶里的东西，耳垢大的吃一点看罢，立刻倒斃，好险。”

說到“好险”的时候，那大哥仿佛有些碍口，凝视着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装了吓人的眼睛，向屋里的各处看。阿末也异样的悚然了，便馴順的下了踏台，接过回来帮忙的大姊的孩兒来，背在脊梁上。

日中之后，力三被差到后面的丰平川洗神堂的东西去了。天气只是热，跟着也疲倦起来了的阿末，便也跟在后面走。仿佛在广阔的细沙的滩上，抛着紫紺色的带子一般，流下去的水里面，玩着精赤的孩子们。力三一見，这便忍无可忍似的两眼发了光，将洗涤的东西塞给阿末，呼朋引类的跑下水里去了。而阿末也是阿末，并不洗东西，却坐在河柳的小蔭下，一面眺望着閃閃生光的河滩。一面唱着护兒歌給背上的孩子听，自己的歌渐渐的也催眠了自己，还是不舒暢的坐着，两人却全都熟睡了。

不知受了什么的惊动，突然睜开眼。力三渾身是水，亮晶晶的发着光站在阿末的前面。他的手里，拿着三四支还未熟透的胡瓜。

“要么？”

“吃不得的呵，这样的东西。”

然而劳动之后，熟睡了一回的阿末的喉嚨，是焦枯一般乾燥了。虽然也想到称为札幌的貧民窟的这四近，流行着的可怕的赤痢病，觉得有些怕人，但阿末终于从力三的手里接过碧綠的胡瓜来。背上的孩子也醒了，一看见，哭叫着只是要。

“好煩膩的孩子呵，哪，吃去！”阿末說着，将一支塞給他。力三是一連几支，喝水似的吃下去了。

#### 四

这晚上，一家竟破格的团聚起来，吃了熱鬧的晚飯。

母亲这一日也不象平时，很舒暢的和姊姊說些閑話。鶴吉愉快似的遍看那收拾乾淨的吃飯房，將眼光射到櫥上，一看見擺在上面的那藥瓶，便記起早上的事，笑着說，

“好危險，好怕人，对孩子大意不得。阿末這丫頭，今天早上几乎要吃升汞哩……將這吃一點看罷，現在早是阿彌陀佛了。”

他一面很怜愛似的看着阿末的臉。這在阿末，是說不出的喜歡。無論從哥哥，或是從誰，只要從男性過來的力，便能夠分辨清楚的機能漸漸成熟了，那雖是阿末自己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不知是害怕，還是喜歡，總之一想到這是不能抗的強的力，意外的沖過來了，阿末便覺得心脏里的血液忽然沸涌似的升騰，彌破一般的勃然的臉熱。這些時节的阿末的眼色，使鶴床連到角落里也都像是成為看天了。倘若阿末那時站着，便忽而坐下，假如身邊有阿吉，就抱了他，膩煩的偎他的臉，或者緊緊的抱住，講給他有趣的說話。倘若伊坐着，便突然想到了什麼似的站上來，勤懇的去幫母亲的忙，或者掃除那吃飯房或店面。

阿末在此刻，一遇到兄的愛撫，心地也飄飄然的浮動起來了。伊從大姊接過孩子來，尽情縱意的啣着面頰，一面走出店外去。北國的夏夜，是潑了水似的风涼，撒散着青色的光，夕月已經朗然的升在河流的彼岸。阿末無端的懷了願意唱一出歌的心情，欣欣的走到河灘去。在河堤上到處生着月見草。阿末折下一枝來，看着青磷一般的薔苞，一面低声唱起“旅宿之歌”來了。阿末是有着和相貌不

相称的好声音的孩子。

“唉唉，我的父母在做什么呢？”

这一唱完，花的一朵象被那声音摇起了似的，懵懵的花瓣突然张开了。阿末以为有趣，便接着再唱歌。花朵跟着歌声。但不出声的索索的开放。

“唉唉，我的同胞和誰玩耍呢？”

忽而有微寒的感觉，通过了全身，阿末便觉得肚角上仿佛针刺似的一痛。当初毫不放在心上，但接连痛了两三回，便突然記起今天吃了的胡瓜的事来了。一記起胡瓜的事，接着便是赤痢的事，早晨的升汞的事，攪成一团糟，在脑里旋轉，先前的透澈的心地，毀坏得无余，为一种豫感所袭，以为力三不要也同时腹痛起来，正在給大家担忧么，又为一种不安所袭，以为力三莫不是一面苦痛着，将吃了胡瓜的事，阿末和孩子也都吃了的事，全都招認出来了么，于是便惴惴的回家来。幸而力三却一副坦然的脸，和大哥玩着坐地角觝或者什么，正发了大声在那里哄笑呢。阿末这才骤然放了心，跨进房里去。

然而阿末的腹痛终于沒有止。这其間，睡在姊姊膝上的孩子忽而猛烈的哭起来了。阿末又悚然的只对他看。姊姊露出乳房来塞給他，也并不想喝。这是因为在別家，所以不行的罢，姊姊便温順的回家去了。阿末送到門口，一面担心自己的腹痛，一面側着耳朵，傾听那孩子的啼声，在凉爽的月光中逐渐远离了去。

阿末睡下之后，想起什么时候便要犯着赤痢的事来，

几乎不能再躺着。力三虽然因为玩得劳乏了，睡得象一个死人，但也許什么时候会睁开眼来，嚷肚痛，連这事都挂在心头，阿末終夜在昏暗中，映着伊的眼。

到得早上，阿末也終于早在什么时候睡着了，而且也全然忘却了昨天的事。

这一天的午后，突然从姊姊家来了通知，說孩子犯了很厉害的下痢。疼爱外孙的母亲便飞奔过去。但是到这傍晚，那可爱的孩子已不是这世間的人了。阿末在心里发了抖，而且赶紧惴惴的去留心力三的神情。

从早上起便不高兴的力三，到傍晚，惴惴的将阿姊叫进浴堂和店的小路去。怀中不知藏着什么，鼓得很大，从这里面探出粉笔来，在板壁上反复的写着“大正二年八月三十一日”这几个字，一面說：

“我今天起，肚子痛，上厠到四回，到六回了。母亲不在家，对大哥說又要吃罵……末兒，拜托你，不提昨天的事罢。”

他成了哽咽的声音了。阿末早不知道怎样才好，一想到力三和自己明后天便要死，那无助的凄凉便轟轟的逼到胸口，早比力三先行啼哭起来。而这已被大哥听到了。

阿末虽如此，此后可是終于毫不觉得腹痛了，但力三却驟然躺倒，被猛烈的下痢侵袭之后，只剩了骨和皮，到九月六日这一日，竟脫然的死去了。

阿末仿佛全是做着梦。接續的失掉了摯爱的外孙和兒子的母亲，便得了沈重的歇斯迭里病，又发了一时性的躁

狂。那坐在死掉的力三的枕边，睜睜的看定了阿末的伊的眼光，是梦中的怪物一般在依稀隱約的一切之中，偏是分明的烙印在阿末的脑里。

“給吃了什么坏东西，謀杀了两个了，你却还嘻嘻哈哈的活着，記在心里罢。”

阿末一記起这眼睛，无论什么时候，便总觉得仿佛就在耳边听得这些话。

阿末常常走进小路去，一面用指尖摸着力三留下来的那粉笔的余痕，一面满腔凄凉的哭。

## 五

靠着鶴吉的尽力，好容易才从泥塗里擡了头的鶴床，是毫不客气的溜进比旧来尤其萧条的深处去了。单是不見了力三的肥得圓圓的脸，在这店里也就是致命的損失。虽然医好了歇斯迭里病，而左边的嘴角終于吊上，成了乖张的脸相的母亲，和单在兩頰上显些好看的血色，很消瘦，蜡一般皮色的大哥，和拖着跛脚的，萎黃瘦小的阿哲，全不象会給室中溫暖和繁盛的形相。虽然带着病，鶴吉究竟是年青人，便改定了主意，比先前更其用力的来营业，然而那用尽了能用的力的这一种沒有余裕的模样，实在也使人看得伤心。而阿姊也是阿姊，对阿末尤易于气恼。

这各样之中，在阿末一个人，沒有了力三尤其是无上的悲哀，然而从内部涌溢出来的生命的力，却不使伊只想看別人的事。待到小路的板壁上消失了粉笔的痕迹的时

候，阿末已成了先前一样的泼刺的孩子了。早晨这些时，在向东的窗下，背向着外，一面唱曲一面洗衣，那小衫和带子的股儿，便先破了家中的单调。说是只会吃东西，没有法，决定将叫作黑兒这一只狗付给皮革匠的时候，阿末也无论怎样不应承。伊说情愿竭力的做浆洗和纳抹布来补家用，抱着黑兒的頸子没有肯放。

阿末委实是勤勤恳恳的做起来了。最中意的去惯的夜学校的礼拜日的会里，也就绝了迹，将力三的高屐子略略弄低了些，穿着去帮大哥的忙。对阿哲也性命似的爱他了。即使很迟，阿哲也等着阿末的来睡。阿末做完事，将白的工作衣搭在钉上，索索的解了带子。赶紧陪阿哲一同睡。鹤吉收拾着店面而且听，低低的听得阿末的讲故事的声音。母亲一面听，装着睡熟的样子暗暗地哭。

到阿末在单衫上穿了外套，解去羽纱的垂结男兒带，换上那幸而看不见后面，只缠得一转的短的女带的时候，萧条萧条这一种声音，烦腻的充满了耳朵了。应酬似的才一热便风凉，人说这样子，全北海道怕未必能收获一粒种子，而米价却怪气的便宜起来。阿末常常将这萧条的事，和从四月到九月死了四个亲人的事，向着各处说，但其实使阿末不适意的，却在因为萧条，而母亲和哥哥的心地，全都狂暴了的事。母亲嗔嗔的呵斥阿末，先前也并非全然没有，而现在母亲和哥哥，往往动不动便闹了往常所无的激烈的口角。阿末见母亲颇厉害的为大哥所窘，心里也曾觉得快意，刚这样想，有时又以为母亲非常之可怜了。



## 六

六月二十四日是力三的末七。在四五日之前，过了孩子的忌日的大姊，不知为了縫紉或是什么，走到鹤床来，和哥哥說着話。

阿末今天一起床，便得了母亲的鞭語，因此很高兴。伊对于姊姊，也連声大姊大姊的亲热着，又独自絮叨些什么話，在那里做洗脸台的扫除。

“这也拜托——这只有一点，請試一試罢。”

阿末因这声音回头去看，是有人将天使牌香油的广告和小瓶的样本分来了。阿末赶忙跑过去，从姊姊的手里抢过小瓶来。

“天使牌香油呢，我明天要到姊姊家里托梳头去，一半我搽，一半姊姊搽罢。”

“好猾呵，这孩子是。”姊姊失笑了。

阿末一說这样的笑話，在吃飯房里默默的不知做着甚事的母亲，忽然变了憤怒了。用了含毒的口吻，說道赶紧弄乾淨了洗脸台，这样好天气不浆洗，下了雪待怎样，一面唠叨着，向店面露出脸来。哭过似的眼睛发了肿，充血的白眼閃閃的很有些怕人。

“母亲，今天为着力三，請不要这样的生气了罢。”大姊想寬解伊，便温和的說。

“力三力三，你的东西似的，那是誰养大的，力三会怎样，不是你們能知道的事。阿鹤也是阿鹤，淵口是生

意萧条生意萧条，使我做得要死，但看看阿末罢，天天懒洋洋的，单是身体会长大。”

大姊听得这不乾不净的碎话，古怪的发了恼，不言招呼，便自回去了。阿末一瞥那正在无可如何的大哥，便默默的去做事。母亲永是站在房门口絮叨。铅块一般的恹都是涨满了这家的边际。

阿末做完了洗脸台的扫除，走出屋外去浆洗。还寒冷，但也可以称得“日本晴”的晚秋的太阳，斜照着店门，微微的又发些油漆的气味。阿末对于工作起了兴趣了，略有些暈热，一面将各样花纹的布片继续贴在板上。只有尖端通红了的小小的手指，灵巧的在发黑的板上往来，每一蹲每一站，阿末的身躯都织出女性的优雅的曲线的模样。在店头看报的鹤吉也怀了美的心，无厌足的对伊只是看。

在同行公会里有着事情。赶早吃了午饭的鹤吉走出店外的時候，阿末正在拼命做工作。

“歇一会罢，喂，吃饭去。”

他和气的说，阿末略搔头，只一笑，便又快活的接着做事了。他走到路弯再回头来看，阿末也正站直了目送伊的哥哥。“可爱的小子呵，”鹤吉一面想，却忽忽的走他的路。

也不管母亲叫吃午饭，阿末只是一心的工作。于是来了三个小朋友，说园游地正有无限轨道的试验，不同去一看么。无限轨道——这名目很打动了阿末的好奇心了。阿末想去看一回，便褪下了卷袖绳，和那三个人一同走。

在道厅和铁道管理局和区衙署的官吏的威严的观览之前，稍有些异样的敞车，隆隆的发了声音，通过那故意做出的障碍物去，固然毫没有什么的有趣，但到久违的野外，和同学放怀的玩耍，却是近来少有的欢娱。似乎还没有很游玩，便骤然觉得微凉，忙看天空，不知什么时候早就成了满缀着灰色云的傍晚的景色了。

阿末愕然的站住了，朋友的孩子們看見阿末突然間变了脸色，三个人都圆睜了双眼。

## 七

阿末回家看时，作为依靠的哥哥还没有回，只有母亲一个人在那里烈火似的发抖：

“飯桶，那里去了。为什么不死在那里的，喂。”給碰过一个小小的釘子之后，于是說，“要他活着的力三偏死去，倒毙了也不打紧的你却长命。用不着你，滾出去！”

阿末在心里，也反抗起来，自己想道，“便杀死，难道就死么，”一面却将母亲揭下来叠好了的浆洗的东西包在包袱里，便出去了。阿末这时也正觉得肚飢，但并没有吃饭的勇气，然而临出去时，将擱在鏡旁的天使牌的香油，拿来放在袖子里的余裕，却还有的。阿末在路上想道，“好，到了姊姊家里，要大大的告訴一通哩。便教死，人，誰去死。”伊于是走到姊姊的家里了。

平时总是姊姊急忙的迎出来的，今天却只有一个邻近寄养着的十岁上下的女孩兒，显着凄清的神气，走到門口

来，阿末先就挫了銳气，一面跨进里間去，只見姊姊默默的在那里做針黹。因为样子不同了，阿末便退退縮縮的站在这地方。

“坐下罢。”

姊姊用了带刺的眼光，只对着阿末看。阿末既坐下，想要寬慰伊的姊姊，便从袖子里摸出香油的瓶来給伊看，但是姊姊全沒有睬。

“你被母亲数說了罢。先一刻也到姊姊这里来寻你哩。”

用这些話做了冒头，里面藏着憤怒，外面却用了温和的口吻，对阿末說起教来。阿末开初，单是不知所以的听，后来却逐漸的引进姊姊的話里去了。哥哥的营业已經衰敗，每月的实收糊不了口，因此姊夫常常多少帮一点忙，但是一下雪，做木匠的工作也就全沒有了，所以正想从此以后，单用早晨的工夫，带做点牙行一般的事，然而这也說不定可如意。力三也死了，看起来，怕終于不能不用一个徒弟，母亲又是那模样，时时躺下，便是藥錢，积起来也就是一大宗。哲是有残疾的，所以即使毕了小学校的业，也全没有什么益。单在四近，从十月以来，付不出房租，被勒令出屋的有多少家，也該知道的罢。以为这是别家的事，那是大錯的。况且分明是力三的忌日，一清早，心里怎么想，竟会独自无忧无虑的去玩耍的呵。便是不中用，也得留在家里，重者扫神堂，重者煮素菜，这样的帮帮母亲的忙，母亲也就会高兴，没人情也須有分寸的。

說到十四岁，再过两三年便是出嫁的年紀了。这样的新妇，恐未必有願意来娶的人。始終做了哥哥的担子，被人背后指点着，一生沒趣的过活的罢，象心緒意的鬧，現就討大家的嫌憎，就是了。这样子，姊姊一面褶迭东西，一面責阿末。而且臨了，自己也流下泪来：

“好罢，向來說，心寬的人是長壽的，母親是不見得長久的了，便是哥哥，这么拼命做，說不定什么时候会生病。況且我呢，不見了撫養的孩子之后，早沒有活着的意味了，单留下你一个，嘻嘻哈哈的鬧罢。……提起来，有一回本就想要問的，那时你在丰丰川，給孩子沒有吃什么不好的东西么？”

“吃什么呢。”一向默默的低着头的阿末，赶散似的回答說，便又低了头。“便是力三，也一起在那里。……我也沒有泻肚子的。”言时之后，又仿佛分辯一般，加上了难解的理由。姊姊显了十分疑心的眼光，鞭子似的看阿末。

这模样，阿末在緘默中，忽然从心底里伤心起来了；单是伤心起来了。不知怎的象是絞榨一般，胸口只是攔塞起来，虽然尽力熬。而气息只促急，覺得火似的眼泪两三滴，輕微的搔着痒一般，滾滾的流下火热的脸庞去，便再也熬不住，不由的突然哭倒了。

阿末哭而又哭的有一点鐘。力三的頑皮的臉，姊家婆子的东舐西嚼的天真爛漫的臉，想一細看，这又变了父亲的臉，变了母亲的臉，变了覺得最亲爱的哥哥鶴吉的臉了。每一回，阿末感得那眼泪，虽自己也以为多到有趣的奔流，

只是不住的哭。这回却是姊姊发了愁，試用了各样的话来劝，但是沒有效，于是终于放下，听其自然了。

阿末哭够了之后，偷偷的擡起脸来看，头里较为轻松，心是很凄凉的沈靜了，分明的思想，只有一个沈在这底里。阿末的脑里，一切执着消灭得乾乾淨淨了。“死掉罢，”阿末成了悲壮的心情，在胸中深深的首肯。于是靜靜的說道，“姊姊，我回去了。”便出了姊姊的家里。

## 八

因为事务費了工夫，点灯之后許多时，鹤吉才回到家里来。店面上电灯点得很明，吃飯房里却只借了这光线来敷衍。那暗中，母亲和阿末离开了，才然的坐着。棚旁边阿哲盖了小衾衣，打着小鼾声。鹤吉立刻想，这又有了口角了罢，便开口試說些不相干的閑話来看，母亲不很应答，端出盖着襖布的素膳来，教鹤吉吃。鹤吉看时，阿末的飯菜也沒有动。

“阿末为什么不吃的？”

“因为不想吃。”

这是怎样的可怜可爱的声音呵，鹤吉想。

鹤吉当动筷之前站起身来，走向神堂前面，对着小小的白木牌位行过一个单是形式的礼，頓然成了极凄凉的心情。因为心地太沈了。他去旋开电灯，房里面立刻很明亮，阿哲也有些惊醒了，但也就这样的靜下去，只是添上了凄凉。

阿末不开口，将哥哥的碗筷拿到水槽旁，动手就洗。说明天再洗罢，也不听，默默的洗好了。回来时经过神堂面前，换了灯心，行一个礼，于是套上屐子，要走出店外去。

鹤吉无端的心动了，便在阿末后面叫。阿末在外面说道：

“因为在姊姊家里有一件忘了的事。”

鹤吉骤然生起气来：

“胡塗虫，何必这样的夜晚去，明天早上起床去，不就好么？”正说着，母亲因为要表示自己也在相帮，便接着说：

“只做些任性的事。”

阿末顺从的回来了。

三个人全都躺下之后，鹤吉想起来，总觉得“只做些任性的事”这一句话说得太过了，非常不放心。阿末是石头似的沈默着，陪阿哲睡着，脸向了那边。

在外面，似乎下着今年的初雪，在销沈一般的寂静里，昏夜深下去了。

## 九

果然，到第二日，在雪中成了白天。鹤吉起来的时候，阿末正在扫店面，母亲是收拾着厨房。阿哲在店头用的火盆旁边包着学校的书包。阿末很能干的给他做帮手。暂时之后，阿末说：

“阿哲。”

“唔？”阿哲虽然有了回答，阿末并不再说什么话，便催促道。“姊姊，什么呢？”然而阿末终于不开口。鹤吉去拿牙刷的时候，看那镜子前面的橱，这上面搁着一个不会在店头的小碟子。

约略七点钟，阿末说到姊姊那里去，便离了家。正在刮主顾的脸的鹤吉，并没有怎样的回过头去看。

顾客出去之后。偶然一看，先前的碟子已经没有了。

“阿呀，母亲，搁在这里的碟子，是你收起来了么？”

“什么，碟子？”母亲从里面伸出脸来，并且说，并不知道怎样的事。鹤吉一面想道，“阿末这犊头，为什么要拿出这样东西来呢？”一面向各处看，却见这摆在洗面台边的水瓮上。碟子里面，还粘着些白的粉一般的東西。鹤吉随手将这交给母亲收拾去了。

到了九点钟，阿末还没有回家，母亲又唠叨起来了。鹤吉也想，待回来，至少也应该嘱咐伊再上点紧，这时候，寄养在姊姊家的那女孩子，气急败坏的开了门，走进里面来了。

“叔父，现在，现在……”伊喘吁吁的说。

鹤吉觉得滑稽，笑着说道：

“怎么了，这么慌张，……难道叔母死了么？”

“唔，叔父家的末儿死哩，立刻去罢。”

鹤吉听到这话，异样的要发出不自然的笑来。他再盘问一回说：



“說是什么？”

“末兒死哩。”

鶴吉終于真笑了，并且隨宜的敷衍，使那女孩子回家去。

鶴吉笑着，用大声对着正在里間的母親講述这故事。母親一听到，便变了臉相，跳着脚走下店面來。

“什么，阿末死？……”母親并且也发了极不自然的笑，忽而又真的說：“昨晚上，阿末素斋也不吃，抱了阿哲哭……哈哈，那会有这等事，哈哈。”一面說，却又不自然的笑了。

鶴吉一听到这笑声，心中便不由的异样的震动。但自己却也被卷进在这里面了，附和着說道：

“哈哈，那娃兒說些什么呢。”

母親并不走上吃飯房去，只是惊然的站着。

其时那姊姊跳着脚跑來了。鶴吉一看见，突然想到了先刻的碟子的事——仿佛受了打击。而且无端的心里想道“这完了，”便拏起烟袋來插在腰帶里。

## 十

这天一清早，阿末到过一回姊姊这里來。并且說母親服粉藥很难于下嚥，倘还剩下孩子生病时候包裏的粉衣，便給几张罢。姊姊便毫不为意的将这交給伊了。到七点鐘，又拿了針黥來，摊在門口旁边的三张席子的小房里。这小房的櫥上是放着零星物件的，所以姊姊常常走进这里

去，但也看不出阿末有什么古怪的模样，单是外套下面倒似乎藏着什么东西，然而以为不过是向来一样的私下的食物，他也不去过问了。

大约过了三十分，阿末站起来，仿佛要到厨下去喝水。没了孩子以来，将生水当作毒物一般看待的姊姊，便隔了纸屏呵斥阿末，教伊不要喝。阿末也就中止，走进姊姊的房里来了。姊姊近来正信佛，这时也摆着白铜的佛具。阿末便也去帮忙。而且在三十分左右的寒暄之间，也殊胜的坐在后面听。然而忽然站起，走进三张席子的小屋里去了。好一会，姊姊骤然听得间壁有呕吐的声音，便赶紧拉开纸屏来看，只见阿末已经苦闷着伏下了。无论怎么问，总是不说话，只苦闷。到后来，姊姊生了气，在脊梁上痛打了二三下，这才说是服了搁在家里橱上面的毒。而且谢罪说，死在姊姊的家里，使你为难，是抱歉的事。

跑进鹤吉店里来的姊姊，用了前后错乱的说法，气喘吁吁的对鹤吉就说了这一点事。鹤吉跑去看，只见在姊姊家的小房里铺了床，阿末显着意外的坦然的脸，躺着看定了进来的哥哥。鹤吉却无论如何，不能看他妹子的脸。

想到了医生，又跑出姊姊家去的鹤吉，便奔到近地的病院了。药局和号房，这时刚才张开眼。希望快来，再三的问了危急，回来等着时，等了四十分，也不见有来诊的模样。一旦平静下去了的作呕，又复剧烈的发动起来了。一看见阿末将脸靠在枕上，运着深的呼吸，鹤吉便坐不得，也立不得。鹤吉想，等了四十分，不要因此耽误了罢，便

又跑出去了。

跑了五六町之后，却見自己穿着高屐子。真胡塗呵，这样的時候，会有穿了高屐子跑路的人么，这样想着，就光了脚，又在雪地里跑了五六町。猛然間看見自己的身边拉过了人力車，便觉得又做了胡塗事了，于是退回二三町来寻車店。人力車是有了，而車夫是一个老头子，似乎比鶴吉的跑路还慢得多，从退回的地方走不到一町，便是要去請的医生的家宅。說是一切都准备好了等着，立刻将伊带来就是了。

鶴吉更不管人力車，跑到姊姊的家里，一問情形，似乎还不必这般急。鶴吉不由的想，这好了。阿末一定弄錯了瓶子的大小，吃了大瓶里面的东西了。大瓶这一边，是装着研成粉末的苛性加里的。心里以为一定这样，然而也沒有当面一問的勇气。

等候人力車，又費了多少的工夫。于是鶴吉坐了車，将阿末抱在膝上。阿末抱在哥哥的手里，依稀的微笑了。骨肉的执着，咬住似的紧张了鶴吉的心。怎样的想一点法子救伊的命罢，鶴吉只是这样想。

于是阿末搬到医生家里。楼上的寬广的一間屋子里，移在雪白的垫布上面了。阿末喘息着討水喝。

“好好，現就治到你口渴就是了。”

看起来仿佛很厚于人情的医生，一面穿起診察衣，眼睛却不离阿末的靜靜的說。阿末温順的点头。医生于是将手按在阿末的額上，仔細的看着病人，但又轉过头来向鶴

吉問道：

“升汞吃了大約多少呢？”

鶴吉想，這到了運命的交界了。他惴惴的走近阿末，附耳說：

“阿末，你吃的是大瓶還是小瓶？”

他說着，用手比了大小給伊看。阿末張着帶熱的眼睛看定了哥哥，用明白的話回答道：

“是小瓶里的。”

鶴吉覺得着了霹靂一般了。

“吃，……吃了多少呢？”

他早聽得人說，即使大人，吃了一格蘭的十分之一便沒有命，現在明知無益，却還姑且這樣問。阿末不開口，彎下示指去，接着大指的根，現出五釐銀元的大小來。

一見這模樣，醫生便疑惑的側了頭。

“只是時期似乎有些耽誤了，……”

一面說，一面掣來了準備着的藥。劇藥似的刺鼻的氣息，漲滿了全室中。鶴吉因此，精神很清爽，覺得先前的事仿佛都是做夢了。

“難吃呵，熬着喝罷。”

阿末毫不抵抗，閉了眼，一口便喝乾。從此之後，暫時昏昏的落在苦悶的假睡里了。助手捏住了手腕切着脈，而且和醫生低聲的交談。

大約過了十五分，阿末突然似乎大吃一驚的張開眼，求救似的向四近看，從枕上擡起頭來，但忽而大吐起來

了。从昨天早晨起，什么都未下嚥的胃，只吐出了一些泡沫和粘液。

“胸口难受呵，哥哥。”

鹤吉給在脊梁上撫摩，不开口，深深的点头。

“便所。”

阿末說着，便要站起来，大家去扶住，却意外的健实起来了。說給用便器，无论如何总不听。托鹤吉支着肩膀，自己走下去。楼梯也要自己走，鹤吉硬将伊負在背上，說道：

“怎么楼梯也要自己走，会摔死的呵。”

阿末便在什么处所微微的含着笑影，說道：

“死掉也不要紧的。”

下痢很不少。吐泻有这么多，总算是有望的事。阿末因为苦悶，背上象大波一般高低，一面呼呼的喘着很热的臭气，嘴唇都索索的干破了，頰上是涨着美丽的紅暈。

## 十一

阿末停止了訴說胸口的苦楚之后，又很說起腹痛来了。这是一种惨酷的苦悶。然而阿末竟很坚忍，說再到一回便所去，其实是气力已經衰脫，在床上大下其血了。从鼻子里也流了許多血。在擱着空中撕着垫布的凄惨的苦悶中，接着是使人悚然的可怕的昏睡的寂靜。

其时先在那里措办費用的姊姊也到了。伊将阿末的乱麻一般的黑发，坚牢不散的重行梳起来。沒有一个人不想

救活阿末。而在其間，阿末是一秒一秒的死下去了。

但在阿末，却絕沒有显出想活的情形。伊那可怜的堅固的覺悟，尤其使大家很慘痛。

阿末忽然出了昏睡，叫道“哥哥。”在屋角里啜泣的德吉慌忙拭着眼，走近枕边来。

“哲呢？”

“哲么，”哥哥的話在这里中止了。“哲么，上学校去了，叫他来罢？”

阿末从哥哥背轉头去，輕輕的說：

“在学校，不叫也好。”

这是阿末的最后的話。

然而也仍然叫了哲来。但阿末的意識已經不活动，認不得阿哲了。——硬留着看家的母亲，也发狂似的奔来。母亲带来了阿末最喜欢的好衣裳，而且定要給伊穿在身上。旁人阻劝时，便道，那么，給我这样办罢，于是将衣服盖了阿末，自己睡在伊身边。这时阿末的知觉已經消失，医生也就任憑母亲随意做去了。

“阿阿，是了是了，这就是了。做了做了。做了呵。母亲在这里，不要哭罢。阿阿，是了。阿阿，是了。”母亲一面說，一面到处的撫摩。就是这样，到了下午三点半，阿末便和十四年时短促的生命，成了永訣了。

第二日的午后，鶴牀举行第五人的葬仪。在才下的洁白的雪中，小小的一棺以及与这相称的一群相送的人們，印出了难看的污迹。德吉和姊姊都立在店門前，目送着这

小行列。棺后面，捧着牌位的跛足的阿哲，穿了力三和阿末穿旧的高屐子，一颠一拐高高低低的走着，也看得很分明。

姊姊是揉着念珠默念了。在迴了逆縁的姊姊和鶴吉的念佛的掌上，雪花从背后飘落下来。

大正五年(一九一六年)一月《白樺》所載。

## 峽谷的夜

江口渙

就現在說起來，早是經過了十多年的先前的事了。

當時的我，是一個村鎮的中學的五年生，便住在那中學的寄宿舍里，一到七月，也就如許多同窗們一般，天天只等着到暑假。這確凿是，那久等的暑假終於到來了七月三十一日的半夜里的事。

被驅逐于从試驗和寄宿生活里解放出來的歡喜，嚶嚶的象脫了籠飛回老巢的小鳥似的，奔回父母的家去的朋友們中，我也就混在這里面，在這一日的傍晚匆匆的離了村鎮了。我的家鄉是在離鎮約略十里的山中。那時候，雖然全沒有汽車的便，然而六里之間，却有粗拙的玩具似的鐵道馬車。單是其餘的四里，是上坡一里下坡三里的山路。若問為什麼既用馬車走六里路，却在傍晚動身的緣由，那自然是因為要及早的回去，而且天氣正熱，所以到山以後的四里，是準備走夜路的。這是還在一二年級時，跟着同村的上級生每當放假往來，專用于夏天的成例。此後便照樣，永遠的做下去了。

托身于雙馬車上的我，雖然熱悶不堪的夾在涌出刺鼻



的汗和脂和尘土的气味的人們，和尽情的发散着腐透的头发的香的村女們的中間，但因为总算順手的完了試驗的事，和明天天亮以前便能到家的事，心地非常之搖搖了。已而使人記起今天的热并且使人想到明天的热的晚霞褪了色，連續下来的稻田都变了烟草和大豆的圃田，逐渐增加起来的杂木林中，更夹着松林的时候，天色在不知不觉之間已入了夜了。教人覺到是山中之夜的风，搖动着縛起的遮阳幔，吹进窗戶中来，不点一灯的馬車里，居然也充滿了凉气。先前远远地在晚霞底下发閃的連山，本是包在蒼茫的夜色中的，現在却很近，不是从窗間仰着看，几乎看不見了。一想到度过那連山的鞍部，再走下三里的峡谷路，那地方便是家乡，便不由的早已覺得寬心，不知什么时候将头靠着窗边，全然入了睡。

驀然間，被邻人推了醒来，擦着睡眼，走下铁道馬車終点的那岭下的小小的站，大約已在九点上下了罢。叫馬夫肩着柳条箱，进了正在忙着扫取新秋麥的休憩茶店里，我才在这里作走山路的准备。用三碗生酱油气味的面条和两个生鷄子果了腹，又喝上几条石花菜，并且为防备中途飢餓起見，又买了四个生鷄子。休息一回之后，将柳条箱交給茶店里，托他明天一早教貨車送到家里来，我是浴衣和鞋，裹腿，草帽的装束，将应用的东西用两条手巾担在肩头，拖着阳伞代作手杖，走出休憩茶店去了。

从扑人眉宇的聳着的連山的肩上，窺望出来的二十日左右的月，到处落下那水一般的光輝。层层迭迭的許多重

排列着的群山的巖积，都染出非蓝非黑的顏色，好几层高高的走向虛空中。縵在那尖巖的巖积間的濡潤的夜霧，一团一团的橫流着青白。那互在峰腰的一团，是反射着下臨的月光，白白的羽毛一般閃爍。仰看了这些的我，似乎覺得久违的触着了洁淨的故乡的山气了。

到岭头的上行的一里，是一丈多寬的县道。因为要走貨物車，所以道路很迂曲，然而因此上坡也就不費力了。既有月亮，又是走慣的路，我憑着沁肌的夜气不断的凉干了热汗，比較的省力的往上走。过了不知什么时候已經关门睡覺的岭头的茶店前，到开始那三里的下坡路的时候，大抵早是十一点以后了。下坡的路，是要紆迴于嶄絕的相薄的峽谷中間，忽而穿出溪流的左岸，忽而又順着那右岸的，因此自然也走过了許多回小桥。夹着狹窄的溪，互相穿插的两岸的山巖上，相間的混生着自然生长的楊叶树林和特意栽种的針叶树林，那紅黑和烏黑的斑紋，虽在夜眼里也分明的看見。这中間，也許是白楊的干子罢，处处排着剔牙鏟似的，將細小的条紋，在月光里映出微白。路旁的野草，什么时候已被夜气湿透了。早开的山独活模样的花，常从沾湿了的茂草中間，很高的伸出头来，雪白的展着小阳伞似的花朵。加以不知其数的虫声，比起溪流的声音来，到耳中尤其听得清彻，然而使峽谷的夜，却更加显得幽靜了。

这之間，我看見霧块一团一团的在头上的空中，靜靜的动着走。碎了白紗随流而去似的霧气的团簇，逐渐增

加起来了。或者横互了溪流，軟軟的拂着屹立的笋峰的肩头，或者在烏黑的塞滿着溪的壁积的针叶树林上，投下了更其烏黑的影，前进的前进的走向狭的峡谷的深处。每一动弹，雾的形状也便有一些推移，照着烟霧的月光，因此也不絕的变换着光和影的位置。于是許多霧块，渐变了霧的花条，那花条又渐次广闊厚实起来，在什么时候，竟成了一道充塞溪間的霧的长流了。以前悬在空中的月，披了烟霧来看流水，露面有許多回，但其間每不过只使烟霧的非薄处所渗一点虹色的光輝，終于是全然匿了迹。和这同时，我的周围便籠上了非明非暗的顏色，只有周身五六尺境界，很模糊的映在眼里罢了。因此我便专心的看着路，只是赶快的走。

这么着，轉过右边，跨向左边的，走着长远的峡谷，大約有一小时，霧气忽而变成非薄，躲了多时的月的面，在虹蜺一般閃动的圓暈中央，虽然隱約，却已看得見了。那时候，我无意中从对面的山溪那边，透了烟霧，听到一种异样的声音。虽然低，是抖着发响的声音。那声音，倒并没有可以称为裂帛的那样强，而且，也不如野兽臥地吼着的那样逼耳，单是，微微的有些高低，凄凉的顫抖着，描了波纹流送过来。而这时时切断似的杜絕了，却又說不出什么时候起，仍然带着搖曳。我暂时止了步，側耳的听，然而竟也断不定是什么的声音。

这之間，道路正碰着一个大的山壁，声音便忽而听不見了。我想，这大半是宿在山溪里的什么禽鳥的夜啼罢，

便也并不特别放在心上，还是照旧的在雾底下走。待到轉出了那山麓，声音又听到了。比先前近得多，自然比先前更清楚。那声音只是咻咻的不絕的响。比喻起来，可以說是放开了喉嚨的曼声的长吟，也可以說是用着什么調子的歌唱。而在其間，又时时夹着既非悲鳴也非呻吟的一种叫，尖而且細，透过烟霧响了过来。假使是鳥声，那就决不是寻常的夜啼了。或者是猴子罢。但如果是猴子，就應該是比裂帛尤其尖銳的声音，短促的发响。况且夜狸的叫，一定是要压倒了溪水的声响，发出悲痛的山谷的反应来的。而这不过是不为水声所乱罢了，决沒有呼起谷应的那么强大。即使是野兽的声音，总得渐次的換些位置，然而那声音却始終在同一处所的山溪中間。我五步一次十步一次的止了步，許多次想辨别这声音。这样的夜半，这样的山中，不消說不会有人在唱歌，况且也沒有唱歌的那样优婉，是更凄凉，更阴惨的声音。我被这有生以来第一回听到的异样的声音所吓，不安的阴影，漸漸在心上浓厚起来了。

这其間，道路又正当着一个山麓，就这样的轉了弯，象先前一样，那声音又暂时听不見了。不知道繞出这山麓，是否要更近的听到刚才的声音？倘若隔溪，那倒没有什么，但不知道是否須听得接近的在路側？倘这样，那么……这样一想，压不下的惨凉，便一步一步的增加上来。而一方面，則想要发見那本体的好奇心，也帮着想要从速的脫出了那威胁的希冀的心，使我全身都奇特的抽紧

了。将搭着的什物从右肩换到左肩，捏着阳伞的中段的  
我，渐近山壁的转角时，也就渐渐的放轻了脚步走。

惴惴的转出了那山角的时候，从初收的烟霭间，月光  
又是青白的落在溪上了，然而这回却毫没有听到异样的声  
音。折出山壁，便是一丛郁苍的森林，从林的中壑起，是  
三丈左右的并不峻急的坂。下了这坂，路便顺着溪流，不  
多时，即可以走到一个村落了。

总而言之，只要平安的出了这树林，以后便不会有这  
样吓人的事。什么都看没有声音的现在了。

这样的想着的我，捏好了阳伞，向了那漆一般黑的森  
林，用快步直踏进去。在坂上，路旁的略略向里处有一所  
山神的或是什么的小祠堂。向着这祠堂的半倒的牌坊的净  
水<sup>①</sup>里，不绝的流下来的水笕的水声，对于此时的我的心，  
也很给不少的威吓。然而我仍然决了意鼓勇的一气走下坂  
去。待到走了大半，脱了森林的黑闇，我望见沿溪的对面的  
道路，浴着月光，白皓皓向前展开，这才略觉宽心，逐  
渐的放慢了脚步。

这怎么不出声呢，还未走完坂路的中途，那声音突然  
起于眼前了。起于眼前，而且是道路的上面的树里。我被  
袭于仿佛忽被白刃冰冷的砍断了似的恐怖，单是蓦地发一  
声惊怖的呻呼，僵僵直了一般的立着。以为心脏是骤然冻  
结似的停止的了，而立刻又几乎作痛的大而且锐的鼓动起

---

① 在神社之前，用以洗净口与手的水。

来。和这同时，从脚尖到指尖，也不期然而然的发了抖。

試一看，相隔不到三丈的道路上，从左手的崖間，横斜的突出着一顆大树。这树的中段正当道路上面的茂密里，站着一个六尺上下的白色的东西。在掠过树梢的烟霧的余氛，和蒼茫的下注的月光中，能看見那大的白东西，从阴暗的叶阴里，正在微微的左右的搖动。声音确乎便是从这里来的。崖上的左手，是接着山腰，高上去的一級一級的坟地，坟地之后便連着急傾斜的森林。路的右手呢，不消說是嚙了許多石而奔流的溪水，一面給月光游泳着，一面到处跳起雪白的泡沫，向对面远远地流行。当看着那树上的白色的东西，和連到山上的一——一級的坟地，和冲碎月亮的溪中的流水时，推測着那声音的自体，我竟全然为剧烈的恐怖所籠罩，至于連自己也不能运用自己了。其实是，向前不消說，連退回原路也做不到了。单是抖着发不出声音的嘴唇，屏住呼吸，暂时茫然的只立着。

于是先前的悲泣一般細細的发抖的那声音，突然間变了人的，而又是女人的聳人毛骨的嘻笑了。很象是格格的在肚底里发响的声音。寬闊的搖动着大气似的那笑反复了五六回，什么时候却又变了被掠一般的低声的啜泣。那呜咽的末尾又歌唱似的变了調，逐漸細长的曳下絲縷来。

那声音，自然是全不管我站在三丈左右的面前，却总在同一处所搖曳。为激动所震的我的心，又跟着時間的溜过漸次鎮靜下去了。跳得几乎生痛的心脏的鼓动也略略复了原，全身的筋肉便慢慢的恢复了先前的柔軟和确实。然

而膝髁的顫抖很不肯歇。定神看时，捏着阳伞的中段的手掌，什么时候早被油汗沾濡了。然而明知道不至于頃刻之間便有危难临头的我，却终于决了心，从下面望进树的茂密里去。

在流进丛中去的光里，分明看出了，那大的白东西，确乎是一个活着的女人。纏着白衣的裸体上，衣服几乎没有附体，欹斜的埋了青苍的前额的头发，解散了覆在肩头。那女人用弯着的左手将一件东西紧紧抱在怀中，并且不住的摇动，右手却攀住树枝，站在横斜的榦子上。而一面站着，一面左右的摆动身子，始终反复着一样的声音。

这时女人忽然看见我，右手便静静的离了树枝，雪白的伸开，从上面向我招手了。苍白骨出的两颊上，既浮着雕刻一般的锋利的笑，而弓形的吊上的眼梢，和几乎看见眼窠的圆圈的陷下的眼，以及兜转似的突出的嘴唇，接连的动个不住，都使那站在深夜中的树上的白衣的女人见得更其是凄厉的东西。女人仿佛是逗弄孩子一般，暂时摇动着抱在左手的物件，低微的发出也不象歌唱的叫声，终于又将脸压在抱着的东西上，呜呜咽咽的放声哭起来了。而且一面哭，一面又诉说似的，滔滔的说出些没有头尾的事。刚这样，却忽而侧了脸，锋利的望着月亮，接着便撮了嘴唇，只向月亮吐唾沫。后来，又是，阴森森的格格的笑倒了。但是无论怎样发笑似的笑，而嘻笑时候现在颊上的深的皱襞，却总是生硬到近于伤心。从脸相和身样看来，衰憊

是衰憊了的，然而年紀似乎并不大。

暫時之間，我仰望著那女人，但還沒有很推敲怎樣決定自己的態度。最初，想就回到原路的嶺頭的茶店去，只是已經到了再走一里多路便到家乡的地方，終不願在這深夜中，倒回將近二里的山路，去宿在那不干淨的茶店里。雖這樣說，便能就此平平穩穩的前進么？那是一個狂人，所以經過下邊的時候，說不定會跳下樹來，拚死命的來扑取。即使進了坟地，翻過山腰去，而倘在坟地里被追著，那又怎麼辦呢？或者也許只能這樣的互相注視着到天明罷。我將這些事，成串的想得要到勞乏，用同一處所頗站了不少的工夫。

無論過了几多時，也並沒有得到好主意，我於是決了心，一定要突過那樹下。只要平安的闖出，到村庄便不上二町了。這樣的想定了的我，終於奮起了最後的勇氣，一點一點的向前走。而且是一步一歇，一步一歇的。這樣子，將阳傘和搭在肩頭的物件都用力的捏得鉄緊，整好了什麼時候都能戰鬥的準備，我幾乎看不出前進模樣的，惴惴的走過去。

然而那女人，自然也不能不留心著我的態度。但最初，便走近些，也不過詫異的凝視我。待漸漸的進了大約不到二丈路，便又放下了捏著的樹枝，擡起手來了。就近處看見的女人的臉，比先前見得更陰森。不知道是因為兩頰深陷的緣故，還是下頰像刀削似的尖著的緣故呢，女人的臉竟顯得完全是一個青白的三角。加以凌亂紛披的頭髮從左



边的髑髅挂到肩上，拖作异样的旋涡。那发的黑色很强的映着月光，使脸的全部愈显出凄厉的形相。

这样的接近了的两人的距离，已不过一丈远近的时候，女人便一轉頭伸出的手，驟然間猛烈的搖起附近的枝条来。先前的雕出一般的笑脸，忽而变了噴火似的忿怒和憎恶的形状，仿佛是鎖着的猿，現給那着了投石的看客的，很可怕的容貌了。而且，极端的突出了尖形的下頰，那雪白的外露的齿牙，上下格格的相打，发了尽着嚙喉的呻喚，一面抖抖的搖頭。又尖利的說些話，而且时时威吓似的尽力的頓足。然而我并不理会的只走去，女人便忽而停了呻喚。刹时之間，用两手捧了先前抱在左边的什么东西，很高的擎到头上，就要向我擲过来了。

我不由的吃惊，又跳回了五六尺。跳回之后，我便暫時蹲在地上，靜靜的看着情形。这时女人，似乎早已忘了适才自己所做的事，又复鋒利的望着月亮，吓吓的狂笑起来。至于先前擎到头上去的東西，也早就抱在原来的肋肋里。此后暫時之間，也仍是照旧一样，悲凉的唱些歌，又說些什么話，而終于又将脸帖在抱着的东西上，嗚嗚咽咽的出声哭起来了。“在此刻了，失了这一瞬息，就完了。”这样想了的我，便灣腰俯首，将全身的力都聚在两脚里，咄嗟間，直进过去，闖过了那女人的下面。那时候，仿佛是从女人的全身里迸涌出来似的惊駭和忿怒和憎恶的呻喚，用了吐血一样的猛烈，由头上的树里崩頽下来。刚这样想，就在这頃刻，我的領头发了一声沈重的响，有比冰还冷的

一块，又大又重的落在頸子上面了。“着了手了，”刚这样想，心脏的鼓动和呼吸也就忽然的停留，我便不知不覺的听憑身子向前倒。也竭力的想要支住身体，而膝髁却仿佛已經脫了节，所以我只将两手动扰了两三回，便臉向着下，扑通的倒在地上。

此后几秒，几十秒，或者几分时，躺在那地方，我自己不知道。忽而甦来，在头上再听到先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我已經全然身不由己，不得不直奔村庄里去了。最初的十五步或二十步，膝髁沒了力，总不能如意的奔走。沒有法，便只好使手和脚都动作，我似乎确凿象兽类一样，在道路上飞跑。待到覺得伸着腰，仰着头，总算单用了两条腿在那里专心致志的走的时候，是已經因了猛烈的苦痛，呼吸就要塞住了。

走到村口时，比較的还算快，于是放了心，这才轉向逃来的那方面看。然而也并没有什么追赶过来。而且，便是以前所見的一級一級的坟地和崖上的树，也不知是因为隱在山蔭里呢，或是包在霧的余氛的夜靄里呢，無論在什么处所，連看也看不見了。仰面看时，只見得愈深愈狹的折叠着的山溪的澱积，溶了水一般的月光，莽蒼蒼的重重迭迭的聳着。

我跌倒了的时候，抛了阳伞和搭在肩上的物件，是总須拾取回来的，加以想討一杯水，来沾潤这将近■枯的喉嚨，便去寻曾經見过的守望所。疏朗朗排着人家的細长的村庄，全都入了沈睡，連犬吠声也寂然。我用手巾拭着粘

粘的流滿了全身的油汗。走向村的中間，便在夜眼里，也屹然聳着的了火梯直下的守望所去。然而無論怎樣的敲門，却總不容易起來。這之間，既有着深怕先前的女人重行追來的不安，而漸次又听得各處起了歷亂的犬吠，我們更用了力，激劇的敲打了。每打一回，因了月光，在板門上照出自己的影的動彈，虽自己，也見得是拚命的模樣。大約又叩了二三分，這才從深處發出很渴睡似的巡警的回答來：

“誰呀？這時候，胡亂叫人起來。”

“很勞駕，千萬來一來罷。有了不得了的事情哩。”

“什麼？有不得了的事情？你是誰？什麼地方，有了什麼事。強盜么？……”

因為不得了的事情這一句話，才受了潑刺似的，巡警閣閣的响着，好容易抽了門門。接着听得推开玻璃門的聲音，又拉开一扇板門，巡警這才只穿一件寢衣，帶一副瞌睡的脸，出現在昏暗里。但一看見學生模樣的毫不相識的我，便顯出似乎莫名其妙的眼色，目不轉睛的凝視起來。

“所謂不得了的事是什麼？這時候。……”

重行訊問的巡警，頗有些不以為然的神情了。

“所謂不得了的事，是狂人。剛才，在那邊的墳地里。”

“什麼？這時候，狂人。……”

“是的。是女的狂人。”

“唔，女的……那女的狂人在墳地里怎樣？”

這樣回問了的巡警的脸上，已消去了先前的不高興，却漸次添出不安的影子來。我便簡短的說了剛才遇到的事

的一切，**巡警**默默的听，到末后，略略将头一歪，說道：

“那么，一定是糕餅店的阿仙了。这怎么好呢。这样的深夜里，給跑到坟地这类地方去……”他很有为难的情形了，但也便接着說，“所以我对着那里的男人和老婆子，不知道叮囑过多少回。那样的性質不好的狂人，倘若不小心，說不定会做出什么事，如果不是好好的严重的监禁起来，是不行的，我几次三番的說。誰料男人还是全不管，老婆子又吝啬，虽然造了房牢，也不过用些竹栅栏之类来搪塞，所以終于出了这样的事了。”

这么說着的**巡警**的态度，宛然是抓住了絕不相干的我，在那里責备糕餅店的粗疏。我耐不住再等**巡警**說完話，一到这里，便插下話去了：

“总而言之，象刚才說过一样，因为是不道中跌倒的，所以我，将阳伞和东西都掉在那地方了，这可能請想一点法么？”

“教我替你拾去么？”

“不，自然一同去。”

沒有法，我也只得这样說了。然而**巡警**还装着非常迟疑的脸，**巡警**时不回答，只是想，但終于开口道：

“那是，比行李，比什么，都更要紧的是，第一，自然是捉住阿仙。因为就此放着，是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的。可是真糟，这么晚的时候。”

“这实在很費神，但总要請劳一回駕。”

“自然，去是一定給你去一回的，但便是两人去，因

为对手是狂人呵。说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来呢。”

巡警非常之逡巡，任憑过了多少时，总不肯輕易說出一同去，我因此郑重的弯了腰，恳求了许多回。这結果，竟澀澀的答应同去了，重复走进暗的里面的屋里去的巡警，便点起提灯来，脫下寝衣，換了制服。趁这时候，我便請他放进便門去，用那剩在鉄釜里的温水，这才沾潤了早就干到焦枯了一般的喉嚨。

于是两人一先一后的走出带些村气的守望所去，巡警忽又站住了。

“两个人固然也不碍，但另外多带三四个少年去，一定愈加捉得快，就这么办罢。因为狂人这东西，是跑得飞快的。”

他独自證着既非解釋也非商議的話，向着我那来路的反对方向走去了。我也默默的跟着走，不多时，巡警便走进一所大庫房后面的一間守夜的小屋去。这守夜的小屋，是邻近各村中的少年們各尽义务的組織起来的。我在外面等，不多久，和里面的人們絮絮的說了些話的巡警，便带了四个少年出来了。少年的两个，拿着提灯和細繩，別的两个是拿着頗长的棍子。这就一共有了六个人，我和巡警都才有了元气，使四个少年居中，我們分在两旁。这样子，六人作了一横排，在夜的兰山村的道路上，迈开快步，奔向先前的坟地去。

在途中，听着大家交互的談話，对于刚才，在坟地旁边吓了我的叫作阿仙的，那女人的身世，渐渐明白起来

了。

阿仙者，便是可以称为“山間之孤驛”的，这村中的一家小糕餅店里的媳妇。两年以前，才从离此大約三里左右的川下的村庄里，嫁到这里来，但刚做新妇，便因为男人的不规矩，很吃了許多苦。加以男人的嫖散和家計的艰难，又不断的受着生活的忧虑。既这样，自然和那住在一处的姑，也不合式起来了。这之間，去年的秋天可是怀了孕。倘若生了孩子，这便引轉男人，靜了心，同时和姑的关系，也就会变好罢，阿仙这么想着，只管将那将来生下来的孩子当做靠山，什么都熬着。于是到这六月里，平安的生了男孩子了，然而男人对付阿仙的态度，却絲毫沒有改。不但沒有改而已，在临产时候的前后，那男人，和他結婚以前曾有来往的也是这村里的女人，又有了各样的新聞了。而这些事，又常常传到在产褥上的阿仙的耳朵里。一結婚，便和那女人干干净净分手，这是男人曾經坚誓的，而竟再出了新聞，这从由外村嫁来的阿仙看来，实在比嫖妓更有猛烈的苦痛。这时候，阿仙仿佛是决計百事再不管，专为一个孩子活着自己的命似的。然而便是那孩子，也因为营养坏，終于在这七日前死掉了。那結果，可怜的阿仙便在下■这一夜里，忽然发了狂。发狂之后的阿仙的态度，不但說不定什么时候会自杀，而且每日許多次，无法可想的乱鬧。因了村医的注意，終于造了房牢，监禁起来了。这到了正当首七的今夜或者想到了要上孩子的坟了罢，便偷偷的破了栏檻，跑出来了。

大家走出村外时，月亮比先前又稍稍东下了。且走且看的经过了涨满着如雨的虫声的大豆田，到了前回的溪谷的所在，那阿仙的阴森的声音的丝缕，又和先前一样，仍然在溪水上横流。于是转出个不甚峻急的山壁去，坟地便在右手的眼前了。路的正前面，阿仙的上着的树，也受了月光，见得漆黑而且硕大。阿仙的声音不消说，便是阿仙的白色的形状，也能在枝条间看得分明。六个人走到坟地边，或者因为看见了三个排着的提灯的灯光了罢，在树上的阿仙的形相，便如白色的影子一般，急急的溜下横干来，以为飘然的轻轻的站在崖上了，却又直奔坟地中间去。

“呵，跑了。趁没有走进山里去，捉住伊！”

有人这样说，而大家都遵了接到崖间的小径，纷纷的走向坟地了。这时阿仙的形相，却如淡白的布或是什么飘在风中似的，浴着月光，跳上了斜面。待到大家走到阿仙所走的宽约三尺的坂下的时候，那已溜走了七成的白色的形相，却忽地转了左，在墓碑间往来。大约走了五六丈，又突然失了踪影。

“罢了呵。喂，这回是说不定会从那里出来，小心罢。”

巡警正这样说，少年们已经纷纷散开，对着不见了阿仙的方向，各人随意的穿过墓碑间，许多回曲曲折折的寻上去。我也跟在后面，竭力赶快的走。

不多时，大约大家已经走近了不见阿仙的地方的时候，从前面的排得宽约丈余的一堆坟墓里，忽然站起一个

淡白的形相来；并且发出野兽似的很有底力的呻吟，一面胡乱的抓了泥土往外摔。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全沒有想要逃走的情形。

“原来，逃进了自家的坟地里了。大約怕被人搶去了死孩子罢。”

有誰說着这些話的时候，大家便漸漸的将阿仙据守着的坟地包围起来。但阿仙毫不怕，無論是石，是泥，是木片，什么都随手的摔出来，待到知道自己完全被围住了，便忽而坐在一角的地面上。而且将全力用在两手上，不住的按地面，一面又如将捉住的餌食藏在腹下的豹一般，高耸的双肩里埋着紧縮的头，翻了眼，鋒利的光溜溜的尽对大家看。面色比先前更蒼白，头发是抓乱似的披着，而且無論脸上，无論唇上，脸的全部都不住的凜凜的发着抖。这是从这之間，正在夹杂着涌出恐怖和憎恶和憤怒来。霎时之間，大家簡直无从下手，单是这样的默默的注視着阿仙的模样。

“阿呀，阿仙这东西，刨了孩子的坟了。看罢。泥土掘得这样。”

因为非常吃惊似的，巡警这样的叫喊了，便望进坟地里去，只見大約是送葬用的白灯籠和白旗，以及花朵和花筒，都和掘开的泥土散得滿地。此外則白木的冥屋和塔婆的断片，也被摔出一般的飞散着。而且，阿仙蹲着的处所仿佛很低洼，膝髁的大部分是埋在泥土里的。忽而阿仙象是得了机会似的，偷偷的拿过旁边的一个碗来，立刻舀了



眼前的泥土，飞快的塞到膝踝底下去，而其时也毫不大意，不絕的看着周围，时时用了絮語一般的低声，接連的說道：

“不行。不行，不行。”

然而倘有誰想略略走近，便发出尽力的叫喊，或者格格磨着雪白的露出的齿牙，显了現就会扑过来，咬住囁嚅的态度。大家无法可想，又是霎时之間，任其自然的只是看。

其时有一个在阿仙背后的少年，趁机会跳过了低低排着的墓碣，突然从肋下插进臂膊去，向上一弯，便捺下阿仙的領头，竭力的抱住了。一抱住，阿仙也同时站起来，骤然发了吐血一般的大声，哭着叫喊，而且拚命的掙扎。然而无论怎样叫喊，怎样掙扎，已都无效。巡警当先，还有此外的三个少年，也都去帮忙，不管手上，脚上，身上，都密密的縛了細索子。

虽如此，也还要尽力掙扎的身体，好容易被三个少年协了力，前后提着运去了。于是巡警将提灯插在地面上，仔細的調查那掘开了的坟洞的周围。

“啊呀，这是棺桶呵。盖子全打破了。”

巡警这样的絮說着，用靴尖一踢墓碣下的一个蜜柑箱一般的箱子，这却意外的輕，在土上滑开去了。其中不消說，不象有孩子的尸体。这时候，我忽而想，以先被那女人从树上擲下来的沉重的东西，或者便是掘出了的孩子的尸体罢。这样一想，劇烈的恐怖便突然全涌上来，立刻觉

得指尖和脚尖都栗栗的发了古怪的冷。然而接着便看见那详细的检查着坟洞的底的巡警说：

“虽然掘了出来，却又就地埋了似的。很象这样。”一面又用棍子的头捣着洞底，我这才能够略喘一口气。

那三个少年运了叫喊挣扎的女人，径下那中间坂路去，暂时又顺着崖上的小路走，此后便由眼底下的道路，回到村庄里去了。我和巡警和别一个少年，留在后面，去寻我那落掉的什物和阳伞，于是从中间的坂路，走到崖根，又略向右，走下道路去，不多时便到了先前的大树下。什物和阳伞，自然是毫无异状的落在路旁的草窠中。我将这拾了起来，因为听得巡警很怪的声音说：

“啊呀，孩子的死尸！”

便不由的回过头去，只见那女人曾经上去过的树干的几乎直下的道路上，照在巡警的提灯里，横着一个乌黑的块。走近一看，正是生得不久的婴儿的死尸。既然很腐烂。又粘着许多泥，几乎辨不出眼鼻。然而我先前被挪着的，却的确是这东西了。事情一经分明，我便觉得脊梁的两边，有什么又冷又痛的东西，锋利的爬上去。同时从胁肋向了胸脯，又是那照例的讨厌的寒冷，刹时扩张开去了。我全身仿佛坚固的包着冰一般的东西，暂时不能动弹，单是默默的挺立着。

“总而言之，阿仙是将这挪了你了。背后没有怎样么？”

少年这样说，借了巡警的提灯，走到我的背后去。他

即刻用了大声，說道，“呀，脏得很呢！”我不由的将手伸到額头，僵有說不出是油是脓的东西，粘粘的沾满了指上了。因此我又感到了剧烈的战栗。这之間，又覺得从地上的黑块里，漸次强烈的涌起閉气似的可厌的臭味来。誰也不再說什么話。只是佇立在漸淡下去的月光，和浅浅的流着的溪水声和如雨的虫声中，三人都暂时沒有动。

我在这时候，仿佛就在眼前，分明的看見了被弃于男人死別了孩子的女人，可以活下去的希望全被夺尽了的女人的，对于人类对于运命的可怕的复讎心，很以为阿仙的心，实在是非常惨痛的了。而和这同时，对于那复仇心偶然选我做了对象的恐怖，却还不如对于这样的虐待了阿仙的运命这一件东西的恐怖，尤为强烈的打动了我的心。

“这东西究竟怎么办才好呢。”

过了許久才开口的巡警的声音，很带些难于处置的模样了。

## 三浦右卫門的最后

菊池寛

是离駿河府不远的村庄。是天正末年<sup>①</sup>酷烈的盛夏的一日。这样的日子，早就接连了十多日了。在这炎天底下，在去这里四五町<sup>②</sup>的那边的街道上，从早晨起，就一班一班的接着走过了織田軍。个个流着汗。在那汗上，粘住了尘埃，黑的脸显得更黑了。虽然是这样扰乱的世界，而那些在田地里拔野草踏水车的百姓们，却比較的見得沉静。其一是因为弥望沒有一些可搶的农作物，即使織田軍怎样卑汗，也必未便至于割取了恰才开花的禾稼，所以覺得安心。其二，是見慣了紛乱，已經如英国的商人們一般，悟通了business as usual(买卖照常)，寂然无动于中了。

府中的邸宅已陷落的风説，是日中时候传播起来的，因为在白天，所以不能分明听出什么，但也听得呐喊，略望見放火的烟。百姓們心里想，府邸是亡了，便如盖在自己屋上的大树一旦倒掉似的，覺到一种响亮的心情，但不知怎样的又仿佛有些留恋。然而大家都料定，无

① 天正止于十九年，即西紀一五九一年。

② 三百六十尺为一町，合中尺三十四丈；三十六町为一里。

論是換了織田或換了武田，大約總不會有氏康的那樣苛儉，所以對於今川氏盛衰的事，實在遠不及田里毛豆的成色的關心。那田里有一條三尺闊狹的路。沿這路流着一道小溝，溝底滿是汙泥，在炎暑中，時常沸沸的涌出泡沫。有泥鰍，有螺螄，裸體的小孩子五六个成了群，喳喳的曬着。那是用草做了圈套，釣着螺螄的。不美觀的紅色的小動物一個一個的釣出溝外來，便被摔在泥地上。摔一回，身子的掙扎便弱一點，到後來，便是怎樣用力的摔，也毫沒有動彈了。於是又拔了新的草，來做新的圈，孩子們的周圍，將紅肚子橫在白灰似的泥土上的丑陋的小動物的死尸，許多匹許多匹的躺着。

有儼然的聲音道，“高天神城是怎麼去的？”孩子們都顯出張惶的相貌，看着這聲音的主人。那是一個十七歲左右的少年。在平分的剪髮下，閃着美麗的眼睛，丈夫之中有些女子氣，威武氣之中有些狡猾氣，身上是白絹的衬衣罩着綾子的單衫，那模樣就說明他是一個有國諸侯的近侍。再一看，足上的白襪，被塵埃染成灰色了。因為除下了裹腿而露出的右腓上，帶一條徑寸的傷痕，流着血。

“高天神城是怎麼樣去的？請指教。”少年有些心焦了，重復的說。然而孩子們都茫然。這時的孩子們，是還沒有因為義務教育之類而早熟的，所以誰也不能明白的說話，倘若不知道，本來只要說不知道就是了，然而便是這也很不能夠說。都茫然，少年連問了三回，其中一個年紀最大的孩子才開口，說道：

“天神老爷？”一听到这声音，少年立刻觉得便是暂时驻足問路的事，也很不值得了，于是向孩子們罵一声“昏虫”，抽身便要走。不巧一个孩子却又仓皇的塞了少年的路，少年就踢了他。这孩子便踉踉跄跄的傾跌过去，坐在沟里面；哇的哭了。似乎并不怎样痛，又是裸体，也不会脏了衣服，原不必这样号咷的大哭，然而頗号咷大哭了。孩子們都憤然了。这时的孩子們，是与一切野蛮人的通性全一样，怯于言而勇于行的。一到爭鬧，势派便不同，蝎子似的直扑那少年。少年也一作势，要拔出腰間的刀来。这意志，当这时候，原是很适当的，然而竟不能实现。因为一个孩子猛然跳向前，将那捏着刀柄的少年的手，下死劲咬住了。別的孩子們也各各攻击他合宜的部位，少年便全不費力的被拖倒在这地方。孩子們都很得意，有如重复了专制者的革命党。

少年掙扎着想逃走。然而孩子們的数目，将近十人，而且都是有机的活动着的，所以毫沒有法子想。

“給他吃蝶螈啖，”一个孩子說出意見来；孩子們都嘻的交換了含着恶意的笑脸。但有一个老人来到这里，少年便沒有吃蝶螈的必要了。一看见这老人，孩子們都异口同声的告状，說是“踢了安阿弥哩”。老人只一瞥，便知道这少年是今川的逃亡人。对于現在的今川氏，固然不能沒有恨，但对于先代的仁政的感謝，又总在什么处所还有留遺，而况既为美少年，又是逃亡人呢。老人便自然同情于落在孩子掌中的这少年，突然叱責了那些孩子了。这是和

凡是自己的孩子，一与他人开了交涉的时候，即不问是非直曲，便将孩子叱責一頓的现在的父母們所取的手段，是一样的。少年显了羞愧和气忿的相貌，站起来了。这时候，孩子們怕报仇，都聚在五六丈以外的圓叶柳树下，准备着逃走；但却另换了村里的年青人五六个，围住这少年。站在最先头，眼睛灼灼的看着少年的，名叫弥总次，是一个专门弋获逃亡人的汉子。这汉子一听得有战事，一定从本村或邻村里覓了伙伴，出去趁着混乱，搶些东西，或者給逃亡人长枪吃。这回本也要去的，无奈一月以前受了伤，还没有好，至今左手还絡着哩。他在早一刻，已經估計了这少年腰間的东西。那是金装的极好的物品。他到现在为止，虽然偷过二三百柄刀，但单是裝飾便值銀錢三四十枚的奇貨，却从来没有見過。

少年不知道这样搗乱的人物就在面前。从他眼睛里淌下几滴恐惧的眼泪，声音发了抖，說出一句致命的独白来：

“竟使府里的三浦右卫門着了道兒了。”

“你便是右卫門么！”在那里的人們一齐张口說。他是这样的馳名。世間都說他是今川氏的痛疽；細氏康的囊橐游蕩的中心就是他；說比义元的时候增加了两三倍的誅求，也全因为他的緣故；細义元恩顧的忠臣接連的斥退了，也全因为他的緣故。今川氏的有心的人們，都詛咒他的名字。他的坏名声，是駿河一国的角落里也統流传。沒有听到这坏名声的，恐怕只有他自己了。其实是右卫門本

没有什么罪恶，只是右卫门的宠幸和今川氏的颓废，恰在同时，所以简单的世人，便以为其间有着因果关系的了。他其实不过一个鬻子气的少年；当他十三岁时，从寄寓在京都西洞院的父母的手里，交给今川家做了小近侍，从此只顺着主人和周围的支使，委动的甘受着，照了自己的意志的事，是一件也没有做的。但是氏康对于他的宠幸，太到了极端，因此便见得他是巧巧的操縱着主人似的了。

弥总次一听到右卫门的名字，心里想，这等偏着的好机会已经到了。料来无端的劫夺，旁人是不答应的，所以先前没有敢动手。他忽而大发其怒，骂道，“倘是右卫门，为甚么不殉难？”右卫门听到这话，便失了色，他委实是舍了主人逃走的；遁出府邸走了二三里，望见追赶他们的織田軍的兜鍪，在四五町之后的街上发光的时候，他除了恐怖心之外，再没有别的意思了。他骑马是不熟手的，早就跟不上同伴，一想到会被敌人赶上，最先给结果了的一定是自己，便觉得敌人的枪尖似乎已经刺透了背脊，不像是活着的心情了。他迟疑了几回，待到骑进左方的树林里，便下了马，只是胡乱的跑。因为他有这一点隐情，所以开不得口。

“剥下衣裳来示众罢！”弥总次怒吼说，这虽然是一个不通的结论，但在战国时代，则这般的说法，却还要算是讲理的了。于是三四个村壮，都奔向右卫门去。被孩子尚且拖倒，现在便自然更容易；鬼一般的剥了皮。他的美丽的肉体，在六月的太阳底下，洁白到似乎立刻要变色。



“倘是右卫門，杀却也可以！”弥总次怒吼說。这时候，强者杀却弱者，是当然的事情。

“給百姓吃苦的便是这东西，絞一回！”弥总次說。一个村壮便扼住了倒在泥土里的右卫門的嗓子。右卫門很吃苦，大咳起来。这时老人又来拦阻了，說道：

“还不至于要他性命哩，饒了他罢。”村壮也沒有什么不自然，弥总次却上一步，擡起右脚，攔在右卫門的肩头說：

“說来：要命，单是饒了命罢。不說，便不饒！”年青的村人們，以为即使怎样的釋罪，也应该吐一句武士相当的舍身的口吻了。然而右卫門低声說：

“要命，单是饒了命罢。”

“叩头还欠低！”弥总次大声說。

右卫門低下头去，几乎触到泥土上。先前又已聚集了的孩子們都笑了。

“去，快滾罢！”被两三人推搡着，右卫門蹣跚踉跄的站起身来，哭肿着美丽的脸，身上只穿着一條襤鼻褌，在夕阳之下，蹣跚的向西走去了。那些百姓們，都嗤笑这怯弱者。

右卫門的到高天神城，是第二日的晚間了。城将天野刑部，三年前在今川氏为質的时候，右卫門曾經給他許多回的好意。那时候，刑部是两手抵了地，說这恩惠是沒齿不忘的。右卫門信了这話，所以远远地投奔高天神城来。

他到城的时候，自然已经不是裸体了；不知道他受了誰的帮助，虽然是粗恶的，却已穿着衣服。刑部一見这佳客的到來，仿佛起了多少兴味似的。况且，氏康的生死还未分明，倘使北条和武田都和氏康协了力，則克复駿河一国是十分容易的事。他想：倘如此，則于救了氏康宠臣的自己的位置，就該頗为有利的了。右卫門也能說普通的人們所說的謊。他用了巧妙的措辞，先叙述他在乱軍之中和主人散失的不幸，以至因为要掩人耳目，所以自己抛去了东西。刑部对于这些也沒有起疑的材料，便招在一間房子里，按照一到万一的时机不至于会被抱怨的程度，款待起来。

刑部是介在織田和今川之間的，也如欧洲战争中的希腊一般，乖巧的办得各不加入那一面。他既然养着三浦右卫門，却又另去探听氏康的消息。于是便知道氏康遭了織田軍的穷追，已經切腹<sup>①</sup>而死的事。这报告中还添着一段插話，說那氏康之宠幸于一身的三浦右卫門，当府中陷落这一日，早就弃了主君逃走了。一得到这报告，刑部所想到的政策，却是頗为常識的，就是斬右卫門头，献于織田氏，以明自己之无二心，他想，要杀右卫門，只要說是背主忘恩之罰，作为口实就是了。

右卫門忽然被綁上了。那时代，只要有綁人的力，是无須乎理由的。右卫門被牵到刑部的面前。刑部也如战争

---

① 用刀横剖腹部的自杀。

初起时候的欧洲文明国一般，**重视了正义来说，**

“右卫門！你还記得背弃了府邸么？要砍下不忠不义者的头来，献向府邸去。”

这样冠冕的理由，在战国时代的杀人，是一件希有的事。然而无论含着几多的理由，被杀者的苦痛总一样。有理由的被杀，有时候或反比无端的被杀更苦痛。思之右卫門是不願意被杀的，他很利害的发抖了，两三日以前几乎被村人所杀的时候，那些人虽然也曾加一点恫吓，但今日的宣言却真实而带着确乎的现实性了。他无论怎样想，对于死总觉得嫌恶。他的过去的生活，是充满了安逸与欢娱。他以为再沒有別的地方，能比这世上更有趣了。他全身嫌恶死，当刑部說出“总八郎拿刀”的时候，他放声啼哭起来了。

“右卫門！要命么？”刑部嘲笑的說。

思索这一句答話的必要，在他是无須的。因为早就受了弥总次的教了。

“要命的，单是饒了命罢。”他說。刑部的幕将們，看見人类中有这样貪生的东西，都意外的詭异。奋然而死的事，在他們算是一种觀瞻；所以从幼小时候起，便如飞行家研究奇技一般，专研究着使別人吃惊的死方法。这时的武士道的問題，是只在怎样便可以輕輕的送命这一点。在他們，凡有生命以外的东西，是什么都貴重的；只有这生命，是無論和什么去交換，都在所不惜的。所以右卫門的哀訴，从他們看来实在是奇迹，他們一齐失笑了。刑部

便想再来嘲笑一回看，說道：

“右卫門！要命么？倘要，便两手抵了地，說道要！”

众人都想，既然是武士，未必会受了这样的侮辱还要命。

然而想的却錯了，右卫門淌着眼泪，两手抵地說：

“要命呵。”于是又引起了主从的嘲弄的笑声。刑部的心里，听了右卫門的哀訴，又生出再加玩弄的惡魔的心来。

“既然这样的要命，饒了也罢。只是不能就饒。得用一只手来覓命。倘願意，便饒你的。”他說。劊手走近右卫門，說道：

“听到了大人的吩咐沒有？願意么？回答罢！”右卫門不开口，动一动縛着的左手。

“那就砍左手！”刑部說。劊手的刀只一閃，右卫門的手，便如在鈴之森的舞台上，被杈八砍掉的云助的手一般，切下来了。

“一只手也还要命么？”刑部重复訊問說。右卫門將可怕的苦悶显在脸上，点一点头。刑部主从又笑了。刑部又开口說：

“一只手也太便宜了，砍下两手来，便饒罢。”右卫門似乎懂得这話的意思了。劊手問他說：

“願意么？”右卫門略略点头；劊手再揚声，他的右手，便帶着血浆，飞向二丈远的那边了。

右卫門这模样，从我們看来，覺得頗也残酷了，但在战国时代，見了只这样的光景便生怜悯的人，却并无一个。刑部又大声說：

“便是两手也还太便宜哩。要右脚。砍下右脚来，便单给饶了命罢。”

活土偶似的坐在血泊中的右卫门的脸，虽然全苍白了，却还是不住的哭。然而紧张了的神经，大抵是懂了刑部的话了。他继续的说道：

“单是饶了命罢。”

刑部主从又发了哄堂的嗤笑，侮辱了这人的崇高而且至纯的欲求。刽手伸出左手，抬起右卫门的身体，便削下他的右脚来；刀锋太进了，又截断了左脚的一半。

“右卫门，这样了还要命么？”刑部说。但右卫门似乎已经无所闻了，刽手将嘴凑近他的耳边，说道：

“要命么？”右卫门翕翕的动着嘴。其时刑部使了一个眼色；刽手便第四次举起钢刀，咄的砍下头颈来。这头颈在沙上辗转的滚了二三尺，在停住的地方翕翕的动着嘴。倘使没有离了肺脏，还说道“单是饶了命罢”是无疑的了。

一讀战国时代的文献，攻城野战的英雄有如云，揮十八貫<sup>①</sup>铁棒如芋樵的勇士，生拔敌将的头的豪杰，是数见不鲜的，但常 Miss（觉得有缺少）于“象人样的人”的我，却待到讀了浅井了意的《犬张子》，<sup>②</sup>知道了“三浦右卫门的最后”的时候，这才禁不得“Here is also a man”（这里也有一个人）之感了。

---

① 一貫約中国六斤四两。

② 本是玩具的名字，著者取为志怪的书名，元禄四年（一六九一年）印行。

## 复仇的话

菊池寛

鈴木八弥当十七岁之春，为要报父亲的夙仇，离了故乡贊州的丸龟了。

直到本年的正月为止，八弥是全不知道自己有着父亲的仇人的。自己未生以前便丧了父，这事固然是八弥少年时代以来的淡淡的悲哀，但那父亲是落在人手里，并非善終这一节，却直到这年的正月間，八弥加了元服为止，是全然沒有知道的。

元服的仪式一完毕，母亲便叫八弥到膝下去，告訴他父亲弥門死在同藩的前川孙兵卫手里的始末，教八弥立了复仇的誓詞。八弥看見母亲的通紅的眼，而且明白了自己的身上是負着重大的責任了。

从九岁时候起，便伴着小侯，做了将近十年的小近侍的八弥，这时还是一个不知世事的稗气的孩子。况且中了較大一岁的小侯的意，几乎成了友人，他一无拘忌，和小侯比較破魔弓的紅心，做双陆的对手，驅鳥猎和远道騎馬，也都一同去。至于和小侯共了席，听那藩中的文学老儒的講义，坐得两脚麻痹之后，大家抱腹相笑的时候，那就連

主从关系也全然消灭了。八弥住在姓城中的一个大家族里，他是比較的幸福，而且舒服的。直到十七岁加了元服时，这才被授与了一件应该去杀却一个特定的人的，又困难又紧张的事业。

宽文年号还不甚久的或一年的三月間，八弥穿起不慣的草鞋来，上了复仇的道了。在多度津的港里作为埠头的金比罗船，将八弥充了坐客的数，就那吹拂着瀬戶内海的春风张了满帆，直向大阪外，溜也似的在海上走去了。

他靠着船的帆檣，背着小侯所賜的天正祐定的单刀，一个人蹲着。渐渐的离了陆地，他的心中的激动也就渐渐的平穩起来，連母亲的严重的訓戒，小侯的激励的言語，那效果也都梦一般的变了虛漠，在他心里，只剩了繼激昂之后而起的倦怠和淡淡的哀愁。他对于那与自己絕不相干的生前的事故，也支配着自己的生涯这一件事實，不能不痛切的感到了。他在先前，其实并没有很想着父亲的事。因为他的母亲既竭力的不使他觉得无父的悲哀，又竭力的在他听觉里避去“父亲”这詞句，而且他自从服侍小侯以后，几乎感不到对于父亲的要求。因为他的生活是既幸福，又丰裕的。然而一到十七，却于瞬息中，应该对于先前不很想到的父亲有人子之爱，又对于先前毫不知道的前川誰某有作为敌人的大憎恶了。这是他的教养和周围，教給他对于父母的仇人須有十分的敌意的。

八弥曾盡各样的想象那敌人的脸。因为他的母亲是不甚知道这敌人前川的。前川和八弥的父亲，本来是无二的好朋友，但是結婚未久的新家庭，前川不敢草率，便少有來訪的事了。

于是八弥不得不訪問些知道前川的人，探問他的容貌去。急切的人們便各样的絞出十七八年前的記憶來，想滿八弥的意。然而這些人們所描的印象，無論怎樣綴合，八弥也終于想不定仇敌的形容。于是八弥沒有法，只好从小侯的藏書中，取了藩中画师所画的《曾我物語》里的工藤的脸作为基本，再加一些修改，由此想象出敌人的脸相來。他竭力的从可恶这一面想，因为他以为覺得可恶，便容易催起杀却的精神。但那脸相的唯一的特征，却只知道右脸上有一顆的黑痣。

船舶暫時循着贊岐的海岸走，但到高松港一停之后，便指了浪華一直駛去了。

敌人有怎样强，八弥是不知道。但他从幼小时候以來，便謹守着母亲的“修炼武艺，比什么都紧要”的教訓，于劍法一端，是久已专心致志的。他那輕捷而大胆的刀路，藩中的导师早就称揚。八弥的母亲教他負了复仇的事情，也就因为得了这导师的保証。

他对于复仇这一件事，也夾着些許的不安，但大体却覺得在絢爛的前途中，仿佛正有着勇猛的事，美善的事。所謂复仇，固不測有怎样的难，然而这是显赫的不枉为人的事业，却以为是确凿的。他的心，也很使自己的事务起



了狂热了。

一到安治川，他歇在船寓里，再出去一看浪华的街。所有繁华的市街，他都用了搜求仇敌的心情看着走。

大约一月之后到了京都的八弥，便历访京都的宏丽的寺院；走过了室町和烏丸通这些繁华的市街；每天好几回，经过那横在鴨川上面的四条五条三条桥，听得拟声游戏的笛音和大鼓。然而京都的名胜古迹处，并没有敌人。没有敌人的祇园和烏原和四条中島，从他看来，都不过是乾燥无味的处所罢了。

他从京都动身，是初夏的一日里。舍了正在鲜活的新綠的清晨中的京都，他向江戸去了。

从京都经过大津，在洲田的桥边，他因为要午餐，寻到了一个茶店。到正午本来还略早，但他觉得有些口乾，所以想要歇息了。他吃些这里有名的鮒魚。不管那茶店使女含着爱娇的交談，他只是交了臂膊，暗忖着怎样才可以发見他的仇敌。忽而听到什么地方有和自己一样的带些贊岐口音的說話了。他早就感到了輕度的兴奋，便向声音这方面看。这是从正对琵琶湖的隔离的屋子里出来的。照說話的口吻，总該是武士。贊岐口音的武士，这正是他正在搜寻的敌人的一个要件。他不由的将放在旁边的祐定的单刀拉近身边了。这其间，那武士罵着使女，莽撞的从离开的屋子来到店面里。已頗酩酊的武士用了泥醉者所特有的奇妙的步法，向着門外走，一面又忽然和八弥打了一个照面。武士的心里，便涌起輕微的恶意来。

“看起来，还是年青的武士，大約是初出門哩。哈哈……”他嘲笑八弥似的笑了。八弥憤然了揚起那美秀的眼睛，不轉瞬的看着对手。

八弥不能不憎恶这武士了。顴骨异常之高；那鼻子，也如犹太人一般，在中途突出鼻梁来；而且那藏着恶意的眼色，尤其足够喚起八弥的嫌恶的心情。他想，自己的敌人也是这样的男子才好；他又想，倒不如这人便是前川孙兵卫就更好了。其实从口音上，已經很可疑。他用冷靜的意志来鎮定了激昂，他想試探这武士看。

“实在是的。初出門，总有些不便可。”他馴良的回答說。

“一看那肩上带着木刀，該是武者修业罢，哈哈……也能使么？”他对于孱弱的八弥，要大加嘲弄的意志，已經很分明了。

八弥因为要知道对手的生平，格外忍了气。

“很冒昧，看足下象是贊岐的人……”八弥淡然的問。

“誠然是生駒浪人呵，因为杀人，出了国的。虽然是有着仇敌的身子，脑袋却还連在頸子上，即使有父母之仇，目下的武士倒也仿佛很安閑哩。这真是天下太平的世界了。哈哈……”他漏出侮辱一切有着仇敌的人們的嘲笑来。八弥想，若是生駒浪人，則也許便是自己的仇敌，用着这样的假名字。但对于出去复仇的人們的侮辱，却更其激动了他的心了。要精作为一种手段的沈潜，更加繼續下去，則八弥还是太年少。他看定对手，双瞳烂然的发了光。

“哈，脸色变了，看来你也有仇人罢，哈哈……用那細

臂膊，莫說敵人，也未見得能砍一條狗。”一面說，武士在自己任意的極口的痛罵里，覺着快感似的，又大聲哈哈的笑。

八弥已經不能忍了。他忘却了有着敵人的緊要的身體了。這男子，並不是自己的仇仇的孫兵衛，那是只一看頰上沒有痣，早就知道了的，然而還缺乏于感情的節制的他，却不能使怒得發抖的心，歸到冷靜里去了。他左手拿了刀，柱起來叫喊說：

“哪，怎麼說！一條狗能砍不能砍，那麼，請教罷。”他的聲音上，微微的帶些抖。

那武士以為八弥的戰慄因為恐怖，便愈加嗤笑了。

“有趣！領教罷。”他不以為意的答了話，一面從茶店里，蹣跚踉蹌的走到大路的中央。將那長的不虛發的佩刀，叫一聲咄，便出了鞘。

好個八弥，居然很沈靜。在檐下卸了背上的行囊，縛好了草鞋的紐，濡湿了祐定的刀的柄上的釘，就此亮着，走向敵手了。

那武士，最初是以微笑迎敵的，但八弥砍進一刀去的時候，那武士分明就狼狽了。他吃驚于這少年的刀風的太銳利。他後悔自己的孟浪了。而這樣的氣餒的自覺，又更使這武士陷入不利的地位去。他漸漸被八弥占了上風，旁追到瀨田的橋的欄邊，已經沒有后退的余地了。感到了性命的危急的他，聳起身來，想跳過欄干，逃到河里去；但實行了他的意志的，卻只有他的頭顱。因為乘着要跳的空，八弥便給了從旁的一劈。

八弥完結了这杀人的事，回到故我的时候，他便已后悔起来。而对于敌人已想逃入水中，还要穷追落手的血气，尤其后悔了。但远远的立着旁觀的人們却都来祝八弥的成功。其中几个怀着好意的人还来帮八弥結束，劝他乘村吏未到，事情还未糾纏之前，先离开了这处所。

八弥离开了瀬田桥，走到草津的时候，最初的悔恨早經消失了。他很詫异杀人有这样的容易。他覺得先前以为重負的复仇，忽而仿佛是一件传奇的冒险了。因为覺得不过是上山打猎，追赶野猪似的，血腥的略带些危险的冒险。而且他对于自己的手段，也因此得了自信。他涌起灿烂的野心来，以为在路上再加修練，則無論怎样的强敌，也可以唾手而得的了。他于是比先前更狂热于复仇，指着江戶，强烈的走着东海道的往来的土地。

然而复仇的事，却并非如八弥最先所想象的灿烂的事情；这是一件极要忍耐的劳作。在这年的盛夏里，上了江戶的他，一直到年底，留在江戶，訪求敌人的踪迹，但都不过是空虛的努力。第二年，下了中仙道到大阪，远眺着故乡的山，試进了山阳道向长州去。然而这些行旅，也只是等于追逐幻景的徒劳。第三年的春天，他連日在北陆的驛路中，結他霍枕的夜梦，但到处竟不見一个可以疑是仇敌的人。他在仙台的青叶城下迎了二十岁的春季，已繼是第四年了。他也常常記起故乡，想赶急报了仇，早得了归乡的欢喜。他看那杀却敌手，已沒有些許的不安。四年間的巡行修业，早使他本領达了名人之城了。況且在冒险的旅

行中，也有过許多斬夜盜杀山賊的事迹。他覺得無論敵人如何強，帮手怎样多，要取那目的的敌人，只是易于反掌的事罢了。

在具备了杀敌的資格的他，虽然想，願早显了体面的行动，达到他的本怀，但有着唯一的問題，便是与那仇仇的邂逅。

二十一岁的春天的开头，八弥想从中仙道入信越，便离开江戸，在上洲間庭的樋口的道場里，勾留了四五天，于是进了前桥的酒井侍从的城下。报仇的費用，是受着本藩的充足的供給的，所以他大抵宿在較好的客寓里。这一夜，也寓在胁本陣上野屋太兵卫的家中。

晚飯之后，他写了习惯了的旅行日記，然后照例是就寝。他刚要就寝，搁下日記的笔来，向着廊下的格子門推开了。回头去看，俯伏在那里的是一个按摩。

“貴客要按摩么？”他一面說，一面又低了头。这一天，八弥在樋口的道場里，和門人們交了几十回手，他的肩膀頗觉重滯了。

“阿阿，按摩么，来得正好，教揉一揉罢。”八弥說。盲人将他非常憔悴的身子，靜靜的近了八弥，慢慢的給他揉肩膀。指尖虽沒有什么力，但他却很知道揉着要点的。而且这按摩，又和在各处客寓里所見的不相同，沈默得很特別。在主客的沈默中，盲人逐漸的揉得入神了。八弥有些想睡覺，因为祛睡，便和这盲人談起話来。

“你很象是中年盲目似的。”

“誠然，三十三岁失明的。因为感觉鈍，什么都不方便哩。”他用了分明的声音，极低的回答。八弥一听这，对于盲人的口音觉得詫异了。

“你的本籍是那里呢？”八弥的声音有些凜然了。

“是四国。”

“四国的那里？”

“是贊岐。”

“高松領么，丸龟領么？”八弥焦急起来了。

“丸龟領。”

“百姓，还是商人呢？”

“提起来慚愧煞人，本来也还是武士哩。”盲人在他的話里，閃出几分生来带着的威严来。

“是武士，那便是京极府的浪人了。”一面說，八弥仰起头，看定了盲人的脸。虽然是行灯的光，但在盲人的青蒼的脸上，却清清楚楚的看見了仇敌唯一的目标的黑痣。

八弥伸出右手，攥住了盲人的手腕。

“你不叫前川孙兵卫么？怎的？”盲說，用力一拉，盲人毫没有什么抵抗，蹣跚踉踉的跌倒了。

“怎么，你不叫前川孙兵卫么，是罢？”他又焦急起来。

盲人当初有些吃惊，但也就归于冷靜了。

“慚愧，你說的是对的。那么，你呢？”他的声音絲毫沒有乱。

“招得好。我是，死在你手里的鈴木弥門的独子，名叫八弥。觉悟罢，已經逃不脫了！”

盲人很惊駭；他暂时茫然了。在那灰色的无所見的眼睛里，分明可以見得动着强烈的感情。但是那吃惊，又似乎并不在自己切身的危险。

“怎么怎么，弥門君却有一个兒子么？那么，那时候，八重夫人是正在怀孕的了。……既这样，你今年該是二十一岁了罢。……要对我来复仇，我知道了。正是漂泊的塗中，失了明，厌倦了性命的时候。我也居然要放临死的花了。”盲人断断续续的說出话来，临末又添了淒凉的一笑。他那全盘的言語里，覺得瀾滿着怀旧的心緒，以及平穩的謙虛的感情。

八弥一切都出了意外。他願意自己的敌手，是一个瀬田桥畔所遇到一般的刚愎驕傲的武士的。願意是一个只要看見这人，那憎恶与敌愾便充滿了心中的武士。然而此刻在眼前訪得的仇敌，却是一个半死的盲人。他不由的覺着非常之失望了。况且这盲人說到八弥父母的名字时，声音中藏着无限的怀念。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称他父亲的名字时候，有人用了这样眷念的声音。八弥对着仇敌，被袭于自己全未豫料的感情，沒有法，只是續着沈默。于是盲人又接下去說：

“死在弥門君的遺体的你手里，也就沒有遺憾了。然而，在这里，却怕这照顧我多年的旅店要受窘；很勞駕，利根川的平野便在近旁，我就来引导罢。請，結束起来。”

盲人很穩靜。八弥仿佛发了病似的，茫然的整了装束，茫然的跟着盲人。寓中的人們都抱着奇妙的好奇心，

默送这两人的出去。到街上，两人暂时都无言。走了几步，盲人問訊道：

“冒昧得很，敢問令母上康健么？”

“平安的。”八弥回答說，那声音已不象先前一般严峻了。

“弥門君和我，是世間所謂竹馬的朋友。什么事都契合，真好到影之与形一样的，然而时会招魔罢，而且那一夜，我們两人都酩酊了。有了那一件錯失之后，我本想便在那地方自己割了腹，但因为家母的劝阻，只好去国了。这实在是我的一生的失策。直到現在，二十一年中，无一夜不苦于杀了弥門君的悔恨。弥門君沒有后，以为复仇是一定无人的了，誰知道竟遇到你，給我可以消灭罪愆，那里还有此上的欣喜呢。……身为武士，却靠着商人們的情来度日，原也不是本怀。……这笛子也就无用了。”他說着，将习惯上拿在右手带来的笛子抛在空地里。

八弥在先前，便努力的要提起对于这盲人的敌愾心来，但觉得这在心底里，什么时候都崩溃了。他也将那轉輾的遇着杀父之仇却柔軟了的自己的心，呵斥了許多回。然而在他，总不能发生要毁灭这盲人的存在的意志。他想起自己先前在各样景况之下，杀人有那样的容易，倒反觉得奇怪了。

盲人当未到河畔数町的时候，說些八弥的父亲的事情。他似乎在将死时，怀着青年时代的回想。八弥从这盲人的口里，这才知道了父亲的分明的性格，觉得涌出新的春



慕来。但对于亡父怀着新的羡慕，却决不就变了对于盲人的恶意。而且盲人最后说，不能一见八弥，这是深为遗憾的。

于是在这异样的同伴之前，现出月光照着的利根川的平野来了。盲人又抛下了他的杖，并且说：

“八弥君，很冒昧，请借给你的添刀罢。我辈也是武士，拱手听杀，是不肯的。”他借了八弥的添刀，摆出接战的身段。这只是对于八弥的好意的虚势，是明明白白的。

八弥只在心里想。杀一个后悔着他的过失，自己也否定了自身的生存的人，这算什么复仇呢，他想。

“八弥君胆怯了么？请，交手罢！”

盲人大声的叫喊，这叫喊在清夜的河原上，传开了哀惨的声音。八弥是交叉着两腕沈在思想里了。

第二天的早晨，河原附近的人们在这里看见了一个死尸。然而这是盲人孙兵卫的尸体，却到后来才知道，因为那死尸是没有头的。而且那死尸，肚子上有一条挺直的伤，又似乎是本人的自杀。

八弥提着敌人的首级还乡了。而且还得了百石的增秩。但因为他在什么地方报仇，在什么时候报仇，没有说明白，所以竟有了敌人的首级是假首级的谣言。甚而至于毁谤他是不能报仇的胆怯者。不知是就为此，或者为了别事，他不久便成为浪人了。延宝年间，江户的四谷坂町有一个称为铃木若狭的剑客，全府里都震服于他的勇名。有人说，这就是八弥的假名字。

## 鼻子

芥川龙之介

一說起禪智內供的鼻子，池邊地方是沒一個不知道的。長有五六寸，從上唇的上面直拖到下頰的下面去。形狀是從頂到底，一樣的粗細。簡捷說，便是一條細長的香腸似的東西，在臉中央拖着走了。

五十多歲的內供是從還做沙彌的往昔以來，一直到升了內道場供奉的現在為止，心底里始終苦着這鼻子。這也不單因為自己是應該一心渴仰着將來的淨土的和尙，于鼻子的煩惱，不很相宜；其實倒在不願意有人知道他介意于鼻子的事。內供在平時的談話里，也最怕說出鼻子這一句話來。

內供之所以煩惱那鼻子的理由，大概有二，——其一，因為鼻子之長，在實際上很不便。第一是吃飯時候，獨自不能吃，倘若獨自吃時，鼻子便達到碗里的飯上面去了。于是內供叫一個弟子坐在正對面，當吃飯時，使他用一條廣一寸長二尺的木板，掀起鼻子來。但是這樣的吃飯法，在能掀的弟子和所掀的內供，都不是容易的事。有一回，替代這弟子的中童子打了一個噴嚏，因而手一抖，那鼻子

便落到粥里去了的故事，那时是連京都都传遍的。——然而这事，却还不是内供之所以以鼻子为苦的重大的理由。内供之所以为苦者，其实却在乎因这鼻子而伤了自尊心这一点。

池尾的百姓們，替有着这样鼻子的内供設想，說内供幸而是出家人；因为都以为这样的鼻子，是沒有女人肯嫁的。其中甚而至于还有这样的批評，說是正因为这样鼻子，所以才来做和尚。然而内供自己，却并不觉得做了和尚，便减了几分鼻子的煩惱去。内供的自尊心，較之为娶妻这类結果的事实所左右的東西，微妙得多多了。因此内供在积极的和消极的两方面，要将这自尊心的毀損恢复过来。

第一，内供所苦心經營的，是將这长鼻子使人看得比实际較短的方法。每当沒有人的时候，对了鏡，用各种的角度照着臉，热心的揣摩。不知怎么一来，觉得单变换了臉的位置，是沒有把握的了，于是常常用手托了頰，或者用指押了頤，坚忍不拔的看鏡。但看見鼻子較短到自己满意的程度的事，是从来沒有的。内供际此，便将鏡收在箱子里，叹了一口气，勉勉强强的又向那先前的經几上奉《观世音經》去。

而且内供又始終留心着別人的鼻子。池尾的寺，本来是常有僧供和講論的伽藍。寺里面，僧坊建到沒有空隙；浴室里是寺僧每日烧着水的。所以在此出入的僧俗之类也很多。内供便坚忍的物色着这类人們的臉。因为想发見一个

和自己一样的鼻子，来安安自己的心。所以烏的粗衣，白的单衫，都不进內供的眼里去；而况橙黃的帽子，坏色的僧衣，更是生平見慣，虽有若无了。內供不看人，只看鼻子，——然而竹节鼻虽然还有，却寻不出內供一样的鼻子来。是寻不出，內供的心便漸漸的愈加不快了。內供和人說話时候，无意中扯起那拖下的鼻端来一看，立刻不称年紀的脸紅起来，便正是为这不快所动的緣故。

到最后，內供竟想在內典外典里寻出一个和自己一样的鼻子的人物，来寬解几分自己的心。然而無論什么經典上，都不說目犍連和舍利弗的鼻子是长的。龙树和馬鳴，自然也只是鼻子平常的菩薩。內供听人講些震旦的事情，带出了蜀汉的刘玄德的长耳来，便想道，假使是鼻子，真不知使我多少胆壮哩。

內供一面既然消极的用了这样的苦心，別一面也积极的試用些縮短鼻子的方法，在这里是无須乎特地声明的了。內供在这一方面，几乎做尽了可能的事。也喝过老鴉脚爪煎出的湯，鼻子上也擦过老鼠的溺。然而無論怎么办，鼻子不依然五六寸长的拖在嘴上么？

但是有一年的秋天，內供的因事上京的弟子，从一个知己的医士那里，得了縮短那长鼻子的方法来了。这医士，是从震旦渡来的人，那时供养在长乐寺的。

內供仍然照例，装着对于鼻子毫不介意似的模样，偏不讓他来試用这方法；一面却微微露出口风，說每吃一回飯，都要劳弟子費手，实在是于心不安的事。至于心里，

自然是专等那弟子和尚来说服自己，使催试用这方法的。弟子和尚也未必不明白内供的这策略。但内供用这策略的苦衷，却似乎动了那弟子和尚的同情，竟反感而上之了。那弟子和尚果然适如所期，誓口的来劝试用这方法；内供自己也适如所期，终于依了那弟子和尚的热心的劝告了。

所谓方法者，只是用热汤浸了鼻子，然后使人用脚来踏这鼻子，非常简单的。

汤是寺的浴室里每日都烧着。于是这弟子和尚立刻用一个提桶，从浴室里汲了连手指都伸不下去的热水来。但若直接的浸，蒸汽吹着脸，怕要烫坏的。于是又在一个板盘上开一个窟窿，当做桶盖，鼻子便从这窟窿中浸到水里去。单是鼻子浸着热汤，是不觉得烫的。过了片时，弟子和尚说：

“浸够了罢。……”

内供苦笑了。因为以为单听这话，是谁也想不到说着一鼻子的。鼻子被汤蒸热了，蚤咬似的发痒。

内供一从板盘窟窿里抽出鼻子来，弟子和尚便将这热气蒸腾的鼻子，两脚用力的踏。内供躺着，鼻子伸在地板上，看那弟子和尚的两脚一上一下的动。弟子常常显出过意不去的脸相，俯视着内供的秃头，问道：

“痛罢？因为医士说要用力踏。……但是，痛罢？”

内供摇头，想表明不痛的意思。然而鼻子是被踏着的，又不能如愿的摆。这是抬了眼，看看弟子脚上的皸裂，一面生气似的说：

“說不痛。……”

其实是鼻子正痒，踏了不特不痛，反而舒服的。

踏了片时之后，鼻子上现出小米粒一般的东西来了。

簡括說，便是象一匹整烤的拔光了毛的小鷄。弟子和尚一瞥見，立时停了脚，自言自語似的說：

“說是用鑷子拔了这个哩。”

內供不平似的鼓起了两頰，默默的任憑弟子和尚办。

这自然并非不知道弟子和尚的好意；但虽然知道，因为将自己的鼻子当作一件貨色似的办理，也免不得不高兴了。內供装了一副受着不相信的医生的手术时候的病人一般的脸，勉勉强强的看弟子和尚从鼻子的毛孔里，用鑷子鉗出脂肪来。那脂肪的形状象是鳥毛的根，拔去的有四分长短。

这一完，弟子和尚才吐一口气，說道：

“再浸一回，就好了。”

內供仍然皺着眉，垂着不平似的脸，依了弟子的話。

待到取出第二回浸过的鼻子来看，誠然，不知什么时候已經縮短了。这已經和平常的竹节鼻相差不远了。內供摸着縮短的鼻子，对着弟子拿过来的鏡子，羞涩的怯怯的望着看。

那鼻子，——那一直拖到下面的鼻子，現在已經誑話似的委縮了，只在上唇上面，沒志气的保着一点残喘。各处还有通紅的地方，大約只是踏过的痕迹罢了。既这样，再沒有人見笑，是一定的了。——鏡中的內供的脸，看着鏡外的內供的脸，滿足然的映几映眼睛。

然而这一日，还有怕这鼻子仍要伸长起来的不安。所以内供无话可说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只要有闲空，便伸手轻轻的摸那鼻端去。鼻子是规规矩矩的存在上唇上边，并没有伸下来的气色。睡过一夜之后，第二日早晨一开眼，内供便首先去摸自己的鼻子，鼻子也依然是短的。内供于是乎也如从前的费了几多年，积起抄写《法华经》的功行来的时候一般，觉得神清气爽了。

但是过了三日，内供发见了意外的事实了。这就是，偶然因事来访问池尾的寺的侍者，却显出比先前更加发笑的脸相，也不很说话，只是灼灼的看着内供的鼻子。而且不止此，先前将内供的鼻子落在粥里的中童子那些人，若在讲堂外遇见内供时，便向下忍着笑，但似乎终于熬不住了，又突然大笑起来。还有进来承教的下法师们，面对面时，虽然恭敬的听着，但内供一向后看，便屑屑的暗笑，也不止一两回了。

内供当初，下了一个解释，是以为只因自己脸改了样。但单是这解释，又似乎总不能十分的说明。——不消说，中童子和下法师的发笑的原因，大概总在此。然而和鼻子还长的往昔，那笑样总有些不同。倘说见惯的长鼻，倒不如不见惯的短鼻更可笑，这固然便是如此罢了。然而又似乎还有什么缘故。

“先前倒还没有这样的只是笑，……”

内供停了唸着的经文，侧着秃头，时常轻轻的这样说。可爱的内供当这时候，一定惘然的眺着挂在旁边的普

賢象，記起鼻子还长的三五日以前的事来，“今如零落者，却忆荣华时，”便沒精打采了。——对于这問題，給以解釋之明，在內供可惜还没有。

——人类的心里有着互相矛盾的两样的感情。他人的不幸，自然是沒有不表同情的。但一到那人設些什么法子脫了这不幸，于是这边便不知怎的覺得不滿足起来。夸大一点說，便可以說是其甚者且有願意再看見那人陷在同样的不幸中的意思。于是在不知不覺間，虽然是消极的，却对于那人抱了敌意了。——內供虽然不明白这理由，而总觉得有些不快者，便因为在池尾的僧俗的态度上，感到了这些傍觀者的利己主义的緣故。

于是乎內供的脾气逐漸坏起来了。无论对什么人，第二句便是叱責。到后来，連医治鼻子的弟子和尚，也背地里說“內供是要受法■貪之罪的”了。更使內供生气的，照例是那恶作剧的中童子。有一天，狗声沸泛的嗥，內供隨便出去看，只見中童子揮着二尺来长的木板，追着一匹长毛的瘦狗在那里跑。而且又并非单是追着跑，却一面嚷道“不給打鼻子，喂，不給打鼻子，”而追着跑的。內供从中童子的手里搶过木板来，使劲的打他的脸。这木板是先前揪鼻子用的。

內供倒后悔弄短鼻子为多事了。

这是或一夜的事。太阳一落，大約是忽而起风了，塔上的风■的声音，扰人的响。而且很冷了，在老年的內供，便是想睡，也只是睡不去。展轉的躺在床上时，突然觉得



鼻子发痒了。用手去摸，仿佛有点肿，而且这地方，又仿佛发了热似的。

“硬将他缩短了，也许出了毛病了。”

内供用了在佛前供养香花一般的恭敬的手势，按着鼻子，一面低低的这样说。

第二日的早晨，内供照例的很早的睁开眼睛看，只见寺里的银杏和七叶树都在夜间落了叶，院子里是铺了黄金似的通明。大约塔顶上积了霜了，还在朝日的微光中，九轮已经眩眼的发亮。禅智内供站在开了护屏的簷廊下，深深的吸一口气。

几乎要忘却了的一种感觉，又回到内供这里，便在这时间。

内供慌忙伸手去按鼻子。触着手的，不是昨夜的短鼻子了；是从上唇的上面直拖到下唇的下面的，五六寸之谱的先前的长鼻子。内供知道这鼻子在一夜之间又复照旧的长起来了。而这时候，和鼻子缩短时候一样的神清气爽的心情，也觉得不知怎么的重复回来了。

“既这样，一定再没有人笑了。”

使长鼻子落在破晓的秋风中，内供自己的心里说。

## 罗生門

芥川龙之介

是一日的傍晚的事。有一个家将，在罗生門下待着雨住。

宽广的門底下，除了这男子以外，再沒有别的誰。只在朱漆剥落的大的圓柱上，停着一匹的蟋蟀？这罗生門，既然在朱雀大路上，則这男子之外，总还該有两三个避雨的市女笠和揉烏帽子<sup>①</sup>的。然而除了这男子，却再沒有别的誰。

要說这緣故，就因为这二三年来，京都是接連的起了地动，旋风，大火，饑饉等等的灾变，所以都中便格外的荒凉了。据旧記說，还将佛象和佛具打碎了，那些带着丹漆，带着金銀箔的木块，都堆在路旁当柴卖。都中既是这情形，修理罗生門之类的事，自然再沒有人过問了。于是趁了这荒凉的好机会，狐狸来住，强盜来住；到后来，且至于生出将无主的死尸弄在这門上的习惯来。于是太阳一落，人們便都觉得阴气，誰也不再在这門的左近走。

反而許多烏鴉，不知从哪里都聚向这地方。白昼一

---

① 市女笠是市上的女人或商女所戴的笠子。烏帽子是男人的冠，若不用硬漆，質地較為柔軟的，便稱為揉烏帽子。

望，这鴉是不知多少匹的轉着圓圈，繞了最高的鴟吻，啼着飞舞。一到这門上的天空被夕照映得通紅的时候，这便仿佛撞着胡麻似的，尤其看得分明。不消說，这些烏鴉是因为要啄食那門上的死人的肉而来的了。——但在今日，或者因为时刻太晚了罢，却一匹也沒有見。只見处处将瓦崩裂的，那裂縫中生出长的野草的石阶上面，老鴉糞粘得点点的发白。家将将那洗旧的紅青袄子的臀部，坐在七級阶的最上級，恼着那右頰上发出来的一颗大的面皰，惘惘然的看着雨下。

著者在先，已写道“家将待着雨住”了。然而这家将便在雨住之后，却也並沒有怎么办的方法。若在平时，自然是回到主人的家里去。但从这主人，已經在四五日之前将他遣散了。上文也說过，那时的京都是非常之衰微了；現在这家将从那伺候多年的主人給他遣散，其实也只是这衰微的一个小小的余波。所以与其說“家将待着雨住”，还不如說“遇雨的家将，沒有可去的地方，正在无法可想”，倒是愜当的。況且今日的天色，很影响到这平安朝<sup>①</sup>家将的 Sentimentalisme 上去。从申末下开首的雨，到酉时还没有停止模样。这时候，家将就首先想着那明天的活計怎么办——說起来，便是抱着对于沒法办的事，要想怎么办的一种毫无把握的思想，一面又并不听而自听著那从先前便打着朱雀大路的雨声。

---

① 西历七九四年以后的四百年間。

雨是围住了罗生門，从远处洒洒的打将过来。黄昏使天空低下了；仰面一望，門頂在斜出的飞甍上，支住了昏沈的云物。

因为要将没法办的事来怎么办，便再沒有工夫来拣手段了。一拣，便只是餓死在空地里或道旁；而且便只是搬到这門里来，弃掉了象一只狗。但不拣，則——家将的思想，在同一的路綫上徘徊了許多回，才终于到了这处所。然而这一个“則”，虽然纏过了許多时，結局总还是一个“則”。家将一面固然肯定了不拣手段这一节了，但对于因为要这“則”有着落，自然而然的接上来的“只能做强盜”这一节，却还没有足以积极的肯定的勇气。

家将打一个大噴嚏，于是懶懶的站了起来。晚凉的京都，已經令人想要火爐一般寒冷。风和黄昏，毫无顧忌的吹进了門柱間。停在朱漆柱上的蟋蟀，早已跑到不知那里去了。

家将纏着頸子，高聳了衬着淡黄小衫的紅青袄的肩头，向門的周围看。因为倘寻得一片地，可以沒有风雨之患，沒有露見之慮，能够安安稳稳的睡覺一夜的，便想在此度夜的了。这其間，幸而看見了一道通到門樓上的，寬闊的，也是朱漆的梯子。倘在这上面，即使有人，也不过全是死人罢了。家将便留心着插在腰間的素柄刀，免得他出了鞘，抬起登着草鞋的脚来，踏上这梯子的最下的第一級去。

于是是几分时以后的事了。在通到罗生門的樓上的，寬闊的梯子的中段，一个男子，猫似的纏了身体，屏了息，窺

探着楼上的情形。从楼上漏下来的火光，微微的照着这男人的右颊，正是那短鬚中間生了一顆紅腫化脓的面炮的颊。家将当初想，在上面的只不过是死人；但走上二三級，却看見有誰明着火，而那火又是这边那边的动弹。这只要看那昏油的黄色的光，映在角角落落都結滿了蛛网的藻井上搖动，也就可以明白了。在这阴雨的夜間，在这罗生門的楼上，能明着火的，总不是一个寻常的人。

家将是蜥蜴似的忍了足音，爬一般的才到了这峻急的梯子的最上的第一級。竭力的帖伏了身子，竭力的伸长了頸子，望到楼里面去。

待看时，楼里面便正如所聞，胡乱的抛着几个死尸，但是火光所到的范围，却比豫想的尤其狭，辨不出那些的数目来。只在朦朧中，知道是有赤体的死尸和穿衣服的死尸；又自然是男的女的也都有。而且那些死尸，或者张着嘴或者伸着手，紅橫在楼板上的情形，几乎令人要疑心到他也曾为人的事实。加之只是肩膀胸脯之类的高起的部分，受着淡淡的光，而低下的部分的影子却更加暗黑，哑似的永久的默着。

家将逢到这些死尸的腐烂的臭气，不由的掩了鼻子。然而那手，在其次的一刹那間，便忘却了掩住鼻子的事了。因为有一种强烈的感情，几乎全夺去了这人的嗅觉了。

那家将的眼睛，在这时候，才看見蹲在死尸中間的一个人。是穿一件檜皮色衣服的，又短又瘦的，白头发的，猴子

似的老嫗。这老嫗，右手拿着点火的松明，注視着死尸之一的臉。从头发的长短看来，那死尸大概是女的。

家将被六分的恐怖和四分的好奇心所动了，几于暂时忘却了呼吸。倘借了旧記的記者的話來說，便是覺得“毛戴”起来了。随后那老嫗，将松明插在樓板的縫中，向先前看定的死尸伸下手去，正如母猴給猴兒捉虱一般，一根一根的便拔那长头发。头发也似乎随手的拔了下来。

那头发一根一根的拔了下来时，家将的心里，恐怖也一点一点的消去了。而且同时，对于这老嫗的憎恶，也漸漸的发动了。——不，說是“对于这老嫗”，或者有些語病；倒不如說，对于一切恶的反感，一点一点的强盛起来了。这时候，倘有人向了这家将，提出这人先前在門下面所想的“餓死呢还是做强盜呢”这一个问题来，大約这家将是，便毫无留恋，拣了餓死的了。这人的恶恶之心，宛如那老嫗插在樓板縫中的松明一般，蓬蓬勃勃的燃烧上来，已經到如此。

那老嫗为什么拔死人的头发，在家将自然是不知道的。所以照“合理的”的說，是善是恶，也还没有知道應該属于那一面。但由家将看来，在这阴雨的夜間，在这罗生門的上面，拔取死人的头发，即此便已經是无可寬恕的恶。不消說，自己先前想做強盜的事，在家将自然也早經忘却了。

于是乎家将两脚一蹬，突然从梯子直躍上去；而且手按素柄刀，大踏步走到老嫗的面前。老嫗的吃惊，是无須說得的。

老嫗一瞥見家將，簡直象被弩機彈着似的，直跳起來。

“呋，那里走！”

家將攔住了那老嫗絆着死尸踉蹌想走的逃路，這樣罵。老嫗沖開了家將，還想奔逃。家將却又不放伊走，重復推了回來了。暫時之間，默然的叉着。然而勝負之數，是早就知道了的。家將終于抓住了老嫗的臂膊，硬將伊捻倒了。是只剩着皮骨，宛然鷄腳一般的臂膊。

“在做什么？說來！不說，便這樣！”

家將放下老嫗，忽然拔刀出了鞘，將雪白的鋼色，塞在伊的眼前。但老嫗不開口。兩手發了抖，呼吸也艱難了，睜圓了兩眼，眼珠幾乎要飛出窠外來，啞似的執拗的不開口。一看這情狀，家將才分明的意識到這老嫗的生死，已經全屬於自己的意志的支配。而且這意志，將先前那熾烈的憎惡之心，又早在什麼時候冷卻了。剩了下來，只是成就了一件事業時候的，安穩的得意和滿足。于是家將俯視着老嫗，略略放軟了聲音說：

“我並不是檢非違使<sup>①</sup>的衙門里的公吏；只是剛才走過這門下面的一個旅人。所以並不鎖你去有什麼事。只要在這時候，在這門上，做着什麼的事，說給我就是。”

老嫗更張大了圓睜的眼睛，看住了家將的臉；這看的是紅眼眶，鷺鳥一般銳利的眼睛。于是那打皺的，幾乎和鼻子連成一氣的嘴唇，嚙着什麼似的動起來了。鬚子很細，

---

<sup>①</sup> 古時的官，司追捕，糾彈，裁判，訟訴等事。

能看見尖的喉节的动弹。这时从这喉咙里，发出鴉叫似的声音，喘吁吁的传到家将的耳朵里：

“拔了这头发呵，拔了这头发呵，去做假发的。”

家将一听得这老嫗的答話是意外的平常，不覺失了望；而且一失望，那先前的憎恶和冷冷的侮蔑，便同时又进了心中了。他的气色，大約伊也悟得。老嫗一手仍捏着从死尸拔下来的长头发，发出虾蟆叫一样声音，格格的，說了这些話：

“自然的，拔死人的头发，真不知道是怎样的恶事呵。只是，在这里的这些死人，都是，便給这么办，也是活該的人們。現在，我刚才，拔着那头发的女人，是将蛇切成四寸长，晒乾了，說是乾魚，到帶刀<sup>①</sup>的营里去出卖的。倘使沒有遭瘟，現在怕还卖去罢。这人也是的，这女人去卖的乾魚，說是口味好，帶刀們当作缺不得的菜料买。我呢，并不覺得这女人做的事是恶的。不做，便要餓死，沒法子才做的罢。那就，我做的事，也不覺得是恶事。这也是，不做便要■死，沒法子才做的呵。很明白这沒法子的事的这女人，料来也应该寬恕我的。”

老嫗大概說了些这样意思的事。

家将收刀进了鞘，左手攬着刀柄，冷然的听着这些話；至于右手，自然是按着那通紅的在腮上化了脓的大顆的面皰。然而正听着，家将的心里却生出一种勇气来了。

---

① 古时春宫坊的侍卫之称。



这正是这人先前在門下面所缺的勇气。而且和先前跳到这門上，来捉老嫗的勇气，又完全是向反方面发动的勇气了。家将对于或餓死或做强盜的事，不但早无問題；从这时候的这人的心情說，所謂餓死之类的事，已經逐出在意識之外，几乎是不能想到的了。

“的确，这样么？”

老嫗說完話，家将用了嘲弄似的聲音，重核的說。于是前进一步，右手突然离开那面炮，捉住老嫗的前胸，咬牙的說道：

“那么，我便是強盜，也未必怨恨罢。我也是不这么做，便要餓死的了。”

家将迅速的剥下这老嫗的衣服来；而将挽住了他的脚的这老嫗，猛烈的踢倒在死尸上。到楼梯口，不过是五步。家将挟着剥下来的檜皮色的衣服，一瞬間便下了焦急的梯子向昏夜里去了。

暂时气絕似的老嫗，从死尸間掙起伊裸露的身子来，是相去不久的事。伊吐出嘔吐似的呻吟似的聲音，借了还在燃燒的火光，爬到楼梯口边去。而且从这里倒挂了短的白发，窺向門下面。那外边，只有黑洞洞的昏夜。

家将的踪迹，并没有知道的人。

## 附 录

### 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Natsume Sōseki, 1867—1917) 名金之助，初为东京大学教授，后辞去入朝日新聞社，专从事于著述。他所主张的是所謂“低徊趣味”，又称“有余裕的文学”。一九〇八年高滨虛子的小説集《鷄头》出版，夏目替他做序，說明他們一派的态度：

“有余裕的小説，即如名字所示，不是急迫的小説，是避了非常这字的小説。如借用近来流行的文句，便是或人所謂触著不触著之中，不触著的这一种小説。……或人以为不触著者即非小説，但我主张不触著的小説不特与触著的小説同有存在的权利，而且也能收同等的成功。……世間很是广闊，在这广闊的世間，起居之法也有种种的不同，随緣临机的乐此种种起居即是余裕，观察之亦是余裕，或玩味之亦是余裕。有了这个余裕才得发生的事件以及对于这些事件的情緒，固亦依然是人生，是活泼泼地之人生也。”

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詞精美見称。早年所作，

登在俳諧杂志《子規》(Hototogisu)上的《哥兒》(Bocchan),《我是猫》(Wagahaiwa neko de aru)諸篇,輕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戸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挂軸》(Kakemono)与《克萊喀先生》(Craig Sensei)并見《漱石近什四篇》(1910)中,系《永日小品》的两篇。

### 森鷗外

森鷗外(Mori Ogai,1860—)名林太郎,医学博士又是文学博士,曾任軍医总监,现为东京博物館长。他与坪内逍遙止田敏諸人最初介紹欧洲文艺,很有功績。后又从事創作,著有小說戏剧甚多。他的作品,批評都說是透明的智的产物,他的态度里是沒有“热”的。他对于这些話的抗辯在《游戏》这篇小說里說得很清楚,他又在《杯》(Sakazuki)里表明他的創作的态度。有七个姑娘各擎了一只雕着“自然”两字的銀杯,舀泉水喝。第八个姑娘擎出一个冷的熔岩顏色的小杯,也来舀水。七个人見了很訝怪,由侮蔑而轉为怜悯,有一个人說道,“将我的借給伊罢?”

“第八个姑娘的閉着的嘴唇,这时候才开口了。

“Mon verre n'est pas grand, 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

这是消沈的但是銳利的声音。

这是說,我的杯并不大,但我还是用我的杯去喝。”

《游戏》(Asobi)見小說集《涓滴》(1910)中。

《沈默之塔》(Chinmoku no tō)原系“代《札拉图斯忒拉》譯本的序”，登在生田长江的譯本(1911)的卷首。

## 有島武郎

有島武郎(Arishima Takeo)生于一八七七年，本學  
农，留學英、美，为札幌农学校教授。一九一〇年頃杂志  
《白樺》发刊，有島寄稿其中，漸为世間所知，历年編集作  
品为《有島武郎著作集》，至今已出到第十四輯了。关于他  
的創作的要求与态度，他在《著作集》第十一輯里有一篇  
《四件事》的文章，略有說明。

“第一，我因为寂寞，所以創作。在我的周围，  
习惯与傳說，時間与空間，筑了十重二十重的牆，有  
时候觉得几乎要气閉了。但是从那威严而且高大的牆  
的隙間，时时重見惊心动魄般的生活或自然，忽隱忽  
現。得見这个的时值的惊喜，与看不見这个了的时候  
的寂寞，与分明的觉到这看不見了的东西决不能再在  
自己面前出現了的时候的寂寞呵！在这时候，能够将  
这看不見了的东西确实的还我，确实的純粹的还我  
者，除艺术之外再沒有別的了。我从幼小的时候，不  
知不識的住在这境地里，那便取了所謂文学的形式。

“第二，我因为爱著，所以創作。这或者听去似  
乎是高慢的話。但是生为人間而不爱者，一个都沒  
有。因了爱而无收入的若干的生活的人，也一个都沒

有。这个生活，常从一个人的胸中，想尽量的扩充到多人的胸中去。我是被这扩充性所克服了。爱者不得不怀孕，怀孕者不得不产生。有时产生的是活的小兒，有时是死的小兒，有时是双生兒，有时是月分不足的小兒，而且有时是母体自身的死。

“第三，我因为欲爱，所以創作。我的爱被那想要如实的攫住在墙的那边隱現著的生活或自然的冲动所驅使。因此我尽量的高揭我的旗帜，尽量之力揮我的手巾。这个信号被人家接应的机会，自然是不多，在我这样孤独的性格更自然不多了。但是两回也罢，一回也罢，我如能够发見我的信号被人家的沒有錯誤的信号所接应，我的生活便达于幸福的絕頂了。为想要遇著这喜悅的緣故，所以創作的。

“第四，我又因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創作。如何笨而且缺向上性的我的生活呵！我厌了这个了。應該蛻弃的壳，在我已有几个了。我的作品做了鞭策，严重的給我抽打那頑固的壳。我願我的生活因了作品而得改造！”

《与幼小者》(Chisaki mono e)見《著作集》第七輯，也收入羅馬字的日本小說集中。

《阿末之死》(Osue no shi)見《著作集》第一輯。

## 江口渙

江口渙(Eguchi Kan)生于一八八七年，东京大学英文

学科出身，曾加入社会主义者同盟。

《■谷的夜》(Kyokoku no yoru) 見《紅的矢帆》(1919) 中。

## 菊池寬

菊池寬(Kikuchi Kan)生于一八八九年，东京大学英文学科出身。他自己說，在高等学校时代，是只想研究文学，不预备做创作家的，但后来偶做小說，意外的得了朋友和評論界的贊許，便做下去了。他的創作，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間性的真实来。一得真实，他却又憊然的发了感叹，所以他的思想是近于厌世的，但又时时凝視着遙远的黎明，于是又不失为奋斗者。南部修太郎在《菊池寬論》(《新潮》一七四号)上說：

“Here is also ■ man——这正是說尽了菊池的作品中一切人物的話。……他們都有最象人样的人間相，願意活在最象人样的人間界。他們有时为冷酷的利己家，有时为慘淡的背德者，有时又为犯了残忍的杀人行为的人，但無論使他們中間的誰站在我眼前，我不能憎惡他們，不能訶罵他們。这就因为他們的惡的性格或丑的感情，愈是深銳的显露出来时，那藏在背后的更深更銳的活动着的他們的質素，可愛的人間性，打动了我的緣故，引近了我的緣故。換一句話，便是玩菊池的作品，我便被喚醒了对于人間的愛的感情，而且不能不和他同吐 Here is also a man 这

一句話了。”

《三浦右卫門的最后》(Miura Uemon no saigo) 見《无名作家的日記》(1918) 中。

《报仇的話》(Aru Katakuchi no hanashi) 見《报恩的故事》(1918) 中。

## 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 (Akutagawa Riunosuke) 生于一八九二年，也是东京大学英文学科的出身。田中純評論他說：“在芥川的作品上，可以看出他用了性格的全体，支配尽所用的材料的模样来。这事实使我们起了这感觉，就是感得这作品是完成的。”他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他又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譯。但他的复述古事并不专是好奇，还有他的更深的根据：他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貼切的触着的或物，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在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現代人生出于系来了。他在小說集《烟草与惡魔》(1917) 的序文上說明自己創作态度道：

“材料是向来多从旧的东西里取来的。……但是材料即使有了，我如不能进到这材料里去，——便是材料与我的心情倘若不能貼切的合而为一，小說便写不成。勉强的写下去，就成功了支离灭裂的东西了。

“說到著作着的时候的心情，与其說是造作着的

气分，还不如說养育着的气分“更为适合”。人物也罢，事件也罢，他的本来的动法只是一个。我便这边那边的搜索着这只有一个的东西，一面写着。倘若这个寻不到的时候，那就再也不能前进了。再往前进，必定做出勉强的东西来了。”

《鼻子》(Hana)見小說集《鼻》(1918)中，又登在羅馬字小說集內。內道場供奉禪智和尚的长鼻子的事，是日本的旧傳說。

《罗生門》(Rashōmon)也見前書，原来的出典是在平安朝的故事集《今昔物語》里。





## 附 录



## 《域外小說集》序

我們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轉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見，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紹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學問，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資本，五要讀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們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經營，姑且嘗試，这結果便是譯印《域外小說集》。

当初的計画，是筹办了連印两册的資本，待到卖回本錢，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册的。如此繼續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約略紹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于是准备清楚，在一九〇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間，又印出了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

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結了帳。計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沒有人买了。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額外需索，所以亲去試驗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試驗了——但由此看来，足見那二十位讀者，是有出必看，沒有一人中止的，我們至今很感謝。

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到近年，有几位著作家，忽然又提起《域外小说集》，因而也常有问到《域外小说集》的人。但《域外小说集》却早烧了，没有办法呈教。几个友人，因此很有劝告重印，以及想法张罗的。为了这机会，我也就从久不开封的纸裹里，寻出自己留下的两本书来。

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詰謬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委实配不上再印。只是他的本质，却在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便在将来也该有存在的价值。其中许多篇，也还值得译成白话，教他尤其通行。可惜我没有这一大段工夫，——只有《酋长》这一篇，曾用白话译了，登在《新青年》上，——所以只好姑且重印了文言的旧译，暂时塞责了。但从别一方面看来，这书的再来，或者也不是无意义。

当初的译本，只有两册，所以各国作家，偏而不全；现在重行编定，也愈见得有畸重畸轻的弊病。我归国之后，偶然也还替乡僻的日报，以及不流行的杂志上，译些小品，只要草稿在身边的，也都趁便添上；一总三十七篇，我的文言译的短篇，可以说全在里面了。只是其中的迦尔洵的《四日》，安特来夫的《謾》和《默》这三篇，是我的大哥翻译的。

当初的譯文里，很用几个偏僻的字，現在都改去了，省得印刷局特地鑄造；至于費解的处所，也仍旧用些小注，略略說明；作家的略传，便附在卷末——我对于所譯短篇，偶然有一点意見的，也就在略传里說了。

《域外小說集》初出的时候，見過的人，往往搖頭說，“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說还很少，讀書人看慣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現在已不是那时候，不必慮了。我所忘不掉的，是曾見一种杂志上，也登載一篇显克微支的《乐人揚珂》，和我的譯本只差了几个字，上面却加上两行小字道“滑稽小說！”这事使我到現在，还感到一种空虛的苦痛。但不相信人間的心理，在世界上，真会差异到这地步。

这三十多篇短篇里，所描写的事物，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至于迦尔洵作中的人物，恐怕几于极无，所以更不容易理会。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見，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鏡一般明，照見別人的心了。幸而現在已不是那时候，这一节，大約也不必慮的。

倘使这《域外小說集》不因为我的譯文，却因为他本来的实質，能使讀者得到一点东西，我就自己覺得是极大的幸福了。

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日，記于北京。

載1921年上海群益書社出版的《域外小說集》一書中。

## 《三浦右卫門的最后》譯后附記

菊池寬氏是《新潮》派的一个作家。他自己說，在高等學校時代，是只想研究文學，不預備做創作家的，但後來又發心做小說，意外的得了朋友和評論界的贊許，便做下去了。然而他的著作却比較的要算少作；我所見的只有《无名作家的日記》，《報恩的故事》和《心之王國》三種，都是短篇小說集。

菊池氏的創作，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間性的真實來。一得真實，他却又憮然的發了感嘆，所以他的思想是近于厭世的，但又時時凝視着遙遠的黎明，于是又不失為奮鬥者。南部修太郎氏說，“Here is also a man——這正是說盡了菊池寬氏作品中一切人物的話。……他們都有最象人樣的人間相，願意活在最象人樣的人間界。他們有時為冷酷的利己家，有時為慘淡的背德者，有時又為犯了殘忍的殺人行為的人，但無論使他們中間的誰站在我眼前，我不能憎惡他們，不能呵罵他們。這就因為他們的惡的性格或丑的感情，愈是深銳的顯露出來時，那藏在背后的更深更銳的活動着的他們的質素可愛的人間性，打動了我的緣故，引近了我的緣故。換一句話，便是愈玩菊池寬氏的作品，

我便被喚醒了对于人間的爱的感情；而且不能不和他同吐  
Here is also a man 这一句話了。”（《新潮》第三卷第三号  
《菊池寬論》）

不但如此，武士道之在日本，其力有甚于我国的名教，只因为要爭回人間性；在这一篇里便断然的加了斧鉞，这又可以看出作者的勇猛来。但他們古代的武士，是先蔑視了自己的生命，于是也蔑視他人的生命的，与自己貪生而杀人的人們，的确有一些区别。而我們的杀人者，如张献忠随便杀人，一遭滿人的一箭，却鑽进刺柴里去了，这是什么緣故呢？楊太真的遭遇，与这右卫門約略相同，但从当时至今，关于这事的著作虽然多，却并不見和这一篇有相类的命意，这又是什么緣故呢？我也願意发掘真实，却又望不見黎明，所以不能不爽然，而于此呈作者以真心的贊叹。

但这一篇中也有偶然失于检点的处所。右卫門已經上綁了——古代的綁法，一定是反剪的，——但乞命时候，却又有两手抵地的話，这明明是与上文冲突了，必須說是低头之类，才合于先前的事情。然而这是小疵，也无伤于大体的。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記。

載1921年7月1日《新青年》月刊第9卷第3期。